

西 汉 野 史

(民国) 黄士衡 著

第一回 高祖置酒论三杰 娄敬建策都关中

话说汉高祖皇帝，自灭项羽，经诸侯王拥戴，于汉五年二月甲午日，即帝位于汜阳，命诸侯王各罢兵归国。此时天下半为封建，半为郡县。封建之中，诸侯王凡有八国，即楚王韩信、韩王信、淮南王英布、梁王彭越、长沙王吴芮、赵王张耳、燕王臧荼、闽越王无诸是也。其余土地皆为郡县，属于天子。惟有南粤一处，现为赵陀所据，尚未归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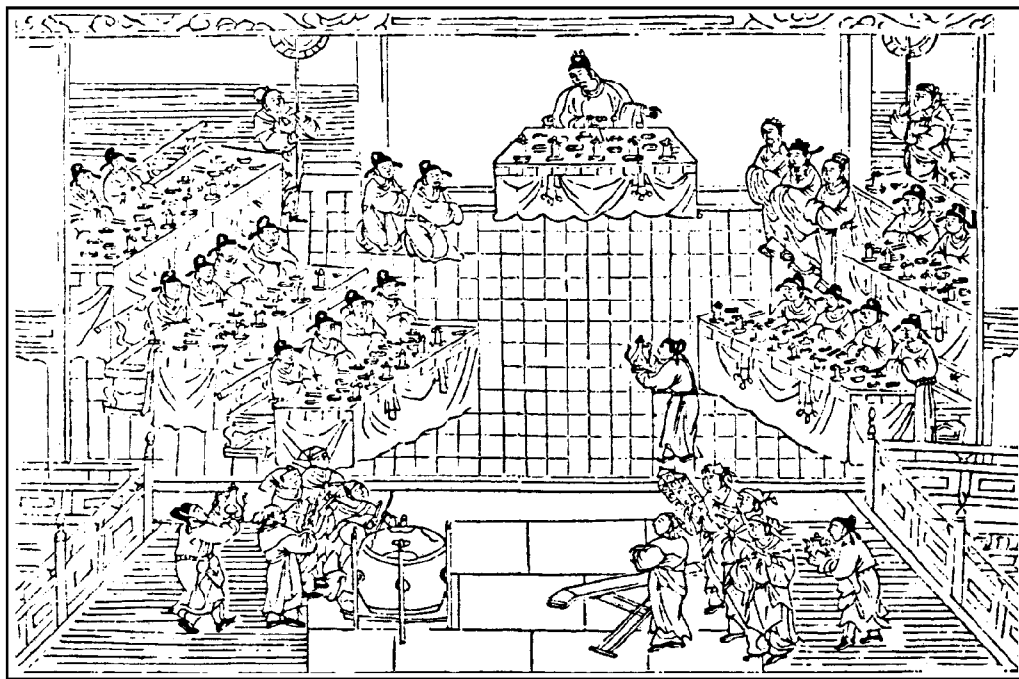
高祖定都洛阳。因值天下新定，政事繁多，中有两事，最关紧要。第一是招集流亡；第二是遣散士卒。只因当日人民，初遭秦政暴虐，不堪其苦。后来楚、汉相争，至于八年之久，壮者死于锋镝，老弱死于流亡，死亡无数。大兵所过，十室九空。有财产者，弃却田宅逃入山谷，自筑保寨，以避寇盗。一班贫苦小民，强壮者流为强徒，到处抢掠；老弱者不得衣食，皆转卖为人奴婢，真是流离颠沛，满目荒凉。高祖乃下诏各郡县，飭官吏妥为招抚，使其各归故里，原有田宅，仍旧给还，俾得安生。官吏等务须详细晓谕，不可轻用笞辱。其因贫卖身为奴婢者，一律免为庶人，许其还家完聚。此诏既下，地方官奉命办理，于是人民得各谋职业，略有生气。各处城邑，人烟亦逐渐兴盛。至于从军士卒，分别赏赐爵邑，遣其各自归家，尽免本身家族租税力役。此二事皆已办完，又命有司将历来随从征战之武将、文臣各按所立功劳，并所取得城邑，所获将士，分别议功，以便封赏。

高祖因这几件大事，忙了数月，直至夏五月，诸务渐清，稍得闲暇，特在洛阳南宫，大宴群臣，庆贺成功。高祖先对群臣道：“诸君随我攻秦灭楚，劳苦数年，助成帝业。今日宴会，君臣同乐，各皆尽量一醉。”群臣奉命，欢呼痛饮。

高祖饮至半酣，对众说道：“朕今欲发一问，先与列侯诸将约明，皆须直言对答，不得隐瞒。”群臣同声应诺。高祖方始问道：“我所以得天下，项氏所以失天下，二者皆必有个原因。试问其原因为何？”群臣见问，各自俯首寻思。少顷，高起、王陵起身答道：“陛下平日待人轻慢，项羽待人恭敬；然陛下使人攻取城池，每得一地，即以封与其人，能与天下同利；项羽生性妒贤忌能，遇有战胜，不肯录人之功；攻得城邑，不肯封赏将士，所以失天下。”高祖听了，便将二人之语遍问群臣，是否意见相同，群臣尽皆道是。

高祖方对二人道：“汝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待吾细细说明。”因饮了一杯酒说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天下得失，第一关系，在于能否用得其人。吾有三人，皆具奇特之才，吾





汉高祖置酒论三杰

所不及，诸君知之否？”群臣皆答不知。高祖道：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镇国家，抚百姓，供给军饷，接济前敌，吾不如萧何；统百万之兵，有战必胜，有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此三人皆人中之杰，吾能用之，所以取得天下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所以为我所败。”

群臣起先未闻高祖说出三人名字，在座一班武将，如曹参、樊哙诸人，心想自己定然有分，及至听到三人名字，除韩信一人外，萧何、张良，不过文臣谋士，竟与韩信并列，实出众人意料之外。各人腹中暗自评论，大抵说高祖偏爱二人，要想重加爵赏，只因二人平日并无战功，恐诸将不服，故特加称赞，以为将来封爵地步。但碍着是皇帝所说之语，不敢辩驳，只得外面假作心悦诚服，一齐同声道是。后人因此遂称张良、萧何、韩信为三杰。

此次南宫宴会，韩信已到楚国为王，萧何尚在关中，惟有张良一人在座。听得高祖将他与韩信、萧何并称，心中倒吃一惊。只因张良深知高祖心事，凡平日被他敬重之人，多半犯他疑忌。韩信为高祖所最忌者，即萧何亦不能免。如今竟连类及到自己身上，安得不惊？从此张良愈加谨慎，非遇高祖询问，不肯多言，常日借口多病，闭门静养。只因他见机独早，所以终得保全。

一日高祖罢朝无事，正在宫中闲坐，忽有戍卒娄敬求见，高祖便命唤入。原来娄敬乃齐国人，此次充当兵卒，前往陇西戍守，行经洛阳，忽然想出一事，便欲面见高祖。但自顾一个平民，如何能见天子？因往访一同乡人姓虞，现为将军，托其先行介绍。虞将军许诺。因见娄敬身穿旃衣，外披羊裘，心想此种服饰，往见天子，甚不雅观，便自脱身上绸衣，令其更换。娄敬辞道：“凡人须各安本分，应穿绸衣，便用绸衣入见；应

穿旃衣，便就旃衣入见。吾乃平民，不敢更换服饰。”遂脱去羊裘，单穿旃衣。虞将军听他说得有理，也不相强。于是带同娄敬，到得宫门外，令他暂候。虞将军先入宫中，向高祖说知，然后出来传唤。

娄敬随着虞将军入宫，见过高祖。高祖先命赐他酒食，待得娄敬食完，高祖方始问他来意。娄敬见问，因说道：“陛下定都洛阳，是否欲与周朝比盛？”高祖道是。娄敬道：“陛下取得天下，与周不同，周由诸侯，积德十余世，至武王始为天子。周公相成王，方营洛邑，因其地适中，诸侯便于纳贡。其意在使后世子孙以德服人，不欲恃险，致养成骄奢暴虐恶习。但周公虽建洛邑，亦未迁都，后至平王，方才东迁。周室遂弱，分裂为二。诸侯不服，周不能制，并非德薄，乃由形势过弱之故。今陛下崛起丰沛，灭秦胜楚，大战七十，小战四十，专由武力取得天下。人民遭乱，疮痍满目不比成康之时。为陛下计，不如定都关中。关中负山带河，形势险固；沃野千里，号为天府。骤然有变，百万之众，可以立时招集；天下虽乱，坚守险要，关中之地，亦可保全，是为上策。”

高祖听了，便命娄敬暂退，遂将此语，遍问群臣。当日群臣多是山东之人，贪着洛阳近便，不欲西入关中，便皆托词说道：“周都洛阳，传国数百年；秦都关中，不过二世即亡，不如学周为是。且洛阳东有成皋，西有殽崤，背河面洛，险亦可恃。”高祖闻言，心中疑惑不决，又将娄敬及群臣言语询问张良。张良道：“洛阳虽有险可守，但中间平原不过数百里，田地甚薄，四面受敌，非用武之国。关中左有殽、函，右有陇、蜀，三面据险，独以一面东临诸侯；天下无事，可由河、渭漕运米谷，供给京师，一旦有变，发兵运饷，顺流而下，甚是便利，此所谓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，娄敬之说甚是。”

高祖闻张良之言，意遂决定。即日车驾西行，定都关中。因说道：“首先建策定都关中之人，乃是娄敬，娄者刘也。”于是赐娄敬姓为刘氏，拜为郎中，号曰“奉春君”。高祖行到关中，见咸阳地方，宫室残破，遂命萧何就渭水之南，建筑长乐、未央两宫，待宫成方始迁往。此时高祖暂在栎阳、洛阳二地，往来居住。

当日各国诸侯王，大抵皆高祖所立，著有功劳，惟燕王臧荼，乃项羽所立，又未曾随从征战，今因项羽已灭，心中不安，惟恐高祖见疑，遂于是年八月起兵叛汉。高祖闻报，亲率诸将讨之，不上两月，擒获臧荼，平定燕地。高祖便想将他素日心爱之人，立为燕王。未知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平燕地卢绾封王 据海岛田横死义

话说高祖擒了臧荼，平定燕地，意中欲立卢绾为燕王。惟因卢绾平日无甚功劳，若自出主见，立之为王，群臣当面虽不敢违，背地定然不服，必说我偏心。若命在朝诸臣，公同推举，照理曹参战功最多，料群臣必然举他，万不能轮到卢绾身上，此策亦觉不妥。

高祖想了许久，忽得一法，立时写成诏书，分遣使者赍往各国，命诸侯王选择有功之人，立为燕王。各使者临行之时，高祖早已当面授意，及至行到各国，宣读诏书已毕。各国国王见是选立燕王，自己意中，本无一定之人，遂先向使者探问高祖意思，使者与之说知。各国国王心想，无论何人，为了燕王，与己毫无关系；既然高祖意在卢绾，乐得顺旨行事。迨至各国推举上来，都说是太尉长安侯卢绾，随从征战，平定天下，其功最多，应请立为燕王。高祖于是借口诸侯王公推，下诏立卢绾为燕王，群臣遂皆不敢议论。

说起卢绾本与高祖同里，先是卢绾之父，与太公交好甚密。卢绾又与高祖同日出世，乡里中人，因两家同日生子，实是合村有喜，遂各出钱文，买了羊酒与两家贺喜。到得高祖、卢绾年渐长成，同在一个书塾读书，二人又甚相得。乡里中人，见两家父子，并皆交好，高祖又与卢绾同日生辰，甚是奇异。大家复买羊酒，送与两家。后来高祖长成，时时闹事，避匿他处，不敢回家，一路亏得卢绾照应，高祖感其患难相从，因此愈加亲爱。及高祖自沛起兵，绾为宾客，从入汉中，拜为将军，随侍左右。高祖东击项羽，拜卢绾为太尉，常得出入卧内，所有饮食衣服赏赐，与众不同，格外优异。群臣中如萧何、曹参等，虽也是高祖旧人，深得高祖信任敬礼，若论亲密宠幸，却都不及卢绾。如今立为燕王，在高祖算是各国诸侯王中第一信爱之人。卢绾奉命，辞别高祖，自带妻子，住在燕国。

高祖由燕地回到洛阳，一日偶阅列侯名册，遂下诏尽召列侯前来洛阳，意欲面询地方情形。谁知中有一人，名为利几，本是楚将，当项羽死时，利几为陈县令，举城来降，高祖封之为颍川侯。如今闻得诏命，却不知道各处列侯，尽皆被召，以为单单召他一人；又猜不着召他何事，反疑自己曾为楚将，因此高祖见忌，欲加杀害；心想此去必然凶多吉少，与其束手就戮，不如举兵反抗，或可侥幸成功。于是遂起兵造反。高祖闻信大怒，亲自带兵来击。那颍川小小地方，如何当得大兵，不消两日，早将城池攻破，利几被获正法。



高祖回至洛阳，因利几之事，想到楚将尚有季布、钟离昧二人，自从垓下兵败，不肯投降，脱身逃走，至今未获，遂下诏通飭天下，悬赏购拿，以绝后患。

又有人来报，说是齐王田横，领众五百余人，逃入海岛中居住。高祖闻说，心想田横与田儋、田荣兄弟三人，久据齐地称王，深得人心，今若不早招安，后来必致为乱，于是立遣使者前往海岛。使者至岛，见了田横，传高祖诏命，尽赦其罪，召之来京。田横闻命辞谢道：“臣前曾烹杀陛下使者酈食其，今虽蒙陛下赦臣之罪，但臣闻得食其之弟酈商，现为将军，立有大功，臣若到来，酈商必然怀恨，暗地设计害臣，以报其兄之仇，臣因此恐惧，不敢奉诏。”

使者将言回报高祖，高祖闻说，心想田横所虑甚是。此时酈商官拜卫尉，掌管禁兵，高祖遂将酈商召到，面谕不准报仇。又下诏道：“齐王田横，不日奉诏将到，所有一行人马从者，敢有人动其毫发者，诛及三族。”于是又遣使者持节，往召田横，并告以诏书已下，可保无虞，尽管安心前来；如果肯来，大则为王，小亦不失封侯之贵；倘违诏不来，即日发兵征讨。田横奉到此诏，只得从命，随身仅带门客二人，随着使者动身，沿路乘坐驿站车马，直赴洛阳。

一日行到尸乡驿，例须换马前进，田横便托词对使者道：“此去洛阳不远，人臣入见天子，应须洁净身体，以表诚敬。如今一路跋涉，受了风尘，浑身垢腻，不如在此暂住，以便洗沐。”使者见田横说得有理，只道是真，因传令就馆驿住下。

田横避开使者，私唤二客到静僻之处，对他说道：“我从前与汉王，并皆南面称王，如今汉王身为天子，我乃成为逃人，北面事之，甚是可耻。更有一层，我既杀人之兄，今又与其弟比肩同事一主，纵使其人心畏天子之诏，不敢动我，我心岂不内愧？至汉帝所以必欲召我者，无非欲一见我之面貌而已。汉帝现在洛阳，此去不过三十里，若斩我头，急行三十里，天气虽热，形貌尚可认识，不至变坏。我今便寻一死，死后汝可依言行事。”说罢立即拔剑自刎而死。二客闻言错愕，急欲救时，事已无及。

原来田横为人，生性侠烈，志气高强，平日敬贤恤下，甚得人心。自从兵败之后，往依彭越，虽然逃亡流落，不肯屈居人下。及彭越降了高祖，封为梁王，田横便率领部下五百余人，逃往海岛，不愿归汉。今因高祖一再遣使来召，要想拒绝不来，又自料势力不敌，徒害部下众人生命，决计自己安排一死，遂慨然同了使者起程。随身不带多人，也是恐部下人多，见自己身死或生扰乱之意。如今轰轰烈烈，拼个自尽，可见平日并非畏死，所有恐惧酈商报仇之说，原是托词。总之以身殉国，不肯降汉而已。

二客见田横已死，抚尸大哭，使者闻声赶来一看，心中大惊。二客便将田横临死之言，述了一遍。使者无法，只得依言办理，将田横首级割下，带同二客，立即乘坐驿马，赶到洛阳，入朝见了高祖，备述情形，并将田横首级呈上。高祖闻言惊讶，又看了田横首级，见他英气勃勃，面目如生，心中甚是痛惜。因叹一口气说道：“此人兄弟三人，皆由布衣出身，相继称王，岂非天下贤人？可惜吾不能生见其面。”言罢不禁为之流泪，遂拜二客为都尉。命有司发遣士卒二千人，修筑坟墓，将田横首级，合着尸身，用王者之礼安葬。

到了安葬之日，二客亲自送葬，眼看葬事已毕，二客便在墓旁挖成二穴，拔剑自刎。一时观看之人，尽皆伤感，便将二客棺敛，葬在墓旁。早有人报知高祖，高祖听了



大惊，心想田横之客，原来都是贤人。闻说尚有五百人，现在海岛，如果闻知田横已死，定为其主报仇，不如尽数召来，授以官职。遂又遣使前往，只说是田横已受封爵，特来相招。众人信以为实，一齐随同使者，到得洛阳，方知田横并二客死信。五百人既已被骗到此，无力报仇，便同往田横墓上大哭一场，尽皆自杀。至今河南偃师县西有田横墓，唐韩愈路过墓下，为文祭之。其辞道：

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，余不自知其何心？非今世之所稀，孰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？余既博观乎天下，曷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？死者不复生，嗟余去此其从。谁当秦氏之败乱，得一士而可王。何五百人之扰扰，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？抑所宝之非贤，亦天命之有常。昔阙里之多士，孔圣亦云其遑遑。苟余行之不迷，虽颠沛其何？伤自古死者非一，夫子至今有耿光。踟陈辞而祭酒，魂仿佛而来享。

田横及五百人所居之海岛，在今山东即墨县东北，一说即江苏东海县东北之小鬲山，未知孰是。却说高祖闻五百人皆从田横而死，愈加骇异，一连叹惜数日。夏侯婴看见高祖感念田横，便想趁此时救了季布。未知夏侯婴如何救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回 勇季布辱身为奴 侠朱家设计救士

话说季布乃是楚人，少时任气仗义，乡里称为侠客。后归项羽为将，常与汉兵争战，屡次迫逐高祖，到了十分危急，高祖几乎遭他毒手，因此心中甚恨其人。如今项羽既灭，季布自知高祖恨他，不敢降汉，独自逃匿。高祖见季布逃去，便悬出赏格：“有人擒得季布来献，或知风报信因而拿获者，赏以千金；如敢私自藏留者，事发之后罪及三族。”

季布此时正藏匿濮阳周氏家中，只因周氏也是侠客，素与交好，故往投之。周氏一见季布，慨然留住，吩咐家人不得漏泄。不到几时，濮阳地方官吏，奉诏购拿季布，立即通告人民。本地人民皆知周氏是个大侠，且素与季布往来，因猜到季布必定藏匿其家，便有人想出头告发，领此赏格；就是地方官吏，也想擒获季布献功，心中亦疑到周氏。正要带兵到其家中搜查，早有人报与周氏得知。周氏暗想风声已紧，若待官吏到时，不特季布被擒，自己全家尽皆坐罪，为今之计惟有将他送往他处藏匿，但须寻个稳妥地方。周氏寻思半晌，忽然悟道，惟有人，方能救得季布，必须如此如此行事。

周氏主意既定，又恐季布不肯委曲听从，遂先对季布说道：“现在朝廷购拿将军甚急，地方官吏，不日将到舍下搜查，此地更无可以藏身之处。吾已想得一计在此，将军如肯听从，方敢说出；若将军不听，吾请先行自刎而死，以明吾非有意不肯收留。”季布见周氏说得激切，只得许诺。周氏方始将计言明。季布此时迫于无法，勉强依从。于是周氏便七手八脚，将季布改装起来。先把季布头发剃得精光，然后取出一个铁环，套在颈上，牢牢拴住；再脱去身上衣服，换穿灰色毛布宽大之衣。此种装饰，由今日看起来，竟像一个和尚，惟颈上多一铁环。但其时佛法尚未东来，人民并不知有和尚，此乃是当日奴仆装饰，只因秦汉制度，凡犯罪之人，没收为奴者，都要剃去头发，带上铁环，名为髡钳。周氏将季布装成奴仆模样，所以掩人耳目。

季布此时闭着双眼，一任他人排布，心中回想自己平日气概何等豪雄，替人扶危济困，名震一时。到如今山穷水尽无路可走，自顾堂堂男子，岂不能早寻一死，何至为人奴仆，受此辱没？但因平生功业，尚未成就，一遭危难，便欲自尽，人反笑我志气薄弱，死得无名，心中实是不甘，所以暂时忍耐，希望将来得见天日，重新建立一番事业，也可雪此耻辱。

季布正在胡思乱想，周氏早已将他装扮完全。季布揽镜自照，失了本来面目，不禁眼中流下泪来。周氏着实安慰一番，便命左右备了一辆广柳车，将季布装在车中，当作





季布入朱家宅为奴

货物，免人生疑。周氏自带家僮数十人，随车押送，即日起程。

行经多日，到了一处，车马停在门前。周氏先行入内，见过主人，说是新得一奴，要来贩卖，其人闻言，便命将季布唤入。季布此时只得装作奴仆身分，向着其人行礼。其人将季布浑身上下，看了一回，心中明白，故意问明身价若干，遣人如数付与周氏，便将季布留下。周氏辞别其人，自回濮阳。

从此季布便在此人家中为奴。此人是谁？原来乃是鲁国有名一个大侠，姓朱名家。他自少生长鲁地，鲁地之人，大抵学习儒业，只有朱家与众不同，生成一种侠性，看见他人灾难，比着自己，还见紧急，定要设法拯救。他自己家产本非富足，地方上穷人又多，不能一概周济，便想得一法，先从极贫贱之人着手。自己平日节衣缩食，不肯丝毫浪费，所余之钱，尽数用为赈恤，家中不留一文。若遇人有了危急之事，或是亡命避仇，他便费尽心力，务使脱免。前后被他收留藏匿因而救活之豪杰，已有百余人。此外平常之人，更属不计其数。他尤有一层好处，绝不矜夸本事，数说功德，凡曾受恩之人，事后不但不肯受其报酬，且惟恐再见其人，说起感激之语。因此鲁地贫民，各个感德，都愿替他效力，连着地方官吏以及富家巨室，尽皆尊敬。远方之人，闻说朱家大名，也都钦仰。朱家遂在地方上具有大势力，无人敢犯。所以周氏特将季布托付与他，却并不言明其事，只因彼此皆是同道之人，两心相照。在朱家平日虽不识季布之面，今见周氏此种行动，早已了然，料定此奴除却季布，更无别人，所以立即收买，却也并不说破。

朱家既得季布，便想设法安置。但是留在家中，与同原有奴仆一般使唤，太觉辱没季布身分，断然不可；若加以特别优待，又未免惹人疑心，亦非善法。忽记起自己儿子，现在乡居，经管田产，可令季布前往同住。遂唤到其子嘱咐道：“此奴甚有才干，所有田中事务，尽可听他料理，汝并须与他一同饮食，不可轻慢。”其子领命，带同季布自去。

说起朱家，他平日明目张胆，包庇许多重罪人犯，官府尚且无可奈何，何况此时安置季布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地方官吏，更属无从捕拿。季布得了此种去处，真是十分安稳，周氏可谓付托得人了。

谁知朱家心中，仍不满足，以为救人须要救彻。如今季布虽得保全无事，但一世埋没不得出头，究非了局，必须设法运动赦免其罪，方始遂我心愿。朱家便想瞒着大众，亲到洛阳一行。因他平日声名颇大，一举一动，易惹世人注意。此次为了季布之事，更须秘密，于是装作商人，乘坐轺车直赴洛阳，觅一僻静旅馆歇下。

朱家暗想满朝公卿，惟有夏侯婴一人，生性义侠，又与高祖亲密，欲救季布，只在此人身上。遂换了衣服，一径往见夏侯婴。夏侯婴久慕朱家之名，今闻来访，连忙延入相见，二人谈论之间，甚是相得。夏侯婴便留在家中饮酒，朱家但与夏侯婴泛论别事，却未说到季布。夏侯婴见朱家慷慨豪爽，愈加敬服，到得席散，朱家辞去，夏侯婴又订明日再来，朱家应允。

如此一连饮了数日，朱家与夏侯婴，已是十分熟识，遂就饮酒中间，假作无意，随口问道：“季布有何大罪，主上拿捕如此之急？”夏侯婴见问，便将季布结怨高祖原由，说了一遍。朱家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因又问夏侯婴道：“君观季布，是何等样人？”夏侯婴答道：“他是贤人。”朱家接口道：“凡人臣各为其主，季布前为楚将，迫逐主上，正是能尽其职。今楚国虽灭，项氏之臣尚多，岂能尽数诛戮？主上新得天下，便欲严拿一人，图报私怨，何其示人不广？况如季布之贤，若被捕拿得急，不是北走匈奴，便是南投粤地，似此轻弃壮士，资助敌国，伍子胥所以得鞭平王之墓也。君何不乘机向主上言之？”夏侯婴听了，心中暗想朱家是个大侠，此言出于有心，由此看来，季布明明被他藏匿，故特将言来打动我，使我向主上求救季布，他既如此热心救人，我也乐得成全其事，于是满口应允。朱家见夏侯婴许诺，心知此策有效，即辞别夏侯婴，回去鲁国。

不过几日，恰遇田横之事，夏侯婴见高祖痛惜田横，便趁此机会，照着朱家语意，向高祖陈明。高祖依言，立时下诏赦了季布，并即召其入见。朱家闻得消息，立将季布送至洛阳，入见高祖，季布当面谢罪。高祖此时怒气已平，乃拜季布为郎中。朱家见季布已得出身，心满意足。后来季布历位显官，朱家却终身不与相见。

此事传播外间，人人皆知，都说季布能屈能伸，不愧丈夫气概。朱家满腔热血，肝胆照人，义侠尤为难得，由是朱家名闻天下。高祖既赦季布，只余钟离昧未获，闻说其家在楚，且钟离昧素与韩信交好，疑其人必在楚国，遂下诏楚王韩信，命其捕拿。未知钟离昧能否就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韩信赠金报漂母 陈平划策擒楚王

话说韩信自从齐王移为楚王，到了楚国都城下邳，想起自己少年之时，穷困无聊，曾蒙某人怜恤，又曾受某人耻辱，一恩一怨，心中了了记得。如今功成名就，回到故乡为王，正是大丈夫扬眉吐气之日，从前恩怨，必须逐一报答。论起受恩之人，要算漂母第一。她是一贫苦妇人，又与我素不相识，一旦萍水相逢，怜我无食，竟肯供给饭顿，一连数十日，毫无厌倦之色，到了临别，我向她道谢，说出感激图报之语，她反道并不望报。此种胸襟度量，天下能有几人，谁知竟出在一个妇女身上。今我得享富贵，自当从重报答。但事隔十余年，不知此人是否生存，遂遣人前往淮阴访问。

使者到了淮阴，查知漂母尚在，传韩信之命，召入宫中。韩信见漂母容貌，比前苍老许多，问起近来状况，仍然漂絮为生。漂母见韩信丰彩异常，比起从前垂钓之时，竟同两人，心中也甚欢喜。韩信便命左右取出黄金千斤，赠与漂母，说道：“区区薄礼，聊报昔日一饭之恩。”漂母也就受之不辞。谢别韩信回去，得此一笔大财，养老已是有余，便不再作旧日生活。一班同事女伴，闻漂母享受厚报尽皆艳羡。想起当日漂絮之时，一同遇见韩信，只她一人分饭与吃，大众还暗中笑她，何苦把闲饭养活闲汉，何曾料到韩信竟为一国之王，今日可得好处，各自追悔不已。后人因感漂母高义，就淮阴立祠祀之，香火至今不绝。明人黄省曾有谒漂母祠记一篇，说是千金之报犹薄，盖因漂母此种高义，实是古今罕见，所以食报久长，也可见天道不爽了。

韩信既报漂母，同时又召下乡亭长来见。下乡亭长闻召，心想我当日供给韩信饭顿不少，虽然后因我妻讨厌，绝迹不来，但论从前所吃饭顿，也可比得漂母，今他念起旧情，漂母已得千金之赏，又来召我，必定也有厚赠。于是欢欢喜喜，换了衣服，入见韩信。拜贺已毕，却听得韩信说道：“吾从前也曾叨扰饭顿，本想从重报答，谁知汝是小人，为德不终，日久生厌，竟与妻子躲在帐中饮食，惟恐被我知得，又要破费。”亭长听到此语。不觉惭愧满面，无话可答。韩信便命左右，取出钱一百文，掷与亭长，说道：“只此已足酬当日柴米之费，汝可收了去罢。”一时左右之人，尽皆对着亭长，面上现出一种鄙薄之色。亭长真是无地自容，欲待不收，又恐韩信动怒，只得拾了钱文，抱头鼠窜而去。众人见此情形，不觉失笑，心中暗赞韩信处置得妙，此种耻辱比刑罚更觉难受。

亭长出去之后，又见带进一人。其人一见韩信，俯伏在地，连连叩头，自称罪该万死。原来此人即是淮阴市上少年，前曾藐视韩信，当众要他爬出胯下，以为笑乐。如今



事隔十年，此人已到中年时代，不似从前轻薄。忽闻说韩信为了楚王，心中大惊，正要预备逃走，却被韩信遣人来唤，一时不及避匿，吓得面无人色，心头小鹿乱撞。自料此去定遭杀死，却又无法脱身，只得硬着头皮，随了来人入见。不待韩信开口，自己先行谢罪。此时心中但望免死，已算侥幸。左右见此人正是韩信冤对，也想他此来必然不得便宜，且看韩信又用何法处置，方能报得旧怨。

谁知韩信见此人惶恐异常，反用言抚慰道：“汝可安心，不须惊惧，吾召汝来，正欲录用，并非计较往事。”于是遂命之为中尉。此人立时转惧为喜，出于意料之外，连忙谢恩就职。左右亦觉韩信以德报怨，用意殊不可测。韩信知众人心中疑惑，因对左右说道：“此人乃是壮士，当其辱我之时，我岂不能拼死杀他？但念死得无名，是以暂时忍辱，方能得有今日。回想此人激我，也算有益于我，由此看来，不但无怨，而且有恩，故特与以官职。”众人听说皆服。韩信见恩怨都已报答，心中甚是得意。

一日忽报楚将钟离昧来到，韩信请入相见。钟离昧备述兵败逃走，不肯降汉，兹因访拿甚急，特来相投。韩信念起旧时交情，便将钟离昧收留。过了一时，又得高祖诏书，令其严拿。韩信不忍将钟离昧献出，假向使者说道：“钟离昧并未到此，容飭各县查捕。”于是照例行文各县，敷衍一番。使者不知是假，回去复命，钟离昧却安然住在楚国。

也是合当有事，韩信因自己到国未久，须出巡行各县，遂带



陈平划策擒楚王

了从官，排列兵队，择日起程。一路旌旗蔽日，剑戟如林，真是十分威武。说起一国之王，出入用兵护卫，本是寻常之事，谁知竟有人借为口实，便赶到洛阳，向高祖上书。说是楚王韩信，发兵谋反。高祖本来深忌韩信，得了报告，也不问他真假，便想借此夺回楚地。于是秘密集会诸将，告知此事，问其计策。诸将皆道，惟有立即发兵击之。高祖闻言默然，不置可否。

待得诸将退去，高祖独召陈平近前，问其如何处置。陈平明知韩信决不造反，但因人为高祖所忌，今若替他辩白，反恐高祖疑为同党。又不知高祖对于此事，是何意

思，遂辞以无策。高祖又问，陈平又辞。如此数次，高祖定要陈平想法。陈平推辞不却，因见高祖屡次所问，都是对付韩信方法，至于韩信谋反情形，是虚是实，并未问及，陈平便猜破高祖心事，是要借此夺回楚国土地。此时被迫不过，也顾不得韩信受了委屈，遂转问高祖道：“诸将意见如何？”高祖遂将诸将言语告知。陈平又问道：“来人上书告发韩信谋反，外间有人知得此事否？”高祖道：“此事现尚秘密，未曾发表，外间无人知晓。”陈平道：“韩信自己知有此事否？”高祖道：“不知。”陈平道：“陛下现有兵队，能如楚兵精练乎？”高祖道：“不能胜过楚兵。”陈平道：“陛下观诸将中，用兵有能及韩信者乎？”高祖道：“不及韩信。”陈平道：“陛下军队既不及楚兵之精，诸将用兵又皆不如韩信，今突然起兵攻之，是催促韩信造反，激成战事，臣窃为陛下危之。”高祖道：“如今计将安出？”陈平方说道：“古代天子每出巡狩，大会诸侯。今南方有云梦，陛下只须假作出游云梦，大会诸侯王于陈地。陈地为楚之西界，韩信闻说天子无事出游，势必出郊迎谒，陛下待其来谒，只须如此如此，楚地可定。”高祖听说大喜，于是遣使分赴各国，说是天子将要南游云梦，约齐诸侯王俱到陈地聚会。使者奉命，分头去了。

高祖六年十二月，陈平及诸将随同车驾起行，前往陈地。韩信闻说高祖将至陈地，虽然不知陈平之计，但因前此高祖两次夺其兵权，已知他心怀疑忌。此次前来陈地，会集诸侯王，不知是何用意。欲待发兵自卫，又想自己并无罪过，高祖谅不至平空见罪。况他此来，若果出于好意，见我陈列兵队，岂非反招嫌疑？欲待亲身迎谒，又恐事有不测，因此迟疑不决，便向左右亲信之人，秘密商议。

有人进策道：“主上最恶钟离昧，前曾有诏命我国捕拿，今若斩了钟离昧，前往迎谒，主上必喜，大王可保无事。”韩信此时，毫无主见，只得听从其计，但图自保，也顾不得朋友交情，便遣人请到钟离昧，故意说道：“汉帝已知足下在此，遣人前来逼我，要将足下献出，如何是好？”钟离昧见说，知韩信意思，欲他自杀。心想我以为此人可靠，故来投奔，谁知他竟是无义之徒，卖友求荣，将来定有报应。遂答道：“汉所以不来攻楚者，因我在此之故，今君若欲执我献媚于汉，我死不久，君亦随亡。”钟离昧说到此处，心中愤怒，大骂韩信不是诚实之人，我误与之结识。骂毕，拔剑自刎而死。韩信遂割下钟离昧首级，即日离了下邳，直到陈地等候。

过了数日，韩信闻报高祖到来，亲自出郊迎接，手持钟离昧首级，遥见高祖车驾，伏在道旁拜谒。正欲陈明钟离昧之事，谁知高祖一见韩信，便喝令左右：“与我拿下！”两旁武士，哄然答应，一齐涌出。韩信此时出于不意，吓得魂不附体。未知韩信性命，能否保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回 高祖行赏封列侯 萧何论功居第一

话说高祖假作南游云梦，大会诸侯于陈，恰值韩信来迎，便喝令武士将他拿下。韩信出于不意，惟有束手受缚，心中又惊又怒，望着高祖说道：“古人有言，狡兔死，良狗烹。今天下已定，臣自当烹。”高祖既获韩信，甚是欢喜，也不与他多言，只说是有人告汝谋反。遂命左右将韩信缚载后车。及至各国国王到来，闻说韩信谋反被擒，各自暗惊，但未知其事虚实，不敢替他辩白。高祖会见诸侯王之后，遂托词因韩信造反，不往云梦，命诸侯王各回本国，自带韩信归到洛阳。心知韩信并无谋反举动，不过畏忌其才，恐他据了楚国，久后不能制伏。如今既夺其土地，量他也无能为，又怜其无罪，遂下诏赦韩信，封之为淮阴侯，将楚地分为二国，立刘贾为荆王，据有淮东；立弟刘交为楚王，据有淮西。又立兄喜为代王，长子肥为齐王，由此同姓诸侯王，遂有四国。

高祖见诸将争功年余，尚未封赏，乃先封大功臣二十余人。于是封曹参为平阳侯，周勃为绛侯，樊哙为舞阳侯，酈商为曲周侯，夏侯婴为汝阴侯，灌婴为颍阴侯，傅宽为阳陵侯，靳歙为信武侯，王吸为清阳侯，吕欧为广严侯，薛欧为广平侯，陈婴为堂邑侯，吕泽为周吕侯，吕释之为建成侯，孔熙为蓼侯，陈贺为费侯，陈豨为阳夏侯，陈平为户牖侯。尚有数人，无关紧要，兹不备述。

高祖见张良、萧何并无战功，有司亦未议及，但前次置酒时，已备述二人功劳，称为人杰，诸将皆知，如今也不待有司议功，便自行封他二人。因令张良自己选择齐地三万户，张良道：“臣初起下邳，与陛下相遇于留，此天以臣授陛下。陛下用臣之计，幸常得中，臣但愿封留足矣，不敢当三万户。”高祖遂从张良之意，封为留侯，计一万户。又下诏封萧何为酈侯，计八千户。

诸将闻此消息，尽皆诧异。心想我辈中曹参功最多，受封万余户，此外诸人，不过五六千户，最少者仅有千户，今张良已封万户，萧何又得八千户。论起张良虽未亲临战阵，也曾常在军中，出谋制胜，尚可算得有功；独有萧何，受此厚赏实在令人不服。于是不约而同，一齐入见高祖说道：“臣等被坚执锐，多者百余战，少亦数十战，攻城得地，大小不等，尽皆舍命杀敌，劳苦异常。今萧何并无汗马功劳，但弄文墨，安坐议论，何以反居臣等之上？”高祖见诸将负气而来，声势汹汹，说话之间，愤懑不平，见于辞色，知道此等武夫，正在盛怒之时，不可纯用强力折服，必须缓缓解说，以平其气，遂对众从容发言道：“诸君且不必争辩，听我说一譬喻。君等亦知打猎否？”众皆应道：“知之。”高祖又问：“诸君知猎狗否？”众又应道：“知之。”高祖因说道：“诸君不



高祖行赏封列侯

见打猎之时，逐取狐兔者，原属猎狗，但是发见狐兔踪迹，指示与猎狗者，却赖人力。今诸君不过能逐得走兽而已，此种功劳，譬如猎狗。至如萧何，他能发见踪迹，指示与狗，其功可比于人。况诸君单是一身随我，至多亦不过两三人。萧何举族数十人，皆来随我，其功真不可忘，诸君如何能及？”诸将听了，始各默然退去。

此时诸将中未曾受封者尚多，只因彼此争功，有司不能议

决，所以担搁下来。一日，高祖在洛阳南宫，偶由复道上行过，张良随从左右。高祖无意中向外一望，只见水边沙上，聚集多人，正在交头接耳，似是议论秘密之事，定睛细看，原来乃是诸将。高祖心疑，因问张良道：“彼等所议何事？”张良答道：“陛下原来不知，彼等乃是相聚谋反。”高祖惊道：“天下方且太平，何故谋反？”张良道：“陛下出身布衣，用此辈取得天下。今陛下身为天子，所封赏皆萧曹等素所亲爱之人，所诛戮皆生平所仇怨之人，闻得有司计功论赏，虽将天下之地，尽数封与诸将，犹有不足，此辈恐陛下因不能遍封，便欲寻其平日过失，借事杀之。所以相聚谋反耳。”

高祖闻说大惊，急问道：“如今有何良策？”张良沉吟半晌道：“陛下平日所最憎恶为群臣所共知者，在诸将中果是何人？”高祖道：“惟有雍齿。雍齿与我，少时本有旧怨，我常遭其迫害，心欲杀之，因其功多，所以不忍。”张良道：“今惟有先封雍齿，以示诸将。诸将见雍齿受封，自然人人安心，不复谋反。”

高祖依言，急命左右置酒，大会诸将，即日封雍齿为什邾侯。原来雍齿自从丰邑兵败，投奔魏国，后魏为章邯所破。雍齿又奔赵国，及韩信、张耳破赵，雍齿降于张耳。张耳用为将军，遣其领兵助汉攻楚。因为高祖所恶，相从较晚，然战功甚多，乘此机会，遂得封侯。高祖既封雍齿，又催促丞相御史从速定功行封。当日酒散之后，诸将回家，各自暗喜道：“雍齿尚且封侯，吾辈可保无患。”过了数日，高祖果又封诸将数十人为侯。内中王陵为安国侯，审食其为辟阳侯，其余诸人，不必细述。

当日列侯既已受封，有司又奏请定其位次高下，高祖尚未开言，诸将一齐说道：

“平阳侯曹参，身受七十伤，攻城得地，其功最多，应列第一。”高祖本欲令萧何居第一位，今闻诸将推举曹参，心想我前次已违了众心，多封萧何，如今更有何法，驳倒众人，能使萧何占先？一时思索不到。正在迟疑未答，旁有关内侯鄂千秋知得高祖意思，便近前说道：“诸臣所议皆误，曹参虽有攻城得地之功，然不过一时之事。陛下与楚战争五年，中间兵败脱走，丧失士卒，不计其数。萧何常由关中遣兵充补，每遇陛下危急之时，萧何不待诏令，常发数万之众，前来接应。当楚汉相距荥阳，为时甚久，军中并无现成粮草，萧何常由水道运粮供给，不致缺乏。陛下虽屡次战败失地，萧何常能保全关中，以待陛下，此乃万世之功。今虽无曹参等百余人，于国家无所缺损，国家不赖曹参方得保全，如何欲以一旦之功，加于万世之上？据臣愚见，萧何宜列第一，曹参次之，方为公平。”

高祖听鄂千秋之言，正合其意，心中大喜，连连点头称善。于是命将萧何列第一位，赐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又说道：“吾闻进贤当受上赏，萧何虽然功高，必得鄂君一番议论，然后更明。”乃封鄂千秋为安平侯。所有萧何兄弟子侄十余人，皆赐食邑。并想起从前为亭长前往咸阳时，各人皆送钱三百，独萧何送钱五百，比他人多二百，遂加封萧何二千户，以为报答。高祖行封已毕，起驾前往栎阳。

此时太公亦在栎阳宫中居住，高祖每隔五日，必来一见太公，仍行家人之礼，再拜请安，侍坐片刻，方始回去。此本家庭常事，父子之间，理应如此。谁知一日，高祖又乘车来见太公，才到宫门之前，太公早已闻信，手自持帚出门迎接，一路倒退而行。高祖见了，心中大惊。欲知太公何故如此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尊太上社徙粉榆 起朝仪礼成绵蕞

话说高祖见太公持帚出门迎接，倒退而行，如此恭敬，心中大惊，急跳下车，抢前两步，将太公扶住，说道：“大人何故如此？”太公笑道：“皇帝乃是人主，为天下臣民所共瞻仰，奈何因我一人，乱了天下法度。”高祖闻言，方始大悟。遂同太公入宫坐下，心想太公平日并未如此，此次一定有人教他。因遣人暗地查访，何人所教。原来却是太公家令。只因家令见高祖即位已久，太公尚无尊号，欲待自向高祖陈明，又恐显他忘却父亲，反触其忌，遂想出一法，使之自行觉悟，便对太公说道：“古人有言‘天无二日，地无二王。’今皇帝虽子，乃是人主；太公虽父，乃是人臣，如何反使人主来拜人臣？未免为人轻视，恐致威令不行。”太公依言，故此次一见高祖到来，忽然恭敬。高祖探得是家令所言，心中甚喜。暗想我一向忘却此事，幸他一言将我提醒，于是回到自己宫中，立命人持了黄金五百斤，赐与太公家令。夏五月，高祖遂下诏道：

人之至亲，莫亲于父子。故父有天下，传归于子，子有天下，尊归于父，此人道之极也。前日天下大乱，兵革并起，万民苦殃，朕亲被坚执锐，自率士卒，犯危难，平暴乱，立诸侯，偃兵息民，天下大安，此皆太公之教训也。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，已尊朕为皇帝，而太公未有号，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。

太公既受太上皇尊号，名正言顺，以后高祖来见，自然安坐受拜，不须再行客气。但从此太公反觉有了拘束，甚以为苦。说起太公，他自少至老，身为布衣，一向随便惯了。自从为了太上皇，要想出外游玩，便要惊动多人，排起銮驾，前扶后拥，出得宫门，又须清道，驱逐行人，遇见王侯将相，尽皆伏地迎谒，许多礼节，实在累赘讨厌。既不能如从前任意游行，又累大家奔走趋避行礼不迭，以此也就懒于出门。惟是长日住在深宫，享受丰衣美食，过于清闲，转苦无法消遣，偶然寻了侍臣宫女闲话一回，也觉无甚趣味。回想前在丰邑，或与亲戚故旧谈心，或到市井上游玩，何等逍遥自在！而且平生最喜与一班市井少年，如屠户、贩夫、沽酒卖饼之流，相聚一处，斗鸡打球，种种游戏以为笑乐。如今深居皇宫，如同拘囚，尚不及从前之自由。因此想起故乡，便欲东归。但恐高祖放心不下，不肯任其归去，故又不便明言，终日只是闷闷不乐。

一日高祖到来，见太上皇颜色凄惶，恐是身体不爽，问起却又无病，但不知因何事故，如此不悦，便私唤太上皇左右近侍，问其缘故。左右皆答不知。高祖命其乘间问明



回报。左右奉命，因趁着无人之时，近前启问。太上皇便与说知自己心事。左右听了，连忙报与高祖。高祖心想欲听太上皇回去，因他年纪已老，并无亲人在侧，终觉不安。自念身为天子，何难设法安慰亲心，于是想得一策。唤到著名巧匠吴宽，前往丰邑，将街道房屋市井田园，逐一看明，绘成详细图样，并方向形式尺寸大小，一律记清，却就栎阳附近，秦时所置骊邑地方，全部拆卸，按图改造。不消数月完工。高祖命名为新丰，下诏将丰邑市井之人，全数移到此处居住。丰邑中原有一社，名为粉榆之社，高祖少时常往致祭，如今亦命将旧社移来。

其时丰邑人民，奉诏移徙，一路费用，皆由官中供给，各人便将家中所有什物以及牲畜，一概带来。及至到了新丰，一见街巷道路，俨然就是故里，连着门户式样，房屋间数，都是一样，大家各个称奇。于是男女老幼不须他人指引，皆能认取自己房屋，自将什物移入居住。更有各家带来犬羊鸡鸭，放在街上，亦能认识道路，自回其家，竟似将全座丰邑，移来此处。于是众人皆称赞吴宽真是巧匠，无不欢喜，各加赏赠，以酬其劳。高祖见新丰已成，便请太上皇时常前往游玩，太上皇到了新丰，恍如身回故里，心中大悦，从此遂不至愁闷了。

高祖一日正坐宫中，忽报叔孙通前来求见，高祖召入。原来叔孙通自从秦二世命为博士，逃归薛县，项梁定了薛地，叔孙通遂留事楚。及高祖兵入彭城，又来降汉。叔孙通本是儒生，因知高祖最恶儒服，于是改服短衣，仿照楚人服饰。高祖见了甚喜，拜为博士，号稷嗣君。叔孙通门下弟子百余人，亦从其师降汉。当楚汉纷争之时，叔孙通常在高祖前，保荐勇士，甚至强盗也曾推荐过，却不曾荐他弟子。弟子背后皆骂道：“我等服事先生数年，先生并未引进一人，专喜推举一班下流人物，殊属不解。”谁知此语却被叔孙通听得，遂唤集诸弟子近前说道：“现在汉王方蒙矢石，争取天下，诸生岂能手持兵器，临阵战斗？故吾先荐此辈武勇之人，诸生暂时权且安心忍耐，待得机会，我自不至忘记。”弟子听了，方各无言。到了汉五年二月，高祖即皇帝位，由叔孙通拟定仪节。高祖生性脱略，不喜繁文苛礼，遂命叔孙通一概除去秦时苛礼，务使简便易行。叔孙通奉命办理，于是君臣礼节，一切从简。却又生出弊害。只因群臣多是武人，又大半市井出身，生性卤莽，举止粗俗，每遇宫中宴会，饮得酒醉，尽皆露出本相，也不顾朝廷礼节，不管天子在座。或是心中高兴，唱歌大呼；或是论事争功，彼此詈骂；甚至拔出剑来，向着殿柱砍去，真是闹得不堪，一连数次，都是如此。高祖心中甚属厌苦，欲待用法惩治，又因酒后小过，不便认真；要是任他胡行，又未免有失观瞻，惹人耻笑。正在无法处置，叔孙通久知高祖意思，此次入见，因进言道：“现在天下已定。朝廷威仪，不可不肃。臣请往召鲁国儒生，与臣弟子，共起朝仪。”高祖道：“此事行之恐甚繁难。”叔孙通道：“礼节本乎人情，随时变更，不必拘泥。臣请略采古礼与秦时仪节，斟酌定之。”高祖道：“汝可先试为之，务使大众容易知晓，更须体贴我所能行，不可太繁。”叔孙通奉命，立即起程，前往鲁国。

叔孙通到了鲁国，招集儒生三十余人，中有儒生二人，不肯同来，面斥叔孙通道：“汝平日所事君主，将近十人，皆由当面阿谀，故得宠贵。如今战争初息，死者未葬，伤者未复，竟欲兴起礼乐。礼乐皆由积德百年，然后可兴，谈何容易？吾岂肯学汝所为，汝所为不合古道，吾断不行，汝可速去，免得使我受了玷污。”叔孙通被斥并不发



怒，反笑道：“汝二人真是鄙儒，不识时变。”遂也不再强他，自与愿去儒生三十余人，回到栢阳。

叔孙通记起高祖嘱咐言语，心中自行打算，若是照着古礼君臣不甚悬隔，天子临朝，理应立在中间，面见群臣，有时且须答礼，又有郊劳宴享等仪节，在天子也颇烦劳，料想高祖定属难行。若单用秦仪，未免过苛，亦为高祖所不喜。今欲定此朝仪，说不得惟有对于君主从宽，对于臣下从严，此事方可实行。叔孙通主意既定，便与各儒生会议数次，得了大概。因想起应行礼节，单就文字开载，一时看不清楚，必须实地演习，排出模式，方能使人人明白。但演习须要多人，现仅有儒生三十余人，连同弟子百余人，尚属不敷。于是又请高祖就左右侍臣中选出曾经读书讲学者数十人凑数，共有二百余人。叔孙通遂在野外择了一个广大平旷地方，带同诸人，前往演礼。先预备许多竹竿，周围插在地上，用绵搓成绳索，按着次序，一路横缚竹竿之上，划清地段。再用茅草多束，排定位次，名为绵蕞。叔孙通自己假作高祖，分派儒生弟子近侍诸人，各充文武百官左右侍从以及兵卒，依着拟定仪节逐日演习，遇有不便之处，便随时斟酌修改。

一连演习月余日，觉得纯熟，叔孙通便请高祖到来试观。高祖到了野外，亲看诸人演礼，觉得仪节并不繁杂，便点头道：“似此办法，我能照行。”于是下诏群臣，随着叔孙通演习，预备明年岁首实行。欲知汉代朝仪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回 正朝会叔孙受赏 灭敌国冒顿崛起

话说高祖七年冬十月，各国诸侯王先期到来朝贺岁首，皆向叔孙通处学习朝仪。此时恰好长乐宫告成，高祖命就新宫行礼。到了十月初一日，天色未明，早有谒者到来，预备行礼，待得文武百官到齐，各按官爵等级，由谒者分班引入殿门。却见殿廷之中，陈列车骑仪仗，周围皆是武士，全装贯甲，手持兵器，竖立旌旗，排列守卫。殿前两旁郎中数百人，各执画戟，夹着阶陛，左右分立。群臣既入殿门，谒者传言速走，群臣依言，各自趋就班位。武官自功臣列侯将军以下，按序排立西方，面皆向东，文官自丞相御史大夫以下，按序排立东方，面皆向西。大行设九宾，掌传达上下言语。分列既定，然后高祖乘辇出房。左右近侍，传声称警，一路簇拥上殿，升了宝座，谒者引诸侯、丞相、列侯、将军至六百石以上官吏，逐班进前朝贺。皇帝见诸侯王丞相列侯等拜谒，皆由御座立起，侍中从旁称道：“皇帝为诸侯王丞相列侯起。”待诸人拜毕起立，皇帝始仍坐下。旁有太常说道：“谨谢行礼。”至于将军郡守拜谒，皇帝并不起立，但命左右称谢而已。

其时群臣，由诸侯王以下，见此严肃气象，人人心中警惕，无不谨慎恭敬，直至行礼已毕，各归班次立定，乃就殿上排设筵宴，名为法酒。有御史数人，从旁监酒，群臣在殿上侍宴，尽皆鞠躬俯首，十分谨飭，各按官爵尊卑次第，起立捧觞敬酒。酒至九巡，谒者传言罢席，御史在旁执法，遇有不合仪式，便即引之退去。到得宴毕散朝，群臣无一人敢喧哗失礼，于是高帝慨然叹道：“吾今日乃知为皇帝之贵也。”遂拜叔孙通为太常，赐金五百斤。叔孙通谢恩，因乘机说道：“臣弟子及诸儒生，随臣共起朝仪，不无微劳，乞赐以官。”高祖皆命之为郎。叔孙通既出，即将所赐之金，分与诸弟子。诸弟子既得官，又得金，人人欢喜，皆称赞道：“叔孙先生，真是圣人，能知当世要务。”清谢启昆有诗咏叔孙通道：

初征文学待咸京，虎口旋离入汉城。
鼠窃狗偷识二世，短衣楚服媚公卿。
拜君博士犹秦士，污我诸生羨两生。
绵蕞野中朝礼杂，殿廷草草寿觞行。

高祖见朝会已毕，命诸侯王各自归国。此时各国中，惟有韩王信因被匈奴围于马



邑，未曾来朝。不过数日，忽报韩王信将马邑投降匈奴，反与匈奴合兵，来攻太原。高祖闻报，自率诸将，统领大军，克日往伐。说起匈奴自被蒙恬逐过黄河北岸，势甚微弱。及至蒙恬既死，诸侯叛秦，中国大乱，所有旧时迁移北地人民，与同戍边士卒，尽皆散归，于是匈奴乘虚渡过黄河，渐又取回旧地。匈奴俗呼国王为单于，呼王后为阏氏。当日匈奴国王，名为头曼。头曼单于，有一太子，名为冒顿。头曼又有所爱阏氏，生一少子。头曼因欲废去冒顿，立其少子，但因冒顿尚无过失，未便无故废立。于是想得一法，欲借他人杀之。其时匈奴之国，东有东胡，西有月氏，并皆强盛。先是匈奴与月氏两国不和，头曼因欲杀冒顿，故特与月氏议和，便将冒顿送与月氏为质，及至冒顿到了月氏，头曼却起兵往攻月氏。月氏国王大怒，将杀冒顿。冒顿乘防守人不甚留意，私自逃走。但是路途遥远，如何回得国中，纵使逃到半途，也被月氏追获。冒顿却想一法，知得月氏素有一匹好马，他便趁势偷得，骑上马来，加了几鞭，如风驰去，迨至月氏遣兵追赶，已来不及，竟被他逃回本国。

头曼原料定冒顿此次定遭杀死，今见其安然回来，不觉吃了一惊，问他如何逃脱。冒顿一一说知。头曼也就服他勇敢，于是拨出一万马兵，交与冒顿带领。

冒顿从九死一生中，逃得性命，惊魂甫定。回想此次遭难，明是父王有意害他，欲立少弟，因此心中怀恨，却喜如今掌握兵权，得以实行其志，但恐众人不从，于是心生一计。造成一种髀箭，以骨为镞上穿一孔，射之有声，名为鸣镝。乃调集部下兵队，日日演习骑射，因下令道：“凡遇我鸣镝所射之处，诸将士尽当射之，若有不肯发箭者，即行斩首。”部众闻令，不知他是何意，大众疑信参半。

冒顿既下此令，知部众未必皆能遵守，于是不时率众出外射猎，以试众心。初时冒顿用鸣镝射取鸟兽，部众中也有忘却命令，不即照射者，冒顿便将其人斩首。由此部下尽皆恐惧，以后出猎，凡遇鸣镝所射，无论有无鸟兽，众矢向之齐发。冒顿自念众人虽然听令，尚未可恃，只因鸟兽乃无关系之物，若遇稍有关系，未必皆能从命，必须逐一试验，方可安稳行事。一日，冒顿自以鸣镝射其好马，左右见此马是他心爱，也有不敢射者，冒顿立斩之。又一日，冒顿竟将鸣镝对着自己爱妻射去，左右中有惶恐不敢射者，冒顿又斩之。一众吓得股战，从此死心塌地，不敢违令。

过了一时，冒顿又出打猎，于路遇见单于一匹好马，急抽鸣镝，向之射去，响声未绝，但见万矢齐飞，有如雨点。只因部下将士，被冒顿斩得怕了，人人提心吊胆，执着弓矢预备，但闻鸣镝之声，觑定方向，不知不觉，自然射去，也不管射的是何人物。冒顿见此情形，心知众人可用，乃往请其父头曼单于，出外射猎。头曼不知是计，便同冒顿出外，冒顿乘间竟用鸣镝射其父王，部下众人亦随鸣镝而射，竟将头曼立时射死。冒顿趁势引兵入内，杀死后母及少弟，并不肯服从之大臣，遂自立为单于。

此信传到东胡，东胡国王，一向自恃强大，今闻冒顿弑父自立，心想匈奴有衅可乘，借此要索，必获利益。久闻其国蓄有一匹千里马，趁此时遣使往来，若其不允，立即兴兵，问其弑逆之罪。想罢，便命使者前往。使者到得匈奴，入见冒顿，道达国王之意。冒顿暗想，此是东胡见我初次即位，人心未定，故特借端求索，我若不允，彼必来伐，不如将计就计以骄其心。乃召集群臣会议可否，群臣皆言千里马乃是我国之宝，不可轻以与人。冒顿故意说道：“东胡与我为邻，理应亲睦，奈何爱惜一马，得罪邻国？”



遂命将千里马交与来使带去。

东胡王既得千里马，心中甚喜，以为冒顿畏己，不敢违逆。过了一时，又遣使往见冒顿，说是欲得单于一位阏氏。冒顿听了心中虽怒，却并不现于辞色，仍向左右问其意见。左右尽皆发怒，说道：“东胡王如此无道，乃敢来求阏氏，请即发兵击之。”冒顿闻说，假作毫不介意，慨然说道：“与人邻国，如何因一女子，致使失欢。”即装所爱阏氏，送与东胡。东胡王见冒顿竟肯将爱妻奉送，心中愈加骄矜。得步进步，便想侵占土地。

原来东胡与匈奴交界之处，中间尚有一段荒地，长千余里，二国皆弃之不居，各在自己界上，沿途掘有土穴，派兵看守，以防敌人，名为瓠脱。东胡王因遣使对冒顿道，匈奴与我交界，瓠脱之外，所有弃地，既不居住，可归我国占领。冒顿又将此

事遍问群臣，群臣以为此是弃地，无甚关系，或言可与，或言勿与。冒顿忽然大怒说道：“土地乃国之根本，如何轻易与人，群臣中有言可与者，尽行推出斩首。”冒顿立时全装披挂，持戈上马，下令国中兵队，即日随从进发，如有落后者皆斩。冒顿匹马当先，领着兵队，直向东胡杀去。东胡国王，本来看轻冒顿，未曾设备，忽闻冒顿大兵到来，仓皇迎敌，连战连败。冒顿乘胜灭了东胡，杀死国王，掳其人民畜产归国。冒顿既并东胡，乘胜进兵，西破月氏，南破楼烦，白羊，尽夺蒙恬所得故地，侵入中国燕、代等地，又北服丁灵等五国。此时中国正值楚汉战争，无暇顾及外患，所以匈奴日见强大。

及高祖平定项羽，因燕、代地方，逼近匈奴，韩王信材力武勇，部下又多劲兵，遂将韩王信移到太原为王，以防匈奴，命其建都晋阳。韩王信奉命到了晋阳，因上书高祖，说是本国地近边界，匈奴时常来侵，晋阳地方，距离边界尚远，请将国都，移至马邑。高祖应允。及高祖六年秋，冒顿起了大兵来侵，竟将马邑围住。韩王信被困围中，



冒顿领兵出击

遣人向高祖求救，高祖立即发兵。韩王信又恐汉兵路远，救应不及，致被匈奴攻破，遂屡次遣使到冒顿军中求和。高祖闻知，疑韩王信怀有异志，遣人责问。韩王信心恐高祖诛之，反将马邑降了匈奴，约与一同来攻太原，故高祖亲自领兵讨之。未知此去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回 征匈奴娄敬料敌 困白登陈平献谋

话说高祖七年冬十月，车驾亲征匈奴。诸将中如周勃、樊噲、夏侯婴、灌婴、靳歙等，皆随驾进征，共计马步兵队三十二万人。一路浩浩荡荡，向北而进。行至半途，探得韩王信与匈奴合兵，南逾句注，进攻太原，已破数城，声势颇大。高祖闻信，催兵前进，前锋到了铜鞮，恰与韩王信军队相遇。两下交战一阵，韩王信败走。汉兵阵斩其将王善。韩王信收集败兵，与其将曼丘臣、王黄等商议，欲立赵氏后裔以维人心，于是访得故赵王之后赵利，立之为王，遣人向冒顿请兵。此时冒顿居住上谷，闻信即命左右贤王，率领马兵万余，与王黄等会合，进至晋阳，又被汉兵击败。韩王信与左右贤王等，领败残兵士，一路迤里北走。高祖入了晋阳住下，遣将领兵，乘胜追至离石，又大破之。冒顿闻得败报，再遣大兵，驻扎楼烦西北，嘱咐将士，须要一连诈败，引得汉兵到来，将士领命而去。

高祖住在晋阳，见汉兵连获胜仗，便欲长驱北进，又恐匈奴兵势尚盛，边外险远，未敢深入。因闻冒顿现居上谷，定计先遣使者假作通问，就便察看虚实，再定行止。冒顿闻有汉使将到，急嘱咐左右，如此如此。左右奉命，布置已定，方许汉使入见。汉使见了匈奴如此情形，心中暗自窃笑，便回报高祖，说是可击。高祖放心不下，又遣使者多人往看，及至回报，众口相同，都言击之必胜。高祖方始带领将士由晋阳起程，临行又命娄敬再往察看，娄敬奉命去了。高祖大军一路行到楼烦遇着匈奴兵队，战了几阵，匈奴尽皆败走，汉兵随后追逐。

此时正是十一月时候，又兼塞外地方，异常寒冷，真是风利如刀，雪大如掌，汉兵如何耐得。士卒被冻，手指坠落者，十人之中，竟有二三，其余冻得支体僵硬皮肉坼裂者，更是不计其数。高祖一心要破匈奴，冒着风雪，催兵前进。一日行至广武，却值娄敬回来复命。高祖问他所见如何。娄敬说道：“大凡两国相争，理应各夸所长，今臣到彼，遍观所有人畜，尽是老弱瘦小，此必冒顿设计，故意自露其短，却暗地埋伏奇兵诱我深入。据臣愚见，匈奴实未可击。”高祖见说，心想我前所派使者，将近十人，皆说可击，现已遣兵二十余万，逾过句注，正是兴致之时，他偏来造言惑众，遂怒骂娄敬道：“齐虏，汝本以口舌得官，今乃敢妄言，阻止吾军！”立命左右将娄敬上起刑具，下在广武狱中，一面催趲人马进行。

高祖性急，自领马兵当先，步兵随后进发。行至平城县地方，后面步兵追赶不上，多半落后。高祖正行之际，忽见匈奴兵马，漫山遍野而来，冒顿率领左右贤王，亲自临



阵。周勃、樊噲等急率军队迎敌。只因汉兵远来疲乏，而且不耐塞外寒冷，盼着后面大队接应，偏未到来，战了片刻渐渐抵敌不住。高祖见前面有山一座，遂命将人马尽行上山，周围筑起壁垒固守。此山名为白登山，不过是一块高地，形若丘陵，故又名白登台。冒顿见汉兵上山，便指挥兵马，将白登山团团围住，高祖与诸将遂被困于围中。原来冒顿先饬部下佯输，引诱汉军深入，又故意将老弱士卒与汉使观看，以骄其心，今闻高祖亲来，心中暗喜，便就平城左右山谷中，埋伏精兵四十万，此乃反客为主以逸待劳之策。高祖不知，致坠其计。

当日高祖被围，几次饬励将士，奋勇冲下山来，却都被匈奴杀回。高祖心中焦急，自率诸将，登高一望，只见四方八面，密密层层，都是匈奴兵马，围得水泄不通，每方马皆一色。西方尽是白马，东方尽是青马，北方尽是黑马，南方尽是赤马，军容甚觉好看。诸将见匈奴一个个人雄马壮，不觉胆怯，专盼后队前来救援。谁知等候一日，并不见到，及至第二日，依旧寂然。一连过了五六日，毫无动静。汉兵被困山上，起先各人身边尚有随带干粮度日，后来粮尽，只得采取草根木实，聊以充饥，并融取雪水解渴。夜间搭起营帐，随便居住。偏是寒得利害，便到处砍取树木枝叶，煨火取暖。高祖虽然屡亲战阵，经历许多艰难危险，却从未受过此种苦楚，一连数日，饥寒交迫，实在难受，想起娄敬言语，心中懊悔不迭。其时汉兵后队大军，原已到了，平城近旁，却被冒顿遣兵阻住，不得会合一处，连粮草都无从接济。

直到第六日，高祖心知救兵无望，又见诸将士受饿受冻，面无人色，要想拼命杀条血路逃走，也是不能。思来想去，并无方法，遂向陈平问计。陈平早探知匈奴阏氏，现在军中，于是心生一计，附着高祖耳边，说了数句。高祖依允，立命画工画一美女，务极美丽。画工奉命，费了一日工夫，画完呈与高祖。

次日高祖选一善通胡语巧于应对之人，作为使者，赍了画图一幅，并许多珍宝，往见匈奴阏氏，吩咐如此如此。使者奉命，带了各物，一马驰下山来，恰值是日大雾弥漫，对面不能见物，使者到得匈奴营旁，遇着兵士，说是奉使来见阏氏。兵士便将他引至阏氏帐前，遣人入内通报。阏氏闻说，即命入见。使者见了阏氏，道达汉帝之意，托其向单于前说情，两下各自罢兵。言毕，献上许多珍宝，阏氏看见各物，皆是塞外罕有，心中甚喜，尽行收下。对使者道：“多谢汉帝厚意，我当即向单于言之。但恐我是女流，单于未必肯听我言，未免辜负汉帝的厚意。”

使者见说，便走近前道：“汉帝尚有一句重要言语，因为与阏氏身上，甚有关系，特遣使臣告闻。”说到此处便向怀中取出画图一幅，双手递上道：“此乃中国第一美女，天下闻名，兹因汉帝被围多日，危急异常，有人献计，请汉帝召到此女，献与单于求和。汉帝依言，数日前已遣使回国，一面又命画工画其容貌，预备先与单于阅看。如果应允罢兵，不日美女到时，便要将她送来。及至昨日，汉帝忽想起此策虽好，究竟有些不妥，只因此位美女，真是天下无双，倘被单于得了，定然为色所迷，夺却阏氏宠爱。素仰阏氏为人贤德，此计若行于阏氏甚是不便，因转念不如先托阏氏说情，并告知此种情节，若是阏氏能趁着美女未至以前，解了此围，放走汉帝，便可将此策作罢。一则中国不至失却美女；二则阏氏也可保全夫妻恩爱。倘阏氏不能想法解救，汉帝迫于无法，只得实行此策，特先遣使臣告明，并将画图呈上一看。此图虽费尽苦心，不过得其仿



佛。阼氏但看画图，便可想见本人十分美丽了。”

阼氏接过画图，一边观看，一边听着言语，不觉暗自吃惊。心想若使此人到来，我国妇女，都无颜色，此事如何是好。说不得惟有力劝单于，放他走脱，方可保得自己地位。想罢，仍将图交还使者，嘱道：“汝可上复汉帝，我自当极力解救。”使者领命，自去回复高祖。因在雾中往来，大众不觉，所以冒顿并不知有此事。

阼氏打发使者去了，遂往见冒顿说道：“如今汉帝被围多日，后队兵到，不能救出，定又遣人回报，尽起大兵，前来接应。将来汉兵愈到愈多，恐怕敌他不过，纵使战胜汉兵，夺得土地，与我国人风土不合，亦不能占领居住。况且彼此均是一国之主，不宜自相残害。汉帝灭秦破楚，平定天下，亦有神灵辅助，不如放其回去，买个人情，愿单于留意。”冒顿此时，正在想起前与王黄、赵利约期到此会合，如今期限已过，尚未见到，莫非二人与汉通谋。心中方自疑虑，所以一闻阼氏之言，便即依允，传令兵士将围开了一角。此时大雾已散，高祖见了大喜，便欲趁势冲出。陈平说道，匈奴所用兵器，不过弓矢刀矛，并无其他器仗，如今须令军士张起硬弩，搭上两箭，箭镞向外，陛下居中，由诸将保护，徐徐下山，方可走脱。高祖依言，遂命将士各执弩箭，分列两旁。高祖乘车，夏侯婴为御，诸将前后簇拥，一同下山。

到得山下，高祖望见两边胡骑如林，心中恐惧，急命夏侯婴加鞭速走。夏侯婴记得陈平言语，定要缓缓而行，高祖催促数次，夏侯婴只说无妨，仍然缓辔垂鞭，慢慢前进。冒顿见汉兵从容而过，疑是有计，飭令部下，不必拦阻。高祖与诸将士，因此得脱重围。回到平城，与后队大兵会合一处，诸将遭此困厄，人人愤怒，皆欲与匈奴决一死战，以雪耻辱。未知战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回 患匈奴始议和亲 实关中尽徙大姓

话说高祖及请将脱出白登之围，到得平城，方与大兵会合，诸将受困七日，尽皆愤怒，欲与匈奴决一死战，雪此耻辱。忽得探报，说是冒顿已引兵回去，诸将便来见高祖，自愿领兵追赶。高祖被胡兵围得怕了，急忙止住道：“冒顿极善用兵，此去必有埋伏，我若追赶，正中其计。况塞外天气奇寒，加以道里不熟，不如暂时罢兵，将来再作打算。”说罢遂传令回车。

高祖回到广武，立即命人将娄敬释放，对之谢道：“吾不听君言，以致被困白登，皆由以前所遣使者误我，我已尽斩之矣。”于是封娄敬为关内侯，食邑二千户，号为建信侯，又加封汝阴侯夏侯婴一千户。

高祖南行过曲逆县，偶然上城闲望，见民居稠密，屋舍连云，甚是高大，不禁赞道：“壮哉此县，吾行遍天下，但见洛阳与此地而已。”因念陈平此次献计有功，未曾加赏，于是回顾御史问道：“曲逆户口，共有若干？”御史对道：“当秦时有三万余户，后因兵乱时起，人多死亡逃匿，现在仅有五千户。”高祖遂下诏改封陈平为曲逆侯。陈平随从高祖征伐，前后一共六出奇计，皆得受封加邑。

十二月，高祖回至洛阳，忽报代王刘喜到来求见。高祖惊讶，急命召入。但见他满面风尘，身上穿着平民服饰，形状甚是狼狈。高祖愈觉诧异，问其缘故。刘喜便将始末诉明。原来冒顿闻说高祖回军，即引兵来攻代地，代王刘喜自幼生长田间，未曾经历兵事，闻说匈奴人马精壮，又知得高祖新在白登被围，料想自己不能抵敌，遂改换装饰弃了城池，由僻路逃回洛阳。高祖因刘喜是自己亲兄，不忍加罪，下诏降为合阳侯，封少子如意为代王。高祖回到关中命阳夏侯陈豨为代相，统领赵代边兵，北防匈奴。陈豨奉命去了。

高祖因想起匈奴时来侵犯，边境无日平靖，甚是忧虑，遂向娄敬问计。娄敬道：“现在天下初定，将士疲困，欲恃武力降服匈奴，势所不能。且冒顿弑父自立，豺狼之性，又不可用仁义化导。如今惟有为长久之计，使其子孙将来称臣归附而已，但此策窃恐陛下不能施行。”高祖道：“如有良计，我何为不能照行，但不知其计若何？”娄敬道：“陛下果能以嫡长公主嫁与单于，厚备妆奁，彼见是汉帝亲女，赠送又厚，为蛮夷所仰慕，一定立为阏氏，所生之子，必为太子，将来可望代为单于。且匈奴贪得汉物，陛下不时将我国所余，彼国所少之物，赠送与彼，又使能言之士，以礼节晓谕之。冒顿在世，固是汉家女婿，冒顿既死，则外孙代为单于，天下岂有外孙敢与外祖抗拒之理？如



此则可不用战争，渐渐臣服。若陛下爱惜长公主，不肯远离，但以宗室或后宫之女假称公主嫁之，彼虽匈奴，亦不可欺，窃恐于事无益。”高祖闻言称善。便欲将鲁元长公主许嫁冒顿。吕后闻得此信，日夜啼哭，对高祖道：“妾惟有一子一女，奈何将女弃与匈奴，终身不得见面？”高祖拗她不过，只得将后宫妃嫔所生之女，托名长公主，许嫁冒顿，即命蒯敬前往议和结亲。蒯敬奉命，束装起程。恰值萧何建筑未央宫成功，前来复命。

说起未央宫比长乐宫更加壮丽，长乐宫系秦始皇所造，高祖不过略加修饰而已。未央宫却是萧何新造，周回二十八里，正门向北，称为北阙；旁有公车司马门，东面亦有一门，称为东阙；未央前殿，

乃就龙首山筑成。东西广五十丈，深十五丈，高三十五丈，殿中正室，号为宣室。此外宫殿楼阁甚多，又有武库收藏甲兵，太仓积贮米谷，工程甚大，至是方始告竣，萧何便请高祖往观。高祖周览一回，见其高大华丽，却故意发怒道：“天下汹汹，劳苦数岁，成败尚未可知，汝建筑宫室，何为如此过度？”萧何答道：“正为天下未定，故可趁此时机，造成宫殿，人民久经劳苦，尚不觉得。况天子以四海为家，若非高大华丽，不足以壮观瞻，且勿使后世更有加增，亦是长久之计。”高祖闻言，遂乃回嗔作喜，因命就其地建筑都城，设立县治，名为长安。此地在秦以前，本是一个乡聚，北隔渭水，正与秦之咸

阳宫相对，如今遂成为汉之都城。高祖七年春二月，遂由栎阳迁都长安，独有太上皇贪新丰乐处，仍在栎阳宫居住。

光阴荏苒，又过一年。到了九年冬十月，淮南王英布、梁王彭越、赵王张敖、楚王刘交，皆来长安朝贺岁首。高祖遣人往栎阳宫，迎取太上皇到来，升坐未央宫前殿，自率诸侯王将相等，朝贺已毕，大排筵宴，父子君臣，入席饮酒。太上皇回想，自己本是布衣，生长田间，却值七国秦楚之际，天下多故，但求苟全性命，谁知今日竟得身为天子之父，晚景占尽风光，真非意料所及。想到此处，甚是欢喜。高祖见他父亲高兴，便



患匈奴始议和亲

就席上起身，双手亲捧玉杯，行到太上皇面前敬酒，口中说道：“从前大人时常说臣无赖，不能谋生积产，不如兄仲，勤于耕作。今臣所立产业，比起兄仲，不知何人较多？”高祖言毕，群臣皆呼万岁，太上皇与高祖大笑，群臣也忍不住，尽皆大笑。于是诸侯王以次上前敬酒，各个开怀畅饮，尽欢而散。

过了数日，娄敬由匈奴奉使回来复命，说是冒顿应允和亲，已与结约。但暂时议和，未可深恃。臣此次奉使往来，一路留心察看，窃见匈奴所据河南之地，如白羊、楼烦等处，距离长安最近者仅有七百里，若用轻骑，一日一夜可至，此宜预为防备。又现在天下新定，所有六国之后，以及巨族豪宗，所在多有，亦宜妥为安顿。试观秦末各处起兵之人甚众，然惟齐之田姓，楚之昭、屈、景、怀等姓，其势最盛。如今陛下虽都关中，而关中残破，人烟稀少，北近胡寇，东有六国之族，一旦有变，陛下不得高枕而卧。为今之计，莫如将齐楚大族昭、屈、景、怀、田五姓，与燕、赵、韩、魏之后，以及豪杰名家，移居关中。关中旷土甚多，地又肥沃，足容多人，天下无事，可以防胡，诸侯有变，亦可用以征伐。”高祖依言，即命娄敬往办此事。于是照着秦时办法，富家巨族，被迫迁到关中者，共有十余万口。虽说移民垦殖，原是国家一种政策，但所徙者，不是贫民力作之人，却是富豪大姓，于是长安之地，变成五方杂处，游侠之士，盗贼之徒，皆匿迹其中，所以汉时三辅，号称难治。以后每遇一帝葬在山陵，便徙人民聚居其地，都由娄敬作俑，遂使秦时虐政，一旦复活，累得当日人民，迁徙不安，种种困难，无庸赘述。

十二月，高祖行到洛阳，忽有人上书告发赵国丞相贯高谋刺之事。高祖得书大怒，立命逮捕赵王张敖、赵相贯高等，解送洛阳审问。未知此案实情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回 高祖谩骂遭刺客 贯高忍死明赵王

话说赵王张敖乃张耳之子，汉五年七月，张耳身死，高祖命张敖嗣立为王。适值张敖新丧妻室，吕后因恐高祖将鲁元公主嫁与匈奴单于，故急与高祖商定，许嫁张敖。于是鲁元公主，遂为赵王王后。高祖七年，车驾因事过赵，赵王张敖，闻说丈人到来，亲自出境迎接。到了赵国邯郸都城，直入王宫。鲁元公主出来拜见父亲，便留高祖小住数日。张敖早晚殷勤服侍，亲自奉上饮食，甚属恭敬，也算尽了女婿之礼。

偏是高祖生性自来傲慢，动辄将人乱骂，此种习气，自少至老，全然不变，况兼如今身为天子，更觉比前尊大。又因张敖是他女婿，便看同自己儿女一般，不加一毫礼貌，张起两足，昂然坐在上面，将张敖呼来喝去，几同奴仆，稍不如意，信口乱骂，全不想张敖纵属女婿至亲，也是一国之王，现又在他国中，竟不顾他体面。张敖遭此侮辱，只是下气低声，一味顺受，毫不介意。谁知竟惹起赵国群臣贯高、赵午等十余人发怒，要替张敖出气。

说起贯高、赵午二人，本是张耳门客，平日为人负气，不肯略受委曲。如今二人皆为赵相，年纪各已六十余，却仍是少年心性，偏要好胜，今见此情形，心中实在难受，暗骂我王懦弱。于是大家会聚相议，欲杀高祖。

众人议定，遂由贯高入见张敖，屏退左右，密说道：“王事皇帝甚恭，皇帝待王太觉无礼，臣请为王杀之。”张敖闻言大惊，急将手指放在口中啣出血来，指天为誓道：“君何出此妄言？记否先王失国，幸赖皇帝，方得复国？泽流子孙，丝毫皆皇帝之力，此恩无可报答，愿君勿再出口。”贯高见说，无言退出，自向十余人述了张敖之语。大众重复商议道：“此乃我等之过，我王为人忠厚，不忍背德，何必与他商议。我等因见皇帝侮辱我王，故欲杀之，又何苦连累我王身上，如今我等自去行事，若得事成，夺了天下，奉归我王，不成我等各拼一身坐罪，也觉干净。”商议已毕，方欲下手预备，不料高祖早已起程去了。众人见此时已来不及，只得搁下。

过了一年，是为高祖八年，恰值高祖领兵往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，寇平之后，高祖传令回京。贯高早已探知消息，预料高祖回时，必由赵地经过，且知他是按照驿站而行，因想起赵地柏人县，是个大站，高祖到此，定就馆舍歇宿一宵。遂与同党十余人密议，暗遣力士数人，各怀利刃，前往柏人馆舍厕中，埋伏等候，高祖到来，定要上厕，便就厕中，将他杀死。

安排已定，不消几日，高祖果然到了柏人，入得行宫，原想在此歇宿，也是高祖命



不应死，忽然心中大动，因问左右道：“此县何名？”左右回答：“县名柏人。”高祖道：“柏与迫音相近，柏人者乃是为人所迫，地名不利，不可在此住宿。”遂即传令起行，于是贯高等所谋，又复落空。事虽未成，不免有人知得，渐渐传到外间，却被贯高仇人所闻，心中暗喜，便想借此害死贯高，以报其仇。虽明知连累多人，也顾不得。

适值九年冬十二月，高祖到了洛阳，贯高仇人便来上书告发。高祖阅书大怒，因见贯高、赵午乃是赵相，其余亦皆赵国官吏，心想赵王张敖定然同谋，立遣武士持诏前往赵国，将张敖、贯高、赵午等十余人捕缚，解到洛阳审问，并通告赵国臣民，如敢随从赵王前来，罪及三族。

武士奉命，到了赵国宣读诏书，张敖一向不曾知有此事，听了诏书，好似晴空打个霹雳，吃惊不小，此时埋怨诸人，已是无及，只得束手受缚。赵午等十余人，闻此消息，心想不如早寻一死，免得下狱受刑，遭了苦辱，遂各拔出佩刀，自刎而死。独有贯高颜色不变，却见诸人纷纷寻死，气得须髯大张，厉声骂道：“是谁令汝作此事情？我王本未同谋，如今连累被捕，汝等但知自己寻死，更有何人替王伸冤，明他不反？”贯高骂时，诸人早已死尽，只余他与张敖二人。贯高便对张敖道：“王请放心，臣终当表明王之冤枉。大丈夫行事，自作自受，万不至累王受罪。”武士遂将贯高一同绑缚，连张敖装入槛车之中，即日起行，解往洛阳。

赵国群臣见王与丞相，都成犯人，又有诏不许臣民相随，只得痛哭一场送出国境，各自回家。内有赵国郎中田叔、孟舒等十余人，不肯相舍，自己髡钳，身穿赭衣，假称赵王家奴，随从上路。

鲁元公主在宫，闻说丈夫被捕，吓得啼哭，心知丈夫并无此意，乃是为人所累，遂急急收拾行装，赶回长安。见了吕后，哭诉求救。吕后闻说，亦自惊疑，便带同女儿，一齐来到洛阳。闻说张敖与贯高早已解到，下在狱中，高祖现饬廷尉严行讯办。吕后便遣人往狱中探视张敖，回报说是并不受苦，只因狱官知他是天子女婿，情罪未明，自然不敢怠慢。吕后入宫见了高祖，便代张敖辩白，请即下诏赦免。高祖不允，吕后一连说了数次，大意说张敖乃是女婿，他岂不看女儿情分，安肯为此等事。高祖闻言怒道：“假使张敖得据天下，他岂少了汝之女儿。”吕后见高祖发怒，因此也不敢再言。

当日廷尉奉高祖之命，先将贯高提出审问，贯高到堂，慨然直供，并说道：“都是我辈所为，赵王不知。”廷尉心疑贯高袒护其主，不肯实招，便将贯高用刑拷打，一连数日，贯高被打数千，皮开肉绽，血流遍地，只是忍住痛苦，并无一语攀到赵王身上。末后廷尉又将铁条烧红，向他身上刺入，贯高受此种酷刑，弄得死去复活，身上无一片完肤，仍是执定原供，始终矢口不移，廷尉无法，只得将审问贯高情形，并其口供，上奏高祖。

高祖见奏，心想难得如此硬汉，不觉失声赞道：“壮士！”因问群臣道：“汝等谁人识得贯高，即行前往狱中看视，可以私情问他，到底赵王有无同谋。”旁有中大夫泄公出班奏道：“贯高与臣同里，臣素识之，此人本在赵国有名，崇尚节义，不轻一诺。”高祖遂命泄公持节前往狱中，此时贯高遍体刑伤，动弹不得，狱吏将他放在鞭舆之中。泄公持节走到近前，贯高闻有人来，仰面一看认得泄公容貌，因问道：“来者莫非泄公？”泄公答应道：“是。”二人久别重逢，泄公见贯高受此苦痛，也觉伤感。贯高长日坐在狱



中，正在愁闷，如今得见故人，甚是欢喜，彼此畅谈，一如平日。

说话中间，泄公因问起谋刺之事，赵王果否知情。贯高被问道：“凡人谁不爱其父母妻子，今吾自认首谋，三族皆当论死，岂肯专为赵王一人，断送一家性命？只因赵王实不与谋，皆系吾等所为。”于是遂将高祖过赵，如何轻慢赵王，彼等如何发怒，如何设计，从头至尾，述了一遍。泄公知贯高所说，都是实情，便依言回报高祖。高祖始信张敖实是无罪，于是下诏，赦之出狱。

高祖暗想贯高为人耿直，真算难得，又命泄公前往，将赵王出狱之事，告知贯高，以慰其心，并赦贯高之罪。泄公奉命，再到狱中，向贯高说道：“赵王今已赦出。”贯高闻说惊喜道：“赵王果真赦出乎？”泄公答道：“实已赦出。”贯高心中大喜。泄公又说道：“主上甚重足下，故特命吾持节来赦足下之罪。”贯高笑道：“吾所以忍死一时，致使浑身受伤者，因欲明赵王无罪之故。今王已出，吾可塞责，虽死不恨。况人臣既受篡弑之名，有何面目，再事主上。纵使主上不肯杀我，我心岂不惭愧。”说罢遂将双手自扼咽喉，气绝而死。

高祖闻说贯高自尽，甚是叹惜。又闻赵国郎中田叔、孟舒等十余人，不避危难，自甘为奴，相随张敖，也是难得，便一起召见，人人对答如流，满朝群臣都辩他不过。高祖暗想道：“原来赵国群臣，皆是贤士。”心中甚悦，遂一律拜为诸侯相及郡守。

高祖带了张敖，回到长安，下诏降张敖为宣平侯，将代地并归赵国，移代王如意为赵王。却说赵王如意，乃戚夫人所生，戚夫人甚得高祖宠爱，因此家庭之内，又演出一番变故来。未知此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争易储周昌相赵 谋叛汉陈豨连胡

话说高祖戚夫人，乃定陶人，生得天姿秀丽，容光照人，善能鼓瑟击筑，又能为翘袖折腰之舞，歌唱《出塞》《入塞》《望归》之曲。高祖为汉王时，路过定陶，纳入后宫，甚得宠爱，常侍左右，日以管弦歌舞为娱乐。随身侍女数百人，皆习音乐，每当歌曲之际，一齐举首高唱，声彻云霄，高祖甚悦。戚夫人生一子，取名如意，至年八岁。高祖立之为代王。如今移为赵王，年才十岁，高祖甚是珍爱。因其年幼，虽然封王，未令就国，留在左右，高祖每往洛阳，戚夫人与赵王如意，常随从同往。吕后与太子盈，多留居长安，平日甚少见面，因此愈觉疏远。

戚夫人见自己母子得宠，便希望如意得立为太子，日夜在高祖面前，哭泣要求。高祖为色所迷，不免心动。又觉得太子盈生性柔弱，将来嗣位，恐不能制服臣民；如意年虽幼小，性情与自己相似，立为太子，必能继承基业。高祖想罢，立即升殿，欲下诏废太子盈，立如意为太子。群臣皆出谏阻，高祖不听。旁有御史大夫周昌，见高祖不从诸臣之谏，心中大怒，立在殿廷力争。

原来周昌乃是周苛从弟，亦系沛县人氏，初与周苛同随高祖入关。高祖为汉王，以周苛为御史大夫，周昌为中尉。后来周苛奉命留守荥阳，城破为项羽所执，被烹而死。高祖念周苛死事甚烈，因命周昌接领兄职，为御史大夫，封汾阴侯。周昌为人，强直敢言，同班中如萧何、曹参等，皆尊敬之。尝有一日，高祖闲坐宫中，周昌因事入宫面奏。行到宫前，却望见高祖正抱着戚夫人，取笑作乐。周昌连忙回头走出，却早被高祖一眼瞧见，撇了戚夫人，飞步而出，竟将周昌追及。周昌见高祖到来，只得停住脚步，转身作礼。高祖趁势便将周昌按伏在地，两足骑他项上，向周昌问道：“我算是何等君主？”周昌仰面说道：“陛下即是桀纣之主。”高祖闻言大笑，放他起来，从此觉得周昌方严不苟，心中更加敬惮。

及至此次欲废太子，周昌比诸人争得尤力，高祖便要他说出所争理由。周昌正在怒气勃勃，更兼平素有了口吃之病，一时说不出理由，急得满面通红，唇吻乱动，却说不出一字来，半晌方始说道：“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期期知其不可，陛下欲废太子，臣期期不奉诏。”高祖见他急时说话不清，夹着许多“期期”，忍不住放声大笑，遂将废立之事罢议，起驾回宫。

当日君臣会议此事，早有人报与吕后得知。吕后闻信大惊，亲自出来，藏在殿之东厢，留心窃听，所有君臣问答语言，一一听得清楚，末后见所议不成，心中方才稍安。



及至高祖入内，吕后望见周昌，心中十分感激，不觉对之下跪，口中谢道：“今日若无周君，太子几乎被废。”周昌只得辞谢退出。

高祖回到宫中，心想此事群臣多数反对，若要实行，未免有拂众心，因此将废立之意，减了一半。戚夫人闻事不成，大失所望，自然又来缠扰高祖，说是此事已被吕后知得，心中定然怀恨如意，若不立之为嗣，将来必为吕后所害。高祖闻说，暗想此言亦属实情，须得觅一善法，保全赵王如意，免致将来受害。谁知寻思半日，竟无一计，只是频频叹息，不发一语，想得心中烦躁，便命戚夫人击筑，自己唱歌，聊以解闷。

从此高祖将此事横在心上，日常郁郁不乐，左右近臣见高祖颜色惨淡，大异平日，不知他所忧何事，不敢动问。独有掌管符玺御史赵尧，年纪尚少，甚属聪明伶俐，知得高祖意思。一日趁着无人在旁，便进言道：“陛下近多不乐，莫非为赵王年少，戚夫人与吕后有隙，恐万岁之后，赵王不能保全？”高祖答道：“汝所料甚是，吾因此事，心中忧闷，不知计将安出。”赵尧说道：“陛下惟有为赵王置一刚强国相，选择吕后、太子及群臣素所敬惮之人充之，方保无事。”高祖道：“此计甚是，我心中亦欲如此，但群臣中何人可任？”赵尧道：“御史大夫周昌，为人坚忍质直，且为吕后太子群臣所敬惮，惟有此人可任。”高祖称善。于是遣人召到周昌，对之说道：“吾有一事，定要烦君，君可为我相赵，辅佐赵王？”周昌闻说，心中不愿，因泣道：“臣相从陛下已久，陛下如何中道弃臣，令为诸侯之相？”高祖道：“吾原知诸侯相不及御史大夫之贵，但吾深为赵王忧虑，想来想去，除君之外，更无他人，只得屈君勉强为我一行。”周昌不得已，方始允诺。高祖遂下诏，移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。周昌奉命，缴还御史大夫印绶，起程前赴赵国。

高祖便将御史大夫之印，持在手中，玩弄片刻，口中自问道：“何人可为御史大夫？”此时赵尧侍立左右，高祖转过头来，两眼对着赵尧，熟视良久，又自答道：“更无胜过赵尧之人。”即日便拜赵尧为御史大夫。说起符玺御史，秩仅六百石，本御史大夫属官。御史大夫，位在丞相之次，亲近用事，两下官职尊卑，相去甚远。如今赵尧竟因数句言语，超迁高位。先是赵人有方与公者，曾对周昌说道：“君之史赵尧，年纪虽少，乃是奇才，君必须另眼相看，此人不久将代君之位。”周昌见说，心中不信，笑道：“赵尧年少，不过刀笔之吏，何能如是？”及至此时，周昌到了赵国，闻说赵尧果然为了御史大夫，始信方与公之言不谬。

过了数月，周昌因事忽又回京求见。高祖召入，问其来意。周昌因屏人说道：“代相陈豨，领兵居代数年，多招宾客，臣恐其谋为不轨，故特赶回奏闻。”高祖闻奏，命周昌仍回赵国防守，一面遣人前往代地查办。

原来陈豨乃宛胸人，初从高祖入关，以将军定代地，破臧荼，封阳夏侯。高祖甚加宠信。及高祖由平城回，因代地关系紧要，乃命陈豨为代相，统领边兵，防备匈奴。陈豨性好豪侠，常仰慕魏公子无忌之为人，今既为将守边，遂多招宾客，收养门下，无论其人贫富贵贱，一律平等看待。而且谦恭下士，如同布衣之交，所以远近之人，争来趋附。到得宾客既多，贤愚不等，不免有一班不肖之徒，倚借势力，在外招权纳贿，种种犯法。但因陈豨身为代相，居在代地，代王如意既不在国，故一任他宾客横行，也无人来管闲事。



陈豨在代，已有数年，此次告假归里，路过赵国邯郸都城，适遇周昌为赵相。周昌闻得陈豨到来，自然前往拜会。忽见他门下宾客及相随之人，不计其数，车马共有千余辆，邯郸旅舍，尽被占满。周昌不免惊讶，后来陈豨假满回代，又过赵国，宾客之多，亦如前时。周昌因此疑其聚众谋乱，于自己也有干系，故特行入京面告高祖。及至高祖遣人查办，遂发觉陈豨宾客许多不法之事，并牵连到陈豨身上，使者据实回报高祖。高祖见陈豨尚无谋反证据，也就不加深究。



谋叛汉陈豨连胡

谁知陈豨因此心中恐惧，知得韩王信与其将王黄、曼丘臣等现在匈奴中，因暗遣宾客前往交结王黄、曼丘臣二人，彼此往来通信，立下盟约，预备将来事急时，联合举兵。高祖尚属不知，到了十年秋七月，太上皇驾崩栢阳宫，高祖借着丧事，遣使往召陈豨。陈豨闻召大惊，以为此去定遭究治，遂托言病重，不肯来京。一面遣人与王黄、曼丘臣约期聚会。

及至九月，王黄等引众到来，陈豨遂举兵叛汉，自称代王，迫劫代地官吏人民，使之从己。高祖闻信，先下诏尽赦代地被劫吏民，以离其党羽，自率诸将，星夜前进，到得邯郸。周昌迎入城中，具报陈豨举动。高祖大喜道：“陈豨不知北据邯郸，南阻漳水，吾知其无能为矣。”周昌因奏道：“常山一郡，共有二十五城，现竟失去二十城，已将该郡守尉拿到，应请即行斩首，以正其罪。”高祖道：“该郡守尉，是否通同造反？”周昌道：“并未造反。”高祖道：“既未造反，不过因力量不足，以致失守，并无大罪，即命将守尉赦出，仍令各回本任。”

高祖又遣周昌就赵地壮士中，选择可以为将之人，以便任用。周昌奉命选得四人，带领入见。高祖见了谩骂道：“竖子安能为将！”四人被骂，俯伏地上，不敢做声。高祖骂了一场，却仍授为将军，且各封一千户。左右进谏道：“诸将士相从入汉伐楚，有功尚未尽赏，今此四人何功，竟得受封？”高祖道：“此非汝等所知，陈豨造反，邯郸以北之地，皆为彼所据，吾以羽檄召集天下之兵，尚未有一处到来，如今惟有邯郸本地军队，吾何惜此四千户，以慰赵地子弟之心。”左右闻言，尽皆称善。

高祖又问陈豨部将是谁，左右对道：“多系从前曾为商贾之人。”高祖道：“吾已知处置之法。”遂遣人多用金钱收买陈豨部将，并悬出赏格，有能擒得王黄、曼丘臣来献者，各赏千金。布置既定，专待诸路兵到，安排进攻。未知此去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高祖自将击陈豨 吕后设计杀韩信

话说汉十一年冬十一月，高祖驻扎邯郸，诸路兵马，陆续到齐，正拟进攻陈豨。先探得陈豨遣部将张春，东渡黄河，进攻聊城。陈豨自与曼丘臣，屯兵襄国，又遣将侯敞，领兵万余人，往来接应。王黄率马兵驻在曲逆，韩王信亦领胡骑，现居参合。高祖闻报，乃遣将军郭蒙，领兵前往齐国，会合齐相曹参，共击张春，命太尉周勃，领兵由太原进攻代郡，命樊噲领兵往击襄国，命灌婴领兵进攻曲逆。诸将奉命而去。

高祖自领酈商、夏侯婴等，引兵前进。到得东垣，却遇赵利据城固守不降。高祖指挥诸将攻城，城上士卒，对着高祖谩骂。高祖大怒，下令急攻，一直攻了月余，城中食尽，方始出降。高祖入城，命收捕前次谩骂之人，尽行斩首，不骂者免其一死，因将东垣改名真定。

此时郭蒙已会合曹参，将张春击败。周勃攻破马邑，进至楼烦。樊噲亦击破陈豨、曼丘臣兵，降了清河常山等县。灌婴兵到曲逆，与王黄、侯敞交战一场，大败敌兵，阵斩侯敞，王黄逃去。高祖遂统四路得胜军队，长驱进攻，所过城邑，陈豨部将多被金钱收买，陆续来降。王黄及曼丘臣，亦皆被其部下将士生擒来献，陈豨兵败势穷，投奔匈奴，惟有韩王信带领胡骑，尚在参合。高祖令将军柴武率兵攻之。柴武先遣人致书韩王信，劝其归降。韩王信不听，柴武遂进兵攻破参合，擒杀韩王信。

十一年春正月，高祖平定太原，遣周勃、樊噲领兵往定云中、雁门、代郡、上谷之地，二将奉命去了。高祖因见代地隔在常山之北，逼近匈奴，赵国在常山之南，不便兼管，遂立子恒为代王，建都中都，将代郡、雁门划归代国。

高祖回到洛阳，恰遇吕后计杀韩信，遣人来报。却说韩信自被高祖擒缚，降为淮阴侯，心想自己战功甚高，满以为据地称王，传与子孙。不料高祖畏忌其才，竟夺其国，难免心中怨恨，居常郁郁不乐。又因自己一向为王，周勃、灌婴等，皆居其下，如今降为列侯，每遇朝会时，竟与诸人同班，心尤不甘，遂常称病不朝。

一日偶然出门，到得樊噲家中。樊噲尝为韩信属将，知其天性高傲，遂亲出门前拜接，延入坐谈。每有言语，皆自称臣，仍称韩信为大王，因说道：“大王今日乃肯枉顾臣家，臣实不胜欣幸。”韩信坐了片刻辞去，樊噲又到门前拜送。韩信被樊噲如此奉承，心中甚是喜悦，竟似自己仍在楚国为王一般，及至出得门来，方始省悟，不觉自笑道：“我乃与樊噲等为伍。”

又一日高祖无事，与韩信评论诸将才能，各有高下。高祖因问道：“如我能领几多



军队？”韩信答道：“陛下不过能领十万之兵。”高祖问道：“如君能领几多？”韩信答道：“臣多多益善。”高祖听了笑道：“既然多多益善，何故为我所擒？”韩信道：“陛下虽然不善御兵，却善御将，此臣所以为陛下所擒。况陛下种种举动，直是天授，非由人力所能。”高祖听了，方始无言。

及至此次陈豨造反，高祖自领兵队击之，诸将皆随军征进，独韩信称病，不肯从行。过了月余，忽有韩信舍人栾说，因事得罪韩信。韩信将他拘执，意欲杀之。栾说心中忧惧，因知韩信素为朝廷所忌，不如趁此时陈豨作乱，说他通同谋反，朝廷定然相信，办他罪名，如此我不但可免一死，且可博得富贵。栾说想定，于是秘密写成一书，暗地遣人交与其弟，使他将书出来告发。

书中说是，数年前陈豨奉命为代相，来向淮阴侯韩信告辞。韩信延入相见，屏退左右，执着陈豨之手，与之同步中庭。良久，韩信仰天叹道：“汝是吾之知心，吾今欲以一言奉告。”陈豨答道：“愿听将军命令。”韩信因说道：“足下所守代地，乃天下精兵所聚之处，任职甚属重要。主上平日，虽然十分宠信足下，但是若有人来言足下谋反，初次虽未必相信，到得二次，主上未免生疑，若到三次，主上定然发怒，亲自领兵征讨。此时关中空虚，吾为足下从中起事，便可取得天下。”陈豨素来知得韩信本领，闻了此言，相信不疑，即答道：“谨如尊命。”此外二人又说了许多言语，陈豨起身告别。韩信送出门外，再三叮嘱，方始分手。如今陈豨果然造反，主上亲征，韩信记得前言，故意称病，不肯相从，却暗遣人前往陈豨处通信，嘱其尽力抵敌，当即从中相助。韩信打发使人去了，便与自己亲信家臣密谋，欲乘夜间，诈作诏书，尽赦许多没官罪徒奴隶，给以兵器，亲自带领，袭攻吕后、太子，各事都已布置清楚，专待陈豨回信，便行起事。以上情节，都是栾说捏造，末后又假说他因知得此事，特行谏阻，致触韩信之怒，身被拘囚，故遣弟代为上书等语。

吕后得书，心中忧虑。只因平日畏忌韩信，此时也不问他谋反真假，便想设法除之。于是遣人召到萧何，秘密定计。到了次日，忽报有使者由军中到来，说是高祖已定赵地，陈豨被获斩首，列侯群臣闻信，皆到宫中贺喜。萧何却亲往韩信家中，假作问病，就便告知此事，因劝韩信道：“足下虽病，何妨勉强入宫道贺？”韩信本无甚病，又却不过萧何情面，只得随同入宫。吕后早已伏下武士等候，一见韩信进来，便命武士拿下捆起，说他阴谋造反，立时就长乐宫钟室中斩之。韩信临刑叹道：“吾悔不听蒯彻之言，致为儿女子所欺，岂非天命。”说罢引颈受戮。

原来吕后与萧何计议，欲就宫中擒杀韩信以免费力。但高祖现不在宫，无故召之，韩信必不肯来。或反引其疑心，激出变故，萧何因设此计，令人假作使者，来说陈豨已灭，自己去骗令入贺。韩信不知，竟中其计，死得真是冤枉。读者试思韩信贫困之时，得遇漂母，给以饭食，幸免饥饿。如今到了末路，偏为吕后所杀。生死皆出于女子，亦是一奇。萧何起先追回韩信，荐为大将，此时不替他表白，却反算计害他，恩仇同出于一人，亦事之不可解者。清人谢启昆有诗为韩信不平，诗曰：

鞅鞅羞同哱为伍，多多未让帝论兵。
当时英杰遭猜忌，自古王侯戒盛盈。



岂料娥姁难怨死，不如漂母尚哀生。
我从胯下桥边过，淮水潺潺作怨声。

吕后既杀韩信，又下令灭其三族，一面遣人报知高祖。高祖正在洛阳，闻得韩信已死，问知始末情形，心中且喜且怜。只因除了畏忌之人，可免后患，自然欢喜；又明知韩信无辜遭戮，所以生怜。高祖忽然又想到萧何身上，即命使者赍诏回京，拜丞相萧何为相国，加封五千户。又遣来都尉一员，领兵五百人，为相国护卫。使者到了长安，宣读诏书，萧何以为高祖因他计除韩信，故特加此封赏，心中甚是欢喜。在朝文武百官，闻此消息，都来相府道贺，萧何一一接待。等到众人去后，却又有一人前来求见，萧何请入，其人一见萧何，便开口说道：“吾今特来吊君，君之祸不远矣。”萧何闻言大惊，不知来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三回 遇吕后彭越被醢 哭梁王栾布明冤

话说萧何闻其人说是祸事不远，心中大惊，急问其故。其人说道：“今主上栉风沐雨，勤劳在外。君居中留守，不亲战阵，乃反加君封邑，置兵护卫。此因见淮阴侯新反，心中疑及于君，所以置兵护卫。名为卫君，实则防君，望君让还封邑勿受，更将家中财物捐助军饷，始能免祸。”萧何闻言，如梦方觉，连向其人称谢。原来此人姓邵名平，本是秦时东陵侯。到得秦灭，邵平失去爵位，身为布衣，家中又颇贫困，只有几亩田地，在长安城东门外，自己便靠着种瓜过日。偏他所种之瓜，风味甚美，长安东门色青，亦名青门，时人因号为青门瓜。又因邵平原是东陵侯，故亦谓之东陵瓜。萧何素闻其贤，与之结交，邵平感其知己，如今闻有此事，料得高祖不怀好意，故特来点醒萧何。萧何立即依言行事，高祖闻知，果然大悦。

吕后因闻高祖现在洛阳，遂亲自到来，告知计杀韩信之事。高祖因来说告发韩信有功，遂封之为慎阳侯。又向吕后问起韩信临死，有何言语，吕后便将韩信之语，述了一遍。高祖闻韩信提及蒯彻，因说道：“此人乃是齐国辩士，原来韩信造反，都是由他指教，真属可恨。”遂下诏齐国，捕拿蒯彻。

不过几时，齐国已将蒯彻解到洛阳。高祖召蒯彻入见，问道：“汝曾教韩信造反否？”蒯彻直答道：“臣本教之，无奈韩信竖子，不肯用臣之策，故被诛族。若彼能听臣言，陛下安得杀之？”高祖见说大怒，喝令左右将他烹死。左右正待动手，蒯彻仰天叹息，大声呼冤。高祖道：“汝教韩信造反，烹汝有何冤枉？”蒯彻道：“秦末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争夺帝位，捷足先得。俗语有云：‘跖犬吠尧，尧非不仁。’犬但知自为其主，当日臣教韩信之时，臣惟知有韩信，不识陛下，况天下之人，欲为帝王者甚多，不过力量不及，陛下岂能一概烹之？”高祖见蒯彻说得有理，遂命赦出。蒯彻仍得逍遥自在，回到齐国去了。

当日陈豨造反，高祖亲征，行至邯郸，曾遣人往召梁王彭越带兵前来。使者至梁，彭越说是有病，不能自来，遣将领兵，前往邯郸接应。高祖见彭越不到，心中大怒，又遣使者责备彭越。彭越被责，自然恐惧，便欲亲见高祖，当面谢过。旁有梁将扈辄谏道：“不可，王在先不往，如今见责始往，往必被擒，不如趁此举事。”彭越闻说，心想扈辄所虑甚是，前次韩信被擒，即是榜样。因此止住不行，但扈辄劝他造反，他亦不肯。谁知却被太仆听得，偏又太仆因事犯罪，心恐彭越究治，便逃到洛阳，向高祖上书，说梁王与扈辄谋反。高祖得书，不动声色，遣使赍诏到梁，随带武士多人。彭越不



知，自出接诏，使者乘其不备，即令武士将彭越拿下，并连扈辄，一直解到洛阳，下入狱中，交与廷尉王恬开审办。

王恬开奉命审出实情，原是扈辄起意，彭越并未听从，依照法律，彭越当然无罪。但王恬开知高祖之意，欲尽除异姓诸侯王，于是硬坐以罪，说是扈辄劝彭越谋反，彭越不杀扈辄，实是反形已具，请旨依法治罪。高祖见奏，心知彭越冤枉，不忍杀之，下诏将彭越免为庶人，移到蜀中青衣县居住，即日遣吏役押送起行。彭越虽然受冤，却还留得性命，就算侥幸，于是随着吏役上路。

一日行至郑地，忽值吕后由长安起程，前赴洛阳。恰好两下相遇。彭越见是吕后，便就路旁叩谒，泪流满面，备陈始末情形，自明无罪，恳求吕后向高祖说情，放回昌邑故里。吕后闻言，慨然许诺，并用好言安慰，即命吏役带了彭越，随同自己回到洛阳。吏役因是皇后命令，不敢不从，彭越收泪，谢了吕后，心想吕后为人真是难得，竟肯替我说情，实令人异常感激。又料到高祖定然依从吕后之言，放我归乡，免得远行万里，遂欣然随着吕后前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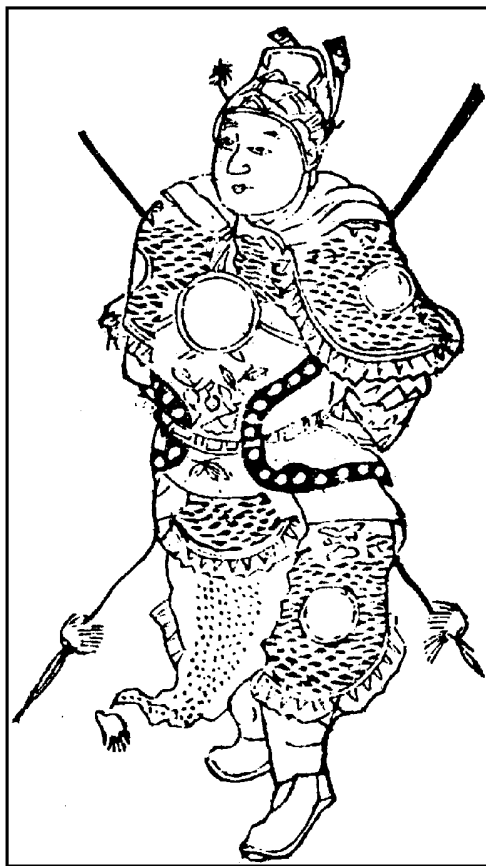
不日到了洛阳，吕后入见高祖说道：“彭王乃是壮士，今陛下以罪废之，令居蜀地。蜀地险阻，难保其不为乱，无异养虎貽患。不如趁此时诛之，妾已命吏役带领同来。”高祖闻言亦以为然。吕后遂又令人告发彭越，说他暗地招集部下，复谋造反。于是高祖又交廷尉王恬开审讯，王恬开便迎合吕后之意，复奏上来，说是罪应族诛，高祖准奏办理。此时彭越正在盼望诏书下来，赦他回里。谁知又被廷尉拿去，问他重谋造反之罪，心中方悟自己竟为吕后所卖，不是救他，反来害他，此时悔恨，已是无及。

到了三月，遂诛彭越，灭其三族，并将肉碎切为醢，分赐诸侯，悬其首级于洛阳市上以示众，遣武士看守，下诏道：“有人敢收视者，即行捕拿。”数日后，果见一人，身穿素服，随带祭礼，踉跄行来，到了彭越头下，跪在地上，口中喃喃说了许多言语，然后排列祭品，拜毕，放声大哭，甚是哀切。早被旁边武士看见，都想道：“此人莫非疯癫，竟敢如此大胆，违诏前来哭祭。”遂一拥上前，将他拿住，问起姓名，乃是姓栾名布。

原来栾布本梁国人，家甚贫困，流落到了齐国，在一酒店中充当酒保，遂与彭越交好。后彭越入钜野为盗，栾布却被人劫去，卖到燕地，为人奴仆，偏遇家主被人杀害，栾布仗义，杀死仇人，为其家主报仇。时臧荼为燕将，闻得此事，心感栾布甚有义气，遂举为都尉，及臧荼身为燕王，用栾布为将军。项羽既灭，臧荼起兵叛汉，高祖讨平燕地，栾布兵败被掳。彭越闻信，乃向高祖请赎栾布，高祖许之。彭越遂将栾布赎回，以为梁国大夫。此次栾布奉彭越之命，出使齐国，待到回时，闻得彭越已死，有诏禁人收视。栾布感念彭越私恩，又悲他死得冤枉，一时忠愤激发，不顾自身，奋然来到洛阳，便将彭越之头，当作生人，向之奏明奉使所办之事，然后慷慨哭祭一回，任其捕拿。

武士捕了栾布，奏闻高祖。高祖命将栾布带进，骂道：“彭越谋反伏诛，吾有诏禁人不得收视，汝独敢哭祭，明明是与彭越一同谋反。”说罢，喝令左右：“速与我烹之。”左右答应一声，一齐拥上，将栾布提起，正要掷入汤釜。栾布此时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全然不惧，但因一腔冤愤，未尽发泄，要想说个痛快，遂回顾道：“臣有一言，愿待说毕，然后就死。”高祖道：“汝有何言，可即说来。”左右方将栾布放下，栾布大声说道：





彭越像

贾往授印绶。陆贾奉命而行，未知赵佗受封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“陛下自从彭城败回，受困于荥阳、成皋之间，全赖彭王居在梁地，与汉联合，断楚粮道，项王有后顾之忧，所以不能引兵西进。当此之时，彭王为楚则汉破，为汉则楚破，楚汉成败，皆由于彭王。况垓下之围，若无彭王，项氏不至灭亡。及天下已定，彭王受封，亦欲传之万世。今陛下一次征兵于梁，彭王因病不能亲行，陛下即疑为反叛，反形未见，陛下乃用苛细之法，将其诛灭，臣恐功臣从此人人寒心。现在彭王已死，臣生不如死，请即就烹。”栾布朗朗说了一遍，替彭越死后吐气，自觉爽快，也不待武士动手，自己撩起衣服，便向汤釜跳去。高祖听栾布所说，语语不错，又见其人慷慨义烈心中亦为感动，于是赦了栾布，拜为都尉，后以军功封俞侯，为燕王相。燕齐之间，皆为立社，号曰栾公社，此是后事。

高祖既杀彭越，遂将梁地分为二国。立子恢为梁王，友为淮阳王。夏四月高祖回到长安，想起南粤地方，现为赵佗所据，尚未归服，因下诏封赵佗为南粤王，命陆

第十四回 陆贾奉使封赵佗 樊哙排闾见高祖

话说陆贾本是楚人，口才辩利，从高祖为客，常在左右，屡奉使往来各国。天下既定，陆贾心知高祖不喜儒术，意欲引诱高祖崇尚文治，遂时常在高祖面前，称说诗书。高祖听得讨厌，便大骂道：“我由马上取得天下，何用诗书？”陆贾接说道：“由马上得天下，能由马上治天下否？昔汤武既平桀纣偃武修文，天下大治。始皇二世，穷兵滥刑，遂至亡国。假使当日秦已得天下，施行仁义，取法古圣，陛下又安得有今日？”高祖见陆贾所说，虽是正理，但与他素性不合，未免心中不乐，面上现出惭愧之色，因对陆贾道：“汝试为我将秦所以失天下与我所以得天下之故，详细指陈，并集古来成败兴亡之事，著成一书。”陆贾奉命，著书十二篇，奏上高祖，每奏一篇，高祖听了，尽皆称善。左右齐呼万岁，遂名其书为新语。至是高祖见南粤未服，乃命陆贾往封赵佗，陆贾奉命起身前去。

说起赵佗本真定人，当日秦始皇既定南粤之地，因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三郡，徙谪戍之民，与蛮人杂居，以赵佗为龙川县令。龙川县属南海郡，至二世时，南海尉任嚣，见天下大乱，亦欲占据南粤独立，无奈自己年纪太老，身多疾病，后来渐渐病重，自知不济，便欲将此事托付与人。心中暗想，只有龙川令赵佗，为人英武，甚有干略，可胜此任。遂遣人往召赵佗。赵佗奉命前来，直到病榻之前相见。任嚣屏退左右说道：“近闻陈胜、吴广、项羽、刘季等，各个兴兵聚众，中国扰乱，未知何日始得安定。南海地处僻远，吾恐敌人来侵，意欲发兵塞断新开道路，自为防备，以待时变，偏值病甚，未能行此。吾遍观郡中官吏，无足与言，故特召汝，面行付托。我死之后，汝即代我之位，此地负山面海，东西数千里，又颇有中国人相与辅助，可以立国。此亦一州之主，汝当好自为之。”于是任嚣假作二世诏书，命赵佗行南海尉事。赵佗受命，一一领诺，不过数日，任嚣身死。赵佗遂接南海尉之任，即作檄文，飭下横浦、阳山等关守将，说是盗兵将至，急将道路塞断，设兵防守。守将得檄，依言办理。赵佗见边地已固，但恐属下官吏不服，遂借事将秦所置各县令，陆续诛灭，更用自己亲信之人接充。后闻秦已灭亡，赵佗即起兵袭攻桂林、象郡，尽并其地，于是南粤三郡，皆归赵佗占领，北与长沙接境。赵佗遂自立为南粤武王。

及至高祖已定天下，赵佗自恃险远，不肯称臣纳贡。高祖欲待兴兵攻之，又因战争初息，士卒劳苦，而且粤地难于征进，不减匈奴。前次征伐匈奴，已经失败，若师出无功，反增耻辱，便想趁势立赵佗为南粤王，命陆贾前往开导，与之立约通市。但求不来



侵犯，保得边境安静而已。

当日陆贾奉命到了南粤，却不见赵佗亲身出接，早料定他是个倔强之人，不肯服汉。心想此次与他见面，说话须要不卑不亢，太卑则损失使者身分，有辱国体；太亢则赵佗不肯受命，误了和约，总在相机行事，方能成功。陆贾主意既定，赍了印绶，一直入内，望见赵佗昂然坐在堂中，头上也不戴冠，将头发纽成一个椎髻，身上也不束带，张起两膝，箕踞而坐，望见陆贾进来，并不起身。陆贾见赵佗如此傲慢无礼便一直进至面前，大声说道：“足下乃是中国人，祖宗坟墓，兄弟亲戚，都在真定。如今足下反其天性，弃却冠带，徒以区区之粤，欲与天子抗行，不肯降服，祸将至矣。当日秦失其政，豪杰并起，今天子先入关，灭暴秦，平强楚，五年之间，海内平定，此非人力，实由天意。天子闻王据南粤，不助天下诛讨暴逆，诸将相大臣，皆请移兵问罪。天子怜百姓劳苦，权令休息，故遣臣来授君王印绶，结约通使。君王理宜亲自出郊迎接，北面称臣，谁知竟欲以敌国之体相待，若使天子闻得此事，赫然震怒，遣人掘烧君王先人坟墓，诛灭宗族，命一偏将，领十万之兵前来，则粤人杀王降汉，易如反掌。”赵佗听到此语，不觉悚然，即时离座起立，笑对陆贾谢道：“久居蛮夷之中，以致失礼，幸勿见责。”遂与陆贾叙礼坐下，纵论世事。

赵佗见陆贾对答如流，心中想要难他，因先问道：“我比萧何、曹参、韩信，何人较贤？”陆贾答道：“王似过之。”赵佗又直问道：“我比皇帝，何人较贤？”陆贾暗想，要是说他才能不如，他必不服；但就势力上比较，他自当服输，遂答道：“皇帝起丰、沛，诛灭群雄，为天下兴利除害，上继五帝三皇之业，统治中国。中国之人，以亿兆计算，地方万里，土壤膏腴，万物殷富，政由一家，自天地开辟以来未曾有此。今王人众不过数十万，皆属蛮夷，崎岖山海之间，不过如汉之一郡，王何得自比于汉？”赵佗听陆贾说话得体，不能驳他，因大笑道：“我不在中国起事，故仅据此地称王，若使我当日亦居中国，岂遂不及汉帝？”

于是赵佗甚是敬重陆贾，留他住下，日日与之饮酒谈论，情形甚是亲密，因对陆贾道：“粤中无人足与言语，幸得先生到来，使我逐日得闻所未闻。”陆贾在粤，住了数月，竟拜赵佗为粤王，使之称臣立约，事毕辞归。赵佗遂将粤中所产奇异珠宝，装在橐中，约计价值千金，赐与陆贾；又别送财礼，亦值千金，陆贾拜受，回到长安，入见高祖复命。高祖闻赵佗竟肯称臣奉约，心中大悦，遂拜陆贾为太中大夫。

此时南粤既服，匈奴亦已和亲，中国无事。一日高祖忽然患病，最恶见人，独卧禁中，飭守门官吏，不得放进群臣，所有亲旧大臣，如绛侯周勃、颍阴侯灌婴等，皆不敢入内。如此十余日，群臣不知高祖病状如何，又不得一见，众心皆觉不安。独有舞阳侯樊哙，见高祖病中疏远大臣，深恐内中或生变故，倚着自己系与高祖连襟，比起诸人，更加亲近，遂对众倡议，自愿为首率领诸人，入见高祖，大众赞成。樊哙于是在前先行，诸大臣随后同入，进至宫门。守门人阻他不住，樊哙一直排闥入内，望见高祖独自一人，将头枕着一个宦者，卧在床上。

樊哙见高祖神情懒散，不觉流泪说道：“从前陛下与臣等东征西讨，意气何等雄壮，如今天下已定，陛下神情，竟与昔日大异，群臣闻陛下患病，尽皆忧惧。陛下不与臣等相见，乃独与宦者同处，记否二世赵高之事，可为寒心。”高祖见樊哙说得激切，不觉



大笑，即由床上起坐。诸大臣见高祖容色如常，方始放心。其实高祖无甚大病，只因近被戚夫人缠扰不过，欲立赵王如意为太子，自己心中，却委决不下，便寻个静处，独自沉思此事，不特诸大臣不得见面，连着吕后、太子、戚夫人、赵王如意，也都不与相见。樊哙是吕后妹夫，自然一心顾着太子，料得高祖定为此事，沉思不决，恐他想到一偏，又欲实行废立，于是带领群臣，闯了进去。欲打断他念头，又借着宦者在旁，便将二世赵高一提，隐隐是说废立可以亡国之意。高祖领悟其意，因又将此事暂行放下。

只可怜吕后终日提心吊胆，十分忧虑，要想设法保全太子，却又不知从何下手，真是愁肠百结，泪眼双垂。未知太子能否保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五回 安储位张良授计 破阴谋英布起兵

话说吕后自从前次知得高祖欲废太子盈，更立赵王如意为太子，吃惊不小。当日虽幸所议未成，但高祖既存此心，早晚必见实行，岂肯罢休？若使废立事成，赵王如意，将来即了帝位，自己虽仍不失为太后，但如意乃戚夫人所生，母以子贵，戚夫人自然得势，自己反要仰其鼻息。而且太子盈本是嫡子，转须北面称臣，心中实属不甘。辗转寻思，欲求保全太子之位，却又无法可想，只是日常焦急愁苦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旁有亲近侍，知得吕后心事，因进言道：“留候张良，最善设计，素得主上信用，不如使人寻他设法。”吕后依言，遂密遣其兄建成侯吕释之往见张良。

此时张良正托辞多病，学习导引之法，不食米谷，在家养静，闭门不出，已有年余。今闻吕释之求见，遂遣人辞以患病。吕释之说有要事，定须面谈，张良只得请入相见。寒暄已毕，吕释之屏退左右说道：“足下乃是主上谋臣，言听计从，今主上日日欲易太子，此事有关大局，足下何得坐视不理？”张良答道：“从前主上屡遭危困，故肯听吾之计；如今天下安定，欲易太子，别立心爱之人，此事关系家庭骨肉之间，人所难言，虽有吾辈百人无益于事。”吕释之见张良所说，也是实情，因道：“足下既不能谏阻，应请为我设计。”张良再三推辞，吕释之一定要他想法，张良被迫不过，暗想我若出头干预此事，主上闻知，必触其怒，如今惟有代出主意，令其自去行事，方可不露痕迹。

张良沉思半晌，方对吕释之道：“此事非口舌可争，据吾愚见，现有四人，为主上所仰慕，屡次招请，不能得其前来，足下若能不惜金玉财帛，预备厚礼，使太子修成一书，书中措辞务极谦卑，选一能言之人，赍持书币，并备安车驷马，前往聘请。他若不允须是极力恳求，务使他不能推却，自然到来。俟其来时，待以客礼，每遇太子入朝，即令四人相随左右，但使主上见了，知此四人甚贤，太子便可保全，不至被废。”吕释之问了四人姓名，谢过张良，自去回复吕后。吕后也不知张良此计有何妙用，但因自己更无别法，便命吕释之依言办理。

原来张良所荐四人，都是当时有名高士，时人因他年纪皆老，须发皓白，故又称为四皓。内中一人姓唐名秉，字宣明，乃陈留襄邑人，常居园中，人因号为东园公。一人姓崔名广，字少通，齐人，隐居夏里修道，故号为夏黄公。一人姓周名术，字元道，河内轵人，号角里先生。一人复姓绮里字季。此四人并皆修道洁己，非义不动，当日因见秦始皇作事暴虐，知天下将乱，相约隐居不仕，同人商山之中，作紫芝歌以明志。其歌道：



莫莫高山，深谷逶迤。晔晔紫芝，可以疗饥。唐虞世远，吾将何归？驷马高盖，其忧甚大。富贵之畏人，不如贫贱之肆志。

高祖既得天下，闻四人之名，下诏征之。四人知高祖待人侮慢，遂逃入终南山中，不肯来见。当日吕释之依着张良之计，往聘四人，四人起初不肯到来，后见使者来意甚诚，勉强从命。到了长安，即住在建成侯家中，太子盈待之甚是恭敬。四人渐知太子聘请之意，又蒙太子优待，只得住下。正拟乘机入见高祖，忽有警报传来，道是淮南王英布造反。说起淮南王英布，本属楚将，项羽封之为九江王，后来叛楚归汉，与韩信、彭越共灭项羽，高祖仍将九江故地封之为淮南王。英布得复故国，也就称心遂意，频年来朝，君臣之间毫无猜忌。至高祖十一年春正月，闻淮阴侯韩信为吕后所杀，英布始怀恐惧。到了三月，又闻梁王彭越被废，心中愈加忧虑。一日，英布正率同将士，出外射猎，忽报高祖遣使到来，颁赐彭越肉醢，英布问知原由，大吃一惊。心想高祖近来无故杀戮功臣，不久将轮到我身上，与其临时束手受戮，不如早为布置，先发制人，遂密令部将聚集军队，留心探听近郡消息，预备乘机起事。此种秘密举动，高祖自然不知。

适值英布有一爱姬，偶患疾病，出到医家诊治。此医家正与中大夫贲赫家对门，贲赫见王姬日日往来医家，心中急生奇想。想起自己身为侍中，常在王之左右，便与王姬相见，也无妨碍，况闻此姬为王所最宠幸，若得蒙她赏识，肯向王前提拔数句，定可将我升官。贲赫想到此处，甚是高兴，于是逐日前往医家，等候王姬到来，出门迎送，奔走奉承，异常恭敬，连随来人马，都给与饮食。又不时觅得奇珍异宝献上。王姬见贲赫十分殷勤，更兼受他厚礼，心中甚喜。又知他是王之近臣，遂亦不甚避忌，时时与之问答，不消几日，彼此渐熟。贲赫见王姬病已大瘥，遂办了一席丰盛酒筵，排在医家，自作主人，恭请王姬一同入席饮酒。王姬也不推辞，到得酒散，王姬回宫，便将贲赫记在心上。

一日英布入宫，王姬在旁侍奉，说话中间，偶然提到贲赫，便称赞他是个好人，英布听了觉得诧异，便含怒问道：“汝何从知他是个好人？”王



英布像

姬见英布动怒，吓了一跳，自悔出言冒昧，又见英布追问甚急，情知不能瞒隐，遂将前事说了一遍。英布闻说，心疑二人定有私情，逼问王姬。王姬抵死不认，英布又遣人往召贲赫，到来质证，早有英布左右近臣，见英布欲究此事，急报与贲赫得知。贲赫闻信，正在恐惧，却遇使者来召，贲赫只得推称患病，不敢入见；又料得英布召他不到，定然发怒，要来捕拿，不如及早逃走，于是立即整理行装，偷得使节，到了馆驿，诈称奉着王令，有紧要公事，前往长安，吩咐驿吏赶速预备车马，立时起程。驿吏见他是淮南王近臣，手中又执着使节，自然信以为实，慌忙备齐车马，让他前往。贲赫上车，嘱御者加鞭速走，每到一站，换马便行，昼夜趲程，马不停蹄一直到了长安，逃得性命，方始将心放下。

贲赫既到长安，又想起英布知我乘驿到京，必然遣人上书，说我罪状，请求拿送回国，到了其时，我就有口也难分辩，必须及早打算。忽然记得日前英布曾饬诸将聚集兵队，预备谋反，此事秘密，惟有近臣方得知晓，如今趁他未来追捕，先行告发，不但自身得保，并可希望爵赏。贲赫算计已定，修成一书，亲自诣阙奏闻。书中说是淮南王英布谋反已有形迹，请趁他未发之时，先行诛之。高祖得书，便告知萧何，萧何说道：“英布受汉厚恩，不应有此反谋，恐系贲赫与他素有仇怨，故特妄言诬陷，应请将贲赫收系狱中，一面遣使前往淮南查明。”高祖依言办理，立遣使者去了。

当日英布见贲赫称病不肯应召，心中更怒，即命武士往捕，贲赫早已逃去，但将家属收拿下狱，又派人四出侦查，方知是乘驿赴京，急命轻骑追赶，已来不及。英布料定贲赫此去，必将国中秘密之事，告知朝廷，心中甚是悬悬。不过数日，果有汉使到来，却又被他查出聚兵之事。英布见阴谋已露，遂将贲赫全家处斩，即日发兵造反。

高祖闻报，下诏赦出贲赫，拜为将军，一面召集诸将问计。诸将皆请发兵击之，此时高祖病体尚未痊愈，懒于出征，又记起废立之事，至今未决，不如趁此机会，命太子盈前往，一试其才，再行决定。高祖想罢，便欲令太子盈率领诸将往击英布。此消息传到四皓耳中，连忙相聚密议道：“我等来此，本为保护太子，如今太子领兵，事在危急，岂容袖手旁观？”便想设法挽救，未知四人所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六回 出下策英布败绩 歌大风高祖还乡

话说东园公、夏黄公、角里先生、绮里季四人，见高祖欲令太子领兵，明是要想借事废他，乃相聚一处，秘密议定挽救之策，遂一同往见建成侯吕释之，说道：“太子领兵，纵使有功，位不加尊，若是无功，便当受祸。况部下诸将，皆系从前相随主上，平定天下，立有功勋，自命甚高。今使太子统领此辈，无异使孤羊带领群狼，谁肯服从命令，替他尽力？此去不能成功，可以预料。吾又闻韩非子有言：‘母爱者子抱。’今戚夫人日夜侍奉主上，赵王如意常常抱在面前，将来赵王如意，定然代为太子，又可想见。现在事已危急，足下何不速请吕后往见主上，如此如此，方可免祸。”吕释之闻言大悟，此时天色已晚，也等不得天明，便乘夜入宫，见了吕后，告知四人言语。吕后心服四人甚有见解，遂即依计而行。

到了次日，吕后往见高祖，待得无人在侧，便说道：“英布乃是天下猛将，善于用兵，非同小可。如今朝中诸将，皆是陛下旧日同辈之人，却命太子统领此辈，岂肯听命？太子纵有本领，无从施展。若使英布闻知，愈加放胆，长驱西来，更无畏忌，天下危矣。陛下虽然抱病，勉强载入卧车，统兵前进，诸将见陛下亲征，何人敢不尽力？陛下虽不免受些辛苦，但是因为妻子，也是无法，还望陛下强自支持。”吕后连哭带说，泪流满面。高祖听了心想此言亦复有理，我本欲借此试验太子之才，若照此说，反致误了大事，因向吕后道：“我早知竖子本不中用，只得自行罢了。”遂发下命令，预备亲征。

汝阴侯、夏侯婴闻说高祖亲征，保荐其客薛公，善于计划，可备顾问。原来薛公曾为楚国令尹，此次夏侯婴闻得英布反信，疑其不实，因召薛公问之，薛公道：“此人当然造反。”夏侯婴道：“英布受主上之封，据有淮南之地，南面称王，富贵已极，何故造反？”薛公道：“英布与韩信、彭越三人，一同立功，一体受赏，今韩信被杀，彭越伏诛，英布自疑祸及其身，是以造反。”夏侯婴深服其言，因向高祖举荐。高祖立召薛公，问其意见，薛公道：“英布造反，不足为怪，设使英布能用上策，则山东非属汉有，若用中策，彼此胜败，尚未可知，惟用下策，陛下可以安枕而卧，不足挂虑。”高祖问道：“何谓上、中、下策？”薛公道：“南取吴楚，东并齐鲁，北定燕赵，坚壁固守，是为上策。如此则山东不属于汉矣。南取吴楚，西并韩魏，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是为中策。如此则胜败尚未可知。东取吴，西取下蔡，聚粮越地，身归长沙，是为下策。陛下安枕而卧，可保无事。”高祖又问道：“汝料英布当用何策？”薛公道：“必用下策。”高



祖问道：“何以不用上中二策，反用下策？”薛公道：“英布本是骊山刑徒，得遇乱世，据国封王，此等人但顾一身，并无远虑，故知必出下策。”高祖称善，下诏封薛公为关内侯，食邑千户，择定吉日，自同诸将，统领大兵起行。

此时张良正在卧病，闻得高祖出征，勉强出来相送，因对高祖说道：“陛下出征，臣理应随行，无如病甚，不能如愿，今有一言上陈。楚人生性猛利，望陛下切不可与之争锋。”高祖允诺。张良又请命太子为将军，统领兵马，留守关中，高祖依言。此时叔孙通已为太子太傅，高祖又命张良为太子少傅，说道：“子房虽然抱病，可静卧调养，遇事辅助太子。”张良受命自回，高祖催军进发。

当日英布决意起事，召集部下说道：“主上年纪已老，厌倦兵事，闻我起兵，自己未必肯来，定然派遣诸将迎敌，论起诸将之中，只有韩信、彭越二人，最为可虑，如今二人已死，其余皆不足畏，我军奋勇前进，可操胜算。”于是下令出兵东攻荆国，荆王刘贾闻信，亲自领兵来迎。战了一阵，刘贾兵败被杀，英布尽收荆地之兵，渡过淮水，攻入楚地。楚王刘交遣将领兵拒之，楚将分兵为三，欲使彼此互相救应。有人谏楚将道：“英布善战，为人所畏，况我兵自在本地争战，容易散败，今分为三军，彼若败吾一军，其余定皆散走，安能相救？”楚将不听，遂与英布接战，前军战败，尚有二军，闻信果皆散走，英布乘胜长驱西进，到得蕲县之西会邳地方，适与高祖大军相遇，时十二年冬十月也。

高祖闻敌兵已近，下令安营。亲自登高望敌，遥见英布军队甚多，旌旗齐整，人马雄壮，十分精练，又看他行军布阵，一如项羽。高祖见了，知是劲敌，心中不悦，遂令诸将领兵出营，排成阵势。高祖自到阵前，遣人传语，唤英布出来相见，英布闻说，即引部众到来。高祖远远对着英布说道：“吾封汝为王，南面称孤，有何不足，何苦造反？”英布答道：“我亦不过欲为皇帝而已。”高祖听了，怒骂英布反复无常，挥兵进攻。英布部下接住厮杀，高祖因恐将士懈怠，亲在前敌督战，不料忽被敌箭射中，仍自忍痛，不肯退却，两下大战良久，英布大败而退。原来英布本料高祖自己不来，谁知事出意外，今日阵前相见，不免胆怯。汉军诸将见高祖扶病临阵，受伤不退，人人更加奋勇，酈商、夏侯婴等，奋勇陷阵，英布以此抵敌不住，率领余众，一路退去。汉兵从后追赶。英布渡过淮水，且战且走，部下将士，沿途散逃。高祖见英布兵败势穷，遂遣将领兵追之。自己却想起故乡久别，自从彭城兵败之后，一向未曾回来，如今相去甚近，不如顺路一行，重览旧时风景，与父老故人畅叙一番，也是大丈夫快意之事。想罢遂命起驾前往沛县。

沛县官吏闻信，早已预备行宫等候。地方人民，听说高祖回乡，尽皆欢喜，家家户户，悬灯结彩，各各扶老携幼，出到境上迎接，望见高祖车驾到来，欢声雷动。高祖入得沛宫，按日置酒，遍召亲戚故旧，与同父老子弟，到来相见，一同饮酒叙旧。又选出沛中儿童一百二十人，教以歌曲，使之演唱。高祖饮到酒酣，心中十分畅快，亲自击筑作歌道：

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？”



高祖歌罢，便命儿童将此歌学习，同声高唱，自己又起舞一回，此时乐极不觉伤心，流下数行泪来，因对诸人说道：“游子常思故乡，吾虽建都关中，万岁之后，吾魂魄犹思恋沛县。且吾由沛公诛讨暴逆，遂得天下，今即以沛县为吾汤沐之邑，所有人民应出租税力役，永远豁免。”此诏既下，沛中人民闻知，自然更加欢喜。

高祖又将亲族故旧中相识妇女如武负、王媪等一并召到，赐以酒食，畅谈从前及别后情形，各皆尽醉极欢，方始散去。如此一连十余日，高祖欲去，众人再三挽留，高祖道：“吾一行人马众多，在此耽搁已久，若再留恋，父老子弟等如何供给得起。”众人见高祖执定要去，各自备办酒食，同到沛县西境饯行，县中人民，为之一空。待得高祖车驾行到此处，众人争先献上酒食，高祖却不过众人厚意，下令将人马停住，搭起帐棚，又与众人痛饮三日。沛县父老乘着饮酒中间，叩头请道：“沛县人民，幸得永免租税力役，丰邑尚未得免，惟愿陛下哀怜。”高祖说道：“丰邑乃吾生长之地，心中极不能忘，不过吾恨其帮同雍齿叛我，为魏固守，今既承父老固请，可一并免其租税力役。”沛父老闻言，又为丰人叩谢，高祖遂别了众人起行。后人因就沛县筑台，名为歌风台。清袁枚有诗咏歌风台道：

高台击筑忆英雄，马上归来句亦工。
一代君民酣饮后，千年魂魄故乡中。
青天弓剑无留影，落日河山有大风。
百二十人飘散尽，满村牧笛是歌童。

高祖由沛县行到淮南，忽报长沙王吴臣已将英布杀死，前来报功。未知英布如何被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七回 识反相早知刘濞 怀忌心冤系萧何

话说英布自被高祖杀败，收聚余众，渡过淮水。部下将士，沿途散去，汉兵从后追来。英布逃到江南，随身仅有百余人，正在无路可走，心中十分危急，忽有长沙王吴臣遣人到来，邀请英布前往长沙，说是要与他一同投奔南粤。英布本是长沙王吴芮女婿，此时吴芮已死，其子吴臣嗣立为王。英布因吴臣是他妻舅，自然相信不疑，遂随使者一同起行。一日，到得鄱阳，夜宿村舍，使者乘其不备，竟把英布杀死，将头前往献功。

英布既死，淮南平定。高祖遂下诏立其子长为淮南王。又因荆王刘贾为英布所杀，并无后代，下诏将荆地改为吴国，立兄仲之子沛侯刘濞为吴王。刘濞既已受封，高祖重唤近前，将他相貌详细看了一遍，心中甚悔，不应封他，但因封王大典，已经举行，未便收回成命，乃对刘濞说道：“观汝形状，具有反相。”刘濞闻言，暗吃一惊，正欲分辩，高祖又用手抚摩其背，说道：“自此以后五十年，东南起有乱事，莫非就应在汝身上？但是天下同姓一家，汝须牢记我言，切勿造反。”刘濞听了，莫名其妙，却又不敢多说，只得叩头答道：“微臣万万不敢。”谁知到了景帝时代，七国之乱，就是刘濞倡首，果然应了高祖之言，此是后事。

十二月，高祖由淮南起行，路过鲁地，遣官具太牢祭祀孔子。此时太尉周勃领兵追击陈豨于灵丘，陈豨兵败被杀。周勃尽定代地，回见高祖复命。并报告陈豨降将所说，燕王卢绾，曾使其臣范齐，往见陈豨，私与通谋造反。高祖心想卢绾与我自少至今，交好最密，安肯生此异心，定是群臣见我宠爱卢绾，心中妒忌，造此谣言，不如召他到来，证明并无其事，也可塞住谗间之口，想罢，便遣人往召卢绾，自己命驾还京。

高祖一路西行，入了关中，将到长安，忽有无数人民拦路上书，去了一起，又来一起，沿途不绝。高祖心中觉得诧异，命将所上之书，逐件阅过，大都是告相国萧何，说他倚借权势，欺侮百姓，用贱价强买民间田宅。人民受亏，心内不甘，故来告发。高祖命左右将各书上所列价目，统行计算，不下数千万，高祖听了暗自欢喜。

及至到了长安，群臣闻信，出来迎接，高祖见了萧何，带笑说道：“相国乃向人民取利，得了许多便宜田宅？”因回顾左右，命将人民所上之书，尽数交与相国，又对萧何道：“君可自向人民调处息事。”萧何见说，也觉满面惭愧，收了书件，自去逐户清理。读者试想萧何身为相国，一向谨慎守法，为何此刻竟变成一个贪利武断之土豪？就中有个缘故。原来高祖此次亲征英布，临行虽命太子留守关中，仍自放心不下，只因久知萧何深得民心，恐他作乱。关中是个根本重地，若有摇动，天下去矣。说起萧何，虽



是高祖故人，但人心难测，眼见连年以来，功臣谋反，已有数起，难保萧何不因此生心，于是时常遣使回到长安，探问萧何动静。

萧何见使者三番五次回京，并无要紧事故，只传高祖命令，问他近日所为何事，心中记得前此高祖在荥阳时，也曾如此。又记得韩信被杀之时，召平教他言语，此时萧何倒也乖觉，心知高祖疑己，便又依召平所说方法，一面加意安抚百姓，一面尽将所有家财，报效军用。却又有萧何之客，见萧何但知守着旧法，毫不变动，遂对萧何说道：“君作此行径，灭族之祸不远矣。”萧何闻言大惊，急问其故，客道：“君今位为相国，功居第一，不可复加，高于此者，惟有南面称王而已。君居关中十余年，众心归附，主上所以时常遣使问君，因畏君深得人心，乘机尽据关中之地。而君反日夜劳苦，惟恐失了人和，岂非愈重主上之忌？今为君计，何不多买田宅，抑勒卖主，令其贱价出售，使人民生出怨谤，主上闻知，心中始安，君可免祸。”萧何闻言大悟，依计而行，后复有使者到来，见萧何终日求田问舍，外议哗然。回去报知高祖，高祖果然大悦。此次回京，一路又遇人民上书告发，高祖不惟不怒，反觉欢喜。其实萧何不过借此敷衍高祖，待得高祖回来，仍将所买田宅，归还原主，或照原价补给，一时谤议，也就息了。

萧何生性本来忠厚，虽然弄假一时，今见高祖回京，料想他心中更无疑忌。便仍旧复他本色，一心一意为国为民，实心办事。一日因见长安地方，自从建都以来，已有数年，人民迁居到此者，日多一日，人烟渐渐稠密，原有田地，不敷栽种，尚有多数贫民，无以谋生。又想起上林苑中，空地甚多，荒废可惜，不如任民耕作，官中又可收取稿草为禽兽之食，似此一举两得，于是也不更向他人商量，便向高祖奏请。



萧何脱履向高祖谢罪

高祖听了大怒道：“相国想是多受商人贿赂，所以替他来请苑地。”遂命将萧何交与廷尉，上起刑具，下在狱中。萧何吓得目瞪口呆，不敢分辩。此时高祖箭疮未愈，身体不快，每多暴怒。群臣见萧何被囚，也不知因为何事，未敢保救。

高祖既囚萧何，怒气未息，一日适值闲坐无事，王卫尉在旁侍立，因乘间上前问道：“相国有何大罪，陛下立时将他系狱？”高祖道：“吾闻李斯为秦皇帝丞相，有善归

主，有恶自受，今相国多受人金钱，为民请吾苑地，自己博得名誉，吾故将他系狱。”王卫尉道：“萧相国因见此事有益于民，故特上请，此真是宰相应尽之职，陛下如何反疑相国受贿？且陛下前在荥阳，与项羽相拒数岁，近又亲征陈豨、英布，皆系相国留守，当此之时，相国若怀私意，只须一动足间，则自关以西，皆非陛下所有，相国不当此时谋得大利，今岂反贪商人之金？况秦皇帝即因不闻其过，至于亡国，李斯之事，何足为法？陛下对于相国，未免看得太浅。”高祖被王卫尉驳得无言，但他心中终是不悦，不得已遂遣使者持节赦出萧何。萧何此时年纪已老，平日本是拘谨之人，更兼被囚数日，幸得赦出，愈加戒慎，随着使者入见高祖。高祖本来赐他剑履上殿，如今他却脱履跣足，上前谢罪。高祖见萧何近前，便说道：“相国罢了。相国为民请吾苑地，吾不许，吾不过为桀纣之主，相国便成贤相，所以吾特囚系相国，欲使百姓知吾之过。”萧何听了高祖语意，明明是责备他沽名钓誉，自悔作事失于点检，经此一险，从此更加小心，高祖气平，却也如前看待。

几日之后，高祖所遣使者自燕国回京复命，说是燕王卢绾，自称患病，不能来京。高祖听说，心想卢绾与我交情，何等亲密，岂有不能相信之事？如今召他不来，莫非起了异心。又转念道，或者他真是抱病，也未可知，但无论如何，总要问个明白。遂命辟阳侯审食其、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来京，并查明有无与陈豨通谋之事，二人奉命前往。未知卢绾有无反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八回 张胜奉使误燕王 卢绾避征畏吕后

话说卢绾与高祖自幼交好，未曾一日相离，及高祖起兵，以卢绾为将军，常侍左右，虽在军中，无甚战功，高祖既灭臧荼，设计立之为燕王。在异姓诸侯王中，算是卢绾最得亲幸，亦惟有卢绾最忠于汉。当日陈豨占据代地，起兵叛汉，高祖亲至邯郸，指挥诸将，自西南进攻，卢绾闻信，亦遣兵攻其东北，陈豨四面受敌，兵败势穷，急遣王黄前往匈奴求救，事为卢绾所闻。此时匈奴已与汉结约和亲，卢绾恐冒顿单于又被陈豨煽动，来犯边境，因亦遣其臣张胜，前赴匈奴，告知陈豨兵败，不日就擒，单于切勿被其摇惑，妄动刀兵，以致两国失了和好。

张胜奉命到得匈奴，方欲进见单于，说明来意，忽有旧燕王臧荼之子臧衍，自从父死国亡，逃在胡地，日夜盼望机会，图报其仇。今见陈豨造反，正欲劝诱匈奴，与之连合。又闻卢绾遣了张胜到来，知他来意必是破坏此事，于是心生一计，自来见张胜说道：“汉帝心存疑忌，久欲吞灭各国，今因诸侯时时反叛，兵连不决，燕国方得久存。燕王见足下熟习匈奴情形，特加信任，足下但知为燕速灭陈豨，不知陈豨已灭，其次便轮到燕国，不但燕王不保，足下亦将被擒。为今之计，足下何不密告燕王，缓攻陈豨，一面结好匈奴，方能长保燕国，即使一旦有急，彼此亦可互相救助。”张胜闻言称善，竟将所奉使命，全然违背，也不通知燕王，待其回报，便一由己意专断行事，入见冒顿，转劝他帮助陈豨，抵敌燕兵，冒顿依言，遣将领兵，来与燕将对敌。

燕将闻得匈奴兵到，连忙报知卢绾，卢绾闻信，甚是诧异。心想我命张胜往阻匈奴出兵，若使匈奴不听吾言，张胜早应回国复命，如今他竟安住胡地，也不遣人回报，不消说得，定是张胜连合匈奴造反，遂命捕拿张胜家属，下在狱中，遣使将此事奏闻高祖，请将张胜全家处斩。

谁知使者去得不久，张胜却由匈奴回来，闻说家属被拿，知是卢绾误会，连忙入见卢绾，屏退左右，备述原由。卢绾听了大悟，方知张胜乃是为己尽忠，又想他所画计策亦属不错，但是张胜家属已经被拿下狱，奏闻高祖，专待命下便要处决，此事如何是好。卢绾想得一计，私将张胜家属放出，却用别个犯人，顶名替代，待得使者回报，便将替代之人，绑出处斩，以掩众人耳目。却仍命张胜前往匈奴，暗地传递消息，又密饬燕将停止进攻，并遣范齐往见陈豨，告以此事，嘱其并力防御西南，务与汉兵长久相持，勿得轻易退却。陈豨见卢绾肯与连和，心中甚喜，遂一意抵敌汉兵，虽然连战连败，尚自死据代郡边地，经了年余，始被周勃破灭。



周勃既查出卢绾通使之事，来报高祖。高祖初未相信，遣使往召卢绾，卢绾早知消息，未免心虚，不敢前往，假称病甚。高祖因此生疑，又遣审食其、赵尧赴燕。二人奉命到了燕国，传高祖之诏，看视疾病，并来迎接入朝。卢绾勉强出见二人，二人见卢绾无甚病容，心下明白，便欲传集卢绾左右之人到来，验问有无与陈豨通使之事。卢绾见汉使如此举动，不是来迎接他，竟是来查办他，愈加恐惧，密对亲近之人说道：“从前异姓诸侯王，除闽越本是蛮夷，无庸计算外，在中国境内，共有七国，到得现在，只存我与长沙二国，其余皆已破灭。往年冤杀韩信，族诛彭越，均出吕后之计，如今主上卧病，一切事权，尽属吕后。吕后妇人之见，专欲寻事诛戮异姓诸侯王与大功臣，我今若往长安，定然性命难保。”于是自称病重，深居宫中，不肯随同汉使起程。左右之人闻汉使传唤，亦皆逃走，或藏匿不出。

审食其与赵尧见传集左右不到，又连卢绾都不得见面，遂遣人在外秘密查探，适有卢绾左右逃走之人，将卢绾言语传述于外。恰被二人访闻，赵尧听了，尚未发作。独有审食其心中大怒。

原来审食其为人并无才干，素喜游荡，平日一味饮酒赌博，勾引妇女，只因人品生得尚属清秀，又兼性情柔顺，善于迎合，以此也自有人喜他。当日高祖身为沛公，因他是同里之人，平日相识，遂用为舍人，命其照应家事，审食其因此得与吕后日夕相见，便放出他谄媚手段，奉承得吕后十分欢喜。此时高祖军务忙碌，无暇问及家事，不久又领兵入关，一去年余，吕后尚在中年，不惯独居，又欺太公年老，子女尚幼，遂与审食其私通，明来暗去，情好甚密。及至高祖兵入彭城，遣人迎接家属，审食其侍奉太公、吕后，由沛起行。偏值高祖兵败，途中不得相遇，反被楚兵擒获，闭在营中。审食其在楚营中首尾三年，虽然身被拘囚，却喜常得与吕后相见，吕后因他患难相随，更加亲爱。后来楚汉议和，审食其随太公、吕后归汉，不过几时，项羽破灭，高祖封赏诸将，吕后乘机提起审食其，说他保护家属有功，高祖遂封之为辟阳侯。此后高祖连年巡幸洛阳，又兼东征西讨，吕后常在关中，不时得与审食其聚会，因此审食其一心一意归附吕后。如今闻卢绾言语，伤及吕后，自然忿怒异常，遂对赵尧说道：“照此看来，卢绾断不肯行，我等在此无益，不如回去复命。”

二人遂回到长安，入见高祖，审食其便将卢绾举动及其言语，从头至尾，述了一遍。高祖闻言，心想我平日一片至诚，看待卢绾，谁知他竟违命不来，不禁大怒，正要遣人前往责备，忽得边吏报告，近有匈奴人前来投降，说是张胜现在匈奴，仍为燕王使者，不时通报消息。高祖听了说道：“卢绾果然造反。”遂命樊哙领兵攻燕，立其子建为燕王。

卢绾闻得汉兵到来，自揣并无反心，不过恐遭吕后毒手，不敢入朝，如今高祖竟然遣兵来攻，若与抵抗，明是反叛，此事断不可行。又想起平日与高祖情谊何等亲密，自悔不该听信小人播弄，以致如此，又料到自己若得与高祖相见，当面陈情谢过，高祖定加原谅，遂想得一计，即日随带家属宫人马兵数千，弃了燕国，直到长城之下，搭起帐幕居住。一面遣人暗入内地，打听消息，希望高祖病愈，再行回到长安求见。未知卢绾能否与高祖相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九回 四皓进言安乐宫 周勃受诏代樊哙

话说高祖自从亲征英布，临阵受伤，一路箭疮发作，回到长安病势日重。戚夫人见高祖如此情形，深恐一旦驾崩，自己母子性命不保，便日夜催促高祖速易太子。高祖见她涕泣哀求，不免心中怜惜。又想起太子盈终是庸懦无能，前次命其出征英布，定是他心中惧怕，当面不好推辞，背地却去求他母亲设法挽回，所以吕后对我说出许多言语，末后竟累我带病临阵，以致身受重伤，至今痛楚异常，似此不肖儿子，如何承嗣帝位。说起如意，现年亦已十二岁，不为甚小，更兼天性聪明，又有萧、曹等老臣辅佐，将来嗣位，可保太平无事，前此欲易太子，奈因群臣谏阻，致作罢议，如今已隔数年，旧事重提，谅来无人再敢进谏，纵使有之，我若执意不听，料朝中更无如周昌那种力争之人，此事正好趁此实行。

高祖主意已定，便又与群臣说知，欲废太子，群臣仍前进谏，此时张良身为太子少傅，因见此事与彼职任有关，不免也出言阻止。高祖果然不听，张良遂托病不出视事，独有太子太傅叔孙通，闻知此事，大不以为然，上前谏道：“昔日晋献公溺爱骊姬，废太子申生，立少子奚齐，晋国因此乱了数十年。秦始皇不早立扶苏为太子，使赵高得用诈谋别立胡亥，以致灭亡，此为陛下所亲见之事。今太子仁孝，天下皆闻，吕后又与陛下同甘共苦，岂可背弃？陛下如必欲废嫡立少，臣请先行就死，以颈血洒地。”说到此处，叔孙通用手按住佩剑，意欲自杀。高祖见了，慌忙离座止住，说道：“不可如此，吾不过偶出戏言，何必顶真。”叔孙通道：“太子乃是天下根本，根本一摇，天下振动，陛下奈何竟以天下为戏？”高祖只得假意答应道：“吾听汝言，不易太子。”叔孙通闻言，方始退去。

高祖自思我满意此次定可实行废立，谁知却有叔孙通，比周昌争得更为激烈，因他词直气壮，一时无话可驳，只得含糊依允，且待缓缓想个方法，总要见诸实行。高祖想罢，遂又暂将此事放下。当日吕后闻信，愈加焦急，知得高祖此次再议废立，比前更为决心，虽又有人力争，终恐无济于事。又想起戚夫人三番五次，图谋夺嫡，用着狐媚手段，迷惑主上，真是可恨，我若一朝得志，必不轻易放过她母子二人，定要慢慢处治，以报此仇。吕后越思越气，又急又恨，日坐深宫，如同牢狱，不时暗召建成侯吕释之入宫，密议补救方法，二人议了多次，束手无策。忽然想起张良所教之计，未曾一用，现在四皓聘来已久，高祖尚未闻知，须寻个机会，使四皓随同入见，此计有无效力，固不可知，但事已危急，不妨一试。二人议定，便一心一意等候机会。



更有太子盈，自知失爱于父，惟恐稍有过失，致被高祖闻知，借口实行废立，以此兢兢业业，遇事倍加戒慎，高祖因见太子盈恂恂循谨，平日并无失德，也就挨延时日，不能决断施行。

一日，高祖病体稍愈，便在宫中置酒，特召太子盈到来侍宴。吕释之闻知暗喜道：“此次正可实行留侯之计。”遂通知四皓，随同太子盈入见。高祖见太子盈到来，背后随着四人，年纪大都在八十以外，须眉如雪，衣冠高大，形状甚是魁梧雄伟，心中诧异，因问太子盈道：“此是何人？”四人见高祖动问，便不待太子盈开口，一齐进前，各言名姓，乃是东园公、角里先生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。

高祖听了，大惊道：“吾求觅君等数年，君等竟皆逃避，不肯到来，如今何以自愿来从吾儿，试言其故？”四人同声答道：“陛下平日轻慢士人，动加怒骂，臣等恐遭侮辱，是以藏匿深山。却闻得太子为人仁孝，恭敬爱士，天下之人，莫不延颈，愿为太子效死，臣等慕义，特来相从。”高祖闻言，心想此四人名望甚重，为天下人士所共瞻仰，我屡次下诏征聘，四处寻求，无法招致，偏是太子竟有本领，将他请来，由此观之，太子已为人望所归，不可轻动，我何苦溺爱废立，大拂众心，自贻祸乱，因此决计不易太子。便对四人说道：“尚望君等始终保护太子。”四人领命，遂以次上前敬酒，高祖见此岩岩道貌，亦以优礼相待，不敢侮慢，四人礼毕，随着太子一同趋出。



汉高祖欲废太子

高祖见四人趋出，以目相送，急召戚夫人近前，指着四人，令其观看，逐一告以名姓，说道：“我本欲易太子，无奈太子得此四人为之辅佐，譬如飞鸟，羽翼已经长成，任他高飞远去。如今太子之位，万难更动，将来吕后便真是汝的主人了。”戚夫人闻言，顿如冷水淋头，自知希望已绝，不禁掩面悲泣。高祖见了，甚是不乐，因设法劝慰道：“人生有如朝露，正宜及时行乐，何苦想到未来之事，自寻烦恼，汝今可为我起作楚舞，我当为汝唱一曲楚歌，且就眼前尽欢一醉。”戚夫人见说，方

始收泪，勉强奉命起舞，左右宫人，一齐奏起音乐，高祖也就提起喉咙，唱出歌来，其歌道：

鸿鹄高飞，一举千里。羽翼已就，横绝四海。横绝四海，当可奈何？虽有
增缴，尚安所施？

高祖歌罢，戚夫人听了歌词，语意明明是指废立不成，触动自己心事，不觉失声痛哭，泪如雨下。高祖心中愈加不乐，遂立起身来，吩咐罢酒，自去休息。从此高祖更不提起废立之事，遂命赵王如意，前往赵国。吕后闻知张良之计有效，不胜欢喜，心中甚感张良。戚夫人见所谋不成，也就死心塌地。

过了一时，高祖病势更重，不能起床，时多躁怒，旁有待臣素与樊哙不睦，因见高祖容易发怒，便趁着无人之时近前捏说道：“樊哙与吕后结为死党，闻知陛下欲易太子，心中甚是愤愤不平，此次领兵征燕，临行曾对人道：‘宫车有日晏驾，他便引兵回国，尽杀戚夫人、赵王如意诸人。’似此大胆妄言，难保他日不见诸实事，望陛下早除此人，以绝后患。”高祖心中正虑戚夫人、赵王如意不得保全，又因樊哙是吕后妹夫，自然与吕后一党，听了此言，深信不疑，因此发怒欲杀樊哙。又想起樊哙现正领兵在外，若闻我欲杀他，或竟起兵造反，必须设计除之，遂唤陈平近前问计。陈平便就高祖耳边说了几句。高祖称善，即命陈平草成诏书，召周勃到床前受诏，说道：“樊哙见我有病，乃敢希望我死，今命陈平乘坐驿车，载了周勃，前往军中，代樊哙为将，到得军中，即斩樊哙之头，由陈平带回复命。”二人受诏，即时起行。及至吕后闻信，心中大惊，急欲解救，已来不及。未知樊哙性命能否保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回 高祖临终论相位 吕后秘丧逞阴谋

话说高祖病中听信谗言，心中大怒，命陈平、周勃受诏往杀樊哙。吕后闻知大惊，解救不及，又见高祖正在盛怒之下，不便进言。谁知高祖因怒气激动箭疮，病益沉重。吕后不免忧虑，下令遍访良医，有人保荐一位医士，说是极其高明，吕后即遣人迎请到来。医士奉召入宫，直到床前，见了高祖，诊视病情。高祖素来不信医药，此次自觉病重，痊愈无望，不欲医治，遂故意向医士问道：“此病可治否？”医士见问，只得说是可治。高祖听了，心想此乃安慰病人之语，安能瞒我，因骂道：“吾由布衣出身，手提三尺之剑，取得天下，岂非出于天命？吾命在天，虽有扁鹊何益？”遂不肯听其医治，命左右取金五十斤，赐与医士，令其归去。

到了十二年春三月，高祖病势日重一日，自知不起，早虑到吕后将来专权，不免紊乱朝制，乃遍召列侯大臣入宫，宰杀白马，同立盟誓道：“以后非属刘氏，不得为王；非属有功，不得封侯，若有违背此约者，天下共击之！”群臣奉命，誓毕退出。高祖又遣使奉诏往谕陈平，命其由燕回时，即往荥阳，帮同灌婴领兵驻守，防备各国乘着朝廷丧事，发生变故。吕后见高祖病已危笃，趁着无人在旁，进至床前，含悲问道：“陛下百岁之后，萧相国若死，何人可代其职？”高祖道：“可以曹参代之。”吕后问道：“尚有何人？”高祖道：“王陵可任，但其人性质稍戆，陈平可以助之。惟是陈平智计有余，不能独任。周勃看似重厚朴实，然将来能安刘氏者，必是此人，可用之为太尉。”吕后再问此数人后更用何人，高祖道：“此后亦非汝所能知。”吕后方始无言，谨记数人姓名。后来依着高祖所言任用，果然诛灭吕氏，平定祸乱，高祖也算是有先见之明了。

夏四月甲辰，高祖驾崩于长乐宫中。说起高祖为人，自少不喜文学，懒读诗书，但他生性明白通达，好用谋略，善听人言，平日无论何人，皆与相见，虽是监门戍卒，初次见面，待之有如故旧。当日领兵入关，先顺民心，约法三章，到得天下既定，命萧何作律令，韩信造军法，张苍定章程，叔孙通制礼仪，虽然诸事草创，规模却甚阔大。统计生平，自从三十九岁起兵，四十二岁入关灭秦，身为汉王，与项羽战争五年，平定天下，四十六岁即皇帝位，至此八年，享年五十三岁。中间东征西讨，身在兵间之日为多，每战皆亲临前敌，共计身受兵刃所伤十二处，矢石所伤十二处，其伤口尤重前后透过者四处，此次竟因亲征英布，为流矢所中，医治不愈而死。清谢启昆有诗咏高祖道：

治生比仲孰为强，云气东南隐矚芒。



囊乏一钱惊吕父，手持三尺入咸阳。
斩蛇未必成真帝，烹狗终难恕假王。
孔费将军竟何在，空歌猛士大风扬。

吕后见高祖已死，心中忽动杀机，便欲一试狠辣手段，吩咐秘不发丧。此时仅有近侍数人在旁，吕后令其严守秘密，不得漏泄。于是令人将辟阳侯审食其召入宫中，密与商议道：“现在主上驾崩，列侯诸将，布满朝廷，论起出身，本与主上同为平民，后因各人境遇不同，主上竟为皇帝，彼等北面称臣，意中常觉不愿，何况要他奉事少主，岂肯甘心？若非将彼等一概族诛，天下不得安宁。不知汝意以为如何？”审食其本是个无用之人，对于凡百事体，毫无主见，又兼平日自己品行不端，诸将看他不起，因此挟了嫌隙，遂也不管事体轻重，可行不可行，一口极力赞成。吕后见审食其与她同意，心中甚喜，便又问他如何下手行事。审食其见问，更属茫然，寻思半晌，竟是一筹莫展。吕后自己思来想去，一时也无善法，只因列侯诸将不下百余人，若要一律诱入宫中，将他杀死，殊非易事。比不得前次只杀韩信一人，不甚费力，况诸将多半手握兵权，倘使预先泄漏消息，或是临时走脱数人，便立刻酿成大乱，不可收拾，此计不但恶毒，而且危险。吕后虽是狠忍，到此亦不能不迟疑审慎，偏遇审食其是个蠢才，全无理睬。吕后又召其兄建成侯吕释之、侄酈侯吕台等，一同商议，诸人一连想了三日三夜，毕竟无甚方法。

大凡秘密之事，延了多日，断无不被人发觉之理，当日宫中正在商议未决，早已被人闻知。原来曲周侯酈商之子酈寄，素与诸吕结交，极其亲密。此次会议之事，诸吕在场，人多口众，言语间不免泄露风声，却被酈寄听得，心想他父亲也是诸将中之一人，莫要连累在内，遂急回家中，暗暗告知酈商，令其速行避匿，以免与诸人一同受祸。酈商闻得此信，不觉大惊，心中想道，幸喜为我所闻，若使同班中他人得知，必然在外宣扬，闹出事来，于是连忙入宫寻见审食其，邀到僻静之处，附耳说道：“我闻主上已崩四日，尚不发丧，吕后欲设计尽诛诸将，此计若行，天下危矣。现在陈平、灌婴领兵十万，东守荥阳；樊哙、周勃领兵二十万，北定燕地，倘使闻知主上驾崩，诸将被诛，必然连兵西向，来攻关中，朝中大臣，见此情形，亦必离心，反与诸将连合，作为内应，灭亡就在眼前。吕后、太子，不但不能据此尊位，且连性命都不能保。足下为吕后亲信之人，务须速行阻止，剴切陈明，将此事作为罢议，早日发丧，方保无事。”审食其听说，目瞪口呆，遂依言告知吕后。吕后心中也觉所言甚是，况此事已被酈商知得，更属难行，只得作罢。于是一天风浪，因此平息。

吕后遂下令于丁未日发丧，此时高祖死已四日，方才殓殓，群臣闻信，都入宫中哭临，却喜未知吕后设计谋害之事。到了五月丙寅，葬于长陵，群臣上庙号为高皇帝。己巳，太子盈嗣位，是为汉惠帝，尊吕后为皇太后，下诏大赦天下。卢绾闻知高祖已死，料定自己回朝，吕后必不相容，便率同家族兵队，投奔匈奴而去。

却说陈平与周勃奉诏往斩樊哙，一路乘坐驿车，风驰前往。陈平于路寻思道，我此去甚是危险，樊哙乃是枭雄之将，现握兵权，若使不肯奉诏，造起反来，我二人到了军中，岂非白白送死？更有一层，纵使樊哙俯首听命，我便将他斩首回报，眼见主上病



重，不日驾崩。吕后专了政权，樊哙是她妹夫，又有胞妹吕嬃在朝，要与其夫报仇，定然说我设计引诱主上，杀她丈夫，触了吕后之怒，我命亦就难保。若径将诏书搁起，放了樊哙，又恐怕主上尚在，说我违诏行事，真是斩他不可，放他亦不可。想来想去，正在左右为难，忽然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未知陈平想得何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一回 智陈平巧全樊哙 慧周昌力保赵王

话说陈平奉诏往斩樊哙，于路寻思，左右为难，忽然想得一计，便要同周勃商议。但他心中所想为难情形，又不便对周勃说出，于是故意托词说道：“樊哙乃主上故人，平日所立战功甚多，又是吕后胞妹吕嬃之夫，甚得亲幸。今主上因一时忿怒，故欲斩之，难保将来不生后悔，转归咎我二人身上，说是当时明知樊哙无罪，不肯出头保奏，反又赞成算计杀他，我二人如何担得起此种干系。据愚见且慢将他斩首，只须活活拘送回京，任凭主上自己发落，不知君意以为如何？”周勃见说，心想主上只命我往代樊哙领兵，不曾命我斩杀樊哙，此事本是他一人责成，与我无干，我落得不管，遂答道：“一凭君意办理。”陈平听了，心知周勃不肯参与此事，只要他不来反对，我便可照此办去。但是还有一层，设使樊哙有心谋反，不肯束手受缚，如何是好。陈平却又想得一法，也不与周勃说明，只待临机行事。

此时樊哙统领大兵，已定了燕地十八县，驻扎蓟南。陈平与周勃行到蓟南，离军十里，陈平便停住不进，下令随从人等，就地筑成一坛，却遣人持节前往军中，命樊哙到来受诏。樊哙全不觉得，只道是高祖遣使前来慰劳，也不识使者自己不到军中，却在远地筑坛，召他受诏，是何意思，只得随带数骑，同着来人到来接诏。陈平预先嘱咐从人，备下绳索等候，一见樊哙到了，自己登坛宣读诏书已毕，两旁人一拥而上，便将樊哙双手背绑起来。樊哙听了诏书，说是即就军中斩他，只道如今绑了就杀，自然又惊又怒，口中乱嚷起来。陈平急下坛对他说明自己意思，樊哙方始无言，左右早将槛车推上，陈平命将樊哙装入槛车，遣人押送，即日解往长安。

樊哙随来兵士，见主将被擒，尽皆吃惊，欲待上前救护，无奈自己人数无多，况碍着诏书，不敢胡乱动手。陈平便同周勃驰至军中，将诏书晓谕诸将士，令周勃接管兵事，自己仍乘坐驿车，回京复命。

行不到数日，早听路人传说，高祖驾崩。陈平吓了一跳，心想幸喜我早定主意，预料及此，若使我依着诏书，即将樊哙斩首，如今回去，也一定被吕后杀了。但是樊哙得保性命，虽然不至见怪，独有吕嬃见她丈夫被辱，心中仍是恨我，必向吕后面前，说我坏话，我须赶到长安，设法防她，于是一路趲程前进。又行数日，却遇使者持诏到来，见了陈平，宣读高祖诏书，命他前往荥阳，会同灌婴防守。陈平受诏，自思高祖已崩，荥阳现有灌婴在彼，无甚要事，如今我还是赶到长安要紧，借着奔丧为名，不往荥阳，一径回京。



到了长安，陈平直入宫中，向高祖灵前放声大哭，泪如雨下。哭毕，遂向吕后、太子奏道：“臣此次奉诏往斩樊哙，自己不敢擅杀，已将樊哙拿解来京，不日可到。”吕后闻说陈平未照诏书将樊哙杀死，心中甚悦。又见陈平远路赶回，满面风尘，更兼哭得伤心，觉其情状可怜，便安慰道：“君可出外暂行歇息。”陈平暗想，我若出外，不能常与吕后见面，吕嬃便得乘机进谗，激动吕后之怒，我必遭其陷害。于是想得一计，便向吕后请道：“现值大丧，臣愿留宫以备宿卫。”吕后道：“宫中宿卫已有多人，君远道初回，不宜过于劳苦。”陈平再三固请，吕后却他不过，便命为郎中令，日在宫中，傅相惠帝。

果然吕嬃闻得陈平奉诏往斩樊哙，一面忧惧非常，一面痛恨陈平，以为都是他献此毒计。如今闻得樊哙未死，心中虽然稍慰，却并不感激他，只因见樊哙被囚，到底不免受辱，立意欲图报复，便向吕后哭诉，要他惩办陈平以出此气。吕后已听了陈平先入之言，又兼日与陈平见面，觉他并无不是之处，反劝其妹不要错怪好人。吕嬃无法，只得忍住。不过几日，樊哙解到。吕后下诏赦之，复其爵邑，又命樊哙向陈平道谢，陈平因此竟得免祸。



陈平像

却说惠帝自从五岁时，高祖为汉王，立之为太子，到了九岁，高祖即皇帝位，立为皇太子，如今高祖驾崩，嗣立为帝，年已一十七岁。天性宽仁谨慎，但未免过于柔弱，国事多由吕后专断。吕后为人，性本妒忌，心又狠毒，自从被困楚军三年，幸因两下议和，始得放回，夫妻久别重聚。又见高祖后宫广纳妃嫔，得宠之人甚多，自己年长色衰，不得时常亲近，心中暗骂高祖薄情，全不念及糟糠之义。由是看着一般得宠妃嫔，有如眼中之钉，十分痛恨。偏又遇着戚夫人恃宠谋易太子，事虽不成，害得她日夕提心吊胆，忧愁惶急，以此最为切齿，如今得志，便欲将一肚皮怨愤，尽数发泄。待到高祖丧葬事毕，吕后遂下令将高祖宠幸妃嫔，按名囚入永巷。诸妃嫔中有已生皇子，封为王者，也不得随子赴国，只有薄姬，平日无宠，少得进见，其子恒现为代王，吕后独许其赴代。薄姬竟得为了代王太后，只可怜诸妃嫔被囚永巷，作了罪人，衣食粗恶，不免饥寒，回想平日享惯珍馐美味，身上穿戴都是珠玉锦绣，如今时移势易，

繁华过眼，毕竟成空，一个个瘦尽花容，蹙残眉黛，不免长吁短叹，此等愁苦情形，无庸细述。

就中戚夫人本是吕后第一冤对，此时岂肯轻轻放过，自是比起别人更加受苦。吕后下令将她髡钳起来，身穿赭衣，勒令长日舂米，并派人在旁监督，若有怠懈，便即加以鞭打。戚夫人自少娇养已惯，只知吹弹歌舞，如今要她做此苦工，如何禁得劳苦，心中自然怨恨。又想起自己儿子，现在赵地为王，尚是安乐，谁知她母亲在此受苦，母子相隔既远，自己又无心腹之人，传递消息，真是愁怀万种，度日如年。戚夫人遂编成一首歌，一面舂米，一面唱歌道：

子为王，母为虏，终日舂薄暮，常与死为伍。相离三千里，当谁使告汝？

吕后所派监舂之人，听得戚夫人歌词中含怨恨，不敢隐瞒，便来告知吕后。吕后闻信大怒道：“贱人尚欲倚靠着她的儿子，我如今先把她儿子杀了，再来慢慢处治她。”于是遂遣使前往赵国，召赵王如意来京。及至使者回来，说是赵王有病，不能来京。吕后大怒，又遣使者往召，一连三次，均不见赵王到来，吕后愈怒。未知吕后能否害得赵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二回 钟阴祸吕雉肆毒 被奇刑人彘生灾

话说赵王如意，自从到了赵国，不过几月，高祖驾崩。此时如意年仅一十二岁，国中政事，皆归赵相周昌办理。周昌因见赵王是高祖少子，平日最加宠爱，特行托他保护，所以一心一意，保护赵王。偏值吕后遣人来召。周昌心想吕后因为废立之事，与戚夫人母子成了冤对，如今戚夫人已被囚于永巷，吕后意犹未尽，更想谋害赵王。我若坐视不救，岂非有负高祖委托，遂假说赵王有病，不能入京。后来使者三番两次，络绎来催，又见赵王并无甚病，周昌情知瞒他不过，欲待听王赴京，又实不能放心，遂对使者直说道：“当初高皇帝在日，曾将赵王嘱咐与臣，命臣尽心保护。今赵王年纪尚少，臣窃闻太后怨恨戚夫人，欲召赵王来京，将其母子并行杀害，臣实不敢听王应召。且赵王亦有疾病，不能奉诏。”使者只得依言回报。吕后见三次召他不来，又闻周昌许多言语，愈加愤怒。心想都是周昌从中作梗，我今先将周昌调开，看他更借何人作为护符。于是吕后却遣使者往召周昌，周昌闻命，只得随同使者赴京。

原来周昌也知道自己离了赵国，赵王一定不能保全，无奈身为人臣，不能拒绝朝命，不比前次吕后来召赵王，可将高祖遗命与之抵抗。如今来召自己，却当依诏而行，虽明知此是吕后调虎离山之计，但自己本分理应如此，以后赵王能否保全，非自己力量所能及，只得听之而已。周昌既到长安，入见吕后，此时吕后正在得势，竟忘却从前跪谢周昌情事，反怨他太觉多事，一见周昌便骂道：“汝岂不知我怨戚氏，如何不放赵王前来？”周昌气得说道：“臣但知尽臣之职，前此高皇帝欲易太子，臣曾守职力争，今高皇帝以赵王托臣，臣自应尽心保护，太后与戚氏是否有怨，臣实不敢妄行干预。”吕后听了，无言可答，遂留周昌在朝，不令归赵，另遣使者往召赵王。此时赵王身边，更无人敢替他作主，辞绝来使，如意自己年幼，惧怕吕后，不敢不来，使者遂奉了赵王，一同起程。

事为惠帝所闻，惠帝生性慈仁，从前虽被戚夫人阴谋夺嫡，几乎不保太子之位，到得事已过去，也就不再计较。自即位后，见吕后将高祖得宠妃嫔，幽囚永巷，复迫令戚夫人舂米，心中已是不悦，几次进谏吕后，吕后不听。及闻吕后往召赵王如意，更替赵王担忧。后来听说周昌不放赵王前来，心中为之一慰，今见周昌召到，又召赵王，料定赵王必来，来必遭害。因念起同父手足之情，岂可坐视不救？又想赵王平日无甚过恶，吕后不能明行杀他，惟有暗地用计谋害，眼见除却自己，更无别人可作赵王保护，事在危急，必须预先打算才好。



惠帝想定方法，急遣近侍打听赵王消息，何日可到灞上，即来报知。近侍奉命去了，不过数日，赵王如意到了灞上，近侍报知惠帝。惠帝即命排齐銮驾，自己亲到灞上，迎接赵王。兄弟相见，俱各悲喜，惠帝遂与赵王同车入宫，来见吕后。吕后见了赵王，怒从心起，却碍着惠帝，当面不便发作，暗想他既到来，如同俎上之肉，何妨慢慢想法害他。赵王如意闻知其母被囚永巷，心中虽然悲伤，却不敢求与相见，从此惠帝便与赵王同床卧起，同席饮食，吕后密遣多人侦探消息，欲乘惠帝不在，杀死赵王。惠帝因此时时刻刻，加意防护赵王，母子二人彼此各知心事，当面并不明言，只在暗中算计。如此一连数月，惠帝与赵王顷刻不离，吕后竟无法下手。

到了惠帝元年冬十二月，一日惠帝早起，须出外射猎，本拟带同赵王前往，无奈赵王年幼，不能起早，又兼隆冬严寒天气，恋着重衾，正是好睡。惠帝因见赵王来了许久，安然无事，未免防备稍懈，此时又唤他不醒，心想我出去不久便回，不如由他熟睡，稍离片刻，谅无妨碍。谁知惠帝一去，即有侦探之人，飞报吕后得知。吕后大喜，急传诏命力士往害赵王。力士奉命入得惠帝宫中，见赵王尚未睡醒，遂就被裹用绳套在赵王如意项上，紧紧勒住，不消一刻，赵王一命呜呼。力士见赵王已死，连忙回报吕后。吕后心中尚未肯信，疑是力士骗她，便命近侍将赵王尸身取来验明，近侍奉命，到了惠帝宫中，却喜惠帝尚未回来，便将赵王尸身，用绿色长囊装贮，放在一个小衣车内，送到吕后宫中。吕后命人打开绿囊，亲自看明相貌，果是赵王如意，方才大喜，吩咐重赏力士。

及至惠帝猎罢回宫，不见赵王，已吃一惊，问起左右皆说是被吕后遣人谥死。惠帝大惊，但事已至此，无可奈何，只得痛哭一场。命将赵王尸身，照着王礼埋葬，溢为赵隐王。如意既死，又无后代，吕后遂将淮阳王友移为赵王。周昌闻赵王如意被害，心中异常愤懑，因思高祖托以赵王，自己不能保全，更有何面目立在朝廷，遂托病不肯朝见，终日住在家中，郁郁不乐，竟因此气闷而死。

惠帝因赵王由自己保护不周，以致横死，尤加痛惜，想起数月之久，同眠共食，枉费许多精神，究竟不能保全。又怜赵王死得无辜，虽起意由于吕后，但动手谋害之人，必须惩治，也算是替赵王如意报仇，于是留心访查，后来果然查得缢死赵王之力士，乃是东郭门外一个官奴，惠帝便命官吏捕获，立时将他腰斩，吕后处在深宫，并不知得此事。

吕后既杀赵王如意，便命人将戚夫人两手、两足，尽数截断，一双眼睛，并行剜去，又用药将她两耳熏聋，并以哑药与服，安置在土窟之中，起一名字，号为“人彘”。戚夫人此时，目不能视，耳不能听，口不能言，又无手足，不能行走运动，竟似一个混沌，偏是她禁得此种奇酷刑法，仍然不死。吕后要她受着活罪，每日仍令人给她饮食，一连数月，戚夫人尚能生活。

一日吕后召到惠帝，令其往观一种奇异之物，名为“人彘”。惠帝一向亲理政务，何曾知得此事。况兼赵王如意已死，心想吕后怒气可平，更不料戚夫人遭此奇祸。当日奉命前往土窟观看，见了此种形状，心中甚是诧异，便向左右查问，方知乃是戚夫人。惠帝吃惊非常，不觉大哭回宫，从此得病。未知惠帝病状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三回 沧桑侍女谈遗事 杯酒宫廷伏杀机

话说惠帝见了人彘，问知乃是戚夫人，一时出其不意，又惊又气，又是悲痛，不禁大哭回宫。心想天下竟有如此之事，戚夫人也是先帝妃嫔，如今竟遭此奇刑，弄得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不料母亲如此忍心，瞒着我用出惨酷手段，偏又命我亲自往看，事已如此，我也无法补救，但是叫我心上如何过得去。而且外人不知，只道是我意图报复，帮同母亲出此主意，再不然，也说我不能谏阻母亲，任她一味胡为，坐视不理，以致如此。我身为天子，竟使家庭之中，发生奇变，不能设法消弭，又何能临御天下，管理万民？史笔流传，后世说我是个何等君主，真是母亲害我，使我何颜更对臣民。惠帝越想越恼，终日如醉如痴，忘餐废寝，因此得了大病，卧床不起，连皇帝也不想做，因遣人对吕后道：“此事非是人类所为，太后为此举动，竟不先使吾知。从今以后，便请太后亲理万机，吾愿仍如昔日身为太子，不能再治天下。”吕后听了，不免怀惭。又悔不该令惠帝往看，以致惊得生病。但是有一件事正中其意，因为惠帝病了，请她亲政，她便独揽大权，从此任意妄为，竟将辟阳侯申食其留在宫中，一同饮食起居，坦然无忌。

过了一时，戚夫人也就死了。说起戚夫人一生为人，极欢乐极苦痛之事，皆曾受过。自从囚入永巷，旧日随身侍儿，吕后尽皆遣散出宫。内中有一侍儿姓贾名佩兰，出宫之后，嫁与扶风人段儒为妻。常对人言，在宫时侍奉戚夫人，戚夫人为高祖所最宠爱，每有奇珍异宝，皆赐与之，以此服用之物，备极华侈。戚夫人曾用百炼之金制为指环，此金经过百炼，光彩焕发，戴在指上，竟能照见指骨，却被高祖看见，嫌其光彩太露，以为不祥，遂将指环分赐与侍儿鸣玉、耀光等人，每人四枚。

戚夫人只有一子赵王如意，倍加爱惜，令保母多人抚养，所居之室，名为养德宫，后又改名鱼藻宫。如意长到八九岁，戚夫人不放心他在外读书，便选择一个女师，名为赵媪，使教他识字。戚夫人每至高祖面前提起如意，要他代为设法，保得长命富贵，高祖想到无法，心中烦闷，便命戚夫人击筑，自己唱起大风之诗，如此情形，不止一次。

贾佩兰又说起在宫时，日常无事，聚集同伴，惟以管弦歌舞，互相娱乐，一遇良辰佳节，各人预先置备新奇服饰，临时穿着，随从戚夫人到处行乐。宫中四时乐事甚多，不能尽述，一年之中，皆有例行乐事。大概每值十月十五日，结伴同入灵女庙中，用牲醴祀神，大家吹笛击筑，唱上灵之曲，祭毕各人列队排立，彼此两手交挽，两臂相连，以足踏地，口中齐歌《赤凤凰来》之曲。至七月七日，同临百子池上，奏于阗之乐，待乐奏毕，各以五色线缕，彼此连系，名为相连爱。八月四日，出到雕房之外，北户竹



下，各下围棋以卜时运，得胜者算是终年有福，若是棋输，定主终年疾病，须取丝线，朝着北辰星，祈求长命，方可免患。九月九日，各人身佩茱萸，食蓬饵，饮菊花酒，说是可以令人长寿。此酒乃当菊花放时，连茎叶采下，和黍米酿之，到得来年九月九日始熟，然后饮之，故名为菊花酒。又逢正月上辰日，出到池边，盥漱洗濯，食蓬饵，以辟妖邪。三月上巳，就流水张乐。以上各种乐事，每年皆是如此。如今戚夫人既死，一班同伴，都已出宫，各散一方，大抵嫁作民妻。佩兰言时，不胜感叹。清人谢启昆有诗咏戚夫人道：

鱼藻深宫保护难，上灵曲和大风寒。
金环照骨分鸣玉，翠袖招腰拥佩兰。
太子已随黄绮远，宫奴旋捧绿囊看。
安刘无计安椒闼，连爱空教彩缕团。

惠帝自见“人彘”之后，一病经年，方能起床。到了二年冬十月，齐王刘肥入朝觐见。却说刘肥乃高祖少年私通曹氏所生，算是庶出长子。高祖因他是长子，立为齐王，欲使多得土地，下令凡附近齐国地方，其人民能为齐国言语者，尽皆封与齐国，所以齐国甚大，共有七十三县。又命曹参为齐相，佐王治国。如今高祖既崩，惠帝新立，齐王遂与曹参议定，来京朝见。惠帝因他是大哥，十分优礼看待，便邀同入宫，谒见吕后。惠帝下令排起筵宴，请吕后坐了上座，自己要想尊敬大哥，尽些兄弟情分，因说道：“宫内当行家人之礼。”照着兄弟叙齿，便推齐王坐在自己之上，齐王也不推辞，一径坐下。吕后见了，心中大怒，却又不便发作，暗骂齐王，汝乃庶出，兼是人臣，我子已为皇帝，竟敢自恃年长，目无礼法，如此放肆，于是想得一计。待齐王饮得正酣，乘其不备，暗对左右低说数句，左右奉命，立时斟了两杯酒来，放在齐王面前，请他向吕后敬酒。

说起古人敬酒，乃是卑幼对于尊长，常行礼节，照例应持起酒杯，说出许多吉利之语，无非祝他福寿，祝毕便在尊长面前，将酒自行饮尽，此礼古人谓之上寿。当日吕后心中含怒，齐王全不觉得，忽见左右斟酒到来，要他敬酒。自想此是自己应尽之礼，更无可疑，遂立起身来，取了一杯酒在手。恰好惠帝无意中因见左右斟了两杯，便欲与齐王一同敬酒，等得齐王起身，自己也就离座方欲伸手取杯，吕后一见大惊，连忙立起，将酒夺去，倾翻地上。惠帝初时，未免错愕，仔细一想，心中明白。齐王见此情形，大有可疑，因此祝寿已毕，不敢饮酒，假称大醉，谢了筵宴，即时归邸。回思席间形状，终不放心，便欲问个明白，乃密遣近侍持了金钱，贿赂吕后左右，探问其故。左右得了金钱，料想此事纵使齐王知得，他亦不敢在外张扬，便将实情说出。来人如言回报，齐王闻说，吓得目瞪口呆，浑身冷汗如雨。

原来吕后命左右所斟之酒，乃是鸩酒。鸩本鸟名，此鸟一名运日鸟，又名同力鸟，产于岭南，形状似鸛，浑身紫黑，红嘴黑目，颈长七八寸，鸣声如击腰鼓，性好食蝮蛇及野葛，所巢之处，其下数十步，草木不生。人用其羽画酒，便成鸩酒，饮之立时身死。当日吕后特命左右预备此酒，意欲毒死齐王，谁知事不凑巧，却被惠帝横来干预，



弄得吕后发急，露出马脚，齐王因得幸免，直到事后方才闻知，安得不惊。

齐王惊定，心想吕后既已动怒，存心害他，早晚终遭毒手，惠帝虽然友爱兄弟，亦恐无力保全，但看赵王如意便是一个榜样。赵王乃是惠帝幼弟，惠帝因知吕后有意加害，起居饮食，顷刻不离，守到数月，究竟尚不能免祸，况他年长居外，惠帝如何照顾得到？即使吕后饶他一死，也定然不肯放他回到齐国，自悔此次不该来朝，眼看不久死在长安，更不得南面称王，如何是好！齐王辗转寻思，心中忧虑，乃与近臣数人密议脱身之策，旁有内史进计道：“太后独有子女二人，一为今皇帝，一为鲁元公主。鲁元公主食邑仅有鲁地数城，而大王据有齐国七十余城，今大王若肯以一郡之地，献上太后，为鲁元公主食邑，太后必然大喜，大王可保无患。”齐王闻言，连连点头称善，即便依计而行。未知吕后能否息怒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四回 萧何推贤得替人 曹参为相饮醇酒

话说齐王刘肥听从内史之言，依计行事，便将城阳一郡之地奉献与鲁元公主为食邑，尚恐不能博得吕后欢心，又请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。吕后见齐王十分讨好，果然回嗔作喜，立即允准，自己亲带惠帝及鲁元公主，来到齐王邸中，张乐宴饮。惠帝因吕后欲毒齐王，心想我欲尊敬大哥，反致害他，此数日正在愁苦，要想设法保护，今见彼此和好，心中始安。是日母子兄弟痛饮极欢而散，齐王因此遂得安然回国。齐王回国数月，正值汉相国萧何身死，齐相曹参遂被召为相国。

是年秋七月，相国萧何病重，惠帝闻知，车驾亲临视疾，因见萧何病已不治，便问道：“君百岁之后，何人可以代君之位？”萧何答道：“古语有云：‘知臣莫若主’，惟陛下自行选择。”

惠帝因记起高祖临终之言，又问道：“曹参何如？”萧何闻言，正合本意，遂顿首道：“陛下已得其人，臣死可以不恨。”惠帝又安慰一番，然后回宫。不过数日，萧何身死。萧何身为汉相十余年，所买田宅，必择穷僻之处，居家不肯修治墙屋，人问其故，萧何道：“后世子孙若贤，当学吾之俭，不贤亦不至为势家所夺。”吕后、惠帝因念萧何是高祖第一功臣，命葬于长陵之东，赐谥为文终侯，使其子袭爵为酈侯，后来萧何子孙，每因绝嗣或犯罪，失去爵位，朝廷往往求得其后，续封酈侯，直至王莽败时始绝，当日功臣无与为比。清人谢启昆有诗咏萧何道：

成阳图籍得周知，厄塞山河指掌窥。
转漕独肩关内任，买田能释汉王疑。
无双国土追亡者，第一功臣孰代之？
清净兴歌遵约束，治平允作后贤师。



萧何像

萧何既死，惠帝即遣使往召曹参。却说曹参自从高祖六年到了齐相之任，此时天下初定，齐地广大，王又年少，曹参乃尽召长老诸儒，问以治国之道。儒生百余人，所言人人各异，曹参心中疑惑不决。闻胶西地方，有一位盖公，精于黄老之学，遂备下厚礼，遣人前往聘之。说起黄老之学，乃战国时人士所倡，托始于黄帝、老子，即后世道家所祖。盖公应聘到齐，曹参向之请问。盖公遂本他所学，说了一遍，大抵是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。曹参深服其言，遂自将正室让与盖公居住，待以师礼，一依其言，治理政务。曹参在齐九年，专务清静，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，于是一时翕然称为贤相。

此次闻得萧何死信，曹参立飭舍人赶紧收拾行装，说是我将入京代萧何为相国。舍人闻言，心中不信，只得遵命办理。数日之后，果然使者到了，曹参奉命，便将经手事件，交代后任齐相接管，并嘱道：“今将齐国狱市两处，托付与君，慎勿轻扰。”后任听了，心中生疑，因问道：“治国之道岂无更大者？”曹参答道：“非也，只因监狱与街市两处地方，人类不齐，善恶杂处，若要遇事穷究，必致恶人无所容身，闹出事来，吾故以此为先务。”后任听了，方始无言。曹参拜别齐王，随同使者到京，人见吕后、惠帝，接了相国之印，到任视事。

曹参字敬伯，少时与萧何同为沛县吏，交情甚密，后二人皆从高祖，萧何为相，曹参为将，因事生有嫌隙，彼此不睦。如今萧何临死，惠帝问及曹参，萧何却极力赞成，曹参既代萧何为相国，凡事一照旧章办理，毫无变更。又选择各地官吏口才钝拙素性忠厚者，用为相国属官，其有性情苛刻好名喜事之人，一律罢免。属吏偶犯小过，曹参必为遮掩，以此府中无事。曹参长日清闲，便在相府痛饮醇酒。

当日满朝公卿以及属吏宾客等人，见曹参初履相任，料想定有一番新政，谁知除却更换几个官吏外，并无举动，只是终日沉醉，人人都觉诧异，遂有一班怀着意见、要想陈言献策之人，前往相府求见。曹参也不拒绝，每值客至，便命置酒共饮，席间所谈，却无一语涉及政治，及饮到半酣，来客正欲陈述意见，曹参早已觉得，便极力劝他饮酒，偶然说出一二句，曹参只当不闻，急用别话支开，但管相对痛饮，直至其人酒醉辞去，始终开口不得，无论官吏宾客到来，曹参都用此法看待。众人也不知他是何意思，但知道见他无益，以后也不再来，曹参反落得清静。

曹参既不理事，专好饮酒，于是府中属吏，也就偷闲学起样来。原来曹参所居相府，后面有一花园，园外便是属吏住屋，一班属吏三五成群，聚在屋内，开怀畅饮，酒醉之后，还要高呼唱曲，声达四邻，日日如此。曹参身边一个从吏，见此举动，真是闹得不堪，自己无法阻止，又碍着彼此都是同事，不便出头告发。暗想如何能使相国亲自闻知，加以惩戒，方能敛迹，寻思良久，忽得一计。一日趁着曹参无事，请其往游后园，曹参欣然应允。到得园中，正待赏玩风景，忽然一阵风来，猛听得一片喧哗，曹参停下了脚步，听得是饮酒欢呼之声，又知得园外周围尽是吏舍，仔细再听，连各属吏语音都辨得清楚。从吏见曹参亲自闻知，定然发怒。谁知曹参反听得高兴起来，吩咐左右安设坐席，取出酒肴，坐下痛饮。饮到酣醉，也就大声歌呼，与舍吏声音两相应和。当日园外一班属吏，闻得相国也在后园醉歌，知是与他凑趣，益加畅意。属吏见此情形出乎意料之外，不觉看得呆了，心想相国也与彼等一伙胡闹，真是无法可想，只好由他。

事为惠帝所闻。却说惠帝自病愈之后，心灰意懒，只因吕后任意妄为，自己无法匡



救，便终日在宫，与妃嫔等饮酒作乐，算是有托而逃。但表面上虽然一切不管，暗地却也留心外事。今见曹参一味饮酒，无所事事，心想他为相国，如何也学我样，莫非他心中看我不起，所以不肯尽心辅助，待要问个明白，但当面又不便说出。恰好曹参长子曹窋，现为中大夫，日在惠帝左右，惠帝便对曹窋道：“汝归家时，可从容向汝父如此如此探问，看他如何答话。汝便依言回报，但切莫说是我教汝。”曹窋领命。

到得休沐之日，曹窋回家，见他父亲曹参，仍是饮酒，便在一旁侍立。等到无人之际，遂依着惠帝嘱咐言语，近前问道：“高皇帝驾崩未久，主上年纪尚少，大人身为相国，终日饮酒，无所建白，将何以治天下？”曹参听了大怒，不由分说，持起戒尺，将曹窋痛责二百下，责毕说道：“速即入宫侍奉主上，天下事非是汝所应言。”曹窋见父亲动怒，不敢明说是惠帝教他，只得入宫，来见惠帝。惠帝问起此事，曹窋就直说了。惠帝见曹窋因他受责，心中甚是不悦。

次日早朝，惠帝一见曹参，便责备道：“汝昨日何故责打曹窋？曹窋所言，乃是我教他说。”曹参听了，连忙免冠顿首谢罪，因说道：“陛下自量圣明英武，比高皇帝何如？”惠帝见问，惶恐道：“朕如何敢比先帝？”曹参又道：“陛下观臣才能，比起萧何，何人为胜？”惠帝道：“君似不及萧何。”曹参道：“陛下之言是也。当日高皇帝与萧何，平定天下，法令明备，今陛下垂拱于上，臣等守职于下，遵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”惠帝闻言，点头称善，从此便也由他酣醉。曹参为相，首尾三年，其时人民为之作歌道：

萧何为法，邕若画一。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载其清静，民以宁一。

后人因此便将萧何、曹参并称为汉贤相。但论起古时宰相之职，总理庶政，进退百官，事务何等繁多，责任何等重大，纵使日夜勤慎办公，犹恐不免贻误。偏是曹参，竟似无事可做，盖由平日崇尚黄老之学，以为息事可以宁民。殊不知设官分职，原为教养万民，增进治理，若但求安静无事，已不能号为称职，况加以终日饮酒，沉湎无度，尤属非法。在当日人民知识浅薄，又兼大乱初平，各谋生计，但求官府不扰，便自歌功颂德，感戴不忘。故曹参为相，虽无政绩，亦可博得称誉。然而国事因此败坏于无形之中，致酿出后来祸患者，已属不免。即如其时，内有吕后，擅权专恣，肆为淫乱，曹参不能辅助惠帝，设法防止，遂致诸吕之变。外有匈奴，侵袭中国，曹参不能命将出师，威服强敌，使成永久之患，推原祸本，曹参实不能辞其咎，称为贤相，未免有愧。欲知当日内忧外患情形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惠帝发怒囚辟阳 朱建定计见宏孺

说话吕后自从高祖驾崩，自己年已长大，却时常密召审食其入宫侍寝，但碍惠帝，恐其闻知，于是多遣近侍，作为耳目，每遇惠帝入见，近侍先期报信，急将审食其藏匿，以此惠帝都未撞着，也无人敢向惠帝说知此事。

后来惠帝因见人龀，气愤成病，吕后遂得畅意，竟命审食其常住宫中，一同饮食寝处，俨如夫妇。到得惠帝病愈，吕后与审食其同居已成习惯，便遇惠帝入见，也顾不得回避。又喜得惠帝无意国事，日与后宫淫乐，以此愈无忌惮。审食其更倚着得宠太后，结连诸吕，在外横肆，弄得朝野侧目，中外皆知。但只瞒着惠帝一人。谁知月深日久，渐被惠帝窥破形迹，不免生疑，因留意查访其事，一班近侍，皆畏吕后威严，无人敢说，惠帝不得实据，未便发作。恰好有一近臣，与审食其有隙，便乘着无人之际，一五一十，告知惠帝。惠帝听了大怒，心想母亲作事不端，有玷先帝，最可恨是审食其，竟敢大胆妄为，目无法纪，若不将他正法，何以整肃宫闱？于是便借着审食其别项劣迹，下诏锁拿下狱，示意廷尉，定要将他办成死罪。

吕后闻得审食其被捕，心中实在不舍，欲待自向惠帝说情，赦他出狱，又明知惠帝专为此事发怒，自己作了亏心之事，对着惠帝，已觉满面惭愧，此言更难出口，惟有希望朝中大臣出头解救。无如曹参、周勃等，平日见审食其得幸吕后，品行不端，大都憎恶其人，此时闻他罪状发觉，将要斩首，各个心中暗喜。以为早日明正典刑，朝中去了一个幸臣，大家都觉快意，岂肯反去救他？惠帝又催促廷尉，早日定罪，眼见得审食其死在临头，谁知他命该未绝，竟有一人出来救他。

此人姓朱名建，系楚地人，前为淮南王英布丞相，因事罢免。后又为英布近臣，当日英布心想造反，曾向朱建问其意见，朱建劝其勿反，英布不听，遂起兵叛汉。高祖既诛英布，闻知朱建谏阻英布，因赐朱建号为平原君，将其家属迁居长安。朱建为人甚有口才，秉性廉直，不肯苟合，虽然居住京师，却从不与公卿贵人往来，独有陆贾与之亲密。偏是审食其闻得朱建之名，十分仰慕，知是陆贾好友，因托陆贾介绍，欲与结交，陆贾便向朱建陈述审食其之意。朱建久知审食其是个小人，乃托陆贾婉言拒绝，不肯与之相见，审食其只得罢了。

过了一时，却值朱建母死，家中甚贫，只得向亲友告帮，以为殓殓。陆贾闻信，赶到朱建家中吊唁。见他门庭冷落，丧事毫未备办，心想好友遭此大故，义应出力相助，但是自己一人力量不及，须向各处张罗。忽然想起审食其前曾托他介绍，由是心生一



计，急忙往访审食其。相见之下，突然向他贺喜。审食其不觉错愕，因问道：“我有何喜可贺？”陆贾从容说道：“平原君母死。”审食其听了，更是莫名其妙，便道：“平原君母死，与我无干，何为贺我？”陆贾道：“前日君欲结交平原君，平原君因有老母在堂，须留此身侍奉，不敢受君之惠，恐将来遇有缓急，不能报答。如今其母新死，君若能备厚礼送之，平原君自然感激，定思力图报效。”审食其闻说，方才明白，便依陆贾之言，遣人持了百金，送与朱建，说是作为送丧衣被之费。此时朱建因母亲新死，无从备办丧事，正在又悲又急，忽见审食其送来百金，实是得力，虽然平日心中鄙薄其人，但他此来馈送，名义甚正，不便推却，只得收受。果然有钱事便易办，不消片刻，便将后事一切具备。更有一班朝臣，附势趋炎，知得审食其是太后得宠之人，竟向平原君送上厚礼，要想借此讨好，便各备礼物前来赠。朱建竟收得许多礼物，一共估起价来，可值五百金，于是丧事办得甚是热闹。朱建因此感审食其厚意，方始与之结识。

此次审食其因在狱中，自知事势危急，心中愁苦，欲向他人求救，想起满朝公卿，竟无一人与他关切，只有朱建曾受恩惠，闻我下狱，亦未一来看视，不知何故，遂密令人通知朱建，请其到狱一见。朱建对来人说道：“此案办得严急，我实不敢见君。”来人回报审食其，具述朱建言语。审食其闻朱建不肯来见，以为有心背己，不觉怒气填胸，大骂朱建忘恩负义，见我有难，坐视不救，连面也不肯一见，似此全无心肝之人，我枉费心神财力，与他交结，真是不值。审食其越思越气，眼见吕后既不能为力，朱建又复如此，自知希望已绝，只好坐待死期。

当日朱建闻得审食其下狱，心中感其旧恩，正在沉思搭救方法，适值审食其遣人请往狱中相见。朱建心想欲待救他，须在外面秘密行事，我今到狱与他相见，并无益处，且恐漏泄风声，被人知得，说与我同党，反弄得不好设法，遂辞了使者，不肯往见，也不与他说出原由，独自一人寻思竟日，忽被他想得一个妙策。

在朱建意思，以为此案惟有寻个得力之人，前向主上说通，此外更无别法，惟是主上正在盛怒之下，吕后是他母亲，因与此案有关，尚不敢替他说情，至于朝中大臣，无论说是不肯保救，即使出来保救，主上不听，也是枉然。要想说得主上回心转意之人，却从何处寻觅？但有一层，审食其得罪，原为私通吕后而起，主上对于吕后，无可奈何，便归罪于审食其一人。论起吕后生性强悍，权力又比主上更大，岂不能庇一审食其，只因自己颜面有关，赧于启齿，事过之后，心中自然怀恨，定要寻究告发此事之人，借事惩办，替审食其报仇。纵使何人告发，不能查出，亦必拿着主上短处，将他宠幸之人，杀死一二，以泄此愤。到得其时，主上也就无力保救，由此看来，欲救审食其，只在主上近臣中最为宠幸之人，得他一言，此狱立解。但他如何肯替审食其进言，说不得惟有用着利害劝他，自然马到功成。朱建打定主意，自去行事。

原来惠帝有一幸臣，名为闾孺，朱建平日原不与他相识，今因一心要救审食其也顾不得许多，便访得他住处，前往求见。闾孺久仰朱建大名，竟想不到他肯来拜访，连忙迎入相见，寒暄已毕，朱建请他屏退从人，行近前来，附耳低说数句。闾孺听了，不觉大惊。欲知朱建所言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六回 匈奴移书调吕后 惠帝始冠纳正宫

话说朱建屏人对闾孺道：“吾此来特有要事奉告，足下所以能得主上宠幸之故，天下莫不闻知。今辟阳侯因得幸太后，下狱治罪，据道路传说，皆云系足下进谗，欲使主上杀之。无论有无此事，但人言籍籍，甚是可畏。若使辟阳侯今日伏诛，太后含怒，明日亦必诛及足下。足下处此地位，何等危险！为今之计，足下何不哀求主上，主上必然听从足下之言，赦出辟阳侯。太后知辟阳侯系由足下保救，定当感激足下，足下得两宫宠爱，不但可保无事，而且愈加富贵矣。转祸为福，在此一举。”闾孺本是个无用之人，被朱建一吓，心中大恐，忙对朱建道谢。说是有劳指教，遂即依计而行，入宫见了惠帝，替审食其苦苦哀求，惠帝素为闾孺所惑，不忍过拂其意，竟下诏将审食其特赦出狱。

审食其忽然奉到赦诏，喜出意外，以为定是吕后之力，及回到家中，暗地查访，谁知竟是闾孺救他，心想闾孺与我无甚交情，如何肯出死力，甚是不解，但既蒙他保救，理应前往道谢，遂到闾孺家中，见过闾孺，问起原由，方知是朱建之计。审食其不觉大惊，暗道我几乎错怪好人，于是立即往谢朱建。朱建密嘱审食其切勿漏言于外，审食其领诺，由此愈加敬重朱建，待以上宾之礼。一时满朝公卿，闻得审食其平空遇赦，都觉诧异。偏是曹参仍然日饮醇酒，对于此事，一由惠帝主意，全不过问。

谁知惠帝自兴此狱，竟把宫闱秘事，传扬于外，弄得天下皆知，连匈奴冒顿单于，都有所闻。冒顿自从高祖，遣娄敬与结和亲，约为兄弟，以宗室女为单于阏氏，并许逐年送以絮、缯、酒米、食物等，各有一定数目，冒顿得了许多受用，数年来虽未遣兵犯塞，中国边境，稍得安静，但冒顿因此便骄傲起来。及闻高祖已死，吕后、惠帝临朝，量着孤儿寡妇，无甚本领，愈加看轻中国，正拟寻隙生事，偏又闻得吕后淫乱，更觉有了把柄，遂作成一书，遣使赍至长安，呈上吕后。吕后得书，拆开一阅，书中写道：

孤僂之君，生于沮泽之中，长于平野牛马之域，数至边境，愿游中国。陛下独立，孤僂独居，两主不乐，无以自娱，愿以所有，易其所无。

吕后见书中语意，句句是戏弄她，不觉大怒，立召大臣诸将到来会议。吕后将匈奴来书，遍给群臣看毕，因说道：“匈奴如此无礼，我欲斩其来使，发兵击之，不知诸君以为如何？”群臣未及开言，旁有舞阳侯樊哙，挺身奏道：“臣愿得十万众，横行匈奴



中。”群臣因吕后十分气恼，又见樊哙兴致勃勃，不便阻他，于是顺着吕后意思，一齐道是。

独有季布，此时官为中郎将，见樊哙但知口头说得爽快，全不思征伐匈奴，岂是易事？又遇着一班群臣，不顾利害，一味顺从，忍不住愤然出班，大声说道：“哙可斩也。”吕后及群臣，出其不意，听了此语，均觉愕然。吕后见是季布，便问其故。季布答道：“昔日高帝统领四十万众，北伐匈奴，樊哙身为上将，随从出征，竟被匈奴围困平城七日，樊哙无力解围。当时天下为之作歌道：‘平城之下亦诚苦，七日不食，不能穀弩。’如今歌声未绝，兵士受伤始愈，樊哙又欲摇动天下，妄言用十万众可以横行，岂非面欺？据臣愚见，匈奴譬如禽兽，得他好言，不足为喜，恶言亦不足怒，未可轻议征伐。”季布立在殿廷，侃侃而谈，殿上侍臣，皆替季布危惧。吕后听季布说得有理，口中称善，遂将议击之事作罢，令大谒者张释，拟成回书，赠以车马。书中略道：

单于不忘敝邑，赐之以书。敝邑恐惧，退日自图。年老气衰，发齿坠落，行步失度。单于过听，不足以自污。敝邑无罪，宜在见赦。窃有御车二乘、马二驷，以奉常驾。

此书作就，连同车马交与匈奴来使带回。冒顿见书中语气极其卑逊，甚是得意。因念受了吕后车马，不免用物报答。到了惠帝三年春，冒顿又遣使前来献马，此时吕后怒气已平，复以宗室之女为公主，出嫁冒顿，与之修好。当日办理此种交涉，惠帝皆不预闻，只因惠帝被吕后种种任意胡为，气得心中冰冷，索性一切不问。说起吕后，素性强梁，从不肯受些委屈。如今遭着冒顿如此侮慢，竟能忍受过去，无非为自己有了不是，犯人批评，若与匈奴决裂，战端一开，胜负毫无把握，只得吞声忍气，但是当日中国国体，遭她玷辱，已是不少。

闲言少叙，却说吕后既将匈奴敷衍无事，又想将惠帝调开居住，以免妨她取乐。原来惠帝与吕后同住长乐宫，朝夕容易相见，自从赦了审食其，惠帝心中终放不下，遂日常留意防范吕后。吕后起初也尚敛迹，过了一时，实在忍耐不住，便又趁着惠帝不在，私召审食其入宫。审食其幸遇赦免，留得性命，自然闭门自守，不敢再蹈覆辙。无奈吕后偏要纠缠，不得不略与周旋，终是提心吊胆，惟恐遇见惠帝，难保首领，便连吕后也须刻刻提防，不似从前那种十分畅意。吕后却想得一法，到了四年冬十月，惠帝年已二十一岁，吕后下诏册立皇后张氏，趁此时将未央宫收拾一新，举行大婚典礼，便把惠帝移到未央宫居住，于是母子各居一宫。吕后料想惠帝不过三五日来朝一次，而且车驾到来，有人通报，可以预先防备，自己便又得与审食其常在一处。

至惠帝所立皇后张氏，却并不是他人，乃即鲁元公主嫁与张敖所生之女。说起鲁元公主，原是惠帝胞姊，其女即惠帝甥女。吕后自己淫乱，偏也要惠帝乱伦，只说是欲结重亲，并不管辈数相越，名分有乖，竟将她配了惠帝。甥舅为婚，此与齐王刘肥推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，同一悖理之事。惠帝终是柔弱，迫于母命，不得不从，竟与张氏成婚。

惠帝既纳皇后，又接连举行冠礼，遂下诏大赦天下，并令郡国各举孝悌力田人民，



终身免其租税力役。惠帝正乐新婚，不免中了吕后之计。过了一时，惠帝静坐宫中，忽又记起此事，心下顿然省悟。但是既已住在此处，不便重行迂回，似此相离既远，往来费事，无从防范，如何是好？惠帝思来想去，却又想得一法。未知惠帝所想方法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七回 扩规模长安筑城 纵酒色孝惠短祚

说话惠帝自移居未央宫，与吕后离隔，虽然不时可以往来，但终不如同在一宫之便。原来长乐、未央二宫，一在城东，一在城西，中间隔了数条市巷，不能打通一处，惟有建筑复道，跨空而过，将两宫联络一气，便可随时来往。惠帝想得此策，遂下诏有司，说是自己思慕太后，日日要往长乐宫朝见，但车驾在街道上往来，必须先行清道，禁止行人，于人民交通，甚属不便，可即建一复道，以省出入之烦。有司奉命，择定武库之南，正在兴工建筑。事为叔孙通所闻，因与他职掌有关，遂入见惠帝，来说此事。

叔孙通本为太子太傅，前曾力谏废立之事，甚为惠帝所敬重，及惠帝即位，因见园陵寝庙礼制，群臣中并无一人熟悉，因将叔孙通迁为奉常，使定宗庙园陵各种制度礼节。此次叔孙通闻得建筑复道，便乘着奏事之际，请惠帝屏退左右，近前说道：“陛下何以自出主意，建此复道？高帝陵寝衣冠，每月出游高庙，皆由此道经过，如今复道横架其上，岂有子孙反在宗庙道路上面往来行走之理？”惠帝闻言，不觉大惧，原来汉制天子之墓曰“陵”，就陵上起屋曰“园”，园中建有正寝便殿等，以像生时所居宫殿，并将生平所服衣冠与御用器物，收藏其中。如今高祖葬于长陵，陵在渭水之北，高庙却在长安城中，照例每月由高祖陵寝取出衣冠，备齐法驾，来游高庙一次，偏是惠帝所筑复道，正跨高祖衣冠出游道路之上，故叔孙通以为不可。

惠帝既被叔孙通提醒，心中悔惧，便欲立命有司罢工。叔孙通又说道：“人主行事，不可有过，致使人民看轻。如今既已兴工，百姓皆知，若便废止，明示举事之过，不如就渭北地方，再建高庙一所，名为原庙，使高帝衣冠，每月到彼游行，不由此处经过，便可免此过失，而且多立宗庙，亦是大孝之本。”惠帝依言。于是下诏有司，建立原庙，武库复道，仍旧建筑。待得完工，惠帝便由复道直到长乐宫，往来甚便。吕后亦知惠帝用意，无法阻止，只得暗地留心防备，惠帝未曾遇见，也就罢了。

光阴迅速，又过一年。此时已是惠帝五年秋九月，长安都城，方始建筑成功。先是高祖定都长安，本已筑有都城，但是形制甚属狭小，至惠帝元年春正月，始命兴工改作，遣犯罪徒隶二万人，建筑数年，中间又两次发遣长安六百里内居民男女十四万数千人，帮同作工数十日，至是告竣。吕后因人民帮同筑城有功，下诏每家赐爵一级。说起长安都城，甚是高壮广大，城墙高三丈五尺，下阔一丈五尺，上阔九尺，雉堞高三版。城之一面，各有三门，共计十二门。其南面为南斗形，北面为北斗形，时人因呼之为斗城。城下有池环绕，池广三丈，全城周围六十五里，每门皆大道三条，谓之三涂。横直



相连，三三如九，故又谓之九逵，正与十二城门相对。道路平正通达，并用铁椎筑得坚实，左右栽种树木两行，中间并列车轨十二，两旁为行人往来之径。又有三宫、九府、八街、九陌、九市，每四里为一市，市皆有楼，此外王侯邸第百余处，民居闾里一百六十，并皆屋宇整齐，门巷平直，真是皇都之地，首善之区，说不尽繁华富丽。东汉班固有《西都赋》，叙述长安之盛。其略道：

建金城之万雉，呀周池而成渊。披三条之广路，立十二之通门。内则街衢洞达，闾阎且千，九市开场，货别隧分。人不得顾，车不得旋。闾城溢郭，旁流百廛。红尘四合，烟云相连。

又张衡《西京赋》道：

徒观其城郭之制，则旁开三门。叁涂夷庭，方轨十二街衢相经。廛里端直，甍宇齐平。北阙甲第，当道直启。程巧致功，期不阢陟，木衣锦锦，土被朱紫。武库禁兵，设在兰锜。匪石匪董，畴能宅此。尔乃廓开九市，通阰带阰。旅亭五重，俯察百隧。周制大胥，今也惟尉。环货方至，鸟集鳞萃。鬻者兼赢，求者不匮。

是年八月相国曹参病死，吕后谥为懿侯，命其子曹窋袭爵平阳侯。吕后记起高祖之言，欲用王陵、陈平二人为相，遂命废去相国，设左右二丞相。惠帝六年冬十月以王陵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。又命周勃为太尉。此时留侯张良，舞阳侯樊哙，亦相继病亡。张良素来多病，自佐高祖平定天下，受封留侯，因见高祖性多猜忌，便想韬晦自全，尝自述生平道：“吾家世为韩相，当韩国被灭，吾不爱万金家产，为韩报仇，击秦始皇于博浪沙，事虽不成，天下震动。今仗三寸之舌，为帝王师，受封万户，位列通侯，身本布衣，至此显荣已极，于愿足矣。便当弃却世间之事，往从赤松子游耳。”于是张良学习导引，不食五谷。及高祖既崩，吕后心感张良献计保全惠帝，于是强劝张良复进饮食，因说道：“人生一世之间，譬如白驹过隙，何必自己刻苦如此。”张良被劝，不得已照旧进食，至是身死。吕后甚是痛惜，溢为文成侯，使其长子张不疑袭爵留侯，次子张辟疆，年才十四岁，吕后用为侍中。又命谥樊哙为武侯，以其子樊伉袭爵。清人谢启昆有诗咏张良道：

一椎博浪客东游，未遂归韩更相刘。结友商山能助汉，受书黄石但封留。
三分诸葛殊成败，异代青田法运筹。为帝者师本忠孝，清风万古过去穀城幽。

当日天下无事，朝政清简，惠帝因为日事淫乐，身体斫丧，遂致患病，渐渐沉重。到了七年秋八月戊寅，驾崩于未央宫。惠帝自从十七岁即位，在位七年，年仅二十四岁。综计惠帝一生，前半世失爱于高祖，一向临深履薄，过得是兢兢业业的日子；后半世受制于吕后，终日醇酒妇人，过得是昏昏沉沉的日子。虽然身为皇帝，并不得丝毫展



布，只因受尽吕后气恼以致生了厌世思想，反借酒色自戕其身，也算是可怜的皇帝了。

吕后只有惠帝一子，如今短命死了，母子情关天性，纵使平日忤逆不孝，到了死后，也不能不落点眼泪，何况惠帝为人，又甚孝顺。虽然一力保护赵王如意及发怒囚系审食其，此两件事与吕后意思相反，但他所行，却合正理，吕后亦不能因此怪他。何况惠帝一命实被吕后气死，吕后想以此层，应比别人为母亲的更加哭得伤心。岂料惠帝气绝发丧，吕后随众举哀，偏只有声无泪，左右侍臣，见此情形，都觉诧异。要说吕后生性狠毒，连儿子死了都不伤心，又未免太过。但是吕后为何如此，不特读者诸君，猜不着她心事，连当日许多在旁亲见之人，都无理会，却单被一个十五岁童子，一眼窥破。欲知童子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八回 立少帝太后亲政 罢王陵诸吕封王

话说当日惠帝驾崩，吕后每哭，有声无泪，众皆不解其故，独有张良之子张辟疆，现年十五，身为侍中，生性乖觉，猜破吕后意思，也不与别人说知，独自来见左丞相陈平说道：“太后独有主上一子，今主上驾崩，太后哭而不哀，君知其故否？”陈平听了，也觉诧异，一时揣测不来，因问道：“此是何故？”辟疆道：“主上未有长大之子，今幼君嗣位，太后惟恐君等为乱，所以无心哭泣。君等身居要地，无故见疑，势甚危险，何不速请太后用吕台、吕产为将军，统领南北军，并将诸吕授官，使之居中用事，如此则太后心安，君等可以免祸？”陈平见说，心想此言甚是不错。此时但顾保全自己，也不管将来如何，便依言奏闻吕后。吕后大喜，立即允准，嗣后吕后每哭惠帝，泪流满面，甚是伤心，左右但觉吕后前后情形有异，莫测其故。

原来汉时兵制，分为南北二军，南军驻扎城内，保卫宫中，属宫卫尉主管，至京城之兵，则为北军，属京中尉主管，皆统于太尉。如今吕后命其兄吕泽之子吕台、吕产，分统南北军，于是兵权都归吕氏之手，太尉周勃徒拥虚名，并无实权，吕后愈得横行无忌。

惠帝既崩，到了九月，葬于安陵，群臣上庙号为孝惠皇帝。先是惠帝纳张敖之女为皇后，已有数年，并无所出。吕后心欲皇后生子，设尽种种方法，究竟不能得子。吕后又想出一计，密令张后假作怀孕，暗取惠帝后宫美人之子，当作张后自己亲生，立为太子。又恐其母现在，太子将来长大，必然认取所生之母，不认张后，先将其母杀死，以绝后患。待得惠帝丧葬完毕，吕后便命太子嗣位，是为少帝。此时少帝年仅数岁，不能亲理政务，吕后不过借他作个名目，自己便临朝称制，于是刘氏天下，几乎变成吕氏天下，所以史官竟将吕后纪年，不书少帝，也是此意。

吕后既已一人独揽大权，比起惠帝在日，更得自由，遂想将母家子侄提拔起来，同享富贵。一日吕后临朝，宣布己意，欲立诸吕为王，以探大臣之意，是否依从。先问右丞相王陵，王陵对道：“高皇帝曾杀白马，与众盟誓道：‘非刘氏而为王者，天下共击之。’今欲王吕氏，有背此约。”吕后听了心中不悦，又问左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，二人对道：“高帝定天下，封子弟为王，今太后称制，与高帝事同一律，欲王诸吕，无所不可。”吕后见说大喜。

此时王陵在旁，听得二人所言，心中大怒。及至罢朝，群臣一同退出，王陵遂责备陈平、周勃道：“当日群臣与高帝歃血为盟，君等岂不在内？如今高帝既崩，太后女主，



欲王吕氏，君等便顺从其意，违背前约，将来有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？”陈平见王陵怒气勃勃，也不与他分辨，但说道：“面折廷争，吾不如君，全社稷，安刘氏，君亦不如吾。”王陵闻说，遂不复言，彼此各自散去。

吕后回到宫中，心想王陵不肯顺从。必须夺其相权。到了元年冬十一月，遂下诏迁王陵为帝太傅。王陵知吕后欲夺其权，故意尊为太傅，因此心中愤怒，谢病不朝。吕后遂命陈平为右丞相，审食其为左丞相。说起审食其，何曾知得政务，如今命为丞相，不过挂名，并不理事，终日坐监宫中，如同郎中令，不过公卿百官奏事，却都由他取决，也就权重一时。吕后又查得御史大夫赵尧，前曾献计高祖，荐周昌为赵相，使之保护赵王如意，因此心怨其人，便借事将赵尧办罪。忽又想起任敖，旧为狱吏，于己有恩，尚未报答，闻其现任上党郡守，于是下诏召为御史大夫。当日列侯群臣，顺从阿附吕氏者，皆得擢用，反对者悉行罢免。朝廷之上，大都吕后党羽布满，而

在吕后左右尤为得势者，除审食其外，尚有二人。一为吕后胞妹吕嫪，专权用事，吕后封之为临光侯；一为阉人张释，字卿，甚得宠爱，吕后命之为大谒者。朝中大臣，对此三人，莫不畏惧。吕后既将王陵罢相，料得欲封诸吕，廷臣中更无人敢出头反对，但须以渐而行，不宜太骤。到了夏四月，吕后先封高祖旧臣郎中令冯无择等数人为列侯。次封吕释之子吕种为沛侯，吕后姊长公主吕平为扶柳侯。又立惠帝后宫诸子，强为淮阳王，不疑为恒山王，弘为襄城侯，朝为轹侯，武为壶关侯。于是下诏追尊其父吕公为宣王，兄吕泽为悼武王。此时鲁元公主已死，太后立其子张偃为鲁王，追谥公主为鲁元太后。朝中大臣见此举动，皆知吕后欲封诸吕为王。又有许多用事之人，前来示意，迫胁陈平等，要他上请，陈平不得已，乃请割齐国之济南郡为吕国，立酈侯吕台为吕王，吕后依言，立时下诏行封，于是吕台居然为了国王。

当日吕后本意，原不过要抬举自己母家子侄，享受荣华富贵，并不想夺取刘氏天下，但要享富贵，须使之据国封王，于愿方足。无奈高祖生前，偏与群臣立下盟誓，不许异姓为王，如今违背盟誓，硬立吕台为王，虽一时权力在手，刘氏宗室，在表面上无可奈何，其心必然不服，将来自己死后，吕氏必遭鱼肉，欲为长久之计，须使刘吕二氏，联络得情谊亲密，方保相安无事。又因吕台封王，系割取齐国土地，就是张偃得封鲁王，也是前日齐王刘肥所献一郡之地，吕后因此便想先与齐王联络。此时齐王刘肥已



王陵像

死，赐谥为悼惠王，使其长子刘襄嗣立为王。吕后二年五月，遂封刘肥次子刘章为朱虚侯，三子刘兴居为东牟侯，并命其入京宿卫，复将吕禄之女，嫁与刘章为妻。又命赵王刘友、梁王刘恢，皆娶诸吕之女为王后。吕后意欲刘吕二姓，互为婚姻，借以消灭恶感，也算费尽苦心了。

时光迅速，吕后临朝称制，已有四年，少帝渐长到十余岁，方知自己不是张后所生。又闻生母已被吕后杀死，心中自然怨恨。到底小儿心性，不知忍耐，遂发怒说道：“太后何得杀死我母，强我作了他人之子，如今我年尚幼，只得由她，待我长大，便要替我母亲报仇。”左右闻言，急来报与吕后。吕后听了，暗自吃惊，心想少帝小小年纪，便存此心，据说要与其母报仇。其母是我杀死，他固无如我何，将来必然迁怒到我母家，吕氏一族，难保不送在他手里，不如趁其年幼，即行废去，别立一人，以免养虎贻患。吕后主意既定，密遣心腹之人，将少帝幽闭永巷之内，连左右近侍都不得与之相见，却令人在外扬言少帝得病甚重。其实少帝并无疾病，只因语言不慎，致遭幽闭，独居一室，更无一人前来看顾，吕后于是下诏实行废立。欲知少帝将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九回 吕后下诏废少帝 田生设计说张卿

话说吕后四年夏五月，下诏废去少帝，命群臣会议应立之人。其诏书道：

凡有天下治万民者，盖之如天，客之如地。上有欢心以使百姓，百姓欣然以事其上，欢欣交通而天下治。今皇帝疾久不已，乃失惑昏乱，不能继嗣，奉宗庙祭祀，不可属天下，其议代之。

群臣得诏，大都不知宫中实在情形，纵使知得少帝无辜被废，谁敢代为鸣冤？只得一齐说道：“皇太后为天下计，废昏立明，所以安宗庙社稷，用意至为深远，臣等敢不奉诏。”吕后见群臣尽皆服从，遂命断绝少帝饮食，少帝不久遂死。一面示意群臣，立恒山王刘弘为帝。刘弘本封襄城侯，后因恒山王刘不疑身死，吕后移为恒山王，至是立为皇帝，亦称少帝，仍由吕后专政。

吕王吕台立了一年身死，吕后谥为肃王，使其子吕嘉嗣立为王。吕嘉本是纨绔子弟出身加以平日父母溺爱纵容，自然骄恣暴戾。及至为王，愈加傲慢，自以为尊贵非常，连家中尊长，都不放在眼里，一味横行，无恶不作。吕后实在看不过去，到了六年冬十月，遂下诏将吕嘉废为庶人，意欲别立诸吕中一人为王，又不欲自己出口，最好仍由群臣自来奏请，方显得不是一人私意。当日恰好有田生其人，出来成就此事。

田生本齐国人，家贫落魄，游到长安，旅居既久，资财用尽，不能回乡，因想得一法，要向富贵人家，打个抽丰。若论长安帝都地方，尽有许多王侯将相，贵族朱门，但苦无一人认得，便到处托人，替他引进。却好有一朋友，认得大将军营陵侯刘泽，允为介绍，前往相见。说起刘泽，乃是高祖从堂兄弟，前为郎中，因击陈豨有功，封营陵侯，官拜大将军，算是朝中一位皇族。刘泽既见田生，与之接谈。田生口才素好，议论风生，甚中刘泽之意。田生又因刘泽是高祖兄弟，可望封王，遂替他想出种种计策，图谋王位。刘泽不觉大悦，立时赠金二百斤。田生得金，便收拾行装，径回齐国。此时事隔二年，刘泽谋王，尚未得手，忽然想起田生，一去杳无信息，因遣人往齐国探问。来人奉命到齐，见了田生，传刘泽言语责备他：“足下回去许久，不曾一通音问，想是与我绝交，不记从前情谊了？”谁知田生自从得金回家，二年来经营产业，居然家道小康，正想报答刘泽恩惠，今闻使者之言，便托他回对刘泽谢罪，并说自己不久当来长安，力图报效。使者如言回报。田生便带同己子，起程来京。田生既到长安，自寻寓所住下，



因要秘密营谋，恐被外间走漏风声，所以连刘泽都不与之相见。但是要想谋事，须与朝中亲贵交结，算起吕后左右用事之人，只有审食其、吕嬃、张释，此三人中比较起来，惟有张释是个宦官，容易结识，遂托人将其子荐与张释为门客。张释果然收留，过了数月，忽闻吕后废去吕嘉，尚未择立何人为吕王。田生揣知吕后之意，便想见了张释作成其事，为刘泽封王作个引线。主意既定，便择定日子，先遣其子往约张释，届时到他家中饮酒。

原来田生此次到京，随带许多钱财，比起前次穷困情形，大不相同，只因要与权贵往来，便租得一所高大房屋，置备家伙，使用奴婢，日常饮食服用，甚是阔绰，旁人不知，都道他是世家巨族。当日田生之子，奉命往请张释，说他父亲极意倾仰，薄具酒肴，要请贵人驾临赏光，万勿见却。张释见其意甚诚，也就应允。到了是日，田生早预备丰盛酒筵，将家中收拾洁净，一切铺陈装饰，十分华美。待得张释到了，田生亲整衣冠，出门迎接，延入堂中，左右排下酒席，田生便请张释坐了上座，自己相陪宴饮。张释初意以为一个门客，家中能有几多设备，不过到来敷衍一番，算是领他的厚意。谁知一到田生家中，见他门庭高大，帷帐器具，并皆华丽，左右伺候之人甚多，席间肴饌，件件精美，看此门面，竟与列侯不相上下，心中暗自惊异，因此不敢轻视。又见田生言语投机，彼此遂甚浹洽。

酒到半酣，田生屏退左右，密对张释道：“今太后外家吕氏，其父子兄弟，曾助高帝，取得天下，功劳甚大，又是国戚，太后春秋已长，父兄皆死，欲多立于侄为王，因恐大臣不服，故仅立吕王一人。如今吕嘉又以罪废，太后之意，欲立吕产为吕王，自己不便出口。足下得宠太后，素为大臣所敬，何不示意大臣使之上请？太后必喜，足下亦可得封侯之赏。”张释听了大以为然，于是谢别田生，依计而行。一日吕后临朝，因问大臣道：“吕嘉已废，应立何人为吕王？”大臣等遂请立吕产，吕后甚悦，乃下诏立吕产为吕王，后来吕后查是张释替他出力，赐以千金。张释受赏，心想若非田生教我，安能得此赏赐？遂分五百金以赠田生，田生力辞不受，张释以为田生廉洁慷慨，因此愈加敬重。

一日张释又来田生家中，田生请人密室，畅谈良久，因向张释低说道：“近闻吕后封王，朝中大臣，颇多不服，鄙见须用调停手段。现有营陵侯刘泽，在诸刘中辈数最长，仅为大将军，心中未免失望，足下何不进言于太后，割十余县之地，立之为王。刘泽得王，自然感激太后，吕王地位，由此更加稳固。”张释闻言，立即依允，遂辞别田生，往见吕后。田生又查知刘泽之妻，乃是吕嬃之女，因暗地使人密向刘泽告知此事，使他转托吕嬃，帮同进言。吕后既听张释之言，又有吕嬃在旁怂恿，心中也想借此安顿刘氏，遂于七年二月下诏，将琅玕一郡，封刘泽为琅玕王。

刘泽既已受封，自然大感田生，邀其一同到国，田生又劝其速行，不可挨延。刘泽依言，便与田生收拾行装，即行起程。不过数日，吕后果然后悔，不欲遣刘泽就国，因他是诸刘之长，留在长安，可以挟制诸刘。又闻得刘泽已经动身，便命使者飞骑往追，并嘱其追至函谷关为止，如追不上，不必再追，免得动人观听。使者奉命至关，刘泽已于前一日出关，使者只得依言折回，刘泽竟与田生安然到国。

当日吕后将诸吕之女嫁与梁、赵诸王，原欲将婚姻调和彼此意见，谁知不是冤家不



对头，因此反生出许多事故。说起赵王刘友，本是高祖庶子，高祖时立为淮阳王。及惠帝元年赵王如意被杀，吕后遂移刘友为赵王，迫令娶诸吕之女为王后。偏是二人性情不合，夫妻之间，并无恩爱。赵王本有爱姬数人，因此常在爱姬处作乐，少到吕氏宫中。吕氏心生妒忌，又倚着吕后之势，要想压制赵王，不使与诸姬亲近。赵王岂肯受她压制，便与吕氏反目。吕氏大怒，立即收拾行装，回到长安，来见吕后。

读者试想吕女到京，来见吕后，是何意思？若就常情而论，无非哭诉赵王宠妾欺妻，要求太后作主，勒令赵王向之服礼，以后不得如此，也就罢了。谁知吕女心肠狠毒，却与吕后相似，以为如此尚不足意，须得吕后将她丈夫治死，方可泄其怨恨，于是竟将实情隐瞒不说，却另编出一种话来，陷害赵王。欲知吕女如何措辞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回 两赵王女祸亡身 朱虚侯军法行酒

话说赵王刘友之后吕氏，因赵王偏爱姬妾，夫妻反目，心中异常怨恨，一直回到长安，入见吕后，意欲将言激怒吕后，将赵王从重处治，以快其意，遂捏说道：“赵王最恶吕氏，因要是吕氏之女，加以虐待。并大言道：‘吕氏岂得为王，等到太后百岁之后，吾必照着先帝盟誓，发兵击之。’妾闻此言，知是赵王有心弃妾，住在赵国，更无希望，且恐将来吕氏必受赵王之害，所以特地逃回报告此事。”吕后听了，以为其言是实，不觉大怒，顿起杀心，即遣使者往召赵王。当日赵王闻说吕氏含怒回京，料想不过往见吕后，诉说她受了许多委曲。世间夫妻反目，为妇女者往往回到母家，哭诉一切，此是常有之事，只得任她去了。及至使者来召，赵王知得定为此事，心想吕后身为尊长，要想调和儿媳感情，命我来京，将她接回，或是听信她一面之词，将我责备，但我也可当面辩白，谅来此去无甚不了之事，便随使者起行。七年春正月，赵王到了长安，吕后闻说赵王到来，不与相见，闭在邸中，遣兵围守，不给饮食，也不许赵国随来从臣，与他同在一处。从臣看不过意，备了饮食，私自送进，却被守兵查出，立即拿捕治罪，因此更无别人，敢进饮食。可怜赵王刘友独自一人，幽囚邸中，活活受饿，至此方知身被吕氏诬陷，冤愤填胸，无处告诉，遂作歌道：

诸吕用事兮刘氏微，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。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，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。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，自决中野兮苍天与直。吁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，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！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。

赵王悲歌愤懑，饥火中烧，欲逃无路，不久竟然饿死。吕后命以民礼葬于长安，下诏移梁王刘恢为赵王，更将吕王吕产移为梁王，又立惠帝后宫之子刘太为济川王。

说起梁王刘恢，生性本来懦弱，所娶王后，偏又是吕产之女，性质刚强，以致太阿倒持，受制于内。王后既得专权，所有左右从官，皆用诸吕族人，作她耳目，梁王一举一动，不得自由，心中郁郁不乐。如今奉命移封赵国，闻得赵王刘友饿死，都由其妻吕氏进谗所致，因此对着王后，愈加畏惧。王后亦知此事，更觉扬扬得意。刘恢本有爱姬一人，王后便暗中用药将她毒死，刘恢闻信，甚是伤悼。又明知她死得冤枉，却看着赵王刘友是个榜样，一毫不敢出声，只是心中悲愤，无人可告。于是作成歌诗四首，命乐工歌唱，不到几时，遂发愤自服毒药而死，时吕后七年夏六月也。吕后闻赵王自杀，问



知原因，全不怜悯，反说是堂堂一国之王，只为了一个妇人，拼将身殉，并不想奉承宗庙，失了孝道，因此不立其嗣，遂遣使往告代王刘恒，意欲移之为赵王。代王对着使者辞谢，说是情愿仍守代郡边地，不敢移封大国，使者如言回报。于是太傅吕产、丞相陈平，知得吕后欲封吕禄，便请立吕禄为赵王，吕后自然允准，吕氏遂又添了一个国王。

到了是年九月，燕王刘建身死，王后虽未生子，其后宫美人，却有一子，照例应得嗣立为王。谁知吕后自因两个吕女断送了两位赵王性命，不说吕家女儿不好，反道是刘氏诸王，有意与吕氏作对。知得刘吕联姻，无益于事，又料到刘氏宗支，见她此种举动，愈加不平，心想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趁自己在时，多立吕氏几人为王，养成强大势力，也可与刘氏为敌。遂暗遣刺客，前往燕国，将燕王之子杀死。此时吕后也不待群臣来请，即下诏立吕台之子吕通为燕王。又封吕胜为赘其侯，吕更始为滕侯，吕忿为吕城侯，吕莹为祝兹侯，于是吕氏共有三王六侯。连大谒者张释，亦得封为建陵侯，汉时阉人封侯，算他第一。都亏迎合吕后之力，得了此种好处。但难为刘氏诸王侯，人人心中恐惧，各图自保，惟恐稍触吕后之怒。内中独有朱虚侯刘章，年方二十岁生得性情活泼，气概勇敢，因见刘氏失势，诸吕擅权，心中实在气愤不过，欲待出来反抗，明知卵石不敌，只得装作懵懂样子，一味



刘章像

与众随和。他虽也娶吕禄之女为妻，却与两个赵王不同，用出手段，买得吕女欢心。吕后与诸吕，见刘章夫妻恩爱，也甚欢喜。刘章却暗地算计，要想示个利害，使知刘氏未尝无人，诸吕或不敢十分放肆。主意既定，专待见机行事。

一日吕后在宫中排起筵宴，大会亲戚，诸吕尽皆在座。刘章本是吕后之孙，又是诸吕女婿，也得预宴。吕后因他辈行最小，便命为酒吏监酒。刘章因此心生一计，上前请道：“臣本将门之子，出身将种，请得以军法行酒。”吕后平日将他当作小孩，又听其语意甚是浑沦，以为无非凑趣作乐，便即应允。到得酒酣，刘章出席敬酒，又唱了一曲，舞了一回。大众看他，竟是个天真烂漫的孩子。刘章歌舞已毕，又向前说道：“请为太后唱一耕田之歌。”吕后听了笑道：“只有汝父知得耕田，汝一出世便为王子，岂知田事？”刘章答道：“臣能知之。”吕后道：“当试说来，看是对与不对。”刘章应声唱一田歌道：

深耕耨种，立苗欲疏。非其种者，锄而去之。

吕后闻得歌词，知是刘章寓意，所谓非种，明明指着诸吕，暗想谁料一个小孩，竟有此种深心，因此也就默然无语。刘章却仍假作无心，只顾催着近侍巡环斟酒，不多几时，大家都已吃得半醉。诸吕中有一人，不胜酒力，恐怕醉后失仪，又见吕后等甚是高兴，不便当面告辞，打断众人兴头，于是趁着大众不觉，私自离席逃去，却被刘章一人看见。

原来刘章请以军法行酒，便已存下杀心，虽然唱歌起舞，弄出许多花头，两眼却望着席上各人，不住的轮转观看，要想寻他破绽，正如饿猫寻伺鼠子一般。如今看见有人逃席，又认明是诸吕中人，正是难得机会，立即离座向之追赶，其人见刘章从后赶来，何曾知得是要杀他，以为不过欲来挽留，不令逃去，正想对着刘章婉言辞却，谁知刘章赶到近前，不由分说，拔起剑来，立将其人杀死，割下首级，提到席前，向吕后说道：“有一人逃酒，臣谨依军法斩之。”吕后及席上众人，连同左右近侍，见此情形，尽皆大惊失色。但因已许刘章行使军法，不能责他擅杀之罪。再看刘章，他却如行所无事，面不改容。大众到此，兴致全无，吕后遂命罢酒，诸吕一个个垂头丧气，各自散归。

从此之后，诸吕见了刘章，各带三分畏惧，也有心中怀恨，要想设计害他，却因他言语行事，并无过失，也就无可奈何。此事传到外间，一班刘氏宗支，暗自欢喜，都赞刘章年少胆大，敢作敢为，此举可为刘氏吐气。就是朝中大臣如陈平等，心中亦敬服刘章，都倚他作刘氏保障。却说陈平自从代王陵为右丞相，虽有左丞相审食其，与他同事，却是从不过问，所以一切政事，皆归陈平一人办理。但陈平事事皆须请示吕后而行，并无一毫权力，连种种违法举动，亦不能救正，凡事惟有顺从吕后意思，也算是善于保全禄位了，谁知尚有人向吕后面前，说他坏话。未知其人为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一回 曲逆智免吕嬃譖 陆生计联平勃欢

话说陈平自为右丞相，独理政务，一切依从吕后之意而行，吕后自是欢喜。偏遇吕嬃仍记前次谋执樊噲之仇，欲趁此时再图报复。说起吕嬃为人，心肠之狠，手段之辣，不亚乃姊。吕后与她志同道合，所以遇事便与商量，吕嬃因得干预朝政，在外招权纳贿，势力颇大。如今欲害陈平，便日夜寻他短处。无奈陈平甚有智计，遇事弥缝得毫无间隙，吕嬃竟属无从下手，不得已遂捏说道：“陈平身为丞相，不理政事，终日在家，只是痛饮醇酒，戏弄妇人，似此荒废职务，应行罢免治罪。”吕后平日多听吕嬃之言，独有此语，却不肯听。一则久知吕嬃与陈平有隙，所言自是出于私意；二则政事由己专决，惟恐陈平干涉，若使陈平醇酒妇人，不理政事，到是他好处，所以吕嬃说了数次，吕后皆置之不理。早有人将吕嬃言语报与陈平得知。原来陈平饮醇酒，戏妇人，亦是实有其事，只因知得吕后天性猜忌，惟恐其当面顺从、背地算计，所以托于酒色，免致见疑。今闻吕嬃进谗，不但不肯改变，索性将计就计，大张女乐，在家终日痛饮。果然吕后初闻吕嬃之言，尚未深信，后遣人出外打听，据回报说陈平当真如此，吕后也不明言，心中却暗自欢喜。

一日陈平因事入宫来见吕后，恰好吕嬃在旁。吕后记起此事，便对陈平将吕嬃言语当面说出，因安慰陈平道：“俗语有言：‘儿女子之言不可听。’但看君对我作事何如？不须畏惧吕嬃之譖。”陈平闻言，顿首称谢。吕嬃被吕后当面抢白一番，不禁羞惭满面，从此再不敢说陈平坏话。

陈平虽然善用智术，保得自己禄位，但是眼看吕后紊乱朝政，诸吕日益横行，刘氏失势，不免怨恨。彼此势成水火，不能两立，祸机已伏，终有一朝发作，无论谁胜谁败，自己身为丞相，均不能辞其责。论起本心自然为顾刘氏，但是诸吕势力，布满朝廷，如何设法驱除，必须预先布置。陈平因为此事，横亘在心，外面虽然假作淫乐，心内却甚忧虑，每趁无事之时，屏退左右，独坐一室，俯首沉思。谁知平日号称多谋足智之陈平，遇着此种难题，想了多次，竟无善策。一日陈平仍在独居深念，忽有一人走进，在他对面坐下。陈平想到出神，全然不觉。其人见陈平如此情形，早已猜着心事，因开言问道：“何事思念如此之深？”陈平闻言，如梦方觉，举头一看，原来却是陆贾。

陆贾自从吕后临朝，欲封诸吕为王，自料力不能争，且因素有口辩，尤为吕后所忌，于是托病辞职，退居林下。因见好畤地方，田土肥美，宜于居家，遂携家属移居其地，并将家产分与儿子，令其分爨。原来陆贾生有五子，其妻早死，家中无别财产，只



有前次奉使南粤时南粤王赵佗所赠囊中之装，皆是珠宝，价值千金。陆贾遂将珠宝变卖得金，分与五子，每子各得二百金，使之置买田产过日。陆贾自己并不留下养老资财，随身只有驷马安车一乘，歌舞侍者十人，宝剑一柄，价值百金。却与五子立下契约道：“我若到了汝家，汝须供给吾人马酒食草料，极我所欲，以十日为限，我便另住他处。我若得病，死在某子家中，由某子备办丧葬，我所有车马侍者宝剑悉数与之。大约一年之中，除往来长安并到其他亲戚朋友外，轮流到汝五家，每家不过两三次，日常见面，反觉得不新鲜，我亦不至久住，惹汝等讨厌。”其子奉命，各自谋生。陆贾处分家事既毕，从此一人逍遥自在，到处行乐。

读者须知我国家族有一种习惯，凡人生子，到得长大，不问他能否自立，便急急替他娶妇，要望早日抱孙，算是福气。为子者靠着父母过活，娇养惯了，不能谋生，只管坐吃现成，此在富户单丁，或不觉得。若使家道不丰，儿子又多，娶了几房媳妇，生了无数孙男孙女，人口既比从前增加，又都不能赚钱，但知花费，反累得老年人，终日奔波，为儿孙作尽马牛。世上人倒称羡他有子有孙，算是福气，此种福气，也就不易享受。何况不肖儿子，但顾妻儿，不顾父母，各在房中作乐，任他堂上两老，冷冷清清，也无人前来问安视膳。更有兄弟不和，夫妇反目，妯娌相争，为尊长者，费尽调停，呕尽闲气，此亦家庭中常有之事。陆贾早已见到，想出此法，既可免除苦累，又得实享家庭快乐，也可谓善于处置了。

陆贾一身虽然逍遥自在，却仍记挂着国事。眼见数年以来，吕氏势力日大一日，时事日非，祸胎已种，也不知一班大臣，如陈平、周勃等，作何打算，因想一探消息，遂一直来访陈平。到得门前下车，不待阖人通报，径行入内，却见陈平独坐一室，看他神气，料是有重要之事，因即向之动问。陈平被问，方知陆贾到来，见是熟人，却反问道：“先生试猜我心中所思何事？”陆贾道：“足下位为上相，食三万户侯，可谓富贵已极，更无他望。然而心中尚有忧虑者，不过是为诸吕及少主耳。”陈平答道：“先生所猜不错，但是事势至此，为之奈何？”陆贾道：“大凡天下安，注意在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在将。将相和睦，则众心归附，如此天下虽有变故，事权不至分裂，为社稷计，在君与绛侯二人掌握耳。君今何不与绛侯深相交结？”因附着陈平耳边，说了几句，陈平点头称善。

说起陈平与周勃本无交情。从前相随高祖在荥阳时，周勃曾向高祖诉说陈平受金，二人以此不和。后来一为丞相，一为太尉，同朝共事，渐渐忘了前隙，但彼此交情尚未十分浹洽，所以陆贾要他二人结欢，同心合力，方可济事。但因周勃是个武人，性质率直，若要他先来亲热陈平，必定负气不肯，所以陆贾又特来说陈平。陈平听了陆贾之言，便预备五百金厚礼，遣人送与周勃，又请他至家饮酒，大张筵席，歌舞毕陈。陈平使用出种种手段，联络周勃，引得他开怀痛饮，极欢而散。过了数日，周勃也就依礼报答，二人不久竟成莫逆，不时相聚，渐渐谈到国事，彼此同心共图进行之策。陈平因感陆贾替他设计，遂将奴婢百人，车马五十乘，钱五百万，赠与陆贾，以为饮食之费。陆贾得了此宗大财，便与汉廷公卿往来交结，甚是有名。

到了八年春三月上巳日，照俗例官府及人民皆到东流水上洗濯，以除不祥，名为祓祭。是日吕后亦排齐銮驾，亲往灞上，事毕而回。行过轺道，无意间忽见一物，形状如狗，颜色青黑，直向吕后腋下扑来，吕后大惊。未知是何怪物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二回 见鬼物吕后身死 得密报齐王起兵

话说吕后由灞上回宫，路过轺道，瞥见有物如苍狗，来据腋下，心中大惊，定睛一看，忽又不见。但觉得腋下疼痛，回到宫中，解衣一看，竟似被物击伤，心疑适才所见，不知是何鬼怪，便命太史卜得一卦，据云：系赵王如意作祟。吕后忧惧，从此卧病在床，医药祈祷，并无效验。延至秋七月，病势更重，吕后自知不起，乃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，管领北军，梁王吕产管领南军。又召二人入宫面嘱道：“高帝曾与大臣立约，非刘氏而为王者，天下共击之。今吾封汝等为王，大臣心皆不平，我死之后，恐其为变，汝等须牢握兵权，防卫宫殿，不得轻离。我出葬地，汝等切勿亲自送丧，以免为人所制。”二人受命。七月辛巳，吕后驾崩于未央宫，遗诏以吕产为相国，左丞相审食其为少帝太傅，立吕禄之女为皇后。说起吕后与高祖同由微贱出身，亲历艰苦，眼见高祖扫荡群雄，平定天下，诛戮功臣，分王子弟，自己母家，并无一毫好处。虽然也有二人封侯，却都由军功得来。吕氏与刘氏比较起来，太觉得不平均，所以一旦临朝称制，便将诸吕抬举起来，只因过于偏袒诸吕，把高祖诸子任意残害；又违背高祖誓约，强立诸吕为王，以致众心不服，后人将她与唐时武则天并称为吕武。其实武则天改唐为周，立武氏七庙，显有篡夺之意，至于恣意淫乱存心狠毒，亦比吕后为甚，不过同是女主专政，外戚擅权，因此连类并称耳。清人谢启昆有诗咏吕后道：

称制居然设九宾，编年犹是汉家春。酒筵竟许行军法，钟室亲能缚将臣。
轺道犬伤高帝子，厕中毳痛戚夫人。绛侯纵守丹书约，诸吕难逃喋血频。

吕后既死，与高祖合葬于长陵。此时诸吕中只有燕王吕通回了燕国，梁王吕产，赵王吕禄，依着吕后嘱咐，不往送葬，各聚兵队，紧守城门及皇宫。吕产既为相国，吕禄又为上将军，一时政权兵权，皆归此二人掌握，虽有左丞相陈平，太尉周勃，不过是挂名将相，并无一毫权力。一班列侯诸将，更不待论。朱虚侯刘章见此情形，知得诸吕并无才能，于是心生一计，要想尽灭诸吕，拥立其兄齐王刘襄为帝。遂密遣心腹之人，私往齐国，告知齐王，假说是诸吕拥了重兵，密谋作乱，己妻吕氏，知得阴谋，暗行告知，事势危急，请齐王克日发兵西来，己与弟兴居并诸大臣当为内应。齐王刘襄得信，乃与其舅驸钧、郎中令祝午、中尉魏勃三人秘密议定，刻日兴兵。

事为齐相召平所闻，心想齐王无故发兵，明是为乱，欲待谏阻，又恐齐王不听，自



己兵权在握，岂能任其胡为？遂派遣军队，将王宫四面围守。名为保卫，实则防备齐王，使之不得举事。齐王受制，束手无法。中尉魏勃本与齐王同谋，今见事机中变，都由召平作梗，一时心急智生，便来见召平说道：“传闻王欲发兵，并未得朝廷虎符为验，岂非存心造反？今相君遣兵围王，先事预防，甚属善策。但须有可靠之人作为将，方保无虞，勃虽不才，愿效微劳，为相君率领军队。”召平不知魏勃是计，相信不疑，便将兵权交与魏勃，魏勃既握兵权，即下令撤去王宫之围，来围相府。召平方知为魏勃所卖，追悔已迟，遂伏剑自杀。

说起魏勃本齐国人，当日曹参为相，魏勃年少家贫，要想谒见曹参，又苦无人引进。忽想得一计，每日起个绝早，到齐相舍人门外，替他扫地。舍人早起开门，见门前一片洁净，似是有人扫过。起初尚不觉得，后见日日如此，甚是可疑，以为世间断无如此闲情之人，来替别人扫地，谅系何种鬼怪，定要看个明白。等到天色黎明，舍人便伏在门侧等候，不过一刻，果然闻得门外扫地声响，遂由门隙中向外张望，却见一人弯着身，持帚扫地。舍人立即开门走出，问起姓名，知是魏勃。魏勃遂向舍人备述情由，托他介绍入见丞相，舍人应允，遂引魏勃见了曹参，曹参便将魏勃收在门下。一日曹参出门，令魏勃御车，魏勃趁便进言时事，曹参听了，大加赏识，荐于悼惠王，悼惠王用为内史。及悼惠王死，刘襄嗣立，魏勃宠幸用事，权过于相。召平明知魏勃是齐王得宠之人，即使不知他是同谋，岂可不加防备？此次漫然付以兵权，可谓自取其祸。魏勃闻召平已死，遂来通报齐王。齐王大喜，乃命驷钧为丞相，魏勃为将军，祝午为内史，下令召集国中兵队，预备进军。此时齐地已被吕后分割为四国，除齐国外，尚有琅玕、济南、城阳三郡，分属三国。济南系吕后封与惠帝后宫之子济川王刘太，城阳封与鲁王张偃。此二国皆吕氏党羽，惟琅玕王刘泽，本系高祖兄弟。如今齐王要将三郡趁势取回，但碍着刘泽是他从堂叔祖，不便兴兵攻之。遂遣祝午前往琅玕，面见刘泽，用言诱之道：“近闻吕氏阴谋为乱，齐王意欲起兵诛之，自以年少不知兵事，因想起大王当高帝时为将领兵，久经战阵，故愿将齐国委托大王。齐王本欲亲自来请，但因国中无主，不敢远离，使臣来请大王，务乞驾到临淄面商。齐王当并合二国之后，由大王率领入关，平定内乱。”刘泽听了，相信不疑，即日起行。到了临淄，入见齐王。齐王便将刘泽留在齐国，又使祝午前往琅玕，尽起本地之兵到来，与齐兵合为一处，由魏勃带领西进。又分兵往取济南、城阳二郡。齐王一面遣使持书分往各国，告知起兵之意。其书道：

高帝平定天下，王诸子弟悼惠王于齐，悼惠王薨，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。惠帝崩，高后用事，春秋高，听诸吕，擅废帝更立。又杀三赵王，灭梁、燕以王诸吕，分齐国为四。忠臣进谏，上惑乱不听。今高后崩，皇帝春秋富，未能治天下，固恃大臣诸将。今诸吕又擅自尊官，聚兵严威，劫列侯忠臣，矫制以令天下，宗庙所以危。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。

楚王刘交得书，即命将领兵，会合齐兵前进。此消息传入长安，吕产与吕禄商议，遣大将军灌婴领兵击之。灌婴奉命，带兵出关，行到荥阳。此时齐兵尚未到来，灌婴召诸将计议道：“诸吕统兵占据关中，意欲谋危刘氏，自行篡立。我今若破齐回报，岂非



为虎添翼？此事断不可行，不如顿兵不进，遣人与齐联合，相机行事。”诸将闻言，尽皆赞成。灌婴遂下令将兵队驻扎荥阳，遣使往见齐王，与之联和且待吕氏变起，一同讨之。齐王许诺，遂回兵屯在齐国西界，静候机会。未知诸吕是否为变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三回 周勃矫诏入北军 刘章率兵诛吕产

话说吕产、吕禄自遣灌婴去后，心知朝中大臣宗室与己反对，欲待尽数捕拿诛戮，又畏惧绛侯周勃、朱虚侯刘章二人。只因周勃原系宿将，如今虽无兵权，他旧时部下心腹将士甚多，一旦发作起来，难保士卒不倒戈相向。至如刘章也是个敢作敢为之人，见此情形，岂不预先布置。又兼齐、楚现已起兵，虽命灌婴往讨，但恐灌婴亦未必可靠。今若从中发难，灌婴闻信，定与齐楚连兵来讨，反致彼等有所借口，不如且看灌婴此去情形如何。若果与齐国通谋，再行下手。于是会合诸吕等密议多日，各人意见不一，议论纷纭。吕产、吕禄，毫无主见，犹豫不决，当日一班朝臣，见此情形，无不人人自危，但又无力抵抗，惟有束手待毙而已。

内中陈平与周勃二人，因事势危急，乃密聚商议自救之策。周勃对陈平道：“如今惟有使我掌兵，可保无事。但是如何方能夺取兵权？”陈平沉思片刻，便附周勃耳边说了数句，周勃点头称善，立即依计而行。其时曲周侯酈商，年老在家养病，陈平与周勃假作商议要事，遣人往请酈商。酈商不知是计，依言而到。二人将酈商留在家中，又遣人唤到其子酈寄，嘱咐往见吕禄，劝他如此如此。只因酈寄与诸吕交情最好，故陈平、周勃欲使之往说吕禄，将兵权让交周勃，又恐酈寄不肯往说，或反与吕禄通谋算计，故先将其父酈商劫来，作为抵当。酈寄见其父被劫，无可奈何，只得依言前往。见了吕禄，因说道：“高帝与吕后，一同平定天下，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经大臣议定，布告诸侯，诸侯并无异言。今太后新崩，帝年尚少，足下佩赵王之印，不速到国守藩，乃为上将统兵留京，所以大臣及诸侯，不免疑忌。足下何不让出将印，并请梁王归还相印，以兵权付太尉，与大臣立盟，各回本国。齐楚闻知，必然罢兵，内外皆安，足下高枕而王千里，此乃万世之利。”吕禄听了，甚以为然，乃使人将此计告知吕产。吕产又与诸吕会议，或以为可，或以为不可，众口不一，议了数次，毫无决断。酈寄见此计不行，父亲不得归家，心中焦急，便日日到吕禄处，意欲乘机促成其事，却又恐他见疑，不敢十分催促。吕禄素信酈寄，何曾知他心事？见其时常到来，便邀同出外游猎。一日猎罢，酈寄别去。吕禄顺路到其姑吕嬃家中，因与吕嬃夸说打猎之乐。吕嬃见其侄如此庸暗，全无见识，当此事势紧急，不但不可将兵权让人，连军中都不可擅离一步，他反时出游猎，真是不知死活，因此心中大怒，责骂吕禄道：“汝身为上将，乃竟弃却军队！眼看吕氏全族，断送汝手。”吕嬃越骂越气，命人将家中所有珠玉宝器，悉数取出，散置堂下，说道：“此等物件，今后都非我有，何苦替着他人看守，空费心力。”吕禄被其



姑责备一番，垂头丧气而去，但他心中尚以为其姑年老未免过虑，哪里肯信。事被酈寄闻知，见吕嬃横生阻力，料想此计难成，急来告知陈平、周勃。

陈平、周勃得酈寄回报，密议：“吕禄已有意让出兵权，只因诸吕意见不同，以致延宕，须再设法促其速行。”正在筹议间，忽报平阳侯曹窋有要事求见。二人即命请入，此时曹窋已代任敖为御史大夫，本日适因政事入见相国吕产，与之计议。忽遇郎中令贾寿奉使由齐国回来，一见吕产，便邀到一旁，将灌婴与齐楚通谋欲诛诸吕之事，备细告知，并催促吕产道：“王不早日回国，今虽欲行，亦不可得，惟有赶紧入宫保护少帝，严兵自守。”说罢连声催促吕产速行。原来贾寿乃吕氏党羽，知得势急，特来报信，背着曹窋与吕产说话，却被曹窋留心窃听，已知大略，遂赶到陈平处，说知此事。陈平与周勃见事已至此，若不速夺兵权，变生顷刻，二人议定一计，遣人密请襄平侯纪通与典客刘揭到来。纪通乃高祖女婿现掌符节，刘揭乃是宗室。二人见请，一齐陆续到来。陈平先命纪通持节，带同周勃，驰往北军，矫称少帝有诏，命太尉周勃掌管兵事。又遣刘揭随着酈寄往见吕禄，嘱咐如此如此。酈寄奉命同刘揭来见吕禄说道：“少帝有诏，命太尉掌管北军，意欲足下回国，足下当速归还将印，辞别起程，不然大祸立至。”吕禄被吓，全无主意，又心想酈寄与我交厚，必不见欺，于是解下将印，交与刘揭。刘揭得印，立即来寻周勃，此时周勃已与纪通同入北军。刘揭寻到北军，见了周勃，交割将印，于是北军遂归周勃掌管。



周勃像

周勃入得军门，心想我虽手握兵权，但尚未知军心能否归附，此军已被吕禄统领多年，难保他不布置党羽，收买众心，为他出力，我纵为统将，众心不服，亦无如何。因想出一法，下令军中道：“汝等将士，为吕氏者右袒，为刘氏者左袒。”此令既下，但见片刻之间，全军尽皆左袒。只因吕禄虽然为将，并不知联络将佐，顾恤士卒，所以竟无一人为他。周勃见了，心中大喜，因遣人报知陈平。陈平又命刘章来助周勃，周勃使之监守军门。此时尚有南军，仍属吕产管领。南军本是卫宫之兵，分为两处，一在长乐宫，一在未央宫，分归两宫卫尉统带。周勃因南军未曾归附，不敢发作，先遣曹窋往说未央宫卫尉，命其阻住吕产，勿使入宫。当日吕产被贾寿催促不过。方始决计入宫为乱。心中尚以为吕禄仍在北军，可保无事。谁知行至未央宫殿门口，却被卫尉阻住，不得入宫，只在殿门口徘徊往来。曹窋见他手下护卫之人甚多，未敢动手，急遣人报知周勃。周勃亦恐难以取胜，不敢明言讨之，遂对刘章道：“汝速入宫，保护少帝。”刘章请兵，周勃给与步卒千余人。刘章率兵，径入未央宫门，望见吕产正在廷中。时天色将晚，刘章挥兵进击，吕产见了先自逃走。随身将士。正待上前迎敌，忽然天起大风，尘土飞扬，迎面扑来，大众慌乱，各自四散，不敢抵当。刘章下令单拿吕产，余人不究，兵士得令，就宫内分头寻觅，吕产见事急，逃入郎中府吏厕中藏匿，却被兵士寻获，擒出斩之。

当日宫中大乱，少帝在内闻信大惊，急命人将殿门紧闭，停了片刻，见外间喧扰已定，问知吕产已被刘章杀死，少帝无法，只得遣谒者持节慰劳刘章。刘章此时何曾认得少帝，便欲夺取谒者之节，谒者不肯。刘章亦不强他，但将谒者挟了上车，带领随来士卒，一直前往长乐宫。谒者被刘章劫持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听其摆弄。原来长乐宫卫尉吕更始，乃吕产族人。刘章恐其闻知吕产被杀，举兵作乱，与之交战，未免费力，意欲趁其未发觉以前，矫诏杀之，所以挟了谒者俱来，有节为信，方可行事。既到长乐宫前，刘章假称有诏，召卫尉吕更始到来听命。吕更始以为是真，行近前来，刘章即喝令左右将士，拿下斩首。一面矫诏安尉军心，竟无一人敢出反抗，刘章见诸事已毕，即驰回北军，告知周勃。未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四回 灭诸吕奉迎代邸 立文帝清除皇宫

话说吕后八年秋八月庚申，朱虚侯刘章，既斩吕产、吕更始，驰入北军，报与周勃。周勃闻信大喜，遂向刘章拜贺道：“我辈所患独有吕产，吕产已诛，天下定矣。”于是周勃遣派将士，分头捕拿诸吕家属，无论长幼男女，悉皆斩之。吕禄此时已卸兵柄，无异平民，自然易被擒杀，独有吕嬃为众所恨，竟将她活活打死。又命人往杀燕王吕通，废去鲁王张偃，至审食其本与吕氏亲密，照例亦难免罪，幸得陆贾与朱建二人，替他解免，故得保全，仍命为左丞相。

陈平与周勃见大局已定，遂遣刘章前往齐国，将诛灭诸吕之事，告知齐王，请其罢兵。又使人通知灌婴，命即回军，于是诸大臣相聚密议道：“吕后所立少帝与诸王，皆非真孝惠帝之子，吕后将他人之子，假充惠帝之子，使之嗣位，意在保全吕氏，今我辈尽诛诸吕，将来少帝及诸王年长后，必替吕氏报仇，我辈难逃灭族之祸，不如废去，别立他人。”正在商议之际，适值琅玕王刘泽，亦由齐国来京。原来刘泽自被齐王骗到国中，留住不放，自知中计，追悔不及，正苦无法脱身，今闻吕氏已灭，心生一计，遂对齐王说道：“齐悼惠王为高皇帝长子，推本而言，大王乃高皇帝嫡长孙，应立为天子，今诸大臣会议应立之人，正在狐疑未定，泽于宗室之中，叨属年长，诸大臣自当待泽一言而决，今大王留泽在此，并无益处，不如遣泽入关，计议此事，可助大王成功。”齐王听说甚喜，遂即遣人保护刘泽起程。诸大臣闻说刘泽到来，果然与之商议，恰好有人提议欲立齐王刘襄，谁知刘泽自受齐王之欺，心中怀恨，此来不但不肯赞成，且有意破坏其事，以为报复，因说道：“齐王母舅驸马，为人凶恶暴戾，真如俗语所谓虎而冠者。此次吕氏以外家势力，几乱天下，若立齐王，是又出一吕氏矣。”陈平、周勃等闻言，皆道：“琅玕王所说甚是。”于是迎立齐王之议作罢。又有人议立淮南王刘长，众意以为刘长年纪尚少，其舅家亦非善良，也不赞成。末后选来选去，大众公推代王刘恒，都说道：“高帝诸子现存者，惟代王年纪最长，闻代王为人仁孝宽厚。太后家薄氏，又复谨慎纯良，迎立为帝，名义甚顺。”众人议定，守秘密，暗地遣人往代，迎接代王到来。此时朱虚侯刘章，已由齐回京，亦在会议之列，本意原欲迎立其兄齐王，但因众议不从，也就无法。

当日使者奉命到了代国，传达诸大臣之意，迎接代王入京。代王刘恒闻信，心中疑虑，遂与国中诸臣会议。郎中令张武等议道：“现在朝中大臣，皆是高帝旧将，熟习兵事，多行诈谋，其心难测，特畏高帝吕后之威，不敢妄为。今诸吕新灭，京师流血，名



为迎立大王，实不可信，愿大王称疾勿往，徐观其变。”代王听说，尚未发言，旁有中尉宋昌进前说道：“群臣之议皆非，据臣愚见，大王此去，稳登宝位，并无危险。请言其证。昔日秦失其政，豪杰并起，人人皆自以为能得天下，然而天子之位，终归刘氏。天下之人，皆已绝望，此其一也。高帝封立子弟为王，其地如犬牙相错，所谓磐石之宗，天下皆服其强，此其二也。汉兴以来，除秦苛暴，法令简约，德惠时施，人心大安，难于摇动，此其三也。即就近事而言，以吕后之威，立吕氏三人为王，擅权专制，然而太尉仅以一节入北军，大声一呼，士皆左袒，卒灭诸吕，此乃天授，非人力也。如今诸大臣即欲谋变，百姓不肯为用，其党又不能同心协力，内畏朱虚、东牟之亲，外畏吴、楚、淮南、琅玕、齐、代之强，必不敢动。况高帝子现存者，独有淮南王与大王二人，大王又属年长，加以贤圣仁孝，闻于天下，故诸大臣顺天下之心，意欲迎立大王。臣愿大王勿疑，便可起驾前往。”代王见众议不同，未知所从，遂入见薄太后，告知此事。薄太后亦无主见，待要前往，恐遭危险，欲待不去，又恐失了现成机会，遂命卜人占之。卜人奉命占成一卦，乃是大横之兆，其繇词道：

大横庚庚，余为天王，夏启以光。

卜人见了繇词，遂向代王拜贺，说是大吉，代王见繇词中说天王，心中不解，因问卜人道：“寡人现已为王，何以又说是天王？”卜人答道：“词中所谓天王，乃是天子，并非指诸侯王。”代王方悟，入告太后，自己仍不敢造次前往，遂议定先遣太后之弟薄昭，偕同使者至京，察看情形，再定行止。薄昭奉命而去，不过几时，便偕使者回报，说是已见太尉周勃，周勃备述所以迎立之意，情形确实，并无可疑。代王心中甚喜，因笑对宋昌道：“果然不出君之所料。”于是决计起程，自与宋昌同车，随带近臣张武等六人，共乘坐驿车六辆，前往长安。行至高陵，离长安不远，代王终不放心，又命宋昌飞骑先往，观察动静，此时朝中各大臣，闻得代王将到，齐集渭桥等候，宋昌一马先到，望见众人，知是前来接驾，急忙回报代王。代王方始命驾前进，及至渭桥，群臣一齐拜谒称臣，代王也就下车答拜。拜毕俱各起立。太尉周勃为首，进前说道：“愿大王屏退左右，有事奉陈。”代王未及回答，宋昌在旁闻说，即向周勃道：“太尉所言是公，无妨当众言之。若所言是私，王者不受私言。”周勃见宋昌说得有理，便跪在地上，双手高捧天子符玺，献与代王，请其接受。代王不肯即受，因辞谢道：“俟至邸第再议。”于是代王辞了众人，坐上原车，直入京城，群臣随后相从。到了代邸，各皆下车入内，时乃闰九月己酉日也。君臣既到代邸，一同上书劝进。其书道：

丞相臣平、太尉臣勃、大将军臣武、御史大夫臣苍、宗正臣郢客、朱虚侯臣章、东牟侯臣兴居、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，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，不当奉宗庙。臣谨请阴安侯、顷王后与琅玕王、宗室、大臣、列侯、吏二千石议曰：大王高帝长子，宜为高帝嗣。愿大王即天子位。

代王得书，对群臣道：“奉承高帝宗庙，乃是重大之事，寡人不材，不称其位，愿



请楚王计议应立之人，寡人实不敢当。”群臣闻言，皆俯伏固请。代王向西而立，固让三次，又向南而立，固让两次，然后即位，是为文帝。旁有东牟侯刘兴居上前奏道：“此次诛灭吕氏，臣并无功，请得前往清宫。”文帝许诺，并命太仆汝阴侯夏侯婴同往。刘兴居遂与夏侯婴直入未央宫，走至少帝近前，对少帝道：“足下非刘氏，不当立。”遂指挥左右执戟之人，令其退去。诸人闻说，各弃兵器，一哄而散，内中尚有数人，不肯听命，宦者令张释又向其晓谕一番，亦皆散去。少帝见此情形，吓得不敢作声。夏侯婴早命人备齐车辆，将少帝载入车中，少帝此时方始问道：“汝欲载我到何处去？”夏侯婴答道：“出到外闲府舍居住。”于是遂将少帝安置少府署中，一面备齐天子法驾，前往代邸，迎接文帝。刘兴居亦将惠帝之后张氏，移往北宫居住，然后把未央宫收拾洁净，前来回报。到了黄昏时候，文帝车驾起行入宫。谁知行至未央宫端门口，忽有宫官十人，手中持戟，拦住门口，说道：“天子在内，足下何故擅入？”欲知代王能否入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五回 惠帝子无辜被戮 窦后弟脱险受封

话说文帝车驾到未央宫，忽有十人在端门口持戟拦住，说道：“天子在内，足下何为擅入。”原来此十人乃是看守端门谒者，只因刘兴居清宫时，未曾晓谕大众，彼等尚不知天子已经易人，所以向前拦阻。文帝被阻，不得入宫，乃遣人往告太尉周勃。周勃闻信赶来，向谒者说明原因，此十人始各弃戟走开，文帝方得入内。陈平、周勃见文帝已入宫中，遂于是夜分遣多人，将少帝义及常山王朝、淮阳王武、济川王太一律杀死。

读者须知惠帝后宫共有七子，除先立之少帝被废而死，又恒山王不疑、淮阳王强二人早死外，尚余此四人，如今同日见杀，真是死得冤枉。在陈平、周勃，既灭吕氏，自不能不废少帝。只因少帝是惠帝之子，吕后之孙，将来长大，必然追究此事，重翻旧案，坐诸人以擅杀之罪，所以要将少帝废去。但是少帝年幼，并无失德，无故不能废他，只得说他不是惠帝之子，既说少帝不是惠帝之子，遂连着朝、武、太诸人，都不认是惠帝之子，于是糊糊涂涂，将他们一概杀死，以为斩草除根之计。此便是陈平等的阴谋，只可怜惠帝竟因此绝后了。

文帝既入未央宫，即拜宋昌为卫将军，管领南北军，以张武为郎中令，巡行宫殿。当晚文帝出坐前殿，下诏大赦天下，到了元年冬十月，文帝谒见高庙，下诏追谥赵王友为幽王，立其子遂为赵王，移琅玕王刘泽为燕王。凡吕后所夺齐楚二国之地，悉数还之。遣车骑将军薄昭往代，迎接太后薄氏至京，尊为皇太后，入居长乐宫。原来文帝奉事太后，极尽孝道，当在代国之时，薄太后有疾，一病三年，文帝躬自侍奉，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睫，饮食汤药，皆必亲尝而后进，直至病愈始已，以此仁孝着闻。如今立为天子，薄氏竟得为皇太后，也算应了许负之言。

文帝元年春正月，群臣请立太子，文帝谦让再三，群臣力请立子启为太子，文帝许之。三月，群臣又请立皇后，薄太后下诏，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。说起窦氏，乃观津人，父母早卒，家有一兄一弟。兄字长君，弟名广国字少君。窦后少时，以良家子女，被选入宫为宫人。惠帝时，吕后挑选宫人分赐诸王，每国五人，窦后名亦在内，自以为家在清河，与赵国最近，愿往赵国，遂托主管宦官，请其将己名载入赵国五人之列，宦官许诺。谁知事后忘记，竟将窦后名字，误载代国名下，奏明吕后，已得允准，窦后方知其事，不觉涕泣埋怨宦官，不愿前往代国。宦官因名册业经奏准，不能更改，只得自己认错，极力劝慰窦后。窦后无法，只得随众出宫，到得代国。文帝时为代王，见了所赐五人，只有窦后恰中其意，因得进幸，生下一女名嫫，又生二子，长名启，次名武。



文帝本有王后，王后生有四子，文帝未即帝位，王后已死。及文帝即位，王后所生四子，忽然接连病死。当日群臣请立太子，惟有窦后子启，年纪最长，故得立为太子。母以子贵，所以窦后得立为皇后。又封长女嫫为馆陶公主，次子武亦得封王。读者试想窦后当日若得如愿，到了赵国，不过做赵王友的姬妾，有何好处？幸亏宦官忘记嘱托，将她派到代国，如今竟得立为皇后。可见凡事非人所能预料，所谓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？窦后恰正与此语相应。

窦后既得立为皇后，外家自然也得好处，于是其兄长君，便将家移到长安居住。窦后问起少弟少君，何以不见？长君说是四五岁时，被人诱拐，至今不知去向。

窦后甚是悬念，遣人四处访寻，并无消息。过了一时，少君忽自行诣阙上书认亲。原来少君被人拐卖为奴，后又转卖十余家，流落到宜阳地方。此时年已长成，主人命其入山烧炭，与同百余人一处工作。夜间同就岸下，搭起茅篷住宿。忽有一夜，山岸崩塌，百余人梦中惊醒，逃走不及，都被压死，独有少君一人得脱。自以为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遂到卜肆问卦，卜人代他卜得一卦，不觉大惊，说是数日之内，便得发迹，将来定当封侯。少君暗自欢喜，果然不过数日，少君随其主人到了长安，闻得天子新立皇后姓窦乃观津人。少君被拐时，年纪虽小，却记得自己本姓及县名，心想此位新立皇后，与我同姓同县，莫非就是我姊？想到此处，心中不禁大喜，却又不敢冒昧，恐防错认，其罪不小，因在外打听一番，料得有八九分的实，方敢上书自陈。窦后得书，便与文帝言明，文帝命召少君入见。少君此时身为人奴，自然是憔悴可怜，更兼姊弟一别十余年，如今各已长成，连声音容貌都不认识，如何辨得真假。文帝便问道：“汝尚记得少时家事否，可说出一二件，看是对与不对。”少君道：“曾记在家时，与姊出外采桑，有一次从桑树坠下。”窦后想起实有此事，但尚未能相信，再问少君，更记得别事否。少君又说道：“记得姊被选入宫起程西上之日，曾与我话别于旅舍之中，亲自取汤为我洗头，洗毕又取饭与我食之，然后上路。”窦后见说得情真事确，知是其弟无疑，遂与



陈平、周勃带人将少帝等人杀死

少君相抱痛哭一场，左右近侍，皆为流涕。文帝因厚赐之，命与其兄长君，同在长安居住。

事为绛侯周勃、颍阴侯灌婴等所闻，相聚议道：“我辈遭诸吕之难，幸得不死，将来性命，或且系此二人身上。此二人出身寒微，不可不为之先择师傅，恐其又学诸吕，我辈死无葬身之地矣。”于是奏明文帝，选取老成端正之人，陪伴二人，与之同居。果然窦长君、少君得了师友之力，并皆谨慎谦让，不敢倚借富贵，欺凌他人，因此外间甚有贤名。到得文帝既死，景帝即位，尊窦后为皇太后，封少君为章武侯，其时长君早已身死，景帝又封其子窦彭祖为南皮侯，此是后事。

文帝见诸事大定，遂下诏赏诛诸吕之功，加封太尉周勃邑万户，赐金五千斤。丞相陈平、将军灌婴，邑各三千户，金二千斤。朱虚侯刘章、襄平侯纪通，邑各二千户，金千斤。封典客刘揭为阳信侯，赐金千斤。又赏代国从来诸臣功，封宋昌为壮武侯，张武等皆官九卿。读者试想此次诛灭诸吕，要算是朱虚侯刘章功劳最大。当日周勃虽入北军，不敢动手，若非刘章杀了吕产，诸吕未易一时平定。如今论功行赏，反被周勃得了首功，刘章受赏甚薄。其弟刘兴居，清宫也算有功，并未蒙赏，此是何故？只因文帝知得刘章兄弟欲诛诸吕，如此出力，其意不过是欲立其兄齐王刘襄为帝，若非周勃、刘泽等不肯赞成，文帝安得即位？所以刘泽既得移封燕国，周勃等又皆叨重赏，独刘章兄弟大受屈抑，可见文帝虽贤，亦不免怀着私意。

文帝虽已行赏，心中对于周勃，尚觉得功多赏薄，过意不去。便欲命其为相，因见左丞相审食其，平日既无功劳，又无才干，且是吕氏之党，不治其罪，已算宽大，如何更任他居此高位？于是意欲将审食其罢免，以周勃为左丞相。谁知右丞相陈平，早已料得文帝之意，遂即谢病不朝。未知陈平是何用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六回 陈平巧言胜周勃 陆贾奉书见赵佗

话说文帝见周勃功多，欲将审食其免职，以周勃为左丞相，尚未发表。右丞相陈平，知文帝宠爱周勃，心想不如连右丞相一并让他，于是谢病不朝。文帝见陈平无故告病，心中生疑，亲问其故，陈平对道：“当日高帝在时，周勃功不如臣，此次诛灭诸吕，臣功亦不及勃，臣愿以相位让之。”文帝准奏，乃下诏以太尉周勃为右丞相，位居第一，以陈平为左丞相，位居第二，灌婴为太尉，审食其免官回家。文帝又喜陈平能让，加封三千户，赐金千斤。

周勃既为右丞相，心满意足，遇着朝会之时，意气扬扬，极其自得。文帝待之却甚恭敬，每见其走出，常以目送之。旁有中郎袁盎，见此情形，心中不以为然，忍不住进前问道：“陛下以为绛侯是何如人？”文帝道：“绛侯乃是社稷臣也。”袁盎道：“不然。绛侯乃是功臣，非社稷臣。所称为社稷臣者，为其能与君共存亡也。当吕后时，诸吕用事擅权，刘氏不绝如线，绛侯身为太尉，职主兵权，不能救正，及吕后已崩，诸大臣相聚谋诛诸吕，绛侯适逢其会，得以成功。今观其人，似有自骄之色，陛下反待以谦让，不免有失君臣之礼，臣窃为陛下不取也。”文帝听了，默然自失，从此临朝对着周勃，便不似从前那种和气。周勃也觉得文帝容貌，日益尊严，心中渐加畏惧，不敢如前畅意，心中疑是有人进谗，以致恩遇顿薄。后来果然探得乃是袁盎所说，周勃怨恨道：“袁丝小子，我与其兄素来交好，谁知他竟在帝前毁谤起我来，也太觉不情了。”原来袁盎字丝，乃楚地人，前为吕禄舍人。文帝即位，以其兄袁哙之力，得为中郎。袁哙本与周勃为友，故周勃怨之。袁盎闻知周勃怨己，亦不以为意。

文帝天性仁爱，自从即位之后，留心政务，勤求治道。一日因见法令中有收孥相坐之律，此律本是秦法，汉时沿用未除。其法一人有罪，坐及家族，文帝以为不公，下诏废之。又命有司赈恤鳏寡孤独穷困之人，凡民年八十以上，每月赐以米一石，肉二十斤，酒五斗；九十以上，又加赐帛二匹，絮三斤，定为常例。时有来献千里马者，文帝道：“朕出行之际，千乘万骑，鸾旗在前，属车在后，平常无事，日行五十里，出师日行三十里，皆有一定程限，朕乘坐此千里马，一人先行至何处去？是此马在我并无用处。”遂命左右将马还之，并给其来往路费，因下诏道：“朕不受献，此后四方不得来献。”当日各地官吏奉到此等诏书，布告于外，一众人民闻知，尽皆欢喜感激，以为何幸得逢圣王，连那年老抱病之人，亦扶杖出门听诏，并望自己寿命延长，得见太平盛世。读者须知自周末以至汉初，中间经历许久年代，并无一个君相，肯实心为民办事



者，如今文帝即位，首先赈贫恤老，除去苛法，所以人心感动，四方归仰。

文帝临朝稍久，国家政事，逐渐熟悉。一日因向右丞相周勃问道：“天下一年之内，定罪案件，共有几多？”周勃平日并未留心狱讼，一时被问，答应不出，只得谢道不知。文帝见周勃不能答对，未免难乎为情，心想或且此事容易忘记，别件大事，定能得知，遂又问道：“一年内钱谷出入之数，各有几多？”周勃见问，更是茫然，只得又答道不知，心中甚是惶愧，汗流满身。文帝见周勃如此情形，只得命他退立一旁，又召左丞相陈平近前，仍将前二事问之，陈平也是不知，他却比周勃答应得巧，只说道：“此事各有主管之人。”文帝闻言暗想道：原来他也不知，岂有宰相连刑罚财政全然不晓之理？因又问道：“主管之人，到底是谁。”陈平道：“陛下若欲知犯罪多少，可问廷尉；钱谷出入多少，可问治粟内史。”文帝见答，心中不悦，遂说道：“既然各有主管之人，不知君所管何事。”陈平见文帝穷究到底，因免冠顿首道：“陛下不知臣不肖，使得待罪宰相。宰相之职，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，外镇抚四夷诸侯，内亲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其职。”文帝听了，连声称善。周勃在旁，见陈平应对如流，能博文帝欢喜，想到自己先前情形，不觉大惭。到得退朝走出，周勃私向陈平责备道：“君平素何不教我，以致主上问我，无话可答？”陈平笑道：“君居其位，岂有不知自己之职？譬如主上若问长安盗贼数目，又能勉强对答否？”周勃被陈平说得无话可答，自此方知自己才能，远逊陈平，到了秋八月，周勃称病告退，文帝遂专任陈平一人为相。

当日文帝即位之后，遣使通告诸侯王及各蛮夷，独有南粤王赵佗，尚未臣服。原来吕后时有司请禁南粤市买铁器，防其为乱，吕后许之。赵佗闻此消息，因怒道：“昔日高皇帝立我为南粤王，许与我通市货物，今吕后听信谗臣之言，以为我是蛮夷，心存异视，禁绝货物，此必是长沙王之计，欲倚借中国势力，吞灭南粤，并其土地。须知我南粤岂肯轻受他人欺凌？索性与之绝交，免得屈居人下。”于是自号为南粤武帝，起兵攻击长沙，残破数县，虏掠人畜货物而去。长沙王遣人赴京告急，吕后闻信大怒，即命隆虑侯周灶，领兵击之。却值五六月天气，暑湿正盛，士卒不服南边水土，酿成大疫，死者无数。赵佗又遣兵防守边界，汉兵不能越岭侵入一步。过了年余，吕后身死，周灶也就班师回京。赵佗见汉兵无如之何，愈加得意，迫使闽、越、西瓯皆来归附，所占土地，东西万余里，赵佗于是僭用天子仪仗，俨然成一独立之国。

文帝既查明南粤起衅原由，知是曲在中国，遂想纯用德化，使之归服。因修成一书，命陈平举荐使者，持往南粤。陈平道：“当日高帝时系陆贾奉使前往，今其人现在长安，家居无事，可以为使。”文帝依言，即拜陆贾为太中大夫。陆贾奉命赍书起程，直赴南粤。赵佗接受文帝之书。其辞道：

皇帝谨问南粤王，甚苦心劳意。朕高皇帝侧室之子，弃外奉北藩于代，道里辽远，壅蔽朴愚，未尝致书。高皇帝弃群臣，孝惠皇帝即世，高后自临事，不幸有疾，日进不衰，以故悻暴乎治。诸吕为变故乱法，不能独制，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。赖宗庙之灵，功臣之力，诛之已毕。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，不得不立。今即位，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，求亲昆弟，请罢长沙两将军，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，亲昆弟在真定者，已遣人存问，修治先人塚。前日闻



王发兵于边，为寇灾不止，当其时长沙苦之，南郡尤甚。虽王之国，庸独利乎？必多杀士卒，伤良将吏，寡人之妻，孤人之子，独人父母，得一亡十，朕不忍为也。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，以问吏。吏曰：“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。”朕不能擅变焉。吏曰：“得王之地，不足以为大，得王之财，不足以为富”。服岭以南，王自治之。虽然王之号为帝，两帝并立，无一乘之使以通其道，是争也。争而不让，仁者不为也。愿与王分弃前恶，终今以来，通使如故。故使贾驰谕，告王朕意，王亦受之，毋为寇灾矣。上褚五十衣、中褚三十衣、下褚二十衣遗王，愿王听乐娱忧，存问邻国。

未知赵佗得书之后，其意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七回 赵佗报书去帝号 贾谊被谗谪长沙

话说赵佗见文帝来书，仁至义尽，语气蔼然，不觉心中折服。又因陆贾是他故人，久别重逢，自然欢喜，遂下令除去帝号，留陆贾住了数日，修成回书，并献许多方物。陆贾辞别赵佗，回至长安，入见文帝复命，呈上书信物件。文帝将书拆开，见其上写道：

蛮夷大长老夫臣佗，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。老夫故粤吏也，高皇帝幸赐臣佗玺，以为南粤王，使为外臣，时纳贡职。孝惠皇帝即位，义不忍绝，所以赐老夫者甚厚。高后自临用事，近细士，信谗臣，别异蛮夷，出令曰：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，马牛羊即予，子牡毋予牝。老夫处僻，马牛羊齿已长，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，使内史藩、中尉高、御史平，凡三辈，上书谢过，皆不反。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，兄弟宗族已诛论，吏相与议曰：“今内不得振于汉，外无以自高异。”故更号为帝，自帝其国，非敢有害于天下也。高皇后闻之大怒，削去南粤之籍，使使不通，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，故敢发兵以伐其边。且南方卑湿，蛮夷中，西有西瓯，其众半赢，南面称王；东有闽越，其众数千人，亦称王；西北有长沙，其半蛮夷，亦称王；老夫故敢妄窃帝号，聊以自娱。老夫身定百邑之地，东西南北数千万里，带甲百万有余，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？不敢背先人之故。老夫处粤四十九年，于今抱孙焉，然夙兴夜寐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目不视靡曼之色，耳不听钟鼓之音者，以不得事汉也。今陛下幸哀怜，复故号通使汉如故，老夫死骨不腐，改号不敢为帝矣。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，翠鸟千，犀角十，紫贝五百，桂蠹一器，生翠四十只，孔雀两只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。

文帝得书，见赵佗称臣奉约，心中大悦，从此南方无事。光阴荏苒，过了一年，是为文帝二年冬十月，丞相陈平身死，文帝赐谥为献侯，使其子陈买袭封曲逆侯。后传至陈平曾孙陈何，坐罪诛死，国除。当陈平在日，尝自言我多阴谋，乃道家所禁，将来子孙，必不能长保爵位，因吾平日行事，多种阴祸之故。果然自陈何废后，尚有陈平曾孙陈掌，乃武帝卫皇后之姊夫，贵幸一时，意求续封曲逆，竟不能得。读者须知陈平一生，专恃智计诈谋，得以保全禄位，他事且置不问，单论阴谋杀死少帝诸王，致使惠帝



绝嗣，便是一宗大罪，能将爵位传到曾孙，尚算是便宜了他。清人谢启昆有诗咏陈平道：

悠然户牖一闲身，食核何劳逐妇人。壮士受金非损洁，丈夫冠玉岂长贫。
平生出计多行闲，尽日忧谗但饮醇。太尉同心诛吕氏，阴谋终亦不如臣。

陈平既死，文帝又用周勃为相。说起周勃，自少家贫，本以织蚕箔为生。又能吹箫，每遇人家丧事，多往充当吹鼓手。颇有膂力，能张强弩。高祖起义，遂得相从为将，屡立战功。生平不好文学，轻视儒生，每遇召集诸生论事，周勃甚是傲慢，自己东向高坐，不与叙礼，也不等诸生开口，便催促道：“汝速与我说来。”其粗鲁如此。文帝初即位时，以为他有大功，所以十分敬重，后来听了袁盎之言，又兼问他言语，对答不出，便知他非宰相之才，所以听其辞职，独任陈平。如今陈平已死，旧日勋望老臣，惟他一人居首，所以仍旧用他为相。

周勃为相，尚未一月，偏又逢着日蚀。原来古人遇着日蚀，便以为是朝政缺失，其责在于君相，此亦神道设教之意。文帝因见日蚀，心中恐惧，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人，于是上书言事之人甚多。有贾山者，乃颍川人，现为颍阴侯灌婴骑士，上书极言治乱，名为至言，文帝纳之。原来文帝每日车驾出入，遇着上书之人，必止住御辇，收受其书，书中所言不可用，不过置之不理，亦不加以责备，如果可用，必极口称善，斟酌施行，意在使人尽言。谁知周勃身为丞相，却并无一言建白，以此文帝更觉看他不起。

文帝方在一心勤求治理，闻得河南郡守吴公，政治和平，为天下第一，遂下诏征为廷尉。吴公到京，一见文帝，便保荐一人，姓贾名谊，说他年少好学，能通诸家之书。文帝立即召见，拜为博士。说起贾谊，乃洛阳人，少时以文学见称，一郡之人，呼为才子。吴公闻知其名，命其来见，收留门下，甚加赏识。此次入朝，首行保荐。贾谊拜博士时，年纪仅有二十余岁，在同官之中，算是后辈，每值诏书下来，命诸博士议事，诸博士大半年老之人，对于应议之事，往往文理荒疏，辞不达意。贾谊见众人如此情形，因向各人问明大意，自己便代大众执笔，做成许多文字，每人一篇，逐一交与本人阅看，却都合着各人意思，因此同官皆称其才。事为文帝所闻，心中甚悦，贾谊因上书劝文帝积蓄米谷以备荒乱。文帝心感其言，遂下诏开籍田，自己亲耕以劝百姓。又请文帝下诏命列侯各归其国，只因当日列侯皆居长安，各人所食封邑，相离甚远，每年应得租税，均由人民运至长安献纳，连累小民，多出运费，甚属不便，所以贾谊首先建议，文帝依言行之。



贾谊像

当日文帝甚是看重贾谊，一年之中，竟由博士升至太中大夫。贾谊见文帝是个有为之主，自己感激知遇，也想尽他学问，辅佐太平。因见汉兴已有二十余年，天下无事，正应趁着此时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更定官制，兴起礼乐。于是将应兴应革之事，起个草稿，奏上文帝。文帝见此乃一朝大典，要由自己创定，恐怕才力不及，以此心怀谦让，未即照行。但因此知贾谊是个王佐之才，可以大用，便饬下群臣，议将贾谊任为公卿。此诏一下，大触周勃之忌，遂约同灌婴、张敖、冯敬等一班耆旧老臣，群向文帝谮毁贾谊道：“洛阳少年，初学新进，便欲擅权，纷乱诸事。”文帝迫于诸大臣反对，不得已命贾谊出为长沙王太傅。贾谊快快不乐，只得辞朝而去。

周勃见贾谊已去，心中大喜，自以为可以安静无事。谁知文帝心中，对他极不满意。先是朱虚侯刘章，首诛诸吕，其功最大，当时周勃等曾私许刘章，将赵地封之为王，又许其弟刘兴居为梁王。及文帝即位，因刘章兄弟本意欲立齐王，故没其功，反重赏了周勃。周勃得赏，也全不替刘章表白，后来文帝闻知周勃私许刘章兄弟为王之事，心中不悦。此次恰值有司请立皇子为王，文帝想起刘章兄弟，终是有功，未免大受委屈。又赵王友次子刘辟强，预诛诸吕，亦属有功，遂下诏立刘辟强为河间王，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，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。然后立皇子武为代王，参为太原王，揖为梁王。刘章与刘兴居，一向失职，心中郁郁，如今虽得为王，却又是向齐国割出二郡来，二人自然心怨周勃，便连文帝也因此事愈觉不喜周勃，意欲将他免相。但是无故罢职，在周勃面上甚不好看，必须借个题目方好，文帝因此迟迟未决。

到了三年冬十一月，文帝忽然想得一法，遂下诏说是前遣列侯各归其国，事已多日，闻有已经辞行尚未就道者，丞相乃吾所敬重，可为朕率领列侯归国。于是轻轻一诏，竟将周勃免职，用灌婴代为丞相。忽报匈奴大举入寇，文帝急命丞相灌婴领兵往击。未知此去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八回 得游扬季布显名 惹嫌疑绛侯被逮

话说汉文帝三年夏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寇上郡，文帝得报，即日车驾亲幸甘泉宫，命丞相灌婴领马兵八万，前往击之。又遣使持书责备冒顿违约失信。文帝复由甘泉进至高奴，顺路到了太原，接见旧日代国群臣，厚加赏赐，并赏人民牛酒，免其租税。文帝在太原驻驾十余日，闻匈奴已去，正拟回銮，忽有急报，说是济北王刘兴居起兵造反。

原来济北王刘兴居，与其兄城阳王刘章，自以诛灭诸吕，立有大功，虽得封王，仅据一郡之地，未免失望。刘章到国未久，便已身死，兴居见其兄因此气愤而死，愈加怨恨，此次闻得匈奴来犯，文帝亲往高奴，心中以为御驾亲征，关中必定空虚，遂即举兵西行，意欲袭取荥阳。文帝得信，急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，领兵十万，克日往讨。一面遣使催促灌婴回兵。此时灌婴已将右贤王驱逐出塞，闻命立即拔寨退回。文帝又命祁侯繆贺，领兵固守荥阳，自己起驾回京。灌婴随后也到，当日柴武奉命引兵东征刘兴居，两军相遇，战了数阵，兴居兵败自杀，济北国除。

当兴居初举兵之日，忽有大风从东而来，直将其旌旗吹入天际，良久始下坠。遣人觅之，乃在城西井中，及大军将行，战马皆悲鸣不进。左右李廓等进谏，兴居不听，及兴居败，李廓亦自杀。文帝怜兴居自取灭亡，遂尽封齐悼惠王诸子罢军等七人为列侯。

文帝平定济北，过了一年，匈奴冒顿单于遣使奉书到来，说是此次起衅原因，乃由中国边吏侵侮右贤王，右贤王心怀不甘，也不告诉单于，听从谗人之计，自行发兵入塞。单于闻知此事，以右贤王违约擅动，罚其领兵往征月氏，如今已灭月氏，并降服楼兰、乌孙等二十六国，北方大定，单于自愿罢兵休息，尽除前隙，复修旧好。但未知汉帝之意如何，故特遣使请问，并献上马、骆驼等物。文帝得书，便与公卿会议和、战二事，孰得孰失。群臣同声奏道：“匈奴新灭月氏，兵势正盛，未可轻敌；且边衅一开，劳师费财，人民受害，纵使战胜，得了胡地，尽是沙漠旷野，不能居住，不如与之和亲。”文帝见众议相同，遂许匈奴讲和，作成回书，并赠以锦绣，遣使前往结约，从此边境又稍得宁静。

是年冬十二月，丞相灌婴身死。文帝赐谥为懿侯，以御史大夫张苍为丞相，尚遗御史大夫一缺，文帝正在择人补授，有人举荐季布可用，文帝亦闻其名，遂遣使者往召季布入京。

季布此时已由中郎将出为河东郡守。河东本故梁地，乃是有名大郡，其地人士，闻得季布到来，久知他是楚国大侠，莫不畏服。季布到郡数年，地方却也安静无事。先是



季布同里有一辩士，复姓曹丘，人皆称之为曹丘生。曹丘生与季布初不相识，流寓长安，恃着口才，结交权贵，夤缘得事宦者赵谈，借此在外招权纳贿，连窦后之兄窦长君，都与交好。季布平日深恶其人，曾作书劝窦长君，勿与往来，窦长君不听。忽一日，曹丘生来访窦长君，告别回里，又言顺路将往河东，请为作书介绍，往见季布。窦长君心想季布正劝我勿与汝结交，如何反去惹他，因辞道：“季将军不喜足下，足下勿往为妙。”曹丘生道：“我与季将军并无仇怨，何故他不喜我？”窦长君便将季布来信，与之阅看。曹丘生看毕笑道：“他不喜我，我偏要见他，但求足下一书，为我先容，我自有方法，包管他与我相得。”窦长君先本不肯，后经曹丘生再三要求，却他不过，只得写成一书，书中大抵叙述曹丘生好处，并代达他仰慕之意。曹丘生袖了书，辞别窦长君，到得河东，歇下旅舍，先遣人持书向郡署投递，自己随后前往求见。季布得书，拆开一看，不觉大怒。心想他竟敢来捋虎须，待他来时，须要从重挫辱他一番，方知我不是好惹的。少顷，阍人入内通报，说是曹丘生来了。季布传言唤进，自己盛气待之，曹丘生从容入内，望见季布端坐不动，满面怒容，他却神色洋洋，丝毫不惧，一直走到季布面前，长揖说道：“楚人有相传俗语道：‘得黄金百斤，不如得季布一诺。’足下在梁楚之地，所以能取得此种名誉者，皆仆之力，况仆与足下同为楚人，仆称扬足下之名，遍于天下，岂不美哉，足下又何必将仆拒绝？”季布闻言，果然回嗔作喜，急从座上立起，与之叙礼，待为上宾，留在郡署，住了数月。曹丘生辞去，季布又备厚礼送之。原来季布名誉传闻远近，皆由曹丘生替他到处称说，所以后人称为人榆扬引进者，曰为作曹丘，即本于此。

文帝此次遣使往召季布，本意欲命之为御史大夫，谁知使者已去，却又有人对文帝道：“季布为人刚勇，平日酗酒使气，难于亲近。”文帝听了中悔，遂将御史大夫补授别人。及至季布奉命到来，留在京师一月，并无职使，文帝召见一次，仍命回任。季布早将情形打听明白，心中不免怏怏，遂对文帝说道：“臣无功窃宠，待罪河东，忽蒙陛下见召，此必有人在陛下前过誉臣者。及臣至京，不闻后命，却令回任，此又必有人毁谤臣者。陛下因一人之称誉而召臣，又因一人之毁谤而弃臣，臣恐天下有识者闻之，有以窥见陛下之浅深也。”文帝被季布道破隐情，无言可答，良久方说道：“河东乃吾股肱之郡，故特召君询问情形，并无别故。”季布明知文帝托词遮掩，只得辞别回任。

季布回任未久，河东地方，忽然兴一大狱。原来周勃所封绛邑，正属河东管辖，周勃自从免相归国，身享富贵，原无不足，但回想昔日手诛诸吕，迎立代王，威震天下，如今失势家居，难保无人暗算，况文帝无故将他免相，明是心存疑忌。记得前次人言不为无因，以此愈加戒惧，惟恐学了韩信、彭越，束手受诛，偏又想不出免祸方法，提心吊胆，怀着鬼胎。

人生祸福，本无一定，惟人所召。周勃果能谨慎家居，原可无事，谁知他年老智昏，更兼畏惧到了极处，行事愈觉颠倒，每遇着河东郡守尉出巡各县，到了绛邑，自然来见周勃。周勃闻报守尉到来，便以为是来拿他，要想辞绝不见，势属不能，待要出见，又恐果然被拿，一时急得糊涂，竟亏他想出一个方法，自己全身披挂，又命家中人各执兵器，随着左右保护，后出见守尉，好得郡守正是季布，见了此种情形，以为是要显他大将威风，却料不出他心事，不过付之一笑。



读者试想守尉如果奉诏前来拿他，纵使披甲持兵，有何益处，若是反抗朝廷，更是罪上加罪。周勃想出此法，不但于事无益，因此反惹出祸来。只因他此等作为，传到外间，就有希功邀赏之人，借此作个凭据，奔到长安上书告发，说是绛侯周勃谋反。文帝得书，不知事实真假，便饬下河东郡守尉，将周勃捕拿来京，交与廷尉，讯明有无谋反情事。季布奉到诏书，只得偕同郡尉，带领兵卒，到了绛邑，一声令下，将周勃居屋团团围住，季布入内宣读诏书，周勃此时魂不附体，虽然身穿盔甲，手持兵器，只是吓得如木人一般，白白被他捆起，上了囚车，解到长安。未知周勃此去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九回 薄太后力救绌侯 张释之受知文帝

话说周勃被拿到京，囚系请室，算是生平从未受过的苦，自念本无谋反情事，凭空遭此污蔑，不知将来讯问之时，如何措辞，方可剖明自己冤枉，正在寻思未得其法，偏又遭着一班如狼似虎的狱吏，前来侮辱。

读者试想我国专制时代，监狱黑暗，固不待言，纵使汉文时代，算是朝政清明，刑罚平允，此种陋习，终难改革。大抵为狱吏者，多系无赖出身，又在狱中习见惨酷情形，毫不动念，平日对着囚犯，作威作福，是其惯技，但见有人入狱，便是买卖上门，不问 he 本来有无犯罪，也不问他平日身分贵贱，家道贫富，先要使他尝尝自己的利害，待他受苦不过，自然送钱来用，所以犯人一见狱吏，如鼠遇猫，任他鞭打詈骂，不敢出声。如今周勃虽属有名将相，今既到了此间，便也强汉不离市，只得由他。狱吏见周勃是个老实人，便不时用冷言冷语，明讥暗讽，虽然不敢十分凌虐，此种闷气，已经难受。

周勃遭狱吏虐待，心中虽然气愤，但此时意气凋丧，譬如猛兽闭在柙中，反要俯首帖耳，仰人鼻息，也只得耐心忍受。因想起此辈无非借端需索，遂吩咐家中取出千金，买嘱一班狱吏，真是钱可通神。狱吏得此重贿，立时换了一副面目，承应得十分周到。周勃便请教他，将来口供如何说法，狱吏手中恰好执着一个木简，便在简背写了数字，持与周勃观看。周勃定睛一看，乃是“以公主为证”五字。原来周勃长子名胜之，选配公主，公主即是文帝之女，所以狱吏教他引公主为证，以明自己并无反谋。周勃得狱吏指教，到了讯问之日，便照着此语写成口供，刑官讯知周勃实无反谋，遂将口供并审讯情形奏明文帝。

当日朝中公卿见周勃下狱，皆知他是冤枉，却无人敢向文帝明言，只有袁盎在文帝前，一力保其无罪。文帝迟疑未决，又有太后之弟薄昭，因周勃前将加封食邑尽数赠之，心中甚感，今见其被诬，不忍坐视，便将此情告知薄太后。薄太后也以为周勃断不会造反，却怒文帝轻信谗言，枉屈功臣。恰好一日文帝入宫朝见太后，太后见了文帝，记起周勃之事，不觉发怒，信手将头上所戴软巾，向着文帝掷去，口中说道：“绌侯手握国玺，身掌北军，不当其时造反，如今居一小县，倒想谋反，岂有此理？”文帝生性孝顺，见太后盛怒，出其不意，吃了一惊。又已看见廷尉奏报周勃谋反并无凭据，因向太后谢罪，说道：“刑官已验问明白，正待放出。”遂立即遣使持节到狱，赦出周勃，复其爵邑。周勃既得出狱，仍回绌邑每对人说道：“吾尝统领百万之军，至今日始知狱吏



之贵。”又闻袁盎在文帝前，极力救他，便又与袁盎深相交结。周勃经此大狱，借以自明心迹，从此反得心安意泰，享受晚年清福。

袁盎此时已升为中郎将，常侍文帝左右，遇事敢言。一日随同文帝出游霸陵，霸陵乃文帝自营生圻，在长安城东七十里。文帝素重节俭，因山为陵，不另起坟，山上偏栽柏树。此山北临灞水，就水立名，故曰霸陵。其西山势斜迤而下，成一长坂，势颇陡峻。文帝车驾到得山上，赏玩片刻，吩咐回车，意欲从西驰下峻坂，袁盎见了，一骑飞到车前，揽住辔头，谏道：“不可。”文帝笑道：“将军莫非胆怯。”袁盎道：“臣闻俗语有云：‘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百金之子，不骑衡。’何况人君，岂可乘危徼幸？今陛下亲御六马，驰下峻山，万一马惊车覆，有伤圣体，陛下纵使自轻，其奈高庙太后何？”文帝闻言乃止。

又一日，文帝与窦皇后、慎夫人同到上林游玩，早上有上林郎署长布下坐席，文帝与窦后入席坐定，慎夫人随后走进，便想与窦后同坐。袁盎在旁看见，却引慎夫人退到一旁席上，使之就坐。慎夫人素得文帝宠爱，平日在宫，与窦后同席坐惯，如今遇着袁盎，偏要按着嫡庶，分出尊卑礼节。在慎夫人心想皇上、皇后一向都不与我计较，平空却被一个小臣出来干涉，明是当众将我折辱，因此气得变了颜色，立定身子，怒目视着袁盎，不肯坐下。文帝也觉得袁盎多事，将他宠爱之人，平空得罪，一时亦自生嗔，立起身来，带了诸人一径回宫。袁盎知文帝心中愤怒，当时不便剖明，随驾到了宫内，方始进前说道：“臣闻尊卑有序，然后上下和睦。今陛下既立皇后，则慎夫人便是姬妾。妾与皇后岂可并坐？陛下心爱慎夫人，不妨厚加赏赐，若以此为见好，适是害她。陛下独不见昔日戚夫人恃宠骄恣，得罪吕后，后来竟酿成人彘之祸，能不寒心？”文帝被袁盎说得回嗔作喜，即召慎夫人到来，将袁盎之言转述一遍，慎夫人也就明白，立时气平，反觉得袁盎是一片好意，遂命取金五十斤，赐与袁盎。慎夫人自从听了袁盎言语，也知守着礼节，不敢恃宠骄傲，后来因得保全无事。

袁盎久事文帝，不但直言敢谏，且能认拔贤才，他曾保荐一人，后来竟成为一代名臣。此人姓张名释之，字秀，乃堵阳人。家中富有资财，与兄仲同居。其兄劝其入仕，于是出资捐纳，得为骑郎。释之生性，不善逢迎，所以名誉不显，在官十年，不得升迁。骑郎官卑职小，月俸无多，居住长安地方，用费又大，人不敷出，还要家中寄钱来用。释之自念本意出仕，为图功名，如今两无成就，反累吾兄耗费许多财产，觉得宦游毫无趣味，便想告病回家。独有袁盎素来赏识张释之是个贤者，今闻他要告病，想朝中去了此人，未免可惜，便奏请文帝，将释之迁补谒者。释之既得迁官，入见文帝，适值文帝朝罢无事，释之便欲上前陈述意见，文帝见释之正要开口，因先说道：“不必陈述三代以上之事，发为高论，但求平易切实，使现在即可施行。”释之听说，乃就秦汉两朝行事，互相比较，说明秦所以亡，汉所以兴之故，文帝称善，即拜释之为谒者仆射，释之无意中又升了官，从此遂无去志。

一日文帝车驾出游上林苑。张释之随行，此上林苑本秦旧苑，方三百里，苑中离宫别馆七十所，栽种花果，豢养鸟兽，又有鱼台、犬台、兽圈等，每值秋冬，天子常来射猎鸟兽，供奉宗庙。文帝此来，一路闲游，偶登虎圈，对着上林尉，问起各种鸟兽簿册数目。谁知上林尉平日并未留心，逐件问时，皆不能对。文帝问了十余件，上林尉瞪着





张释之像

两眼，左边一瞧，右边一看，口中总是答应不出，旁有虎圈啬夫，见上林尉不能对，便忍不住出头替他对答。文帝见啬夫口齿清利，欲试其才，乃将各种鸟兽簿详细翻阅，逐项细问，啬夫口才甚捷，有问必答，如响应声，毫无疑滞。文帝甚喜，便对左右夸奖啬夫道：“凡为官吏，职掌所在，正该如此，上林尉实是无用。”遂命释之即拜啬夫为上林令。

说起上林令比上林尉官职更高，啬夫三言两语，竟得超升高位，也算他的造化。谁知释之闻言，迟疑良久，却近前问道：“陛下以为绛侯周勃是何等人？”文帝答道：“是个忠厚长者。”释之又问：“东阳侯张相如是何等人？”文帝道：“也是长者”。释之因说道：“绛侯、东阳侯，既皆称为长者，然此二人若与之论事，似乎言语不能出口，岂学此啬夫，仗着利口，喋喋不休。且秦始皇即因任用刀笔之吏，但务口辩，毫无实际，以致亡国，今陛下见啬夫善于应对，便即超升其官，臣恐此风一开，上行下效，空言无实，甚为可虑。”文帝称善，于是收回成命。读者须知文帝超擢啬夫，固然太过。然啬夫应对如流，

可见其平日留心职守，非徒事口给者可比。释之所言，亦未切当，但其意因恐文帝以言取人，此端一开，使谗佞之辈，得乘机进用，故借啬夫痛切言之，乃是杜渐防微之意。

文帝游毕登车，召释之骖乘，嘱咐御者缓缓而行。文帝一路上向释之问起秦时施政，释之据实陈奏。文帝回宫，立拜释之为公车令。汉时公车令，掌守宫中公车司马门，凡四方上书言事及贡献皆归管领，乃是卫尉属官。释之既为公车令，终日守卫宫门。一日忽值皇太子启与梁王揖同车入朝，倚着自己是个皇子，到了司马门前，并不下车，一直入内，却被释之看见，连忙追下，将车拦住，阻止太子、梁王不得入宫。原来汉时法令，凡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，皆应下车，违者罚金四两。释之当日但知执法，也不顾他是何人，遂上书劾奏太子、梁王，不下公门，不敬。偏是此事竟被薄太后知得，连文帝都觉难以情，只得向着太后免冠叩头谢过，说是教诲儿子不严，致他如此放肆，太后见文帝已替儿子赔了小心，遂遣使持诏赦太子、梁王之罪，二人方得入宫。太子、梁王受了此番折辱，虽然心怨释之，但因他当官执法，却也无如之何。当日文帝见释之敢作敢为，不避亲贵，心中甚奇其人，遂拜释之为中大夫，不过一时，又升为中郎将。

张释之既为中郎将，例应随驾出入。一日，文帝带同慎夫人，又到霸陵游玩，文帝登高四望，忽记起慎夫人乃是邯郸人，因用手指着新丰道上，对慎夫人道：“此乃前往

邯郸之路也。”慎夫人见说，不免触动思家之念，默然不乐。文帝见慎夫人容色，知她动了乡心，要想替她解闷，遂命慎夫人鼓瑟，自己依着音调，唱起歌来。文帝触景生情，自念人生百年，光阴易尽，死后便长埋此间。又念起天子陵寝，到了乱世，往往遭人发掘，却连骸骨都不能保，想到此处，也觉惨然，良久因对左右侍臣叹道：“我死之后，若用此山之石为椁，再以纆絮杂漆涂之，当极坚牢不可动矣。”左右尽皆道是。释之见说，上前对道：“假使墓中藏有珍宝，足动人心，纵使将南山铸成一片，犹恐有隙可乘。若其中并无可欲，便无石椁，又何足虑？”文帝见释之说得透彻，不觉称善。到了文帝三年，适值廷尉缺出，文帝遂命释之为廷尉。欲知释之治绩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回 张廷尉用法持平 淮南王蓄谋造反

话说文帝拜张释之为廷尉，论起廷尉，位列九卿，执掌国法，审判词讼，乃是重要职守。释之到官未久，一日忽奉文帝诏书，发下一人，释之问明原由，乃因是日文帝出行，路过中渭桥，忽见一人从桥下走出，惊了御马，故文帝命将其人拿获，发交廷尉治罪。释之遂亲提其人讯问，据其人供称，长安人，适由中渭桥行走，闻得传呼警蹕，知是御驾将到，一时无处避匿，只得藏身桥下，等候许久，不闻声息，以为御驾已经过去，遂由桥下走出，不料撞着车驾，急忙退走，却遭捕获。释之审得实情，即按律拟定判词，说是此人犯蹕，罪当罚金，便将案情奏报上来。文帝见了判词，怒道：“此人亲惊吾马，幸是吾马驯良，不然惊跳起来，岂不将吾跌伤，廷尉何以从轻发落？”释之对道：“法律乃天子与天下公共之物，今法律所定，犯蹕之罪，不过罚金，若任意加重，何以取信于民？且当其时，陛下立即将他处斩，也就罢了，今既发交廷尉，廷尉用法，要在持平，稍有不公，天下随之轻重，人民将无所措其手足，愿陛下察之。”文帝听了，心中顿悟，遂说道：“廷尉所判甚是。”释之方始无言退出。又过一时，忽有人潜入高祖庙中，偷得神座前一个玉环，却被守庙之人发觉，追捕得贼，奏闻文帝。文帝发怒，命交廷尉严办。释之讯出盗环是实，依律当斩，录了口供判词，奏上文帝。文帝见奏大怒，责释之道：“此人盗先帝庙物，不法已极，吾所以将案交与廷尉讯办者，意欲将其人族诛，今但照法律判罪，与吾恭承宗庙之意大有违背。”释之见文帝盛怒，因免冠顿首奏道：“依法罪止如此，且罪有更重于此者，今盗宗庙中物，便加以族诛，设有万一，愚民无知，擅取长陵一杯之土，陛下将何以加重其法？”文帝见释之说得有理，怒气稍平，心中尚恐办得太轻，对不住先帝，遂袖了释之奏案，入宫与薄太后商议，薄太后也以释之所判为是，文帝方才批准照办。

读者须知一国法律，无论上下，皆宜遵守。纵在专制时代，君主握有大权，可自由制定法律，但法律已定之后，未改之前，亦不宜任意轻重。无如执法官吏，畏惧君主之威，往往顺从其意，成为习惯。独有张释之却能执法不阿，所以一时见重，称为名臣。

光阴迅速，到了文帝六年，忽有急报，道是淮南王刘长谋反。说起刘长，本是高祖少子，其母姓赵，乃赵王张敖美人。高祖八年由东垣回到赵国，张敖献上赵美人，高祖纳之，谁知一宿便已得孕。事为张敖所闻，不敢将她放在后宫，遂另筑一宫，令其居住。到得次年，贯高谋刺事发，高祖命将张敖家属一概拿下，囚在河内狱中，赵美人怀孕在身，亦被连累下狱。因对官吏陈明情由，官吏据情奏闻高祖，高祖方怒贯高，未暇



理及此事。赵美人之弟赵兼，与辟阳侯审食其认识，因托审食其代恳吕后，向高祖言明。吕后生性妒忌，不肯替她进说。审食其见吕后辞绝，也不强求。后来赵美人在狱中生下刘长，心恨高祖无情，便寻自尽。看守官吏见赵美人已死，遂将刘长送上高祖，奏知其事，高祖心中也就追悔，命将刘长交与吕后抚养，下令安葬赵美人于原籍真定县。高祖既灭英布，因封刘长为淮南王。刘长自少失母，依着吕后过日，颇得吕后欢心，所以吕后临朝之时，刘长竟得安坐淮南，保全无事。但他却晓得自己母亲冤死狱中，心中不敢怨恨吕后，单怨审食其，不肯替她尽力，意欲将他杀死以报母仇。又碍着吕后尚在，不敢下手。及诸吕已灭，文帝即位，刘长自以为是天子异母弟，比较各国国王，算是最亲。日渐骄恣，遇事专擅，不奉朝廷法令。文帝碍着兄弟情分，格外优容，不加深究。到了文帝三年，刘长来京朝见，只因久在淮南为王，独自称尊，骄傲惯了，一时改变不来。如今入朝，要他卑躬屈节，尽那为臣子的礼数，却是难事，所以一切举动，仍是横行无忌。文帝见幼弟到来，心中甚是欢喜，一日亲邀刘长同辇而坐，入上林苑中射猎，刘长得文帝优待，也忘却君臣名分，常称文帝为大兄。文帝却一味宽容，不与计较。刘长愈觉得得意，心中暗想，不趁此时为母报仇，满了多年的心愿，更待何时，便想定报仇方法，带了从人，自去行事。

原来刘长生成一副绝大膂力，双手能举巨鼎，如今要报母仇，也不烦他人助力。一日早起，自己袖了一把大铁锤，随带从人，乘车直到辟阳侯审食其家来。阍人见是淮南王驾到，连忙入内通报。审食其闻说刘长来访，何曾知是前来杀他，遂急整衣冠，出来相见。刘长见了审食其，怒从心起，一言不发，便向袖中取出铁锤，赶前数步，对着审食其用力猛击，审食其不曾提备，早已被击倒地，一命呜呼。刘长喝令从人，割下首级，随带上车，风驰而去。当日审食其家人，见审食其平空被杀，出其不意，大众慌乱。只因凶手乃是当今皇帝兄弟，谁敢出来捕拿，又见他手持大锤，勇猛非常，只得任其走去，事后遣人申报朝廷，听候政府办理。

刘长既杀审食其，心想与其等候尸亲告发，不如自行出首，料文帝仁慈，必不至将他办罪，于是带了审食其首级，回身上车，嘱咐御者前往未央宫。到得阙下，刘长下车，肉袒俯伏说道：“当日贯高谋逆事发，臣母不应坐罪，审食其得宠吕后，其势能使吕后代向高帝陈情，偏又不肯尽力，致令臣母枉死，此其罪一也。赵王如意母子无罪，吕后杀之，审食其坐视不顾，其罪二也。吕后封诸吕为王，欲危刘氏，审食其并不进谏，其罪三也。臣谨为天下诛贼臣审食其，并报母仇，伏阙请罪，愿受斧钺之诛。”文帝闻报大惊，及听刘长自首之言，却替他原谅，是为母报仇，遂下诏赦免刘长，不治其罪。

审食其死后，门客四散，不免有人在外，将惠帝当日欲杀审食其，赖朱建设计救出之事，四处传说，竟被文帝得知，遂遣吏往捕朱建。吏人奉命，到了朱建家中。朱建闻信，便欲自杀，其子与吏人等同声劝道，案情轻重，尚未可知，何必枉送一命。朱建不听，对其子道：“我死祸绝，免得及汝身上。”遂拔剑自刎而死。吏人见朱建已死，回报文帝，文帝叹惜道：“我不过唤他问明其事，并无杀他之意。”乃召朱建之子拜为中大夫，可惜朱建是个烈性男子，只因误交审食其，被他带累，不得其死。可见人生在世，交友不可不慎。



闲言少叙，却说刘长得赦，心中扬扬得意，回到淮南，放纵更甚，僭用天子仪仗，出入皆称警蹕，自作法令，逐去朝廷所置丞相及二千石以上之官，另行委任。又私自封人为关内侯，擅赦罪人，妄杀无辜，藏匿亡命，每上书朝廷，言语傲慢。文帝见其种种不法，每事优容，旁有袁盎谏道：“诸侯太骄，必生祸患，愿陛下稍加惩戒，削其土地，以儆将来。”文帝不听，谁知刘长愈加横行，后来弄得实在不堪，文帝尚不忍亲加责备，因见国舅薄昭，尊重用事，命其私自作书，致与刘长，数其罪恶，劝令改过。刘长得书，心中不悦，自知犯法多端，惟恐朝廷究治，于是蓄谋造反。却又有棘蒲侯柴武之子柴奇，与之暗通消息，作为内应，定期起事。谁知机事不密，竟被朝廷查觉。未知刘长谋反情形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一回 淮南王发愤饿死 贾太傅痛哭陈言

话说淮南王刘长，阴蓄反谋，于文帝六年冬十月，密遣大夫但等七十人，人到关中，与棘蒲侯柴武之子柴奇商议，约定期日。用大车四十辆，装载兵马在谷口地方起事。柴奇又遣士伍开章等，往见刘长，请其遣使分往闽越及匈奴，乞兵来助。开章既见刘长，刘长时与秘密计议，赐以居屋，为之娶妻，并给以二千石俸禄。开章与刘长议定，遣人回报柴奇，却被官吏发觉，遂遣长安尉前往淮南捕拿开章。刘长见事机泄露，急与中尉简忌密谋杀死开章以绝口。开章既死，刘长命用衣衾棺槨，葬之于肥陵。却对长安尉说道：“开章不知去向。”又故意令人在别处筑土为坟，立碑其上，写道“开章死，埋此下。”有司查得情形，奏明文帝，遣使往召刘长，刘长无法，只得随同使者到京。

刘长既至长安，文帝命丞相张苍、御史大夫冯敬，与宗正廷尉等，会同审理此案。张苍等审得刘长谋反是实，又发觉其他种种不法之事，按律复奏，刘长罪应弃市。文帝见奏，心中不忍，下诏会同列侯及二千石官吏再议。群臣公议复奏，仍请按律办罪。文帝终觉不忍，下诏废去淮南王，赦其死罪。群臣请将刘长解往蜀郡邛郫地方安置，遣其姬妾有子者与之同居，由地方官为之起盖住屋，按月供给柴米、盐豉、菜蔬等。文帝批令每日加给刘长肉五斤，酒二斗，并选其得宠美人、才人等十人，相随同往。于是将刘长装入槛车，按县由驿递送赴蜀，所有共同谋反之人，尽皆诛死。

袁盎见文帝如此处置刘长，因上前谏道：“陛下平素容纵淮南王，不为设置方严傅相，故至于此。淮南王骄傲已惯，且其性质本来刚强，今骤然加以屈辱，臣恐路上若有不虞。万一身死，陛下反蒙杀弟之名，如何是好？”文帝答道：“我不过暂时使他受苦，冀他自知悔过，不久便令回国。”遂不听袁盎之言。谁知刘长一旦做了犯人，身坐槛车，心中何等愧恨。自从长安上路，便对待者说道：“谁说我是勇者，我岂能勇？我因平日骄惯，不闻己过，至有今日。人生一世，安能如此郁郁？”于是发愤不食，一路侍者进上饮食，一毫不用，偏值所过州县，官吏但知按驿传送，因见槛车贴有封条，竟无人敢揭开一看，直至雍县地方，县令方始发封验视，却见刘长早已饿死。县令大惊，飞报文帝。文帝正在用膳，闻报撇下饮食，放声大哭，自悔处置不善，致弟于死，因此哭得尤为伤心。恰好袁盎入宫，问知此事，上前叩首请罪，说道：“此皆臣当日不能强谏之罪。”文帝见了袁盎愧恨道：“吾因不用君言，以致如此，今已追悔无及，如何是好。”说罢又放声大哭。



袁盎见文帝十分悲哀，因劝慰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哭亦无益，愿陛下善保玉体，勉自宽解。且陛下平日有三件事，高出众人，此种小过，不能损坏名誉。”文帝见说，停住哭问道：“我有何事，高出众人？”袁盎道：“陛下居代，侍奉太后，孝过曾参，一也；当日大臣诛灭诸吕，遣使奉迎，陛下慨然，乘驿而至，勇过贲育，二也；及群臣奉书劝进，陛下西向让三，南向让再，让又过于许由，三也。况陛下此次不过欲使淮南王受苦改过，皆由有司保护不谨，以致病死，陛下无意杀之，问心本自无愧，幸勿过于悲伤。”文帝被袁盎劝解一番，方始罢哭。又问袁盎道：“如今计将安出？”袁盎道：“惟有将丞相御史斩首以谢天下，方可免人议论，且淮南王生有四子，惟陛下留意。”文帝心想此事原怪不得丞相御史，只是沿途地方官全不在意，实属可恨。遂下诏丞相御史，查明所过州县，官吏不肯发封验视，与同侍臣不进饮食者，一律弃市，因此牵连死者多人。列位试想专制君主往往卸过臣下，连文帝都不能免，真是可叹！文帝又命用列侯礼葬刘长于雍县，过了年余，乃封刘长四子安、勃、赐、良，皆为列侯。当日民间为淮南王作歌，词道：

一尺布，尚可缝；一斗粟，尚可舂，兄弟二人不相容。

文帝闻歌叹道：“昔周公诛管蔡，称为圣人，因其不以私害公也。今人民为此歌词，岂非谓我贪得淮南土地？”此时刘良已死，文帝遂将淮南分为三国，尽立刘长三子为王。刘安为淮南王，刘勃为衡山王，刘赐为庐江王，追谥刘长为淮南厉王。先是贾谊闻文帝封刘长四子为侯，上疏谏道：“淮南王悖逆无道，天下皆知，陛下赦其死罪，迁往蜀道，中途遇疾而死，天下皆以为死得其当。今尊崇罪人之子，转足起人讥议。将来其子年长，不忘父仇，陛下又封以地，岂非为虎添翼？”文帝不听，及至武帝时，刘安及刘赐，皆以谋反发觉，自杀国除，果如贾谊之言。

却说贾谊自从奉命出为长沙王太傅，心知为众所忌，郁郁不乐，一路南行，到了湘水。想起昔日楚国贤臣屈原，被谗见逐，曾作离骚以明己志，后竟自投汨罗而死。贾谊自念怀才不遇，却与屈原相同，因作赋一篇以吊屈原，借以发挥自己心中感慨不平之意。及至长沙，入见长沙王吴产，吴产乃是吴芮玄孙，年纪尚幼。贾谊身为太傅，一住三年。他本河南人，自到南方，见土地卑湿，大半是蛮夷居住，未经开化，自己伤悼，如何到了此种去处，常虑寿命不长。一日忽有鹏鸟，飞入贾谊屋中，集于坐旁，良久始去。原来楚人风俗，以此鸟为不祥之物，若飞入人家，主人将死。贾谊见此鹏鸟，来得古怪，心想莫非自己将死，于是又为鹏赋以自宽解。后年余文帝思念贾谊，遣使召之来京，贾谊到京，入宫求见。此时文帝身坐宣室，礼官致祭鬼神，奉上胙肉，适值贾谊到来，文帝因问以鬼神之事，贾谊具道所以然之故。文帝见贾谊讲说鬼神道理，甚是精微，听得津津忘倦，不觉将身移近席前，直到夜半方罢。文帝因叹道：“吾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见解过之，今日方知不及。”因拜贾谊为梁王太傅。梁王刘揖，乃文帝少子，性好读书，甚得文帝宠爱，所以特命贾谊为傅。文帝又时时问以朝政得失，贾谊因上书痛言时事，洋洋万余言，后人因名为《治安策》。文帝得书深纳其言，到了十一年夏六月，梁王揖入京朝见，偶不谨慎，忽从马上坠下身死。贾谊自伤身为太傅辅导无状，以致王



遭横死，常多悲泣，过了年余，亦遂身死，年仅三十三。后人因惜贾谊以王佐之才，遇着汉文有道之主，尚不能尽展所长，以致抑郁而死，唐刘长卿过长沙贾谊宅作诗吊之道：

三年谪宦此栖迟，万古惟留楚客悲。
秋草独寻人去后，寒林空见日斜时。
汉文有道恩犹薄，湘水无情吊岂知。
寂寂江山摇落处，怜君何事到天涯。

先是贾谊为周勃等所忌，不得在朝。及周勃被告谋反，逮捕到京，验明无罪，复其爵邑。贾谊因上言大臣有罪，不宜加辱，文帝纳之。至十年冬，文帝出幸甘泉，尝遣使者回到长安，时车骑将军薄昭，自恃太后之弟，因与使者有怨，将其杀死。文帝闻报，要想惩治薄昭，恐伤太后之心；欲待宽免，又于国法有损。于是忆及贾谊之言，使朝中公卿，同往薄昭家中饮酒，意欲令其自尽，薄昭不肯。文帝又命群臣各穿素服，前往哭之，薄昭不得已，遂服药自杀。

贾谊又劝文帝尚节俭，崇礼义，省刑罚，教太子等。文帝多见施行，惟有请将各国土地，分割为无数小国，尽封其王子弟，文帝未及办理。至景帝时，遂有七国之祸。贾谊又见当日匈奴强横，时犯边境，因上陈三表五饵之术，自请为属国之官，务使匈奴降服。文帝见是书生之谈，不听其言，一意要与匈奴和亲，谁知匈奴仍来犯边，频年不息。未知匈奴为患情形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文帝像

第四十二回 中行进计教匈奴 伏女传经授晁错

话说匈奴自从文帝四年，西灭月氏，降定楼兰、乌孙诸国，兵威大振，国势愈强，文帝无法制服，只得与之重议和好，谁知不久匈奴又复背约。

先是文帝六年，匈奴冒顿单于身死，其子稽粥嗣立，号为老上单于。文帝因见匈奴易了新君，自应再修和亲，遂将宗室之女翁主，嫁于稽粥为阏氏。又遣宦官中行说，保护翁主，随同前往匈奴。文帝因中行说是燕地人，熟习边情，故特遣之。中行说闻命，心想住在中国，岂不是好，平空要我奉此苦差，到那荒寒地方，好似犯罪充军一样，且又不知何年月日，方得回国，以此心中不愿，推辞数次。文帝不允其请，中行说无法，只得收拾起身，但他因此起了怨毒之心，临行对人说道：“我本不愿入胡，朝廷偏要强迫，我不到彼处便罢，若到彼处，定要设法报仇，从此中国不要想过太平日子。”中行说既去，有人将此语传说于外。当时都以为他不过是个宦官，能有多大本领，酿成边患，因亦不以为意。谁知中行说一到匈奴，便极力奉承老上单于，果然得他宠爱，言听计从，因此又弄得两国兵连祸结，不得平静。

原来匈奴自与中国和亲，每年得了中国供给绸帛、棉絮、酒米等物，比起他所食的乳酪，所衣的毡裘，自然精美得多，遂使匈奴嗜好，逐渐变换。又兼连娶宗室之女，作了阏氏，宫廷中习惯，更容易改同汉人一样。到了老上单于，自少便习用汉物。中行说心恐单于将与汉人同化，于匈奴大不利益，此时竟忘了自己本是汉人，反一心一意为着匈奴，惟恐匈奴将被汉廷制伏，因对老上单于说道：“匈奴全国人众，计算起来，不能抵得中国一郡，所以能称强一方者，皆因平日衣食，与汉人不同，不必仰给于汉。如今单于改变旧俗，嗜好汉物，汉廷只须将全国物件，划出十分之二，供给匈奴，匈奴便当举国归降于汉，此乃危亡之道，愿单于急宜变计。”老上单于闻言大悟，从此便也不重汉物。

此外匈奴中尚有许多侯王贵官，也与单于一样，喜用中国物品，中行说不能一个个去劝他，却想得一法，每当大众聚会之时，中行说便将绸帛所制衣裤，穿在身上，向着草莽荆棘之中，往来奔驰。读者试想绸帛那种轻软，如何禁得木皮棘刺。不消片刻，中行说跑了回来，众人看他浑身衣服，东破西裂，一条条绸片，一丝丝棉絮，随风飞扬，却似花蝴蝶一般，大家都觉好笑。中行说也不言语，连忙将身上衣服脱下，穿起皮裘毡裘，仍前驰骤一番，回来并不损坏。中行说遂对众说道：“诸君知得此理否？君等日常生活，与汉人不同，汉物虽好，到了此地，并无用处，有何宝贵？”众人听了，一同称



善。中行说又不用中国饮食，改从匈奴习惯，人问其故，中行说答道：“汉人食物，甚不便利，且亦不如兽肉乳酪风味之美。”于是匈奴大众，见中行说本是汉人，反从胡俗，便也将汉物看做平常，不见稀罕。

中行说又见匈奴生性愚蠢，不知书记计算，平日所有人口牲畜，不过约计大数，生死出入，漫无稽考。遂又教导单于左右之人，学习书写及计数方法，将人口牲畜，分别门类，设立簿籍，出入登记，详细计算，以备查考。匈奴得了此种学问，无形中竟增许多智识。中国既与匈奴和亲，约为兄弟，每年均遣使者赍持书信及照约应送各种物件，前往匈奴，匈奴亦常有回书并答赠之物。向例汉帝来书，皆用长一尺一寸之木简，上写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，中间叙述言语并所赠物品。中行说因教单于做成复书，用长一尺二寸之木简，所有印章及封套，皆较长大，书中措词，异常倨傲，开首写道：“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，敬问汉皇帝无恙。”以后也写所答言语及报赠之物。单于见中行说教他与中朝争胜，心中甚喜，以为中行说尽忠于己，故皆依言办理。

从来中国所遣使者，到了匈奴地方，见其生活简陋，风俗野蛮，不免心生鄙薄，往往夸张中国文明，讥笑匈奴愚蠢，匈奴中也无人能与之辩论。自从有了中行说，便替匈奴与汉使争辩，汉使偶言匈奴风俗如何野蛮，中行说也说中国习惯种种不好，彼此舌战几交次，汉使竟不能将他难倒。后来中行说觉得厌烦，每遇汉使到来，要想与他辩论，中行说使用言阻住道：“汉使毋得多言，汝但照管自己送来物件，留心检点，品质是否精良，分量是否满足，倘若有粗恶短少等弊，我断不肯轻易放过，且待秋成时候，派遣铁骑践踏汝的田禾，届时勿怪我背约失信。”汉使将言回报文帝。文帝始悔当日不该遣派中行说前往，自贻后患。

中行说又教单于多派侦探，潜入边地，打听虚实，若有机会可乘，便即遣兵前来掳掠。自文帝十一年冬十一月，匈奴始背和约，来侵狄道。掳去人畜颇多，只因初次获了胜利，从此频年寇盗，边境不宁。文帝虽然屡次遣兵防剿，无奈沿边千余里，处处皆可入寇，实属防不胜防。匈奴但侦得某处边备稍疏，便来掳掠，及至汉兵到时，胡骑早已出塞。文帝因为此事，竟弄得无法可想。

此时贾谊已死，却有太子家令晁错，上书言及兵事，文帝甚是嘉纳，赐以玺书褒奖。晁错又上书请募民迁居塞下，并令民纳粟入边，许其拜爵免罪，以资塞下兵食，文帝皆依言施行。

说起晁错，乃颍川人，少时学习刑名，为人生性峭直深刻，由文学出身，官为太常掌故。适值文帝即位，搜求各种经书，只有《尚书》一经，自经秦始皇焚烧之后，灭亡不传，无人知晓。闻有济南人伏生，名胜，秦时官为博士，专习尚书，要想召他入京，无奈伏生已有九十余岁，不能出门。文帝因饬太常遣人前往受业，太常遂命晁错就伏生家中，请其传授。晁错奉命到了济南，往见伏生，偏是伏生老迈龙钟，不但行动需人，连说话都不清楚，似此情景，安能传经？却好伏生有一女，名义娥，少听其父讲学，明习经义，且能通晓其父言语，伏生命其女传言以教晁错。

原来伏生所传《尚书》，亦是不全，只因当日秦始皇禁人藏书，伏生遂将尚书藏入壁中，后来楚汉纷争，天下大乱，伏生避乱外出。及天下已定，书禁大开，伏生回到自己家中，开壁寻书，早已坏烂数十篇，仅余二十九篇，如今便将此二十九篇传与晁错。



伏生口讲其义，由其女逐句转授与晁错，偏是济南人与颖川人，言语多有不同，晁错听受一遍，中间不能理会之处，却有十之二三，只得就着己意解说。晁错听伏生讲完，回京复命，便上书文帝，称引书说。文帝命为太子舍人，累迁至太子家令。晁错口才甚好，因此得宠于太子启，太子家中之人，将他起个绰号，号为智囊。此时因见匈奴时为边患，故特上书献计，文帝依言施行。一日，文帝坐在宫中，外间呈进一书。文帝接阅，原来是淳于意之女缇萦，为父上书。未知书中说何言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三回 缙縈上书脱父罪 文帝下诏除肉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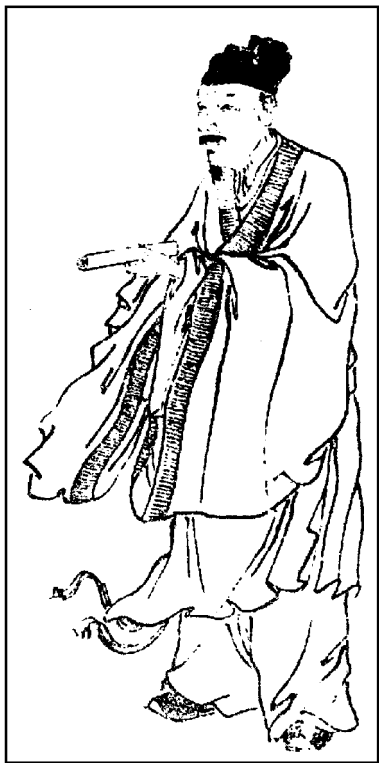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当日齐国有一名医，复姓淳于，名意，家在临淄，自少好医，遍求方术。闻淄川人公孙光善医，多传古方，淳于意即往求见，拜之为师，久之尽得其传。淳于意又向其师请益，公孙光道：“吾方已尽，此皆吾少年所受妙方，今吾身已老，无所用之，故尽以授汝，并无秘惜，汝切勿轻传于外。”淳于意谢道：“意得事先生，尽传妙方，不胜万幸，立誓不敢妄传与人。”一日，公孙光与淳于意闲谈，淳于意因论古方，极赞其精，公孙光喜道：“汝将来必为国手，惜吾所学有限，不能使汝再有进步。吾有好友，住在临淄，善于处方，其方甚奇，并世罕见，非吾所及。吾中年时曾请其人传授，其人不肯，说吾不是应传之人。其人现亦年老，家中富足，待过一时，吾当与汝同往访之，彼若知汝精专医学，当肯传授。”淳于意闻言，心中甚喜，便欲立时往见其人，但碍着公孙光未曾说出姓名住址，又不便急于请问，只得暂时忍耐。

过了数日，忽有一人，姓阳名殷，来谒公孙光，说是前来献马，托公孙光引见齐王。淳于意因得与阳殷相见，二人甚是相得，结为朋友。公孙光因嘱阳殷道：“淳于意好方术，汝当善加待遇。”又对淳于意道：“此人即吾好友之子，其父名庆，汝今可同其往见吾友。”于是公孙光作书为淳于意介绍于阳庆，淳于意满心欢喜，拜别公孙光，偕同阳殷到了临淄，入见阳庆，呈上公孙光书信。阳庆将书阅毕，允将淳于意收留门下，从此淳于意一心一意，随着阳庆学习。其时正是吕后八年，阳庆年已七十余岁，家中富有财产，子孙众多，自己医术虽精，平日却不肯轻易为人治病，所以外间并无人知他是个名医，也无人前来受业。如今年纪已老，原想觅人传授学问，无奈未得恰当之人，连自己儿孙，都不是学医材料，所以也不传授。及至淳于意来到门下，阳庆留心察看，见他奉事先生，甚属尽职，而且专心求学，勤勤恳恳，知是可以付托。一日屏去从人，独唤淳于意到了面前，密说道：“汝平日所学方书，都不是道，汝可一概弃去，吾有古昔遗传黄帝扁鹊脉书，用五色诊病，能知人死生，并有论药之书，皆甚精微。我家颇足自给，别无所求，今因爱汝，故愿将我所藏禁方秘书，悉数教汝，汝当秘密学习，勿使我子孙得知。”淳于意闻说，喜出非常，急离席拜谢道：“先生幸肯赐教，诚非弟子始望所及，敢不奉命。”于是阳庆取出许多书籍，交与淳于意，令其熟读，不时替他讲解，淳于意昼夜研究，尽心领受。到了一年，已得大概，阳庆便令其试行治病，颇有效验。淳于意自以为学问未精，仍旧勤学，一直学了三年，医道精熟，此时年仅三十九岁。遂辞别阳庆，在外行道，为人治病，决其生死，每多神效。于是名闻一时，远近求医者接踵



而至，淳于意便借着医术过活。

读者须知大凡具绝技之人，多不肯受人拘束。淳于意性本落拓不羁，懒事生产，不乐仕宦，也曾任过太仓长，不久便弃官而去。最喜云游四方，足迹所至，闻名求医之人，不计其数，弄得淳于意应接不暇，有时心中甚不耐烦，便不肯替人治病，任他千金之聘，只是辞绝不去。但是病家当病人征候危急之际，好容易寻得一位有名医生，盼他前来救治，如盼重生父母一般，谁知日复一日，望得眼穿，终是请他不到。也有病重的挨延不过，便自死了，其家属不免抱怨。都因淳于意名誉太盛，求者过多，不能悉应。所以平日得他治愈，感激之人固多，而因他辞绝不治，以致结恨之怨家，亦复不少。



缙萦诣阙上书

到了文帝十二年，遂有怨家寻了淳于意罪过，出来告发。淳于意被捕到官，讯明应受肉刑，遂由吏役押解前往长安。淳于意无子，仅有五女，此时闻得父亲押解起程，都来相送。一个个牵衣而泣，淳于意正在心烦意乱，见了女儿此种情形，不觉发怒，骂道：“生女不生男，急时无用处。”说罢遂随了吏役上路而去。诸女被骂，各自惭愧回家，独有少女名为缙萦，心想父亲之言，伤感不已。因念自己也是个人，虽然身为女子，岂遂无法救得父亲，于是想得一策，连忙收拾行装，于路赶上父亲，一同前进。到了长安，淳于意下入狱中，缙萦遂诣阙上书道：

妾父为吏，齐中皆称其廉平。今坐法当刑，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，刑者不可复属，虽后欲改过自新，其道无由也。妾愿没入为官婢，以赎父刑罪，使得自新。

文帝览罢缙萦所上之书，意大感动，即命赦了淳于意，一面下诏除去肉刑。原来汉时肉刑，本有三种，一黥；二劓；三斩左右趾。今文帝因感缙萦之孝，一律废去，凡犯此罪者，另换别种刑罚。诸位试想缙萦一个小女子，只因孝心纯笃，至诚感人，不特保全父亲，且能将自古相传残酷之刑，一旦除去，免得后来犯罪者亏损身体，真是无量功德。东汉班固作诗赞道：

三王德弥薄，惟后用肉刑。太仓令有罪，就递长安城。自恨身无子，困急独茕茕。小女痛父言，死者不可生。上书诣阙下，思古歌鸡鸣。忧心摧折裂，晨风扬激声。圣汉孝文帝，惻然感至情。百男何愤愤，不如一缙萦。

淳于意既得免罪出狱，父女相见，悲喜交集，遂同缙萦回到临淄。此事喧传一时，世人皆称缙萦为孝女。淳于意既回临淄，年纪已老，也就家居不出。后来文帝知其善

医，遣使召到长安，问其所学并历来治病效验情形，淳于意逐条具述。兹就其中尤为奇验者二事，摘列于下：

济北王召淳于意遍诊后宫各侍女，有侍女名竖者，现状无病，淳于意诊其脉毕，因对旁人说道：“竖病伤脾，不可劳动，依法应于春日呕血而死。”济北王闻知，立召此女近前，见其举动如常，颜色不变，心中不信。至次年春，此女捧剑随王入厕，事毕，王由厕出，见此女未来，遣人唤之，已倒于厕上，呕血而死。

齐王黄姬之兄黄长卿，宴客于家，淳于意在座，诸客坐定，尚未上食。淳于意举目观看，见座中一人，姓宋名建，乃齐王后弟，淳于意注视良久，因对宋建道：“足下有病，四五日前曾患腰脊痛，不能俯仰，小便不通，若不急治，病将入肾，此名肾痺，乃由执持重物而得。”宋建闻言，不觉惊异道：“君言良是，吾本有腰脊痛之病，前四五日，适值阴雨，黄氏诸婿，来到吾家坐谈，见吾家仓下有方石一块，众人争往搬弄，吾亦欲学其所为，无奈用尽力量，不能将他举起，只得罢手。谁知一到晚间，腰脊大痛，小便不通，至今未愈。”说罢因请淳于意诊治，淳于意为开一方，服药十余日而愈。

淳于意治病效验甚多，不能尽述，后人因其曾为太仓长，故称之为仓公。司马迁修史记，以扁鹊仓公同传，号为一代名医。闲言少叙，文帝既除肉刑，过了一年，又报匈奴大举入寇。欲知情形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四回 冯唐论救云中守 文帝受欺新垣平

话说文帝十四年冬，匈奴老上单于，听信中行说之言，自率马兵十四万人，攻入朝那、萧关，杀死北地都尉，掳掠人民物畜甚多。一路长驱，进至彭阳，遣奇兵入回中宫，放火烧之，哨马直到雍县甘泉等处。边吏飞书告急，警报一日数十次。文帝闻报大惊，急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，宁侯魏速为北地将军，隆虑侯周宪为陇西将军，各率人马，前往该地防守。此三路兵，星夜出发。文帝又命中尉周舍为卫将军，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，率领马步军队十万人，车千乘，驻扎渭北。文帝想起匈奴如此猖獗，心中愤怒，决计御驾亲征，自到校场校阅人马，申明军令，赏劳士卒，择日起行。群臣相率进谏，文帝一概不听。事为薄太后所闻，深恐文帝临敌冒险，极力阻止。文帝无法，只得罢议，乃命东阳侯张敖为大将军，带同建侯董赫、内史栾布等，领兵往击匈奴。匈奴盘踞边地，已有月余，及闻汉兵到来，方始徐徐退出塞外。张敖等将匈奴驱逐出塞，便即回兵，两下并未交战，也未曾追获匈奴一人一马，反被匈奴掳掠许多人畜，满载而去，因此匈奴愈加骄横，连年入边，劫杀甚众，文帝甚以为虑。

一日，文帝偶然乘辇行过郎署，有郎中署长姓冯名唐，出来迎接。文帝定睛一看，见是一个庞眉皓首的老人，因问道：“父老何仍为郎，家居何处？”冯唐对道：“臣祖本赵人，臣父移居代地。”文帝见说他是赵人，忽然忆起旧事，慨然道：“吾在代国时，有尚食监高祛，常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，及其战于钜鹿之事，吾每饭未尝不念及其人，父老知之否？”冯唐对道：“李齐为将，尚不及廉颇、李牧。”文帝问道：“廉颇、李牧为将何如？”冯唐道：“臣祖父曾为赵将，与李牧结交最密，臣父旧为代相，又与李齐为友，故知其详。”遂将廉颇、李牧战功，具述一遍。文帝既闻廉颇、李牧善于为将，心中甚是仰慕。又想起匈奴久为边患，国家思用良将，正苦未得其人，不禁抚髀叹息道：“吾独不得廉颇、李牧为将，若得此人，岂忧匈奴？”冯唐闻言，忍不住说道：“陛下虽有廉颇、李牧，亦不能用。”文帝被冯唐直言顶撞，心中不悦，即命起驾回宫。

文帝回宫之后，忽想起冯唐说我不能用廉颇、李牧，必有原因，我当时未及问他，如今何不唤他到来，问个明白。于是遣人召到冯唐，先责备道：“君当着众人将我侮辱，竟不能等到无人时节，背地言之？”冯唐被责谢罪道：“臣实鄙人，不知忌讳。”文帝因接问道：“君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颇、李牧？试述其由。”冯唐道：“臣闻古之人君，命将出师，跪而推毂曰：‘阃以内寡人制之，阃以外将军制之’。此非虚语。臣祖父常言李牧为赵将，居边地，其市租皆听收用，赏罚由己，不待报闻。委任既专，故李牧得以成



功。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郡守，所收市租，尽给士卒，自出私钱，每五日杀牛一次，遍飨将校，以此匈奴闻风远避，不敢轻犯云中之地。日前匈奴初次来侵，魏尚率领将士击之，大获胜利，斩杀其多。后因报功，所斩敌首缺少六级，陛下将其下狱，削去官爵，罚使做工。由此言之，陛下用法过明，赏太轻，罚太重，故曰虽得廉颇、李牧亦不能用。”文帝见冯唐言语切直，心中感动，不觉大悦，即日令冯唐持节赦出魏尚，仍命为云中郡守。又拜冯唐为车骑都尉。果然魏尚到了云中，匈奴畏威，不敢来犯，郡中连年无事。冯唐后致仕归家。至武帝即位，被举贤良，时年已九十余，不能为官，武帝仍用其子冯遂为郎，此是后事。

文帝既感冯唐之言，复用魏尚，又慎选边郡守将，于是边患得以稍息。忽有鲁人公孙臣，上书言秦得水德，汉承其后，当为土德。土德之应，当有黄龙出现，请改正朔，易服色，色宜尚黄。文帝得书，以问丞相张苍，张苍本精律历，其意以为汉乃水德，故以十月为岁首，公孙臣所言不合。文帝见说，遂罢公孙臣不用。谁知到了文帝十五年，果有黄龙出现于成纪地方，文帝记起公孙臣之言，召为博士，命与诸生议改正朔易服色。又下诏礼官议郊祀，于是有司请文帝亲祀上帝于郊。夏四月，文帝驾到雍郊，亲祀五帝，只因文帝迷信鬼神，遂由此引出一人来。

此人复姓新垣名平，系赵国人，生性巧诈，学习方士之术，自言善于望气。今见文帝尊重祭祀，便想借此图得富贵，于是求见文帝面陈道：“臣望长安东北，近有神气，成为五彩，如人冠冕。臣曾闻人言，东北方乃是神明之舍，如今天降祥瑞，应就其地立庙奉祀上帝，以答瑞应。”文帝依言，即饬有司就渭阳建立五帝之庙。读者欲知五帝果是何神，说起来历，甚属可笑，都由人君自出己意造作而成。当日秦宣公始作密畤，祀青帝；灵公作上畤，祀黄帝；又作下畤，祀炎帝；献公作畦畤，祀白帝，此四畤在祭祀上最为尊贵。及至高祖还定三秦，问起秦时所祀上帝，究是何帝，有人对道：“秦祀上帝，有白帝、青帝、黄帝、赤帝四畤。”高祖觉得可疑，又问道：“吾闻天有五帝，如何秦时但祀四帝？”众人闻言，皆不能对。高祖自己想了良久，突然说道：“吾已知之，此乃待我一人方能具备。”遂命有司立黑帝祠，命为北畤。但是高祖虽立五畤，岁时但命有司致祭，自己并不亲往。如今文帝要想郊祀上帝，也不查考明白，便把五畤当作郊坛，亲往致祭，所以新垣平趁此时节捏请文帝就渭阳别立五庙。此五庙同一屋宇，中分五殿，每帝一殿，前面殿门，各如其帝颜色。五庙既成，到了十六年夏四月，文帝亲往渭阳祭祀，依照秦归仪节，祭时举起燿火，火光烛天，照耀远近。文帝认是瑞应，心中甚悦，祭毕回宫，遂拜新垣平为上大夫，前后赏赐，不下千金。

文帝既宠信新垣平，以为祭祀可以求福，于是又命博士会议巡狩封禅等种种典礼，预备举行。一日文帝车驾出行，路过长门恍惚见有五人，立于道北。文帝心想自己出门，例须清道警蹕，道旁安得尚有行人，定睛一看，忽又不见，以为定是神灵出现，但五人一起，衣服颜色，又不相同，莫非便是五帝？于是命就所见之处，建五帝坛，用五副太牢祭之。新垣平见文帝迷信已深，知其容易受欺，于是愈加胆大，竟然买嘱一人，令其手持玉杯，到阙下上书献进。新垣平却先入宫来见文帝，约计其人将到，因对文帝道：“臣顷望见阙下，有宝玉气到来。”语声初歇，果见近侍捧着玉杯来奏文帝，文帝见玉杯上刻有四字道，‘人主延寿’，不觉大喜。见得新垣平望气奇验，此杯定是个宝物，



遂命将杯受了，重赏来人及新垣平。新垣平受赏出宫，复向其人分得许多赐物。过了一时，新垣平又言：“臣测得某日日当再中。”到了其日，日果再中。日再中，原是七国时故事，燕太子为质于秦，秦王对之发誓道：“日若再中，方放汝归。”此乃妄诞之语，大约当日测量不准，故现为再中。文帝偏深信其言，遂下诏将十七年改为元年，赐天下大酺数日。当日新垣平宠冠朝臣，凡有所言，文帝无不依从，他偏不肯安静，又向文帝说道：“禹鼎坠入泗水，现在河堤已决。黄河与泗水相通，臣望东北汾阴地方，有金宝之气，想是陛下圣明，宝鼎又将出世，但其兆虽见，不迎不能自至。”文帝闻说，深信不疑，遂遣人立庙于汾阴，面临黄河，意欲祭祀河神，使人入水寻觅禹鼎。正在兴工建筑庙宇，尚未告竣，忽有人出来告发新垣平种种欺诈之事。未知所言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五回 应梦境宠邀明主 肃朝仪气折幸臣

话说文帝后元年冬十月，有人上书告发新垣平种种行为，皆是欺诈，并无实事。文帝见书大怒，即将新垣平发交廷尉审讯。廷尉按着所告情节，逐项究出实情，罪应族诛，奏明文帝批准施行。文帝始知为新垣平所欺，不胜悔恨，由此扫兴，便将祭祀巡狩、改正朔、易服色等事，一律搁置。说起以上各事，前此贾谊也曾献策，文帝当时心存谦让未肯施行，到了此际，忽然高兴起来，无如贾谊已死，偏遇着一个新垣平，受他播弄。总之文帝平日最信鬼神，前此身坐宣室，曾问贾谊以鬼神之事，但他信用贾谊却不及新垣平，以致弄出无数笑话。不但新垣平而已，更有一个庸劣无能之人，却得文帝始终宠遇，问其得宠原因，却也由迷信而来，说起更觉可笑。

原来文帝有一夜睡在宫中，忽做一个梦。梦见自己要想上天，极力挣扎，总不得上，正在为难之际，旁边来了一人，头戴黄帽，立在文帝后面，用力一推，竟将文帝推上了天。文帝满心欢喜，回头向下一看，要想看他是何等样人，却只看见其人背面，觉得他衣服上穿了一孔，正要开言动问，蓦然惊醒。文帝定一定神，回思梦境，历历如在目前，心念此人助我上天，必定是个贤臣。昔日殷高宗梦见良相，画影图形，求得传说，用以为相，果然得力，在历史上传为佳话。如今我所梦的，自然也是此等人物，万万不可错过。可惜梦中不曾看见其人面目，未免是个缺憾，幸喜就他衣帽上，得有二种凭据，尚可由此推寻。因又想起平日所坐御船，船中水手，皆戴黄帽，时人称为黄头郎，梦中之人，莫非就是御船水手？文帝想到此处，甚觉高兴，此时天色已明，文帝连忙由床上坐起，左右服侍，披上衣服，用了点心，立刻命驾前往渐台。

说起渐台，乃在未央宫西沧池之上，此池水皆苍色，故名沧池。池中置了许多御船，预备车驾不时游玩。文帝一早到了渐台坐定，吩咐将御船黄头郎，尽数唤来，听候点验。众人被召，不知文帝是何意思，都带三分畏惧，连忙整肃衣服，鱼贯而进。文帝命俱在一旁立定，然后遂人唤至面前验看。但是每验一人，文帝并不问他姓名，也不看他面目，只令其人背面立定，向他背后衣服上详细看了一过，便命退去。左右近侍见文帝如此举动，摸不着头脑，人人心中都觉诧异，也有一二人向前动问，文帝却不肯说破。一连验了多人，中间果有一人，背后衣服穿了一孔，文帝便命将其人留下。其人闻命，吃了一大惊，不知自己犯了何种大罪，背后印上何种证据，却被文帝查出，此去定要吃亏，还不知能否保得住性命，偏又无处逃走，只得立在一旁，呆如木鸡。待得各船黄头郎，一一验完，文帝见只有此人与梦中所见符合，心想定是不错。于是独唤其人近



前，其人吓得战战兢兢，俯伏地上，不敢仰视。文帝便问其人姓名及籍贯出身，其人按定心神对道：“臣姓邓名通，乃蜀郡南安县人，以熟于行船，被选为黄头郎。”文帝见说姓邓，暗想邓与登音相近，梦中助我登天，必是此人，不觉大悦。因用好言抚慰，拔为近侍。邓通不料文帝平空赏识起他来，霎时变忧为喜，谢了恩便随车驾回宫，从此邓通遂常在文帝左右。

文帝初意邓通必是一个能臣，后来渐渐知他并无材干，但一心记着前梦，以为他既能助我登天，于我必然有益。又见邓通为人柔顺，虽然得宠，并不交结朝贵，干与政事，也不曾在文帝前保荐一人。每值假日，例许回家休息，邓通偏不愿出外，仍在宫中随侍左右，文帝以此日加宠爱，遇着闲暇，便带同邓通到其家中，游玩宴饮，前后赏赐，不下十余万。又屡次升其官职，不到几时，一个水手，居然做了太中大夫。

到了文帝后二年秋八月，丞相张苍，因老病免官，此时高祖旧臣，大都死亡，虽有一二人尚在，却非丞相之才。文帝满心要想择个贤相，看来看去，只有皇后之弟窦广国，素著贤名，最为中意，但碍着他是外戚，拜为丞相，又恐天下人说是出于私意，因此想了许久，决计不用。此外惟有关内侯申屠嘉，乃梁地人，曾随高祖征讨项籍、黥布，立有战功。其人虽是行伍出身，然秉性廉直，不受请托，是个公正之人，而且现为御史大夫，丞相缺出，正该推升，于是文帝遂命申屠嘉为丞相。

申屠嘉既为丞相，因见邓通并无功劳，坐享高官厚禄，心中已是不悦。一日入朝奏事，恰遇邓通侍立文帝身旁，斜着身子，形状甚是怠慢。申屠嘉看了不禁大怒，暂时忍气，将事奏完，方对文帝说道：“陛下宠爱群臣，尽可使之富贵，惟有朝廷之礼，不可不肃。”文帝见说，知是指着邓通，惟恐他说出名字，急将言阻住道：“君可勿言，吾已知得其人，自当私行教戒。”申屠嘉见文帝顾惜邓通，愈加愤懑。待到朝罢，申屠嘉回至相府，立即遣人持檄往召邓通，并传语道：“邓通如果不来，我要将他斩首。”邓通见召，心知不妙，又闻来人传说，不来要斩，更加恐惧，急忙入宫来见文帝，告知其事。文帝虽然心爱邓通，却因申屠嘉所言甚正，料想此次唤他前去，不过是责备一番，我若袒护，不令应召，未免失了丞相面子，因对邓通道：“汝尽管放心前往，我即刻使人召汝。”邓通本意欲求文帝替他辞绝来使，免此一行，今见文帝也命他去，只得硬着头皮，随同来人，前赴相府。

邓通到了相府，来人入内通报。申屠嘉即命入见。邓通捏着一把汗，一路走进，望见申屠嘉满面杀气，便如小鬼遇着阎王一般，连忙脱下冠帻，除去鞋袜，光着头，赤着两足，跪在地上，对着申屠嘉叩头谢罪。申屠嘉端坐不动，厉声责备道：“朝廷礼节，乃是高皇帝制定，汝一个小臣，胆敢在殿上戏弄，可晓得犯了大不敬之罪，应该处斩？”说罢对着旁边属官道：“可即将他缚出斩首。”邓通闻言，吓得浑身发抖，魂魄飞到九霄云外，俯伏地上，叩头如捣蒜，连声哀求饶恕。申屠嘉置之不理，喝令左右动手，左右答应一声，有如雷鸣。邓通此时盼望文帝遣人前来解救，偏是久不到来，急得无法，只有拼命叩头，叩得地上作响，连头皮都破了，血流满地。左右之人，见他如此，都觉好笑，却又替他可怜，所以未曾动手。申屠嘉仍是愤怒不止，不肯饶放，正在危急，忽报文帝遣使持节到来。申屠嘉闻报，撇下邓通，整了衣冠，出来接诏。

文帝自遣邓通去后，过了片刻，心想此时邓通当被申屠嘉处治得痛快，遂唤近臣持



节前往相府，召取邓通到来。使者到府，见了申屠嘉，传文帝命令对申屠嘉说道：“此人乃吾之弄臣，君可恕之。”申屠嘉奉诏，又将邓通严加戒饬一番，方始放他起去。邓通得了性命，如从鬼门关上还魂，抱着头窜出相府，随同使者入得宫中，一见文帝，俨同婴儿遇着慈母，忍不住两泪直流，觉得满怀委屈，一时却说不出话来，口中但道：“丞相几乎杀臣。”文帝见邓通满面是血，额上突起无数垒块，面目都肿，骤看似乎不像个人，心中也觉怜惜，便用好言抚慰，又命太医用药调治。邓通感激文帝厚恩，心知此次是自己的不是，也不敢埋怨申屠嘉，以后愈加谨慎，不敢失礼，文帝仍前宠爱，又将他升为上大夫。

文帝既爱邓通，便想保全他终身富贵，但不知他生相如何，于是唤一著名善相之人，来与邓通看相。其人将邓通相貌详细看了一遍，回奏文帝道：“此人照着相法，将来应当贫饿而死。”文帝听了，怫然不悦道：“能使人富者，在我而已，邓通为我所爱，何至于贫？”于是命将蜀郡严道铜山，赐与邓通，许其自行铸钱。先是秦时通用之钱，每文皆重半两，高祖嫌其过重，另铸荚钱，每文仅重一铢半。钱既过轻，以致物价胜贵。到得文帝五年，遂命更造四铢钱，除去盗铸法，许人民任意铸钱。贾谊、贾山皆曾上书谏阻，文帝不听。其时吴王刘濞，已就故章铜山，私自铸钱，富并天子。如今文帝又赐邓通铜山，邓通也就大开鼓铸，于是吴邓之钱，布满天下，其富可想。文帝以为邓通坐拥大财，一世吃着不尽，万不至于贫饿了。谁知邓通反因铜山为累，终至贫饿，竟出文帝意料之外。真如俗语所说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也是邓通福气微薄，享受过分，以致如此。欲知邓通何以贫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申屠嘉像

第四十六回 失铜山邓通饿死 赐几杖吴王不朝

话说文帝将蜀郡严道铜山，赐与邓通，以为他可免于贫饿。邓通受了如此恩遇，异常感激，更一心一意，服侍文帝。一日文帝身上忽然生了一痈，焮热肿痛，坐卧不宁。邓通因文帝患病，格外殷勤，昼夜侍奉，顷刻不离。到得痈已成熟，破口流脓，文帝愈觉痈口热如火烧，疼痛难忍，辗转床褥，呻吟不绝。邓通见文帝甚是苦楚，要想极力讨好，也顾不得脓血污秽，使用口对着痈口，缓缓吮吸。原来痈毒得人口吮，便能退热生凉，减去痛楚，而且吸出败脓，易于收口。文帝因痈痛正在苦恼，忽被邓通吮得爽快，便任令时常吮之。又见邓通做此污秽之事，心甘情愿，毫无厌恶，以为真是忠臣。却念起身为天子，觉得惟有邓通一人爱我，此外岂遂别无爱我之人？想到此处，不免闷闷不乐，因向邓通问道：“天下之人，谁最爱我？”邓通见问，不知文帝是何意思，因随口答道：“以臣愚见，爱陛下者，似无过于太子。”文帝闻言，点头无语。

一日，恰好太子入内问病，文帝忽记起邓通言语，因要试看太子到底如何，便命其近前吮痈。太子见那痈口脓血淋漓，甚是臭秽，面上现出难色，但因父命难违，不得已勉强吮了数口，便就罢了。文帝见此情形，也不言语，以为毕竟还是邓通爱我，从此更觉与他十分亲热。谁知太子退出宫来，闻得近侍传说，始知邓通常替文帝吮痈。暗想邓通是个小臣，尚然如此，我为人子，反不及他，相形见绌，未免心生惭愧，暗恨邓通设法献媚，离间他父子之亲。邓通何曾知得，后来文帝驾崩，太子即位，是为景帝。景帝记起旧怨，便将邓通免官。邓通彼时虽然失官，财产富足，尚可在家享福。偏是有人出来告发，说他私出边外铸钱。景帝发交官吏审问，无甚实据。官吏因他是富人，正可借此鱼肉。又知得景帝怨他，便迎合上意，吹毛求疵，做成罪名，将他所有家产，全数没收入官，尚不足意，更坐他负欠官款数万。邓通出得狱来，家破人散，衣食毫无。事为文帝女馆陶长公主所闻，因念邓通是文帝最爱之人，见其情景可怜，便时常赐以钱物。却被官吏闻知，遣人暗地侦伺，每遇邓通得了赏赐，便派吏役跟随其后，说他尚欠官款，不得私蓄钱物，尽数将其没收。邓通白白向他望了一眼，丝毫不得享受，连一条簪子都不能带在身上。馆陶长公主闻知，也就无法，只得私下给与衣食，却命他托词向人借得，以免官吏又来追取。当日邓通所铸之钱，到处皆是，岂料末路，竟无一文得归自己使用，长日向人寄食，有一餐，无一餐，饥寒交迫，不久便死于人家，居然应了相土之言。当日文帝幸臣除邓通外，尚有北宫伯子及赵谈二人，并是宦者，但其宠爱，皆不及邓通。北宫伯子是个老实人，到也罢了。赵谈乃由占星望气得幸，文帝常使之驂乘，



其人虽不及新垣平那种奸巧，却喜在文帝前搬弄是非。因见中郎将袁盎直言敢谏，心中不喜其人，便时向文帝说他过失，却被袁盎闻知，恐遭陷害，甚是忧虑。袁盎兄子袁种，官为常侍骑，知得袁盎心事，因献计道：“君可当着大廷广众，将他耻辱，使主上知他与君有仇，纵有毁谤，定不见信。”袁盎依言，等候机会行事。

一日文帝将往长乐宫朝见太后，仍命赵谈骖乘。车驾出得宫门，袁盎走到车前，俯伏奏道：“臣闻天子所同车而坐之人，必是天下豪杰，如今汉廷虽然缺乏人材，陛下奈何独与刀锯之余一车共载。”文帝听了大笑，即命赵谈下车。当时众目都向赵谈注意，赵谈羞得无地容身，含着涕泣走下车来。以后赵谈每谮袁盎，文帝以为挟嫌，遂不肯相信。

但袁盎因为遇事直谏，致为文帝所畏忌，竟被调为陇西都尉，后又迁为吴王丞相。袁盎临行，到其兄子袁种家中辞别，袁种因对袁盎道：“君此行甚是危险，吴王享国日久，性益骄纵，多为不轨，君到官后，倘欲秉公纠治，必触吴王之怒。若不上书告君，亦必使人杀君。愚意此去一切置之不问。南方地势卑淫，君若能终日饮酒，不管诸事，但时劝吴王勿谋造反，如此或可侥幸免祸。”袁盎闻言称善，到了吴国，便依袁种之言而行，竟得吴王优待。过了一时，袁盎托故告归长安，吴王厚赠以财物。袁盎两依袁种之言，皆得免祸。

说起吴王刘濞，算是文帝堂兄。自从高祖十一年受封，据有四郡之地，到国未久，高祖驾崩。惠帝吕后时，因为天下新定，许诸侯王各治其国，刘濞查得本国鄣郡地方产铜，便招集各国亡命之人，开采铜山，私自铸钱，又煮海水为盐。此两项每年进款甚多，因之人民并不纳税，国用反觉充足。刘濞独据一方，坐享安乐，自然骄傲异常。

及至文帝即位之后，刘濞例应来朝，自以为是文帝之兄，犯不着自己亲来，便遣其太子刘贤入京朝见。文帝以礼看待，因是自己侄儿，便命皇太子陪他饮宴游玩。一日皇太子留吴太子在宫赌博，吴太子随来师傅，也在一旁陪伴，正在兴高采烈之际，忽然起了争论。吴太子平素在国骄养已惯，何曾知得朝廷礼数，到了此地，仍是一味任性，不知退让。更兼随来师傅，都是楚人，生性倔强，不识大体，便帮着吴太子与皇太子力争。皇太子自也不肯相让，彼此争执良久，言语之间，不免侵犯，引得皇太子大怒，用手提起博局，向吴太子当面掷去。吴太子并未提防，一时走避不及，竟被博局打中要害，立时身死。事为文帝所闻，自然责备太子一番，飭人将吴太子依礼棺殓，送回吴国。刘濞闻信，又悲又恨，眼看其子死于非命，无从报仇，及见朝廷送丧到来，因含怒说道：“天下都是一家，死在长安，便葬在长安罢了，何必特地送来。”于是又赌气遣人将丧移回长安埋葬。从此刘濞怀恨，失了藩臣之礼，自己称病不朝，连儿子都不遣其来京。

文帝料到刘濞因为其子之故，假称有病，便遣人到吴验问。来人回报，吴王并无病容，文帝听了也就动怒，每遇吴国使者到京，文帝便责问吴王何以不朝，将使者囚系狱中治罪。刘濞见使者连遭究治，心中恐惧，于是蓄意谋反，召聚豪杰，收买民心，欲乘机起事。后来又有吴使到京，文帝仍前责问，吴使者对道：“吴王本来无病，其始诈称有病，原想瞒过朝廷，谁知却被发觉，使者数人，并遭囚系。吴王见朝廷责问愈急，愈加忧惧，惟恐陛下诛之，以此甚是无聊。臣闻古语有云：‘察见渊鱼者不祥。’伏愿陛



下尽赦其罪，与之更始。吴王自当改过自新，克尽臣节。”文帝见使者所言有理，遂下诏将前所系使者，尽行释放。一面遣人赍了几杖，赐与吴王，说是王年已老，可免来朝。刘濞得文帝宽恕不究，心中始安，便将造反之心，逐渐冷淡。袁盎正当其时做了吴相，所以幸保无事。当日齐王刘襄早死，谥为哀王，其子刘则嗣立，十四年又死，谥为文王。刘则无子，照例其国应除，文帝因怜齐悼惠王绝了嫡嗣，又记起贾谊之言，遂将齐地分为六国，尽立悼惠王之子六人为王，即齐王将闾、济北王志、淄川王贤、胶东王雄渠、胶西王昂、济南王辟光是也。此时中国无事，百姓乐业，惟有匈奴为患，文帝不欲起兵征讨，只得遣使前往，与之重行议和。未知匈奴能否允从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七回 议和亲匈奴背约 识将才细柳劳军

话说文帝因匈奴连年犯边，甚以为患，遂遣使者前往议和。匈奴老上单于亦遣使来答谢。到了后二年，文帝又遣使持书，与之申明和约。其书写道：

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，使当户且渠雕渠难、郎中韩辽，遗朕马二匹，已至敬受。先帝制长城以北，引弓之国，受令单于；长城以内，冠带之室，朕亦制之。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，父子毋离，臣主相安，俱无暴虐。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趋，背义绝约，忘万民之命，离两主之欢，然其事已在前矣。书云：二国已和亲，两主欢悦，寝兵休卒养马，世世昌乐，翕然更始。朕甚嘉之，圣者日新，改作更始，使老者得息，幼者得长，各保其首领，而终其天年。朕与单于，俱由此道，顺天恤民，世世相传，施之无穷，天下莫不咸嘉。汉与匈奴邻敌之国，匈奴处北地寒，杀气早降，故诏吏遗单于秋纛、金帛、绵絮之物，岁有数。今天下大安，万民熙熙，独朕与单于为之父母，朕追念前事，薄物细故，谋臣计失，皆不足以离昆弟之欢。朕闻天下不颇覆，地不偏裁。朕与单于，皆捐细故，俱蹈大道，坠坏前恶，以图长久，使两国之民，若一家子，元元万民，下及鱼鳖，上及飞鸟，跂行、喙息、蠕动之类，莫不就安利，避危殆。故来者不止，天之道也。俱去前事，朕释逃虏民，单于毋言章尼等。朕闻古之帝王，约分明而不食言，单于留志，天下大安，和亲之后，汉过不先，单于其察之。

老上单于得书许诺，使者回报。文帝大喜，以为从此边境可以无事，遂将和亲之事，下诏布告天下。其诏书道：

朕既不明，不能远德，使方外之国，或不宁息。夫四荒之外，不安其生，封圻之内，勤劳不处，二者之咎，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。间者累年，匈奴并暴边境，多杀吏民，边臣兵吏，又不能谕其内志，以重吾不德。夫久结难连兵，中外之国，将何以自宁？今朕夙兴夜寐，勤劳天下，忧苦万民，为之惻怛不安，未尝一日忘于心。故遣使者冠盖相望，结轶于道，以谕朕志于单于。今单于反古之道，计社稷之安，便万民之利，新与朕俱弃细过，偕之大



道，结兄弟之义，以全天下元元之民。和亲以定，始于今年。

文帝后四年，匈奴老上单于身死，其子军臣单于嗣立。文帝闻信，又将宗室女翁主嫁之，与结和亲。军臣单于立了年余，中行说又教其背约，趁着中国无备，入塞掳掠，必获大利。单于依允。到了文帝后六年冬十月，匈奴发出马队六万人，以三万人入郡，三万人入云中，大肆杀掠，侵至代郡句注，边吏举起烽火告急，一路连绵不绝，火光直达甘泉宫。文帝闻报，又惊又怒，急聚群臣商议。以北地、飞狐、句注三处地方，最为紧要，因命中大夫令勉、前楚相苏意、将军张武三人，各率军队，驰往防守，并饬沿边官吏，一律戒严，防备匈奴来犯。文帝又恐匈奴乘虚来袭长安，复遣三将，分驻近处，保卫都城。此三位将军，一为河内郡守周亚夫，领兵屯于细柳；一为宗正刘礼，领兵屯于灞上；一为松兹侯徐悼，领兵屯于棘门，三将奉命各率军队前去。



文帝欲赴细柳劳军

文帝念兵队防守，甚是劳苦。一日亲自命驾，前赴三路军营，慰劳将士，顺便察看军中情形。车驾由宫起行，将到灞上，早有前驱官吏，先往通报。及至营前，但见静悄悄的，仅有数个兵士守门。前驱官吏，仗着天子势头便驰车一直进营，兵士见了，也不上前拦阻任其入内。将军刘礼闻信，立即大开营门，率同诸将出营俯伏接驾。文帝传言免礼，御驾一直驰入营中，各将士随后跟入。文帝对各将士宣言慰劳一番，依次到棘门。将军徐悼，也照着灞上一样接待，不消细说。

文帝慰劳灞上、棘门两处军队已毕，末后方赴细柳。前驱官吏，照例先往，将到军营，远远一望，却与起先两处情形，大不相同。但见旌旗齐整，队伍分明，将士一个个顶盔贯甲，各执兵器，张起弓弩，排列营

前，如临大敌，气象真是严肃威武，不觉暗暗称奇。车到营门，要想照前驰入通报，却被军士拦阻，不得入内。前驱官吏方始说道：“天子车驾立刻将到，我是前驱，先来报信。”军中都尉见说答道：“将军有令，说是军中但遵将军之令，不遵天子之诏。”前驱官吏闻言，心想越发奇了，他连天子之诏，都不肯奉，我更有何法可想，只好待天子自

己到来，看他如何举动。于是暂将车马勒住，等候文帝车驾到来。

文帝车驾将到营门，望见营前将士，有如云屯蚁聚，却不见一人出来迎接，已觉可疑，及至到了营前，前驱官吏迎前说明其故，文帝不信，仍命车驾前进，也被将士阻住。文帝无法，只得先遣使者持节，宣诏将军，说是吾欲入营劳军。军吏见说，方肯带同使者，入内通报。周亚夫闻诏，并不出迎，但传令开门请入，守门将士奉令，开了营门，又对御车之人嘱咐道：“将军有约，军中不得驰驱。”文帝见说，只得按辔徐行，进了营中。

文帝入得营门，始见将军周亚夫，全身披挂，手持兵器，立在一旁，望着文帝但躬身作了一揖，口中说道：“甲冑在身，例不拜跪，请以军礼相见。”文帝闻言，不觉动容，俯身轼车，肃然致敬，使人传语称谢，并说道：“皇帝敬劳将军。”于是照例行了尉劳之礼，命驾出营，亚夫也不遣人相送。

文帝车驾出了营门，随来群臣，一晌看得呆了，到此心神方定，回想适才情形，尽皆惊异。文帝长叹一声，对着左右说道：“此方是真将军，若论先前灞上、棘门之兵，皆如儿戏，其主将不难乘虚擒来，至如亚夫，岂可侵犯？”说罢又复称善再三。至今陕西咸阳县西南，有细柳仓，相传即亚夫屯兵之处。过了月余，匈奴已被汉兵驱逐出塞，边境无事。文帝遂将三路军队撤回，下诏拜周亚夫为中尉。原来周亚夫即绛侯周勃之子，周勃于文帝十一年身死，谥为武侯，长子周胜之承袭爵邑。周胜之本娶文帝之女，却与公主不能相得，又犯了杀人之罪，袭爵不久，便将国开除。文帝念起周勃功劳，不忍令其绝封，下诏群臣推举周勃诸子中最贤之人。其时周亚夫已为河内郡守，群臣皆推举亚夫，文帝因封之为条侯，以续周勃之后。此次领兵防胡，竟被文帝赏识，记在心中，念念不忘。可见文帝爱才心切，也是亚夫适遇其时，故得成就功业。未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 孝文遗诏定服制 景帝嗣位任宠臣

话说文帝到了后七年夏日，忽然抱病，渐渐沉重，医药无效，自知不起，唤太子启到得榻前，嘱咐后事已毕，又说道：“将来天下如有变故，周亚夫真是将才，可使掌兵。”太子启涕泣受命。六月己亥，文帝驾崩于未央宫，发下遗诏，颁布天下。其诏书道：

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，靡不有死。死者天地之理，物之自然者，奚可甚哀？当今之时，世咸嘉生而恶死，厚葬以破业，重服以伤生，吾甚不取。且朕既不德，无以佐百姓，今崩又使重服久临，以罹寒暑之数，哀人之父子，伤长幼之志，损其饮食，绝鬼神之祭祀，以重吾不德，谓天下何？朕获保宗庙，以眇眇之身，托于天下君王之上，二十有余年矣。赖天之灵，社稷之福，方内安宁，靡有兵革，朕既不敏，常畏过行，以羞先帝之道德。维年之久长，惧于不终，今乃幸以天年，得复供养于高庙，朕之不明与嘉之，其奚哀悲之有？其令天下吏民，令到出临三日，皆释服。毋禁娶妇、嫁女、祠祀、饮酒、食肉者，自当给丧事服临者，皆无践，经带毋过三寸，毋布车及兵器，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。宫殿中当临者，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，礼毕罢。非旦夕临时，禁毋得擅哭。以下，服大红十五日，小红十四日，纁七日，释服。他不在令中者，皆以此令比类从事，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霸陵山川因其故，毋有所改，归夫人以下至少使。

文帝自八岁立为代王，二十五岁即皇帝位，在位二十三年，享年四十七岁。及崩，葬于霸陵，群臣上庙号为孝文皇帝。太子启嗣位，是为景帝。丞相申屠嘉等，议以为功莫大于高皇帝，德莫盛于孝文皇帝，请将高皇庙为太祖之庙，文帝庙为太宗之庙，令郡国诸侯皆立太宗之庙，世世享祭，景帝依议。

综计文帝一生，以恭俭为治。即位以来，所有宫室苑囿，车骑服御，并无增加，有不利于民者，即行革除。尝欲就骊山之上，筑一露台，唤到工匠，计算工料用费，约需百金。文帝叹道：“百金乃是中人十家之产，吾奉先帝宫室，常恐德薄，不堪享受，何必更筑此台。”遂命罢议。文帝自身常服弋绋，足履革舄，以韦带剑，莞蒲为席，集上书之囊以为殿帷。所爱慎夫人衣不曳地，宫中帷帐，皆甚朴素，并无文绣之饰。每遇水



旱，即减损服御之物，除山泽之禁，又命官吏发仓廩以济贫民。即位之初，首除收孥相坐之律，定赈穷养老之令，其后复除诽谤妖言法及肉刑以省刑罚；亲自耕桑，除去田租，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以劝农业。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人，亲自策之。贾谊、贾山、袁盎、冯唐等陈说切直，并加纳用。所以当日海内安宁，家给人足，每岁断狱，犯罪之人，不过数百，几致刑措不用，有成康之风，后世帝王少有及之者。

及文帝临崩，记起张释之言语，遗命殉葬皆用瓦器，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。谁知景帝未遵守遗命，暗地仍将许多宝物殉葬，不过其事秘密，无人知得。到了西汉之末，赤眉为乱，西入长安。汉帝诸陵，皆被发掘，搜取金玉宝器，尸骸尽遭抛弃，独有霸陵与附近之宣帝杜陵，众贼以为其中毫无所有，不往发掘，竟得保全。直到晋愍帝时，霸、杜二陵，方被盗发，掘出金玉采帛甚多。愍帝闻知，下敕收取其余以归内府，因问索琳道：“汉陵中物，何以如此之多？”索琳对道：“汉天子即位一年，便治山陵，每年划取天下贡赋三分之一，以充其中。武帝享国日长，及崩茂陵不复容物，赤眉所取陵中之物，不能减半。霸、杜二陵，不过比较稍俭而已。”可见文帝并非真正薄葬，但因当时将文帝遗命传说于外，人民信以为真，故可免赤眉发掘耳。清谢启昆有诗咏文帝道：

大横占得兆庚庚，三让风高尚朴诚。
产惜中人宫室俭，马无千里属车轻。
玉杯阙下奸难售，金鼎汾阴祀未成。
二十余年致刑措，休将孝景比升平。

后人因读文帝遗诏，所言服制，有大功十五日，小功十四日，纤七日释服之语，遂谓文帝始制短丧，仅有三十六日，期满即行除服，比起从前三年丧制算是以日易月。不知文帝遗诏，本系布告天下，盖因当日臣民对于天子，丧服颇重，文帝因恐重服伤生，特定此令。使天下吏民，三日释服，又使应在殿中哭临者，既葬之后，三十六日释服。是文帝所定服制，乃臣民对于君主之服制，非人子对于父母之服制，后世君主服其父母之丧，借口文帝遗制，以日易月，而对于臣民，反勒令持服多日，并禁止其嫁娶宴会，其意无非欲显君主德泽之深，人民哀慕之切。史臣书之《国史》，不曰如丧考妣，便曰遏密八音，累得人民婚嫁不能，宴会不可，真是可笑。文帝遗诏只定三日之服，一切不禁，可谓体贴民意，屏绝虚文，称为三代以后之贤君，诚无愧色。

当日景帝既嗣帝位，张释之仍为廷尉，记起从前景帝为太子乘车入司马门被其劾奏之事，心中大恐，欲待称病辞职，终虑景帝怀恨，寻事杀他；待要面见谢罪，又不知如何措辞，急得辗转无策，便往王生处求计。

王生乃是一个老处士，善为黄老之学，隐居不仕，名重一时，素与张释之交好。文帝闻其贤，尝召到朝廷，问以治道。一日，正在朝会之际，三公九卿，盈廷序立，王生故意对着张释之说道：“吾袜带解散，烦张廷尉替我结袜。”百官闻言尽皆错愕，却见张释之恭恭敬敬，行至王生面前，跪在地上，替他结好，然后仍回原处，面不改色。众人愈觉诧异。及朝会散后，有人责备王生道：“君何为当着大庭广众，将张廷尉如此折辱？”王生见说答道：“吾自念年老贫贱，对于张廷尉毫无裨益，张廷尉为方今名臣，吾



故聊使当廷结袜，正欲以表见其贤，并非将他折辱。”众人闻得此语，尽皆赞美王生，敬重释之。

如今释之遭此困难，故往王生处求计。王生想了片刻，便教释之面见景帝，直提前事，向之谢罪，可保无事。释之依言，入见景帝，照着王生所教之言，说了一遍。景帝见释之既已引过，也就不加罪责，但心中终觉不喜其人。过了年余，便将释之调为淮南相，别用所爱张敖为廷尉，又用晁错为左内史。从此晁错得宠用事，言听计从，建议削弱诸侯，以致演成七国之乱。欲知当日起乱情形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九回 议削地晁错发难 擅称兵刘濞首谋

话说晁错在文帝时，久为太子家令，深得景帝信任。文帝曾亲策贤良，一时对策者百余人，惟晁错得取高等，文帝擢为中大夫。晁错又屡上书请削弱诸侯，更定法令，文帝虽奇其材，不尽听从，独景帝深以为然。及即位，用为左内史。晁错自知为景帝所信任，便欲趁此时实行其计划，每独自入见景帝，面陈时事，凡有所言，景帝无不听从，于是法令多所更定。丞相申屠嘉，见景帝偏信晁错，任意纷更，心中甚是反对，屡次力争，景帝不听。申屠嘉自念身为丞相，权力反不如一个内史，以此愈加愤懑。

此时袁盎已卸吴相之任，告病回到长安，原来袁盎素来不喜晁错，晁错所到之处，袁盎遇着，立即避去。袁盎若是先在，晁错闻知，亦便走开，二人也不知有何冤仇，彼此向未同堂共语。申屠嘉既不喜晁错，便将袁盎引为上客，一心寻觅晁错罪过，要想将他除去。恰好晁错所居内史之府，乃就太上皇庙余地起盖，庙外本有短垣环绕，向东开门，出入均须绕道而行，势甚不便。晁错恃着自己得宠天子，并不奏闻，竟将短垣凿成一门，向南出入。事为申屠嘉所闻，连忙修成表章，欲借此事奏请治罪。谁知机事不密，却被旁人得知，赶即报与晁错。晁错闻信大恐，乘夜入宫来见景帝，自将此事奏明。到了次日早朝，丞相申屠嘉出班奏称，内史晁错擅凿太上皇庙墙为门，应请发交廷尉讯明正法。景帝已得晁错奏闻，因说道：“晁错所穿，非真庙墙，乃是庙外短垣，且系我使为之，晁错无罪。”申屠嘉见说，无言而退，回到相府，怒气勃勃，对着长史说道：“吾悔不先将晁错斩首，然后奏闻，以致为儿辈所卖。”申屠嘉竟因此气愤成病，不久呕血数升而死。景帝遂以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，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。

晁错一旦气死丞相，超升高位，愈觉意气扬扬，便日夜寻伺诸侯王过失，对于吴楚等国，尤加注意。一日晁错入见景帝说道：“昔日高帝初定天下，因兄弟甚少，诸子年幼，于是大封同姓，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，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，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，此三国已据天下之半。今吴王濞因挟前此太子之隙，诈病不朝，依法当诛。文帝不忍，赐以几杖，恩德甚厚。吴王理应改过自新，乃愈加骄恣，公然即山铸钱，煮海为盐，招诱天下亡命，阴谋作乱。今削其地必反，即不削其地亦必反，削之则反急而祸小，不削则反迟而祸大，望陛下察之。”景帝听了晁错之言，意中固甚赞成，但因事关重大，遂命公卿列侯宗室会议其事。群臣奉诏，知得此议实行，定起变故，又因晁错正在得宠，势倾朝廷，不敢出来反对，恐致得罪，以此皆默然无言，独有窦婴极力争辨以为不可。景帝因有人持了异议，便将此事暂行作罢。



窦婴字王孙，乃窦太后从兄之子，素喜结交宾客，文帝时曾为吴相，以病免官。景帝即位，用为詹事此次力持异议，遂与晁错有隙。到了景帝三年冬，梁王刘武来朝。刘武乃景帝母弟，窦太后少子，初封淮阳王，后移梁王，最得宠于太后。连年入朝，每次来时，太后必留住京师数月，方许回国。景帝体贴太后之意，对着幼弟，格外优待，与众不同。此次梁王来朝，随带太子刘买到京。刘买此时年纪尚小，未及成人，太后见了爱子，已是欢喜，又见孙儿同来，愈觉得意，便唤刘买近前，详细看他相貌，又用手抚弄一回，心中十分怜爱，巴不得他立即娶妻生子，自己得见重孙，何等快乐！因向景帝说知此意，景帝便对梁王道：“儿可举行冠礼。”梁王辞道：“礼年二十而冠，今儿年幼，未可举行。”景帝口中尚说儿可冠也，梁王不敢答应。过了数日，景帝又对梁王道：“儿可娶妇。”梁王辞道：“礼云：‘三十曰壮有室。’儿尚童蒙，未知为人父之道，不可强为娶妇。”又过数日，刘买随父入宫请安，行到宫门，却将足上所穿之履，不知遗落何处，景帝见了，方才说道：“儿真年幼。”乃回复太后，将冠婚之礼暂缓举行。景帝又问梁王共有几个王子，梁王答道：“现有五男。”景帝即下诏一概拜为列侯，各赐衣裳器服，梁王叩头谢恩。太后见景帝如此亲爱梁王，自然更加高兴。

一日，景帝与梁王同在宫，陪侍太后宴饮，酒到半酣，景帝此时未置太子，欲悦太后之意，乃从容对梁王道：“千秋万岁之后，愿将帝位传之于王。”梁王心知景帝此语，非出于真意，外面虽然谦言辞谢，内中亦自暗喜。太后听了景帝之言，正合本心，不觉大悦。不料窦婴在旁闻说，手持杯酒进上景帝道：“天下者，乃高帝之天下，汉朝之法，父子相传，陛下何得传位梁王？陛下失言，请饮此酒。”窦太后正在高兴，忽见其侄直言谏阻，大拂其意，由此憎恶窦婴。窦婴素性伉爽，也将自己官职看得微薄，遂告病回家，太后发怒，除去窦婴门籍，不准入宫朝见。

晁错见窦婴得罪太后免官，朝中更无他人敢与反抗，于是重提前议。先寻得赵王刘遂过失，奏闻景帝，削其常山郡。又发觉胶西王刘卬卖爵作弊，削其六县。恰好楚王刘戊来朝，晁错复查得楚王去年居薄太后之丧，私近妇女，奏请景帝诛之。景帝诏赦其罪，削去东海一郡。晁错见连削数国之土地，诸侯王并无动静，自以为办事顺手，遂与群臣定议，欲削吴地。

早有吴王刘濞所派在京坐探之人，闻此消息，飞报刘濞得知。刘濞前因文帝赐以几杖，不究前事，暂将反谋搁起。自见楚赵胶西，地皆被削，早料到吴国也将波及，如今得此报告，正在愤怒；又值楚王刘戊密遣使者到来，约同起兵，刘濞反谋遂决。意欲联合各国，同时举事，但由自己一人为首，尚恐不济。素闻胶西王刘卬，勇敢好兵，久为各国所畏，得他出来倡议，便易成事。刘濞乃暗遣中大夫应高，前往胶西，面见刘卬，说道：“近者主上任用邪臣，听信谗贼，变更津令，侵削诸侯，诛罚日重。古语有云：‘舐糠及米’，吴与胶西，皆知名之国，一旦被察，不得安枕。吴王身有疾病，不能朝请，二十余年，常恐见疑，无以自白。窃闻大王以卖爵小事，致被削地，论理罚不至此，今竟如此，恐尚不止削地而已。”刘卬道：“似此为之奈何？”应高道：“吴王自以与大王同此忧患，愿乘时顺理，拼弃微躯，以除天下之患，未知大王以为然否？”刘卬瞿然惊道：“寡人何敢如是？主上虽用法严急，为人臣者，惟有死耳，安敢背叛？”应高道：“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，侵夺诸侯，蔽塞忠贤，朝廷疾怨，诸侯皆有背叛之意。



事变已极，顷者彗星竟天，蝗虫满地，此乃万世一时之机会也。大王诚能许诺，吴王即率楚王，略定丞谷关，守荥阳敖仓之粟，扫治行宫以待大王。大王幸临，则大事可定，然后两主中分天下，岂不甚好？”刘邪听说称善，应高见刘邪已允，将言回报刘濞。刘濞尚恐刘邪翻悔，于是自己又装作使者，亲往胶西，与刘邪面行定约。胶西群臣，闻知此事，进谏刘邪道：“诸侯之地，不能当汉十分之二。大王谋为叛逆，致遗太后之忧，甚属非计。如今承事一帝，尚觉不易，假使事成，两主分争，为患益大。”刘邪不听，遂遣使往约齐、赵、淄川、胶东、济南、济北等国。当日各国多遭削罚，人人震恐，怨恨晁错，今得胶西来使约会，遂皆许诺。



吴王刘濞克期举事

吴王刘濞既得各国允从，日夜训练兵卒，部署将士，筹备器械粮饷，克期举事。此时朝廷已议定削夺吴国会稽、豫章二郡之地，迨至削书到时，刘濞已先起兵，尽杀朝廷所置官吏，下令国中道：“寡人年六十二岁，身自为将，少子年十四岁，亦为士卒之先。凡国中男子，年纪上同寡人，下同少子者，皆当从军征进。”于是调集全国士众，得兵二十余万。又遣使分往闽、东越乞兵。原约各国，闻得刘濞起兵消息，亦皆响应。未知成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吴王遣使告诸侯 七国连兵讨晁错

话说景帝三年正月甲子，吴王刘濞称兵于广陵，原约各国，如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、楚、赵闻信，亦同时起事。

说起楚王刘戊，乃元王刘交之孙，先是刘交少好读书，曾与鲁人穆生、白生、申公，一同学诗于荀卿门人浮丘伯。及秦始皇下令焚书，刘交与穆生等，拜别浮丘伯，各自归家。后来刘交立为楚王，遂用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为中大夫，优礼相待。刘交因穆生等素不饮酒，每遇宴饮，必为穆生等特设醴酒。及刘交身死，传子夷王郢客、至孙刘戊嗣位，皆与从前无异。一日，刘戊置酒会客，忽然忘却设醴，到得罢酒，穆生退出说道：“吾今可以去矣，醴酒不设，王之意已怠，若不去，将为楚人所辱。”遂即称病，高卧不起。申公与白生闻说穆生卧病，特来看视，问知其故，因强劝道：“汝何不念先王之德，今王一旦小小失礼，何足介意？”穆生道：“《易经》有言：‘君子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。’先王优加礼貌于吾三人者，本因重道之故，今竟忽之，是忘道也。忘道之人，难与久居，吾岂但为区区之礼乎？”于是谢病而去。

申公、白生见挽留穆生不住，只得听之。二人心中，皆以为穆生太觉拘执，自己遂仍留事刘戊不去，谁知刘戊享国日久，渐肆淫暴，如今因罪被削东海一郡，暗自愤怒，因遣使到吴与之通同谋反。申公、白生闻信进谏，刘戊不但不听，反恶二人多言，处以胥靡之刑。其刑乃用锁链将二人连系一处，身服赭衣，罚使立在市上舂米，二人至是始服穆生之先见，自己追悔，却已迟了。

又有元王之子休侯刘富，乃刘戊叔父，闻知此事，亦使人来谏训刘戊，刘戊大怒说道：“叔父若不与吾同心，吾将来起兵，便当先取叔父。”来人回报刘富，刘富大惧，遂与其母，奔往长安逃避。

刘戊既闻吴王刘濞起事，便欲发兵。旁有丞相张敖，太傅赵夷吾，上前苦谏，刘戊不听，竟将二人杀害，克期出兵，与吴联合。此时赵王刘遂亦杀其丞相建德、内史王悍，领兵驻在赵国西界，欲待吴楚兵到，与之会同前进；一面遣使前往匈奴，请其派兵相助。余如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等，亦一律响应，独有齐王刘将闾忽然翻悔，不肯与之联合。又济北王刘志，因城坏未修，却被其国郎中令将王劫住，发兵坚守，以此不得如愿。

当日天下诸侯王，共有二十二国，即吴、楚、燕、赵、齐、城阳、济北、淄川、济南、胶西、胶东、淮南、衡山、庐江、梁、代、河间、临江、淮阳、汝南、广川、长沙



是也。此次起兵仅有吴、楚、赵、淄川、济南、胶西、胶东七国，齐与济北，背约中变，城阳国小，不与其谋，此外梁、代二王，皆文帝之子，河间、临江、淮阳、汝南、广川、长沙六王，皆景帝之子，当然不肯附和，尚有淮南、衡山、庐江三王，皆淮南厉王刘长之子。刘长前被文帝徙往蜀地，途中饿死，刘濞料其三子，定想报复父仇。又长沙王吴芮传至玄孙吴产身死，无子国除，景帝将长沙封其子刘发，吴芮有二庶子，皆为列侯，不得嗣立为王。刘濞亦欲诱之同反，于是发遣使者，分往各国致书。其书写道：

吴王刘濞，敬问胶西王、胶东王、淄川王、济南王、赵王、楚王、淮南王、衡山王、故长沙王子幸教，以汉有贼臣错，无功天下，侵夺诸侯之地，使吏劾系讥治，以侮辱之为故，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，绝先帝功臣，进任奸人，诳乱天下，欲危社稷。陛下多病志逸，不能省察。欲举兵诛之，谨闻教。敝国虽狭，地方三千里，人民虽少，精兵可具五十万。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，其王诸君，皆不辞分其兵以随寡人，又可得三十万。寡人虽不肖，愿以身从诸王。南越直长沙者，因王子定。长沙以北，西走蜀汉中告越，楚王、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，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、河内，或入临晋关，或与寡人会雒阳。燕王、赵王故与胡王有约，燕王北定代、云中，转胡众入萧关，走长安，匡正天下，以安高庙，愿王勉之。楚元王子，淮南三王，或不沐浴十余年，怨入骨髓，欲壹有所出久矣。寡人未得诸王之意，未敢听。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，振弱伐暴，以安刘氏社稷，所愿也。吴国虽贫，寡人节衣食用，积金钱，修兵革，聚粮食，夜以继日，三十余年矣。凡皆为此，愿诸王勉之，能斩捕大将者，赐金五千斤，封万户；列将，三千斤，封五千户；裨将，二千斤，封二千户；二千石，千斤，封千户，皆为列侯。其以军若城邑降者，卒万人，邑万户。如得大将，人户五千；如得列将，人户三千；如得裨将，人户千；如得二千石，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。他封赐皆倍常法，其有故爵邑者，更益勿因。愿诸王明以令士大夫，不敢欺也。寡人金钱在天下者，往往而有，非必取于吴，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，有当赐者告寡人，寡人且往遗之，敬以闻。

吴使者奉书到了淮南，淮南王刘安将书阅过，念起父仇，便召其相商议，意欲发兵助吴。其相见刘安意决，自知力争无益，因想出一计，假意说道：“大王必欲与吴响应，臣愿为将。”刘安见说甚喜，遂将兵事交付其相。其相既掌兵权，反将淮南边境，派兵固守。刘安受欺，束手无策。吴使者又到衡山、庐江二处。衡山王刘勃，一心为汉，辞绝来使。庐江王刘赐，得书之后，虽不发兵，却常与南越通使，意在坐观成败。于是刘濞所致三国之书，皆无效力，吴芮庶子，更不待言。

刘濞遣使发书之后，自率大兵，西渡淮水。大将田禄伯献计道：“大兵屯聚西行，不出奇计，难以成功。臣愿得五万人，别沿江淮而上，收淮南长沙，西入武关与大王相会，此亦一奇也。”刘濞欲从其计，太子驹谏道：“王以反叛为名，兵权不可假手他人，恐他人得兵，亦将叛王，为之奈何？且分兵而去，前途利害，不可预测，徒自受损。”刘濞见说乃止。又有少将桓将军，对刘濞道：“吴多步兵，步兵利于险阻，汉多车骑，



车骑利于平地。愿大王所过城邑，不必留攻，一直疾驱，西据雒阳武库，食敖仓之粟，据山河之险，以令诸侯，虽不入关，天下已定。今大王若一路徐行，略定城邑，待得汉军车骑，驰至梁楚之郊，大事去矣。”刘濞将言遍问诸老将，诸老将皆道：“此人年少，可使临阵破敌，安知大计？”刘濞遂又不用桓将军之言。引兵渡过淮水，恰遇楚王刘戊率众到来，两军会合一处，直向梁地而进。此时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四国，因齐王背约，合兵围攻临淄齐王，刘将闾发兵坚守。早有人将七国反书，传到长安，景帝闻信大惊，急聚朝臣商议。未知景帝如何处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一回 亚夫窦婴同拜将 袁盎晁错两相仇

话说景帝三年春正月，吴、楚、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、赵七国，举兵造反，警报传至长安。景帝闻信大惊，急聚朝臣，会议出兵征讨。晁错上前奏道：“吴、楚等存心造反已久，今又连合七国，其势甚大，此次出兵征讨，非数十百万之人，不易荡平。兵数既多，若但委任群臣，恐不可信，以臣愚见，不如御驾亲征，臣愿留守长安之地。至敌兵新起，其势甚锐，不可轻敌，徐、僮一带之地，不妨弃以与吴，我兵坚守荥阳，以逸待劳，可获全胜。”景帝见说，暗想当此事急，要我自己亲临前敌，冒着危险，他反自图安稳，留守关中，明是怀有私意，因此心中不悦。又念群臣之中，岂无一二可靠之人，使之领兵，何必要我亲往？沉思良久，忽想起文帝临终曾说周亚夫可使为将，遂不用晁错之言，下诏将中尉周亚夫升为太尉，统辖三十六将军，克日出兵，往征吴楚。周亚夫受命而去。

景帝又念及齐、赵二处，亦须遣兵前往，惟是统将甚难其人。朝中诸将，除周亚夫外，未可信任，只好就宗室及外戚中选择。但选来选去，仅有窦婴一人，最为适宜。此时窦婴久已免官家居，景帝遂即遣使往召，窦婴闻命，随了使者入宫。景帝一见窦婴，温言抚慰，具述自己意思，欲命为将。窦婴生性褊狭，心想太后主上，一向将我冷落，如今事急，方来求我，我岂轻易由人播弄，于是赌气辞道：“臣材力薄弱，不能胜此大任，乞陛下另选贤才。”景帝道：“吾思之已久，除君之外，更无他人，望勿推辞。”窦婴仍执定不肯答应。适值窦太后也在座上，知得窦婴意思，心中追悔，不该将侄得罪，除其门籍，致使怀恨，不愿效力，欲待向他谢时，口中又说不出，因此对着窦婴，不免露出愧色。景帝见此情形，也知窦婴有意与太后为难，此时由他发作，也就足意，因说道：“国事正在危急，王孙岂可固让？”窦婴见景帝言词激切，方始依允，太后也觉欢喜。景帝乃拜窦婴为大将军，赐金千斤。窦婴保荐栾布等人，景帝皆拜为将军，因命曲周侯郿寄，领兵击赵，栾布领兵救齐，使窦婴进屯荥阳，监督两路军马。

窦婴既受将印，带了所赐千金，回到家中，便命将金陈在廊庑之下，自己坐在堂上，办理军务，预备出征。每遇军中将士因事来见，窦婴便命其自己酌量目下要用若干，尽管自向廊下，取去应用，直待金尽方止，并无一金入家，以此将士感激，尽皆踊跃用命。窦婴见诸事完备，择定吉日，将要起行。当晚忽报袁盎前来求见，窦婴传言请入。原来袁盎自从卸了吴相之任，家居无事。却值晁错为御史大夫，素来与之有隙，探知袁盎曾受吴王财物，遂遣属吏究治其事，欲将袁盎办罪。景帝念袁盎久事文帝，算是



旧臣，下诏赦为庶人，袁盎因此得免。及至七国反报传来，晁错又想借此重行报复，乃对属吏道：“袁盎多受吴王金钱，专为蒙蔽，言其不反，如今果反，谅袁盎必知其谋，应即奏闻主上，将其拿究。”属吏答道：“事若未发，先行究治，便可绝其根株，今吴已起兵，纵使追究，于事无益。且袁盎身为大臣，不宜有谋。”晁错本意挟嫌欲害袁盎，今闻属吏此说，恐被猜破心事，因此迟疑不决。却有旁人闻知此语，急来报与袁盎。袁盎已是惊弓之鸟，闻言大恐，心想晁错不知何故，与我死作冤对，前此遭其构陷，几乎性命不保，如今又要无风起浪，愈思愈觉可恨。眼见得我与他的势不两立，他既存心害我，说不得我也要设计害他，不如趁他未曾下手，先发制人。一时心急智生，想得一计，要入朝面见景帝，但苦无人介绍。忽然想到窦婴，前与晁错争议，种下嫌隙，如今新拜大将军，为景帝所倚重，自己又与之素来交好，正可托他引进。袁盎想定主意，见天色已晚，却事不宜迟，便乘夜来访窦婴。



汉景帝像

袁盎见了窦婴，并不提起晁错，但说自己前为吴相，深知吴王谋反之故，事关机密，愿入朝面奏，请先向主上陈明。窦婴应允。次日入朝，奏闻景帝，景帝命召袁盎入见。袁盎奉召到时，却值景帝正与晁错商议调拨兵饷之事，二人素不见面，骤然相遇，不觉俱吃一惊，因在御前，不便回避。但仇人相对，未免难以为情，彼此暗自咬牙切齿。景帝何曾知他二人有隙，又兼军务正忙，无暇留意，一见袁盎即问道：“君尝为吴相，亦知吴将田禄伯为人否？今吴楚造反，以君意料，将来事势成败如何？”袁盎应声对道：“陛下不必忧虑，吴楚指日可破。”景帝见说又问道：“吴王即山铸钱，煮海为监，招诱天下豪杰，白头举事，若非计出万全，岂肯妄动，今君何以知其无能为也？”袁盎道：“吴固有铜

盐之利，然安得豪杰为彼招诱，若使果得豪杰，亦将辅以道义，不复谋反。吴所招诱，大抵无赖子弟，亡命奸人，所以煽惑为乱。”景帝未及开言，晁错立在旁边，听袁盎对着景帝说了许多言语，心中生厌，但望景帝立时命他退去，遂故意用言打断道：“袁盎所料甚是。”谁知景帝因见晁错也赞成袁盎之语。便又向下问道：“如今计将安出？”袁盎暗想主上问到本题，正好实行其计，偏碍着晁错在旁，不便说出，因请景帝屏退左右。景帝便命左右近侍，一概避开，独有晁错一人侍立不去。袁盎见晁错仍在，心中发急，便对景帝道：“臣所言之事，人臣皆不得知。”景帝见说，遂命晁错暂避。晁错闻命，不得已走到殿之东厢，心想我是主上最亲近之人，如今连我都要回避，到底不知他说甚言语，但觉自己仇人，反得主上亲近，心中甚是恨恨。

袁盎四顾无人，方对景帝低声说：“吴楚造反，彼此有书往来，皆言高皇帝封王子

弟，各有一定分地。今贼臣晁错，擅行谪罚诸侯，削夺其地，所以起兵，意在共诛晁错，各复故地。为今之计，独有立斩晁错，发使尽赦吴、楚七国之罪，并还其地，则兵可不血刃而罢。”景帝听了，暗想我因七国有心谋逆，故不得已而用兵，若使七国本意不过如此，我又何妨依从，落得省事，于是默然良久，又问袁盎道：“此计究竟如何，如果行之有效，我何爱一人以谢天下？”袁盎被问，自念斩了晁错，七国未必便肯罢兵，不过我自为复仇起见，故献此策，若要我包他有效，如何便敢承任，因对道：“以臣愚见，想得此策，尚望陛下熟思而行。”景帝点首无语，遂嘱袁盎回家，秘密收拾行装，预备奉使起程，但暂时勿令外人知悉。袁盎受命退出，自去行事。

晁错直待袁盎退出，复到御前，计议军务，心想袁盎适才与主上密语多时，究竟所说何事，无从知晓，又不便向景帝动问。景帝此时已存心要杀晁错，自然也不告知。原来景帝天性猜忍，又怕动兵，自从闻了七国反信，见他来势颇大，未免担着惊恐。偏值晁错献计，要他御驾亲征，自愿居守，景帝已是不悦。如今听了袁盎之言，以为归罪晁错，便可息了兵戈，明知晁错无罪，一时要想将他塞责，也顾不得许多，因此景帝遂含糊，竟将晁错杀死。欲知晁错如何被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二回 晁错朝衣斩东市 亚夫坚壁老吴师

话说景帝自听袁盎之言，想了十余日，方始决计。但欲杀晁错，先须定个罪名。论起晁错，本来无罪，此次不过要借他向七国解说，免动刀兵，但若照七国所宣布罪状，将他杀死，又恐事后七国仍然不肯罢兵，岂不惹人耻笑？况削夺各国土地，虽由晁错发议，原是自己决断施行，不能全怪晁错。景帝却记起晁错前曾献议亲征，便就此事，栽他一个罪名，又不便说是自己意思，暗地遣人通知丞相中尉等，使其出头劾奏。

于是丞相青、中尉嘉、廷尉欧联名劾奏晁错：“吴王反逆无道，天下所当共诛。今御史大夫晁错，议以为兵数众多，群臣不可信，陛下宜自临前敌，使错居守。又徐僮之旁，吴所未得之地，可以与吴。错不称陛下德信，意欲离间群臣百姓，又欲以城邑与吴，无臣子礼，大逆无道，错当腰斩，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，臣请论如法。”景帝得奏，立即批准。

景帝既已秘密定了晁错罪名，待要明白宣布，将他正法，又自念实对晁错不住，若使晁错闻知，定然心中不服，也要将景帝隐情宣露于外，惟有使他死得不明不白，方免许多周折。遂唤中尉近前，密嘱如此如此，不可有误。中尉奉命，乘车持节，直到御史府中，传景帝命令，说是有紧要事件，令晁错即与中尉同车入朝。

此时晁错正因办理军务，日夜忙碌，何曾知有此事？今闻中尉来召，遂连忙穿了朝服，出外登车。中尉见晁错上车，却暗地嘱咐御者，扬鞭径向东市而去。晁错见不是入朝之路，心中生疑，正待动问，早已行到东市，车忽停住，中尉喝令左右，将晁错拿下，不由分说，便就东市行刑。晁错死时，身上尚穿朝服，中尉既杀晁错，回见景帝复命，景帝方将晁错罪状宣布于外，又命将晁错家族，一律收捕斩首。

先是晁错更定法令，议削各国之地，消息传到各国，一时议论哗然，尽皆怨恨晁错。晁错之父，本在原籍颍川居住，闻信大惊，急忙赶到长安，一见晁错，便说道：“主上新即位，汝为政用事，专喜侵削诸侯，疏人骨肉，以致众口嚣嚣，归怨于汝，汝又何苦如此？”晁错见说答道：“此乃当然之事，不如此则天子不尊，宗庙不安。”其父长叹道：“刘氏固安，晁氏危矣！吾今别汝去矣。”遂回到颍川，自服毒药而死，临死时对人说道：“吾不忍见祸及身后，不如早寻一死，反觉干净。”

晁错之父死了十余日，七国便反，如今晁错竟遭族诛，果应了其父之言。论起晁错为人，也算是尽忠王室，不避劳怨。只因一念苛刻，遂至无辜枉死，祸及家族。清谢启昆有诗咏员错道：



刻深学本出申商，家令才多号智囊。
兵事上言操国要，农田立法实边疆。
诸侯削地谋诚善，东市行刑义可伤。
刘氏虽安晁氏灭，城阳中尉识忠良。

景帝既杀晁错，遂一依袁盎之计而行，拜袁盎为太常；又以吴王刘濞弟刘广之子德侯刘通为宗正，一同奉使，前往吴国，告知已杀晁错，尽复各国被削之地，谕令即日罢兵。

说起太常，职掌宗庙，宗正管理属籍，景帝特授二人以此官职，命为使者，其意以为此行用奉宗庙之意思，联亲族之情谊，一心希望吴王刘濞，能俯首听命，罢兵息事。袁盎明知刘濞不肯顺从，此去甚是危险，但景帝既听其言，杀死晁错，替他报仇，暗自快意，况又是自己所献之策，势难推辞，遂与刘通起程同往。

当日周亚夫奉命东征，檄调各地兵队，克期聚集荥阳，听候调遣，自己率同诸将，乘坐驿车六辆出发，行至灞上。忽有一人拦住车前说道：“将军此去东征吴楚战胜则宗庙安，不胜则天下危，事关重要，未知能否听臣一言？”亚夫见说，连忙下车，与其人为礼，动问姓名。其人说是姓赵，名涉，亚夫因问其说，赵涉道：“吴王富有钱财，暗地蓄养许多死士，为日已久。今闻将军出兵，必先遣甲士埋伏于穀屯险阻之处，预备半途截杀，将军不可不防。且兵事尤贵秘密神速，将军何不从此绕道右行，由蓝田出武关，而抵雒阳，不过稍迟一二日，于是直入武库，鸣鼓聚兵，诸侯闻之，出其不意，以为将军乃从天而下也。”亚夫依言而行。

既至雒阳，遣派兵队，前往穀屯一带搜查，果然搜出吴国伏兵，尽数擒来报功。亚夫心想幸喜听从赵涉之计，不然几遭暗算，于是奏闻景帝，请以赵涉为护军。

亚夫素闻雒阳有个大侠，名为剧孟，此次一到雒阳，便访问剧孟消息，及至左中寻得剧孟来见，亚夫一见剧孟，心中大喜道：“七国谋反，吾乘坐驿车，一路怀有戒心，诚不自料竟能安抵此处，又以为敌人已得剧孟，今剧孟安然不动，吾据荥阳，荥阳以东，安稳无患。可笑吴楚欲举大事，而不求剧孟，吾知其无能为矣。”

原来剧孟生平行事，与鲁国朱家大相类似，手下党羽甚多，布满河南一带。为人性好赌博，常与少年相聚游戏，其母死时，自远方前来送丧之车，不下千辆。如今吴、楚起兵，若先使人与剧孟联络一气，只须他一动足，河南一带，立时响应。所以亚夫身为大将，得了个剧孟，便似得一敌国，也可想见当时游侠势力之大。

亚夫既得剧孟，料得此间可保无事，于是起行前往荥阳。此时各路兵队，都已到齐，亚夫统领大兵，进至淮阳。忽报梁王刘武，遣使前来告急。原来吴、楚合兵侵入梁地，梁王遣兵拒之，战于棘壁，梁兵大败，死者数万人。吴兵乘胜而前，梁王续发兵队迎战，又被击败。梁王惊恐，坚守睢阳，日夜盼望朝廷发兵前来救援，今闻周亚夫为将，故特遣使催促进兵。

亚夫得信，因问其父门客邓尉道：“计将安出？”邓尉道：“敌兵新来，其锋甚锐，不可与争。惟是楚人轻躁，不能持久，为将军计，不如移兵进驻昌邑，深沟高垒，坚守



不动，一任吴、楚与梁相持。吴兵见梁无援，必尽锐攻之。将军却遣轻骑，扼淮泗之口，断其粮道，待吴兵粮食不继，然后以全力制之，破吴必矣。”亚夫称善，遂引兵驻扎昌邑，梁王连遣使者求救，亚夫均辞绝不允，梁王由此大怨亚夫，不得已又遣使前往长安，诉知景帝。景帝下诏命亚夫救梁，亚夫不肯奉诏，暗地却遣弓高侯韩颓当，率领轻骑，从间道抄到吴、楚兵队后面，断其粮运。

梁王见亚夫终不肯救，心中无法，只得拼命固守，又选得韩安国、张羽二人为将。韩安国字长孺，梁人。张羽即此次死事楚相张尚之弟。安国性持重，张羽勇敢善战，以此方能阻住吴兵，不使前进。

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，连胜梁兵数阵，甚是高兴。忽报亚夫兵到淮阳，正拟分兵迎敌，又闻亚夫移驻昌邑，按兵不动，不肯救梁。刘濞大喜，以为亚夫胆怯，不加防备，率众并力攻梁，遇梁将韩安国、张羽，领兵拒敌，战了数阵，彼此互有杀伤。一日刘濞与刘戊坐在中军，忽报朝廷特遣太常袁盎、宗正刘通前来。刘濞因刘通是他胞侄，便命其先行入见。欲知刘通入见情形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三回 论晁错邓公鸣冤 救袁盎从史报德

话说吴王刘濞闻说朝廷特遣袁盎、刘通二人到来，不知是何意思，因刘通是他胞侄，命其先行入见。刘通进到中军，见了刘濞，具言朝廷俯从七国之意，业将晁错正法，并归还各国所削之地，两下各自罢兵，请即出营拜受诏命。刘濞见说笑道：“我今已为东帝，更向何人下拜？”刘濞既不肯听从朝命，心想刘通是我侄儿，容易打发。只有袁盎，虽曾为吴相，本是旧臣，然其人素有口才，出语犀利，我若见他，不免多费唇舌，反恐辩他不过，不如不见为妙。又因袁盎前为陇西都尉，爱惜士卒，部下皆愿替他效死，值此战争之际，若得此人归降，必然有裨军事，于是下令将袁盎留在军中，遣人传达己意，欲命为将。袁盎不听。刘濞又遣人百端劫制，袁盎此时惟有安排一死，毫不为动。刘濞见袁盎誓死不从，心中大怒，遂命一都尉，领兵五百人，围守袁盎，意欲将他杀死。

景帝自遣袁盎、刘通去后，满望吴王依言罢兵，早日议和，谁知一去许久，并无消息，正在盼望。一日，忽报谒者仆射邓公求见，并上书言兵事。邓公乃成固人，此次从周亚夫击吴楚为将军，适因事由军中回京。景帝命其入见，邓公具报军情已毕。景帝因问道：“君此次从军中来，谅闻得晁错已死，吴楚能否罢兵？”邓公见问答道：“吴王蓄谋叛逆，已数十年，此次适遇削地，遂发怒举兵造反，只因师出无名，故借口欲诛晁错，其实意不在错。不意陛下竟将晁错杀死，臣恐天下之士，从此钳口不改复言。”景帝见说，急问其故。邓公道：“晁错因虑诸侯强大不可制，故请削其地以尊京师，此乃万世之利。谁知计谋始行，竟遭大戮，内杜忠臣之口，外为诸侯报仇，臣窃为陛下不取。”景帝闻言大悟，此时悔已无及，不觉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君言甚善，吾亦自恨不应如此。”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。又过一时，宗正刘通回来复命，说吴王不肯奉诏，袁盎被囚军中，自己得脱归报。景帝益服邓公明于见事。又闻袁盎被囚，虽属祸由自取，但因其不肯降吴，景帝亦怜其忠，此时无法救回，只得听之而已。

袁盎被五百人围守军中，欲待乘机逃走，无奈防范甚严，兵士昼夜轮流梭巡，如何得脱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忽来一个救星。先是袁盎为吴相时，有一从史与袁盎侍儿私通，却被袁盎察知，并不发作，仍同旧日一样待遇。偏是有人往告从史道：“相公已知汝与侍儿私通，若不速逃，且将治汝之罪。”从史大恐，连忙依言逃走。袁盎闻信，不及呼唤御者，自己亲自驱车追之，竟将从史追回，用言抚慰一悉，并出侍儿赐之，仍命其照常办事。从史因此感激袁盎，念念不忘。此次吴王派遣都尉，围守袁盎，恰好从史即在



都尉部下，充当司马，便想趁此时救出袁盎，报答恩德。无奈军中耳目众多，一时未能下手，欲待近前与袁盎说明，使他安心等候机会，又恐被人察觉，漏泄风声，反为不美，只得装作不识，暗地自行算计。

其时正值正月，天气寒冷，司马心想，惟有用酒灌醉守卒，方可救出袁盎，偏又手边钱财无多。不得已尽将随身衣物变卖，凑得一笔钱文，向外间买了两石醇酒。司马屈指一算，同伴共有五百人，若要个个将他灌醉，再加五六倍之酒，尚恐不敷，如今只得两石，若使五百人分饮，每人仅得四合，安能使醉？要想再行买凑，囊中更无余钱，弄得不尴不尬，如何是好。忽又想起五百人，系散在四面八方，团团围守，如今只须灌醉数十人，寻个出路，便可逃走，此酒已足醉数十人，无须再买。司马想定主意，将酒藏好。待到一日，天上降下大雪，一班兵士，蜷伏帐棚之内，冻得个个体僵，面无人色。司马自己住在西南角上，到了黄昏时候，便取出两石酒来，将瓮打开，唤集同伙数十人，一齐饮酒。一班伙伴，正在饥寒交迫之际，加以口中又渴，忽闻酒香扑鼻，喉中已是作痒。一闻司马请他同饮，各个欢喜异常，各把大碗前来斟取，彼此东一碗，西一碗，不消片刻，竟将两石醇酒，饮得点滴毫无，一众都吃得烂醉。又见天色已晚，此时也顾不得看守责任，各人展开被褥，倒头便睡。



司马与袁盎密谋脱身

司马见各人都已睡熟，悄悄走近袁盎身旁，将他唤起，密语道：“君可趁此逃走，吴王已定明日斩君，迟恐不及。”袁盎见了司马，却不认识，只因相隔数年，早已忘怀，一时无从记忆。以为我与他素昧生平，忽来唤我逃走，莫非是计，因此心中不信，便问道：“君是何人，何为如此？”司马见问，具道情由。袁盎何曾想到此人，闻言反吃了一惊，定睛细看，果然不错，暗想难得他不忘旧情，临难相救，但我还须替他打算，岂可但顾自己？遂向司马辞谢道：“感君厚意，惟是君有老亲，我何苦累君？”司马道：“君尽管放心前去，臣亦逃走，已将吾亲藏匿，不致遇害，可勿虑。”因催促袁盎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即此请行。”袁盎见是雪夜，道路难行，便着上双屐，随同司马，走到西南角上，只见一班兵士，纵横卧满地上，酒气扑鼻，鼾声如雷，竟无一人醒觉。司马与袁盎心中暗喜，但要逃走，须从大众身上越过，若偶不留意，误触其身，致将其人惊醒，岂不误事？二人到了此

时，并无别法，只得提心吊胆，冒着危险，一步步轻轻跨去，到得营帐近旁，司马拔出刀来，将营帐割开一条大缝，钻了出去，袁盎随后跟出。二人到得营外，司马指着一条去路，对袁盎道：“由此前往，可达梁营，恕臣不能相送。”于是二人道声珍重，各自分手而去。

袁盎见司马已去，便依着所指之路而行，此时手中尚持汉节，因恐被人撞见，便将节旄解下包好，放在怀中，足上蹬着木屐，趁雪光一路行去，却喜并未遇见吴兵。袁盎一夜不曾歇足，行了七十里，天色微明，回望吴营，相离已远，袁盎始觉放心。但是冒寒疾走，觉得全身麻木，腹中饥饿，人已十分困乏，两足又肿大如锤，沉重难举，更莫想移他一步。此时若有追兵到来，也只得束手受缚。袁盎立了片刻，忽见前面来了一队马兵，袁盎心中吃惊，详细观看，却认得是梁国军队，不觉喜出望外，待得马兵行近，袁盎向他述明原因。梁兵见是汉使由敌军逃回，便备了一匹马，与之骑坐，遣人送回梁营。袁盎在梁营安歇数日，身体平复，便回到长安，来见景帝。景帝见袁盎竟得逃回，也就欢喜，用言慰劳一番，命其仍供旧职。

当日吴营中自袁盎逃后，直至次早，方才发觉，报与吴王刘濞得知。刘濞大怒，即将醉卒办罪，一面遣兵追赶，已被袁盎走脱。刘濞见逃了袁盎，又连日与梁兵交战，未能获利，心中闷闷不乐。一日忽有探卒报说，周亚夫遣兵截住淮泗路口，断绝我军后路，将运来粮草，全数劫去，刘濞闻报大惊。未知刘濞作何打算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四回 闯吴营灌夫报仇 走丹徒刘濞被杀

话说吴王刘濞闻说周亚夫遣兵断其粮道，心中大惊。自念梁地攻击不下，久驻此间，一旦粮竭，后无退路，如何是好。欲待举兵西进，又因梁地各城防守甚密，不敢深入敌境，寻思无策，惟有率众往迎周亚夫之兵，与之决一死战。刘濞计定，遂传令即日移营北去。一路行至下邑，却与周亚夫兵相遇。原来亚夫早料吴楚攻梁不下，一定起兵北来，故特进驻下邑，今闻吴楚兵到，亚夫知其远来气盛，军中粮少，利在速战，遂命将士坚壁固守，不得轻动。吴王刘濞，三番五次，遣兵前来索战，亚夫只是按兵不出，两军相拒十余日，未曾交战一次。刘濞与刘戊商议，要想退兵，又恐亚夫随后追袭，不得已遂遣兵来攻亚夫营寨。亚夫严加防守，吴楚之兵攻打几次，始终不能取胜。

一夜亚夫军中，忽传说敌人前来劫营，一时将士惊扰，以为吴兵已入营内，黑暗之中，无从辨认，彼此自相攻击，喧扰之声，直达中军帐下。亚夫知是讹言，力持镇定，坚卧不起，传出命令，飭各营将士，各归行伍，无得慌乱，少顷也就安静无事。亚夫由此夜间防备愈严，不过数日，吴楚兵队，果然前来劫寨。只因吴王刘濞见日间不能取胜，便想出此计，冒险而行。当晚，刘濞先遣一军，虚张声势，由东南方进攻亚夫营寨，自与楚王刘戊，各率大队精兵，攻其西北。亚夫早有准备，闻得东南方面，杀声震地，暗想黑夜劫营，必须悄悄进兵，乘人不备，方能取胜，岂有擂鼓呐喊，反使人知之理？此必吴王诡计，要想诱我尽力防备东南，他却由西北乘虚而入。想罢，遂传下命令，将大队人马，调到西北防守，及至刘濞、刘戊率兵到时，已是守备完固，攻打不入，只得退回，计点兵队，反折了许多人马。刘濞与刘戊收兵回营，心中懊丧不迭。

又过数日，周亚夫料得敌军粮食将尽，士卒大半倦怠，遂下令出兵攻之。刘濞、刘戊率众迎敌，两下交战良久，汉军校尉灌孟，奋勇陷阵，匹马当先，汉兵大队随之涌进，吴楚军队抵敌不住，大败而退，灌孟竟死于阵。

灌孟本姓张氏，乃颍阴人，先为颍阴侯灌婴舍人，甚得宠幸，荐于高祖，官至二千石。张孟感激灌婴知遇之恩，遂冒姓灌氏。此次灌婴之子颍阴侯灌何，奉命为将军，随同周亚夫出征，邀灌孟与之同往。灌孟年老家居，不乐从军，却被灌何极力恳请，灌孟却之不过，只得允从，并带其子灌夫，到了军中，灌何遂命灌孟为校尉。灌孟居在军中，日常郁郁不乐，及至临阵，拼命向前，竟死敌手。汉军取得尸首回营，灌夫闻信，抱着父尸，大哭不止，旁人见了，俱觉伤感，一同上前解劝，备了衣衾棺槨，将灌孟殓殓。颍阴侯灌何，自悔不该邀同灌孟前来，今见灌孟已死，便劝灌夫送其父丧回京。原



来汉法，父子二人，同在军中，若有一人死亡，其生存者，例许送丧回去。灌夫心痛父死，日夜涕泣，闻得灌何相劝，哪里肯听，奋然说道：“愿取吴王或吴将首级，以报父仇，方始甘心。”于是身披盔甲，手持画戟，带了家奴十余人，又向军中邀请平日交好壮士数十人，骑上战马，同往吴军，决一死战。灌何阻止不住，及出得营门，灌夫检点人数，除自己家奴外，随来壮士，仅有两人，其余不知何往。灌夫知道众人畏惧吴军，不敢相从，只得由他。此时灌夫一心记着父仇，勇气百倍，策马前进，到了吴营之前，十余人发一声喊，奋力杀进。灌夫怒马当先，杀入敌营，东冲西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吴军将士，被他杀伤数十人，一直冲至坐旗之下，却遇吴军大队阻住，不得前进，彼此尘战良久，终因众寡不敌，十余骑死亡将尽。灌夫战到力竭，只得拨马而回。吴军将士，人人畏其勇敢，不敢追赶。灌夫回到营中，随身只余一骑，自己身受重伤十余次，血满战袍。众人争来看视，尽皆叹服，遂将灌夫扶入后营养病，并请军医诊治。灌夫受伤过重，已是奄奄一息，却好军中备有治创良药，价值万金，用以敷治，方得不死。过了数日，灌夫伤势稍愈，行动如常，又向将军灌何请道：“吾前次杀入吴营，熟知敌军曲折，今愿再往，定要取得吴将之首，报复父仇。”灌何服其胆大，并感其孝心切挚，将言抚慰，劝其勿往。灌夫执定不肯，灌何心恐灌夫此去有失，急来告知太尉周亚夫。亚夫闻言，也为动容，即遣人将灌夫召到，极力劝阻，灌夫无法，只得依允。此事传说出去，一时众口争加赞叹，灌夫由此名闻天下。

当日吴王刘濞战败之后，复遭灌夫率领十余骑，前来踏营，出其不意，仓皇迎敌，死了数十人，竟被灌夫走脱，全军为之丧气。加以粮食不敷，连日以来，将士竟有因饥而死者，亦有私自逃亡者。刘濞自知立脚不住，于是瞒着众人，也不通知楚王刘戊，独自率领心腹壮士数千人，乘夜悄悄出营，撤下大军，一路东行，渡过淮水，直向丹徒而去。到得天明，吴营将士，闻知吴王已逃，军中无主，众心大乱，各自四散，分头前向亚夫及梁营投降。亚夫将投降兵士安插清楚，即进兵来攻楚军。楚王刘戊，迎战大败，无路逃走，拔剑自杀。部下见王已死，一时投戈弃甲，相率归降。亚夫大获全胜。

刘濞逃至丹徒，投依东瓯兵队。说起东瓯，其先君长名摇，曾与闽越王无诸，同领越人佐汉伐楚，惠帝时封摇为东海王，建都东瓯，世人遂称之为东瓯王。及刘濞起兵，遣使分往闽粤东瓯，请其发兵相助。闽粤王辞绝不允，独东瓯王发兵万余人来援，驻扎丹徒，故刘濞兵败，特来投奔。一面使人收集逃亡兵卒，意图恢复。此时亚夫乘胜略定吴楚之地，闻知刘濞现在东瓯军中，亚夫暗想夷人素性贪利，遂悬出赏格道：“有人能斩刘濞头来献者，赏以千金。”又遣使往见东瓯主将，诱以重利。东瓯主将见刘濞势已穷蹙，自悔此次不该发兵，深恐朝廷讨其助逆之罪，又贪得重赏，于是允了汉使，设计往请吴王刘濞出来劳军。刘濞不知是计，慨然前来。东瓯主将，出其不意，遣人将刘濞杀死，割下首级，驰驿送到长安献功。景帝念东瓯杀死吴王，不究其罪，仍加赏赐。吴王太子驹，见其父被杀，逃奔闽越而去。

先是吴王刘濞起兵之际，所有随从宾客，皆得任用。独有周丘，乃下邳人，亡命来投吴王，平日嗜酒，不修行检，吴王心轻其人，不加委任。周丘见自己并无职事，乃入见吴王说道：“臣以无能，不能效力军中，今亦不敢别有所求，但愿得一汉节，必有以报。”吴王见说，遂命将节与之。周丘既得汉节，乘夜带了从人，驰入下邳城中。其时



下邳已闻吴国谋反，发兵登城守备，因见周丘手持汉节，以为乃是汉使，放其入城。周丘到了馆舍，遣人往请县令到来相见，预嘱从人，先为准备，待得县令入门，周丘即喝令从人拿下斩首。于是唤到自己兄弟，与同当地富豪告诉道：“吴王举事，不日兵到，若与拒敌，必遭屠灭，不如趁其未至，先往投降，可保家室。若有才能，且可取得封侯之贵。”众人闻说，皆从其计。周丘遂据了下邳，召集本地子弟，得兵三万人，遣人回报吴王，自己领兵北定城邑，一路收集士卒，及至城阳，有兵十余万。城阳中尉闻报领兵迎战，却被杀得大败，周丘正欲乘胜长驱，忽闻吴王败走，自料无人可共成功，于是心灰意懒，引兵回到下邳。背上忽发一痛，不久身死。吴地遂皆平定。此时奚婴所监齐、赵之兵，亦先后获胜。欲知齐、赵情形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五回 遭危急六王自杀 讨叛逆七国荡平

话说当日七国造反，吴、楚合兵侵伐梁地，胶西、胶东、淄川三王，因恨齐王背约，领兵合围齐都临淄，济南王亦遣兵相助，拼力攻打。齐王刘将闾闻信，发兵登城固守，一面急遣路中大夫，前往长安告急。路中大夫奉使，星夜趋行，到了长安，入见景帝，具奏其事。景帝允即发兵，仍命其回报齐王，嘱令坚守。路中大夫受命，立即起程回国。

齐王既遣路中大夫去后，四国兵已到了，将临淄都城，围了数重，架起云梯，四面攻打。说起临淄，本是战国时齐之旧都，城高濠深，急切未易打破。无奈齐王将闾，素来未亲军事，眼见四国兵马，势如潮涌，杀声震天，自然日夜担着惊恐。又盼望路中大夫去了许久，尚无回信，不知汉兵与吴、楚对敌胜负如何，能否分兵前来救援，但恐汉廷无暇发兵，或是救兵来迟，一旦防守力竭，竟被打破，便连身家性命都不能保。因与大臣商议，密遣使者出城，与各国议和，情愿结盟通好，以救目前之急。

齐王与各国议和，尚未定约，恰好路中大夫已由长安回到临淄。将至城下，远远望见刀枪剑戟，密密层层，围得水泄不通。路中大夫心想如何方能回报齐王，此时国事危急，说不得只有拼着老命，冒险前进，计算已定，将马加上一鞭，风驰而去。看看近城，早被敌人望见，便将路中大夫捉至营中，报知三国主将。主将命带人见。路中大夫面



四国兵将临淄都城围了数重

无惧色，人到中军帐下，三国主将问道：“汝是何人？到此何干？”路中大夫直答道：“吾乃齐国路中大夫，奉齐王之命，赴京求救，特来回报齐王。”三国主将问道：“汝将如何回报？”路中大夫便将景帝嘱咐言语照述一遍，三国主将听了，说道：“汝可反说汉兵已为吴楚所败，齐国今应速降，不然城破，必遭屠戮。”路中大夫见说，满口应允，三国主将尚恐是假，又与路中大夫结下盟誓，不得违背。于是遣人将路中大夫引至城下，通知城上之人，传请齐王相见。路中大夫望见齐王，立在城上，遂大声说道：“汉已发兵百万，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，即日引兵救齐，齐须坚守勿降。”三国主将见路中大夫背约，心中大怒，立即将他斩首。路中大夫为国捐躯，真是难得。

齐王将阍得了路中大夫回报，回到宫中，召集近臣商议，近臣闻说汉兵击破吴楚，不日将至，料想各国抵敌不过，遂劝齐王勿与议和，齐王依言，仍前固守。果然不久汉平阳侯曹襄、将军栾布，率领救兵到来，一阵杀败各国兵队，解了临淄之围。胶西、胶东、淄川三王，各率败残兵卒，逃回本国。胶西王刘邳回国之后，自念计穷力竭，罪无可逃，深悔误听吴王刘濞之言，弄得家破国亡，还要累及老母，心中实是难过。于是脱下鞋袜，赤着双足，席稿饮水，对着太后谢罪。太后见其子作此叛逆之事，犯下大罪，悲痛怨恨，一时交集，眼看死在目前，无法可想，旁有太子德进计道：“现在汉兵调回，臣观其力已疲，可以袭取，事势至此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请收聚余兵，奋力击之，若仍不胜，再逃入海，尚未为晚。”刘邳闻言连连摇首道：“吾士卒皆已受伤，不可复用。”遂不听太子德之言，安坐待死。

此时汉将弓高侯韩颓当，已破吴、楚，奉周亚夫之命，领兵来到胶西，先遣人投书于刘邳，书中说道：“奉诏诛讨不义，来降者赦免其罪，不降者灭之。王今如何打算，望即告知，吾将待以行事。”刘邳得书，遂亲到汉军营前，肉袒叩头说道：“臣邳奉法不谨，惊骇百姓，乃劳将军远道来至穷国，念特自行请罪。”韩颓当闻说刘邳到了，率领将士，手执金鼓，出到营前相见，因向刘邳说道：“王甚劳苦兵事，愿闻王所以发兵之故。”刘邳见问，叩头膝行而前，答道：“今者晁错用事，变更高皇帝法令，侵夺诸侯之地，邳等以为不义。恐其败乱天下，所以连合七国，发兵诛错。今闻错已伏诛，邳等谨即罢兵回国。”韩颓当见说责道：“王若以晁错为不善，何不上书奏闻，且未有诏书虎符，辄自发兵，攻击守义之国，由此观之，意实不但欲诛晁错而已，说罢便从怀中取出景帝诏书，读与刘邳听道：

制诏将军，盖闻为善者天报以福，为非者天报以殃。高皇帝亲垂功德，建立诸侯，悼惠王绝无后，孝文皇帝哀怜加惠。王幽王子遂、悼惠王子邳等，令奉其先王宗庙，为汉藩国，德配天地，明并日月。而吴王濞背德反义，诱受天下亡命罪人，乱天下币，称疾不朝，二十余年。有司数请濞罪，孝文皇帝宽之，欲其改行为善。今乃与楚王戊、赵王遂、胶西王邳、济南王辟光、淄川王贤、胶东王雄渠，约从谋反，为逆无道，起兵以危宗庙，贼杀大臣及汉使者，迫劫万民，伐杀无罪；烧残民家，掘其丘垄，甚为虐暴。而邳等又重逆无道，烧宗庙，卤御物，朕甚痛之。朕素服避正殿，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，击反虏者，深入多杀为功，斩首捕虏，比三百石以上皆杀，无有所置，敢有议诏及不



如诏者，皆腰斩。

韩颓当读诏已毕，对刘邛说道：“王当自行打算。”刘邛自知无望，因答道：“如邛等死有余罪。”遂拔剑自杀。汉兵又分讨胶东、淄川、济南三国。胶东王刘雄渠，淄川王刘贤，济南王刘避光，亦皆自尽。时景帝三年春三月也。

诸将既定四国，闻得齐王将闾，曾与四国通谋，议欲移兵伐之，齐王闻信大惧，竟服毒药自杀，诸将见齐王已死，乃止。济北王刘志，本与七国有约，后为郎中令所劫，不得发兵，今闻各国相继破灭，心中忧虑，惟恐朝廷追究同谋之罪，自念不如早寻一死，尚望保全妻子。旁有齐人公孙获对刘志道：“臣请为王往说梁王，说如不行，死尚未晚。”刘志依言，遂遣公孙获前往。公孙获一见梁王进说道：“济北之地，东接强齐，南邻吴越，北迫燕赵，四分五裂之国，权谋不足以自守，兵力不足以御敌，虽与吴通情，并非本意。假使济北据实不肯从吴，吴必先平齐及济北，连合燕赵，如此则山东诸国，联为一气。今吴楚合兵西与天子争衡，独济北守节不从，吴王因此失助独进，以至破败不可救药，汉兵得胜，未必非济北之力。大王试思以区区之济北，欲与诸侯争强，不啻驱犬羊以御虎狼。济北王奉职惟谨，可谓忠义，然犹不免见疑于上，臣恐藩臣寒心，殊非社稷之利。方今能建言于朝廷者，独有大王。大王若肯为济北剖明其枉，则上有全亡国之功，下有安百姓之名，德沦骨髓，恩加无穷，惟大王留意。”梁王闻言大悦，即遣使上言于朝，济北王遂得免罪。

此外惟有赵王刘遂，当与七国定约时，率兵驻在西境，等候吴楚到来，一同进兵。后闻汉遣曲周侯郿寄领兵来攻，刘遂急引兵回到邯郸都城固守。郿寄围住邯郸，攻打七月不能破。刘遂本与匈奴有约，至是匈奴闻吴楚兵败，亦不肯发兵人边。刘遂死据孤城，外无救援，又值栾布救齐回来，与郿寄合兵攻打，设计引水以灌邯郸，邯郸城坏，刘遂自杀，于是七国尽皆平定。周亚夫与窦婴，率领诸将，奏凯回京。未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六回 废皇后阴谋争宠 易太子忠谏见疏

话说条侯周亚夫，大将军窦婴，平定吴楚七国，班师回京，入见景帝，景帝大加慰劳，仍以亚夫为太尉，封窦婴为魏其侯，随征将士，俱加升赏。周亚夫甚得景帝敬重，窦婴又是太后之侄，素性任侠，喜宾客，一时游士多归之。二人新立大功，朝野仰望，每遇朝廷会议大事，皆推条侯、魏其侯居首，公卿莫敢与之抗礼。过了数年景帝又以亚夫为丞相，窦婴为太子太傅，二人当此时代，最为得意。景帝闻齐王将闾服毒身死，以为齐王因被各国胁迫，不得已与之通谋，死非其罪，遂赐谥将闾为孝王。使其太子寿嗣为齐王，又议续封吴、楚之后，窦太后闻知此事，对景帝道：“吴王年老，为宗室表率，理应奉法守职，今乃首率七国，扰乱天下，奈何复立其后？”景帝依言，于是仅立楚元王子刘礼为楚王，将吴地分为鲁、江都二国，移淮阳王刘余为鲁王，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，又移广川王彭祖为赵王。景帝因衡山王刘勃，力拒吴楚，恪守臣节，心中甚悦，恰值衡山王来朝，景帝温言慰谕，说是衡山僻在南方，地势卑涇，遂下诏移济北王刘志为淄川王，移刘勃为济北王，以褒其忠。又庐江王刘赐，与南越私自通使往来，遂移刘赐为衡山王，并封皇子端为胶西王，胜为中山王。此时七国新平，各国诸侯王，畏惧朝廷之威，尽皆谨慎奉职，景帝便趁此时重定各国官职，将各国丞相，改名曰相，裁去御史大夫、廷尉、少府宗正、博士等官，减省大夫谒者等员数，以示不得与朝廷比并，从此各国势力渐弱。景帝又念楚相张敖，太傅谢夷吾，赵相建德，内史王悍，尽忠被杀，皆封其子为列侯。

光阴迅速，已是景帝四年夏四月，景帝始下诏立皇子荣为皇太子。彻为胶东王。太子荣乃栗姬所生，胶东王为王夫人所出，皆系景帝庶子。原来景帝对于皇后薄氏，毫无恩爱，不过迫于祖母薄太后之命，立之为后，一向未曾生子，景帝故迟迟未立太子。如今薄太后已崩，薄后愈加失势，景帝遂将庶长子荣立为皇太子，时人因其母姓栗，故又称为栗太子。栗太子立了两年，景帝竟将薄后废去。薄后既废，景帝自应别立皇后，依理而言，栗姬当然有望。谁知事情中变，不但栗姬不得立为皇后，连太子荣都不得保其位，也算是出于意料之外了。

事因景帝胞姊长公主名嫫，嫁与堂邑侯陈竿为妻，生有一女，小字阿娇。公主意欲将女配与太子荣为妃，遂托人示意其母栗姬，却被王夫人得知此事。王夫人生性智巧，善知人意，因见栗姬近多嫉妒，景帝宠幸稍衰，便设计欲夺栗姬之宠，使其子胶东王彻得代为太子。今闻长公主之女，欲与太子荣结婚，不觉暗自吃惊。心想长公主本是太后



爱女，又与主上姊弟十分亲密，若使此番姻事成就，栗姬得长公主的助力，自然占了上风，如何是好？王夫人沉思良久，忽然想得一策，遂遣人对栗姬说道：“长公主前曾引进许多美人，并蒙主上宠爱，可见长公主在主上前极有势力，汝何不暗地与长公主交结，便向主上进言，便依旧得宠专房，岂不是好？”栗姬妒心最重，自见景帝后宫添了许多新宠，对于自己，恩爱渐不如前，心中不免怨恨。又闻说一班人都由长公主引进，遂迁怒刘长公主身上，怪她多事，如今王夫人反用言激她，要她去奉承长公主，栗姬听了，愈触其怒，自然不肯依从。正当此时，长公主遣人前来说亲，栗姬愤怒未息，竟中了王夫人之计，一口将她谢绝。

当日长公主倚着自己势力，欲将女与太子结婚，自为一说便成，及至来人回报，竟被栗姬拒绝，弄得一场扫兴，不觉老羞成怒，暗骂道：“我女欲为妃后，原不稀罕她的儿子，她如此不识抬举，想是无福消受我女。主上儿子甚多，我不妨另选一人为女婿，设计夺了储位，管教她儿子坐不稳东宫，叫她试试我的利害。长公主主意既定，从此便与栗姬有隙，王夫人却趁此时机，来与长公主百般要好，不消几时，竟买得长公主欢心，二人十分亲热。

说起王夫人本槐里人，母臧儿，乃故燕王臧荼孙女，嫁与王仲为妻，生下一子两女，子名王信，长女名姝儿，即王夫人，次女名儿姁。后王仲身死，臧儿挟了儿女，再嫁长陵田氏，又生二子，田蚡、田胜。王夫人年已长成，嫁与金王孙为妻，生下一女。一日归宁母家，适值相士姚翁到来，臧儿知其善能看相，所言多验，因请其遍相家人。姚翁一见王夫人叹道：“此乃天下贵人，当生天子。”又相次女，亦说是贵。臧儿听说，心想我女嫁与金王孙，一个平民，如何能生天子，追悔从前不该错嫁，如今惟有赶紧离婚，将她送入宫中，趁着青春美貌，不怕不得宠爱。主意既定，遂与王夫人商议，王夫人也就应允，臧儿便将长女留在家中，托人向金氏要求离婚。金氏见说，大怒不允，彼此议了数次，金氏执定不从，臧儿见女已接回，纵使婿家不肯，亦无妨事，于是置之不理，过了一时，适遇朝廷选取良家子女纳入太子后宫，臧儿闻信大喜，急将长次二女，一同报名，送入宫中，迨至金氏闻悉此事，已不及出头阻止，又不敢向官府控告，只得作罢。

王夫人入到宫中，恰值景帝身为太子，见她姊妹貌美，甚加宠幸，王夫人得幸，一连生下三女。一日景帝梦见一个赤髯，从云中冉冉而下，直入崇芳阁中，及至梦觉，景帝便到崇芳阁内坐下，忽见有雾成为赤龙之形，蒙蔽窗户，问起宫内妃嫔，皆言望见阁上有丹霞灿烂而起，未几霞灭，见一赤龙，盘旋栋间。景帝因召姚翁问之，姚翁道，此乃吉祥之兆，将来此阁必生命世之人，攘除夷狄，获得祥瑞，为汉家盛主，然而也是大妖。”景帝闻言，遂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阁，改名为猗兰殿，欲使应此吉兆。过了十余日，景帝又梦有神女捧日与王夫人，夫人吞之，谁知王夫人也梦见日入怀中醒时告知景帝，景帝道，此乃贵兆，从此王夫人怀孕在身，及至临盆，产下一男。景帝先期梦见高祖对他说道：“王美人生子，可名为彘。”及生遂取名曰彘，后乃改名为彻。刘彻自少聪明多智，与宫人及诸兄弟游戏，能揣测各人之意，与之相应，因此无论大小，并能得其欢心，当着尊长面前，应对恭敬，俨如成人，自太后下至近侍，皆称其迥异常儿。年方三岁，景帝抱于膝上，试问道：“儿乐为天子否？”刘彻对道：“由天不由儿。儿但愿日居



宫中，在陛下前戏弄，亦不敢荒惰以失子道。”景帝闻言，不觉愕然，由此大加敬异，至年四岁，遂封为胶东王。

长公主既与王夫人交好，又见胶东王姿稟不凡，便欲将女许之。自向王夫人商议，王夫人满口应允。长公主又与景帝言及，景帝因胶东王年幼，未即应允，长公主只得暂缓。过了一时，长公主带同女儿入宫，来到王夫人处，见了胶东王，即将他抱在膝上抚弄，戏问道：“儿愿娶妇否。”因指左右宫女，逐一问他，是否中意。胶东王皆说不要，长公主乃指其女问道：“阿娇好否？”胶东王虽属小儿，却甚作怪，一见问到阿娇，便含笑答道：“甚好，若得阿娇作妇，当作金屋贮之。”长公主闻言大悦，于是苦缠景帝，要召胶东王为婿。景帝只得许诺，婚事由此遂定。

及薄后被废，长公主惟恐栗姬得立为后，遂暗地寻其过失，日在景帝之前，谮说栗姬种种悍妒，又说栗姬崇信邪道，尝与诸夫人相会，却令侍者暗向各人背后诅咒，希望诸人失宠，自己独得亲幸。景帝本意欲立栗姬为后，却被长公主说得心动。一日景帝意欲探看栗姬到底如何，因对她说道：“吾百岁之后，诸姬所生之子，汝当善为待遇。”栗姬正在怨恨诸人得宠，闻了此言，心中愈怒，不肯答应，又在背后暗骂景帝为老狗，却被景帝听得，由此记恨在心，尚未发作。长公主又向景帝夸说胶东王如何好处。景帝自己也觉此子可爱，又记起历来梦兆，心想此子将来定非凡品，但因太子荣并无过失，一时未便废立。王夫人知得景帝心事，却想出一计，暗地使人催促大臣，请立栗姬为皇后。诸大臣心想栗姬乃是太子之母，立为皇后，事属无疑，自然赞成。到了景帝七年春正月，遂由大行奏称，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，今太子母号宜为皇后。景帝见奏，触起旧恨，不觉大怒道：“此事岂汝所当言者？立命将大行交与廷尉办罪，一面下诏废太子荣为临江王。”旁有丞相周亚夫，太子太傅窦婴，见栗太子无故被废，极言谏阻。景帝不听，窦婴负气，告病辞职，归到蓝田山下隐居去了。亚夫也因此事触忤景帝，渐被疏远，不如从前那种亲厚。栗姬闻其子被废，心中愈加愤恨，景帝此后又绝迹不到她的宫中。栗姬不得见景帝一面，自知恩爱已绝，无可挽回，不久忧郁而死。王夫人与长公主，见其计已成，心中各自暗喜，料得胶东王彻安稳做了太子。谁知中间却又生出曲折，几被他人坐享现成，此人却又不是景帝之子。欲知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七回 窦太后溺爱少子 胶东王正位青宫

话说景帝七年春正月，下诏废太子荣为临江王。其时梁王刘武，适在京师，见此情形，心中大喜。说起刘武，借着太后宠爱，故得移封梁国，据有四十余城，多是膏腴之地，刘武在国已历二十余年，平日无事，只是纵情娱乐，国都地名睢阳，刘武尚嫌城郭太小，下令另行建筑，加大至七十里，又辟东苑，方三百余里。睢阳城东，本有平台，乃是离宫，梁王不时到彼游玩，因其距离稍远，往来不便，于是建筑复道，跨空而过，由宫中直达平台，计长三十余里。又作曜华宫，筑兔园，园中有山名百灵山，山上有肤寸石、落猿岩、栖龙岫等胜景，又有雁池，池中有鹤洲凫渚，此外宫观相连，不下数十里，奇花异草，珍禽怪兽，无不具备。加以太后想念爱子，不时遣人颁到赏赐，不可胜数，府库存积金钱，不下数百千万，珠玉珍宝，比较天子内府尤多。梁王于是广招四方宾客，礼待游士，遂有齐人羊胜、公孙诡、邹阳，吴人枚乘、严忌，蜀人司马相如等，皆闻风来至。公孙诡尤得宠幸，初见之日，梁王即赐以千金，官至中尉，号为公孙将军。邹阳、枚乘先事吴王刘濞，因见刘濞谋反，二人上书谏阻，刘濞不听，遂皆游梁，与严忌、司马相如，并以文学著名，常陪梁王游宴，作为辞赋，所以梁园宾客，一时称盛。

梁王享此富贵，也算穷奢极欲，偏他心中尚不满足，更要谋得储位，以便将来嗣立为帝，方才称心满意。他起此念头，并非无因，一则得了太后之助，二则景帝前此未立太子，也曾当面许他，以此引动高兴，又有羊胜、公孙诡百端迎合，替他种种算计，梁王大喜，愈加优待二人。枚乘、严忌，知得此事不妥，心中虽不赞成，却也不敢谏阻，只有邹阳，为人颇有智略，生性慷慨，不肯苟合，见梁王听信二人之计，遂力争以为不可。羊胜、公孙诡素来嫌忌邹阳，因向梁王进谗，引得梁王大怒，竟将邹阳下在狱中，意欲杀之。邹阳含冤莫白，乃由狱中上书自明，梁王得书感悟，立命赦出，仍待之为上宾。

适值七国造反，梁王用韩安国、张羽为将，拒敌吴楚之兵，及周亚夫破灭吴楚，梁兵前后擒杀敌人，几与汉兵相等，景帝念梁王立有大功，乃赐以天子旌旗。梁王自恃其功，又受此种特别赏赐，心中愈加骄傲，于是出入排起銮驾，千乘万骑，传呼警蹕，所有礼节，竟与天子无异。事为景帝闻知，心中甚是不悦，恐伤太后之意，不便责备。太后也知景帝意思，只得假作发怒，每遇梁国使者到来，不许进见，并将梁王作事种种不法之处，严加诘责，景帝便趁此时立了太子荣。太后见景帝违背前言，自立太子，心中





梁王用韩安国、张羽为将，拒敌吴楚之兵

虽然不悦，但因梁王也有不是之处，故亦不便开口，梁王闻说景帝已立太子，甚是懊丧，又见太后也来责备，愈加忧惧，便遣韩安国为使入京，代为剖明。

韩安国奉命，到了长安，却想得一法。先往见长公主，哭诉道：“梁王为子尽孝，为臣尽忠，何以太后并不加察？前日七国并反，关东摇动，梁王心念太后皇帝在京，惟恐梁地有失，致被侵入，亲自跪送臣等，使领兵力拒吴楚。吴楚破灭，皆梁国之力也。今太后因琐细礼节，责备梁王，梁王平日见惯父兄皆为皇帝，故出入皆称警蹕，所有车旗，又皆皇帝所赐，梁王不过欲以此夸示诸侯，使天下皆知己为太后皇帝所爱耳。现在梁使一到，便道诘责，梁王心中恐惧，日夜涕泣思慕，不知所为，何以梁王如此忠孝，太后不加体恤？所有此中情节，非公主不能代达，故臣特来奉恳。”长公主依言转达太后，太后

本意原欲梁王自己设辞解说，今闻安国之言，心中大喜，便向景帝说知。景帝也就释然，反免冠对太后谢过道：“自己兄弟，不能教导，致累太后忧虑。”遂命尽召梁使入见，厚加赏赐。太后见韩安国善于言语，能替梁王解说，大加赏识，安国竟得了太后与长公主赏赐，共值千余金，从此景帝与梁王，消除意见，日加亲密，皆由韩安国之力，韩安国也由此显名。

到了景帝七年冬十月，梁王思念太后，始复入朝。景帝闻信，先期遣使用御车驷马，前往函谷关迎接。梁王既到长安，入见太后景帝，遂留在宫中住下。景帝与梁王，入则共辇，出则同车，又下令梁国随来侍中谒者等官，并许其任意出入殿门，与天子宦官无异。梁王在宫住了两月，恰值景帝发怒，废栗太子为临江王，梁王便想趁此时机，遂他多年心愿。太后意中亦欲梁王得嗣帝位，母子二人，计议已定，专待见机行事。

一日景帝与梁王同在宫中，陪侍太后饮宴。太后乘着酒兴，便对景帝说道：“吾闻殷道亲亲，周道尊尊，其义一也，后日当以梁王为托。”景帝闻言，心中不甚理会，还当是太后说她自己死后，要将梁王托付与帝，遂将身跪起，谨应道是。太后以为景帝已经听得明白，慨然应允，不觉大悦。梁王在旁闻说，也就暗自欢喜，及至罢酒之后，景帝记着适才太后言语，心中狐疑，即召到袁盎及精通经学大臣多人，向之备述太后言

语，问是何意。袁盎等齐声对道：“太后之意，欲立梁王为皇太子。”景帝又问道：“此语如何解说？”诸人对道：“殷道亲其所亲，故太子死则立其弟。周道敬其本始，故太子死则立嫡孙。”景帝听了，方始明白，因问袁盎等道：“君等对此，意见如何？”袁盎等对道：“不可。昔日宋宣公死，不立其子殇公，而立其弟穆公，穆公死时归位殇公，穆公之子庄公，与殇公争国，杀死殇公，宋国祸乱不绝，所以春秋说宋之祸皆宣公所为。如今汉家向用周制，周制不得立弟，臣等请面见太后，说明此事。”景帝许诺，袁盎等遂入宫中，见了太后，请问道：“闻太后之意，欲使皇帝传位梁王，将来梁王身后，不知更立何人？”太后被问答道：“吾当复立皇帝之子。”袁盎等遂引春秋宋宣公之事为证，说是宋宣公援立不正，致生祸乱，不可再蹈覆辙。太后见众意反对，心中虽然不悦，又寻不出言语来驳他，只得命将所议作罢。梁王因事不成，顿觉神气萧索，暗中痛恨建议诸人，又不敢再求太后替他设法，遂无情无绪，辞别回国，景帝乃下诏立王夫人为皇后，胶东王彻为皇太子。长公主与王夫人所谋得就，自然十分得意，姚翁之言至此也就应验。先是临江王刘阏早死，无子国除，至是景帝既废太子荣，遂封之为临江王。刘荣到国，过了一年，景帝下诏改元，是为中元年。此时刘荣因建筑王宫，并无空地，遂就文帝庙外余地起盖，忽有人上书告发，说临江王侵占太宗庙地。景帝中二年，下诏召之入京。刘荣奉命起行，照例在江陵北门，举行祖祭。何谓祖祭？只因古代相传，有共工氏之子，名修，性好远游，后人以为行神，每遇出行，必先祭之，因将所祭酒肴，相聚宴饮，故名祖祭。刘荣祖祭既毕，上得车中，车轴无故忽然断折，全车毁坏。刘荣虽未受伤，却已吃一虚惊，只得换车前进。当日江陵百姓，闻王出行，都来道旁，围住观看，中有父老多人，见此情形，以为乃是不祥之兆，不觉暗自流涕，私相窃议道：“吾王此去，必然不返。”

刘荣到了长安，景帝将他发交中尉府，讯问侵占庙地之事。不说起侵占庙外余地，原不算是何等大事，前次景帝宠爱晁错，凿那庙外短垣为门，尚然替他遮掩，何况刘荣曾为太子，如今虽然失势，终是景帝之子，岂有说不明白之事？无奈刘荣时运不齐，偏偏遇着中尉却是郅都，乃系著名的凶神恶煞，以致一命送在他手。欲知刘荣如何身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八回 朝有苍鹰人侧目 暮来群燕鸟鸣冤

话说郅都乃杨县人，初事文帝为郎，至景帝时累迁中郎将。郅都为人勇猛，尚气节，居官公廉，不受他人赠送请托，尝自言道：“吾已背亲出仕，身为官吏，自应奉职死节，更不能顾及妻子矣。”于是立朝专务直言敢谏，稠人广众之中，对着公卿大臣，面斥其过，不少退让，以此朝中群臣，皆畏其人。

一日，景帝随带贾姬，前往上林游玩，贾姬辞了景帝，登厕而去。景帝在外等候贾姬尚未到来，正在盼望，忽见远远来了一个野彘，走入厕所。原来上林之中，本养有许多动物，大抵凶猛野兽，都加圈禁，其次也用栏槛关闭，偏值守者失于防范，竟被野彘窜了出来。说起野彘，虽然不甚凶猛，亦能伤人，景帝见野彘走入厕所，知得贾姬尚在厕中，未曾出来，不免吃惊，心恐野彘伤了贾姬，急拟命人往救，恰好郅都侍立一旁。景帝意欲使之前往，却又不便出口，只得以目示意。郅都明知景帝意思，假做不曾理会，立住不动，景帝情急，自己立起身来，取了兵器在手，便欲亲自往救贾姬。郅都连忙上前俯伏奏道：“陛下亡了一姬，又有一姬进来，天下岂少此辈？陛下以万乘之躯，冒此危险，纵然自轻，其如宗庙太后何？”景帝见郅都说得有理，方始归座。少顷却见野彘由厕出来，径往别处，贾姬随后亦到，并未被伤。事为太后所闻，深喜郅都能知大体，特命赐金百斤，景帝也心感郅都之言，又另加赐百斤，由此郅都得了景帝宠眷。

当日济南地方，有一大姓睢氏，全族共有三百余家，恃着人众势强，武断乡曲，抗拒官府，种种横行不法，一方之人，莫敢与较，连历任官府，都无如之何。有司将此事具奏上来，景帝甚怒，心想须择一个严猛郡守，能惩治，遍观朝中诸臣，只有郅都或可胜任，遂下诏拜郅都为济南郡守，郅都受命赴任，下车之后，先访得睢氏一族首恶数人，立命擒拿办罪，诛其三族，其余皆吓得股战，从此不敢妄为。郅都在郡年余，威行四境，道不拾遗，连邻近十数郡郡守，皆畏惧之如长官。后景帝既废太子荣，又将栗姬家族，交与中尉治罪。其时卫綰为中尉，景帝因嫌卫綰为人过于长厚，不忍尽力捕治，于是免去卫綰之职，召拜郅都为中尉，使之办理此案。郅都奉命便将栗氏亲属，尽数捕拿治罪，太子荣之舅栗卿等，皆牵连被杀。说起中尉，职掌巡察京师，防备盗贼，郅都既为中尉，愈觉傲睨，气凌一时。丞相条侯周亚夫，极其尊贵，郅都相见，不过一揖，其余官吏，自然更不在他眼里。当日人民风气纯朴，畏罪自重，郅都用法，偏喜严酷，一味雷厉风行，不问贵戚豪门，少有违犯，便行重办，以此列侯宗室，见了郅都，尽毕侧目，大众将他起个绰号，叫他苍鹰。



至是鄧都奉命审问临江王刘荣侵占庙地之事，鄧都便将刘荣严词责问，刘荣年小胆怯，今见鄧都那种威严，以为自己犯下大罪，非常忧惧，又被软禁在中尉府中，不得入见景帝，当面谢过，心中焦急，便想写成一书，上奏景帝，因向府吏借取刀笔一用。鄧都闻知，禁止吏人，不得借与，刘荣见连笔都不肯借，愈加羞愤。却好魏其侯窦婴见了，心中不平，便遣人持了刀笔，乘着无人之际，交与刘荣。刘荣既得刀笔，作成一书，向景帝陈明此事，当晚便在中尉府内，自缢而死。

次日鄧都闻知刘荣身死，只得奏明景帝，并将遗书呈上。景帝见书，虽然追悔，却并不怪鄧都，但命将刘荣以礼殡葬，谥为闵王，因其无子，便将临江国除为郡。刘荣死后，葬于蓝田。忽有燕子数万，衔土置其墓上，百姓闻知，尽皆叹息怜悯，说他死得冤枉。事为窦太后所闻，哭了一场，念起长孙平日并无大过，如今竟不明不白，死在中尉府内，明被鄧都威迫所致，于是发怒，大骂鄧都大胆，竟敢迫死王子，若不将他斩首，不足以平我恨。景帝心爱鄧都，见太后发怒，恐他性命不保，急将鄧都免职归家，以平太后之气。一面又赏识鄧都材干，心想将他废弃，未免可惜，遂瞒着太后，遣使就鄧都家中，拜之为雁门太守，命其便道赴任，不必来京觐见，并许以便宜从事，鄧都受命而去。

当日景帝虽与匈奴和亲，匈奴却仍不时入边小小掳掠，边境尚难安静。雁门地方，本为胡骑出没之地，自从鄧都做了郡守，匈奴素闻其名，畏其威严，竟将沿边兵马，一律退回，不敢再来侵犯。匈奴又曾刻一木偶以像鄧都，将他放在一处，作为箭棚，遣骑兵对之放箭，谁知胡人久被鄧都声威所慑，如今对着偶像，便如见了活人一般，不敢正视，只得胡乱射去，轮流射了多人，并无一箭中他身上，匈奴见此情形，愈加恐惧，不说自己胆怯，反说鄧都是个天神下世，连他的偶像，都有神灵，所以射他不中，于是相约勿去惹他，直到鄧都身死，雁门边境一带，全不见有胡骑踪迹。

景帝将鄧都任为雁门郡守，料想可以保全无患，谁知窦太后好察外事，过了一时，竟被查知鄧都仍得任用，不觉大怒，使人搜寻鄧都过失，坐以重罪，定要杀他。景帝便向太后哀求道：“鄧都乃是忠臣，乞免其一死，释放归家。”窦太后因前次被景帝用计袒护，使他得了便宜，如今更不肯轻易放过，因说道：“临江王独非忠臣，何为枉死其手？”景帝见太后执定不肯，也就无法，只得依着太后意思，竟将鄧都斩首，一时怨恨之人，莫不称快。说起鄧都居官也算公正，只因他心肠太狠，手段太辣，遇事苛刻，不存厚道，后来司马迁修史，将他列入酷吏传中。

且说当日临江王刘荣身死未久，梁王刘武忽又兴出一桩大狱。原来梁王自从谋嗣帝位，不得成功，回到梁国，心中快快不乐，深恨袁盎等十余人，破坏其事，待要就此作罢，心中又属不甘，遂又与羊胜、公孙诡议得一法，上书景帝，说是乞赐容车之地，由梁国直至长乐宫，自使梁国人民，筑成甬道，以便不时朝见太后。景帝得书，复命袁盎诸人议其可否允许。袁盎等复奏道：“此事违背先帝制度，万不可行。”景帝依议，辞绝梁王，梁王闻说又是袁盎诸人从中作梗，心中十分痛恨，无处发泄，乃召到羊胜、公孙诡密议刺杀袁盎，由此遂闹出大祸来。未知袁盎如何被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九回 遭刺客议臣横死 辨凶器磨工明冤

话说梁王召到羊胜、公孙诡告知景帝不许所请，因说道：“寡人谋事，三番两次，不得成就，皆由贼臣袁盎等从中作梗，离间我母子兄弟之亲，每一念及，令人切齿，寡人意欲设法除此贼臣，稍泄胸中之气，不知君等有何妙计？”羊胜、公孙诡齐声答道：“大王欲除此贼，并非难事，只须破费重金，购买刺客，乘其不备，将他刺死，不过一夫之力。此等无头命案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纵使皋陶复生，也难究出下手及主使之入，大王若有意报仇，此法最妙。”梁王听了称善，又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烦君等替寡人行事，但千万须要秘密，勿得露出破绽。”二人奉命出外，暗地搜寻刺客数十人，许以重赏，命其分头前往长安，觅便行刺袁盎及当日与议诸人。刺客依言，分作数起，前往长安而去。

袁盎自从七国破后，景帝命为楚相，后来因病免官，家居安陵。安陵当地富豪，因袁盎是个贵人，如今告老回乡，争来结纳。袁盎虽然做过大官，却不排起架子，对着乡里之人，无论贵贱贫富，皆用平等看待，一味与众随和，平日间居无事，便随着一班少年，斗鸡走狗为乐，毫无官场习气，以此乡评甚好。关中一带，皆慕其名。一日袁盎正在家中，忽报剧孟前来相访。说起剧孟，此次因事由洛阳来到长安，闻袁盎之名，特来拜谒。袁盎也知剧孟是个有名大侠，急命请入，厚礼相待，当地有一富人，见袁盎与剧孟是相得，心中不觉疑惑，因问袁盎道：“剧孟乃是赌博之徒，将军何故与之交好？”袁盎答道：“剧孟虽是赌徒，然其母死时，远近送丧之车，至千余辆，可见其人亦有过人之处，况缓急人所不免，一旦遇有急难，叩门求救，慨然不辞，为天下所仰望者，独有季心与剧孟耳。今足下出门，必使数人骑马相从，左右拥护，此种行径，不过徒饰外观，若遇缓急，何足倚赖？”袁盎说到性起，便将富人骂了一顿，以后不与往来。此语传播于外，人人闻之，愈加敬重袁盎。说起季心，乃季布之弟，也是一个大侠，气盖关中，待人却甚恭敬，曾因事杀人，逃到吴国。适袁盎为吴相，季心藏匿其家，以兄礼事袁盎，后为中尉属下司马，其时中尉正是郅都，见着季心，也不敢不加礼貌，少年子弟，往往冒称季心门下，其为人钦仰如此，故袁盎以之与剧孟并称。

袁盎虽然家居，甚得景帝宠信，每遇朝廷有事，常召袁盎到来会议，或不时遣使就其家中问之，往往依议而行。梁王两次计谋，皆为袁盎等十数人直言破坏，以此怨入骨髓，特遣刺客多人，匀作数起，前往行刺。第一次奉命往刺袁盎之人，行至关中，沿途向人问起袁盎，无不极口道他好处，刺客听了，心中暗想道，原来袁盎是个好人，我岂



可下此毒手？不如索性卖个人情与他，打算既定，遂一直来见袁盎，说道：“吾受梁王之金，前来刺君，闻君是好人，心中不忍，但后来刺客，尚有十余人，未必皆与我同意，故特面告，君须早为防备。”说罢扬长而去。袁盎闻言，吃了一惊，从此心中忽忽不乐。家内偏又生出许多怪异，袁盎忧愁无计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闻当地有卜者棊生，能知未来之事，遂前往棊生家中问卜以占吉凶。也是袁盎命该横死，当日由棊生处问卜回来，路经安陵郭门外，适遇梁国后来刺客，在此守候，望见袁盎行近，尚恐错误，迎前问道：“来者是否袁将军？”袁盎举目观看来人并不相识，此时心中顿忘前事，遂直答道：“我即袁将军，君来见访，莫非有误？”其人闻言接口道：“是。”话犹未完，一剑迎面刺来，袁盎不及提防，早被刺中要害，立时倒地而死。其人见袁盎已死，恐被路人遇见，匆促之间，不及将剑收回，拔足飞奔而去。袁盎死时，其剑尚着身上。清人谢启昆有诗咏袁盎道：

公言曾下使臣车，日饮无何计岂疏？
司马解酬从史德，斗鸡恒共博徒居。
能令斩错纾群急，孰使诛袁有客狙。
不忍刺君君已死，棊生占问竟何如？

袁盎既死，不过数日，与袁盎一同建议之十八人，亦皆遇刺，行刺之人，均被脱逃未获。有司见地方上出此重大案件，连忙奏闻景帝。景帝闻奏，又惊又怒，暗想此事从中必有人主使，虽不知其人是谁，揣度原因，必系由于报怨。但与袁盎等十数人有怨者，除却梁王之外，更无他人。又况行刺多人，尤非具有绝大势力如梁王者，不能办到，由此看来，刺客定是来自梁国，然未经寻出证据，不能平空究治。景帝使命有司，将此案详细研究，务期水落石出。有司奉命退下，立即遣派多人，四出查访。一连多日，并无丝毫影响。有司见此案寻不出一点头绪，又被景帝几次催促，急得坐立不安，寝食皆废。忽念道，行凶证据，只有袁盎身上被刺之剑，是个证物，如今既无别法，且就此剑上检查一番，或可由此发现踪迹。想罢，遂命将剑取至，详细把玩，见此剑既无文字表记，形式又与普通人所用无异，并无特别不同之处，不觉失望，于是将剑放在案头，看了又想，想了又看，竟被他看出破绽，便唤到一个从吏，附耳嘱咐，如此如此。从吏奉命持剑而去。

当日从吏持剑，出到长安市上，遍寻磨洗刀剑工匠，将剑与之观看，令其认明此剑是否曾经其手磨洗。一连问了十余人，皆言非是，末后遇见一匠，将剑细看，认得是他经手磨洗。从吏因问道：“此剑系由何人交汝磨？”洗工匠想了片刻，答道：“十余日前，有梁国郎官某人，手持此剑，令我磨洗。”从吏闻言，连忙据实回报，有司查得梁国郎官，尚在长安居住，遂不动声色，差人前往，将其捕获，严行讯鞫。梁国郎官无法抵赖，只得直供，说是梁王宠臣羊胜、公孙诡，遣其带领刺客，来干此事。有司见案情明白，送录了供词，回奏景帝。景帝闻奏，心想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似此胆大妄为，竟敢杀害大臣，真是目无法纪，于是大怒，立遣使者前往梁国，查办此事。

读者欲知有司如何想出此法，竟得破案。说起也就平淡无奇。其初有司本想就剑上





有司将梁国郎官捕获，严行讯鞠

之，似乎形式相似，难于区别，若经专门工匠之手，便觉得一物有一物不同之处。况磨洗旧剑，要到十分光亮，便费许久工夫，不比零星物件，一时片刻，便可交还，定要将物主姓名住址记下，以免错乱，所以只须寻得经手工匠，此案便有眉目。此种工匠，除却长安之外，僻地罕有，故命从吏出查，果然被他查得。此事看似浅显，常人每易忽略，有司也是从无意中偶然得来。现在世界上各种稀奇古怪之侦探案，大都如此，不过人情愈加变幻，情节较为繁杂而已。谁知我国二千余年之前，已用此种方法，发现大狱，不过无人将他情节编作小说，以致一向埋没，未免可惜。欲知此案究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考查那行刺之人，到底是谁，或且留下何种证据，可以辨认，谁知搜寻许久，并无所得，只得将剑放下，未后想来想去，除却此剑，更无下手方法，不如且将行刺之人，放下一边，单就此剑身上，详加研究，看是如何。遂又将剑反复看了几遍，只见剑柄颇觉陈旧，剑锋却白如霜雪，并无一点锈涩，由此沉思，忽然大悟，不禁拍案叫绝。原来他见剑上留有尘垢，便断定此剑久已经人佩带，必非出于新铸。既知此剑是个旧物，又为人所常用，那剑锋上总不免有一二锈涩之处。如今竟通体雪白光亮，俨如新打出来的，必是刺客当杀人之前，重行磨洗。若说刺客自己磨洗，他未必学习此种技艺，断不能修治得如此光亮，不消说得，定经工匠之手。但此等工匠，每日常手磨洗之物甚多，此剑又是通常式样，事后未必认得，即使认得，也未必记得是何人交来，岂不又枉费心机？然而此层可不必虑，只因同是一物，在通常人眼中观

第六十回 景帝遣使兴大狱 梁王悔过出罪人

话说景帝遣派使者前往梁国查办行刺之案，使者临行，景帝嘱咐务将羊胜、公孙诡二人拿获澈究，奏明严办，使者奉命而去。却说梁王当日接到探报，说是袁盎等十余人，一律被刺身死，行刺之人，亦皆脱逃。梁王心中暗喜，密召羊胜、公孙诡到来，告知此事，奖其办理迅速，并将许多珍物赏赐二人。二人受赏，各自欢喜退出。梁王高兴异常，料得朝廷对此案件，虽然不免疑心到我，但是并无一毫证据，谅也无从查办，此举既可出我一口恶气，又可使一班朝臣，心怀恐惧，将袁盎等作个榜样，以后不敢与我作对，我便可稳坐龙廷了。

谁知不过数日，梁王又得探报，说是案情败露，天子遣使查拿羊胜、公孙诡二人，使者不日将到。梁王闻信，惊得手足失措，急召羊胜、公孙诡责备道：“吾曾切嘱做事须要秘密，何以留下破绽，致被查出，今闹出祸来，如何是好？”梁王说罢，连连顿足，叹气不绝。二人见了探报，知是指名拿他，呆了半晌，又被梁王埋怨，惊惧愧悔，一时交集。想起自己性命要紧，欲待逃走，外面拿捕甚急，无地容身，说不得惟有哀求梁王保护，于是二人一同跪在地上，对着梁王叩头，要他设法搭救。梁王心想此二人若被汉使拿去，供出实情，连我都要办罪，为今之计，惟有将他藏在宫中，使汉使无从捕拿，料他不敢到我宫中搜寻，梁王想定主意，遂将二人安置宫中密室，嘱咐近侍人等，毋得漏泄。

及汉使到梁，传景帝之命，要此二人，梁王假作不知去向，使者无法，只得奏闻景帝。景帝见二人是梁王宠臣，如今忽然不见，难保非梁王将他藏匿，或纵使逃走，由此看来，梁王对于此案，显有嫌疑，因此心中愈怒。又接二连三续派使者多人到梁，督同梁相轺丘豹，就全国中大行搜索，只除王宫未曾入内。只因此事，弄得人民家家户户，鸡犬不宁，使者及当地官吏，忙乱了月余日，二人却安坐宫中，何处寻其踪影。

当日景帝本意深恨梁王，定要将此案彻底穷究，谁知却被窦太后闻知，料得此事梁王必定预谋，眼见景帝雷厉风行，又不便将言阻止。心想案情若讯得明白，照着法律办理，梁王性命难保，自己垂暮之年，岂忍令爱子陷入死地？纵使现有我在，结局可免一死，也须受苦遭辱，虽然是他自取，但自心终觉难过。窦太后因此日夜忧虑，三餐饮食懒进，终日长吁短叹，眼中不时流泪。景帝见母亲如此，知是为着梁王之事，自己也觉愁闷，欲待含糊了事，实在气他不过，若是认真办理，又恐累太后愁急致病，究不知此事应如何办理，便召集亲信大臣，与之商议。有人献策，请选择通知经术明白大体之



人，前往办理此案，方免错误。景帝依言，遂选出田叔、吕季主二人，命其前往。

说起田叔，前为赵王张敖郎中，因贯高事发，张敖被逮，田叔与孟舒等十余人，自己髡钳为奴，随张敖赴京，后张敖得释，荐于高祖，高祖召见，拜孟舒为云中郡守，田叔为汉中郡守。田叔在郡十余年，因事免官家居，至是景帝特命与吕季主二人为使，办理梁事。二人奉命到梁，梁王已听韩安国之言，勒令羊胜、公孙诡自杀。

韩安国此时官为梁国内史，先是安国自为梁使，受知太后，得了许多赏赐，归国之后，忽因事犯罪，下在狱中，却遇狱吏田甲，将他当作平常犯人，百般凌辱，安国受辱不过，一日对田甲道：“俗语有言‘死灰尚能复燃’，汝何便将我轻量？”田甲冷笑道：“死灰若能复燃，我当浇之以尿。”安国闻言，虽然不免动怒，但此时无可奈何，只得忍住。不过几时，梁国内史缺出，梁王宠爱公孙诡，意欲请朝廷命为内史。窦太后却记起韩安国，便对景帝说知，遣使持诏到梁，拜安国为内史。安国一旦由犯人出为二千石，田甲得信大惊，惟恐安国报怨，连忙逃走。安国遣人传谕田甲家属道：“田甲不出就职，我便诛灭汝族。”田甲闻知，只得出来，向着安国肉袒谢罪。安国一见田甲笑道：“汝今可以用尿矣。”田甲俯伏，连连叩头，口称万死，安国又笑道：“汝辈岂足计较？”遂命起去，后仍照常看待，人皆服韩安国度量之大。

及刺客案起，朝廷先后遣来使者，将及十人，坐在国中，勒令官吏擒拿羊胜、公孙诡，日夕催迫，已经通国搜尽，惟未曾搜到王宫，外间不免有人拟议，说是二人现在避匿宫中。韩安国闻得此言，暗想汉使迫到无法，必然来搜王宫，届时若被搜获，梁王何以为地，于是想得一法，入宫来见梁王。

韩安国一见梁王，便涕泣说道：“臣闻主辱臣死，今大王左右并无良臣，以致国中纷乱至此。羊胜、公孙诡久拿不获，臣请辞官就死。”梁王见说安慰道：“何至如是？”安国泪流满面，说道：“大王自念对于皇帝，比起皇帝对于临江王，何人为亲？”梁王道：“吾自不及临江王之亲”。安国道：“皇帝与临江王，至亲父子，临江王本是太子，不过因其母一言之失，废为临江王，后竟坐侵占庙地，自杀于中尉府，此是何故？盖因治天下者，终不能以私害公也。今大王列在诸侯，听信邪臣之说，犯禁违法，天子因体太后之意，不忍加罪，太后日夜涕泣，希望大王改过，大王偏不悔悟。假如太后宫车晏驾，大王更有何人可以倚赖？”梁王听安国语语刺入心坎，不待说完，眼中已流下数行泪来，因与安国商议，迫令羊胜、公孙诡自杀，恰好田叔、吕季主到来，梁王送将二人尸首交出。

梁王到此，也就深悔误听二人之言，犯下大罪，惟恐景帝发怒，自己不免，急命韩安国赴京，面见长公主，托其代向太后谢罪，并恳太后极力保全。安国奉命而去，梁王又念邹阳前曾谏阻，当时不用其言，反听羊胜、公孙诡谗谮，几乎将他杀死，如今方悟他是忠臣，自赏对他不住，遂遣人召之入宫。邹阳应召而入，梁王见了邹阳，深自谢过，命左右取出千金，交与邹阳，托其寻求方法，解救此难，邹阳应允，袖了千金，回到家中。想起自己平日相识之人，惟有齐人王先生，年已八十余岁，素多奇计，不如前往求之。于是克日起程，直赴齐国。

邹阳到了齐国，寻见王先生，告知此事，求为设法。王先生听了摇头道：“此事甚难措手，大凡人君怀着私怨，必欲施诛，其势不易挽回，纵使太后之尊、骨肉之亲，犹



难阻止，何况臣下？”邹阳闻说，不觉失望，只得起身告辞。王先生问道：“足下此去，将往何处？”邹阳答道：“吾闻邻鲁之人，笃守经学，齐楚之人，口辩多智，韩魏之人，间多奇节，吾将遍历各地，勤加访问。”王先生道：“足下此行，归途仍请过我一谈，然后西上。”邹阳许诺，遂辞别王先生，到处寻求谋士，问以计策。谁知奔走月余日，竟无一人能替设法。邹阳垂头丧气，回到齐国，又来寻见王先生，告知所谋不就，并说道：“吾今即将西行，不知先生有何妙计，能否见教？”王先生被问方始说道：“吾前日本有愚计，因恐掩了别人长处，而且自觉浅陋，所以不敢说出。今足下既别无奇策，聊以奉告。足下此行，务须往见一人，除却此人，更无人可以为力。”邹阳急问：“何人？”王先生不慌不忙，说出其人名字。欲知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十一回 梁孝王伏阙请罪 周亚夫失宠免官

话说王先生对邹阳道：“汝此去可往见王长君。王长君者，即王皇后之兄王信是也。”邹阳听说，心中顿悟，欣然领诺，遂谢了王先生，即日起程。只因奔走各地，费了许多时日，惟恐误却梁王之事，决计不回梁国，一直取道前往长安。邹阳昼夜趲行，既到长安即托人介绍入见王长君，王长君便将邹阳留在门下。

邹阳在王长君门下，住了数日。一日，乘着王长君无事之际，近前说道：“臣并非为着长君无人使用，故来随侍，生性愚戇，窃不自量，有一要事特来奉告，未知长君愿闻之否？”长君答道：“先生若肯赐教，不胜幸甚。”邹阳因请屏退左右，近前说道：“窃闻长君女弟，得宠后宫，天下无两，惟是长君平日行事，多不循理，今袁盎之案，若穷究到底，梁王不免伏诛，如此则太后哀痛少子，积怒在心，无所发泄，对于主上贵臣，必然切齿，臣恐长君，危如累卵。”长君闻言，心中惊慌，急问道：“似此为之奈何？”邹阳道：“长君若能力替梁王切实向主上陈说，对梁事，不加穷究，便可结好太后，太后感德长君，永久不忘，长君女弟又得两宫之宠，不但长享富贵，且有存亡继绝之功，德布天下，名传后世，在此一举，不可错过。惟愿长君熟思而行。”长君听了，立即许诺。遂乘间对景帝力言，景帝本来甚怒梁王，因见太后忧泣不食，心肠不免稍软，又得王长君极力解劝，怒气消去一半。此时韩安国亦已托长公主代达窦太后，太后自然更加关切，但景帝因此案既经遣使查办，须俟田叔、吕季主二人回京，看他如何复命，方能定夺。

田叔、吕季主一到梁国，不久梁王便将羊胜、公孙诡二人尸首交出，在梁王之意，要他二人自杀灭口，免得攀到自己身上。然事不瞒真，羊胜、公孙诡虽然死了，尚有行刺凶手，与同案中关系之人，竟被田叔、吕季主捉到数个，将案情彻底讯究，就中梁王如何起意，羊胜、公孙诡如何主谋，如何遣派刺客行事，证供确凿，无可讳饰。田叔、吕季主见案已查明白，便带了案卷，起程回京。此时梁王性命，操在二人之手，若竟据实复奏，纵使太后出力救护，景帝有意宽恕，无奈国法如此，万不能因私害公，梁王即免一死，也须吃个大亏。却亏田叔早已定下主意，一路行至霸昌廐，吩咐从吏，取出案卷，用火焚烧，不消片刻，化为灰烬。二人空手回到长安，来见景帝复命。

景帝一见二人，急问道：“案情办得如何？梁王是否预谋？”田叔答道：“梁王实有此事，按律应该死罪。”景帝问道：“如今案卷何在？”田叔从容对道：“愿主上勿问此事。”景帝问道：“何故？”田叔道：“此案认真办理，梁王若不伏诛，则是国法不行，但



梁王如果伏法，连累太后，食不甘味，卧不安席，此乃陛下之忧。”将自己办理此案意见，述了一遍，景帝大悦，急命二人入见太后，说道：“此案梁王并不知情，乃是幸臣羊胜、公孙诡等所为，今已将他诛死，案情了结，梁王安然无事。”太后正在忧愁成病，卧床不起，左右传达二人言语，太后闻之，又惊又喜，立时起坐，只因连日气苦，饮食少进，此时心花大放，方觉腹中饥饿，左右进上御膳，太后饱餐一顿，身体立即平复，毫无病状。景帝见了，心中大喜，十分看重田叔，拜为鲁相。

梁王自从遭此大狱，侥幸免罪，也就收心敛迹，不敢别有希望。过了一时，探得景帝怒气渐息，遂上书自请入朝，景帝许之。梁王起程来京，于路寻思，此次入见皇帝太后，记起前事，定加责备，须要设法解免，但不知如何方好，便与随来近臣商议。旁有大夫茅兰附着梁王之耳，低说如此如此，梁王点头称善。一路行经多日，早望见函谷关，梁王吩咐将车马停在关前，自己换了行装，依计行事。

景帝闻说梁王将到，照例遣使至关迎接，使者奉命到了函谷关，问知梁王车骑，驻扎关外，遂急出关来迎。谁知两下相遇，使者问起梁王，梁国从官诧异道：“王命我等在此等候，自己先行入关，何以未曾遇见？”使者闻言大惊，回到关门，遍问守关吏人，皆云不见。于是彼此遣人四出寻觅，扰攘一日，竟不知梁王去向，使者无法，只得回报景帝。景帝也觉可疑，料得此事，不能隐瞒，便来告知太后。太后正在一心盼望梁王到来，忽闻此言，吃了一吓，仔细一想，梁王好好来朝，尚有许多人马相从，何至彼此相失，此定是皇帝怀恨，将他害死，却用假言前来骗我。想到此处，一阵心酸，不觉涕泣说道：“皇帝杀了吾子。”景帝极口分辩，太后何曾肯信，景帝见此情形，心中忧惧，只得又遣多人，分头查访，正在纷扰之际，忽报梁王已到关下。

原来梁王听从茅兰之计，就关外换坐一辆布车，随带两骑，悄悄离了众人，一直入关，关吏何曾知是梁王。梁王一到长安，径来投奔长公主，便藏在长公主园中，后闻景帝太后寻他不着，十分发急，自料此时出见，可保无事，于是身伏斧钺，来到阙下谢罪。内侍传报入内，景帝太后闻信，尽皆大喜，如得异宝，立命召入，相见之下，彼此抱持悲泣，母子兄弟，遂皆和好如初。景帝下令将梁国从官悉数召入关中。梁王用此巧计，虽得免责，然景帝毕竟怀恨在心，碍着太后不便发作，外面看待也就冷淡许多，不比从前同车共辇，那种亲热。梁王心畏景帝，不敢在京久住，便即告辞回国。

过了一年，是为景帝中三年，丞相周亚夫因事免官。先是栗太子被废，亚夫在帝前力争，言辞切直，大拂景帝之意，由此恩遇遂衰。又值梁王刘武入朝，记着旧怨，便常向太后诉说亚夫短处，太后将言告知景帝，景帝闻得，愈加不悦。及至梁王刺杀袁盎，兴了大狱，王皇后之兄王信，依邹阳之计，在景帝前力替梁王解说，后来梁王竟得保全，太后心感王信，一日忽对景帝说道：“皇后之兄王信，应即封之为侯。”景帝听了，正合其意，但口中却谦辞道：“当日南皮与章武，先帝在时，并未行封，至臣即位，方得受爵，依理而言，王信未得封侯。”太后道：“人生行事，各因其时，何必拘守成法？吾每念及吾兄襄长君，生存之日，竟无爵位，到得死后，其子彭祖，反得坐享侯封，吾甚以为恨事，帝可速封王信。”景帝见说，因答道：“应请与丞相计议行事。”

景帝既奉太后之命，心中高兴，便出坐朝，召到丞相周亚夫，告以此事，问其意见如何，亚夫奏道：“先前高皇帝立下誓约，说是非刘氏不得封王，非有功不得封侯，若



有背约，天下共击之。今王信虽是皇后之兄，并未立功，若封为侯，未免有背誓约。”景帝被亚夫说得扫兴，默然无语，只得回明太后，将此事作罢。但心中以为亚夫借着高皇帝来压制他，暗自蓄怒，至是适值匈奴王徐庐等六人降汉，景帝意欲各封为侯，以劝后来投降之人，周亚夫谏道：“此辈背叛其主，来降陛下，陛下封之为侯，将何以责人臣之不能守节者？”景帝见亚夫事事与之反对，心中久积不平，此时再忍不住，遂拂然变色道：“丞相所议不可用。”竟尽封徐庐等为列侯。亚夫见景帝发怒，不听其言，因此告病辞职，景帝也不挽留，即下诏以桃侯刘舍代为丞相。刘舍乃刘襄之子，刘襄本姓项氏，系项羽族人，随高祖征战有功，与项伯同日受封，赐姓刘氏。刘襄死后，刘舍承袭侯爵，颇得景帝宠幸，至是遂代周亚夫为相。欲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十二回 周亚夫下狱饿死 梁孝王失意病终

话说周亚夫自罢相之后，不免失意，但仍在长安居住，以列侯岁时入宫朝见，景帝念亚夫立有大功，虽然因事触忤，但已将他免相，既往不咎，故仍照常礼待，不时召入谈话。

一日，景帝无事，坐在宫中，恰值太子彻来见。原来汉制太子每五日朝见一次，即坐东厢，省视御膳。景帝一见太子，忽然触起心事，因念太子年纪尚幼，自己若有不测，须先选择大臣，辅佐幼主，遂记起周亚夫，是先帝临崩嘱咐之人，其人材干，自是可用，但嫌他性气过于倔强，如今家居无聊，谅已自知改变，不如趁太子在此，将他召来，当面试他一试，看是如何。景帝想定，即遣人往召亚夫，一面嘱咐数语，左右奉命去预备，不消片刻，亚夫应召到来，见了景帝。景帝即命赐食，左右进上肴饌，却是一块大肉，虽已蒸得烂熟，未曾切碎。亚夫向席上一看，自己面前，并未置箸，心想此肉如何吃法，终不成将他一口吞下。亚夫一向郁郁不平，今见此种情形，知是景帝有意作弄，不觉面现怒色，回顾尚席命其取箸，景帝留心观察亚夫，觉得他神情有异，心想此人全无耐性，稍不如意，也值得如此动气，乃觑着亚夫笑道：“莫非君意有所不满？”亚夫见说，只得免冠谢罪。景帝命之立起，亚夫赌气，竟自一径趋出。

此时太子彻在旁，两眼注视亚夫，未曾稍歇，及亚夫走出，景帝便问太子道：“汝何故频频看他？”太子对道：“此人面目可畏，必能作贼。”景帝听说，不觉好笑，因目送亚夫出外，口中说道：“因此小事，便自快快，不可为少主之臣。”从此景帝遂有欲除亚夫之意。

过了一时，亚夫之子，因见亚夫年老，便替他预先备办后事，却私向尚方官吏，买得葬时所用甲盾五百具。尚方器物，本禁民间购买使用，其子以为此是葬器，无关紧要，竟自出主意，将他买来，亚夫都不得知，偏被亚夫家中所雇工人看见，若使彼此不结冤仇，也就无人管此闲事，谁知亚夫之子，倚着侯门势力，自己举动有错，并不留心检点，反要虐待工人，昼夜命其作工，不许休息，至各人应得工钱，又故意种种留难，不肯发给，弄得一班佣工，人人心中怀恨，欲图报复，便将此事作为把柄，上书告发，说他私买犯禁之物，案情连到亚夫身上。景帝闻知，便将亚夫发交有司讯问。

有司奉命，传到亚夫，问起此事，亚夫自想与我并无关系，因此不肯对答，有司无法，只得据实奏闻景帝。景帝见亚夫始终倔强，心中大怒，便骂道：“吾亦不用他对答。”遂命将此案，直送廷尉。廷尉知得景帝甚怒亚夫，于是迎合意旨，再问亚夫道：





周亚夫像

“君侯何故欲反？”亚夫答道：“臣所买者，用是葬器，何谓之反？”廷尉道：“君侯纵不欲反地上，便是欲反地下耳？”遂不由分说，将亚夫下入狱中，日夜迫胁供招甚急。亚夫平日生性何等高傲，如今遭此无妄之灾，岂甘受人凌辱？自入狱中，安排一死，不肯进食，一连饿了五日，怒气上冲，顿然呕血而死。景帝闻亚夫已死，即下诏封王信为盖侯。

先是文帝时，亚夫官为河内郡守，许负曾看其相，向之说道：“君此后三岁封侯，封侯八岁，身为将相，手握国权，贵重一时，人臣无两。但是再过九年，便当饿死？”亚夫听了笑道：“吾兄已代吾父为侯，将来兄死，其子当袭爵位，安得轮到我身？即如汝言，我既封侯贵极人臣，又何至于饿死？请问饿死有何证据？汝可指示与我”。

许负见说，乃用手指其口道：“直纹入口，照相法

合当饿死。”亚夫心中不信，过了三年，亚夫之兄绛侯周胜之，有罪削爵，文帝果封亚夫为条侯，后来历官将相，皆如许负之言，此次被人告发，吏役来捕亚夫，亚夫便欲自杀，其夫人闻知，极力劝阻道：“此等小事，何至便死？”亚夫因此不得自尽，竟在狱中饿死，方知许负之言不谬。许负本河内老妇，即前看薄太后之相者，高祖因其相术甚精，封之为鸣雌亭侯，妇人封侯，也算古今少有。

当日梁王刘武，闻说周亚夫下狱身死，觉得平日怨恨，一朝发泄，心中十分畅快。待到景帝中六年冬十月，遂又入京朝见，窦太后见了梁王，自然欢喜，景帝不过表面周旋而已，梁王此时，早将谋嗣帝位之心，消归乌有，心中但望得与太后常常亲近，便已足意。

原来梁王生性颇孝，住在国中，每每思念太后，偶闻太后抱病，口不能食，夜不安寝，常欲留居长安，侍奉太后，以此太后愈加怜爱，至是梁王遂上书景帝，请在长安居住一时，景帝不许。原来汉时定例，诸侯王来朝天子，皆有一定礼节，初来入见，谓之小见，到了正旦朝贺，谓之法见，后三日，天子为王置酒，赐以金钱财物，又过二日，复入小见，便即辞去，大约前后入见四次，留在长安，不过二十日。只有梁王得宠太后，前此来朝，往往留到半年，如行归国。自从刺杀袁盎，失了景帝欢心，以后来朝，便按着定例办理，不肯将他留京。梁王弄得无法，此次只得自行陈请，谁知景帝竟丝毫不肯容情，连太后都不便挽留，梁王自觉没趣，只得束装归国。

梁王回国之后，日常忽忽不乐。一日北到梁山打猎解闷，有人献上一牛，形状奇怪，四足生在背上，梁王见了，心中甚是嫌恶，遂命罢猎回宫。到了夏四月抱病，发热六日，遂即身死。

梁王既死，早有有司具报入京，窦太后闻信，卧床大哭，因想起梁王来朝曾请留京，偏是皇帝不准，硬要逼他回国，以致郁闷而死，于是一面哭一面说道：“皇帝果杀

吾子。”景帝见太后十分伤心，日夜啼哭饮食不进，已是焦急，又闻太后言语归咎自己身上，更加忧惧，想尽种种方法，百般劝慰，竟不能解释分毫。景帝心中惶急，便来与长公主商议，长公主知得太后意思，遂教景帝速封梁王诸子，景帝依言，即下诏赐谥梁王刘武为孝王，分梁地为五国。尽立孝王五子为王，女五人亦皆赐与食邑。太后闻知，心中稍慰，方才进了饮食。

梁孝王当未死之时，所拥资财，不计其数，平日享用奢华，挥霍无度，到得死后，府库尚余黄金四十余万斤，此外钱财，约计起来，也有此数。梁孝王坐享富贵，不知自在受用，反弄出许多风波，到得后来，竟至失意而死，可见富贵真不易享受。

景帝自梁王回国后，见长安中宗室贵人，每多犯法，因念及郅都前为中尉，一班贵族豪门，人人恐惧，不敢放肆，京师甚觉安静，可惜因事触怒太后，竟被诛死。如今要想寻个替人，甚是难得，景帝寻思良久，忽然想起一人，平日行径，颇与郅都相似，谅来可以称职，遂下诏命为中尉。欲知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十三回 景帝论相抑窦婴 太后崇老怒轅固

话说景帝中六年，下诏拜宁成为中尉。说起宁成，乃南阳穰人，初事景帝为郎，生平一味任气，性又苛暴，其始为小吏时，专好欺凌长官，不肯服从其命，及至自为人上，却又待下严急，毫不宽容。平日办理职务，纯是狡猾奸诈，好逞威风。偏他官运亨通，居然一路升迁，竟做了济南都尉，恰遇郅都正为济南太守，若论官职，太守治民，都尉掌兵，官皆二千石，地位本属平等，无如郅都威名久著，前数任都尉到官，都是步行造府，托府吏入内通报，然后进见，俨如属吏来见长官一样，其为同僚所畏，至于如此。此番遇着宁成，却不把郅都放在眼里，不但不肯卑躬曲节，反做出高傲样子，竟要驾乎其上。读者须知郅都原不是好惹的，今被宁成撩起虎须，岂不大触其怒？谁知郅都久闻宁成之名，以为是他同志，转加退让，不与计较，二人遂结了交情，相得甚欢。至是景帝因念郅都，记起宁成，即召之为中尉。宁成既为中尉，办事一仿郅都，专尚严酷，惟是持身廉洁，尚远不及郅都。然而一班贵戚，见了他也就头痛。

景帝既拜宁成为中尉，过了一年，是为后元年，又下诏将丞相刘舍免官，用卫绾为丞相，直不疑为御史大夫。卫绾乃代国大陵人，初以戏车为郎，得事文帝，积资格升至中郎将。为人除却谨慎之外，并无他长。景帝时为太子，曾招集文帝左右侍臣宴饮，众人闻命皆往，独卫绾因恐文帝说他怀有二心，取媚太子，托病不往。文帝临崩嘱咐景帝道：“卫绾秉性长厚，汝可善加待遇。”及景帝即位年余，并不理会卫绾，卫绾愈加谨慎。一日，景帝驾往上林，忽召卫绾骖乘，车驾游罢还宫。景帝向卫绾问道：“君知所以得骖乘之故否？”卫绾对道：“不知。”景帝道：“吾为太子时，曾招君饮，君不肯来，以此将君记在心上。君当日不来，究因何故？”卫绾谢道：“死罪，其时实是患病。”景帝与卫绾谈论颇觉亲密，因命左右取剑赐之。

卫绾为中郎将，每遇郎官有过，常为遮掩。平日对于同官，遇事并无争论，有功常让与他人，景帝见了，心想卫绾清廉忠实，一心事主，甚是可嘉，不久便拜为河间王太傅。及七国造反，卫绾奉命带领河间之兵，从击吴楚有功，拜为中尉，封建陵侯。景帝既废栗太子，迁怒到其外家，诏下中尉究治，却因卫绾为人长厚，恐其不能尽力，遂赐卫绾告假回家，用郅都代为中尉。未几景帝立胶东王为太子，召拜卫绾为太子太傅，升擢御史大夫，至是遂代刘舍为丞相。卫绾为相，每入朝奏对，大抵皆例行之事，自从为郎以至丞相，无咎无誉，只有景帝记着文帝遗言，以为卫绾秉性敦厚，胜过周亚夫，可



以辅佐少主，大加尊宠，赏赐甚多。

直不疑乃南阳人，其始亦事文帝为郎，郎官职掌宿卫，官署也在宫中。人数既多，不免数人同住一舍。一日有同舍郎告假归家，无意中误将他人金钱携带而去，及至其人发觉，失了金钱，却疑是直不疑取去，便来追问不疑。不疑竟不分辩，反向其人谢过，说是实有其事，自己立即措办金钱，照数偿还。过了许久，告归郎官，假满入宫，仍将原金带回，交给失主。于是失主方知并非不疑取去，深自惭愧，众人闻知此事，皆称不疑为长者，后不疑渐升为中大夫。一日正值朝会之时，有人当众毁谤不疑道：“不疑相貌甚是美观，无如偏喜盗嫂。”不疑听了，也不发怒，但说道：“我并无兄。”原来不疑专学老子，务为韬晦，不喜立名，所居官职，一切照旧，惟恐人称其治绩。景帝即位，升为卫尉，后因击吴楚有功，封为塞侯，及卫绾拜相，不疑遂由卫尉代为御史大夫。

先是刘舍罢相之后，窦太后心欲其侄窦婴为相，向景帝说了数次，景帝答道：“太后之意，似以为臣爱惜相位，不肯付与魏其侯。只因魏其侯为人，平日沾沾自喜，举动轻率，不能持重，实难任用为相。”太后听了，方始无语。窦太后素性最喜黄帝老子之学，因此连景帝并外家诸窦，皆不得不读老子，尊崇其术。太后平日留心朝政，一时公卿大臣，务取清静无为，如卫绾、直不疑等，至于有名儒生，不过用为博士，聊备顾问而已。

一日景帝偶召博士，问及汤、武之事，博士中有齐人辕固与黄生在景帝前忽起争论，各执一说。黄生说道：“汤、武不算受命，乃是放弑。”辕固驳道：“此说非也，当日桀纣、荒乱，天下之心，皆归汤、武，汤、武顺人心而诛桀、纣，不得已而立为天子，非受命而何？”黄生又说道：“桀、纣虽然无道，乃是君上，汤、武虽然圣贤，终是臣下，君有过失，臣不匡救，反因其过而诛之，篡夺其位，非弑而何？”辕固又驳道：“若如汝言，是高皇帝代秦而为天子，亦有不是之处？”景帝见二人争辩许久，心中已觉厌烦，又闻说到高祖身上，恐其不识忌讳，言语冒犯，生出事来，因将言解说道：“食肉之人，不食马肝，不算是不知味。论学之人，不言汤、武受命，亦不为愚。”说罢，便命二人退去，当日学者闻得景帝言语，以后对于此事，遂皆不敢再发议论。

窦太后既好黄老，常读其书。心中便要人人称赞黄老，方才足意。长日闲坐宫中，忽想起一班博士，崇拜孔子，讲习经书，论起孔子，本是老子弟子，不知此辈儒生，对着老子之书，其意以为何如？何妨召来一问？于是立即命人往召博士，偏是博士人数虽多，别人不召，单单召到辕固一人。辕固入见太后，太后取出老子之书问道：“此书何如？”辕固答道：“此家人之言耳。”太后平日将老子之书，奉为金科玉律，异常尊重，如今却被辕固说是无足重轻，几于一毫不值，心中顿然大怒，骂道：“安得司空城旦之书乎？”原来太后因辕固说老子平常，她也说儒书苛刻，比于刑法。

太后深怒辕固，要想置他死地，却又不能办他罪名，便命辕固前往上林兽圈之内，击死野彘。景帝在旁，知得辕固直言无罪，因见太后盛怒，不敢上前保救，密令左右取了一柄利刃，暗地交与辕固。辕固一个书生，如何敌得野彘，自料此去必死，如今得了利刃，便也胆壮，左右将他放下兽圈，辕固见了野彘，仗着利刃，尽力刺去，恰好正中其心，野彘应手倒毙。太后见了，默然无语，不便再行加罪，辕固遂得保无事。景帝因



轅固为人廉直，拜为清河王太傅。

当日儒生虽不得大用，然齐鲁一带，经学昌明，皆由私家自相讲授，各有师承，传为家法，此外又有蜀郡，地虽偏僻而文学大兴，亚于齐鲁，溯其原因，皆由一位循吏提倡之力。欲知循吏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十四回 文翁化蜀立官学 景帝崩御葬阳陵

话说此位循吏，姓文名党，字仲翁，后人皆称之为文翁，乃庐江舒人。自少好学，家贫，尝与人入山采木，行至深林之中，文翁忽对同伴道：“吾欲远出求学，未知能否成就，今试投吾斧于高树之上。如果所志得遂，斧当挂住不坠。”说毕，遂将手中之斧，尽力向上一掷，果然挂在树上。文翁甚喜，于是径往长安，从师求学。后由郡县吏出身，累经荐举，遂被任为蜀郡太守。

文翁到任之后，对于地方利弊，甚是注意，所有地方上应兴应革之事，无不斟酌缓急，实力举行。因见繁县地方，一片良田，却恨缺少水利，文翁察看地势，纠集人工，开凿河道一条，引湔江以注之，共灌溉繁县田地千七百顷，由此收成大旺，人民皆感其德。



文翁好学不坠

文翁生性仁慈爱人，尤喜讲求教化，因见蜀地从前本系蛮夷居住，开辟未久，秦时始将犯罪之人移居此地，居民习惯，犹未脱野蛮风气，而且学校未设，人民并不识字读书。文翁以为小民农食虽足，若不教以学问，地方安能进化？但是人民愚蒙无知，纵使苦口劝导，未必肯听从，惟有用奖励方法以引诱之。文翁想定主意，遂就本郡及属县中，选择小吏之聪敏有材者，得张叔、司马相如等十余人。文翁亲自勉励一番，送往长安，令其从博士受读经传或学律令。

张叔等十余人，既由文翁送京留学，所有来往川资，以及束脩膳费，自然都由郡守津贴，预算起来，也是一笔大款，此款又不能动用官帑作正开销，文翁惟有自将郡署用度，力加节省，按照预算数目，筹出此项钱财，已是十分费力。更有一样难处，当日交通不便，行人稀少，既无轮船铁路，一直运送，又无邮政银行，可以汇兑，况蜀道号称难行，距离长安又有二千余里，此款

如何寄法？只有本郡每年照例派遣吏人，赍持钱米簿籍，前往长安报告一次，名为上

计，托其带去，最为便利。然欲其携着现款，行此远路，也是为难，一则太觉累赘，二则恐遭抢劫。文翁却又想得一法，尽将现钱购买货物，如书刀布匹等。书刀乃供写字之用，蜀郡所铸，号为金马书刀，最是著称，时人所重，其刀形似佩刀，刀柄有环，铸一马形于刀环上，外镶以金，故名金马书刀。又本地所织布匹，甚是细密，一匹价值数金。此二物算是蜀郡有名土产，文翁便付与上计之吏，随带入京，比起现钱，自然轻便许多，吏人到京之后，照着文翁嘱咐，将刀布等物，分送博士，作为学费，博士见了书刀，正合其用，便是蜀布，也可裁衣，自然满心欢喜。

过了数年，张叔、司马相如等，学成回到蜀郡，文翁用为郡吏，任以高职，次第举荐，遂在成都市中设立官学，命司马相如为教授，招集属县子弟，入学读书，免其徭役。到得毕业，考验学问，最高等之学生，即补为郡县吏，其次命为孝弟力田。蜀郡本来荒僻，人民得为官吏者，甚属寥寥，平日看见官吏，觉得十分尊贵，心中虽然羡慕，但不知如何方可得官，如今见此情形，方知作官须由求学，遂有许多人民，愿送子弟入学。文翁又想法招徕，更选择学生，命在自己左右，学习办事，每遇出巡各属县，也带同学，行优美学生，与之同往，使其出入内室，传达命令，当地人民见了，尽皆啧啧称羨。盖当地人民，看重官吏，不必亲身做官，但使得与官吏亲近，已算十分荣耀，所以见此情形，争遣子弟入学。无奈学额有限，不能容得多人，遂有一班富人，心中盼望子弟入学得官，不惜花费金钱，求为学生，文翁便趁此时机，推广学校，不过数年，一郡之中，文化大进。后来蜀人前往长安求学者，日多一日，竟与齐鲁一同称盛，连巴郡等处，皆闻风兴起，争立学校，地方风气，为多一变。

文翁后来竟终于任。蜀人思慕功德，为之设立祠堂，春秋祭享不绝，至今四川成都地方，尚有文翁讲台遗址。唐人卢照邻有咏文翁讲台诗曰：

锦里淹中馆，岷山稷下亭。
空梁无燕雀，古壁有丹青。
槐落犹疑市，苔深不辨铭。
良哉二千石，江汉表遗灵。

当日鲁国亦有名宦一人，亦卒于官，即田叔是也。田叔自被任为鲁相，事鲁王刘余。刘余乃景帝之子，生性最喜建筑宫室苑囿。到国之后，连年大兴土木，所居之宫，与孔子旧宅邻近，刘余欲将孔子旧宅拆毁，以广自己宫殿，遂命工匠动手，工匠拆至屋壁，搜出书籍数十篇，皆是古字，形如蝌蚪，鲁王自来督工，偶然闲步上了孔子庙堂，忽闻金石丝竹之音，一时并作，鲁王心中大惧，知是孔子显此灵异，急命停工，已拆之处，修葺完好，与同壁中所得书籍，一概归还孔氏。此壁中书，乃孔子八世孙子襄，当始皇焚书时所藏，其书为礼记、尚书、论语、孝经等，后经孔安国写以隶书，并传于世。

鲁王又喜狗马禽鸟，遣人到处搜求，布满苑囿，皆用米谷喂养，单是孔雀、鸛、鸂、鸡鸭、鹅雁等，每年所费俸谷，竟至二千石之多。似此浪费无度，自然入不敷出，不免向民间勒取财物，弄得人民怨声载道。及至田叔初次到任，便有人民百余，前来诉说此



事。田叔佯作不理，命左右将告状人驱逐出外，鲁王闻知，自觉惭愧，取出私财，遣人交与田叔，嘱其代为偿还，田叔辞道：“王自使人还之，不然，是王为恶而相为善，不可。”鲁王依言，自行全数偿还，以后遂不敢妄取人物。鲁王又常出到苑中打猎，田叔并不谏阻，但是每遇王出猎，必亲自随到苑中，鲁王怜田叔年老辛苦，便命其回去歇息，田叔却出到苑外，露坐待王。有人入报鲁王，鲁王又遣人请田叔回府安歇，一连催促数次，田叔始终不肯回府，因说道：“吾王现在苑中暴露，我何敢独自安居？”鲁王无法，后来也就不大出游，过了数年，田叔病卒，鲁人感其恩惠，大众凑集百金，送与田叔家属，作为祭礼。田叔少子田仁，见了说道：“我岂肯因为百金致损先人之名？”遂力辞不受，人皆叹息而去。光阴迅速，此时已是景帝后三年，皇太子彻年已十六岁，照例加冠，娶长公主之女为太子妃，景帝因想试以政务。一日，廷尉奏上犯人防年一案，事因防年继母陈氏，杀了防年之父，防年为父报仇，亦将陈氏杀死，有司依律处断，以子杀母，罪应大逆。景帝见了，觉得可疑，遂问太子。太子对道：“俗云继母如母。可见继母原不能全与母比。不过因父所爱，故谓之母耳。今继母无状，手杀其父，则是下手之日，母恩已绝，防年不宜处以大逆。”景帝闻言点首，遂依太子之议，闻者称善。

是年景帝得病，正月甲子，驾崩于未央宫，景帝年三十二即位，在位十六年，寿仅四十八。二月葬于阳陵，群臣上庙号为孝景皇帝，太子彻嗣立，是为武帝。后人言汉治世，必曰文景。其实景帝为人，远不及于文帝，不过安静节俭，与民休息尚不失为守成之主而已。欲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 武帝即位封外家 仲舒对策尊儒术

话说景帝既崩，武帝即位，尊窦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王皇后为皇太后，立妃陈氏为皇后，此陈后即馆陶长公主之女阿娇是也。武帝又尊外祖母臧儿为平原君，封太后同母之弟田蚡为武安侯，田胜为周阳侯，封同母之姊金俗为修成君。

此修成君即王太后前嫁金王孙所生之女，王太后既嫁金氏，复被其母臧儿夺回，送入宫中，得幸景帝，立为皇后。其家深讳此事，不敢泄漏，外间亦无传说。及武帝即位，金王孙已死，其女早嫁为民妻，武帝全然不知此事。王太后虽心念此女，自己不便明言，即金氏亦不敢自认是太后之女，却被侍臣韩嫣得知，遂向武帝备述始末，并言金氏家在长陵。武帝听了惊喜道：“既有此事，何不早言？”乃先遣近侍前往长陵，探明金氏有无在家，速来回报。

次早近侍回来复命，说金氏现在家中，武帝心中高兴，吩咐备齐车驾，自往迎接。武帝乘坐御车，一班从官卫士，扈驾起行，千乘万骑簇拥着出了横门直向长陵而去。说起长陵即高祖葬地，离长安城三十五里，汉时天子所葬之处，皆立县邑，迁移人民居住以奉山陵，所以其地也甚热闹。武帝车驾行到长陵，人民闻信，以为天子出来致祭陵寝，谁知车驾却由通衢转入小市，大众见了，不知何故，人人心中惊恐，所过之处，一律闭户关门，肃静无声。武帝车驾到了小市西边，将入金氏所居之巷，巷门早被人民关闭。先驱官吏呼唤不开，便用强力将门打破，车驾入得巷中，直至金氏门前停住。武帝因恐金氏不知来由，惊得逃走，自己枉来一遭，先命武士将其居屋前后围住，及至到了门前，自己不便入内，遂使近侍传呼金氏出见。

当日金氏坐在家中，忽见来了无数武士，将前后门团团围住，一家惊慌失措，不知犯何大罪，以致其府派兵来拿。也有疑是强盗前来抢劫，吓得人人发抖，一时各自躲避。近侍入得门来，见静悄悄的，似乎并无一人，于是到处搜寻，直入内房，留心观看，似乎床下有人藏匿，遂上前一手将她拖出，却是一个妇人，问知即是金氏。此时金氏面无人色，身体软做一团，蹲在地上。近侍见了，甚是好笑，也无暇与她明言，一边一个，将她挟住，一直走出门外，到了武帝车前，告知情形，方将金氏放下，令其拜谒。武帝一见金氏，便下车立住，说道：“大姊何故躲避如此之密？”遂命载入副车，一同回去。金氏听说，又惊又喜，上了副车，定一定神，回想适才情形，恍如做梦一般。家中人等见此情形，方知天子特来迎接其姊，料定金氏此去定有好处，人人心中转忧为喜，自不消说。



武帝接得金氏，下令回车，径向长乐宫而来，于路又遣人先将金氏姓名，列入长乐宫门籍。武帝到得长乐宫，带同金氏入内。金氏一路留心观看，那皇宫富丽，真是梦想不到，不消片刻，进了内廷。武帝命金氏站立一旁，自己先上前朝见太后。太后一见武帝，便说道：“帝甚疲倦，顷由何处到来？”原来武帝往返行了七十里路，坐在车中大半日，此时回宫，不免露出倦容。见太后动问，即答道：“今日特往长陵，接得大姊到来。”遂回顾金氏道：“可上前谒见太后。”太后与金氏隔别二十余年，虽是亲生女儿，却不认得，闻言方始记起，遂向金氏问道：“汝即俗女耶？”金氏答应道：“是。”太后念起前事，不禁流泪，金氏亦伏地悲泣，母女二人，各叙别后情形。武帝命左右置酒，亲自捧觞向太后上寿，又下诏以钱千万，奴婢三百人，公田百顷，甲第一区，赐与金氏，并给汤沐邑，号为修成君。太后心中欢喜，却替金氏谢道：“有累皇帝破费。”于是太后命召三女，平阳公主，南宫公主，隆虑公主，俱来宫中，与姊相见，各叙亲情。太后因见修成君并非刘氏，又兼其夫早死，只生一子一女，心中倍加怜惜，便想提拔她子女。后来其子长成，因母封号，称为修成子仲，倚着太后之势，在外骄恣横行，一时官吏人民，畏其势力，甚以为苦，此是后话。

武帝即位，照例下诏改元，于是始立年号，称为建元。原来从前帝王，并无年号，至武帝始创此制，后世遂一律沿用，考其原因，乃由改元而来。大凡人君嗣位，本只改元一次，惟文帝改元两次，故称为前元、后元；景帝改元三次，故有前元、中元、后元之别。武帝仿照文景，大约每数年即改元一次，其始不过称为一元、二元、三元等名目，后因有司奏言，改元宜依天瑞，不宜用一二三数字。武帝依议，改一元为建元，二元为元光，三元为元朔，四元为元狩，五元为元鼎。年号之设，实起于元鼎三年，后来史家依此追称，所以武帝即位之初，便有年号。

武帝自少喜读诗书，性好文学，自从即位，便下诏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郡守、诸侯相等，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。其时广川国举董仲舒，淄川国举公孙弘，会稽郡举严助等，人数众多，齐集阙下。丞相卫绾知武帝意重儒术，遂奏称各地所举贤良，或有习申、商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学者，未免淆乱国政，请皆罢归，武帝准奏。于是被举之人，尽属儒生。建元元年冬十月，武帝亲自发策，问以帝王为治之道，儒生对策者百余人，武帝逐一披览，觉董仲舒所对之策，与众不同，因复加策问两次。仲舒备陈国家治乱之由，天人感应之理，请武帝尊崇孔子，罢黜百家，设立学校，洋洋数千言，后世因称为“天人三策。”

董仲舒乃广川温城人，少习《春秋》《公羊传》，景帝时官为博士，一意勤学，下帷讲读，不问外事，三年目不窥园，以此学问精博，从学弟子，日多一日。仲舒不能一概亲教，乃命弟子依次自相传授，有在门下受业多年，竟不得一见其面者。仲舒为人方正，进退举止，皆有礼节，一时学者咸尊敬之，称为大儒。至是被举为贤良，对策称旨，武帝命为江都相。此外严助亦得用为中大夫，公孙弘为博士。

武帝心感仲舒之言，意欲大兴儒学，励精图治，因见丞相卫绾为人平常，并无学问，不能称职，是年六月，遂借事将卫绾免官。武帝欲就朝臣之中选择一人，代卫绾为丞相，看来看去，却属意到田蚡身上。

说起田蚡，乃王太后同母之弟。王太后兄弟三人，长兄王信，景帝时已封为盖侯，



生性嗜酒，平日又多过失；幼弟田胜，景帝时官至九卿，曾因犯罪下狱；独有田蚡，为人奸巧，口才便捷，也曾学习书史，为王太后所爱。自从受封武安侯，便广招宾客，推荐名士，意在博取名誉，养成势力，图得大用。武帝因田蚡是他母舅，遇事多与商议。田蚡自己何曾有甚见解，便暗地请教一班宾客，替他筹画计策，回复武帝。武帝每多依从，于是朝廷所有设施，多出田蚡宾客之计，武帝不知，以为田蚡富有才干，甚加信任。如今意欲拜为丞相，忽又想起一人，此人资望胜过田蚡，即势力亦不在其下，武帝以此迟疑不决。欲知此人为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十六回 窦太后深怒儒生 万石君独严家教

话说武帝即位之后，虽然亲理政务，但因在位日浅，年纪尚少，一切用人行政，皆须禀承两宫太后，自己不得专决。王太后是他母亲，尚易说话，只有祖母窦太后，难于奉承。如今欲用田蚡为相，忽又想起一人，未免有些妨碍。此人是谁？原来即是窦婴。论起田蚡与窦婴，同是外戚，一为皇太后之弟，一为太皇太后之侄，彼此不相上下。但窦婴在当日朝廷中，算是著名的勋旧大臣，田蚡资格名望都远不及他，况景帝在时，窦太后久欲其侄为相，言过数次，无奈景帝不用。如今武帝若用田蚡不用窦婴，明是袒护母家，忘却祖母之亲，未免有拂太皇太后之意，以此迟疑不决。后又想起太尉一官，本与丞相平等，自七国平后，此官久废，不如复置太尉，二人同时并用，也觉公平。但谁为丞相，谁为太尉，一时尚未决定。此时却有一人，姓籍名福，常在田、窦两家为宾客，知得此种情形，因念彼此都是自己居停，必须用法调和二人地位，免得互相争竞，伤了感情。于是想得一法，来见田蚡道：“魏其侯尊贵已久，素为天下人望所归，今将军初次用事，名望较逊，主上若命将军为相，将军必须让与魏其。魏其为相，将军必为太尉，太尉与丞相，一体尊贵，将军又有让贤之名，岂非一举两得？”田蚡依言，便将此意告知王太后，太后转达武帝，武帝之意遂决，于是下诏拜窦婴为丞相，田蚡为太尉。

窦婴与田蚡，素性皆好儒术，二人既为将相，遂一同推荐儒生二人，一为赵绾，一为王臧。武帝拜赵绾为御史大夫，王臧为郎中令。赵绾代人，王臧兰陵人，少时同事申公学诗。至是既得进用，遂建议仿照古制，设立明堂、辟雍，请武帝用安车蒲轮往聘其师申公到来，会议此事。窦太后素重黄老，见此举动，已是不喜。窦婴又想将朝政整顿一番，建议令列侯各自就国，一班宗室外戚，有行为不法者，立即举奏，除其属籍。当日外戚多为列侯，列侯也多娶公主，大都不愿就国。又恐窦婴举奏他过失，遂争向窦太后前，毁谤窦婴。窦太后愈加不悦，因此对于武帝所行政务，每多批驳阻止。赵绾见太皇太后从中作梗，以致建议之事不能进行，便向武帝奏道：“依礼妇人不预政事，陛下躬理万几，遇事当自由决断，臣请自今以后，不必向长乐宫奏事。”武帝听了，迟疑未决，却被窦太后闻知，心中大怒，遂仍用从前诛戮郅都手段，使人诬捏赵绾、王臧罪状。窦太后借此发怒，责备武帝道：“此二人明是欲学新垣平，汝年少无识，为其所欺。”武帝被责，只得将赵绾、王臧下狱讯办，二人在狱自杀，于是所有建议一律作罢，窦婴、田蚡也因此免职。



奚婴与田蚡一同推荐儒生

先是奚婴拜相之命既下，籍福便来贺喜，因进言道：“君侯天性好善疾恶，如今善人称誉君侯，故得相位；然恶人尚多，亦将毁谤君侯。君侯若能兼容，方可长久；不然，恐不久便当被毁去官。”奚婴不听，谁知不出半年，竟应了籍福之语。

窦太后既将奚婴、田蚡免官，废去太尉，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，庄青翟为御史大夫，又用石建为郎中令，石庆为内史。建、庆二人，皆万石君石奋之子，石奋其先本系赵人，迁居河内。高祖二年，东击项羽，行过河内，石奋时年十五，为小吏，得侍高祖。高祖暇时，呼

与言语，见其年纪虽小，一举一动，却甚恭敬可爱，高祖因问道：“汝家尚有何人？”石奋对道：“臣有母，不幸失明，有一姊，能弹琴瑟。”高祖又问道：“汝愿从我否？”石奋道：“情愿尽力。”高祖甚喜，遂召其姊为美人，以石奋为中涓，使掌管接受书信引见宾客之事。及高祖平定项羽，建都长安，便将石奋家属，移居长安城中戚里，以其姊为美人，算是帝王亲戚也。石奋为人，并无文学，一味恭敬谨慎，满朝官吏，无与为比。高祖崩后，历事惠帝、吕后、文帝，官至太中大夫。文帝时，太子太傅张相如免官，文帝命群臣公推一人继任，大众一同推举石奋，文帝遂拜石奋为太子太傅。及景帝即位，因石奋是他师傅，位列九卿，日近左右，心中畏其拘谨，乃将石奋调出为诸侯相。

石奋生有四子，长子建，次子甲，三子乙，四子庆，并以孝顺驯谨，为人所称。当景帝时，官皆至二千石，景帝见了称叹道：“石君与四子，同为二千石，合计所食之禄，恰满万石，不料人臣贵宠，竟聚于一门。”遂下诏号石奋为万石君。至景帝末年，石奋告老家居，景帝命仍食上大夫之禄，每遇年节，随班入朝庆贺。石奋年纪虽老，恭敬如前，偶乘车出门，行经宫阙，必下车疾趋而过，遇见天子路过车马，必凭轼致敬。景帝或时遣人就其家中赐食，石奋亦必叩首拜受，然后进食，食时如在帝前，不敢怠慢。平日家庭之内，礼仪严肃，俨如朝廷，子孙出为小吏，遇休沐之日，归家谒见，万石君必

穿朝服，然后见之；与子孙言语，不称其名；子孙年稍长，可以戴冠者，终日侍立一旁，不敢脱冠。遇有过失，万石君并不责骂，但自己不就正座，到了食时，对案不食，家人见此情形，便知是有人犯过，尽皆惶恐，彼此互相责备，究出犯过之人，托长辈带领向万石君肉袒谢罪，深自悔改，万石君方始恕之。因此一家之内，遵其教化，下至儿童奴仆，皆知谨慎。若遇亲族丧事，万石君哀戚尽礼，子孙亦能依照而行。天下之人无不称赞万石君家门孝谨，虽齐鲁儒生讲究躬行实践之人，亦自以不及。

此次王臧下狱自杀，郎中令缺出，需人补授，窦太后记起万石君，因说道：“儒生平时满口仁义道德，到得行事，往往与言不符。今万石君一家，并不研究文学，看他为人处世，却是脚踏实地，可见凡事不在多言。”遂下诏拜万石君长子石建为郎中令，少子石庆为内史。石建此时年届六旬，须发尽白。万石君已是八十余岁，却尚健全无病。石建虽然官高年老，事父一如往日。每隔五日回家休沐，见过万石君，退入旁屋，窃问侍者，取出万石君近身所穿衣裤，持向近墙沟边，亲自洗涤洁净，仍悄悄交与侍者。石建因恐他人洗得不净，所以必须自己动手；又恐被万石君得知，心中不安，独自躲在一旁，背地行事。似此体贴亲心，无微不至，在万石君诸子之中，算是第一孝顺。

石建不但孝行第一，即谨慎亦算第一。自为郎中令，管理宫内事务。一日，因事写成奏章，奏闻武帝。武帝阅毕，仍行发回。石建又将自己奏章复看一遍，忽然看到马字，十分惊恐。心想马字下面一弯，是个马尾，连着四点，算是马足，共有五画。如今只写四画，少却一画，不能成字，定被主上看出，责问起来，便要死了，如何是好，因此惶急异常。后见武帝并未提起此事，方始放心。以后遇事，自然愈加注意。但凡人谨慎太过，往往变成畏儒，石建却不如此。他见事有应直言者，便乘间屏退左右，向武帝痛切言之。及至大廷广众之间，反似不能言者。武帝知其忠实，特加礼待。

至石庆，孝谨虽不及其兄，比起平人也就远过。当日万石君由戚里移居陵里，石庆身为内史，每遇出行回到里门，仍照例下车步行而入。一日偶因酒醉，忘却下车，一直坐到家中，却被万石君闻知，不肯进食。石庆吓得酒都醒了，连忙托人说情，自己肉袒俯伏请罪。万石君因石庆失礼乡里，气得利害，仍自置之不理。石建见父亲怒气不解，便带领全家兄弟子侄，一齐肉袒，替石庆求情。万石君却不过大众情面，方对石庆冷笑说道：“内史自是贵人，入得里巷，里中尊长，各皆走避，内史安然坐在车中不动，在理固应如此。”石庆被责，不敢出声，过了片刻，万石君方命其退去。从此石庆及诸子孙等，一到里门，便跳下车，步行回家。后来石庆由内史调为太仆，常替武帝御车。一日武帝坐在车上，忽想试他一试，遂骤然问道：“车中共有几马？”石庆却不即对答，用手举起马鞭，将马逐一数过，方才举手答道：“六马。”石庆在兄弟之中，性情最为轻率，尚且如此，可见万石君家教之严，连窦太后、武帝都十分佩服。

万石君直至武帝元朔五年始卒，寿九十六。石建年已七十余，居丧哭泣甚哀，年余亦死。惟石庆竟位至丞相，此是后话。欲知当日情形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十七回 严助奉诏定远方 闽越杀王奉汉令

话说当日窦婴与田蚡同时免官，皆以列侯家居，自表面观之，二人失意正复相等，然而内中情形，却大不相同。窦婴生性不善趋时，全借窦太后为泰山之靠。今既触怒窦太后，将他疏远，平时罕得进见，遇事不与商议，即使偶然进言，亦不见听。名为外戚，并无一毫势力。田蚡虽亦为窦太后所不喜，尚有王太后可以倚赖，况论起戚谊，算是武帝母舅，比窦婴亦自较亲，故罢官之后，仍然得势，常在武帝左右，言事每多听从，田蚡以此日加骄横。

一日，忽报闽越王郢，发兵攻击东瓯，东瓯遣人前来告急。武帝因问田蚡，应否发兵救之。田蚡对道：“越人自相攻击，本其常事，不足劳中国往救。况越地当秦时已弃之，不属中国，尽可置之不理。”时严助在旁，闻言即诘问田蚡道：“越地本我属国，今为邻国所困，特来告急，朝廷置之不救，将何以服万国？若谓为秦所弃，则秦连咸阳亦皆弃之，何况于越？今所论者，在吾力能救与否耳。”田蚡被驳，无言退去。

原来严助自从对策被擢为中大夫，常在武帝左右，甚得宠幸，如今数言驳倒田蚡。武帝听了，点首称善，遂对严助道：“太尉不足与计，今决意往救东瓯，但吾新即位，不欲便出虎符，向郡国发兵，惊动天下人耳目。汝可持节前往会稽郡，命郡守发兵往救。”严助奉命起行，到了会稽，传武帝之诏，令其发兵。郡守见严助并无虎符为验，意欲依法拒绝，正在迟疑不决。严助知得郡守意思，心恐误了使命，忽想起自己持节出使，例许专杀，遂故意发怒，斩一司马示威。一面将武帝不发虎符之意告知郡守，郡守方才悚然听命。克日调齐兵队，由严助带领出发。

说起闽越与东瓯，皆是蛮夷。秦时曾以其地为闽中郡，与南越通称为百越。及汉定天下，高祖立故闽越君长无诸为闽越王，建都冶县；惠帝又立摇为东海王，建都东瓯。两国领土相连，其地势东南近海，西接南越，西北与汉会稽、豫章二郡交界。交界之处，皆是高滩峻岭，道路难行。加以地气暑溼，不便行军，如今严助欲救东瓯，特改由海道前往。

闽越王无诸与东海王摇，同为越王勾践之后，本属一族。先是七国反时，吴王刘濞兵败，走至丹徒，被东瓯人诱杀。太子刘驹，逃入闽越，心怨东瓯，欲借闽越之兵，报复父仇。日夜进劝王郢，吞并东瓯。王郢听从其计，遂于建元三年起兵往攻东瓯。王郢心想道路险远，汉兵未必来救，量着东瓯国小，无力抵御，定可破灭。及闻严助竟由海道进兵，心中恐惧，连忙将兵退回本国。



当日严助带领军队，乘坐战舰，浮海南下，到了东瓯。东瓯王出迎，严助问知闽越早已退兵，地方安静无事，甚是欢喜。暗想闽越畏我声威，此来不战而定，已算出于意料之外。论理本应进兵闽越，讨其擅攻邻国之罪。但恐他未必肯服，万一出兵抵拒，我兵不能取胜，以致损失国威，反为不美。不如趁此收场，免得画蛇添足。严助想定，遂传令班师，仍由海道回国。

东瓯王见严助就此退兵，并不向闽越声讨其罪，默计我与闽越已结仇隙，不久必又来攻。若屡向汉廷告急，也觉厌烦。况汉兵远道来救，或恐缓不及事，一旦被其破灭，举国人民，不遭杀戮，亦被掳掠成为奴隶。似此提心吊胆，日夜不安，不如弃了国家，迁往内地，尚得保全生命，安居过日。于是将此意告知严助，严助奏闻武帝，允其所请。遂将东瓯全国人众，移到江淮之间，拨与土地居住。闽越王郢，自从收兵回国，惟恐汉兵来讨，过了一时，闻说严助班师，又闻东瓯全国内徙，现在其地空虚，王郢大喜，急将人民移往居住，于是不费一兵，不折一矢，竟完全将东瓯占领。

闽越王郢既得东瓯，贪心不足，又想吞并南越。到了建元六年，复兴兵往攻南越。南越王胡遣人上书告急，其书道：

两粤俱为藩臣，毋擅兴兵相攻击。今东粤擅兴兵侵臣，臣不敢兴兵，唯天子诏之。

武帝览书，深嘉南越王能守职履约。即下诏命大行王恢、大司农韩安国为将军，各率兵队，一由豫章，一由会稽，两路合攻闽越，讨其背约之罪。闽越王郢闻知汉兵来讨，遣兵据守险阻，预备抵抗。却有闽越王之弟余善，见事势不妙，遂暗地与宗族密议道：“今王未曾请命天子，擅自发兵攻击邻国，以致天子兴师来讨。汉兵既众且强，即使侥幸被我战胜，以后必然更来，直至灭国乃止。为今之计，不如杀王以谢天子。天子若肯就此罢兵，我国固得保全，倘仍不允，然后与战，战复不胜，再逃入海。吾计如此，不知众意若何？”众人闻说，同声称善。于是余善遣人将王郢刺死，割下首级，送到王恢军前，请求罢兵。王恢道：“我此来本为讨王，今不战而得王头，乃是莫大利益。”遂顿兵不进，使人将此事通知韩安国，一面遣使奉闽越王之头，驰驿报闻武帝。武帝下诏两将，命其班师。又查得此次闽越兴兵，独有无诸之孙繇王丑，并不预谋，乃立丑为闽繇王。谁知余善自从刺死王郢，威行国中，人民多服，居然自立为王，繇王不能制止。后为武帝所闻，心想单为余善一人，犯不着起兵往讨，且念其有功未赏，遂下诏立余善为东粤王，与繇王同居一国。

武帝既平闽越，遂遣严助前往南越，告知此事，并谕意南越王胡，令其入朝。南越王胡闻诏，顿首谢道：“天子乃幸兴兵诛闽越，臣虽死无以报德，谨遣太子婴齐入京宿卫。”又对严助道：“小国新遭兵火，应请使者先行，胡不日束装就道。”严助既去，南越大臣谏阻赵胡道：“先王有言，奉事天子，但求不至失礼，不可为好言所诱，便行入朝。入朝之后，不得复归，必至亡国。”赵胡见说，遂称病不肯入见。先是淮南王刘安，闻武帝征讨闽越，上书谏阻。武帝虽然不听，却念他是一番好意。此次严助由南越奉使回京，武帝命其顺路前至淮南，告知平定闽越之事。严助由淮南回京，备述淮南王刘安



闻言顿首谢过。武帝大悦，因问严助意中何欲，严助对道：“愿为会稽太守。”武帝遂拜严助为会稽太守。

当日武帝招求文学之士，严助最为先进，此外尚有东方朔、司马相如、枚皋、吾丘寿王、主父偃、朱买臣、徐乐、严安、终军、胶仓、庄葱奇诸人，陆续进用。就中最得亲近者，为严助、东方朔、司马相如、枚皋等。未知东方朔等为人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十八回 东方生诣阙上书 金马门佯狂避世

话说东方朔字曼倩，乃平原厌次人，少时好读书，博览传记。适值武帝即位，下诏举贤良方正文学才力之士，待以不次之位。一时人士闻风，皆欲趁此取得功名富贵。但恨无人荐举，只得自来长安，诣阙上书，效那毛遂自荐，希冀进用。诸如此类，不下数千人。所上之书，武帝皆亲自披览，言不可采者，即罢令归家。东方朔亦随众观光，来了长安，直到公车司马门上书。当日上书，例用奏牍。奏牍系以竹削成，如今之竹简。在常人上书，不过用它数个，极多用至十余个、百余个，也就罢了。偏是此位曼倩先生，所上之书，却与众人大不相同，一连用了三千个奏牍。也不知他向何处搜寻许多言语，更破费几多时日，方才写成。放在阙上，竟有一大堆。那管理上书之公车令见了，人人吐舌，都道古今少有，莫非他将世间各种书籍，尽数抄写上来，不然那得许多话说。但无论如何，只得照例收受。于是东来一人，西来一个，更莫想独力将它举起。后来却是两个公车令，费尽力量，一同将它扛进。武帝看见，也觉诧异，便放在宫中，慢慢阅看。看到歇时，便就书上做个符号，留待次日续看，一直过了两个月，方才看完。读者若问东方朔书中所言何事，无奈其书不传。纵使传到现在，似此连篇累牍，也难详载，如今但就书中自叙履历一段，录之如下：

臣朔少失父母，长养兄嫂，年十二学书，三冬文史足用；十五学击剑；十六学诗书，诵二十二万言；十九学孙吴兵法，战阵之具，钲鼓之教，亦诵二十二万言。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，又常服子路之言。臣朔年二十二，长九尺三寸，目若悬珠，齿若编贝，勇若孟贲，捷若庆忌，廉若鲍叔，信若尾生，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。臣朔昧死再拜以闻。

武帝看毕，心中大奇其人，遂命其待诏公车。东方朔在公车门待诏，过了一时，不见动静，知得武帝事忙，将他忘记。似此俸禄微薄，不敷用度，未奉诏命，又不得人见，如何是好？东方朔却想得一策，来寻侏儒。

当时选取一班矮人，教以戏剧，备天子娱乐之用，号为侏儒。东方朔一见侏儒，装出惊慌情状，连忙说道：“主上以为汝辈毫无用处，耕田作工，固不如人；临众居官，不能治民；从军杀敌，不任兵事；无益于国，徒费衣食，今欲尽杀汝辈。我怜汝等无辜被戮，闻此消息，特来通知。”侏儒听说，信以为真，一众吓得相聚啼泣。东方朔见他





东方朔像

们入了圈套，遂又慢慢说道：“我今教汝一法，待得主上车驾行过此处，汝等一齐拦住即头请罪，可保无事。”侏儒同声应诺，齐向东方朔道谢。东方朔别了侏儒，出到门外，忍不住一路大笑而去。

不过数日，武帝车驾出行，果由侏儒门外经过。一班侏儒，依东方朔所教，俯伏道旁，连连叩首，同声号哭。武帝见了，大为诧异；问是何故。侏儒对道：“闻东方朔言，主上欲尽诛臣等，故来恳恩饶恕。”武帝闻言，知是东方朔生事，卖弄他的本领，即遣人将东方朔召到，问道：“何事妄言恐吓侏儒？”东方朔见问，对道：“臣朔今日生亦言，死亦言。侏儒身长三尺余，俸食粟一囊，钱二百四十；臣朔身长九尺余，俸食亦粟一囊，钱二百四；侏儒饱欲死，臣朔饥欲死，臣言可用，幸异其礼；不可用，罢之归家，勿使但留长安索米。”武帝听说大笑，乃命东方朔待诏金马门。金马门乃宦者署门，本在宫中，东方朔遂稍得与武帝亲近。

武帝一日聚集许多术士，令其射覆。武帝自置守宫于盂下，使诸人射之，皆不能中。东方朔在旁见了，不觉技痒，走上前来，自言道：“臣曾读《易经》，请试射之。”武帝许诺。东方朔遂用蓍草布成一卦，说道：“臣以为龙又无角，谓之为蛇又有足，跂跂脉脉善缘壁，是非守宫即蜥蜴。”武帝见东方朔射中，口中称善，命左右赐帛十匹，又置他物使射。东方朔连中几次，皆得受赏。旁有倡人郭舍人，素得武帝宠幸，生性诙谐，言语敏捷。尤善为技壶之戏，以竹为矢，每投必中。且有一种绝技，先投一矢于壶中，随后再投一矢，能将前矢激出，仍回手中。如是又投又激，一连百余次，自号其矢为骁。每在武帝前投壶，常受金帛之赐。今见东方朔射复连中，得了许多赏赐，心中不服，便对武帝道：“东方朔不过侥幸得中，并非实有本领。臣请使朔再射，朔若能中，臣愿笞责百下；朔不能中，臣当赐帛。”武帝应允。郭舍人遂暗取一物藏在盆下，使东方朔射之。东方朔仍前布卦毕，且不明言，故意含糊说道：“此是窰数。”郭舍人见说，拍手笑道：“臣早料定朔不能中，如今果然。”东方朔见郭舍人正在高兴，遂从容说出道：“生肉为脰，干肉为脯，着树为寄生，盆下为窰数。”武帝闻言，遂命开盆一看，果是树上寄生，郭舍人无言服输。武帝便命倡监。将郭舍人笞责一百。郭舍人被打，连声呼痛，东方朔甚是得意，遂对着他嘲笑道：“口无毛，声警警，尻益高。”郭舍人听了，不胜气愤，向武帝道：“东方朔胆敢骂辱天子从官，罪当弃市。”武帝问东方朔道：“何故将他骂辱？”东方朔道：“臣非敢骂他，乃与他说谜语耳。”武帝道：“所说是何谜语？”东方朔道：“口无毛者，狗窦也；声嗷嗷者，鸟哺穀也；尻益高者，鹤俯啄也。”郭舍人知东方朔明是笑他，今被主上诘问，故意托词解免。自想平空受责，又被耻笑，心中不甘，遂对武帝道：“臣请也为谜语问朔，朔若不知，亦当受

责。”于是信口乱唱道：“令壶龠，老柏涂，伊优亚。狝𤝱牙。”东方朔答道：“令者命也，壶者所以盛也，龠者齿不正也。老者人所敬也，柏者鬼之廷也，涂者渐洳径也。伊优亚者辞未定也，狝𤝱牙者两犬争也。”郭舍人有问，东方朔应声即对，变化无穷，莫能诘难，左右皆大惊，由是遂得武帝爱幸，拜为郎官。

东方朔既为郎官，常侍武帝左右。武帝每当无事之时，便召东方朔近前，与之谈论。东方朔谐谑百出，引得武帝笑乐，时常赐以酒食。东方朔在武帝面前食毕，见案上尚有余肉，便一块一块，悉数揣在怀中，汤汁淋漓污满襟袖。武帝又时赐以钱帛，东方朔双手捧持不下，便将它束作一捆，用担荷在肩上，一径归家。众人见了，无不嗤笑，东方朔全然不顾。

东方朔既得许多赏赐，遂在长安拣择美貌女子，娶之为妻，娶了许久，觉得讨厌，便又弃去，再行别娶。大约每隔年余，必换一妻，似此也不知几次。所赐钱帛，都消费在妇女身上。同事郎官，大半呼之为狂人。事为武帝所闻，对左右道：“东方朔若无此等行径，汝辈安能及之。”

一日，东方朔在殿中闲行，有一郎官向之问道：“人皆以先生为狂，先生自谓为何？”东方朔答道：“吾乃避世之人，古人避世于深山之中，吾却避世于宫殿之间。”于是每到酒酣，便据地唱歌道：

陆沉于俗，避世金马门。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，何必深山之中、蒿芦之下？

东方朔生平笑话甚多，不能尽述，却有一事，传播千古，作为美谈。未知此事为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

东方割肉遗细君
相如弹琴挑卓女

话说一日正值三伏，天气炎热，武帝念起一班从官，侍奉劳苦，飭令大官丞，各赐以肉。有司遂将应赐之肉，陈列殿中，专待大官丞到来，宣诏分给。

东方朔在旁，看见赐肉，早已垂涎，满望立刻受赐，持肉归家，与妇女大嚼一顿。偏是等候许久，大官丞仍自不来。再看时候已是过午，日影渐渐西斜，东方朔等得不耐烦，便大踏步直走向前，拔出佩剑将肉割下一大块来，对着同官说道：“伏日须要早归，我请就此受赐罢了。”说毕怀了肉摇摆而去。众人看见，忍不住一齐大笑。及至大官丞到来，宣诏分给，单单不见东方朔，问起情由，众人告知其事，大官丞便来奏知武帝。

次日，东方朔入宫，武帝一见问道：“昨日先生不待诏命，割肉而去，是何道理？”东方朔被问，免冠俯伏谢罪。武帝道：“先生起立，自责一番。”东方朔再拜起立，正色自责道：“朔来朔来，受赐不待诏，何无礼也？拔剑割肉，一何壮也？割之不多，又何廉也？归遗细君，又何仁也？”武帝听了，鼓掌笑道：“吾使先生自责，乃反自赞。”遂命左右再赐以酒一石，肉百斤。东方朔欢喜拜谢而去。

一日武帝偶坐宫中，忽得一篇《子虚赋》，读之称善，但不知何人所作，因叹说道：“朕偏不得与此人同时。”旁有狗监蜀人杨得意进前说道：“臣邑人司马相如，自言曾为此赋。”武帝听说惊喜，即遣人往召司马相如。说起司马相如字长卿，乃蜀郡成都人，擅长文学，但有口吃之病，难于言语。自少为父母所钟爱，小名号为犬子。及年长，慕战国蔺相如之为人，因名相如。时文翁为蜀郡太守，见相如生性聪俊，命往长安受读经书，学成回蜀教授。后事景帝为郎，渐擢为武骑常侍。相如性喜著作，偏遇景帝不好词赋，命为武官，心甚不愿。恰值梁孝王来朝，随带邹阳、枚乘、严忌诸人，相如与诸人相见，彼此谈论，甚是相得。不久遂谢病免官，来游梁国。孝王以礼对待，命与诸人同居，相如与诸人日常无事，各借文词倡和，消遣光阴，因此遂著成子虚之赋。

及梁孝王死后，相如归到成都。家中清贫，又无事业可做，因想起友人王吉，现为临邛县令。记得当年临别之时，王吉曾说道：“长卿如果宦游不遂，可来找我。”如今飘泊一身，又无家室，何不前往依之？相如想定，便将家中所余田产，悉数变卖得钱，用一半置备行装，一半留为盘费，即日起程前往临邛。王吉闻得相如到了，自出迎接，便留相如住在都亭。二人久别重逢，自然欢喜，王吉问起相如近日景况，相如一一告知。王吉见故人如此落泊，必须替他想法，因筹得一计，密与相如说知。相如允诺。

于是王吉假作十分恭敬，每日一早亲到都亭，来向相如问安。初时相如尚出来相



见，过了数日，王吉来时，相如故意称病，命仆人辞绝不见。王吉仍自日日到来，不敢怠慢。本地人民，见此情形，都道县令来了一位贵客。此信传到一班富人耳中，也不知此客具有何等势力，能使县令如此尊重，不免心生势利，意欲前来结交。

原来临邛地方，素多富人，就中以卓王孙为第一户。卓王孙先世本是赵人，因得铁矿，开炉冶铸，由此起家致富。至秦灭赵国，卓氏全家被掳，迁往蜀地，所有家产，皆遭没收。卓氏夫妻二人，自己推犂而行，到了葭萌地方。其时同迁之人甚多，也有身边藏有钱财者，因见蜀道险恶难行，便将钱买嘱押送官吏，求其安置近处。官吏得了贿赂，即命其就葭萌居住，只有卓氏却不肯依照众人行事。他夫妻二人暗地商议道：“此地狭小，土质硗薄。吾闻岷山之下，土地甚肥，下有蹲鸱，至死不饥。且其民勤于工作，交易便利，吾等当往其地居住。”于是卓氏反求官吏，迁居远处。官吏遂将卓氏安置临邛。卓氏大喜。只因临邛亦有铁山，于是采铁制造，重兴世业。又往来滇蜀一带，贩运货物，获利甚多。不久成为巨富，所畜家僮至八百人，池台苑囿射猎之乐，俨如国君。又有程郑系由山东迁来，亦以鼓铸为业，与西南夷贸易，家僮亦有数百人，其事几与卓氏相等。

当日卓王孙、程郑等闻此消息，相聚议道：“县令现有贵客，我等理当备酒邀请，以尽东道之谊，并请县令作陪。”诸人择定日期，就卓王孙家中宴会。说起富家举动素来阔绰，今因邀请贵客，格外铺张。先期悬灯结彩，陈设一新，却内中惊动了一个人。此人即卓王孙之女，名文君，年才十七岁，出嫁不久，即丧其夫，回到母家。文君生得美貌非常，眉色如望远山，脸际常若芙蓉，肌肤柔滑如脂，生性放诞风流。可惜年少守寡，虽然衣食富足，终觉辜负青春。其父也想替她另行择配，但是当地子弟，并无一人能中文君之意，以此耽搁下来。文君自己却暗地留心，意在择人而事。当日闻得父亲宴请贵客，不觉心动，便想出来偷看。

到了是日，卓王孙一早起来，整肃衣冠，出外候客，使人分头催请，一班宾客，陆续到齐，共有百余人。过了许久，临邛县令王吉亦到，大众专候司马相如一人。此时已是日午，酒筵久已齐备，卓王孙一再遣人催请，司马相如托词有病，辞谢不来。王吉不敢先行入席，只得亲自乘车来迎相如。又过许久，方将相如请至。众见相如十分难请，此次似乎却不过县令情面，勉强一来应酬，也要看他是何等样人。及至望见风采，一座之人，尽皆倾仰。此时卓文君早已立在户侧，定睛窃看，见相如人品清秀，举止闲雅。又观车马仆从，亦甚美丽雍容，觉得本地寻不出此种人物，心中爱慕不舍。一时看得忘情，不觉露出自己面目，却被相如一眼瞧见。

此时外面饮到酒酣，王吉知相如善于弹琴，蓄有一琴，名为“绿绮缘”，如今带在车上，便命左右取至。王吉亲自捧到相如面前说道：“闻长卿素性喜琴，望弹数曲以自娱乐。”相如推辞不过，遂弹了一两曲。一班座客，但听音调悠扬，便皆鼓掌称善，何曾知得琴中之意，独有卓文君素喜音乐，深谙律吕。见相如弹琴指法甚精，又闻所弹曲调，语语关切到自己身上，暗自点头会意。原来相如因见文君貌美，十分倾慕，便将心事写入琴中以挑之，当下所弹之曲，名为《凤求凰》。其辞道：

凤兮凤兮归故乡，邀游四海求其凰。有一艳女在此堂，室迩人遐毒我肠，



何由交接为鸳鸯？

凤兮凤兮从凰楼，得托子尾永为妃。交情通体必和谐，中夜相从别有谁？

文君听得眉飞色舞，忽地划然一声，琴声顿止，方才醒了回来。不消片刻，酒阑席散，相如起身告别，众客纷纷散去。文君独自回到内室，心中惘惘如有所失，暗想道，似此风流儒雅，世间男子，能得几个？我正宜托以终身，不可当面错过。但是我虽有意于他，恐他未必有意于我，方才听他琴调，虽然情意缠绵，安知他意中非别有所属？况他与我素昧生平，异地初来，何以便知有我？我今费尽心思，如何设法使他知得？文君独自沉思，正在出神，忽有一人慌慌张张走入房来，却把文君吓了一跳。欲知来者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回 效鸾凰文君私奔 脱鸛鵒相如贯酒

话说卓文君独自胡思乱想，忽有一人仓皇走入，文君出其不意，吃了一惊，举头一看，却是自己身边一个侍儿。文君正待开言责备，那侍者见房内无人，便走近前来，附着文君耳边说道：“适才外边请客，异常热闹，我也随众前往观看。见那首座一位客人，品貌清秀，又会弹琴，甚是好听。问了旁人，方知他名叫司马相如，我正在看得高兴，却被家僮唤到门外，说是有人寻我说话。我见其人，却不认得，其人自言系奉主人之命，给我许多赏赐，托我密向娘子道达仰慕之意。我问他主人姓名，原来就是首座之客。我又问他主人家世，据他说主人住在成都，家中并无妻室子女。据我看来，此人才貌双全，也曾做过官吏，又兼衣装华美，举动阔绰，谅来家道不至贫穷。今既有意仰慕娘子，若得成了亲事，真是一双佳偶，不知娘子意下如何。”文君听了，口中默然无语，心中却着实欢喜，喜的是司马相如果然有意于我，我今决计从他，但如何方能成就此事？若等他托人前来向我父亲说亲，固是正当办法；所虑者，万一父亲竟将他辞绝，弄得两下决裂，反为不美，此事如何是好？

文君辗转寻思，并无方法，末后想来想去，只有自出主意，随他逃走，最为简捷。又想起琴调末句道：“中夜相从别有谁？”明是叫我夜间到他馆舍更无人知之意，事不宜迟，只在今夜前往便了。文君此时已被爱情驱使，也顾不得许多，一到晚间，吃过晚饭，命侍儿出外，悄悄备了车马，只说是往访亲戚。自己瞒过家中众人，暗地出来上车，吩咐御者加鞭前往都亭。不消片刻，早已到了。文君便命车马回去，自己直入馆舍，来见相如。相如一见文君黑夜到来，又惊又喜，待到天明，遂一同乘车，离了临邛，驰归成都。

原来相如种种做作，都是王吉之计。王吉因见相如贫穷，未曾娶妻，性又不乐仕进，惟有做了富家女婿，既有家室，又有钱财，方为一举两得。但本地富人虽多，大都心存势利，若使知得相如，家贫无业，岂肯将女许他？因念此等势利之人，惟有势利方能动他。好在相如新来做客，彼辈无从窥破底蕴，遂想得此计，自己假作恭敬，每日往拜相如。又使相如托病不见，装出那高不可攀的身分。使卓王孙、程郑等见了，十分仰慕，自然要来结交。相如才貌，又可倾动众人，彼辈见了，必能中意，然后自己从中替他说合，方可成事。此原是王吉替故人打算一片的好意，谁知相如席间窥见文君，便将琴声勾引，又用重赏买通文君侍儿，转达己意。文君一时情急，竟等不得托人说媒，夤夜私奔，二人挟同逃走，及至王吉闻知，见事已至此，只得由他罢了。



当时文君逃走，卓氏家中大众，全然不知。只因富家大族，房屋广大，人口众多，各人但料理自己之事，无暇顾及他人，便有一二个人知得文君出门，还道她往访亲戚，不久便可回家，谁人料到她会逃走？所以全不在意。直至次日大家起来，彼此见面，问起文君，方知不在家中。遣人到处寻觅，全无踪影。末后究问侍儿及御者，始知前往都亭。急到都亭问时，连司马相如都已不见，方悟是随他逃走。此时相如与文君已动身大半日了。卓王孙闻说女儿随人私奔，直气得饮食不能下咽。欲遣人追赶，料得相去已远，万难赶上。纵使追回，然两情既然相属，终必更逃，于事有何益处？若待告到官府，擒拿惩治，眼看得相如是县令故人，必加袒庇。况此事经官，闹到通国皆知，自己愈觉出丑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反吩咐家人不许在外张扬，免被他人议论。谁知喧扰半日，弄得亲戚朋友，早已周知，陆续到来解劝。过了一时，打听得相如与文君住在成都，光景甚是为难，便有人劝卓王孙道：“文君虽然做错了事，终是自己女儿，她既愿从相如，相如便是汝女婿，何妨分给钱财，作为嫁资，免得她落泊过日。”卓王孙听说大怒道：“养女不肖，至于如此，我不忍将她杀死，已算便宜。若论家财，我是一钱不给。”众人说了数次，卓王孙始终不肯。

文君自随相加，回到成都。入得家中一看，原来只有破屋数间，除却四壁之外，更无一物。文君先前以为相如服装华美，家道虽非殷富，定然有些田产，可以安坐过日，谁知竟是空无所有，未免失望。又追悔自己临行仓促，不曾将细软物件，多收拾些带来。事已至此，也就无法，只得将随身插戴金珠首饰，变卖数件，置备日用物件，暂度目前。相如自得文君为伴，暇时偶尔著书作文，远胜从前那种寂寞。惟是终日坐在家中，无所事事，只有出款，并无入款。自古道坐食山空，不消几日，文君带来物件，变卖将尽。相如一向贫穷度日，尚不觉得困苦，只有文君自少生长朱门，锦衣玉食，安坐享受，何曾领略贫家苦况？如今对着粗茶淡饭，已是食不下咽，更兼无人使用，炊爨洗涤，事事躬亲，愈加劳苦。又虑到将来钱财用尽，便要入了饿乡，如何是好？因此郁郁不乐，不免蹙残眉黛，瘦损花容。相如见文君憔悴非常，心中愈加怜惜，便不时弹琴替她解闷。

一日，相如与文君枯坐相对，甚是无聊。相如默念文君娇养已惯，自到我家，不曾得过快乐日子，都是为我所累，想起来实在对她不住。今日无事，不如买些酒肴，与她作乐一番。但是身边并无一钱，如何觅得一醉？此席又系自己作东，不便向文君开口。想到无法，只有自己身上所穿一件鹌鹑颇值几文。现在天气尚不甚冷，将他抵押些钱，暂博她目前快乐。而且我二人成亲以来，未尝饮过合欢酒，不如趁此补足，便当是洞房花烛燕尔新婚，以后如何，且不管他。相如想定主意，也不告知文君，独自走到市上，寻了一家酒店。那店主人名为阳昌，乃是相如素识，相如走入店中，便将身上皮裘脱下，交与阳昌，作为抵押品，向他赊取美酒两瓶，肴馔数品。不消片刻，酒肴端正，店小二挑着，跟随相如送到家中，遂一一取出，排列案上。相如打发店小二回去，自请文君前来饮酒。文君问起情由，相如方才告知。文君只得出来与相如对坐饮酒。相如一心欲买文君欢喜，谁知饮到半酣，反触动文君心事，想起眼前家景落泊，度日艰难，不由得一阵心酸，低了头抱着颈项，那两行眼泪，便如断线珍珠，扑扑簌簌堕了下来，襟袖都被沾湿。



相如见此情形，吃了一惊，连忙安慰道：“好好饮酒，何苦又想心事？”文君含悲说道：“我想起自己生平，家中何等富足，每遇高兴时，要吃要喝，不要拿出现钱，只须吩咐一声，立时买好，捧到面前，尽情享用。不想如今连到吃喝都无现钱，竟累汝脱下皮裘来抵押，叫我如何吃得下去？”说到此处，哽咽不能成声。停了片刻，文君又说道：“我预算用度不久罄尽，更无别物可以典卖，终不成坐而待毙。据我意见，不管好歹，再到临邛住下，便作是父亲不肯周济，我尚有兄弟姊妹，向他借些钱财，也可过活，何至自苦如此？”相如听了，心想，我设计引诱文君，害她到来受苦，偏是卓王孙不顾父女之情，不肯分给钱财，料他也是一时气极，所以置之不理。现在事隔数月，想他气已渐平，我与文君便再回临邛，谅他也不至与我二人为难。纵使为难，现有县令王吉，是我故人，自然暗中做我护符，也不怕他。惟是依着文君打算，借贷为生，亦非善策，必须弄他一笔钱财到手，方可遂意。因又念道，大凡富人最顾体面，他所以深怒文君，也因是越礼私奔，伤了他的体面，在他意中原想不认父女之亲，但自外人观之，文君终是他的女儿。如今迫到无路可走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从重玷辱他一番，管教他自己情愿将钱奉送，遮掩门面。相如沉思半晌，忽得一策，便与文君说知。文君点头应允。二人计议已定，重将酒肴吃了，收拾安寝，一宵无话。到了次日，相如与文君收拾行装，仍坐原来车马，前向临邛而去。欲知此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司马相如像

第七十一回 卓文君当垆沽酒 汉武帝微服出游

话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到得临邛，既不往见卓王孙，也不通知王吉，便将车马变卖，作为资本，租了一间店，置备许多什物，雇了几个伙计，择个吉日，挂上招牌，居然开了一家酒店。说起经商买卖，原属正当营业，即卓王孙祖父，亦由买卖致富，并不至失了身分。惟是卖酒生涯比起别项生意，终觉不如，但相如既为店东，文君也是女东人。若使安坐店中，不理杂务，也就罢了，偏是相如却令文君每日浓妆艳服，出到店前，当垆卖酒。相如自己脱下衣冠，身穿短褐，下着短脚之裤，系起围裙，在店中帮同伙计，洗涤杯盘兼作杂事。

相如酒店一开，生意便异常兴旺。只因地方上人见是妇女当垆卖酒，都当作一桩新闻，到处传说，因此哄动多人，都借买酒为名，争来观看，店前终日拥挤不开，又兼文君姿态秀丽，更惹得一班轻薄子弟，浮荡少年，目迷心醉。早有认识卓文君之人，说出姓名，不消几日，风声传播满县，都说是卓王孙女儿，居然做了酒保。一时议论纷纷，嬉笑怒骂，无所不有。

事为县令王吉所闻，急遣人出来打听，据回报说是确实。王吉暗思，此乃相如之计，如今且莫道破，于是假作不知，置之不问。只有卓王孙闻信，又羞又怒。心想女儿做此下贱之事，连自己都无面目见人，只得躲在家中，闭门不出。遂有许多亲族戚友，知得此事，都来劝慰卓王孙道：“汝仅有一男两女，家中不患无钱，都因不给资才，迫她做出此事。且文君既已失身于司马长卿，长卿旧曾为官，以病免职，家道虽贫，人材却还相配，况又是县令之客，奈何使她辱没到此田地？”卓王孙听诸人所说，也甚有理，自己又无别法，不得已长叹一声，方才应允。乃分与文君家僮百人，钱百万，以及嫁时衣被财物。文君得此大财，立即闭了店门，与相如仍回成都。王吉闻知，也替相如欢喜，算他所设之计，竟然成功。读者须知司马相如此种行径，比起东方朔更是不堪，他二人在历史上却都是有名人物。只因我国人有一种风气，但凡遇着文人才子，格外看重，任他做出种种丑态，到后来反传为佳话。至今四川成都县尚有相如琴台旧址。又邛崃县东白鹤驿有文君井，井水酿酒，其味甚美。井侧亦有琴台，相传为司马相如抚琴之处。唐杜甫有诗咏相如琴台道：

茂陵多病后，尚有卓文君。
酒肆人间世，琴台日暮云。



野花留宝靥，蔓草见罗裙。

归凤求凰意，寥寥不复闻。

当日相如、文君再回成都，将所得资财，置买田宅，使用奴仆，顿然成了富人。回想从前皮裘换酒情形，大不相同。如今拥有财产，坐对美人，无忧无虑，于愿已足。谁知乐极生灾，旧病复发。原来相如素有消渴之病，自从得了文君，未免为色所迷，以致触起痼疾。相如也自懊悔，乃作《美人赋》以自警，但要想清心寡欲，却又不能。此时恰值武帝下诏来召，相如便与文君暂别，束装上路。相如出门坐在车中，自思我昔日屈身酒保，为人所笑，此次奉诏入京，主上谅有用我之意，将来必须取得高官厚禄，衣锦还乡，方足一洗从前耻辱。正在沉思，车马忽然停住。原来成都城北十里，有一桥名为升仙桥，又有送客观，乃是送行之地。相如车到此处，早有许多亲友，闻他入京，在此等候送别。相如急下车与众人相见，各道殷勤，叙谈片刻，彼此珍重而别。相如出到市门，触起车中思想，命从人取笔，就市门上题道：

不乘赤车驷马，不过汝下。

相如题毕，驱车前进，一路晓行夜宿，到了长安。入见武帝，武帝问道：“汝曾作《子虚赋》否？”相如对道：“有之，但此乃诸侯之事，尚未足观，请再为天子作游猎之赋。”武帝便命尚书给与笔札。相如退下，遂作《上林赋》，奏上武帝。武帝大悦，拜相如为郎，常侍左右。

原来武帝最好词赋，自为太子时，即闻梁王宾客，多工词赋，意欲将他收罗。及即位下诏访问，其时梁孝王已死多年，宾客四散。司马相如虽在成都，武帝尚未闻其名，独有枚乘家居淮阴养老。武帝遣使用安车蒲轮，召之入京。枚乘行至半路，得病而死。武帝闻知，为之叹惜。又下诏询问枚乘诸子，有无能文之人，有司回奏，说是无有。武帝只得作罢。如今得了司马相如，也是旧日梁王宾客，其文笔不在枚乘之下，武帝已觉欣悦。谁知不久又来一个枚皋，诣阙上书，自称是枚乘之子。武帝愈加欢喜，急命召其入见，问明来历。

枚皋字少孺，乃是枚乘庶子，其母梁人。枚乘在梁，娶之为妾，生下枚皋，及孝王死后，枚乘东归淮阴，意欲将他母子一同带去。其母依母家，且因枚乘家中现有正妻嫡子，恐回去遭其凌虐，执意不肯相从。枚乘大怒，遂连枚皋也不带去，留下数千钱，令其与母同居。枚皋自少读书，却颇传得父学，年十七岁，上书于梁王刘买。刘买召之为郎，后奉命出使，因事与从官争执，从官怀恨，遂在梁王前毁谤枚皋。梁王发怒，将其家室没收。枚皋独身逃至长安藏匿，适遇大赦，方得出头上书自陈。武帝问知其故，命其作《平乐馆赋》。枚皋应命立成。武帝读之称善，亦用为郎。

武帝既得司马相如、枚皋，每遇出外巡游，或得奇兽异物，便命二人作赋。但他二人为文，性质却正相反。相如下笔迟钝，每作文时，胸中先将外事一切屏除不问，意思闲散，然后动笔。前此所作子虚、上林之赋，几经百日方成，以此所作虽少，却无一篇不佳。枚皋才思敏捷，平日所作甚多，然文字不及相如。二人各有长处，并称一时，故



有马迟、枚速之语。武帝每遇高兴也与二人同作诗赋，校皋天分本高，下笔立就，似乎不费心思，初时自看，尚觉得意。及至见了相如之作，觉得十分工妙，心中叹服，尝对相如说道：“以吾之速，换汝之迟，不知可否？”相如答道：“于臣则可，但未知陛下何如耳？”武帝听说大笑，却亦不加责备。

武帝自从赵绾、王藏被杀之后，一切用人行政，皆受制于太皇太后，自己不得施展。每日政事余闲，除与东方朔、司马相如、枚皋等谈论外，觉得宫中郁闷，遂于建元三年八月，出外微行。其时正在秋中，天朗气清，武帝与侍中常侍、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从军之良家子能骑射者，先期约会，命在殿门等候，因此遂有期门之号。每次微行，必至夜静始出，直到次日薄暮方才还宫。武帝改换服装，带同诸人出宫，无拘无束，任意游行，或入里巷观察风俗，或到田野驰聘射猎，心中十分快乐。后来愈加畅意，每出竟令预备五日粮食，流连忘返，只因上有两宫太后，照例五日须到长信朝见一次。武帝最畏祖母窦太后，如今瞒她出外，到了朝见之日，必须回来，以免查问起来，致遭责备。恐她不时呼唤，故亦未敢远出，平时微行所至，北到池阳西至黄山。南猎长杨。东游宜春。大抵都在长安近处。

一日，武帝行至莲勺道上，忽见往来路人，望着他一行人众，尽皆奔避。武帝觉得情形可疑，便命左右往问。据路人说是，现有数十人，手持画戟，在前开道，所以走避。左右回报，武帝愈觉诧异，又命再问他人，所言亦皆相同。当日武帝一行不过二十人，马七八匹，轮流乘坐。众人所着衣服，皆如平民，无从分辨，此持戟数十人，何从而来，而且自己全然不知，旁人偏皆望见。武帝默念，此必鬼神前来护卫，心中暗喜，以此愈加自负，并不防备。谁知一夜竟遇着危险，几乎被人暗算。未知武帝如何遇险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二回 柏谷亭夜行遇险 终南山昼猎生灾

话说武帝一日微行，乘兴远出，不觉天色已晚，问起地名，乃是柏谷。其地有亭，武帝便命左右，前往亭中借宿一宵。柏谷亭亭长，见一行人数众多，不知他是天子，竟拒绝不纳。武帝无法，又不便与之明言，只得别寻宿处。走了一程，恰好遇见一家旅馆，武帝下马，带同众人，步入门内。旅馆主人，乃是一个老翁，闻知有客到来投宿，出外招呼，便向武帝问起姓名籍贯，现往何处，武帝含糊答应。老翁暗自生疑，留心细看，一众都是少年，身边各携兵器，又有坐骑七八匹，此种行径，不似军队，亦非猎户，因此愈加疑惑。只得开了一间空房，容他入内歇息。武帝终日骑马，身体十分疲倦，一径入房坐下。众人一半随侍武帝，一半将马牵入后槽喂养。老翁知武帝是为首之人，便向武帝发话道：“汝生得长大多力，自应勤于耕作，现在清平世界，何故平空率领众人，携带刀剑昏夜出行？据我看来，不是抢劫财物，便想奸淫妇女罢了。”武帝被他责问，不好直说，又不欲与之争辩，失了身分，只当作不曾听见，默然无语。

老翁见武帝置之不答，心想一众定非善类，大约被吾说破底里，所以无言以对，若使他们果然闹出事来，官府必加追究，知是在我馆中住宿，反道我旅馆是他窝家，连我都要问罪，如何是好？老翁坐在一旁寻思，武帝并不觉得。后来坐了片刻，却见旅馆一无招待，自己口中正渴，遂向老翁索取浆水。老翁不但不知他是天子，且并不当作平民，竟看同盗匪一般，哪肯给与浆水？便愤然答道：“我只有尿，并无浆水。”说罢撇下众人，一直入内。众人见老翁如此无礼，俱觉愤怒。武帝却毫不动气，密对众人说道：“听其语气，想是误会，此去必然不怀好意，我辈须先探明情形，预作准备。”遂选一轻小便捷之人，潜入内中，探听老翁动静。

来人奉命而去，不久回来，报与武帝道：“臣适才趁着黑暗，悄悄走入内边，伏在窗下张望，却见老翁与少年十余人，同在一室，手中各持弓矢刀剑，似要前来厮杀。本待听他说甚言语，偏是相离既远，语音过低，不知所说什么事。正在观看之间，忽有一人走出，臣恐被他窥见，连忙退了下來。”武帝听了未及开言，猛听得脚步声音，自外走进一人，定睛一看，却是一个老姬。武帝问知是店主妇，即老翁之妻。原来老翁入内召集店中佣工十余人，备齐兵器，意欲将一众人等执缚送官，又恐他知风逃走，因先遣其妻出来，绊住众人。

当下老姬一见武帝相貌非凡，便知是位贵人，再看众人，并无凶恶之状，料得其夫误会，遂向武帝极力周旋一番。又恐其夫鲁莽从事，急即入内，向老翁说道：“吾观此



丈夫乃是非常之人，不可得罪，纵使真是盗贼，两边人数不相上下，彼等亦有兵器，既作准备，也难取胜。”老翁不听。老姬自料不能拦阻，忽想得一计，对其夫道：“现在动手，各用兵器，不免互有杀伤，不如等候众人睡熟，乘其不备，一齐涌进，一人一个将他捆绑，岂不省事？如今时候尚早，天气又冷，大家慢慢各饮数杯以壮胆力。”老翁见说得有理，方始应允。老姬捧出酒肴，排起杯筷，众人入席饮酒。老姬亲执酒壶，频频劝酒，老翁不知是计，与众人开怀痛饮，不消片刻，大众皆被灌醉。老翁毕竟年老，不胜酒力，一时酒性发作，忘了正事，昏沉欲睡。老姬将他扶入房中，睡在床上，又恐他一觉醒来，忽然记起，依前出来惹祸，遂取出绳子，将老翁捆绑在床，然后走出房来，吩咐众人各自归寝。众人醉中也就胡涂，况此事又是老翁为首，如今他自己先自睡了，更无人来管闲事，于是一哄而散。

老姬打发众人睡了，自己持灯出外，抬头一看，却见武帝与众人团坐一室，并未安卧，而且各人兵器随身，防备似甚严密。老姬心想幸亏我用此计，不然此间变作战场，早已闹出一场大祸。于是走进房内，向武帝陪尽许多小心。武帝早遣人探知以上情形，深感老姬设计保全，遂亦向之道谢。老姬料得众人此时腹中已饥，遂自入厨中，杀鸡炊饭，端整出外。武帝与众人熬了半夜，未曾进食，加以夜深霜重，正在饥寒交迫，见此热腾腾饭菜，觉得比那皇宫御膳，还要丰美，各人狼吞虎嚼，吃个精光。身体顿然饱暖，愈加感激老姬。待到天色微明，武帝辞别老姬，带了众人，牵了马匹，出门上马，加了一鞭，直回长安。

武帝与众人回到长安，入得宫中，立即下诏，往召老翁、老姬来见。使者奉命前去。却说老翁当夜酒醉，一直睡到天明方才醒来。此时老姬早将他身上绳索，悄悄解下，所以老翁醒了，连被缚之事都不觉得。但记起夜来情形，埋怨老姬误事，问知武帝一众已去，只得作罢。到了下午，忽见使者奉诏到来，召他夫妻入见。老翁甚是诧异，问起情形，方知昨夜乃是御驾到来寄宿。此一惊非同小可，老姬见说，十分得意，举起手对老翁夸道：“我的眼力如何？昨宵若非我用计挽救，汝已遭灭门之祸了。”于是欢欢喜喜，入内梳洗，换了新衣，催促老翁同行。老翁自知得罪天子，必遭罪责，希望自己妻子做了人情，可以替他解免。此时无法，只得硬着头皮，随同上路。一对老夫妻，同时被召，彼此心事，却不相同，一个是眉飞色舞，一个是胆战心惊。不消片刻，到了宫门，使者入内复命，武帝命召二人入见。老翁连连叩头谢罪，武帝念其无知，并不责备，只对老姬慰劳一番。命左右赏以千金，仍擢其夫为羽林郎。夫妻二人，一同欢喜谢恩退出。

武帝自遭此次危险，心中有所警戒，以后微行，遂自称为平阳侯。平阳侯者乃是曹寿，即曹参曾孙，为帝姊平阳公主之夫，自然尊贵一时，武帝假托其名，以免出外受人欺侮。

一日，武帝率领众人，行到终南山射猎。说起终南山，一名南山，又名秦岭，乃是关中有名大山。西起秦陇，东至蓝田，中经雍、岐、郿、鄠、长安、万年诸地，首尾连绵八百里。山中鸟兽甚多，今被武帝率众搜捕，所有麋鹿狐兔，以及虎豹熊羆，不能安居巢穴，便一齐向山下奔逃。众人见了，随后追赶，群兽被赶，四散窜入田中。此时禾稼将熟，尚未收割，众人赶得高兴，也顾不得许多，径向田中东西驰逐。那农田禁不起



人马众多，竟将山下一带田禾践成平地。可怜农民辛苦终年，好容易盼到收成有日，一旦弄得颗粒无收，人人悲愤交集，但听得号呼詈骂之声，一路不绝。众人倚着天子之势，只管逐捕禽兽，置之不理。一班农民，眼看血本化为乌有，安肯甘心？但闻说他乃平阳侯，现是皇亲国戚，更兼人数众多，手中各执兵器，不敢向之理论。只得携妻挈子，成群结队，同向地方官告状去了。未知此事如何结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三回 罗珍异大修上苑 苦饥寒争逐金丸

话说武帝在终南山下射猎，践坏田禾，一班农民齐向地方官告状。此地为鄠、杜两县交界，鄠、杜县令闻知，一同到来，见众人仍在打猎，以为是平阳侯，便欲与之面会。众人因自己闹出事来，若听他面见武帝，终觉不便，于是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大家手



武帝率众到终南山射猎

提马鞭，竟要来打鄠、杜县令，惹得县令大怒，喝令吏役动手擒拿。武帝见了，心想此事本来自己不是，愈闹愈大，将来如何收拾？遂急传令众人收队回去。众人闻命，便簇拥着武帝一径回宫。内有数人骑马落后，竟被吏役拿获，往见鄠、杜县令。县令问其来历，数人只得直说，并将随带御用物件，与之观看。县令初不肯信，后见御物，方知是实，乃将数人释放。一面向百姓安慰一番，酌量给与钱文，赔偿损失。一班农民，见县令都无法奈何他，反要自己认赔，只得依言散去。后来渐渐有人传说，方知是天子微行射猎，大众各吃一惊。心想我辈虽遭损失，但天子竟白白的被我辈饱骂一顿，也就值得。

自从此事闹后，武帝微行之事，朝野皆知，只瞒着两宫

太后。当日丞相许昌、御史大夫庄青翟，特为此事秘密商议道：“主上时出微行，若遭危险不测，我等如何当此重责？”乃议定使右辅都尉巡察长杨以东一带之地，暗中保护

御驾。又因武帝在外，供给诸多不便，复命右内史发出夫役，办理供应。武帝自己亦私置更衣之处，自宣曲以南，共有十二所，以备日间出游中途休息之用，至夜间常在离宫住宿。大抵长杨、五柞、浥阳、宣曲四宫，尤多来往。

后来武帝觉得道路辽远，终日骑马驰走，未免劳苦，又被百姓讨厌，遂想得一法。命太中大夫吾丘寿王，带同善算者二人，就阿城以南，蓝屋以东，宜春以西，科南以北，丈量其中田地顷亩，绘具图说，并估出价值，意欲全数开作上林苑。又下诏中尉及左右内史，计算属县荒田数目，预备赔偿人民。吾丘寿王字子赣，赵人，以等诏从董仲舒受《春秋》，累官至太中大夫。今奉命量度土地，遂将经手办理之事，回奏武帝。武帝见其办事迅速，大悦称善。东方朔在旁闻知此事，进前谏道：“南山乃天下之阻，起自汧、陇以东，商、雒以西，土性肥饶，所谓天下陆海之地，每亩价值一金。今取为苑囿，坏人居屋，毁人坟墓，夺人田园，使膏腴之地变成荆棘榛莽之区，狐兔虎狼之穴，且其中又有深沟大渠，车骑驰骋，甚是危险。臣窃以为不可。”武帝闻言称善，拜东方朔为太中大夫，给事中，赐黄金百斤。然竟依吾丘寿王所奏，兴工建造上林苑。

说起上林苑，本秦旧苑，武帝嫌其狭小，特加开拓。此苑东南起蓝田宜春鼎湖、御宿、昆吾，傍南山西行，直至长杨、五柞；北绕黄山循渭水而东；周围三百里，离宫七十所。武帝初修上林苑，群臣及远方各献名果异树，不下三千余种，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者。琅琊太守王唐献金叶梨，出琅琊人王野家；峰阳都尉曹龙献峰阳栗，其大如拳；东郭都尉于吉献蓬莱杏一株，花瓣六出，杂具五色，云是仙人所食。又有瀚海梨，东王梨，西王枣，霜桃，绿柰，文杏。此外如白银树、黄银树、千年长生树、万年长生树、扶老木、金明树、摇风树、鸣凤树、琉璃树等，名目繁多，不可胜数。

至珍禽奇兽，则有白鹦鹉、紫鸳鸯、犛牛、青兕，以及江鸥海鹤，此等本系茂陵富人袁广汉之物。广汉富有金钱，家僮八九百人，尝就北邙山下筑园，东西四里，南北五里，园中叠石为山，激水为波潮，积沙为洲渚，广蓄异物。后广汉有罪伏诛，园没入官，园中草木鸟兽，皆移入上林苑。

武帝建此大苑，以后便在苑中游玩，不再出外微行。忽一日上林令报称，上林中有鹿，被人杀死，已将其人擒获，请示办理。武帝得报大怒，命将杀鹿之人，交与有司讯明正法。时左右群臣，迎合武帝之意，皆说此人擅杀天子之鹿，犯了大不敬之罪，理应斩首。东方朔在旁闻言应声道：“此人有当死之罪三：使陛下因一鹿之故而至杀人，一当死也；使天下人闻之，皆以为陛下重鹿而贱人，二当死也；匈奴一旦来侵，尽可使鹿逐之，今失此鹿，何以御外患？三当死也。”武帝闻言，默然半晌，遂命赦了杀鹿人之罪。

过了一时，武帝又觉上林中游得厌烦，无甚趣味，心中仰慕秦始皇巡游之乐，但碍着太皇太后，只得暂时忍耐。直至建元六年夏五月，太皇太后窦氏驾崩，武帝遂得任意游行，屡到雍县、甘泉、西逾陇阪，上崆峒，临祖厉河，北出长城，登单于台，幸缯氏，上嵩高，登泰山，行封禅。东游海上，至碣石，自临瓠子，塞河决，通道回中，出萧关，南巡登天柱，自浔阳浮江至枞阳。总计武帝一生，车驾四出，并无一岁安坐宫中，此皆在窦太后崩后之事。

当日丞相许昌，系窦太后任用之人，不为武帝所喜。及窦太后驾崩，武帝即借丧事



办理不周为名，将他免官，拜田蚡为丞相。又将御史大夫庄青翟免职，以韩安国代之。

韩安国本为梁国内史，自从梁孝王死后，因事罢职闲居，适值武帝初立，田蚡为太尉，安国知田蚡亲幸用事，性又贪财，乃遣人持金五百斤，献与田蚡。田蚡得金，便向武帝、太后极力推荐。武帝素闻韩安国之名，遂用为北地都尉，未几入为大司农。此次奉命领兵往讨闽越有功，又与田蚡素来相得，田蚡既为丞相，安国前得为御史大夫。

武帝脱了窦太后压制，从此用人行政皆得自由，遂下诏将次年改元，是为元光元年。武帝因两次征讨闽越，并不费力，便想起祖宗以来，对于匈奴，专用和亲手段，纵容得胡人跋扈异常，蔑视中国，时常背约入塞侵盗，如今须和兵力痛加惩创，以绝外患。但用兵要在将帅得人，方能立功，于是武帝留意寻觅将才。旁有近侍韩嫣，知得武帝心事，遂设法迎合帝意。

韩嫣字王孙，乃弓高侯韩颓当庶孙。武帝为胶东王，韩嫣常陪学书，同在幼年，彼此相爱。至武帝为太子，韩嫣得侍东宫，生性聪慧，工于骑射，遇事善能奉承意旨，武帝愈加亲近。及即位，命为侍中，常与同床卧起。今见武帝欲伐匈奴，遂自请为将，昼夜学习兵法武艺。武帝大悦，超擢为上大夫，赏赐之厚，几如文帝之于邓通。韩嫣以此富有资财，服用奢侈，至以玳瑁为床。性好射猎，尤喜用弹丸弹取鸟雀，其弹丸皆以黄金为之。日常无事，便挟弹出外射猎，金丸坠落远处，寻觅不见，韩嫣亦不顾惜。大约每日所失常有十余个，于是长安中一班儿童，一见韩嫣出猎，便成群结队，追随后，望着金丸所坠之处，一齐拔足飞奔，争往寻觅。韩嫣亦任其拾取不问，时人因编成两句俗语道：

苦饥寒，逐金丸。

武帝生性亦喜打猎，每遇出游，韩嫣常得随侍。一日，江都王刘非入朝，武帝约与同猎上林。有司备齐车驾，已传呼警蹕，禁止行人。武帝尚未动身，先命韩嫣前往巡视禽兽。韩嫣奉命，乘坐副车，带领百余骑飞驰而去。此时江都王刘非正在道旁等候，望见车骑，以为武帝驾到，挥退众人，独出道旁俯伏迎谒。韩嫣并不在意，长驱直过。刘非立起身来，问知乃是韩嫣。自想身为天子之兄，竟遭近臣如此侮慢，不觉大怒，遂入见王太后，哭诉此事。情愿归还江都王国，入宫宿卫，与韩嫣同列。太后听说也觉不平，用好言抚慰刘非，由此太后衔恨韩嫣。正欲寻事诛之，偏遇韩嫣恃宠，出入宫闱，肆无忌惮，竟与宫人通奸，后来奸事发觉，太后大怒，遂趁此将韩嫣赐死。武帝代为恳求，太后执意不肯，韩嫣只得服毒而死。武帝深惜韩嫣无命，不得带兵征伐匈奴，建立功勋，因用其弟韩说为将。忽一日有人向武帝保荐一位名将，武帝闻言甚喜，立召其人至京。欲知名将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四回 著战功李广知名 挑边衅聂壹献计

话说武帝欲伐匈奴，留意将才，一日有人保荐陇西太守李广，乃是当今名将，武帝即下诏召之入京，拜为未央宫卫尉。

说起李广，乃陇西成纪人，其先有李信者，为秦始皇将，领兵伐燕，逐得燕太子丹，立有战功。李广生长将门，为人长身猿臂，自少学习骑射，其射法得自家传，与众不同，李广习之尤精，遂以善射著名。

文帝十四年，匈奴大入萧关，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。初次上阵，便展出生平本领，箭无虚发，杀敌甚多，以战功与徒弟李蔡同为郎官。未几擢为武骑常侍，常从文帝出外射猎。文帝见李广勇猛多力，尝空手格杀猛兽，不禁叹道：“可惜李广生不逢时，若使遇见高帝，便受封万户侯，亦不为过。”

文帝既崩，景帝即位，却值七国造反。李广以骑郎将随太尉周亚夫与吴楚战于昌邑。奋勇争先，匹马直入敌阵，取其大旗，由此名称大显，梁王授以将军之印，李广受之。及事平之后，论功行赏，李广本有大功，却因私受梁印，不加升赏，仅出为上谷太守。

当日景帝一意与匈奴和亲，嫁以翁主，与之通市。按年赠送物品，一如旧约。匈奴尚不足意，仍不时侵入边境，掳掠人畜。上谷正当敌冲，每遇匈奴入寇，李广亲自领兵与之对敌。事为典属国公孙昆邪所闻，遂对景帝泣道：“李广才气，天下无双。然往往自负其能，与敌争胜，万一死在敌手，未免可惜。”景帝听说，遂

下诏移李广为上郡太守。上郡地虽亦近边，尚在雁门、云中之南，距离匈奴较远，边境可保无事。谁知到了景帝中六年，匈奴忽大入雁门，一径来犯上郡。景帝闻信，特遣中



李广像

贵人往助李广，操练兵马，防备敌兵。

一日，中贵人自带数十骑，出外巡哨，恰与胡骑相遇。中贵人望见胡骑，仅有三人，自恃人众，便欲上前擒拿，三人略无惧色，等到众人行近，便张弓搭箭，一齐射来。不消片刻，数十骑几乎尽被射杀，中贵人身亦受伤，因见势头不好，拨转马飞逃回营，告知李广。李广道：“此三人必是射雕者也。”原来雕乃大鸟，一名为鹭，飞高而速，必善射者方能射中，塞外人以射雕为能事，故称善射之人为射雕者。

李广于是自率百骑，往追三人。当日三人一连射杀汉兵数十人，自身虽未受伤，但坐下战马，亦被汉兵射死，只得步行归去，故被李广追及。李广望见三人在前，相离不远，便将兵队分为左右翼，一齐立定。三人知有追骑，方将回射，但听弓弦响处，一个早已倒地。二人心慌，未及开弓，又倒一个，只余一人，正想射避，箭又来了。李广连发三箭，射中三人，两人被中要害，立时身死，一人受伤尚活。左右赶上捉来。李广问明来历，果是匈奴中之射雕者，遂命左右将他捆绑。李广上马，正待回营，忽见前面尘沙大起，定睛一望，却是匈奴马队，约有数千人，漫山遍野而来。匈奴望见李广人数无多，心疑是诱敌之兵，未敢轻动，便将兵马上山，远远排成阵势，以待汉兵。

此时李广部兵，骤遇匈奴大队，人人恐惧，自顾只有百骑，众寡悬殊，万难抵敌，便要策马逃走。李广连忙阻住道：“不可，今与大军相隔数十里。若即逃走，匈奴自后追射，立刻死个尽绝；不如立住不走，匈奴以为我是诱敌，不敢来击，尚可保全。”于是李广下令拔队反向前行，相近匈奴阵地二里之处，李广吩咐立定。又命兵士悉数下马，解鞍休息。部众疑虑道：“敌兵甚多，今若解鞍，遇有紧急，恐来不及。”李广道：“胡虏料吾必逃，今解鞍以明不走，正欲使彼信吾为诱敌之兵。”部下只得依言而行。匈奴见此情形，果然不敢来击。

李广与匈奴相拒良久，瞥见匈奴队中，出来一个将官，乘坐白马，巡视军队。李广飞身上马，带了十余骑，直向其人奔来。相离不远，李广曳满弓统，一箭射去，敌将应声而倒。李广勒马仍回原地，解鞍放马，即卧地上。看看天色已暮，匈奴终觉李广举动怪异，心想汉兵定有大队埋伏近旁，要想乘夜来攻，不如退去，免中其计，遂传令回兵。时已夜半，李广等候匈奴人马退尽，方才率众还营。到得营中，已是平明时候。景帝闻知此事，深赞李广甚有将略，又调李广为北地、雁门、代郡、云中、陇西等郡太守，皆以力战著称。

同时又有一人，姓程名不识，亦为边郡太守，领兵防胡。与李广并称为名将。然二人为将，方略各异。李广行军，并无部曲行阵，每就水草鲜美之地，驻扎营寨，人人各得自便。夜间不击刁斗。文书簿籍，皆从省约，但遣侦察远出探敌，却未尝遭敌暗算。程不识领兵，营阵整肃，刁斗森严，军吏掌理簿籍，人人各务其职，不得自便，以此一班将士，皆乐李广之宽，苦程不识之严。程不识尝对人道：“李将军治兵极其简易，若敌人骤然来犯，一时恐难抵抗。但士卒平日安闲快乐，故临阵愿为之死。我军虽觉烦扰，然敌人亦无从侵犯。”至是武帝既用李广为未央卫尉，遂亦以程不识为长乐卫尉。二人虽为内官，仍不时领兵驻扎边地以防匈奴。

至元光二年春，匈奴遣人来求和亲，武帝命群臣会议许否。大行王恢本燕人，数为边郡官吏，熟习边务，因建议道：“匈奴与我和亲，大约不过数岁，便自背约。似此反



复无信，不如勿许，立即举兵击之。”御史大夫韩安国议道：“匈奴迁徙无常，难得制伏，我千里远征，人马疲乏，易为匈奴所乘，不如和亲为便。”武帝遍问群臣，多以安国之言为是，遂决议仍与匈奴和亲。

匈奴既得和亲，与汉亲密，自单于以下，常在长城近旁往来。原来匈奴从中行说死后，风气又变，一律喜用中国之物。且与中国通商贸易，常获利益。又见汉廷自惠帝以后专事和亲，只有胡人背约入塞侵犯，并未见汉兵来伐一次，因此坦然不疑，毫无防备。胡汉彼此也觉相安无事。

谁知却有雁门郡马邑人聂壹者，家中富有财产，在边地算是一个土豪。因见匈奴贵人轻临边境，便想趁此生事邀功，博得爵赏，于是亲到长安，来见大行王恢献计道：“匈奴新得和亲，可诱以利，使单于深入塞内，伏兵袭击，可获全胜。”王恢前次会议，一力主战，却被韩安国反对，众议又皆附和安国，以致己见不得施行，心中甚是不服。今闻聂壹之语，甚合己意，便向武帝奏闻。武帝也觉心动，遂召公卿问道：“朕以宗女嫁与单于，岁给财帛，赂遗甚厚。单于竟敢轻慢使命，数入侵盗。边境不安，朕甚忧之，今欲举兵往征，君等以为何如？”武帝说毕，王恢应声出班奏道：“陛下未说此事，臣早欲献此谋。臣闻当日战国之际，代地自立为一国，北有胡人，内多敌国，然其人民尚能支持，匈奴不轻来犯。今以陛下之威，海内一家，又遣兵戍边，严为防备，匈奴竟敢侵盗不息者，皆由未尝恐以兵威耳。臣意以为击之为便。”王恢正在说得高兴，忽见班中闪出一人，近前奏道：“不可！”王恢心想偏又有人出来反对，急行举头观看。未知来者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五回 觉阴谋单于脱逃 坐逗橈王恢自杀

话说王恢正在赞成武帝议伐匈奴，忽见有人出来反对，回头一看，原来又是韩安国。只听安国说道：“昔高皇帝被围平城，七日不食，后卒遣刘敬与约和亲。孝文皇帝曾聚精兵于广武，欲伐匈奴，竟无尺寸之功，孝文感悟，复与和亲。此皆已往之事，成效可见，臣窃谓勿击为是。”王恢道：“此说非也，高帝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，非力不及，乃因天下新定，欲使人民暂得休息耳。今天下久安，独边境数惊，士卒多死，岂可置之不顾？且匈奴不能感之以德，只能服之以威，以中国之盛，攻彼匈奴，不难制其死命，臣故以为击之便。”安国道：“不然，臣闻匈奴之兵，轻疾剽悍，居处无常，难得而制。今将卷甲深入，未及千里，人马乏食，劳而无功。若谓别有巧计可以胜之，则臣不知，不然臣恐未见其利，先受其害。”王恢道：“臣所言击之者，并非发兵深入，乃欲用计引诱单于入边，伏兵邀击，单于可以成擒，此乃万全之计。”武帝听了称善，于是遂从王恢之议，先命聂壹前往引诱匈奴。

聂壹回到马邑。便赍持许多财物，潜出塞外，与匈奴交易。乘便托人介绍，假作献计，入见军臣单于说道：“吾能斩马邑令丞首级，以城来降。单于引兵前往，城中财物，可以尽得。”军臣单于听说，心贪马邑财物，深信不疑，遂遣使者随同聂壹前往马邑。欲待聂壹斩了守令，验取首级回报，方肯进兵。聂壹只得应允，同使者到了马邑。聂壹独自入见马邑令，告知详情。邑令遂就狱中取出死罪囚人数名，斩下首级，悬挂城下。聂壹乃邀使者往看，说道：“马邑官吏已死，汝可回报单于，火速前来。”使者何曾认得马邑令丞，见了首级，以为是实，依言回报单于。单于甚喜，立刻带领十万人马，卷旗束甲潜入武州边塞。

武帝自遣聂壹去后，即调齐兵马三十余万，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，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，各率军队，预备袭击单于。又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，诸将皆归节制。安国奉命偕同诸将领兵起程，到了马邑。安国自与公孙贺各率大队人马，就马邑近旁山谷中，四散埋伏。王恢与李广、李息领兵三万人，别由代地，抄出匈奴之后，截击其辎重。布置已定，专待单于到来。

元光二年夏六月，匈奴军臣单于率领胡骑十万，入了武州边塞，一路扬扬得意，径向马邑而来。渐渐行近马邑，相去不过百余里，单于未免胆怯，坐在马上，留心观看。忽见牛羊骡马，三五成群，布满山野，却并无一个牧人。原来边地人民，皆以牧畜为业，此次朝廷发出大队人马，到了马邑，势难隐秘，早有风声传播，近地一带居民，闻



说大军到来，料得边境有事，早晚与匈奴必有一场恶战，大众也顾不得牲畜，拏了家室，仓皇逃难，所以牲畜无人牧养。军臣单于见此情形，心中诧异，意欲寻人访问消息，恰好望见前面有人行进一亭，单于便传下命令进兵攻亭。

汉时定制边郡地方，每百里设一尉，其下有士史尉史各二人，掌巡行边塞。又于险要地方，筑障置亭，使人守之，以防敌人来侵。当日雁门郡尉史，出来巡边，不意恰遇匈奴。一时无处逃避，却见附近有亭，只得奔入亭中暂避。尉史早知马邑之谋，以为匈奴此来，贪得马邑财物，谅他无心攻亭。谁知单于命不该绝，一见尉史入亭，催兵来攻。胡兵到了亭边，四面围住，尉史无路可走，便向楼上藏匿，胡兵各持矛戟，向上钻刺。尉史自知不免，情急计生，此时但顾自己性命，也顾不得国家大事，遂与胡兵说知，自己情愿投降，胡兵方才住手。尉史下楼来见单于，遂将汉廷密谋，一一告知。单于听了大惊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吾早生疑，几乎坠其诡计。”于是带了尉史，立刻回兵。单于既得回国，感激尉史救其性命，因说道：“吾得尉史，天也，天使尉史特来告我。”遂封尉史为天王。

此时韩安国、公孙贺伏兵马邑近旁，原约单于到来，举火为号，一齐出兵攻之，谁知等候多日，不见匈奴动静。后闻塞下一带传言，单于未至马邑引兵回去，韩安国与公孙贺急率众追到塞下，已来不及。只有王恢等所部三万之兵，本拟袭击匈奴辎重，驻在代地，眼看单于引兵出塞，人马众多，不敢进击，任其过去。诸将枉费辛苦，不能立功，只得班师回见武帝。

武帝满望诸将此去，擒得单于，报复国耻。今见一个个空手回来复命，并未擒获匈奴一人一骑，心中十分失望。想起首谋都是王恢，他人不击匈奴，情犹可恕，王恢奉命截击辎重，亲见单于回兵，何以亦不出击？遂将此事责问王恢。王恢答道：“本约单于兵入马邑诸将伏兵齐起，臣从后击其辎重，方可得利。今单于未至马邑，半路回兵，臣所部仅三万人，众寡不敌，攻之徒取败亡，明知回来当遭斩首，但亦保全陛下三万人马。”武帝见说大怒，遂将王恢交与廷尉办罪。廷尉按律判王恢逗挠不进，罪当斩首，回奏武帝。武帝依议。

王恢在狱被廷尉判成死罪，惶急异常，密遣人持了千金，献与丞相田蚡，托其解救。田蚡见了金钱，岂有不受，便想替他设法。又见武帝正在盛怒之下，自己不敢直言，算来惟有太后可以挽回帝意。遂入见太后说道：“王恢首倡马邑之谋，今事不成，反遭诛死，是为匈奴报仇，望太后向帝言之，免其一死。”王太后本来不甚干预政事，今因其弟来言，只得应允。待得武帝到来朝见，太后便将田蚡言语照述一遍。武帝听说答道：“首创马邑之议，本是王恢，当时听从其计，调发大兵数十万，劳动天下人民，希冀成此大功。纵使密谋泄漏，致被单于逃走，王恢所部之兵，若肯出击，犹可擒杀一二，以慰众心。谁知王恢畏惧不进，枉费一番举动，毫无功效。今不诛王恢，无以谢天下。”太后见武帝执意欲斩王恢，也就不便再言，使人报与田蚡。田蚡知事不济，只得回绝王恢。王恢自知无望，遂在狱中自杀。田蚡竟白白得了千金，武帝何曾知得。

说起田蚡为人身材短小，面貌丑陋。自从为相，甚得武帝宠任，每入奏事，武帝留与谈论，往往移时始退，凡有言语，每多听从，所荐之人，或起家至二千石，权移人主。



田蚡倚着势力，收受贿赂，以此致富。自建居屋，高大华丽，一时无与为比。置买田园，皆极膏腴之地。日常使人分赴各地购取器物，车骑往来，相属于路。又选求美女，充为姬妾，不下百数十人。一时王侯官吏赠献金玉财宝，狗马珍玩，更属不可胜数。

田蚡生性不但贪婪，而且异常骄横，自以为是当朝丞相，何等尊贵！一班王侯公卿，都不放在眼里，连在自己家中，也要摆起架子。一日置酒宴客，其同母之兄盖侯王信在座，田蚡竟自己东向而坐，使王信坐在南向，以为丞相位尊，不可因兄之故失了体统，其妄自尊大如此。谁知却有人欲与争胜，以致彼此结下冤仇，兴了大狱。欲知其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六回 感荣枯田窦争胜 构嫌隙蚡夫讲和

话说田蚡为相，正在十分得意，却有一人，也是外戚，同为列侯，此时偏值失势，以致相形见绌。其人为谁，即魏其侯窦婴是也。

窦婴自从免相家居，郁郁不乐，今见田蚡为相，作威作福，气焰逼人，实在看不上眼。回想景帝初年，自己身为大将军，声势何等显赫，其时田蚡年少官卑，每来谒见，或陪侍宴饮，拜跪恭敬，常执子侄之礼。谁知时移世易，他一旦得志，竟将我置之不理。更有一班宾客，往日对我献尽殷勤，如今见我失势却变了面目，不来亲近，偶然遇见，十分傲慢，使人难堪。窦婴越想越气，因遍数自己交游之人，不知凡几，独有灌夫一人，交情仍旧，并不因盛衰变节，以此愈加厚待灌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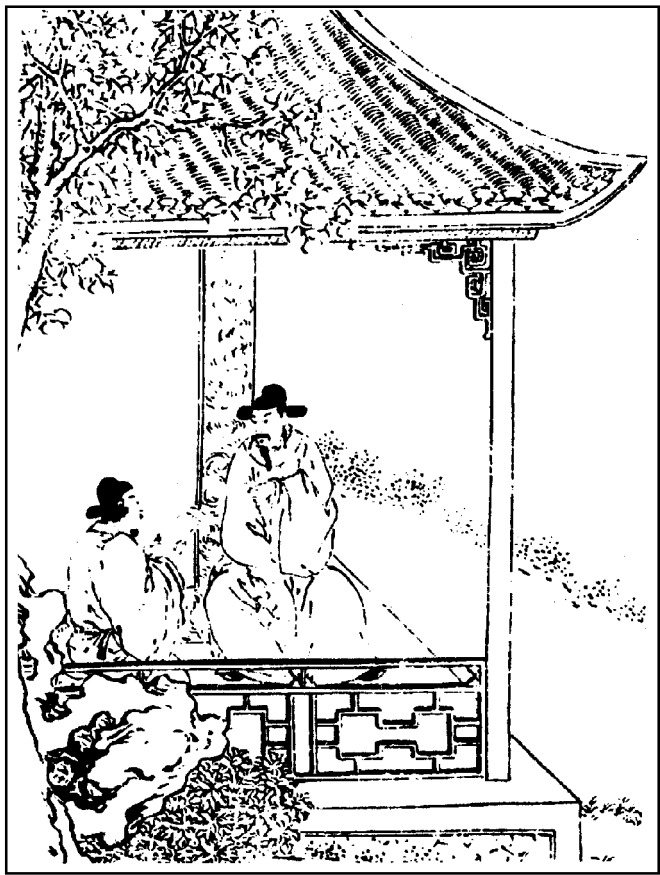
灌夫因吴楚之战有名当时，事平之后颍阴侯灌何遂对景帝备述灌夫奋勇陷阵之事，景帝亦为之动色，乃拜灌夫为郎中将军。后坐事免官，家居长安。朝臣交口称誉，景帝复用为代相。及武帝即位，移为淮阳太守，适值窦婴为相，素与灌夫交好，遂得召人为太仆。一日与长乐卫尉窦甫饮酒，忽起争论。灌夫酒后性起，竟动手殴打窦甫，窦甫乃窦太后兄弟。事为武帝所闻，心恐灌夫触怒窦太后，致遭诛戮，急调为燕相。数年又因事免官，仍在长安居住。灌夫生性刚直，不喜阿谀，平日敬礼贫贱，轻藐权贵，最好奖励年少新进之士，士论以此重之。但嗜酒使气又素好任侠，平日所与往来之人，多属土豪地霸。其家本在颍川，富有财产，每日供给宾客饮食，动至百数十人。灌夫虽不在颍川居住，其宗族宾客，皆借灌夫之势，欺凌小民，武断乡曲，任意横行，颍川人民多怨恨灌氏。当地儿童为之歌道：

颍水清，灌氏亭。颍水浊，灌氏族。

灌夫闲居长安，无所事事，平日许多宾客，也就渐渐散去。灌夫觉得无聊，便时到窦婴处坐谈，二人性质同是好胜负气，又适当失意之际，彼此同病相怜，便欲互相倚重。在窦婴心恨一班宾客，待己疏慢，但知趋附田蚡。欲倚灌夫为助，将那趋炎附势之徒，极力排斥；灌夫亦欲借窦婴援引，得交列侯宗室，博取声名，二人因此十分亲热。此时田蚡权势虽盛，却与二人并无仇隙，二人若能清静自守，一任田蚡势焰熏天，原与他风马牛不相及。谁知二人偏要置身势利场中，又不肯丝毫退让，以致触忤权贵，酿出祸来。

一日，灌夫偶到田蚡处坐谈，田蚡知灌夫与窦婴交好，因随口说道：“吾意本欲与仲孺同访魏其侯，偏值仲孺此时适有期功之服，未免不便。”灌夫不知田蚡全属虚言，心想他一向不到魏其处，如今忽然肯去，也算难得，遂答道：“丞相竟肯屈尊枉顾魏其侯，夫虽有服，安敢推辞？便当转达魏其，令其预备酒食，丞相明日务望早临。”田蚡应诺。灌夫辞出，径到窦婴处，与之说知。窦婴闻信，也觉欢喜，知得田蚡素来骄贵，不敢怠慢，立与其妻吩咐厨人，购买牛羊鸡鸭山珍海味，预备酒席；一面督率奴仆，洒扫房屋，陈列器具，举家忙碌一夜，未曾安寝。

到了天明，窦婴令门下留心等候，望见丞相到时，速即入内通报，以便出来迎接。不久灌夫亦起早赶到，预备陪伴丞相。此时酒席隔夜早已完备，专等田蚡到来。谁知由天明等到日中，尚未见到，窦婴便对灌夫道：“莫非丞相忘记此事？”灌夫见田蚡不来，心中甚是不悦，及闻窦婴之语，因答道：“我昨日早与约定，谅他不应忘却。”二人等到无法，灌夫遂亲自驾车，往迎田蚡。到了相府，下车入内，门下报说，丞相尚高卧未起。灌夫暗自愤怒，只得坐着等候。过了许久，方见田蚡自内出来，灌夫迎住说道：“丞相昨日许到魏其侯家，魏其侯夫妻备办酒席，自天明至今未敢进食。”田蚡听说，假作忘记，谢道：“吾昨夜酒醉，竟忘却与仲孺所言之语。”遂命驾车前往。



窦婴代灌夫向田蚡陪话

原来田蚡昨对灌夫，不过信口答应，其实无意前往，今被灌夫自来催请，只得一行。吩咐左右驾车，自己重行入内，故意拖延良久，方始出外慢慢上车。灌夫心中愈怒，忍着一肚皮气，同到窦婴家来。窦婴将田蚡接进，排出酒席，三人一同入席酒。饮到酒酣，灌夫起身舞了一回，亦欲田蚡起舞。田蚡却端坐不动。灌夫见田蚡如此倨傲，此时乘着酒性，遂将先前忍受之气，一齐发作起来。自己禁压不住，移过坐位，接近田蚡，竟用冷言冷语当面讥刺。窦婴在旁，深恐灌夫触怒田蚡，急上前说道：“仲孺酒醉，可暂歇息。”遂令人扶了灌夫出去。窦婴又代灌夫向田蚡陪话，田蚡却谈笑如常，神色不露，二人仍前饮酒，直至夜间，方始尽欢而散。

田蚡自恃尊贵，此次肯到窦婴家中，算是莫大人情，因此便欲窦婴将物报答。过了一时，闻得窦婴城南有田数顷，甚是肥美，便托籍福向窦婴请求，籍福依言转达窦婴。窦婴听了，怫然不悦道：“老夫虽废弃不用，丞相虽贵，岂可以势相夺？”灌夫在旁见说，怒骂籍福。籍福被骂，心中虽恼，却恐田蚡闻知，二人生了嫌隙。遂想得一计，假作未曾往说，却向田蚡道：“魏其年老将死，容易忍耐，且待其死取之不迟。”田蚡当是实情，遂将此事搁起。偏有旁人将窦婴并灌夫言语，传到田蚡耳中，田蚡方知籍福已经说过，窦婴不肯，灌夫也出头干涉，于是田蚡也就大怒道：“魏其之子，曾犯杀人之罪，我设法救活其命，我对魏其，任他请求，无所不可，他偏吝惜此数顷田，不肯与我。且此事与灌夫有何相干，要他费气，我就从此不敢再求此田了。”由此田蚡心怨窦婴，尤恨灌夫，便想算计害他。

元光三年春，田蚡入见武帝说道：“灌夫家在颍川，甚是横行，为人民之患，应请究治。”武帝道：“此乃丞相应办之事，何必奏请。”田蚡见说，便想借此惩治灌夫，出此一口恶气。谁知灌夫却早探得田蚡一件大罪，作个把柄，田蚡若欲究治灌夫，灌夫也就出头告发，田蚡因此不敢下手。

先是田蚡为太尉时，适值淮南王刘安入朝，田蚡亲往灞上迎接，密对刘安说道：“主上未有太子，大王最贤，且是高祖之孙，一旦宫车晏驾，若非大王嗣位，更有何人？”刘安闻言大喜，厚赠田蚡金钱财物，托其从中留意帮助。此事原甚秘密，不知如何竟被灌夫探得，若使奏闻武帝，田蚡连性命都不能保。灌夫借此挟制田蚡，手段也算狠辣。

当日田蚡与灌夫相持不下，遂有两家宾客，料得二人决裂，必至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。于是大众商议，出来调停此事，各向二人极力劝解，彼此消除前隙，讲和了事。二人只得依言，暂时忍气。

到了是年夏日，田蚡续娶燕王刘嘉之女为夫人，太后下诏，尽召列侯宗室，前往作贺。窦婴当然在内，因想起灌夫与田蚡结怨，虽然和解，彼此并未见面，不如趁着田蚡喜事，邀同灌夫前往相见，使他二人仍旧和好。于是乘车到灌夫家中，说明己意。灌夫辞道：“夫常因醉酒，得罪丞相，丞相近又与夫有隙，不如不往为妙。”窦婴道：“前事已经和解，切勿介意，”遂强邀灌夫同往。灌夫却不过窦婴情面，只得依言。谁知此去，竟如火药得了引线，一旦爆发起来，不可收拾。欲知结果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

莽灌夫使酒骂座
侠窦婴救友忘身

话说窦婴邀同灌夫，前往相府，到了门前，下车入内。但见相府中悬灯结彩，收拾一新，门外车马喧阗，宾从如云。论起丞相迎娶夫人，自然热闹异常，一段风光，不消细说。是日田蚡全身冠带，出来接待宾客，正是意气扬扬，十分高兴。窦婴带同灌夫，向之道贺。二人相见，虽然心中各怀芥蒂，面上却也假作殷勤，窦婴也就安心。

当日宾客到齐，田蚡吩咐排列筵席，邀请众人入席饮酒。田蚡在席相陪，到得酒酣，田蚡起身，按着位次，向坐客敬酒。坐客数百人，见田蚡亲来敬酒，尽皆避席俯伏，甚是恭敬。田蚡敬到灌夫面前，灌夫心虽不愿，也只得随众行礼。待到田蚡敬毕，坐客也出席轮流敬酒，不久轮到窦婴身上。灌夫对着别人，并不注意，惟有窦婴敬酒，却留心观看，只见座客中有一半是窦婴故人，避席俯伏；其余一半，不过跪在席上而已。原来古人席地而坐，以尻靠着足跟，跪时不过将腰股伸直，论起敬意，自然不及避席。灌夫心中暗想：众人但敬田蚡不敬窦婴，心中甚是不悦。后来轮到灌夫敬酒，灌夫只得出席，依次敬到田蚡。此时乘着酒气，意欲将田蚡当众轻慢一番，好替窦婴出气。田蚡见灌夫近前，便跪在席上，说道：“不能满杯。”灌夫偏要斟了满杯，递与田蚡，一面冷笑道：“丞相虽是贵人，也要饮尽此酒。”田蚡赌气不肯，只饮一半，灌夫无法，只得罢手，却因拘不过田蚡，心中十分愤怒。正在无处发作，恰好敬到临汝侯灌贤。灌贤方与程不识附耳低言，见了灌夫，又不避席。灌夫遂趁此发怒，骂灌贤道：“汝平日毁程不识，说他不值一钱。如今长者敬酒，偏学儿女辈咕囁耳语。”灌贤本与灌夫一家，被骂自无话说。程不识素性谨慎，不轻与人计较，也不多言，只有田蚡因适才灌夫强他饮酒，勾起旧恨，心中已觉不快。今闻灌夫此语，明是指桑骂槐，因想挑拨他起衅，遂对灌夫道：“程、李并是东西宫卫尉，今当众辱程将军，仲孺独不替李将军留些地步？”原来李广素为灌夫所敬，田蚡故以此激之。灌夫听了，正如火上加油，厉声道：“今日便是斩头陷胸，我亦不避，何曾知得程、李。”说罢瞋目大骂。

此时座上宾客，见灌夫借酒发怒，怕他惹到自己身上，便以更衣为名，纷纷离坐暂避。后来愈闹愈大，各人遂趁喧嚷时逐渐散去。窦婴见灌夫露出本相，心中惶急，连忙起身，以手招之使出。田蚡自想今日喜事，何等热闹，却被灌夫出来，大杀风景，闹得大家扫兴，四散而去。明明寻仇报复，将我玷辱。我是堂堂丞相，终不成让他白白糟蹋一顿，竟自摇摇摆摆去了？若不翻转变面皮，将他处治，何以显得我利害。田蚡想罢，于是发怒对众说道：“此皆吾平常骄纵灌夫，以致今日得罪坐客。”遂饬从骑将灌夫扣留，



勿令回去，左右答应一声，把住门口，灌夫不得出去。籍福见势不佳，连向田蚡拜求饶了灌夫，又令灌夫上前，对田蚡陪礼。灌夫不听。籍福用手按着灌夫项上，强使谢罪。灌夫愈怒，不肯依从。籍福知和解不成，只好走开。

田蚡见灌夫仍然倔强，乃指挥从骑，将人执缚，暂置传舍。但是此事如何处置呢？若说灌夫酒醉谩骂，乃是小小过失，便作辱了丞相，算不得大罪。田蚡却想得一计，借着大题目，硬栽他一个罪名。他遣人召到长史说道：“今日有诏召请列侯宗室，灌夫骂坐，直是目无诏书，犯了不敬之罪，应行举劾。”遂命将灌夫拘囚居室。田蚡一心欲置灌夫于死地，遂趁势追究前事，分遣吏役捕拿灌氏宗族，讯明种种恶迹，所犯皆系死罪。灌夫此时虽亦欲告发田蚡，无奈身已被拘，自己家属宗族，不是被拿在狱，便是逃匿一空，连着一班狱吏，都是田蚡耳目，更无人代抱不平，只累得窦婴日夜奔走，要想设法替他解救。

窦婴当日回家，闻知灌夫被劾受拘，心中深悔自己不该强邀灌夫前往，以致酿出祸事。自念惟有恳求田蚡，恕了灌夫，但又不便自言，只得遍托许多宾客，前向田蚡说情，田蚡竟一一辞绝。窦婴无法，眼看灌夫陷入死地，都是自己害他，说不得只好挺身担任解救之事。旁有窦婴之妻，见窦婴立意欲救灌夫，恐他连累受过，因谏阻道：“灌将军得罪丞相，就是得罪太后，岂能救得？”窦婴答道：“纵使救他不得，连我都被坐罪，不过失了侯爵。此侯爵自我得之，亦复何恨？无论如何，终不令灌仲孺独死，窦婴独生。”说罢，便自到密室之中，写成一书，表白灌夫之冤。心中又恐家人前来谏阻，遂瞒着大众耳目，私自出门，前往北阙上书。

武帝接阅窦婴所上之书，立召窦婴入见。窦婴见了武帝，备言灌夫醉饱过失，罪不至死。武帝点头，命赐窦婴饮食，说道：“待来日到东朝辩明此事。”窦婴见说，只得退下。

次日，武帝驾坐长乐宫，召集公卿大臣，会议灌夫之狱。窦婴力言灌夫为人甚好，此次酒后小有过失，丞相挟嫌，遂诬以他罪。田蚡极陈灌夫交通豪猾，鱼肉乡里，所为横恣，种种不道。窦婴口才素拙，竟说田蚡不过，只得转到田蚡身上，说田蚡平日如何骄奢贪恣。田蚡听了，也不分辩，只说道：“现在天下幸而安乐无事，蚡蒙主上亲幸，得侍左右，所喜者音乐狗马田宅，所有者倡优巧匠之类，不如魏其、灌夫，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，与之议论，心存诽谤，仰面视天，俯首画地，睥睨两宫之间，侥幸天下有变，得立大功。臣自然不及魏其等所为。”二人辩论良久，武帝遂遍问朝臣道：“二人所言，何人为是？可各陈述意见。”

于是御史大夫韩安国出班奏道：“魏其言灌夫因父战死，亲持画戟，驰入吴军，身受数十伤，勇冠三军，此乃天下壮士。杯酒争论，非有大恶，不能便引他罪诛之，魏其所言是也。丞相言灌夫交结奸人，凌虐小民，家资丰厚，横行颍川，不可不究，丞相之言亦是。应如何办理，尚望陛下裁察。”韩安国言毕退下，旁有主爵都尉汲黯，内史郑当时，相继向前陈述，皆以窦婴之言为是。偏是郑当时生性怯懦，心畏田蚡之势，后来语气游移，不敢坚执。其余诸人，明知田蚡不是，但畏其权势，惟恐言语得罪，遂皆默然。武帝便对郑当时发怒道：“汝平日常说魏其、武安长短，今日当着大廷议论，何以局促，效辕下驹？吾并斩汝辈矣。”说毕，遂即起身罢朝入内。



原来武帝近见田蚡骄横，心中已恶其人，碍着太后，未便将他罢相。此次灌夫事起，武帝听了二人辩论，并诸臣所主张，明知是田蚡挟隙倾陷灌夫，但当着大众断他不是，恐田蚡面上，有失风光，以致太后不悦，只得假作含糊，不复穷究，却借郑当时发作数句，便行罢议。在武帝原无心诛戮灌夫，看来田蚡此举，不免失败。未知田蚡如何打算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八回 田蚡设计激太后 武帝被迫罪灌夫

话说当日武帝罢朝，各官皆散。田蚡垂头丧气，行出宫门。心想今日廷议，除自己与窦婴外，发言只有三人，汲黯、郑当时都为窦婴，韩安国模棱两可，算来为窦婴者却有两个半，自己只得半个，心中甚是愤懑。恰好行到止车门，一眼瞥见韩安国，急呼近前，与之同车回去。田蚡坐在车中，便对韩安国埋怨道：“长孺理应助我处治此老秃翁，何为首鼠两端？”安国被责，默然良久，方对田蚡道：“君何不自尊重？魏其言君之短，当免冠解印绶，归还主上。说：‘臣以肺腑，幸得待罪宰相，本难胜任，魏其所言皆是。’如此则主上喜君能让，极意挽留，魏其必愧而自杀。今人言君短，君亦言其短，譬如儿女互相争论，何其不识大体？”田蚡闻言，乃向韩安国谢道：“当时争得甚急，不曾想到此法。”

田蚡于路暗思，事已至此，若不能杀得灌夫，必至为人耻笑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于是回到家中，假作十分懊丧，召集家人，告知自己被人欺凌，无面目复立人世，惟有寻个自尽。遂先写成一书，辞别太后，又嘱咐兄弟许多言语。举家大小，见此情形，以为田蚡真恨恨不绝，于是盖侯王信、周阳侯田胜心中焦急，连忙乘车，前赴长乐宫来见太后。

王太后平日不甚干涉政务，只因此事与其弟有关，当日廷议之时，特遣近侍从旁听得明白，回来详细报知。太后因朝臣多为窦婴，心中不悦。恰值王信、田胜同入宫中，对着太后号哭，诉说田蚡为人所欺，气得寻死，恳求太后替他做主。太后闻说，也就悲泣。此时武帝罢朝入内，正当食时，照例向太后进食，太后发怒不食，对武帝道：“我身尚在，不料人皆凌践吾弟，到我百岁之后，岂不任人鱼肉。”武帝见太后发怒，上前谢道：“彼此同是外戚，所以廷辩此事，不然只须一狱吏便可决断。”

先是武帝入宫，郎中令石建趁着无人，便将二人事实，向武帝分别陈明，武帝愈加明白。偏遇太后袒护外家，赌气不肯进食。武帝明知受田蚡摆弄，此时且顾敷衍太后，也料得太后意思，不过欲诛灌夫，连窦婴都要受罪，方才平得此气。但照此办理，终觉不公，不免有人出来说话。别人却也不惧，只虑汲黯一人。此时适黄河开了决口，便乘此机会，命汲黯偕同郑当时前往堵塞。

汲黯与郑当时奉使起程之后，武帝遂遣御史责问窦婴。说他所言不实，欺骗君上，竟将窦婴拘于都司空。一面飭廷尉严究灌夫罪状，依律处断。廷尉只得承着太后之意，将灌夫拟定族诛罪名，并其宗族皆坐以死罪。此时窦婴被拘，汲黯、郑当时奉使出外，



朝臣中更无一人敢向武帝争论此案。窦婴闻知灌夫遭此大冤，心中不甘，己身虽遭囚禁，尚要设法救他。谁知此举，竟连累到自己身上。未知窦婴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九回 田蚡抱病遭冤鬼 相如奉使通西夷

话说窦婴一心欲救灌夫，即恨自己被拘，不得入见武帝。忽想起景帝临崩之时，曾受遗诏道：“将来遇事见为不便，许其随时入内面陈。”窦婴遂将此语写成一书，使其侄上奏武帝，希望武帝召其入见。武帝得书，便命尚书查明有无此种遗诏。向例诏书皆写两本，一发给受诏之人，一存尚书备案。谁知尚书复奏，据称并无此语，独窦婴家中有之，乃窦婴家丞封藏。于是有司劾奏窦婴矫先帝之诏，罪应弃市。窦婴被拘，尚不知其事，及元光四年冬十月，灌夫并家属宗族皆已被杀，窦婴方知自己为人所劾，坐以死罪。自念上书不能救得灌夫，反害自己，心中甚是愤恚，因此得感风疾，便欲绝食而死，免得受刑。后来却打听得武帝无意杀他，遂又如常进食，一面延医治风病。

武帝将窦婴拘在都司空，并非真欲办罪，不过借此稍平太后之气，又使他不得干预灌夫之事。本拟杀了灌夫，便将窦婴释放，偏值窦婴被拘之后，尚要上书，且引景帝遗诏为言，致被尚书劾以矫诏之罪。武帝见窦婴家中有此诏，岂能伪造，料想不是尚书失于留稿，便是田蚡从中播弄，所以并无欲杀窦婴之意。及灌夫既死，武帝遂想将窦婴发落，已议定为不死。谁知田蚡陷死灌夫，意犹未尽，又想并杀窦婴。因见朝廷向例，每值立春之日，必下宽大诏书，凡罪人未经行刑者，多从减免。心恐窦婴延至立春，竟得赦出，未免便宜了他，遂使人造作一种流言，说是窦婴在狱怨望，出言诽谤。传到武帝耳中，以为是真，不觉大怒，遂于元光四年冬十二月晦日，命将窦婴押到渭城处斩。

读者须知灌夫交结豪猾，为害颍川，原属有罪。田蚡身为丞相，若能依法究治，明正其罪，灌夫亦当俯首无辞，虽死何怨？今田蚡因自己作事不端，心恐灌夫举发，平时不敢究治，后来积有嫌隙，却因酒后小失，诬以不敬之罪，将其拘执；又尽捕其家属宗族，使之不得告发己罪。灌夫以此竟遭族诛，自然死得不甘。至如窦婴更属无罪，有司劾其矫诏，亦系冤枉。偏遇田蚡挟求田不遂之怨及帮助灌夫之仇，便欲趁势报复，造作谤言以促其死。二人既死，田蚡正在十分快意。谁知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，才到春日，田蚡便得一病。其病却甚奇怪，但觉浑身上下无处不痛，似乎被人打击。田蚡口中只是号呼服罪，旁人并无所见，问起他来，又不肯说。合家惊恐，到处祈神祷告，延医服药，毫无效验。

王太后及武帝闻知，车驾临视，见此情形，料他必定遇鬼，遂遣能视鬼物之巫，到来一看。据回报说是魏其侯与灌夫，守住田蚡身边，共同笞击，欲索其命。武帝听了心中明白，王太后也自追悔，已是无及。不过数日，田蚡竟号呼而死，清人谢启昆有诗咏

灌夫道：

愿取王头报父仇，凭陵气概压同侪。
渭渭颍水歌清浊，墨墨王孙挟骋游。
骂坐不知长乐尉，造门惯髻武安侯。
后来守杀传瞻鬼，醉饱为灾恨未休。

综计田蚡一生行事，极不足取。奢侈横暴，气焰迫人，又因倚着太后势力，竟侵武帝用人之权，每遇官吏出缺，自己任意补人。武帝甚觉不快，一日曾问田蚡道：“君所补官吏已经完否？吾意亦欲补人。”又一日田蚡奏请武帝给与考工官地以广居屋。武帝忍不住发怒道：“君何不遂取武库？”可见武帝平日对于田蚡，甚是不满。此次因敷衍太后，使田蚡得了便宜，尤不愿意。后来淮南王刘安谋反发觉，武帝查得田蚡曾与交通，怒道：“武安侯此时若在，我必灭他的族。”由此看来，田蚡之死，尚是占了便宜，或者报应止及一身，不能累到全族，天道难知，只好以不解解之罢了。

闲话休提，却说武帝为着田、窦之案，特将汲黯派往治河，汲黯不过在田、窦廷辩之时，说了几句公道话，武帝何以惮之至此？原来汲黯有一段来历，甚可敬重，实非当时朝臣可比。

汲黯字长孺，濮阳人，武帝在东宫，汲黯为太子洗马，日侍左右。武帝见其举止方严，心中敬惮，及即位用为谒者。当日闽越攻击东瓯，武帝命汲黯往视情形。汲黯奉命行至吴中，便即回报，说道：“越人相攻，乃其习惯，不足劳天子使者。”武帝无言。一日，武帝闻河内失火，烧民居千余家，又遣汲黯往视。及至复命，奏道：“小民失火，近屋延烧，此等小事，不足置虑。但臣此去行过河南，见其地新遭水旱，贫民受害者万余家，竟至父子相食。臣谨以便宜行事，持节发河南仓谷，赈济饥民，今归还使节，请伏矫诏之罪。”武帝念其一心为国，特赦其罪。汲黯为人，性情倨傲少礼，合己者善待之，不合者不与相见；人有过失，每面斥之，以此不为众人所喜。然平日重气节，喜游侠，做事正直，取与不苟；事君犯颜敢谏，武帝招致文学儒生，锐意图治，尝对群臣道：“吾欲兴政治，法尧舜，何如？”群臣未对。汲黯上前说道：“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？”武帝听说，勃然变色，立即罢朝入内。满朝公卿，见武帝盛怒，皆替汲黯担忧，也有责备汲黯，说他不该如此。汲黯答道：“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，岂欲其阿谀承顺，陷人主于不义？况当官任职，若但知爱身，将何以对朝廷？”众人见说无语。

武帝既畏汲黯直谏，遂调出为东海太守。汲黯素学黄老之术，为治清静，总持大体，不务烦苛，性又多病，常卧阁内，在任年余，东海大治。武帝闻其政绩甚好，又召入为主爵都尉。恰值田蚡为丞相，异常骄贵，每遇二千石官吏向之拜谒，田蚡并不答礼，汲黯对于田蚡，未尝下拜，不过一揖而已。及至灌夫事起，汲黯见田蚡意存诬陷，自己又与灌夫交好，故廷辩时力白其枉。武帝迫于太后，意欲归罪灌夫、窦婴，又恐汲黯见他二人受了委屈，必然出而力争，须费许多口舌，惟有设法先将汲黯调开，方好着手。武帝正在筹思，忽报黄河开了决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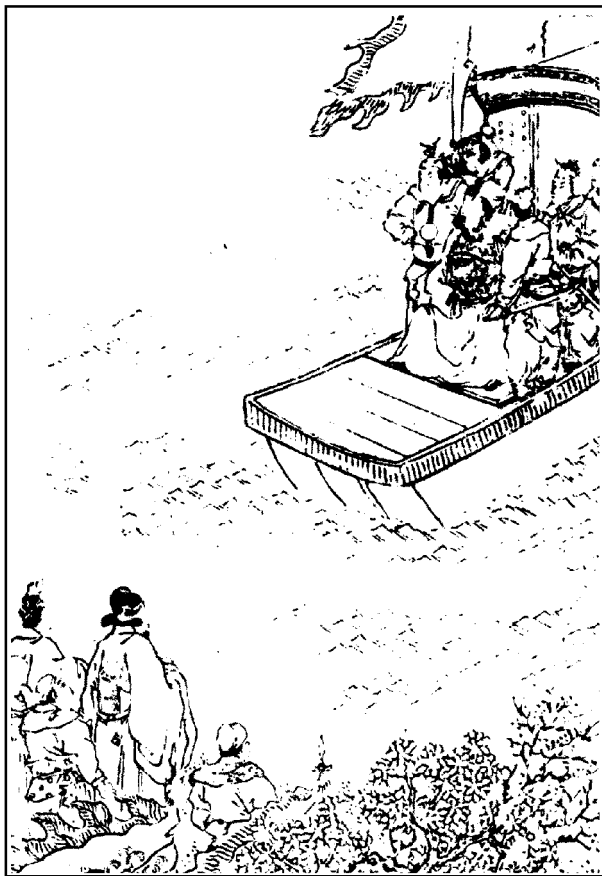


说起黄河，乃是中国第二大川。昔日夏禹治水，导河于积石，开壶口，避龙门，凿底柱，南至孟津，东流经大伾，分为二道：一北流为大河；一东流为漯水。北流大河又分为九道，自兖州入海。后历一千六百七十六年，至周定王五年，北河始决宿胥口与漯水分流。东北至成平，复合于禹故道。及汉武帝元光三年春，河决顿丘东南，混入源川，由千乘入海。是年夏日，复由长寿津东决濮阳瓠子口，注入钜野，南通淮泗。当日被洪水淹没者，共有十六郡，真是大灾。武帝闻报大惊，遂趁此时，急遣汲黯往塞决口。又因郑当时也是窦氏一党，此次廷议畏缩，贬为詹事，命与汲黯克日同往。郑当时闻命，遂向武帝请展限五日，备办行装。武帝见说惊讶道：“吾闻人言，郑庄行千里不赍粮，何须备办行装？”原来郑当时字庄，乃陈人，生性谨厚清廉，最好宾客。常就长安近郊，备置驿马以请宾客，又戒飭门下，客至无论贵贱，立即延见，与执宾主之礼，以此为人所称。武帝见其交游甚广，到处有人接待，故以为言。至今称扬好客之人，谓之郑庄置驿，即此故事。

当日汲黯、郑当时奉命到了濮阳，大兴夫役，用人十万，筑堤以塞决口。无如河水势盛，堤成复坏，枉费许多工程，不能成功。汲黯与郑当时无法，只得回报武帝，具述其故。二人回至长安，闻得灌夫、窦婴已死，挽救无及，深以为恨。武帝见塞河无功，欲议再举。田蚡进言道：“大凡江河泛决，皆关天事，未易用人力强塞，强塞之恐违天意。”原来田蚡所食鄆县地居河北，今河决向南而流，鄆县可免水灾，每年多得收获，故劝武帝勿塞。武帝闻言，迟疑未决。又问望气者，望气者亦如田蚡之说，武帝遂决意不塞。

武帝治河不成，正在着急，忽接到报告：唐蒙为开通西南夷，在巴蜀地方，征调夫役，人民大为惊扰。深恐日久滋生事端，须得一人前往宣慰。因念廷臣中惟司马相如熟悉巴蜀情形，可以胜任，便即命其前往。

先是王恢出征闽越，闽越人恐惧，刺杀王郢，前向王恢投降。王恢因使鄱阳令唐蒙，往谕南越，告以平定闽越之事。南越人排出中国食品，款待唐蒙。唐蒙见中有一种蒟酱，因问此物从何而来，粤人对道：“此由西北牂牁江运来。”唐蒙听说，暗想此物出



武帝遣汲黯往塞决口

产蜀中，相隔数千里路，如何得到此间，心中怀疑。及回到长安，访寻蜀中商人，告以此语，商人说道：“蒟酱惟蜀中方有，土人往往携带此物，私出边境，卖与夜郎。夜郎国临牂牁江，江广可以行船，直抵南越。夜郎王因贪南越财物，遂与南越交通，为其属国，然南越亦不能强使称臣服事。”唐蒙闻言方悟，因想南越地大人众，难保将来不生异心，惟有通道夜郎，可以制伏南越，遂向武帝上书献策。武帝得书，即从其请，拜唐蒙为中郎将，发兵护送。由巴郡符关前进，一路山岭崎岖，甚是难行，经了多日，始抵夜郎国都。

原来汉时蜀郡之西为西夷，巴郡之南为南夷，统名为西南夷，皆是氏种。其中君长不下百余，地方数千里，不属中国。夜郎在南夷之中，算是大国。唐蒙既至夜郎，入见其君长夜郎侯多同。夜郎侯向来独霸一方，不知中国情形，自以为据有大地，惟我独尊。今见唐蒙到来，因问：“汉比我国，谁为较大？”唐蒙笑道：“汝国区区之地，如何比得大汉？”乃备述中国土地之大，人民之众，物产之多，文化之美，并将带来金帛货物厚赐夜郎侯。谕以朝廷威德，约令举国内属，设置官吏，即以其子为县令。夜郎侯听了，方知中国之大，真是梦想不到，不觉爽然自失。后人讥笑狂妄无识之徒，谓之夜郎自大，皆因夜郎侯一语，遂传为千古笑柄。

夜郎侯既闻唐蒙言语，遂与近旁小邑各君长会议，各君长因见中国财物精美，起了贪心，欲与中国交通。又料得道路险远，汉兵不能来攻，遂议定一依唐蒙之约。唐蒙回报武帝。武帝定名其地为犍为郡，复命唐蒙前往修治道路，由犍道直达牂牁江。唐蒙奉命到了巴蜀，竟按照征发军队制度，调集士卒多人，人民以为要他当兵，不免私行逃走。唐蒙遂用起军法，诛其头目，弄得巴蜀人心大加惊恐。武帝闻知，又遣司马相如前往，责备唐蒙，勿得轻举妄动，并作檄文晓谕各属，方始安静无事。

当日西夷各君长，闻南夷与中国交通，多得赏赐，心中十分羡慕，皆愿归附。欲请朝廷设置官吏，依照南夷之例。蜀郡地方官据情奏闻武帝。此时司马相如已由蜀回京。武帝见奏，遂召相如问之，相如对道：“西夷如邛苻冉駹，皆近蜀郡。其道易通，秦时尝通为郡县，汉兴始废。今若置以为县，更比南夷为胜。”武帝大以为然，遂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，建节出使。又以王然于、壶充国、吕越人为副使，乘坐驿车四辆，前往蜀郡，招徕西夷，使其归附。

相如奉命出使，乘坐高车驷马，前呼后拥，到了蜀郡。蜀郡太守出郊远迎，成都县令身负弩矢，先驱引导。相如车过升仙桥，想起昔年初入长安，曾在市门题字，如今果然遂了夙愿，心中何等快意，当日蜀郡士女，沿途围观者，不计其数，见相如置身尊贵，衣锦还乡，无不啧啧称羨。消息传到临邛，卓王孙与一班富人闻知，遂皆赶到成都。自己不敢进见，各备牛酒厚礼，托门下献与相如，希望得他欢心。此时卓王孙怒气也不知消归何处，不觉长叹一声，自恨眼力不高，使文君得配相如，尚嫌太晚，于是重新分给文君家财，与其男相等。文君始回家中，与父母兄弟相见。

相如既到蜀郡，遣人赍持金帛，晓谕西夷，于是邛苻、冉駹等君长皆愿归附。蜀郡边境开拓广大，西至沫若，南至牂牁，通道灵山，架桥孙水，以达邛苻。共设一都尉十余县，属于蜀郡。当日蜀中父老，见相如欲通西夷，皆言夷人不为我用，此举无益于事。相如不免追悔。但因此策系自己建议，不敢进谏武帝，遂作成一篇文字，诘难蜀中



父老。相如事毕带同文君回到长安复命。武帝大悦，后来有人向武帝上书告发相如奉使不职，受人贿赂金钱，相如竟因此免官，遂与文君家居茂陵，不回蜀郡。过了年余，武帝思念相如，爱惜其才，复召为郎。

一日，相如从武帝至长杨宫射猎，武帝正在年富力强，最喜亲击熊豕，驰逐野兽。相如上疏谏阻，武帝见疏称善，为之罢猎。回銮行过宜春宫秦二世葬处，相如又作赋以吊二世，武帝回宫，遂拜相如为孝文园令。

相如既得卓王孙两次分给财产，家道富足，不慕爵禄，往往称病闲居。在旁人观之，大可逍遥自在。谁知相如素性好色，自得文君，患了消渴之疾，意犹未尽，又想聘茂陵人家女儿为妾。卓文君闻知，心恨相如薄情，遂作诗一篇，名为《白头吟》，欲与相如决绝。其诗道：

皑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。
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。
今日斗酒会，明日沟水头。
蹀躞御沟上，沟水东西流。
凄凄复凄凄，嫁女不须啼。
愿得一人心，白头不相离。
竹竿何袅袅，鱼尾何簌簌。
男儿重意气，何用钱刀为。

相如见诗，知触文君之怒，只得将此事作罢。又过一时，忽报废后陈氏，遣人赍到黄金百斤，欲求相如为文。欲知陈后何故被废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十回 惑女巫陈后被废 私窦主董偃见亲

话说武帝废后陈氏，即馆陶长公主之女。先是武帝立为太子，深得长公主之力，因娶其女为妃，及即位立为皇后，号长公主为窦太主。窦太主倚借自己有功，屡向武帝请求，毫不知足，武帝甚是厌苦。有时不允其请，窦太主便觉不悦。陈后性又嫉妒，因此夫妇恩爱渐不如前。此时窦太后尚在，王太后见此情形，密对武帝道：“汝新即位，欲立明堂，太皇太后已是动怒。今又触忤长公主，必至愈失太皇太后欢心。大凡妇人性情，易于见好，汝何妨委曲顺从以悦其意？今后此等处务须深自谨慎。”武帝受了王太后之教，复与窦太主和好，待遇陈后也就如初。

及建元六年，窦太后驾崩，遗命将自己宫中所有金钱财物，尽数赐与窦太主。窦太主得此一宗大财，尚未足意，不时仍向武帝请求，武帝一概辞绝不与。窦太主心生怨望，背后说了许多丑言。武帝闻知大怒，欲废陈后，后又转念道：“当日若非窦太主，不能到此地位，背德不祥，不如姑且含容。”因此陈后未即被废，但宠爱由此大衰。

陈后自嫁武帝，专宠骄贵十余年，并无所出，也曾求医服药，前后费钱九千万，毕竟无子。及至失宠，心中愈加嫉妒。因见后宫之中，算卫子夫最为得势，便视同眼中的钉，三番五次，设计陷害，欲致子夫于死地。事为武帝所闻，积怒未发。陈后尚自放纵不检，招集一班女巫入宫，问其有何方法，能使主上回心转意，夫妇重新和好？中有女巫楚服，便想趁此骗取钱财，自夸法术如何高妙，何等灵验。陈后深信不疑，使她行法，楚服遂率领徒众，就陈后宫中，安立神像，排设道场，昼夜参拜。又合成丸药，与陈后服之，种种举动，无非弄神弄鬼，闹了许久，并无效验。楚服既得陈后许多财物，心中也觉过意不去，忽然奇想天开，自己竟穿着男子衣冠，作为武帝替身，与陈后同床而卧，相爱俨如夫妇，要想借此慰了陈后痴情。有人将此事告知武帝，武帝怒甚，命有司穷究其事。有司回奏女巫楚服为皇后巫蛊祠祭咒诅，大逆无道，罪应斩首，其余连坐被诛者三百余人，楚服枭首于市。元光五年秋七月，武帝遂命有司赐陈后策书，收其玺绶，退居别宫。陈后自悔为人所惑，被废原无话说。窦太主闻知此事，又羞又惧，入见武帝，叩头谢罪。武帝用言安慰，从此窦太主不敢再向武帝请求。武帝念其旧恩，仍加礼待。

陈后废后一年，窦太主之夫堂邑侯陈午身死。窦太主寡居，年已五十余，却又与卖珠儿董偃亲近。先是董偃年才十三岁，常随其母卖珠，出入窦太主家。左右见其生得眉目清秀，遂在窦太主前，说他相貌甚好，窦太主闻言心动，召之入见，果然看中。因对



其母道：“吾欲替汝教养此子，不知可否？”其母见公主竟肯收留其子，喜出意外，自然诺诺连声，再三称谢。公主遂将董偃留在家中，待同子侄，教以书算射御。董偃为人，却也柔顺驯谨，与众无忤，甚得窦太主欢心。一日，董偃与公主家儿，同在廊下赌博。窦太主伏在栏槛，留心观看，董偃因得宠公主，富有钱财，赌时赢得他人之钱，却能让还不要，窦太主见了，心中愈加奇异。

及陈午既死，董偃年已十八，窦太主将他行了冠礼，每遇出外，命其执辔御车，在家常侍左右。当日朝中公卿，因董偃是窦太主爱幸之人，皆与往来。窦太主便命董偃散财交结宾客，又亲自传到中府吩咐道：“董君欲用财物，汝当即时支給。约计一日所用，金满百斤，钱满百万，帛满千匹，方来告我。若不满此数，任其使用，不必请命。”中府领命退去。于是董偃每日要用钱财，便径向中府支取。读者须知窦太主本是贪财之人，平日向武帝求索，已自不少，又得窦太后遗赠一宗大财，自己如何用得许多。如今心爱董偃，便任其挥霍，全不吝惜。董偃有钱使用，因此交游甚广，名闻一时，人皆称之为董君。

当日董偃所交宾客有袁叔者，乃袁盎之侄，家居安陵，与董偃甚是相得。一日密对董偃道：“足下私侍公主，罪在不测，计将安出？”董偃闻言大惧，蹙起双眉答道：“吾久已忧虑此事，但不知如何是好？”袁叔道：“吾有一计，可保足下无事。”董偃欢喜请教。袁叔道：“顾成庙距离京城颇远，其地又有揪竹籍田。主上每年例须到此行礼，邻近并无宿宫，只有窦太主长门园，最为近便，主上久欲得之。今足下何不请窦太主将此园献与主上，主上知出自足下之意，自然喜悦，足下可以高枕而卧，长无忧患，不知君意以为如何？”董偃听了，连忙顿首称谢，口中说道：“敢不奉教。”遂入内向窦太主说知。窦太主立即写成一书，将园献与武帝。武帝大悦，命将窦太主园改名为长门宫，移废后陈氏居之。武帝念窦太主情谊，令有司供养废后，一切如旧。窦太主闻知大喜，便命董偃持黄金百斤赠与袁叔。

袁叔暗想窦太主私近董偃之事，已为武帝所闻，此次上书献园，武帝亦知是董偃意思，何不趁此时使他得见武帝。因又想得一计，告知董偃，转达窦太主依言行事。于是窦太主遂称疾不朝。武帝闻信，亲来视病，问以所欲。窦太主辞谢道：“妾幸蒙陛下厚恩，先帝遗德，列为公主。既叨赏赐，又得食邑，受恩深重，无以为报。不幸身遭疾病，深恐早填沟壑，窃愿陛下车驾不时临幸。妾得献觞上寿，虽死不恨。”武帝见说笑道：“但望主病早愈，此等小事，何足忧虑。惟是群臣从官人多，未免累主破费。”说罢遂起驾还宫。原来武帝自从陈后废后，一向少到窦太主处，故袁叔教窦太主诈病，要求武帝不时到来。今见武帝应允，窦太主心中暗喜。过了数日，似作病愈，入宫谒见。武帝便命取钱千万，与窦太主宴饮作乐一日，至晚方回。

又过数日，武帝果来主家。窦太主早预备今日使董偃见帝，明知自己作事不端，先自贬降。身着蔽膝，妆成卑贱服饰，引导武帝登阶，入得堂中，恭请武帝坐了正座。武帝见窦太主如此装饰，心中明白，坐尚未定，不等窦太主开口便说道：“愿见主人翁。”窦太主闻说，立即下堂，除去簪珥，跣着双足，叩头谢罪道：“妾所行无状，有负陛下，身当伏诛，陛下不忍加刑，实为万幸。”武帝辞谢，命窦太主戴簪着履，窦太主遂起立前往东厢，此时董偃已在东厢等候。窦太主便引董偃入见，董偃头戴绿帻，臂缚青鞵，



随窦太主行到堂下，俯伏地上。窦太主立在旁边赞名道：“馆陶公主庖人臣偃，昧死再拜上谒。”董偃连连叩头请罪，武帝见了立起，吩咐赐以衣冠。董偃奉命起去，换了衣冠，左右排齐筵宴，武帝入席。窦太主与董偃陪侍左右。窦太主见武帝优待董偃、不称其名，呼为主人翁，心中何等快活，格外奉承武帝，亲自进食，捧觞上寿。是日宴饮尽欢而散，窦太主又取出许多金钱缗帛，请命武帝，分赐将军列侯随从官吏。此事传播于外，天下皆知董君贵宠，于是各地术士擅长一技者，闻风争投董君，于是窦太主门庭，一时异常热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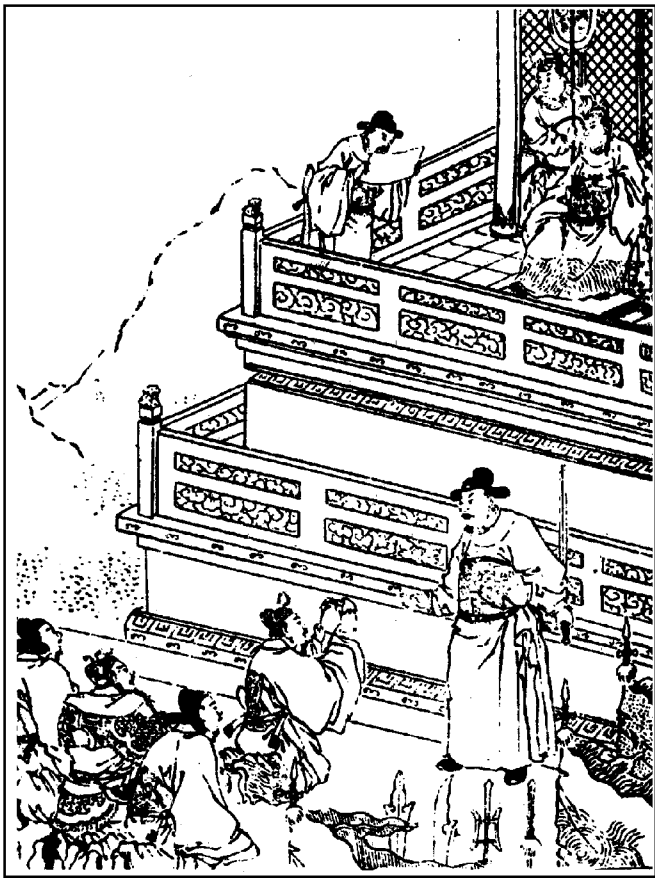
董偃自得见武帝之后，极力迎合，买得武帝欢心，常从游戏北宫，驰逐平乐。又引武帝观看斗鸡走狗蹴鞠等戏，武帝大为欢乐。一日武帝驾坐未央前殿宣室，一班郎官执戟，排列殿下。武帝吩咐左右，特为窦太主置酒，并命谒者往引董偃入内。忽见殿下一人，撇了画戟，上前奏道：“董偃有斩罪三，安得入此？”武帝急举目观看。未知来者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十一回 长门词赋难邀宠 平阳歌舞独承恩

话说武帝置酒宣室，欲召董偃入内，旁有一人上前谏阻，武帝举目一看，原来却是东方朔。东方朔此时正为郎官，执戟立在殿下，闻召董偃，撇下画戟，上殿说道：“董偃有斩罪三，安得入此？”武帝问道：“何故？”东方朔道：“偃以人臣私侍公主，其罪一也；败男女之化，乱婚姻之礼，有伤王制，其罪二也；陛下富于春秋，方积思六经，留神政事，偃不遵经劝学，反以奢侈为务，尽狗马之乐，极耳目之欲，是乃国家之大贼，人主之大贼，其罪三也。陛下奈何与之亲近？”武帝听了默然不应，良久方说道：“吾今已命预备，权且敷衍此次，以后自当改过。”东方朔道：“不可。宣室乃先帝正殿，非正事不得入此，不比它处。若容纳淫乱之人，在此饮宴，臣恐将有篡逆之祸。”武帝称善，遂命将酒筵移于北宫，引董偃由东司马门入内，改名东司马门为东交门，赐东方朔黄金三十斤。由此董偃恩宠日衰，武帝不与亲近。

董偃既据有窦太主资财，服用阔绰，交游众多，说不尽豪华娱乐，后来竟忘了自己是何出身。自顾青春年少，却嫌窦太主年纪老大，渐与疏远，在外私置姬妾，假称宾客酬应，瞒着窦太主，不时前往取乐。久之竟被窦太主探知，心中大怒，责骂董偃一番，将



东方朔直谏参董偃

他闭在家中，不许出门。往日所有交游，一概断绝。武帝闻知此事，遂将董偃赐死。董偃死时，年已三十，又过数年，窦太主亦死，二人竟合葬于霸陵之旁。此后公主贵人，遂多逾越礼制，闺门不谨，皆由武帝纵容窦太主与董偃，致酿成此种风气。

当日废后陈氏，自从移居长门宫，虽然饮食服用，一切如故，但长日独居，未免愁闷无聊。闻说武帝与窦太主情谊仍甚亲密，心想如何能得车驾到来，相见一面。忽念道主上平日最喜辞赋，不如托人作成一赋，将自己悔过思慕之情，曲曲摹写出来，希望主上见了此赋，感念旧情，重收覆水。久闻蜀人司马相如文字最工，遂遣人持了黄金百斤，送与相如、文君，作为酒食之费，请其代作一赋。相如允诺，不久作成，交与来人带去，后人因称为《长门赋》。

废后陈氏得赋甚喜，遂命宫人时常读诵，不久传到武帝耳中，武帝与废后恩情已断，相如文字也就无灵，后来废后竟死于长门宫，在她未死之前，卫子夫已立为皇后。

说起卫子夫出身甚是微贱，其母卫媼，乃平阳侯曹寿家婢，嫁于卫氏，生有一男三女。男字长君，长女字君孺，次女字少儿，三女字子夫。卫媼又与平阳侯家吏郑季私通，生子名青。子夫自少容貌秀丽，头发尤美，色黑而长，光可以鉴，以其母故，遂为平阳侯家歌女。

武帝姊阳信长公主，嫁与平阳侯曹寿，故亦称平阳公主。公主见武帝久未生子，遂留意访寻良家女子十余人，蓄养在家。建元二年春三月上巳，武帝照例往灞上祓祭，回时顺路驾临平阳公主家中。平阳公主便将所蓄良家之女，妆束出见。武帝逐人看过，竟不曾选取一个，公主见武帝并不合意，遂命诸人退出。

到得饮酒时候，公主召到一班歌女，当筵歌舞，子夫也在其列。她本善歌，能造新曲，如今得见天子，便将歌词来挑武帝。也是她命中有缘，武帝听她歌词，不觉心动，遂唤子夫近前，问其姓名。少顷，武帝起入旁室更衣，公主心知子夫为帝所喜，遂命其随侍入内，子夫因此得与武帝亲近。武帝还坐，喜动颜色，命赐公主金千斤，公主遂奏请送子夫入宫，武帝许之。酒阑席散，武帝起驾回宫，命将子夫载入后车。公主亲送子夫登车，手抚其背道：“汝此去努力加餐，将来尊贵，望勿相忘。”子夫领诺。

谁知子夫入宫年余，竟不得见武帝一面。原来武帝后宫姬妾众多，立有簿籍，按名登记，每日轮流进幸。子夫新入宫中，名字记在簿末，所以年余还轮不到她一次，子夫闲住深宫，正在愁闷，一日，忽闻武帝召集宫人，尽行入见。子夫向众人问起缘由，方知武帝因为宫人太多，意欲亲自挑选一番，分别去留。子夫心想主上内宠甚多，何时得见亲幸，似此闭锁宫中，甚觉拘束，反不如在侯家快乐。子夫想定主意，一心要想出宫，于是草草妆束，随同众人入见。

武帝既召齐宫人，遂按着名册，逐人点唤近前验看，见有不中用者，便在名下做个记号，预备发放回家。及至点到子夫，子夫走近前来，对着武帝涕泣，自请放她出外。武帝前因看见子夫发美，一时高兴，纳入后宫，事后早已忘却。今见子夫如此情形，不免触起旧情，心生怜悯。忽又想到昨夜曾做一梦，梦见卫子夫立于中庭，旁生梓树数株，梓者子也，我今尚未有子，想是应在子夫身上，合该生子，今日恰又与她相见，岂非天意？武帝想罢，遂将子夫安慰一番，并告以梦中所见，当晚便命子夫侍寝。子夫果由此怀孕在身，遂绝出宫之念。



此时陈后尚未被废，闻知子夫得幸有孕，心中十分妒忌，便想出许多方法，意欲害死子夫。子夫几次遭她毒计，却有天幸，皆得不死。武帝闻知，愈加爱惜子夫，日夜遣人守护，陈后无从下手。偏是窦太主身为母亲，任从其女害人，不但不加教训，反要助她为虐。自己无法奈何子夫，竟迁怒到其弟卫青，要想杀他出气，于是遣人往捕卫青。未知卫青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十二回 卫青胜敌取侯封 李广复仇诛醉尉

话说卫青字仲卿，本姓郑氏，乃卫媼私通郑季所生。少时其母将青送还郑季，郑季家中，已有正妻，早生数子。因他乃私生子，不甚爱惜，使之牧羊。诸子更不把他当作兄弟，一味呼来喝去，使令做事，有如奴仆，不时还要打骂。卫青虽有父母，却无可倚赖，只得忍气吞声，过那伶仃孤苦的日子。一日因事随着众人，到了甘泉宫居室。此地乃罪人发来作工住宿之处，内中有一钳徒，却能看相，看了卫青相貌，便对他说道：“汝乃贵人，将来官至封侯。”卫青听说笑道：“我为人家奴才，得免打骂，于愿已足，安敢希望封侯。”说罢连连摇头，不肯相信。

及卫青年壮，受不过嫡母及兄弟许多闲气，便离了家庭，来依其母卫媼。卫媼恳求平阳公主录用，公主命为骑奴，每遇公主出行，卫青常骑马跟随。虽然也为人奴，却比在家尚觉快乐。后闻其同母之姊子夫，得幸武帝，纳入后宫，心中暗喜。因记起钳徒之言，盼望姊氏得贵，封及外家，自己也得好处。但是自己姓郑，姊氏姓卫，虽然同母，主上未必知得，不如也改姓卫，好在自己兄弟，既不把我当人，索性与他断绝关系。卫青想定，从此遂冒姓卫氏。又想起身为侯家骑奴，未免辱没，乃托人荐引，得在建章宫当差。卫青遂结识武帝一班从官，与骑郎公孙敖，尤为交好。

谁知卫青意欲求福，反先得祸。此时其姊子夫，得幸有孕，陈皇后害之不死，窦太主便想替其女出气。卫青在外，何曾知得宫中之事，若使他不冒姓卫，窦太主未必便知他是子夫之弟，今见他明明姓卫，遂迁怒其身。遣人将卫青诱到家中，出其不意，捆绑起来，囚在一处，意欲杀之。卫青虽在宫当差，职位卑贱，并未知名，便被公主杀死，也无人替他伸冤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却被公孙敖闻知此事，代抱不平，急邀同壮士多人，趁着看守之人不及防备，竟将卫青夺回。卫青因此得免，事为武帝所闻，乃召卫青并其兄卫长君入见。卫青为人退让和柔，武帝一见便加宠幸，数日之间，赏赐几至千金，与其兄同拜为侍中。公孙敖也得升擢。卫青既贵，窦太主遂亦不敢再行加害。不久陈皇后被废，卫子夫宠爱日加，一连生下三女，武帝遂拜子夫为夫人，擢卫青为太中大夫。武帝见卫青勇力过人，且有将略，便欲命之为将，往击匈奴。

当日匈奴军臣单于，自从马邑回兵，心怨汉廷设计诱陷，由此断绝和亲，不时遣兵入塞侵盗。武帝久欲出兵征之，却因朝中多事，又连年通道西南夷，未暇兼顾。至元光六年春，匈奴复入上谷，杀掠吏民。武帝遂拜卫青为车骑将军，兵出上谷；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兵出云中；太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，兵出代郡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，兵出



雁门，各率马队一万，往击匈奴。四将领命，分道前进。算自高祖被围白登之后，至今七十年，汉兵第一次出塞。

匈奴闻知汉兵大举来伐，急命部下预备迎敌。先说李广兵出雁门，恰与单于大队相遇，两下交战良久。匈奴兵十余万，汉兵仅有万人，众寡悬殊。李广虽然勇猛善战，终难取胜，部下兵士，死亡过半，胡兵势如潮涌，将李广四面围住。李广东冲西突，不能脱身。单于素闻李广之名，今见他被困垓心，急传下命令，务须生擒李广，不得将他杀死。末后李广战到力竭，身又受伤，不能抗拒，胡兵一拥上前，竟将李广擒住。单于见已获得李广，心中大喜，即命回军。李广部下将校，眼看主将被擒，无力救援，只得收集败残兵士，退回数十里驻札。胡兵战胜，一齐口唱凯歌而回。李广虽然被擒，心中却甚镇静，意欲设计逃走，故意假作伤重，不能起坐。胡兵信以为真，料他万难脱逃，遂亦不加捆绑，取出绳网，将李广盛住，系在两马之间，慢慢行走。

李广卧在网上，前后左右，都是胡兵围守，要想脱逃，未得其便，索性闭目假死，使他不作准备。约略行有十余里路，李广心想不趁此时急逃，若到胡庭，莫想得归中国。遂偷眼向四围观看一遍，瞥见近旁有一胡儿，骑在马上。李广留心细看，知是一匹好马，此时心急智生，连忙耸身一跃，捷如飞鸟，竟跳上胡儿马背。李广一手夺得胡儿弓箭，一手将胡儿推落马下，勒转僵绳，加上数鞭，那马展起四蹄，如飞向南驰去。胡兵出其不意，大惊失色，一齐拨回马头，从后急追，李广回头一看，尘埃起处，追兵来了数百，自己单身匹马，如何抵敌，只得催马前进。好在坐骑得力，胡兵多数追赶不上，也有数十人乘坐好马，渐渐追近，李广便将夺得弓箭，回射追兵，无不应弦而倒。李广且行且射，一直行有数十里路，却与部下残兵相遇，胡兵追赶不上，只得回去，李广竟得逃脱。

读者试想李广此次出兵，骤遇单于大队人马，寡不敌众，以致兵败被擒，可谓尽力杀敌，及被擒之后，又能设计逃回，理应替他原情，将功折罪。谁知李广回国之后，有司查问情形，说他丧失士卒甚多，自己又被生擒，照律应该斩首，但照例许其出钱赎罪。李广遂赎了死罪，免为庶人。此时公孙敖、公孙贺、卫青三路兵马，亦皆回国。公孙敖兵出代郡，为胡兵所败，折兵七千余人，亦坐斩罪，赎为庶人。公孙贺由云中出塞，未遇胡兵，并无捕获。只有卫青自上谷直驱至龙城，战胜胡兵，斩首七百级。武帝赐爵为关内侯，合计四将出师，一人无功，二人坐罪，独卫青得受爵赏。

李广自从免官，闲居无事，恰值颍阴侯灌疆有罪失爵，二人结伴，同到蓝田、南山之下居住，不时出外射猎解闷。一日乡间有人，来请饮酒，李广随带一个马兵，前往赴席。饮到天晚回家，一路行从亭下经过，却遇霸陵县尉，出来巡查，见了李广，大声呵斥道：“汝是何人，竟敢犯夜？”原来汉制不许人民夜行，夜行者谓之犯夜。李广未及答应，旁有马兵向前说道：“此乃故李将军是也。”谁知霸陵尉，正在酒醉，使出官威，喝道：“纵使现任将军，尚不得夜行，何况是故。”遂将李广并马兵留在亭下，睡了一宿，次早方得归家。李广素性褊狭，受了霸陵尉侮辱，怀恨在心，要想报复此耻。恰好过了一年，武帝又拜李广为右北平太守。

匈奴自被汉兵四路来伐，心中不甘，到了秋日，遂遣兵数千人入塞，沿着边境，一路杀掠，渔阳地方，尤遭其害。此时韩安国病愈复为卫尉，武帝遂命安国为材官将军，



领兵屯守渔阳。一日捕得胡人，据说匈奴现已远去，安国信以为实。又见正是农忙时候，遂据情奏闻武帝，罢去守兵。不料过了月余，胡兵忽大举侵入辽西、渔阳、雁门等郡，杀辽西太守，败渔阳、雁门都尉。安国部卒仅有千余，仓皇出战，汉兵大败。安国受伤回营固守，匈奴四面围攻安国。又闻塞下传言胡兵将入东方，武帝遂将安国移守右北平。安国自思昔日身为御史大夫、护军将军，统辖诸将，资格已老；如今却被后进卫青等立功，自己领兵在外，反多败亡，甚是仇恨，希望武帝将他罢归。谁知武帝更将他迁往东方，防备胡寇，因此忽忽不乐，不过数月，竟得病呕血而死。武帝得报，正在择人接任，忽想起李广人材难得，弃置不用未免可惜，遂下诏命李广为右北平太守。李广受命，便欲报复私怨，奏请武帝，将霸陵尉随军调用。武帝准奏，霸陵尉被调至军，李广一见大怒，喝令左右推出斩首。一面上书武帝，陈明情节，自行请罪。未知武帝如何发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十三回 飞将军射石没羽 主父偃上书得官

话说李广杀了霸陵尉，自向武帝上书请罪。武帝赐书免究，令其尽力防胡。李广奉命到了右北平接任，早有消息传入匈奴。匈奴当韩安国在时，本拟来侵右北平，今闻李广当了郡守，遂将此举作罢。只因李广历守边郡，数与匈奴力战，威名久著；加以前次受伤被获，身在多人围守之中，竟能单骑脱逃，真是神勇莫测，以此匈奴人人畏服，将李广起个绰号，号为“汉飞将军”。李广在郡数年，匈奴始终不敢入境。

李广见郡中无事，时时以射猎自娱，生性尤喜射虎，每居边郡，闻说其地有虎，便随带弓箭，亲往射之。及居右北平，地尤多虎，李广常日随带兵士，跨山越岭，寻觅虎迹，虎若被他遇见，一箭一只，莫想望活，也不知杀了多少。一日，李广行到山中转角之处，忽然一阵风过，迎面来一班斑斓大虎。那虎一见有人，便蹲在地上，大吼一声，张牙舞爪猛扑过来。此时李广与虎相去不过数丈之地，随从兵士，见来势凶猛，一时猝不及防，吓得手足无措。李广张弓搭箭，急向那虎射去。说时迟，做时快，那虎一爪早扑到李广身上。一班兵士急持兵器来救，忽见那虎四足一蹬，直挺挺倒地而死，行近看时，原来李广一箭直贯虎心，所以死得如此之速。再看李广身上，却也鲜血淋漓，受了重伤，众人回想适才情景，危险万分，不觉毛发悚然，遂扶着李广，回去延医调治。李广此番几乎丧命虎口，在他人早怀戒心，偏他毫不介意，待得伤痕平复，仍前出外射猎。

又一日，李广自山旁行过，远望草木丛杂之中，隐隐似是一只猛虎，卧在地上。李广觑准，放了一箭，只听飐的一声，那支箭不高不下，正中虎身。众人便赶向前去，要想拖那死虎，谁知近前一看，却是一块大石。再看那箭镞连杆都透入石内，稳稳插定，只余一半箭羽，露在外面，用手拔它不动。大众见了，都道石头何等坚固，箭锋竟能穿入，真是十分奇怪，遂赶回报知李广。李广不信，自来观看，果然不错，心中也觉诧异，于是再回原处，对着那石，重射一箭。谁知此次虽仍射中，箭锋碰在石上，折为两段，石头依然完好，并无损伤，李广连射数箭，终不能入，但不知先前一箭，何以如此，自己也莫名其妙。

李广在右北平首尾六年，适值郎中令石建身死，武帝遂召李广入京，代石建为郎中令。

当日四将出师，独卫青一人立功，以此武帝尤加亲幸。过了一年，是为元朔元年，卫子夫生下一子，取名为据。武帝年已二十九，始得长男，心中甚是欢喜，下诏立卫子

夫为皇后。东方朔、枚皋皆作皇太子生赋以贺。武帝又命立祿祠，使校皋作祿祝之文祭之。枚皋又献赋于卫皇后，戒以慎终如始。卫后既立，外家皆得封赏。卫后长姊君孺，嫁与太仆公孙贺；次姊少儿，先与霍仲孺私通，生子名为去病，后又与陈掌私通。陈掌即陈平曾孙，武帝乃召陈掌为詹事，陈掌竟娶少儿为妻。霍去病年已十八岁，武帝亦用为侍中。

是年秋日，匈奴入寇辽西、渔阳、雁门等处，适值韩安国兵败被围，武帝又拜卫青为车骑将军，领兵三万，出雁门，李息出代郡。卫青与匈奴交战大胜，捕斩敌人数千，奏凯而回。武帝甚喜。先是卫青出兵之前，曾遣小吏减宣，往河东买马。减宣奉命前往，不久如言买齐。卫青爱其才干，遂向武帝保荐。武帝拜减宣为厩丞。一日，卫青又向武帝推荐一人，其人复姓主父名偃，乃临淄人，素学苏秦、张仪之术。家贫客游诸侯，所至不遇，至是入京，来见卫青。卫青与语大悦，遂向武帝保荐。谁知言了数次，武帝未即召用。主父偃久在京师，用度已绝，到处借贷，每多惹人厌恶，寻思无法，只得写成一书，自行诣阙上之。同时又有燕人徐乐，临淄人严安，一同上书，皆言时务。武帝见了三人之书，甚合其意，立即同时召见，对三人道：“君等皆在何处，何相见之晚也！”皆拜为郎中。



主父偃得官上书，多见听用

主父偃得官之后，便时向武帝上书言事，多见听用。元朔二年春，梁王刘襄，城阳王刘延，上书请以邑分与其弟。武帝见奏未决，主父偃进言道：“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，易于制伏，今则连城数十，地方千里，平时骄奢淫乱，有事则合纵谋逆。若依法削小其地，必致群起生变，晁错之事，可为前车之鉴。据臣愚见，诸侯王子弟多者或至十余人，惟有嫡长子乃得嗣立，其余虽系骨肉，并无尺寸之封，未免向隅。愿陛下令诸侯王得推恩分割其地，以封子弟为侯。在彼人人喜得所愿，又出自主上恩德，实则分裂其国，使渐弱小易制。”武帝听了称善，乃下诏允准梁王、城阳王之请。又通告诸侯王有愿分与子弟邑者，许其奏闻照办。于是诸侯王支庶子弟，皆得封邑，藩国由此削弱。

到了元朔二年，匈奴又来犯边，武帝复遣卫青、李息率兵讨之，卫青兵出云中，北至高阙复折而西行，直抵符离，阵斩敌首数千，捕得牲畜数十万，驱逐白羊、楼烦王，尽取河南之地。武帝大喜，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，部将苏建为平陵侯，张次公为岸头侯。主父偃因上书武帝道：“朔方地质肥沃，外阻黄河，形势险要。昔蒙恬筑城以逐匈奴，今可仿行其策，既免戍兵运饷，又可开拓土地。”武帝得书，交于公卿会议，公卿皆以为不便。武帝不听，竟从主父偃之言，下诏以所得河南地，置朔方、五原两郡，使苏建前往筑城，并修复蒙恬故塞，募民十万人，徙居其

地。

一日，主父偃又对武帝道：“茂陵初立，请将各地富豪兼并之家，尽数移徙其间。此等人平日倚借财势，横行乡里，为害地方，今勒令迁居以奉陵邑，内可以充实京师，外可以潜消奸宄，所谓不用刑而能除害，计莫善于此。”武帝依言，即饬有司遵照办理。

各地郡守奉到武帝诏书，即按照章程，查明本地豪杰及家财三百万以上之富户，造具名册，通知本人，预备起程，届期分派吏役押送赴京。当日河内职县，有一大侠，姓郭名解，字翁伯，论起家财，尚不满三百万，原不在应徙之列。但是他侠名素著，势力极大，可算是当地著名豪杰，若将他遗漏，深恐武帝查出，必然究问，说是舞弊隐匿，如何当得起此种罪名？只得将郭解姓名列入数内。

郭解闻说自己应行迁徙茂陵，心中不愿，也知此事非地方官所能为力，必须朝中具有权势之人，前向主上陈明。因想起将军卫青主上所宠，得他一言，当可避免。于是托人转求卫青，代向武帝说情。卫青素闻郭解之名，心想此等小事，并不费力，遂慨然依允，入见武帝，具述郭解家贫，不合迁徙。谁知卫青不代说情，武帝尚不注意，今闻此言，便知他是大侠，愈加不肯放松，因微笑说道：“郭解不过一个布衣，竟有权力，能使将军替他说话，可见其家不贫。”卫青无言对答，只得退下，使人通知郭解。郭解无法，遂率领家口，起程来京。欲知郭解平日为人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十四回 悔愆尤恶人改行 逞睚眦侠客寻仇

话说郭解即善相人许负之外孙，其父亦为游侠，文帝时因事被诛。郭解为人短小精悍，少时凶恶无赖，人或稍忤其意，便必设法将其人害死，方始甘心，因此被他杀害之人甚多。但生性却也慷慨，自视性命甚轻，往往将身借与朋友报仇雪恨。他家中既无甚财产，自己又无职业，遂结识一班无赖，专事打家劫舍，掳掠货物，收藏亡命，为其党羽。偶然安静无事，不去劫掠，便私自铸钱，或发掘坟墓，年未三十，所犯罪案累累，不计其数。

大凡身为盗贼之人，无论老奸巨猾，终有一日破案。况郭解生当文景之世，算是汉朝极盛时代，岂容他任意横行，无恶不作？若在他处，早已被获正法，不知死了几次。偏是郭解，命根牢固，每当犯事发觉，官吏捕拿紧急之时，往往被他逃匿得免。有时即遭拿获下狱，却能设法逃走，或是遇赦放免，也算得有天幸。

及郭解年到三十以后，渐渐积有家财，自己也知悔过，改行为善，自奉俭约，专善替人排难解纷，扶危济困，救人之命，不夸己功，又能以德报怨。但他行为虽变，心肠仍是阴险狠毒，遇有小小仇怨，便记恨在心，暗图报复。又有当地一班少年，仰慕郭解为人，争来归附，探得他心怨之人，事前并不通知郭解，竟设法替他报仇，因此当地人民畏其势力，更不敢与之作对。谁知郭解姊子，一日与人饮酒，倚着郭解之势，强灌人酒，其人愤怒，将其刺死，逃走而去。其姊闻子被杀，自然痛哭，因见凶手未获，便向郭解发怒道：“翁伯一向仗义有名，今竟有人敢杀吾子，凶手又被逃走，如何出得此气？”遂将其子尸身弃在道旁，不肯收葬，意欲借此耻辱郭解，使他代觅仇人。郭解果然遣人暗地查访，竟被他探得凶手去处。凶手自知郭解消息灵通，万难逃脱，一时急得无计，自向郭解出首，将他杀人情由，据实陈明。郭解听说慨然道：“此乃吾甥无理，汝杀他并无不合。”遂安慰其人使去，自将其甥收葬。当地名人闻知此事，皆敬重郭解之义，因此归附之人日多。

郭解持身恭俭，每出外未尝随带从骑，不敢乘车入其县庭，但他行过之处，人皆避座起立。一日郭解正行之际，忽见旁有一人，箕踞而坐，两眼望着郭解，并不动身。郭解便近前问其姓名。后被郭解之客闻知，深怒其人无礼，欲往杀之。郭解急阻住道：“同居乡里，竟不为人所敬，乃是吾德不修，彼有何罪？”客闻郭解之言，方才止住。读者试想郭解一个细民，出入要人起座，已是奇事。更有郭解之客，因此发怒，欲杀其人，尤觉可异。郭解不听其客报仇，引咎自责，似乎不与计较。谁知他计较之心，比前



更深，手段比前更巧，遂乃往见县中尉史，告知其人姓名，并嘱咐道：“此人吾所敬重，请于践更时免其充役。”原来汉时人人皆须充当兵役，一月一换，故名为更。富人不愿充役，出钱二千，由贫人代之，名曰“践更”。此事本系尉史管理，尉史既受郭解之嘱，不敢不从，每轮到其人践更之时，吏役并不传唤，一连数次，都是如此。其人心诧异，自向吏役问其缘由，方知乃是郭解令他免役。其人素来轻藐郭解，至是心感其德，想起郭解出行，众人皆避，自己傲然不动，甚是无礼，不想他反以德报怨，自觉惭愧异常，遂肉袒向郭解谢罪。一时少年闻知，皆说郭解行事大异常人，愈加仰慕。

当日河内一带邻近郡国，皆闻郭解之名，人民遇有急难，皆来恳求郭解，替他解免；或彼此结下冤仇，及生出争论，亦请郭解调停和解。郭解不论道里远近，一诺便行，凡可出脱者，无不替他出脱，即使势难挽救，亦必尽己心力，奔走设法，务使请求之人心满意足，然后方敢受其酒食。众人见郭解一腔血性，无不感动，人人死心塌地愿替郭解效力。

一日，忽有洛阳人前来相访，郭解出见，问其来意。其人具述洛阳有两大姓，因事相仇，彼此各图报复，当地贤豪曾经相继出面调处已有十数次，两家始终坚执不听，特远道来请郭解代为和解。郭解慨然允诺，即同来人到得洛阳。他不欲使外人闻知，等到夜间，亲往两姓家中，委曲劝导。两姓久仰郭解之名，只得勉强听从。郭解乃对两姓道：“吾闻洛阳有名诸公，曾经屡次调停，多不见听，今幸足下肯听解言。但解何苦夺他县贤士大夫之权？君可候我去后，仍请当地诸公，再行出头劝解，然后听从，庶可顾全诸公体面。”两姓许之，郭解遂乘夜坐车悄悄回去。

郭解侠名，传播愈远，便有四方亡命避难之人，前来投靠，日多一日，郭解一律收留。自己家财，本非豪富，却肯养活多人，毫无吝惜，后来愈到愈众，不但饮食无从供给，连房屋都难容留。于是当地一班少年，及邻县富豪，见此情形，便想替他出力，各自驾车来到郭解家中，迎取逃人，载归其家养活。此种举动，本须秘密，大约多在夜半行事，因此每夜郭解门前，必有车十余辆，可见其藏匿逃人之多。读者须知专制时代，人民蜷伏于政府威权之下，困苦颠连，无所告诉，但得一人，能超出政府权力范围之外，缓急足以托命者，便如小儿之投慈母，大旱之望云霓，所以郭解虽是一个无赖小民，竟能号召党羽，包庇犯人，隐然与政府为敌。

此次郭解被徙茂陵，急将逃人处置清楚，收拾行装起行。临行之时，远近来送之人甚多，争出钱财为赠，郭解共得钱千余万。郭解既入关中，关中贤豪，无论识与不识，争来结交，一见如故。郭解虽然新到异地，声气却也广通。当日轺人杨季主之子为县吏，奉命押送郭解。郭解兄子因此怀恨，于路将他暗杀，并割取首级而去。杨季主闻知，心痛其子，要想复仇，郭解遂遣人回到轺县，并杀季主。季主家族见父子二人皆为郭氏所杀，心中愈加不甘，又料得郭解力不小，地方官都无可奈何，惟有叩阊上书，方得伸冤。于是写成一书，备陈杨季主父子被杀情形，并历诉郭解平日种种罪状，遣人诣阙告发。来人奉命，星夜赶到长安，方才行至阙下，未及上书，忽然背后来了一人，也不交言，赶向前来便是一刀。其人不及防备，被刺要害，立刻倒地而死，凶手早已奔逃不见。

原来郭解探知杨氏有人来京上书，急遣刺客觅便将他刺死。刺客如言往寻上书之



人，恰好不先不后，赶至阙下动手。论起阙下乃是天子居处，何等尊严，如今青天白日，竟有人敢在此地行凶杀人，真是罕见之事，一时哄动多人，都来观看。长安令赶来验过尸身，确系被人刺杀，凶手当场脱逃，死者又非本地之人，并无家属出头承领，岂不是一桩无头命案？郭解又可逍遥法外。谁知官吏验尸时，却发现一样绝大证据。原来郭解所遣刺客，虽将上书人杀死，匆忙之中，只顾逃得性命，未及收取其书，以致其书落在官吏手中，奏闻武帝。武帝大怒，下诏官吏严拿郭解，务获究办。郭解早已闻信，先期预备脱逃，却将老母妻子安置夏阳，自己独身出走，意欲前往太原，遂向东北而去。一日，郭解行至临晋关，由此出关，渡过黄河，方可前往太原。平常往来之人，到了此关，皆须查明来历，方才放过。郭解犯事逃走，如何得过此关？偏是郭解大有把握，公然来见关吏籍少翁，直言始末。籍少翁与郭解素不相识，却久仰慕其人，如今得见郭解，并感其直言不讳，遂慨然放之出关。未知郭解此去能否逃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十五回 坐大逆郭解伏诛 谋联姻徐甲奉使

话说官吏奉诏拿捕郭解，密遣吏役到了茂陵郭解家中，但见门已反锁，打开一看，空寂无人，问起左右邻居，知已全家逃走。似此高飞远去，何处寻其踪迹？但料他一路奔驰，必向亲友家投宿。好在郭解迁到茂陵，为日尚浅，近地所有至亲密友，亦无多家，不难逐一访问。遂查得郭解平日常与往来之人，开列姓名住址，按户搜寻，却被他查有头绪。原来郭解手下党羽甚多，此次仓皇出走，未及通知。料得众人闻信，必来追随，故所过之处，投宿一宵，次早临行，必先将此去何地，寄寓何家，告知主人，使其党羽得以跟踪追至。又料得官方前来追问，主人必不肯对他明言。谁知吏役因郭解是奉诏严拿之人，也就认真追捕，遂向郭解亲友苦苦追究。其中有曾容留郭解住宿者，明知郭解去处，起先不肯明言，后被吏役骚扰不堪，因想起自己容留郭解，系在奉诏拿捕以前，原不算得犯罪。又见事隔多日，郭解去得已远，便说出他从前去处，已是追捕不及，遂向吏役吐出实情。吏役闻言大喜，急依言追问到第二家，第二家因有第一家为证，势难推辞，因又供出第三家，如此一路追问，势如破竹，不久遂追究到临晋籍少翁处。

说起籍少翁与郭解不过一面之缘，平日并无交谊，况又明知郭解去处，何妨竟对吏役直说。但他生性却甚侠烈，心想郭解与我素昧平生，一旦急难径来投奔，并肯披肝沥胆，据实相告，毫无疑问，真是我生平第一知己。如今我若将他去处告知吏役，设或因此被获，岂非有负知己？此事万不可行。惟是我执定不言，吏役亦不肯轻易放过；若用虚言骗他，又非大丈夫所为。籍少翁想来想去，左右为难。吏役见他沉吟不语，连连催迫。籍少翁自知无法避此难关，因想起古语有云：士为知己者死。与其利己害人，偷生世上，不如轰轰烈烈，自寻一死，以报知己。籍少翁起了决心，于是拔出剑来，自刎而死。众吏役出其不意，见此情形，尽皆错愕。一时闻者皆叹惜籍少翁是个烈士，只因籍少翁自杀灭口，吏役无从知得郭解去处，到处访查，并无踪影，郭解竟得逃脱。

郭解逃到太原，藏匿经年，及至元朔三年春，武帝下诏大赦天下，郭解闻得赦书，以为可以无事，渐渐出头。一时风声传播，遂被官吏闻知，密遣吏役往捕，竟将郭解捕获，奏闻武帝，武帝即命地方官穷究所犯罪案，并遣使者前往轹县，逐件查办。有司将案情讯问明白，郭解虽然杀了多人，却都是大赦以前之事，不能再行办罪，照例应得放免，谁知此时忽又生出一事。

轹县有一儒生，一日陪同使者闲坐，谈论之间，说起郭解，旁有座客极口称誉，儒



生听了，愤然答道：“郭解专以奸诈犯法，有何好处？”座客被驳不悦，出来告知旁人。此语传入郭解宾客耳中，不禁大怒，便乘儒生不备，将他刺死，并断其舌。此案一出，凶手虽未捕获，众人皆知与郭解定有关系，问官便将此事责问郭解。郭解被囚狱中，实不知何人所杀。吏役在外查访，亦不能查出杀人姓名，官吏遂具奏武帝，说是郭解无罪。御史大夫公孙弘议道：“郭解本是布衣，任侠擅权，竟以小怨杀人，解虽不知，其罪尤甚于知，应判以大逆无道，罪当族诛。”武帝依议。此时郭解家族亦由夏阳拿到，于是全家皆坐处斩。但他党羽甚多，平日感恩慕义之人，亦复不少，先期将其子孙藏匿一二，传至后汉郭伋，即其玄孙，家门复盛，此是后话。



郭解伏法后，主父偃亦因事伏诛

当日郭解伏法，主父偃亦因事族诛。说起主父偃，自得见武帝，专事迎合，武帝欲立卫子夫为后，却因其出身微贱，不免迟疑，主父偃遂从旁设法赞助，子夫得立为后，多出其力。武帝以此愈加宠信，言听计从，遂由郎中擢为谒者、中郎、中大夫，一年之中，四迁其官。主父偃既已得志，便欲报复平生仇怨，先陷燕王刘定国于死。原来燕王刘定国，乃敬王刘泽之孙，康王刘嘉之子。刘嘉于景帝五年身死，定国嗣位，与其父妾淫乱，又夺弟妇作妾，逼三女与之通奸。适有肥如令郢人，忤定国意，定国欲杀之。郢人将告发其淫乱之事，定国先发制人，遣谒者借他事劾奏郢人捕拿下狱，杀之灭口。其时田蚡正在得势，刘嘉之女又为田蚡夫人，郢人兄弟不敢出头申诉。直到元朔二年秋，始来长安，寻见主父偃，具言其事。主父偃前游燕赵，穷困不得志，心中正在怀恨，至是遂令郢人兄弟上书告发，自己从旁证实其事。武帝将

书发下公卿会议，皆言定国行同禽兽，乱人伦，逆天道，其罪当诛。武帝依议，下诏赐定国死，定国闻而自杀，国除为郡。

此事发生之后，朝中各大臣以及各国诸侯王，见主父偃仅向武帝数言，便杀燕王，灭燕国，人人皆恐自己所作罪恶，被其查悉，又向武帝举发，只得曲意奉承，赂以金钱财物，动至千金，主父偃一律收受。又闻知众人畏己，愈觉扬扬得意。旁有亲友见其过于跋扈，便进说道：“观君举动，未免太横。”主父偃笑答道：“吾束发游学四十余年，不得成名遂意。父母弃我，兄弟疏我，朋友鄙我，我穷困之日久矣！今日得志，且图快

意一时。大丈夫生不五鼎食，死便五鼎烹耳。吾日暮途远，故倒行逆施之。”亲友闻言，知得主父偃存此心事，必致失败，果然不久便生出事故。

先是齐人有徐甲者，入宫为宦者，事王太后。王太后生有四女，三女皆为公主，独长女修成君，因非刘氏所出，不得与诸女一样尊贵，以此太后心中尤加怜爱。修成君有一女名娥，太后见其年已长成，意欲嫁与诸侯王为后，使其得享富贵。徐甲窥知太后意思，因见齐王刘次昌，嗣位未久，年纪甚少，料他尚未娶后，何不出为撮合，藉此买得太后欢心？徐甲想定，遂向太后说知，自请前往齐国，必使齐王上书请娥为后。太后见说大喜，即命徐甲赴齐。徐甲辞别太后，收拾行装，正待起程，忽遇主父偃来访。原来主父偃平日专务交结宦官，探听宫中消息，如今闻知徐甲往齐求亲，也想将己女嫁与齐王为妾，于是来见徐甲说道：“足下此去，事成之后，幸为言及偃女，愿得充王后宫。”徐甲领诺而去。

齐王刘次昌，乃孝王将闾之孙，元光五年，嗣立为王，有母号纪太后。纪太后心欲外家得宠，遂以其弟之女，许配次昌为后。谁知次昌不爱纪女，专与后宫姬妾取乐，少到王后宫中。纪太后见了，心中不乐，因想得一法，使其女纪翁主入居宫中，管理后宫，一班姬妾不许近王，意欲纪女得专宠幸。齐王次昌迫于母命，既不得与姬妾取乐，又不愿亲近纪女，却与其姊翁主私通。徐甲不知齐国内情，心中倚着皇太后势力，以为此种亲事，一说便成，故敢一力担任。当日奉命到了齐国，入见齐王刘次昌，告以此事，并述主父偃言语。齐王正在嫌恶纪女，闻言亦自愿意，但是不敢自主，便入宫告知纪太后。纪太后听了，不觉勃然大怒。未知纪太后如何回答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十六回 主父偃殉利亡身 公孙弘曲学阿世

话说纪太后因见齐王纪女夫妇不睦，正在烦恼，忽闻徐甲奉使来说亲事，欲夺纪女地位，勃然大怒道：“王已有后，后宫具备。徐甲本是齐国贫人，及为宦者，人事朝廷，并未闻有所补益。今反欲乱吾王家。且主父偃何人，乃欲以女入充后宫，此是何故？”遂遣人传言辞绝徐甲。徐甲受纪太后责备，不但一场扫兴，直弄得无地容身，回到馆驿暗想道：“我此来在皇太后前夸下大口，如今事既不成，回去将何复命？又想纪太后言语何等刻毒，全不替我留些面子，真是可恨！他既说我乱他王家，我便寻事害她一害，借报此仇。”主意既定，遂遣人在外秘密打听，竟探得齐王与姊翁主私通情事。徐甲得此消息，暗自欢喜，立即起程回京。

徐甲回到长安，入见王太后，将实情瞒住不说，却捏说道：“齐王已是愿意娶娥，但臣又探得一事，不便明言，大约恐同燕王，不如将此议作罢。”王太后听毕，恐又兴了大狱，急说道：“以后不必再提此事。”太后遂将娥嫁与淮南王刘安太子迁为妃。主父偃闻知徐甲已回，急来访问其事，徐甲一一告知。主父偃心中怀恨，便将齐王奸情在外传说，竟被武帝闻知。主父偃遂对武帝道：“齐都临淄，户口十万，市租千金，人众殷富，过于长安，非天子亲弟爱子，不得封此。今齐王在亲属上甚是疏远，况当日吕后临朝，哀王首先举兵，及吴楚七国之乱，孝王几乎从逆。近又闻齐王与其姊私通，亟宜究问。”武帝闻言，遂拜主父偃为齐相，且命匡正其事。

主父偃奉命到了齐国，齐国本他故乡，主父偃自思昔日贫贱之时，受尽种种耻辱，如今富贵还乡，也将他们奚落一番，出此恶气。乃尽召宗族宾客到来，令人取出五百金，分与众人。众人见金欢喜，正待道谢，忽听主父偃说道：“从前吾遭穷困，兄弟不与我衣食，宾客不许我入门，将我看得何等轻贱！我今身为齐相，诸君或不远千里前来迎我，我已看破诸君心事，从今之后，请与诸君绝交，勿得再入我门。”众人见说，羞惭满面，各自取金散去。

主父偃辞绝亲友去后，到任视事，召集王宫宦者，究问齐王与姊通奸之事。宦者被主父偃穷究不过，只得据实供招，供词连及齐王。主父偃便将此事恫吓齐王，其意不过欲使齐王恐惧，对他服罪陪礼，既可报复私怨，且借此敲诈一笔钱财。谁知齐王次昌，是个纨绔少年，禁不起此种恐吓，以为身犯大罪，终难脱免，恐怕学了燕王，与其被执伏诛，不如早寻自尽，遂乘众人不备，服毒而死。主父偃见闹出事来，只得据实报闻武帝。



先是赵王刘彭祖闻燕王定国自杀，其祸皆起于主父偃，因忆主父偃也曾游赵，甚不得志，如今贵幸，既已陷燕王，难保不轮到赵国，意欲上书揭其罪恶。又因主父偃日在武帝左右，恐言不见听，反受其害，以此未敢发作。及闻主父偃出为齐相，彭祖遂遣人上书告偃收受诸侯金钱，所以献计使诸侯子弟多得受封。武帝见书，正在疑惑，忽报齐王自杀，心想定被主父偃胁迫之故，因此大怒，下诏拿捕主父偃，交与官吏究办。主父偃供认曾受诸侯之金，实未胁迫齐王，使之自杀。官吏照录供词奏上武帝。武帝欲免其死，御史大夫公孙弘力争道：“齐王自杀无后，国都为郡，主父偃乃系首恶，非诛偃无以谢天下。”武帝依言，遂将主父偃族诛。主父偃当贵盛之时，及门下宾客，不下千人，至是举家受刑，尸身曝露，竟无一人前来看视。独有凌皎县孔车，替他收葬。武帝闻之，以孔车为忠厚长者，心中深重其人。

当日郭解与主父偃二人，武帝本无意杀之，只因公孙弘一语，皆坐族诛。说起公孙弘，乃淄川人，少时为薛县狱吏，因事免职，家贫无业，遂在海上牧猪。年四十余，始学春秋杂家之说。武帝即位，招集贤良文学之士，公孙弘年已六十，被举贤良，与董仲舒、严助一同对策，武帝命为博士。未几出使匈奴，回京复命，所言不合武帝之意，武帝以为无能，公孙弘只得谢病归里。至元光五年，武帝复征贤良，淄川人又推举公孙弘。公孙弘自念七十老翁，无心仕进，对众力辞，众人不允，强使应命，公孙弘只得再行入京。武帝临轩策问，一时对策者百余人，太常将公孙弘列在下第。武帝见策，亲擢第一。时辕固年已九十余，与公孙弘一同被征，知公孙弘为人，善于取巧，因正色说道：“公孙弘务须正其学问，发为议论，勿得曲学阿世。”公孙弘心畏辕固为人刚直，遂联合一班儒生，极力排挤辕固。辕固见众人不容，遂以老病告归，公孙弘却由此得志。

武帝不见公孙弘已有十年，此次复召入见，也是公孙弘时运到来，武帝却觉他年纪虽老，丰采甚佳，仍拜为博士，待诏金马门。公孙弘又上疏陈述为治之道，武帝甚异其言。此时唐蒙与司马相如，奉命通道西南夷，兴工数年，士卒多死，夷人又不时背叛，发兵征讨，难于见功，巴蜀人民甚以为苦。武帝特命公孙弘前往察看情形。公孙弘回奏，极言通道西南夷并无用处，徒受损害，请罢其役，武帝不听。公孙弘知武帝天性好胜，不纳直言，惟有顺从其意，方得保全禄位，从此幡然变计，每当朝廷会议之时，公孙弘不出主意，但陈述数种办法，任凭武帝自择。每遇事有不可，亦不肯当廷争辩，但约同汲黯等，候武帝无事乘间入见，却让汲黯先行发言，自己随后委曲开说，引得武帝欢喜，所言多见听从。武帝以为公孙弘居心谨厚，日加亲幸，不过一年，官至左内史。

一日朝中又开会议，先期各公卿会同讨论，大众意见相同，约明入朝时一致主张此说，公孙弘也在其列。及至廷议之时，武帝闻众人所议，心中不以为然。公孙弘揣知武帝之意，竟背原约，顺从武帝主张。汲黯在旁，见了愤愤不平，当着大廷，厉声诘问公孙弘道：“齐人多诈无信，先前与臣等同建此议，今忽背约，可谓不忠。”武帝听说，便问公孙弘有无此事，公孙弘也不辩白，但说道：“知臣者以臣为忠，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。”武帝闻言，明知公孙弘背约是实，却因其违众助已，心中甚悦，连声称所言不错。后来左右近臣或言公孙弘之短，武帝愈加厚待。元朔三年，武帝遂擢公孙弘为御史大夫。

先是元朔元年，东夷涉貊君长南闾，率领人口二十八万，前赴辽东，请求内属。武



帝允之，下诏以其地为苍海郡，发遣人役，开通道路，建筑城邑，所费用与西南夷相等。元朔二年，卫青驱逐匈奴，取河南地，武帝又立为朔方郡，修复蒙恬城堡，所费尤多。公孙弘以为无益于国，常请罢之。武帝乃命侍中朱买臣，将设置朔方郡利害情形，设为十问，诘难公孙弘。公孙弘料得武帝执意欲置朔方，若逆其意，必至得罪，遂假作无辞对答，向武帝谢道：“臣是山东鄙人，不知此策之利，但愚见不如罢去西南夷及苍海，专事朔方。”武帝方从其言。当日朱买臣既难倒公孙弘，武帝甚喜，遂命为会稽太守。未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十七回 怀印绶买臣得官 载后车故妻自缢

话说朱买臣字翁子，乃吴县人，家贫，专喜读书，不事生产。年至四十余，愈加穷困，衣食不周，乃与其妻上山伐柴，挑向市中贩卖，得钱以供日用。买臣每日挑柴入市，一面行路，一面读书唱歌，口内并无休歇。其妻在后相随；见此情形，心中发急。因想丈夫本是读书人家，一旦落泊，竟至卖柴过活，说起来何等惭愧，如今只好挑着担子，低头走过，免被众人看出。谁知他反在人群中，朗读高唱，似恐大众不知，要将自己丑相，引起人人注目，不知是何意思。于是赶上前来，阻住买臣，令其勿唱。谁知买臣唱得高兴，声音愈高，一连数次，都是如此。

其妻因买臣屡劝不听，老羞成怒，便对买臣道：“汝自己不顾体面，也就罢了，只是我何苦跟着汝出头露面，被人笑话。汝既不听我言，从今放我回去母家，彼此断绝夫妇关系，各寻生活去罢。”买臣见说笑道：“我年至五十当得富贵，今已四十余岁，不久时运到来，便可发迹，汝随我受苦，为日已久，何妨暂时忍耐，待我富贵，报汝之功，切勿急于求去，免得后悔。”其妻闻言怒道：“似汝此种行径，终久不过饿死沟中而已，何能富贵？”买臣再三挽留，其妻决意要去，买臣无法，只得写了一纸离婚书，任其别嫁。



朱买臣穷困受妻辱

买臣既无妻室，独自一人挑柴过市，口照常歌唱。一日，买臣担柴下山，一路行来，身体觉得困乏，又兼腹中空虚，衣裳单薄，一时饥寒交迫，不能支持，遂就路旁坟墓暂行歇息。无意中忽然遇见故妻。原来其妻自与买臣离婚，另嫁一个平民，家中薄有

财产，尚可度日，比起买臣，胜过许多，也就心满意足，此日正同后夫家中人等出外祭奠，瞥见买臣歇下柴担，蹲在墓间，身子缩做一堆，料他是为饥寒所困，心中念起旧情，不觉恻然。遂将祭毕菜饭，给与买臣饮食，买臣也不推辞，饱吃一顿。

买臣自少读书，本想上进，只因无一人荐拔；意欲西上长安，又苦川资缺乏。自从其妻去后，落魄数年，恰值会稽郡吏入京上计，随带衣粮并进贡方物，装人大车，买臣遂求充士卒，一路押送车物，随从到京，住在会稽郡邸。原来当日远郡皆在京师设邸，以为上计吏卒往来食宿之所。买臣既得入京，便向阙下上书。武帝见书，未即报闻。买臣在公车门待诏日久，不见动静，用度告罄，孤身初到长安，并无亲友可以告贷，渐至食用不给，只有同来上计吏卒，见其穷苦无食，轮流帮贴饭顿。买臣等候一时，心想武帝事忙，未必记忆他所上之书，正在进退维谷，无法可想，忽值严助由会稽太守任内回京。买臣与之同县，便求见严助，托其引进。严助遂向武帝推荐，武帝召入与语，买臣陈说《春秋》及《楚辞》，武帝甚悦，拜为中大夫，与严助一同侍中。

买臣为侍中，久之因事免官，仍居长安，常向会稽守邸之人寄居就食。未几，武帝忽忆买臣，复召为待诏。时东越王余善，反复不臣。武帝意欲兴兵讨之，买臣因进言道：“从前东越王居住泉山，地势高峻，一人守险，千人不能上。今闻东越王南迁大泽之中，离泉山五百里，我若发兵浮海，直指泉山，席卷而南，东越可破也。”武帝深以为然，遂下诏拜买臣为会稽太守，命买臣到郡，预备楼船粮食及水战兵器，等候诏书到时，兴兵进发。武帝又笑对买臣道：“古语有云：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锦夜行，今君此去，意中何如？”买臣叩头谢恩辞出。

买臣受诏出了宫门，满心欢喜，自念飘泊半生，被人冷眼，如今得志，料想外间尚无人知，何妨假作贫穷，试他一试。于是仍将破旧故衣，穿在身上，怀了印绶，步行直至会稽郡邸。此时天气炎热，买臣走得气喘吁吁，汗流遍体。看看行到郡邸门前，遇见素识之人，姓钱名勃，不知他已贵为太守，便上前迎问道：“暑天出行，得无劳苦。”信手取出纨扇一柄，赠与买臣。买臣道谢，走入邸内，却见一班上计郡吏，在内相聚饮酒。买臣走过，众人置之不理。买臣也不言明，便入房内，仍与守邸之人一同吃饭。守邸人因买臣寄食已惯，并不生疑。买臣食到将饱，故意将怀中绶带，露出一角，守邸人见了，不觉诧异，走近前来，信手将绶带拖出，却见中包一印，取印看时，原来是会稽太守官印。守邸人顿然吃惊，连忙走出房外，告知上计郡吏。一众郡吏，酒已饮醉，闻说何曾肯信，大声斥为妄言。守邸人道：“汝若不信，试来一看，便知真假。”中间也有买臣故人，素来看轻买臣，闻言立即起身，一路摇头说道：“岂有此事！”及走入房内，提起印绶细看，不觉呆了，连忙回报众人，说是确实。满座闻言，酒都吓醒，于是告知郡丞，一同入见。此时大众寂静无声，各各整肃衣冠，推推挤挤，排列中庭，请出买臣拜谒。买臣方徐步出房受拜。少顷，长安厩吏，驾着驷马车来迎买臣，买臣乘车而去。临行心感钱勃之情，邀同赴任，待为上客，后又用为掾史。

当日会稽郡人，闻得新任太守将至，发出民夫，修理道路。各县官吏，又分遣吏役，远来迎接。买臣一路前呼后拥，车百余辆，及人吴县界内，买臣留心观看。回想昔日卖薪行歌，何等困苦，如今何等风光！只可惜故妻一力求去，无福消受荣华富贵。买臣正在沉思，瞥见道旁站立多人，万头攒仰。原来县中士女，闻说太守上任，争来围



观，此时买臣故妻，不知太守是谁，也来随众观看。却被买臣一眼瞧见，遂命停车，唤到面前。其妻行近细看，方才认得太守就是买臣，一时心中悔恨，满面羞惭，一语也说不出。买臣问知其夫，方替太守修路，亦即遣人召到，将其夫妇，载入后车，一同到得郡署，拨出后园房屋令其居住，供给饮食。买臣又置酒遍邀故人，与之欢叙，凡有恩于己者，逐一报答。买臣本是一个樵夫出身，今日贵至二千石，又在故里为官，可谓心满意足。

买臣既已富贵，自然另行娶妻生子，却仍将故妻并其后夫留养园中，一则念起旧日夫妇之情，二则报其墓间一饭之德，在买臣也算情至义尽。其后夫本是平民，忽得太守厚待，坐享现成衣食，乐得安闲过日。独有买臣故妻，自念上半世跟随买臣，受尽许多辛苦，岂料如今买臣得了好处，自己虽仍活在世上，却与他成为陌路之人，不得一毫受用，平白让与他人。虽是自己福薄，也由当日一念之差，硬要离婚，以至于此。如今覆水难收，回想从前，悔已无及。但是长日住在此间，受他供给，自觉无面见人，心上实是难过，到不如死了还觉干净。主意既定，等到夜间，后夫睡熟，便解下腰带，自缢而死。算起她在园中，恰才住了一月，及至次早后夫方觉，解救已是无及，急来报知买臣。买臣闻信叹息，给与钱文，命其买棺收葬。清人谢启昆有诗咏买臣道：

四十无闻岂丈夫，负薪行路且摊书。
功名半为饥寒迫，贫贱方知骨肉疏。
上阙刚逢须诏日，怀章正是受恩初。
未能免俗惊群吏，一饭前妻载后车。

朱买臣五十出仕，数年间做了本郡太守，已算是晚景亨通，但比起公孙弘七十被举，不过数年，竟然拜相封侯，其遭遇又觉不如。欲知公孙弘如何拜相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十八回 平津开阁延贤人 张汤具狱磔盗鼠

话说公孙弘身为御史大夫，不过两年，武帝又用为相。先是汲黯本与公孙弘交好，自因前次廷议，公孙弘违背众人原约，顺从武帝之意，汲黯大怒，当面指摘其过，二人由此有隙。汲黯生性刚直，因见公孙弘一味阿谀，行事又好矫饰，心中甚恶其人。一日，武帝临朝，汲黯近前说道：“公孙弘位在三公，俸禄甚多。今闻乃为布被，足见其诈。”武帝闻言乃召公孙弘问之，公孙弘慨然承认，并说道：“九卿中与臣交好者，无过汲黯。今日汲黯当廷诘问，实中臣弘之病。臣弘备位御史大夫，乃为布被，迹近钓名，真如汲黯所说。但是若无汲黯，陛下安得闻此言语？”武帝见公孙弘被汲黯面斥，并不发怒，自己满口认错，反说汲黯好处。可见公孙弘宽容能让，心中愈觉其贤。到了元朔五年，遂将丞相薛泽免官，拜公孙弘为丞相，并封为平津侯。从前丞相皆以列侯为之，至公孙弘独无爵邑，故武帝特加封爵，其后官至丞相，照例皆得封侯，遂成为故事。

公孙弘自以出身布衣，位至丞相，不可忘本，于是起客馆，开东阁，延请贤士，与之谋议。其客馆分为三种：一曰钦贤馆以待大贤，凡德堪辅相佐理阴阳者居之；一曰翘材馆以待大才，凡才任九卿将军二千石者居之；一曰接士馆以待国士，凡有一行之善一艺之长者居之。公孙弘每食不过一肉，脱粟为饭。所得俸禄，皆以供给故人宾客，家中并无余财。一日，有故人高贺来访，公孙弘留住相府，也将自己饮食服用，出来款待。高贺见日间所食不过脱粟，夜间所卧不过布被，以为公孙弘有意薄待，心中怨恨，便对公孙弘道：“我初来时以为必得一番好受用，谁知大失所望，似此脱粟布被，我自有之，何须仰慕故人富贵？”说罢辞谢而去。公孙弘听了，满面惭愧，只得由他去了。高贺出外又对人说道：“公孙弘内服貂蝉，外穿麻袋，内厨每食五鼎，外膳仅有一肴，似此何以示天下？”此言传布一时，于是朝廷上下，多疑公孙弘矫为节俭。公孙弘叹道：“宁愿逢着恶宾，不愿逢着故人。”

公孙弘为人多闻见，善谈论，喜嘲谑，常言人主病在不广大，人臣病在不节俭，所以自奉极薄。然奉养后母，却甚孝顺，后母死后，服丧三年，也算是他好处。但是性多疑忌，外宽内深，凡人与他有隙，无论远年近日，牢记在心，外面假作交好，终久必借事报复。当日主父偃得罪，武帝欲免其一死，公孙弘平时遇事多顺从武帝之意，独与主父偃素有嫌隙，遂向武帝力争，主父偃竟因此族诛。及为丞相，心怨汲黯，知得武帝意思，亦不甚喜汲黯，便欲借事诛之。一日入朝向武帝奏道：“右内史所管界内，多系宗室贵人，地方号称难治，非得素有重望之人，不能称职，请徙汲黯为内史。”武帝遂下



诏拜汲黯为右内史。汲黯在任数年，职事并无废弛。公孙弘竟寻不出他过失，只得罢手。

公孙弘又与董仲舒不睦，亦思设计害之。说起董仲舒，自从建元元年被举贤良，与公孙弘一同对策，武帝命为江都相。其时江都王刘非，乃武帝之兄，素性骄傲好勇，仲舒以礼匡正，王亦甚加敬重，后因事废为中大夫。建元六年，辽东高庙及长陵高园殿，皆被火灾，仲舒作成一篇论说，推言灾异之理。方才拟就草稿，未及奏上，适值主父偃来访仲舒，却遇仲舒不在，见草稿中语多讥刺。主父偃平日因仲舒名誉甚重，心生嫉妒，便想借此害他，于是偷了草稿，奏上武帝。武帝发交儒生阅视，儒生中有吕步舒者，本是仲舒弟子，见了此稿，不知其师所作，大加驳斥，说是下愚。仲舒竟因此下狱，论罪当死。武帝下诏赦之。仲舒出狱家居，其时公孙弘又以贤良被举，公孙弘本与仲舒皆学《春秋》，所学不及仲舒，但以能迎合帝意，数年之间，位至丞相，仲舒守正，常斥公孙弘为阿谀。公孙弘因此怀恨在心，欲图报复。一日忽报胶西相出缺，公孙弘满心欢喜。

原来胶西王刘端，亦武帝之兄，为人狠戾，时常犯法杀人，朝臣屡请诛之，武帝不忍。刘端尚不知改过，所为比前加甚。武帝遂依有司之请，削其国土大半。刘端由此心中愤怒，假作一切不管，府库房屋坏漏，雨淋日晒，财物腐烂，损失不计其数。刘端明知，置之不理，并不许迁移他处，又饬属官不许收取租税，撤去王宫宿卫，将宫中正门封闭，另开旁门出入。时常改变姓名，假作布衣，前往他国。汉廷所委相与二千石到了胶西国中，若欲依法办理，刘端即使人寻其过失，出头告发；不能寻得过失，便设计或用毒药将他害死。相与二千石，倘附和刘端，曲从其意，朝廷又加罪责，以此胶西虽是小国，前后所委相与二千石，坐事被杀者甚多。公孙弘便想借此陷害仲舒，遂奏明武帝道：“惟有董仲舒可为胶西王相。”武帝依言，命仲舒前往赴任。仲舒受诏也不推辞，到了胶西。刘端闻知仲舒是个大儒，久仰其贤，心中敬重，也就另眼看待。仲舒在胶西一时，国中无事，因恐日久获罪，遂亦告病辞职。公孙弘见害他不得，也就无如之何。

当日与公孙弘最为相得者，惟有廷尉张汤。张汤乃杜陵人，自少便生成一种吏才。其父为长安丞，一日出门，使之看守房屋，张汤年纪尚幼，小儿心性，不免贪图游戏，未及留心家事。到得其父回时，查看一切，谁知厨中藏留之肉，被鼠窃食，其父发怒，将张汤打了一顿。张汤被打，自念为鼠所害，心中不甘，要想寻鼠报仇。

次日其父出外，张汤闭上房门，掘开鼠穴，果然捕获一鼠，并搜得食剩之肉。张汤大喜，心想平日常见父亲审理案件，处决罪犯，甚是有趣，我今捕得此鼠，正好仿照父亲行事，不但泄愤，又可取乐。于是将鼠缚住，当作犯人，自己做起刑官，坐堂审案。吊起此鼠，取出余肉，喝问道：“此肉是否被汝窃食？”那鼠只是唧唧作声，张汤便当他不肯实供，喝令拿下拷打，自己却用小棍，向着鼠身乱敲。那鼠被打，跳跃大叫。张汤当作他已招认，遂录出口供，拟下判词，援据法律，处以死罪。又假作文书将此案申报朝廷，得了批准，案情已定，然后将鼠就堂下磔死，算是行刑了结此案。

张汤正在游戏，恰值其父回来，问知其事，便索取张汤所作判词，看了一遍，心中大加惊异。暗想此判词字字精当，如同老狱吏一般，我一向并未教他，他又何从学得，想是生成天才。既然如此，索性造就他将来做个刑官。从此其父便将自己经办案件，所



有文书判词，交与张汤书写，使之练习。张汤对于刑狱，日加熟悉。及其父死后，张汤初为长安狱吏，便干没他人财物。又与长安富商田甲、鱼翁叔等交结，彼此钱财往来。其时正值景帝末年，王皇后同母之弟田胜，因事犯罪，系在长安狱中。张汤暗想此人乃皇后之弟，将来太子即位，便是国舅，正好趁此时先烧冷灶，结下交情。于是倾身照顾田胜，吩咐狱卒好生看待，又设法将所犯案件宽缓下来。果然不久武帝即位，田胜得释出狱，封为周阳侯，心中十分感激张汤，与之结交。又带领张汤，遍见朝中贵人，替他博取名誉。恰遇宁成由中尉移为内史，张汤为其属吏，甚被赏识，荐于丞相卫綰，卫綰调为茂陵尉。及田蚡拜相，以张汤为丞相史，荐补侍御史。陈皇后巫蛊事起，武帝发交张汤审办，张汤穷究党羽，连坐死者三百余人。武帝以汤为能，擢为太中大夫，命与赵禹共定律令。未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十九回 拜廷尉张汤得宠 决疑狱倪宽显名

话说元光五年，武帝使张汤与赵禹同定律令。赵禹乃郿县人，曾事周亚夫，为丞相史，府中属吏皆称其公廉，惟周亚夫不肯信任。或问其故，亚夫道：“吾极知赵禹才能，但其人用法深刻，不可使居大府。”至是赵禹积官至太中大夫，奉命与张汤做了同事，二人意见相同，彼此一见便如旧识，深相结纳。赵禹年长，张汤以兄礼事之。所定法令，专务苛酷。又作见知故纵之法，凡官吏见知他人犯法，不即出头告发，是为故纵，与犯人同一办罪。又刑官用法严猛，故入人罪者，其罪从轻；若故纵犯人者，其罪从重。此令既定，一班官吏皆受拘束，欲免朝廷督责，不得不从事苛刻，由是酷吏借此逞威，无辜之民多被诛戮矣。

到了元朔三年，武帝遂拜张汤为廷尉，用赵禹为少府，赵禹为人清廉，生性倨傲，在朝不与公卿往来，门无食客，一意奉公孤立。张汤偏想卖弄智巧，上结武帝欢心，下博众人称誉。廷尉属官甚多，有廷尉正、左监、右监、掾史等名目，分部办事。张汤到任，便留心察看属官性质，某人苛刻，某人和平，分别记在心上。每遇有案件，张汤先探明武帝意思，若武帝意主从严惩办者，便发交苛刻之人讯问，武帝意在从轻发落者，便发交和平之人审判。至其人实在有无犯罪与所犯之罪，是轻是重，以及属官审判是否合法，一切不问，但求能如武帝之意，不被批驳，便算尽了自己责任。

张汤有时遇见案件，探不出武帝意思，或武帝对于此案，并无成见，张汤却另有主意。心想主上平日最恶土豪游侠，但遇此等人犯到案，不管如何，便加他一个重罪，料不至十分违背上意；至于贫弱小民，张汤本有意将他超生，却又想到武帝生性雄猜，遇事定要恩自己出，于是仍行判定罪名，具文奏上，自己又亲向武帝说道：“此案依律虽应办罪，尚望陛下裁察。”武帝听说，知他是替犯人求恩，往往依言轻减其罪，或径行释放。若是遇着疑难案件，张汤先向武帝陈明原因，分别数种办法，自己不敢主张，听候武帝定夺，等到武帝决断之后，便将此种判词，编入例案，列为定法。张汤如此办案，也算体贴武帝意思，煞费苦心，自然买得武帝欢喜。谁知张汤过于讨好，不免弄巧成拙，有时奏事不合帝意，反遭武帝诘责，张汤只是免冠叩头，自己认错。一面留心细听武帝言语，知得武帝意见，便举出贤能属官姓名，说道：“某人曾向臣主张此议，臣生性愚蠢，不用其言，以致做事错误。”武帝见其深自责备，也就气平，并不加罪。有时武帝见其奏事甚合己意，连声称善，张汤却不自承认，反说道：“臣并不曾想到此处，乃是属官某人所为。”武帝听了，以为张汤竟能推贤让善，愈加信任。



张汤又见武帝性喜文学，一时进用之人，大抵儒生为多，自想系刀笔吏出身，平日未读儒书，恐被舆论看轻。此时正值董仲舒由胶西谢病回京，家居茂陵，一意修学著书，不问家事。武帝甚重其人，朝廷每有大议，常使张汤往问仲舒，仲舒依据经义，对答皆有法度。张汤便以师礼奉事仲舒，一面结交儒生，敬礼名士。其实张汤但知法令刑罚，何曾晓得经术，对于一班文人士，气味不同，势难投合，不过欲得众人说好，所以违了本心，强勉与之联络。又建议请武帝选派博士弟子曾习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人，充补廷尉属官。于是法庭之中，也有儒生在内供职，但张汤意在借此装点门面，何曾实心任用。

一日，张汤忽遇一桩疑难案件，召集亲信掾史，会议办法，奏上武帝。武帝批驳下来，张汤又与掾史再三斟酌，另拟办法奏上。武帝又不合意，重行批驳。张汤两次被驳，心中忧惧。一众掾史，已是费尽心思，更无方法可想，彼此面面相觑，计无所出。正在惶急之际，忽有一人走来，见此情形，上前动问。



张汤像

此人姓倪名宽，乃千乘人，自少师事欧阳生，学习《尚书》。自武帝即位，始置五经博士。及公孙弘为丞相，建议设置博士弟子五十人，飭令各郡国选取人民，年在十八岁以上，仪状端正者，补充博士弟子，每年考试一次，及格者调补郎中及文学掌故。倪宽被选人京，师事博士孔安国褚大为弟子。只因家中甚贫，住居长安，旅费无出，便为同学诸人炊煮饭菜，诸人一同供其伙食。倪宽平日刻苦勤学，遇有放学之日，便出外替人佣工，赚得工资以供用度。但他虽是作工，仍带经书前往，稍得休息，便取经书诵读，以此学问大有精进。谁知身礼过劳，忽得一病，卧床不起。倪宽孤身远客，平常尚不觉得，一到病中，举目无亲，真是凄惶万状。却亏得好友韩生，极力照应。说起韩生，家中略有财产，与倪宽本不相识，只因他天性好奇，一日忽发奇想费了五千钱，给与一个有名相工，邀他同到学校看相。将一班博士弟子，逐人看过，因问相工：“何人当贵？”相工看了一遍，独指倪宽对韩生道：“此生必贵，将来位至三公。”韩生谢了相工，令其回去，遂来与

倪宽相见，各通姓名，结为朋友。韩生一味与倪宽要好，倪宽也感其情谊，二人遂如以胶投漆，十分亲密。韩生见倪宽独居无伴，便将自己行装，搬来同住，及至倪宽得病，韩生替他延医调药，递汤送水，日夜伺候，如同仆人。倪宽病愈，异常感激韩生，从此二人相待有逾骨肉。及至年终考试，倪宽及格，得补掌故，未几又调补廷尉文学卒史。

倪宽为人温和，机警有智略，善作文字，惟是口才颇拙。自补廷尉府中，所用无非刀笔法律之吏，倪宽独以儒生杂在众人之中，众人都道他未曾练习事务，

遂不分派职事，但命为从史，前往北地审视牲畜。倪宽在北地数年，此次回至廷尉府，缴上牲畜数簿，恰值众掾史会议案件，倪宽见一个个愁眉苦眼，心想必是一件疑难之事，不免向前动问，众人此时无法，只得详细告知。倪宽却想得一种办法，遂对众人陈述意见。众人便请倪宽拟个奏稿。倪宽提起笔来，一挥而就。众人围着观看，无不拜服，急持奏稿来见张汤，告知其事。张汤看了一遍，不觉大惊，急召倪宽入见，与之谈论片刻，甚加赏识，立擢为掾，便将倪宽所作奏稿，奏上武帝，即日便得武帝批准。过了数日，张汤入朝，武帝问道：“前次奏章，非是俗吏手笔，到底何人所为？”张汤说是倪宽，武帝点头道：“我已久闻其名。”张汤退朝，便将倪宽升为奏谏掾。倪宽每依据经义，判决疑狱，张汤甚加倚任。

张汤自见身居高位，愈想博取名誉，平日行事务为修饰，所得俸禄，用以广交宾客，周恤族人。对于故人子弟现为官吏者，尤加照护，每遇出外酬应，不避寒暑。以此张汤虽然用法深刻，却得众人称赞，连丞相公孙弘都时常说他好处。独有汲黯听见张汤更定法令，得为廷尉，心中不悦。一日同侍武帝，汲黯忽面责张汤道：“君为正卿，上不能广先帝之功业，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，使国富民安，人不犯罪，何故空将高皇帝所定法令纷纷更改？似此行事，祸及子孙，将来必至绝种。”又一日，汲黯与张汤相聚议事，张汤所言，无非苛刻琐细。汲黯不入耳，忍不住发怒骂道：“世人常言刀笔吏不可为公卿，此语果然不错。使张汤得志，必致天下人民不得安宁。”张汤被汲黯当着大廷广众，几次直言责备，并不容情，心中自然怀恨，便与公孙弘联络一气。

当日武帝正宠信公孙弘、张汤二人，偏遇汲黯屡斥其短，因此赌气，反升二人官职。汲黯当建元六年即为主爵都尉，其时公孙弘、张汤尚是小吏，不过几年，便与同列，如今竟居其上。汲黯身为九卿十余年，并未升擢，又见二人得志，愈觉郁郁不平，一日因事入见武帝，不觉当面说出。未知汲黯说何言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 卫青立功封三子 赵禹选士得二人

话说汲黯因见公孙弘、张汤用事，自己不得升擢，遂入见武帝，突然说道：“陛下任用群臣，譬如积薪，后来者反得居上。”武帝闻言默然不悦。及汲黯退出，武帝对左右叹道：“人果不可无学，试听汲黯言语，比前更加愚戇。”原来汲黯专学黄老，不喜儒术，所以武帝讥其无学。此时武帝正一意征伐匈奴，取得河南之地，设置朔方郡，汲黯又屡劝武帝安静少事，与匈奴和亲，武帝不听。当日朔方之地，本系匈奴右贤王管辖，今被汉兵夺取，心中怨恨，连年起兵入边，杀略官吏人民甚多，武帝愈加愤怒。元朔五年春，右贤王又来侵扰朔方，武帝命车骑将军卫青，率领马兵三万，兵出高阙。又拜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，左内史李广为强弩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，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，各领人马兵出朔方。诸将皆归卫青节制。复命大行李息、岸头侯张次公领兵出右北平以为救应。卫青奉命与诸将领兵到得边境，匈奴右贤王早已退出塞外。卫青遣人探得右贤王约有六七百里，遂传令诸将，出塞追击。诸将奉令，各领部下人马，偃旗息鼓，悄悄前进。行了多日，竟被追及。原来右贤王闻知汉兵来攻，心想道路遥远，汉兵何能到此，当晚饮酒醉卧，并不设备。偏遇汉兵十余万，乘夜席卷而至，将右贤王四面围住。胡兵出其不意，张皇失措，又兼黑夜之中，难于辨认，但听到处喊杀之声，震天动地，也不知汉兵来了多少。右贤王从梦中惊醒，吓得心胆俱碎，急带同爱妾一人，胡骑数百，拼命杀条血路，突围北走。胡兵逃走不及，多被擒杀。此一场虽然走了右贤王，却生擒右贤小王十余人，掳得男女一万五千余人，牲畜数十万头，斩取首级，不计其数。汉兵大获全胜。卫青先遣飞骑回京报捷，自己率同诸将班师回国。武帝闻信大喜，立遣使者赍持大将军印绶往迎卫青。卫青领兵入塞，恰值使者到来，就军中开读诏书，拜卫青为大将军，诸将皆归统属。卫青受了将印，奏凯回京，入见武帝。武帝优加慰劳，下诏加封食邑八千七百户，又封卫青长子卫伉为宜春侯，次子卫不疑为阴安侯，三子卫登为发干侯。卫青再三辞谢道：“臣托赖陛下神灵，诸将出力，幸得战胜，已蒙陛下加封食邑。臣三子皆在襁褓，未有勤劳，滥叨爵赏，不足以服将士之心。伉等三人，不敢受封。”武帝道：“我非忘却诸将之功，今当以次封赏。”于是公孙贺、李蔡、公孙敖、韩说等皆得封侯。卫青见武帝不许辞封，只得谢恩退出。

卫青屡次出师，皆立大功，官位既尊，便有许多人士来投门下，卫青虽然以礼接待，却未向武帝举荐一人，因此一班文士，无人称誉。旁有部将平陵侯苏建进说道：“大将军位至尊重，但恨不为士大夫所称，尚望将军推贤荐士，效古代名将所为，则名



声自然日盛。”卫青听了谢道：“昔日魏其、武安，厚招宾客，常为天子所切齿，须知亲待士大夫、进贤人、黜不肖，乃是人主之大权。为人臣者，但当奉法守职而已，何必招士。”读者试想卫青当日名位未显，也曾荐过减宣、主父偃二人。如今亲贵无比，反不肯引荐一人，其中自有原因。原来卫青久事武帝，深知武帝天性雄猜，凡提拔一人，必要恩出自上。公孙弘身为丞相，广开东阁招贤，尚不敢有所举荐，何况卫青身为武将，手握兵权，自然更须避嫌。即如主父偃虽经卫青推荐，武帝却不任用，直待自己上书，方得召见。后竟因事族诛，卫青愈加警戒，以此专务和柔退让，对于朝廷用人行政，一切不肯干预。

谁知卫青无心荐士，武帝却有意求贤。先是卫青未拜大将军之前，一日武帝有诏，选择卫将军舍人，用为郎官。卫青奉诏，也不问其人贤否，但拣舍人中家产富足者十余人，命其各自备办鞍马绛衣佩剑，开具姓名，预备人奏。忽报少府赵禹前来拜谒，卫青延入相见，谈及此事。卫青传令唤进所选舍人，遍请赵禹看过，是否合格。赵禹逐一唤到近前，试问以事，大都不能对答，或是对答不清，一连问了十余人，竟无一人明白晓事。赵禹心中暗想，将军也太糊涂，似此等人，如何选他入见主上，遂对卫青说道：“吾闻古语有云：‘将门之中必有将’，又云：‘不知其君，视其所使；不知其子，视其所友’。今主上下诏举将军舍人者，欲以此观将军能得文武贤才之士也。若但取富人子应诏，一无智略，如木偶人，被以锦绣，徒具外观，全无实用，如何去得？”卫青被赵禹说得羞惭满面，心中顿觉失望。也知赵禹原是一番好意，替他打算，于是尽召门下舍人，一共百余，齐集一处，请赵禹代为选择。赵禹向百余人逐名问话，末后指着二人对卫青道：“只此两人可以入选，其余无一可用。”卫青举目观看所选之人，原来一名田仁，一名任安。

说起田仁即鲁相田叔少子，自少随父在任。田叔病死任上，鲁人感其公廉，奉百金为祭礼。田仁力辞不受，说道：“不因贪得百金，致伤先人之名。”闻者叹其有志。田仁年既长成，勇健多力，只因家贫，屈身为卫青舍人，素与任安交好。任安字少卿，荥阳人，自幼丧父，贫困无聊，不得已为人御车。前往长安，求为小吏，又难遂意，乃入籍为武功人。武功系扶风西界一个小邑，任安以为小邑无甚豪杰，容易出名，所以在此居住。住了一时，竟得补充亭长。武功地僻多山，邑人常相聚打猎，任安每为匀分所得麋鹿雉兔。又当猎时，分配老小之人，使当容易职务，众人皆喜任安分派公平，并无异言。一日，邑人又将出猎，聚集一处，约有数百人，等候任安分派。任安到了，举目巡视一周，便说道：“某人之子某甲，何故不来？”众人留心观看，果然某甲未来，都怪任安目力生得敏捷，一览便知，不用点算，由此愈服其能。不久任安遂升补三老，又被举为县长。忽值武帝出游，任安办理供应不周，因此免官。遂投卫青门下，恰与田仁相遇。二人本属旧交，如今又是同事，彼此相见，各叙近况，愈加亲密。

当日卫青门客甚多，统归家监管束，由其分派职守。家监既握用人之权，便将一班舍人，当作自己属吏，于是装出长官身分，所谓“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”。一班舍人，既受管辖，无不仰其鼻息，家监遂借此发一笔小财，不问其人才干如何，但照出钱多少，分派职务高下。田仁与任安一样贫穷，无钱奉承家监，家监便派二人养马。论起养马，已是下等职务，谁知其中又分等次，只因二人不出一钱，所以派他一个最下等去



处，所养乃是顽劣不驯之马。二人奉派，只得前往当差，虽然受了委屈，却喜彼此仍得相聚一处，日间饲养马匹，夜间便在马厩旁一间小小草屋安身。二人同床而卧，田仁自念屈身贱役，心中愤愤不平。一夜，便对任安道：“家监甚不知人。”任安答道：“将军尚不知人，何况家监。”田仁听说，也就叹息无语。

后来卫青屡伐匈奴，二人皆随军征进，立有微功，卫青拔为骑吏。一日，二人随卫青前往平阳公主家中，主家留住吃饭，命二人与一班骑奴同席而坐。二人心中暗怒，也不言语，突然拔出刀来，割断坐席，移到他处吃饭。大众见二人此种行径，不禁诧异，觉得他俩自抬身价，不屑与众人同席，甚是讨嫌，却也不敢出言责备。此次朝廷有诏，选取舍人为郎，卫青但知讲究排场，专选富人子弟，二人已是绝望。却值赵禹到来另选，竟将二人看中。谁知卫青一见二人贫穷，意中甚是不满，待得赵禹去后，便向二人发话。未知卫青所言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十一回 卫青得尚平阳主 汲黯见惮淮南王

话说卫青被赵禹说他所选不当，已觉惭愧。后见赵禹单单选出田仁、任安二人，暗想许多有钱之人，他偏不要，却看中两个穷人，真不可解，因此意中甚是不平。待得赵禹去后，便想难他一难，遂向二人道：“汝可各自备办鞍马新衣。”二人见说，心想将军明知我家贫穷，有意将我奚落，于是也就负气答道：“家贫无力备办。”卫青闻言怒道：“汝二人既自知家贫，又何必出此言语，观汝颜色快快，似乎此去乃我有求于汝，此是何故？”卫青说罢，含怒入内。待要仍用前次所选十余人，不举二人，又恐应了赵禹所言，不合武帝之意，自己有失光彩；要想另选，又不知何人合格，且恐辜负赵禹一番好意，不得已方将二人姓名开列上闻，一面给与二人衣装，预备召见。

武帝看了名单，立召二人入见，问道：“汝二人有何才干，可互相推举。”田仁对道：“提桴鼓，立军门，使三军之士乐于死战，仁不及任安。”任安亦对道：“决嫌疑，定是非，治理官事，使百姓无怨心，安不及田仁。”武帝听了，大笑称善，遂皆拜为郎中，使任安护北军，田仁监护沿边田谷于河上，二人遂由此显名。读者试想卫青一旦富贵，忘却自己本来面目，却嫌田仁、任安贫穷，真不可解。但他虽知人不明，尚肯听从赵禹之言，还算是好。

卫青本由平阳公主家奴出身，如今既为大将军，仍时到公主处问候。主家一班奴仆，见他仪从煊赫，心中十分羡慕。此时公主之夫曹寿，早已身死，其子曹襄，嗣爵为侯，平阳公主寡居数年，意欲择人再嫁。一日因问左右道：“列侯之中，何人最贤，可以嫁之？”左右皆言大将军卫青。公主笑道：“此人本在我家，常骑马从我出入，如何竟以为夫。”左右道：“方今大将军，姊为皇后，三子封侯，举朝尊贵无比，公主若欲择夫，除却他更有何人？”公主闻言，意思遂决，于是告知卫后。卫后转告武帝，武帝即下诏使卫青尚平阳公主。卫青既娶平阳公主，与武帝互为郎舅，君臣之间，又添一重戚谊，愈觉亲热。

当日朝中一班公卿列候，见了卫青，尽皆低头下拜，不敢与之抗礼，独有汲黯一



卫青像

人，长揖不拜。卫青性本谦退，又与汲黯素来相得，并不计较及此。却有旁人见了，私对汲黯说道：“主上意欲群臣尊敬大将军，大将军何等贵重！君此后与之相见，不可不拜。”汲黯答道：“不然，以大将军之贵，而能敬贤下士，使有揖客，岂不更见贵重？”后卫青闻得此言，愈觉汲黯之贤，每遇朝廷疑难之事，时向请问，敬重汲黯，过于往日。

武帝自见卫青屡伐匈奴，皆立大功，想起汲黯劝阻用兵，真是不达事体，以此愈不听汲黯之言。但汲黯言虽不用，却为武帝所最敬礼。只因汲黯平日立朝，严气正性，一举一动，毫不苟且，所以武帝望而生畏。至如卫青日侍武帝左右，为人一味和柔，武帝与之厮熟，也就脱略礼节，有时竟踞坐床侧，与之相对。即如丞相公孙弘，平日有事入见，武帝或不戴冠。惟有汲黯上朝，武帝若未戴冠，不敢与之相见。一日，武帝坐在武帐，恰值汲黯上前奏事，武帝未曾戴冠，望见汲黯到来，连忙避入帷中，使近侍传诏准其所奏，直待汲黯退去，方始出就原坐。

武帝不但敬礼汲黯，且知其为人忠直，所以任他三番五次直言冲犯，皆能容忍。若在他处，不遭诛戮，也被贬斥。汲黯独能安稳无事，更有一层。汲黯素来体弱多病，屡次因病请假。向例病满三月，尚未销假，便当免官。汲黯每次请假，往往逾期尚未愈，照例早应罢免，武帝闻知，却特别赐假，使之安心调理。汲黯感激武帝知遇，也就不想告退，待到病体稍愈，便勉强出来视事。一日，汲黯又病，托严助代为请假，严助入见武帝，奏闻其事。武帝准其告假，因问严助道：“君观汲黯为人如何？”严助对道：“使汲黯居官任职，未必胜过他人。然一旦托孤寄命，使之辅佐幼主，坚守孤城，招之不来，麾之不去，虽孟费、夏育亦不能夺之矣。”武帝闻言，点头道是。因叹道：“古人所称为社稷臣，如汲黯者，可谓近似之矣！”读者试想武帝既知汲黯是社稷臣，何以不肯大用？只因武帝素性多欲，好大喜功，却与汲黯意见相反。若用为相，必被谏阻，不得快意；倘仍前不听其言，汲黯亦必告退，反致君臣失感。武帝不肯大用汲黯，也算是保全汲黯。汲黯虽然不得执政当权，无甚功业可见，但得他一日在朝，一班奸邪，有所忌惮，无形之中，便消却许多祸乱。但看当日淮南王刘安，蓄谋造反，对于汉朝诸臣，除武将卫青外，视如无物，只有汲黯一人，为所畏惧。可见武帝赞为社稷臣，真是不错。

说起淮南王刘安为人，性好读书鼓琴，不喜田猎游玩，自从身为国王，也想安抚百姓，博取名誉。又喜招致宾客方术之士，于是四方闻风来投门下者，不下数千人。中有苏飞、李尚、左吴、田由、雷被、伍被、毛被、晋昌八人最为出色，时人号为八公。刘安遂使诸人作为《内书》二十一篇，《外书》三十三篇，后人因称其书为《淮南子》。又有中篇八卷，名为《枕中鸿宝苑秘书》，皆言神仙黄白之术。建元二年，刘安来朝，入见武帝，献所作内篇。武帝读之，大加称赏，藏其书于宫中，甚是秘惜。又命刘安作《离骚赋》，刘安早晨受诏，日中便成，又献《颂德》及《长安都国颂》。刘安每人见武帝，武帝留与谈论，至夜方休。武帝因刘安在亲属中系是叔父，又兼博学能文，善于辩论，以此甚见尊重，每遇赐书及答书，有司拟上草稿，武帝必命司马相如复视改定，然后发出。

先是刘安初到长安，太尉田蚡迎于灞上，密对刘安说道：“现今主上未有太子，大王系高帝之孙，素行仁义，天下皆闻。宫车一日晏驾，除大王外，更有何人当立？”刘



安听了大喜，遂将许多宝物厚赠田𪔐。其实田𪔐不过用甜言奉承刘安，骗他财物，谁知刘安竟认作实事，由此生心欲谋帝位。回到本国，密召心腹诸人计议此事。偏是群臣宾客，多系江淮间人，知刘安谋嗣帝位，便想借此发迹。又料得武帝纵使无子，刘安系属疏房，帝位也轮不到他身上，不如劝他造反。遂群向刘安叙述其父厉王刘长被废情事，说他无罪迁蜀，半途饿死，何等枉屈凄凉，意欲借此激动刘安之怒。刘安久因其父废死，心存怨恨，前此吴楚七国反时，便欲发兵与之联合，因被其相骗得兵权，反将城池固守，抵抗吴楚以致不能如愿。及七国事败，淮南幸得保全，刘安也就灰心。今被田𪔐用言挑拨，又有群臣宾客，众口一辞，提起旧恨，于是刘安为帝思想与报仇心事，同时发生。但因天下安静无事，所以犹豫未发。一日忽报彗星出现，刘安见了，不觉心动。未知刘安如何造反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十二回 淮南王养士复仇 太子迁弃妻谋叛

话说武帝建元六年秋八月，彗星出现东方，其长竟天。说起彗星，种类颇多，亦有一定轨道，何时出现，可以预先推算，本无足异。但在当日学术尚未发达，人民迷信素深，遇有不常见之物，便指为妖怪。不但小民如此，连学士大夫，都说彗星乃是蚩尤之旗，若使出现，天下必有乱事发生。人人习闻此种学说，遂将它当作凶神恶煞。又见它拖着一条长尾，光气蓬蓬勃勃，无不望而生畏。当日彗星正当淮南地方出现，所以看得更加清楚，刘安见了，心中诧异。旁有宾客便对刘安说道：“记得吴楚反时，彗星也曾出现，其长不过数尺，且致战争数月，流血千里；如今彗星长到竟天，天下必然大乱。”刘安闻言，心想主上尚无太子，一旦天下有变，各国诸侯王，定皆争谋帝位，惟有兵力强盛者方能获得，我当早为布置。于是暗地大制兵器，广积金钱，又遣人与各郡国联络。更有一班游士，造作许多妖言，奉承刘安。刘安甚喜，厚加赏赐，日夜等候机会，预备起兵。此时正值闽越王郢起兵攻击南越，南越遣人求救。武帝使韩安国领兵讨之，刘安上书谏阻，武帝不听。及闽越人杀王郢来降，武帝使严助到淮南，告知平定闽越之事，刘安与严助深相结纳，厚加赂遗。严助贪得财物，竟受刘安笼络。

刘安又因己国距离长安甚远，消息不能灵通，欲派遣密使，交结朝臣，为作侦探，苦无可靠之人。一日想得一法，命召其女到来。原来刘安生有二子，长子名不害，乃是庶出；次子名迁，王后所生。王后姓蓼名荼，甚得宠幸，故立其子迁为太子。又有一女名陵，生性聪明，口才甚好，素为刘安所钟爱。今欲谋反，乃召其女秘密告知己意，令其前往长安，探听朝廷动静，随时报闻，并使秘密交结武帝近臣，作为内应。因取出许多金钱，交付刘陵，任其使用。刘陵依言，到了长安。她算是武帝从堂姊妹，当时称为翁主，既系宗室，又是女流，可任意出入宫闱，探访消息。又借其身分势力才貌金钱，交结朝臣，遂有多人，被她耸动。刘陵恃着父命，干此大事，住在长安，无拘无束，由她肆意妄为。便与安平侯鄂千秋之孙鄂但私通，两情甚密，竟将心事告知鄂但。鄂但为色所迷，百般讨好私行上书刘安，自己称臣，并言愿尽死力。刘陵既得但，尚不足意，背地又结识岸头侯张次公，赠与许多财物。

刘安既遣刘陵入京，忽又想起其妇乃修成君之女，向为王太后所钟爱，我如今着手谋反，太子妃既系一家之人，断难将她隐瞒。但她是主上外家亲戚，若使得知此事，难保不背地走漏消息，此人留在家中，做事未免碍眼。于是唤到太子迁吩咐如此如此。太子迁听了，暗想父亲若得为帝，自己便是皇太子，何等快乐！遂也不顾平日夫妻情义，





漠北之战

借着小事发怒，责备其妃，不与同寝。太子妃不知自己因何事得罪太子，尚以为是一时气愤，不久便当回心转意。谁知太子迁自发怒之后，一连三月，足迹不入房门，太子妃独处空房，惟有暗中悲泣。左右近侍见此情形，报知刘安。刘安闻报故意发怒，召到太子迁，责他不该将妃冷落，立迫太子入内。太子迟迟不行，刘安喝令宦者，拖着太子，自己督同前往。到了内房，命将太子推入房内，立即闭上房门，外面加锁，严飭宫内人等，不准擅开。每日饮食，均由窗口传递。又训饬太子，命他夫妇仍旧和好，方才转身出外。太子妃见阿翁亲自送子到来，也算爱怜媳妇到了极点，心中十分感激。又见太子被锁房内，料他见面生情，不久仍得遂倡随之乐。谁知太子迁偷看其妻，情状也觉可怜，原想与之亲近，无如内中却有说不出之苦，只得硬着心肠，装作不理，整日呆坐一旁，入夜便和衣而睡。有时太子妃忍不住近前问讯，太子迁只是闭目不语，弄得太子妃心灰意冷，也就赌气不复相亲。此时夫妇二人，对面如隔千里，如此又过了三月。太子妃心想太子既将我十分厌弃，谅难挽回，自念住在此处，何等苦恼，不如回去母家，尚可清静过日，于是遣人告知刘安，自愿求去，刘安见她中计，心中暗喜。

原来刘安欲逐太子妃，又因她是王太后孙女，不敢得罪，因想得此计，密嘱太子，要他与妻决绝，果弄到太子妃无地安身，自请离异。刘安遂派人护送回到长安，一面上书武帝，陈明其事，此时恰值王太后驾崩，武帝见奏，以为是夫妇不和，遂准其自行离异。刘安设计逐了太子妃，心中无所顾虑，正在畅意，谁知意外却生一事。其时武帝征伐匈奴，下诏各郡国有愿从军者，即行送往长安。淮南有郎中雷被，因得罪太子迁欲借此脱身，求安准其前往。刘安不惟不许，且信太子之谮，免去雷被官职。雷被畏祸，遂于元朔五年，逃到长安，上书自明。武帝发交廷尉，行文河南官吏究治其事。河南官吏奉诏行文寿春丞，传集淮南王太子迁到案讯问。刘安闻此消息，心中大惊，意欲不遣太子前往，一面立即发兵，但又恐仓卒起事，不能成功，反弄得不可收拾，以此迟疑未定。遂先使人嘱托寿春丞，将来文暂行压搁。寿春丞因见雷被所告无甚大事，于是顺从王意，未即照办。恰好武帝下诏，命就淮南讯问太子，不必传到河南。此诏未到之先，淮南相因寿春丞不照文书传讯太子，心中大怒，上书劾其不敬。刘安闻信，急替寿春丞

说情，请淮南相勿行劾奏。淮南相执定不肯。刘安亦怒，遣人上书告淮南相种种不法。武帝发交廷尉审问，廷尉张汤讯明始末，复奏武帝。武帝命公卿会议此事，公卿议请逮捕淮南王入京究治。武帝不听，即命中尉段宏前往淮南，问明其事。早有淮南在京探访之人，闻此消息，飞报刘安得知。

刘安接到逮捕之报，不觉大恐，便欲起兵。旁有太子迁进前献计道：“且俟汉使来见之时，先令卫士执戟，立在王旁；若使汉使果来捕王，便喝令卫士将他刺死，臣亦遣人刺杀淮南中尉，然后举兵，尚未为晚。”刘安依言。及至中尉段宏到了淮南，入见刘安。刘安留心观看段宏，颜色甚是和平，不过问起斥免雷被之事，刘安便将此事述了一遍，段宏闻言，别无他语。刘安料得无甚大事，遂不发作。段宏回京复命，具述刘安言语。武帝以问公卿，公卿皆言淮南王刘安不许雷被等奋击匈奴，阻格明诏，罪当弃市，武帝不许。公卿复请废之，武帝又不肯听。于是请削其五县，武帝始准削其二县，仍遣中尉段宏宣诏赦免其罪。

刘安自段宏去后，又遣人入京探听，来人探得公卿奏请行诛消息，连忙回报刘安，刘安心慌。及闻段宏又到，未知仅削其地，以为是来捕拿，又与太子迁商议，仍如前次，召齐卫士，相机下手。谁知段宏一见刘安，便向之道贺，告知武帝赦免其罪，刘安闻说仅削二县，心中大安，所谋又复中止。到了段宏去后，风波已息，刘安追想前事，不觉自伤道：“吾素行仁义，反遭削地，真是可耻。”因此谋反愈急。正在着手准备，忽报朝廷来传其孙刘建到案讯问。未知刘建何故被传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十三回 兴大狱两国灭亡 定叛案万人遭戮

话说刘建之父不害，乃刘安长子，平日失爱于父。王后蓼荼既不以为子，太子迁亦不以为兄。刘建颇有才能，负气好胜，因见太子不礼其父，心生怨恨。又兼当日武帝下诏许诸侯王分封子弟为侯，刘安仅有两子，竟不肯分地封与不害。以此刘建愈加愤怒，遂暗中交结宾客，意图杀害太子，以其父代之。不料事机不密，竟被太子迁得知，常将刘建捆绑责打。刘建便视太子迁如同仇人，欲图报复。知其两次谋杀汉中尉，因使心腹人严正入京上书，说是淮南王孙建，才能甚高，王后荼与太子迁常凌虐建。建父不害无罪，时被囚系，欲置之死地。今建现在，可召问备知淮南阴事。武帝见书遂发交廷尉，转行河南官吏审讯。

此事既已发生，却有前辟阳侯审食其之孙审卿，素与丞相公孙弘交好，因念祖父为淮南厉王所杀，欲趁此时报仇，遂密查刘安行事，告知公孙弘。公孙弘因疑淮南王有心谋逆，严飭河南官吏彻究此案。河南官吏奉令，传提刘建，前往讯问。刘建被传到案，遂将太子迁如何两次谋杀段宏，详细说了一遍。又供出在事诸人姓名，官吏录就供词，奏闻武帝。武帝立遣廷尉监前往淮南，会同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迁到案质讯。

刘安自见其孙被传，心恐究出反谋，正在着急，今闻朝廷遣使来捕太子，惊恐异常，急召太子迁商议，意欲就此起事。但因相与二千石，皆系汉廷设置，料其不肯赞成，必须设计先杀此辈，方可举兵。于是遣人分头往召相与内史中尉。谁知内史闻召，料得刘安不怀好意，托辞外出未归。中尉却对来人道：“臣奉有诏命，不得与王相见。”独相一人闻召到来。刘安心想内史中尉不来，独杀一相，无益于事，遂设辞遣相回家，复与太子迁别筹方法。太子迁心想种种计划，皆不如意，不如罢手。又想到自己被告不过是谋杀汉中尉，好在此事同谋之人，皆已死亡。我今到案，一口咬定不肯承认，无人出头作证，料不能将我定罪。遂对刘安道：“群臣可用者，前次都被囚系，如今无人可与共事。且不待机会，仓卒举发，恐难成功，不如权时忍耐。臣愿就逮前往，谅无大事。”刘安此时也就心灰意懒，只得依从太子迁之言。太子迁辞别刘安，回到自己宫中，忽又转念道：“我是一国太子，今往法庭听审，岂不玷辱身分，万一审出确据，坐罪被诛，迟早总是一死，不如寻个自尽，免得连累父王。”太子迁主意既定，拔出剑来，要想自刎，偏是胆怯无力，一剑挥去，咽喉未曾割断，倒地呻吟。众人闻声，飞奔前来，见此情形，各吃一惊，连忙将太子迁扶到床上，请医调治。刘安及后荼闻报，大惊失色，都来看视，此时宫中正在慌乱，忽报汉使领兵到来，将王宫团团围住。





定叛案万人遭戮

当日汉兵围了淮南王宫，一宫之人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啼啼哭哭。刘安尚以为是来捕太子，假作镇定。谁知汉使入内，竟将王后荼与太子迁一同收捕，一面派遣多人，就宫中到处搜索。但听得翻箱倒篋，一片声乱，末后果在后宫搜出私造玺印等谋反证据。刘安见了，吓得目瞪口呆，浑身发抖。汉使因他是一国之王，虽然反谋败露，但未奉诏书，不敢擅拿，只将王后太子并宫人及搜出证据带去。留下兵队，看守王宫，将刘安软禁在内。又遣人分头捕拿宾客群臣，尽数收禁狱中。

读者须知汉使此来本系奉诏逮捕太子迁，何以竟敢任意搜索王宫，捕拿多人？只因有人出首，告发反谋。此出首之人，即是名列八公之伍被。伍被乃楚地人，或言系伍子胥之后，现为淮南中郎，素以才能见称，为刘安所重。刘安曾与计议谋反之策。今值汉使到来，伍被见事势不佳，一旦反谋发觉，必连到

自己身上。又见法令定有谋反自首者免除其罪之文，遂自向汉使出首。汉使知系实情，故特发兵搜捕，即日据情奏闻武帝。武帝大怒，下诏将一千人犯押解到京，发交廷尉张汤严密审办。张汤奉命先将出首之人伍被提到讯问，录取供词，又以次提问王后荼、太子迁及淮南群臣宾客等，众人无可抵赖，只得据实供招。张汤录了供词，奏闻武帝。武帝见刘安谋反是实，下诏诸侯王、列侯会议其罪。于是赵王刘彭祖，列侯曹襄等，奏请将刘安正法。武帝乃命宗正刘弃，持节往治刘安。刘弃未至淮南，刘安早已闻信自杀，王后荼、太子迁皆伏诛，国除为九江郡。后人因刘安素好神仙之术，遂言刘安得遇仙人八公，授以丹经，制成仙药未服。恰遇伍被告发，八公遂使刘安服药登山，白日升天。所余药器，置在中庭，鸡犬舐啄之，皆得升天，故有鸡鸣天上，犬吠云中之说。晋人葛洪因将刘安列入《神仙传》，遂成一种故事，其为虚妄，自不消说。

当日张汤既将淮南案情审讯明白，于是根究党羽通谋之人，一时株连坐罪者不计其数，严助、鄂但、张次公等皆被捕下狱。又向武帝奏称衡山王刘赐乃刘安之弟，应请逮捕。武帝道：“诸侯各以其国为本，不当连坐。”刘赐幸得免议。谁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复起，忽有淮南案中人犯陈喜，逃匿衡山王子刘孝家中，竟被有司捕获，有司因劾奏刘孝藏匿罪人。刘孝欲图免罪，遂向有司将反谋自首。

说起衡山王刘赐，与刘安虽是兄弟，彼此却因事不睦。刘赐早知刘安暗蓄逆谋，心恐己国为其所并，因亦结交宾客与之相应。元光六年，刘赐入朝，从臣中有谒者卫庆，挟其方术，意欲上书入事天子。刘赐心怒卫庆不肯附己，回国之后，坐以死罪，严刑拷打，强使诬服。衡山内史知得卫庆冤枉，不肯将其办罪，刘赐迁怒内史，上书告其罪恶。有司传讯内史，内史备述原由，并言刘赐屡次侵夺民田，掘人坟墓。有司奏请捕治刘赐，武帝不许，但命将其国二百石以上官吏，改归朝廷委任。照例王国官吏四百石以下，允许国王自由任用。今因刘赐做事不法，故夺其用人之权。刘赐因此羞忿，密与心腹近臣奚慈、张广昌等计议谋反。

刘赐原配王后乘舒，生有二男一女，长男爽为太子，次男孝，女名无采。又有爱姬二人，一为徐来，一为厥姬，亦各生有子女。乘舒早死，刘赐续立徐来为后。厥姬本与徐来争宠，素相嫉妒。今见徐来得为王后，心愈不甘，遂密对太子爽道：“徐来使婢毒杀汝母。”太子爽听说，心恨徐来，因其得宠于父，无法报仇，正在愤无可泄，忽值徐来之兄来到衡山。太子与之宴饮，乘间拔剑将其刺伤。徐来因太子欲杀其兄，心中大怒，遂设计谋害太子。太子母弟孝，自少失母，刘赐交与徐来抚养，徐来心本不爱，因欲得其助力，假作异常关切以买其心。又太子同母之妹无采，出嫁未久，为夫所弃，仍归母家。偏又不守闺门，与奴私通，事为太子所闻，屡加责备，无采老羞成怒，不与太子相见。徐来闻知，加意善待无采，于是三人结为一气，同在刘赐前诬毁太子，刘赐由此心怒太子，不时将他系缚责打。

元朔四年，有人刺伤徐来假母。刘赐又疑是太子所为，复将太子责打。太子屡受冤屈，心生怨恨，后值刘赐抱病，太子也就称病，不来侍疾。无采与孝又进谗道：“太子实是无病，故意称病，且其面上反带喜色。”刘赐病卧床褥，正在烦躁，一闻此言，不暇问明真假，以为太子希望我死，自己得立为王，因此大怒，欲废太子爽，立其弟孝。徐来探知刘赐决废太子爽，心中尚不足意，欲趁此时一并废孝，而以自己亲生之子广代为太子。但是孝无过失，如何得废？徐来遂引诱孝与后宫淫乱，欲借此陷以罪名。谁知又为太子爽探知。太子爽心想父王常欲废我立孝，如今我得此把柄，可以要挟父王，父王不听，我便出头告发。于是进见刘赐说道：“孝与王御者奸，无采与奴奸，愿王努力加餐。臣请上书天子，陈明其事。”说罢回身便走，刘赐闻言大惊，急命近侍追阻，太子爽何曾肯听，近侍无法，回报刘赐。刘赐大怒，亲自往追太子，竟被追上，喝令左右捉拿回宫，太子爽此时浑如癫狂，口出恶言，刘赐防他逃走，上了刑具，囚在宫中。

太子爽既被囚系，孝日得亲幸。刘赐以为孝多才能，佩以王印，号为将军，使居外家，多给金钱招致宾客。宾客知其谋反，极力怂恿。于是刘赐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、陈喜，私造兵车弓箭，刻天子玺、将相、军吏印，日夜搜求壮士，等候机会。元朔五年，刘赐照例应行入朝，直挨延至六年，方始起行，路过淮南。其时刘安正拟起事，欲刘赐为响应，于是叙起兄弟之情。二人重修和好，尽除前隙，约定合力造反。刘赐遂上书告病，武帝许其不朝。刘赐回国，遣人上书请废太子爽，立孝为太子。太子爽亦使心腹之人告发其父与弟孝谋反。刘赐闻之，又上书告太子不道。适值廷尉审问淮南之狱，访拿陈喜，却在孝家捕获。孝恐陈喜供出实情，于是自行出首。武帝又交张汤审办。刘赐闻信自杀。王后徐来坐毒死前后乘舒，太子爽坐告父王不孝，刘孝坐与王御婢奸，皆弃



市，国除为衡山郡。当日张汤为廷尉，审办淮南、衡山二案，穷究根株，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坐死者数万人。及至定案复奏，武帝素爱严助，又见伍被善于说辞，多言朝廷之美，欲释不诛。张汤争道：“伍被首为反谋，罪在不赦，严助禁闕近臣，乃与诸侯交结，今若不诛，后不可治。”二人遂皆伏诛。未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十四回 霍嫖姚奋勇立功 张博望艰难奉使

话说武帝元狩元年，淮南、衡山两国谋反发觉，兴了大狱，死者数万人。武帝心想诸侯王见我未立皇太子，所以生心，不如早定储位以绝其念。又见卫后所生之子名据，已有七岁，武帝遂下诏立为皇太子。此时卫后姊子霍去病，亦以军功得侯。说起霍去病，自为侍中数年，甚得武帝宠爱。武帝见其为人勇敢，精于骑射，欲使立功得受封爵。元朔六年春，武帝将伐匈奴，命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，翕侯赵信为前将军，卫尉平陵侯苏建为右将军，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，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。一共六将军，马兵十余万，皆归大将军卫青统率，克日出师。又拜霍去病为嫖姚校尉，使之独领一队，随从卫青征进。武帝因恐去病初次临阵，不习兵事，或有疏失，遂密嘱卫青，挑选精壮兵士为其部下。卫青奉命，率同诸将士由定襄出塞，遇见胡兵，大战一阵，捕斩胡骑数千，霍去病奋勇争先，立有大功。卫青既胜匈奴，遂回兵入到定襄，暂行歇马。

过了月余，卫青又遣诸将分道前进，深入敌境数百里，与匈奴连战数次，汉兵连获大胜。卫青会合诸将计点军队，无大损失，惟有前将军赵信、右将军苏建并其部下将士三千余人，至今尚未见到。更有嫖姚校尉霍去病带领八百人，不知去向。卫青暗自吃惊，心想赵信、苏建二人，尚无关紧要，只有霍去病，甚得主上宠爱，又是自己外甥，临行之际，主上曾再三嘱咐，若有疏虞，将何面目回见主上？遂急派兵队分路寻觅。卫青正在忧虑，忽报右将军苏建单骑回营。卫青唤入，只见苏建血满战袍，垂头丧气，将交战失败情形述了一遍。

原来苏建与前将军赵信，合兵同行，忽与单于大兵相遇，两下大战一日余。苏建与赵信仅有马队三千人，匈奴骑兵数万，众寡不敌，汉兵死亡略尽。赵信本是匈奴小王，前此来降，受封翕侯，今被匈奴围急，自知无路脱逃，又见单于遣人招降，赵信遂率领余骑八百人投降单于。苏建死战得脱，部下全数覆没，独身逃归，自向卫青请罪。卫青召集军正阎、长史安、议郎周霸等问道：“苏建失军，应如何处置？”周霸答道：“大将军自出兵以来，未曾斩将。今苏建弃军，可斩之以立威。”阎、安二人同声道：“此说不然。苏建以数千人当胡兵数万，力战日余，士卒不敢二心。今自归而斩之，是使后人战败皆不敢回也。苏建不应斩首。”卫青听罢，方始说道：“吾幸得待罪行间，不患无威，周霸说我立威，殊失吾意。且吾职权虽可斩将，不如归奏天子，由天子自行裁夺，借以表明人臣不敢专权，不亦可乎？”军吏同声称善，卫青遂命将苏建装入囚车，押送回京。



卫青正在处置苏建，恰好霍去病亦已得胜回营。先是去病率同八百骑，离了大军，长驱直进，行经数日，已离大军数百里。去病先遣人侦得匈奴住处，乘其不备，挥兵掩杀，斩首二千余级，只因路远，所以回来较迟。卫青见霍去病无恙回来，又获大胜，不觉转忧为喜，遂传令班师回京。有司计算两次所斩敌首不下万余级，诸将皆有斩获，霍去病战功尤多，武帝封为冠军侯，其余将士，亦得升赏，惟李广一人无功。苏建失军，罪当暂首，赎为庶人。此次出征，虽然获胜，但因两将失军，一将降胡，所以卫青不加封赏，但赐千金。

当日汉兵深入敌境，幸得校尉张骞为向导，知有水草之处，以此军士不至困乏，得以成功，武帝遂封张骞为博望侯。张骞乃汉中入，初事武帝为郎，建元间武帝得匈奴降人，言匈奴老上单于，杀月氏王，以其头为饮器，月氏人民败逃，心怨匈奴，意在复仇，但恨无人援助。武帝正想灭平匈奴，闻言便欲遣人通使月氏，与之结约，同伐匈奴。但由中国前往月氏，须从匈奴中经过，武帝乃下诏募人前往。张骞自愿应募，武帝大喜，遂命持节出使月氏。

月氏在匈奴之西，为西域诸国之一，风俗与匈奴相同，以游牧为生。本居敦煌、祁连之间，有兵十余万，素称强大，轻视匈奴。后被匈奴冒顿、老上两单于，两次遣兵击破。其民众逃过大宛以西，征服大夏之人，占领其泅水以北之地，复立大月氏国。大夏本系土著，今为月氏所侵，仍在泅水之南立国。其国无大君长，惟城邑各置酋长，人民约百余万，性弱畏战，故服属于月氏。月氏距离长安，约有万余里。当日张骞奉使带同投降胡人堂邑父起程，一行约有百余人，由陇西出塞，意欲偷过匈奴。谁知却被匈奴发觉，即将张骞及从人一概扣留，送与单于发落。单于竟留张骞不遣，并以胡女嫁之，生有子女。

张骞在匈奴一直住了十余年，保持汉节，不使遗失，日夜希望脱身。好在为日既久，渐与胡人熟悉，胡人不甚防备，听其随意往来居住。张骞遂移居匈奴西境，寻得机会，便率同从人逃出匈奴，行经数十日，始至大宛。大宛在月氏之北，建都贵山城，地气暑湿，人民以耕田为生。亦有城郭宫室如中国，土产葡萄、苜蓿，又多好马，葡萄用以酿酒，苜蓿用以饲马，故其俗嗜酒，马嗜苜蓿。大宛王素闻中国广大富足，只因路远不能通使。今见张骞到来，心中甚喜，问其此行何往。张骞备述为汉秦使月氏，被匈奴阻留，今得逃出，请其派人引导前往月氏；若得到月氏，将来回汉，汉当多以财物奉酬。大宛王依言，遣人引导，并为通译，送张骞至康居。康居又转送张骞至大月氏。大月氏风俗与大宛相同，其王即前王太子。前王被杀，人民立之为王。既征服大夏，据有其地，土地肥饶，人民安乐，并无报仇之心。又见中国离彼甚远，往来不便，无意结交。张骞与月氏王谈论多次，毫无头绪，遂到大夏游历一回，住了年余。张骞见结约不成，只得辞归。张骞心想此行若仍从旧路回去，必须经过匈奴，不但复被留住，且恐追究前次逃走之事，性命不保，此路万不可行。于是留心探访，果知有一条路径，傍着南山行走，可以回国。张骞大喜，于是带领众人起行。谁知此路异常艰险，所过之处，多是沙漠，往往千里并无人烟，连水草都不易得。张骞到了此时，只好拼命前进，行经多日，随带粮食已尽。幸有堂邑父善射，到了穷急无食之处，便射取鸟兽以供一饱，甚至终日不能得食。似此旅行，也算苦到极处，好容易行近中国，却又遇着羌人。原来南山



一带，本为诸羌所居，最恶异种之人，往往滥行杀害。张骞不敢由羌中经过，只得转向北行，不觉走入匈奴界内，又被匈奴获得。却幸张骞生性坚忍，待人宽大，为蛮夷所爱重，故匈奴亦不加害，惟仍被其留住，不许归国。

张骞在匈奴又住年余，恰值军臣单于身死，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，攻败太子于单，自立为单于。于单降汉，封为陟安侯。骞趁着匈奴乱事，带领胡妇逃归长安。入见武帝复命，具述一切，时元朔三年也。张骞自奉使以至归国，共历时十三年，往返数万里，去时共有百余人，及归惟余二人。武帝拜张骞为太中大夫，号堂邑父为奉使君。

至元朔六年，武帝命卫青伐胡，因张骞久在胡中，熟悉地势，使以校尉从军为向导，汉兵战胜回国，张骞因得封侯。一日，张骞入朝，又向武帝献策。未知张骞所言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十五回 通西域张骞献计 过河东去病寻亲

话说张骞对武帝道：“臣前在大夏时，见有邛竹杖、蜀布。臣问此物何从而来，大夏国人道，此乃吾国商人，至身毒国买得。身毒国在大夏东南，约数千里，风俗与大夏相同，惟气候尤为暑湿，人民乘象而战，国临大水。以臣愚见，大夏在中国南万余里，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，且有蜀物，必然离蜀不远。今欲通使大夏，若循南山前往，须经羌中，甚是危险；若稍北行则为匈奴所得，惟有从蜀起程，道路应较直捷，又无寇盗，不妨遣人试往。”武帝既闻张骞前言大宛、大夏、安息等皆系大国，多出奇物，其北则有月氏、康居之类，皆可以财物招徕。果能设法使其归附，便可广地万里，重译来朝，威德遍于四海，因此心动，异常高兴。今得张骞献策，遂锐意欲通大夏。

先是武帝使唐蒙、司马相如通道西南夷，劳费甚多，乃听公孙弘之言，下令罢止。今因张骞进说，遂于元狩元年，复通西南夷。下诏蜀、犍为二郡，分遣使者王然于、柏始昌、吕越人等十余人，四道并出，皆各行一二千里。其北为氐、羌所阻，南为嵩、昆明所阻。昆明无君长，俗喜劫盗，汉使到者，辄被杀伤，夺取财物。武帝得报大怒。因闻其国有池，名为洱海。方三百里，遂就上林中凿一池，名为昆明池，使士卒在此练习水战，预备出兵讨之。

当日武帝所遣通道使者，既为昆明所阻，不得前进，却到一国，名为滇越。其国亦有一池，名滇池，方三百里。先是战国时代，楚顷襄王命将军庄蹻，由巴郡黔中西行略地，直至滇池。见池旁土地肥饶，方广数千里，皆为蛮夷所居，因以兵威平定其地，使之属楚。正待回报楚王，谁知秦兵伐楚，尽取巴郡、黔中一带之地。庄蹻归路已绝，只得率领部下，占据滇地称王，变易服色，从其土俗，传位数世，遂与中国隔绝不通。如今汉使初至滇越，滇王当羌，问知欲往身毒，因留使者暂住，代为觅道。滇王不知中国情形，自以为己国广大无比，遂问使者道：“汉与我国，何者为大？”使者告以实情，滇王方始省悟。使者在滇年余，所遣觅道之人，皆为昆明所阻，不能西进，只得回报武帝，并言滇系大国，可招抚之使为属国。武帝闻言，也甚注意，但因其时专事伐胡，未暇及此。

到了元狩二年春，武帝拜霍去病为骠骑将军，率领马队万人，往伐匈奴。却病兵出陇西，长驱直入，过焉耆山千余里，捕斩敌人八千余，获休屠王子，收取休屠王祭天金人，奏凯回京。武帝益封去病二千户。是年夏日，去病复与合骑侯公孙敖各率数万人，由北地分路进兵，约期会合。去病渡过居延泽，攻入祁连山，斩首三万余级，生降二



千五百余人，全师而还。

匈奴连遭汉兵剿杀，欲图报复，遂亦遣兵侵犯代郡、雁门。武帝闻报，又使李广、张骞率兵出右北平，往攻匈奴左贤王。李广领兵四千，张骞领兵一万，分两道前进。左贤王闻知汉兵将到，亲率四万骑来迎，适与李广相遇。左贤王望见汉兵甚少，挥骑围之，李广部下将士，人人恐惧。李广欲安众心，乃命其少子李敢先行夺围杀敌。李敢奉了父命，领兵数十人，突出围外，左右绕杀一遍，回报李广道：“胡虏不难抵敌。”众人闻说，心中始安。李广指挥兵士，布成圆阵，面皆外向。左贤王催兵急攻，汉兵并力死拒，两下苦战竟日。终因众寡不敌，胡兵虽被杀三千余，李广部下已死亡过半。胡兵趁势猛进，箭如雨下，李广见己箭将尽，乃命军士张满弓弦，勿得轻发。自用大黄弩箭，觑定胡将射去，一连射死数人。胡兵久畏李广善射，不敢迫近。时天色渐晚，各自罢兵歇息。汉兵自料难敌胡人，又盼张骞兵队尚未到来，吓得面无人色。李广神气扬扬如



霍去病旗开得胜

常，仍自巡行队伍，部众皆服其勇，一宵无事。次日日出，两军重行交战。李广部下死亡渐尽，势在危急，却值张骞大队前来接应。左贤王见敌军来了救兵，遂即收军退去。张骞因士卒远来疲倦，不敢往追，只将李广及败残兵士救出，引兵回国。有司评定诸将功罪，奏明武帝，分别赏罚。霍去病益封五千四百户，部将赵破奴等皆得封侯。李广杀死匈奴三千余，所部将士死亡将尽，功罪相抵，不得受赏。公孙敖与张骞迟误军期，罪当斩首，皆赎为庶人。

此次四将出师，又独霍去病一人立功。原来霍去病所部将士，皆系经过选取的精锐者，所以每战必胜。但去病亦比他人胆大，敢于深入，每次赴敌，常领精兵先行，大队随后继进，所向无敌。惟是去病自少便为侍中，生性骄贵，不知艰苦，当出军之际，武帝常命太官为之备办食物，装载大车数十辆。及至回兵，所余尚多，往往弃却，而士卒不免饥饿。其在塞外，或遇军中乏粮，部众疲敝，去病不加抚恤，自己尚在营内打球。卫青行军，必俟大众皆得饮食，自己方敢进食；大众皆得安居，自己方敢休息。临阵身在士卒之先，班师身居士卒之后，所得赏赐，常以分给部下。故就将略而论，去病远逊卫青，不过得有天幸，未尝失败而已。武帝尝欲令去病学习孙吴兵法，去病答道：“为将但看方略何如，不必学古兵法。”武帝又为去病修建第宅完工，命其自往观看，去病

道：“匈奴未灭，无以家为。”武帝由此益加爱重，比于卫青。

霍去病本霍仲孺之子，仲孺乃平阳人，少为县吏，在平阳侯曹寿家中供差，因与卫后之姊少儿私通，遂生去病。及仲孺差满自回平阳，别行娶妇，生有一子，名为霍光。少儿亦另嫁陈掌为妻，彼此音信断绝，不相闻问。去病自少依母生长，不知父是何人，及年已壮，乃向其母追问，方识其父名字、住址，又未知生死存亡。其时去病正为侍中，未及寻访，直至此次得拜骠骑将军，领兵往击匈奴，路过河东。河东太守闻信，远出迎接，身负弩矢，在前引导。去病到了平阳馆舍，查知其父尚在，立即遣吏驾车往迎。仲孺年老家居，闻信惊喜异常，即同吏人乘车到了馆舍门前。仲孺下车入内，早有人报知去病，却病正待出迎，谁知仲孺早已行近，不待去病行礼，先自倒身下拜。

读者必疑仲孺是父，去病是子，以父拜子，真是古今罕见，不知昔日礼节，与现在不同。今人以下拜为大礼，古人席地而坐，所谓拜者，不过以手据地，略表敬意而已。但此种礼节，父施诸子，究属过谦。去病见了，未免难为情，未知去病如何对答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十六回 卫将军听计赠金 浑邪王惧诛降汉

话说霍仲孺入见霍去病，向之下拜，去病慌忙迎前答拜，因跪在地上说道：“去病早不自知为大人遗体，以致有失奉养。”仲孺闻言，匍匐即头道：“老臣得托命于将军，乃天之力也。”此一番父子二人初次相见，各致殷勤。去病因军行有期，不得久留，小住数日，取出私财，为其父大买田宅奴婢，然后辞别而去。及战胜匈奴，班师回到平阳，又与仲孺相见，临行携带其弟霍光同往长安。霍光此时年已十余岁，以去病之力，得为郎官。当日卫氏极盛，一门五侯，富贵震动天下。时人为之歌道：

生男无喜，生女无怒，
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。

大凡盛极而衰，物之常理。此时卫后已到中年，颜色渐衰，武帝别得王夫人，生子名闳，渐将卫后宠爱移到王夫人身上。王夫人家居赵地，出身微贱，上有老母，并无兄弟，家中甚贫，武帝因想使其外家享富贵之福。读者须知专制君主，喜怒无常，一人得宠，九族沾恩；一人失意，九族遭戮。武帝昔日亲幸卫后，故卫氏得势；如今亲幸王夫人，王氏又将夺卫氏之宠。幸而卫青、霍去病皆立有战功，王夫人又无兄弟，所以卫氏尚得保全。卫青处此时代，正当持盈戒满。谁知他生性朴实，不曾料到此事，仍自洋洋如常，毫无打算，却被旁观之人，替他担忧，忍不住上前献计。

此人姓宁名乘，乃齐地人，以方士待诏公车门，日久费用不给，贫困饥寒。时当冬月，宁乘衣履不全，常在雪中来往，路上行人见了，各皆失笑。原来宁乘所穿之鞋，全然脱底，自上面看时，还像鞋样，其实底下乃是双足着地而走。宁乘一日立在公车门，恰值卫青伐胡回京，入宫见帝，武帝赐金千斤。卫青谢赏，出得宫门上车，从人扛着金在后相随。宁乘初见卫青入宫，便想到卫后，又由卫后想到王夫人，正在想得出神，瞥见赐金，心中陡生一计，便欲借此显他谋略。于是赶到卫青车前，拦路拜谒，口中说道：“有事奉陈。”卫青急命停车。宁乘行近车旁，对着卫青说道：“将军功未甚多，竟能身食万户，三子封侯，皆因皇后之故。今王夫人得幸主上，其外家并未富贵，愿将军以所得赐金，分半赠与王夫人之母，主上闻之，必然心喜。”卫青听了谢道：“幸蒙先生赐教，谨当遵命。”卫青回到家中，即依宁乘之言，遣人持五百金送与王夫人之母。

王夫人之母既得卫青赠金，自然告知王夫人，王夫人转告武帝。武帝道：“大将军



是老实人，不知为此，此必有人教之。”遂召到卫青，问是何人计策，卫青只得据实说是宁乘。武帝立拜宁乘为东海都尉。宁乘拜官出宫，身佩二千石印绶，乘坐高车驷马，辞别众人，出了都门。一班同官待诏之人，皆来饯行，此一段风光，比起从前冷落情形，大不相同。只因一言合了武帝之意，骤擢高位，卫氏也得保全恩宠。

当日匈奴被卫青、霍去病连年攻击，死伤甚多。内中尤以浑邪王与休屠王部众，居在西方，连战连败，死者数万人。匈奴伊稚斜单于，因此发怒，遣使往召浑邪王、休屠王，将行诛戮。浑邪王与休屠王闻信大恐，相聚密谋，意欲率众降汉，先遣人入边，与汉将结约。适值元朔二年秋，武帝使大行李息，领兵在河上筑城。浑邪王使者来见李息，具言投降之事，李息即遣人驰驿飞报武帝。武帝见奏，疑是诈降，乃命霍去病领兵往迎，嘱其相机行事。

去病奉命，领兵渡过黄河，札下营寨，与浑邪王人众距离数里，遥遥相望。先是休屠王已与浑邪王定约降汉，后又翻悔，浑邪王虑其为变，遂杀休屠王，系其妻子，尽领其众。及霍去病领兵到时，浑邪王属下小王及其部将，望见汉军甚多，恐遭掩杀，多不欲降，亦有私自逃走者。去病探知浑邪王来降是实，遂率领数百骑，驰入浑邪王军中，与浑邪王相见。问知部众不愿投降者约有八千人，去病遂与定计，尽行杀死。先遣浑邪王乘驿赴京，去病率领降众四万余人，渡过黄河，直向长安而去；一面使人驰报武帝。武帝大喜，下诏发车二万辆，前往迎接。长安县令奉到诏书，赶紧遵办。车辆尚易凑集，但是所需马匹甚多，官马不敷，便向民间赊取。民间所养之马固多，但因官中要来白贖，不肯给钱，遂多将马藏匿，以此马匹不能足额。有司奏闻武帝，武帝大怒，召到长安令，责骂一番，喝令推出斩首。忽见班中闪出一人，大呼不可。武帝举目观看，原来却是汲黯。汲黯对武帝侃侃说道：“长安令无罪，独斩臣黯，民乃肯出马。”武帝听了愕然。汲黯又续说道：“匈奴背主来降，可令诸县沿途传送，徐徐来京。何至使天下骚动，疲敝中国，以事夷狄之人？”武帝闻言，默默不语，长安令遂得免死。

浑邪王既至长安，入见武帝，武帝封为漯阴侯，食邑万户。又封其裨王部将数人皆为列侯，赏赐数十百万。匈奴降人既多，到了长安，不免向商人购买物件，商人也有将铁器卖与降胡者，有司便指为犯罪，收捕下狱。原来当日法律凡吏民以兵器铁器出关售与胡人者，其罪当死，有司即据此律办理，因此坐罪当死者竟有五百余人。汲黯闻知其事，入宫求见。武帝正坐高门殿，汲黯上前说道：“匈奴自绝和亲，屡攻边塞，朝廷兴兵讨之，人民死伤，不可胜数，费至数百万。臣愚以为陛下捕得胡人，皆以为奴婢，赐与从军死事之家，获取财物，即以与之，以此谢天下之劳苦，平百姓之怨气。谁知浑邪王率数万人来降，陛下厚加赏赐，府库为空。又发良民侍养，如奉骄子。愚民无知，在长安中与之交易，而法吏乃依照边关之律，加以罪名。今陛下纵不能取得匈奴之财以慰民心，又用酷法杀无知者五百余人，此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，臣窃为陛下不取。”武帝见说，默然不答。汲黯见武帝不听，愤然辞出。武帝对左右道：“吾久不闻汲黯之言，今又复妄发矣。”

武帝见匈奴降众，与中国习惯各异，言语不通，住居长安，恐其生事，遂命分居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、朔方、云中五郡之地，因其故俗，服属于汉，号之为五属国。又将浑邪王旧地，设置武威、酒泉二郡，于是自金城以西，傍南山直至盐泽，并无匈奴踪迹，



而陇西北地上郡一带，边患渐少。乃下诏减去其地戍卒一半，以省徭役。武帝嘉美霍去病之功，加封食邑一千七百户。

浑邪王与休屠王本属匈奴右贤王部下，如今率众降汉，右贤王几于不能成军。伊稚斜单于深为愤怒，力谋复仇。过了一年，遂分兵两路，大举入寇。未知匈奴此来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十七回 畏汉兵单于远遁 误军期李广自戕

话说武帝元狩三年秋，匈奴伊稚斜单于起兵复仇，分为两路，每路各有胡骑数万，攻入右北平、定襄两处，杀略人民千余人而去。单于得胜回国，料想汉兵必复来攻，遂与赵信计议。赵信自兵败降胡，单于因其在汉年久，熟知中国情形，甚加宠任，封之为自次王，以其姊嫁之，又为筑城使之居住。赵信因教单于度过沙漠，迁居北方，勿近边塞，引诱汉兵深入，乘其疲困击之，必能取胜。单于信从其计，遂将人畜悉数移至漠北居住。

武帝闻报匈奴来侵，正拟发兵征讨，又闻单于移居之计，遂召卫青、霍去病等议道：“赵信为单于设计北迁，其意以为我兵不能远度沙漠，久留其地。我今大发士卒，多备粮食，剿灭匈奴，在此一举。”元狩四年春，武帝乃命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，各率马兵五万、步兵数十万、公私之马十四万匹，分道前进。武帝因见霍去病胆略过于卫青，欲令往当单于，遂命选取敢战深入之兵皆属去病，使去病由定襄出发。后捕得胡人，据说单于现在东方，武帝信以为实，乃复命去病兵出代郡，卫青兵出定襄，约期度过沙漠，共击匈奴。二将所领人马，数目相同，惟霍去病部下却无裨将，遂用李广之子校尉李敢等为大校，以当裨将。李广见武帝大举伐胡，却不命其为将，心中不悦，遂自向武帝请行。武帝道：“将军年纪已老，不可再临战阵。”李广一再固请，武帝沉吟良久，方始应允，遂拜李广为前将军，与左将军公孙贺、右将军赵食其、后将军曹襄俱属于大将军卫青。卫青与霍去病领命，带同将士，择定吉期出发。

卫青兵由定襄出塞，于路捕获胡人，问知单于所在，自率大军兼程前进。却命李广与赵食其合兵取道东行，约期会合。李广心想，东行路势弯曲，多需时日，且沿途水草甚少，不能供给大队人马，尚须分作数队，缓缓而行，此明是大将军不欲我立大功，所以使我行此远路，遂对卫青道：“臣所部系属前将军，当为先锋击敌。今大将军乃调臣使出东路，不知何意？且臣束发从戎，即与匈奴交战，直至今日，始得一当单于，臣愿率领所部，效死前敌。”卫青闻言，不允其请。李广遂固辞不愿东行，卫青见李广违令，乃用强制手段，飭长史作成檄书，行下李广幕府；一面对李广道：“将军速回所部，遵照檄书行事。”李广见卫青强其遵令，心中愤怒，现于颜色，遂也不向卫青告辞，奋然走出，回到自己军营，会合赵食其领兵就道。

说起卫青与李广，平日并无仇怨，此次何以不令其为前部？只因卫青临行之际，武帝曾密嘱道：“李广年老数奇，勿使往当单于，恐被单于逃走，不得成擒。”卫青既受武



帝密嘱，自己又与公孙敖至好，公孙敖因前次出师，误了军期，失去侯爵，现在军中为校尉，卫青意欲提拔他立功复爵，故调开李广，而以公孙敖代为前部。李广虽不知武帝有此言语，却知卫青欲将公孙敖代己立功，因此愤愤不平。卫青既打发李广去了，自己催兵北进，行千余里，度过沙漠，正与单于大队相遇。

单于探得汉兵来攻，预备迎敌。赵信献计道：“汉兵度漠远来，人马疲乏，我可坐待其至，信手擒来。”于是单于遂将辎重送往北方，自率精兵，驻扎漠北，远见汉兵到来，列阵以待。卫青防备胡骑驰突，下令用武刚车环绕为营。武刚车乃是一种兵车，车箱四围皆有板壁，上安小窗以备瞭望，旁开箭眼，四围环列刀枪，使敌骑不得冲突，弩箭不能贯穿，算是当日行军利器。卫青立定营盘，先遣马队五千，前往挑战，匈奴亦遣万骑迎敌。两阵对圆，正待交战，此时日已将没，大风忽起，吹得尘沙滚

滚，扑人面目，两军对面不能相见。卫青复遣骑兵数万，分为左右翼前进，包围匈奴。两下交战良久，天色已晚，单于见汉兵甚多，士马精强，知难取胜，恐为所擒，趁着薄暮，乘坐六骡，率领劲骑数百，尽力冲出围外，直向西北而去。汉兵不知，仍与胡兵力战至夜，彼此暗中相持，杀伤大略相等。后汉军左校捕得胡人，据言单于未昏之时，早已逃去。卫青闻信，急发轻骑乘夜往追，自率大军继进。此时胡兵亦已战得筋疲力尽，各自散去。卫青意欲追捉单于，率领将士疾驰一夜，马不停蹄，直到天明，行有二百余里，竟不见单于踪迹。又前行至寘颜山赵信城，得匈奴积谷。卫青入城驻军一日，因其粮食、人马皆得饱餐。到得次日，卫青见匈奴并无动静，不敢再行深入，遂传令班师。所余积谷尚多，不能搬运，于是放起一把火来，将一座赵信城烧个罄尽，然后起行。

卫青行至沙漠之南，方与李广、赵食其军队相遇。原来李广、赵食其，由东路进兵，路径不熟，半途迷惑失道，以致迟误期日，此时方到。李广见过卫青，回到自己军中。卫青遣长史持了酒醪干饭，赠与李广。因传卫青言语，问二将失道原因，并道青欲上书天子，具报此种情形。李广明知卫青有意与己为难，未即对答。长史见李广不答，便到李广幕府内，责备军吏，催其即作报告。李广闻知愈怒，便对长史道：“诸校尉无罪，是我自行失道，如今吾自报告，不必累及他人。”长史既去，李广气愤已极，自己



卫青领兵与匈奴对阵

行至幕府，对着麾下诸将士说道：“广自束发与匈奴交战，大小七十余次。今从大将军出师，幸得与单于对敌，而大将军竟使广由别路进兵，路途既远，又迷失道，岂非天意？广现年已六十余，安能复对刀笔之吏，任其舞弄文墨，诬加罪名。事已如此，惟有一死。”说罢，拔出佩刀，自刎而死。一班将士出其不意，急待救时，已是无及。

先是李广与从弟李蔡，俱事文帝为郎，景帝时二人皆官二千石。武帝元朔五年，李蔡为轻车将军，从大将军卫青击右贤王有功，封乐安侯。及元狩二年，丞相公孙弘病死，武帝遂用李蔡为丞相，李蔡为人平庸，无甚才略，名誉远在李广之下，竟得拜相；李广累著战绩，威名远播，部下将校或取封侯，而自己历官不过九卿，不得爵邑，以此居常快快不乐。一日与望气王朔相语，因向之问道：“自汉击匈奴，广未尝不从军征进，历数诸将之中，才能不及中人，以军功得侯者数十人。广自问不在人后，然而竟无尺寸之功，取得封邑，岂吾相不当封侯乎？”王朔见说答道：“将军自思平日所作之事，至今有所悔恨否？”李广道：“吾记为陇西太守时，羌人谋反，吾诱降八百余人，恐其为变，同日杀之，至今独有此事，心中悔恨。”王朔道：“祸莫大于杀已降，将军所以不得封侯，正为此事。”后人因武帝数奇一言，遂谓李广命运不好。但论起李广将才，也算难得，前后领兵四十余年，待遇兵士宽缓不苛，每得赏赐，即分与部下；行军遇有困乏之处，大众饥渴，必俟士卒尽饮，方肯自饮；士卒尽餐，方肯进食。其射法尤为有名，遇见敌人，非在数十步之内，自料不中，不肯妄发，发即应弦而倒，因此不免为敌所困，即射猛兽亦常被伤。至是自杀，远近之人闻之，无论知与不知，皆为流涕。清人谢启昆有诗咏李广道：

猿臂无双意气超，白檀弥节慑天骄。
草中没石惊飞虎，塞上持鞍看射雕。
秦陇杀羌降鬼怨，灞陵诛尉醉魂销。
数奇恨少封侯相，绝幕风凄泣故僚。

李广有子三人，长名当户，次名椒，皆为郎官，事武帝，当户早死，武帝乃拜其弟椒为代郡太守。二人皆先李广而死，独少子李敢，此次以校尉从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塞，立有战功。未知去病如何战胜匈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十八回 去病伐胡封狼居 张骞凿空通西域

话说骠骑将军霍去病，率领大军，由代郡出塞，行二千余里，却遇匈奴左贤王率众三十余万，前来迎敌。去病挥兵进击，连战数次，汉兵大胜，擒获匈奴属王三人，官吏八十三人，捕斩敌首七万余级，左贤王率领败残兵士逃去。去病遂封狼居胥山，禅于姑衍，登临瀚海，奏凯而回。武帝大喜，下诏褒扬去病战功，益封五千八百户，部下诸将皆得封赏。李敢受封关内侯，食邑二百户。此时卫青亦率诸将回京，武帝因其不能追获单于，且所斩敌首不过万余级，比较霍去病相去甚远，故卫青不得加封，连部下将士亦无封赏。赵食其失道当死，赎为庶人。是役两军共杀匈奴八九万人，而将士死者亦有数万人，公私战马十四万匹，及入塞不满三万匹，虽然胜得匈奴，所受损失，亦自不小。

武帝见去病战功高于卫青，而官位尚在其下，未免有屈，于是始设置大司马一职，下诏命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，皆为大司马。又改定骠骑将军品秩俸禄，使与大将军同等。自此之后，卫青宠幸日衰，去病日益贵盛。卫青故人及门下宾客，见此情形，多撇却卫青，来投去病，往往得有官爵。独有任安一人，不肯变节，卫青始知其贤。

武帝又怜李广死得无辜，遂以其子李敢，承袭父职，为郎中令。李敢心怨卫青强夺其父前部之职，迫使东行，以致冤愤自杀，便欲为父报复此仇。一日，李敢来与卫青相见，责问其父致死之由。卫青方欲伸辩，李敢突然奋拳击来。卫青不及提防，身上早被击伤，连忙走避得脱。论起卫青素有膂力，若与李敢交手，未必斗他不过，何以竟肯退让，此中却有两种原因。一则李广官居前部，本应使为先锋，却因私受武帝之命，无故将他调开，依理而言，自己究有不是；况李广竟因此丧命，无怪其子怀恨，不如暂时忍受，亦足以平其气；二则卫青素日待人一主宽让，又兼位为大将军，若与部将之子争斗，未免失了体统。有此二因，所以卫青不但不与李敢计较，反当作并无此事，禁止家人传说，自在家中将伤养好。李敢见卫青受伤不敢出声，也就罢了。

谁知此事却被霍去病得知，去病本卫青之甥，闻信大怒。心想李敢甚是可恨，竟敢击伤吾舅，吾舅度量宽洪，偏能忍受，我须设法替他出气。去病想定主意，外面却照常不露声色，元狩五年，去病与李敢随从武帝前往雍县，复至甘泉宫射猎，一班将士，正在纵放鹰犬，驰逐鸟兽，兴高采烈。去病向人丛中觑定李敢，放了一箭。李敢不知去病恨他，未曾防备，真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竟被射中要害，立时身死。左右见了大惊，急来报知武帝。武帝明知是去病射死，无奈心爱去病，不欲使之坐罪，遂命左右拔



出箭镞，将李敢尸首交其家族收葬，只说是在场射猎，被鹿触死，去病竟得脱然无事。

过了年余，去病也就病死，武帝十分痛惜，谥为景桓侯，赐葬于茂陵之旁。为起高冢以像祁连山，命其子霍嬭嗣袭父爵。霍嬭字子侯，年纪尚幼，亦得武帝宠爱，拜为奉车都尉。综计去病一生，凡六次出师，杀敌十一万余人，又降浑邪王之众四万余人。卫青凡七次出师，杀敌五万余人。去病既死，卫青亦不复再击匈奴。



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刻

当日匈奴伊稚斜单于，因被卫青围攻，率领数百骑向西北逃走，及汉兵既去，匈奴大众寻觅单于十余日，竟不知其踪迹所在。于是右谷蠡王乃自立为单于，代领其众。过了一时，伊稚斜单于始回故处，右谷蠡王乃除去单于之号，仍就故职。统计匈奴兵马不过数十万，自经卫青、霍去病二人累次征讨，死亡过半，其势大衰。加以人民一闻汉兵到来，仓皇奔走，怀孕妇女，往往堕胎损命，大众甚以为苦，只得住居漠北以避兵锋，从此沙漠以南，遂无王庭。单于

又用赵信之计，欲与汉廷和亲，不来犯边。汉廷亦因马少，不再大举北伐。惟将近边一带之地，逐渐占领，又西逐渚羌，渡河湟，筑令居塞，自朔方以西至令居，往往通沟渠，置田官，移民耕种。又分置吏卒以守之，边境稍得无事。

武帝见匈奴败逃漠北，一时未易剿灭。好在胡人受此大创，暂时不敢来犯，亦姑置之。一日，武帝忽想起西域各国尚未交通，前次欲通大夏，遣派多人由巴蜀寻路前往，皆为蛮夷所阻，如今须别设法，遂召张骞问之。此时张骞失去候爵，正想立功恢复，因对武帝道：“臣昔在匈奴时，闻有乌孙国，其王号昆莫。昆莫之父名难兜靡，本与大月氏同在敦煌祁连之间，从事游牧，皆系小国。及月氏强盛，攻破乌孙，杀难兜靡，占领其地。乌孙遗民逃往匈奴。此时昆莫新生，其臣布就翎侯抱之逃走，行至半路，无所得食，布就欲为觅食，乃将昆莫藏在草中，自己径去。及寻得食物回时，远远望见昆莫所藏之处，立了一狼。布就不觉大惊，心想昆莫性命休矣。急行近前，却见那狼仍立住不动，仔细一看，昆莫正在卧饮狼乳，安然无恙。又有鸟口中衔肉，飞翔其上。布就心中暗想，此子将来必定非凡，遂抱了昆莫，投奔匈奴。单于甚加爱养。及昆莫年壮，单于以其父遗民与之，又使领兵，数立战功。此时匈奴已破月氏，月氏人众西走，击破塞王，因居其地。昆莫既著战功，乃向单于请复父仇，单于许之。昆莫于是领兵来攻月氏。月氏不敌，更西行移居大夏之地，昆莫遂据有塞地，尽降其众，仍立国号为乌孙。

后单于死，乌孙稍强，不肯复事匈奴。匈奴遣兵击之，反为所败。匈奴畏以为神，与之远离。今匈奴新为汉所困，而乌孙旧地本浑邪王所居，自浑邪王率众来降，其地空虚。大凡蛮夷性恋故土，又贪汉物。若趁此时遣人前往乌孙，厚加赂遗，招其东归，仍居故地。再遣公主为其王夫人，与之结为兄弟，料其必能听从。如此便断却匈奴右臂，且乌孙既与我联和，而其西大夏等国，皆可招抚，令为外臣。”武帝闻言称善，乃拜张骞为中郎将，随带三百人，每人给马二匹，赍持金帛值数千万，牛羊万头，又多遣副使持节同行，以便顺路分赴各国。

张骞受命率领众人起程，到了乌孙，乌孙王昆莫出见张骞。张骞传达武帝之命，赐与各物。昆莫坐受不拜，礼如单于。张骞见其如此傲慢，心中大惭，乃对昆莫道：“天子远遣使者赐王多物，王若不肯拜受，则请将各物带还。”昆莫贪得汉物，方才起坐拜受，但其他礼节，仍同敌国。张骞因进说道：“乌孙若能东归旧国，汉当以公主嫁为夫人，结兄弟之好，同拒匈奴，破之甚易。”昆莫听了沉吟不答，遂与其国大臣商议。大臣等皆不欲移居，又因己国地近匈奴，服属日久，且与中国远隔，究不知中国大小如何。昆莫年纪已老，国中又分为三。原来昆莫有子十余，其中子官为大禄，为人强干，善于用兵。昆莫使领万余骑别居一地。大禄之兄为太子，太子有子名岑陁，太子早死，临终对昆莫道：“必以岑陁为太子。”昆莫怜爱太子，允从其请。大禄大怒，收合士众，谋攻岑陁。昆莫闻知，亦以万余骑与岑陁，使之别居。昆莫自己部下，亦有万余骑，于是一国分裂，惟表面上尚统属于昆莫。昆莫徒有虚名，不能专制，以致所议不成。张骞见乌孙未能得手，乃命副使分往大宛、康居、月氏、大夏等国。住了一时，昆莫遣使护送张骞回国，以马数十匹为报答。张骞回报武帝。武帝见了乌孙所献之马，甚是雄壮，心中大喜。张骞又带有西域出产各物，如葡萄、苜蓿等，武帝命栽于离宫别馆，拜张骞为大行，时元鼎二年也。过了一年，张骞身死，而前所遣副使前往大夏等国者，皆与其人同来。于是西域诸国，始知中国之广大富庶，急欲与汉交通，实由张骞发起，以后汉使往者，皆称博望候所使，以其为外人所信也。张骞又曾探得河源，后人因相传张骞乘槎至天河，其说荒诞可笑。清人谢启昆有诗咏张骞道：

博望初乘贯月槎，龙庭万里欲为家。
玉门以外安亭障，金马从西致渥洼。
凿空安能得要领，开边不异控褒斜。
轮台诏下陈哀痛，上苑犹栽苜蓿花。

欲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十九回 卜式输财结主知 张汤言利乱国政

话说武帝当即位之初，承文景之恭俭，国家安宁，百姓富足。府库钱财，久存不用，至于钱串烂断；积谷过多，仓不能容，往往露积腐败，至不可食。民间平常不遭水旱，家家丰衣足食，为官吏者，若无他故，终身不更，至将官名为其姓号。人人皆知自重，不肯轻易犯法，真是清平世界。及至武帝即位，招抚东瓯，征讨闽越，江淮一带人民，不免劳费。唐蒙、司马相如奉使通道西南夷，置犍为郡，驱遣巴蜀人民数万人，凿山开路，死亡无数，巴蜀为之疲敝。彭吴受命安抚涉貊，设沧海郡，所用人夫同于西南夷，燕齐之间，皆受其扰。及王恢设谋，诱单于入马邑，于是匈奴遂绝和亲，侵扰边地，兵连不解。武帝大发士卒，遣将出师，征讨频年，中外骚动。后卫青取河南地，设置朔方，兴工十余万人，前往修筑城堡，使各地转运粮饷以供其食，费至数十万万，府库为之一空。武帝乃募人民能献奴婢入官者，免其终身力役。元光六年，卫青等四将军，率兵十余万攻胡，战胜而归，士卒应受赏赐，共费黄金二十余万斤，人马死者十余万，輜重粮食之费尚不在内。大司农奏称官中藏钱及所入赋税，不足以供军费。武帝命有司会议，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罪。于是设置赏官名曰武功爵，分为多级，每级值钱十七万，共值三十余万金。民买武功爵至第五级者，名为官首，得试补吏，尽先任用；其有罪者，得计所买之爵减二等，由此仕途混杂。至元狩二年，霍去病两出击胡大捷，其秋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，是年所费赏赐及其他用度凡百余万万。武帝为伐匈奴多养马，马之在长安者数万匹，而降胡数万，皆仰食于官。官中不足以供给，武帝乃减损御膳，出内府私藏，以为弥补。元狩三年秋，山东大水，人民被灾乏食。武帝命郡国尽发仓谷以为赈济，又募富民出资借贷。无如灾区过广，尚难遍及，遂下诏移贫民于关以西及朔方、新秦中，共计七十余万口。官给衣食数年，借与产业，使之谋生，派遣使者分路监护，费以亿计，国用由此大竭。

当日朝廷费用既乏，小民又复穷困，惟有一种富商大贾，居积财物，乘时射利，贵卖贱买，以此致富。更有以铸铁、煮盐为业者，获利愈厚，家产动至数万金，却并不肯稍破悭囊，以济公家之急。此时独有一人，行事却与众人大异。此人姓卜名式，乃河南人。自少以耕田牧畜为业，与其幼弟同居。及弟年已壮，卜式尽将田宅财物让与其弟，自己单取羊百余头，入山牧养。过了十余年，所养之羊，多至千余头，于是自己置买田宅，成为富人。谁知其弟竟将所有田宅，花费一空。卜式又将自己产业分与其弟，如此者已有数次。元光五年，公孙弘既为丞相，卜式见武帝一意伐胡，便想趁此出头，乃诣



阙上书，自愿捐出家财一半以助边用。武帝见书，遂遣使问卜式道：“汝意欲为官乎？”卜式答道：“臣自少牧羊，不习仕宦，不愿为官。”使者又问道：“汝家岂有冤枉之事，欲来剖白乎？”卜式答道：“臣一生与人无争，邑人贫者以钱借之，不善者教之，所居之处，人皆从式，式何故被冤。”使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汝捐钱助边，意中何欲？”卜式道：“天子方诛匈奴，愚以为贤者宜死节，有财者宜捐助，如此则匈奴可灭，此外并无他意。”

使者回报武帝，武帝闻言，心中甚奇其人，因将此事告知丞相公孙弘，公孙弘对道：“此非人情，不轨之臣，不可信以为实。恐致乱法，愿陛下勿许。”武帝闻言，遂置卜式不理。卜式在阙下等候许久，见武帝并不批答，仍自归家耕田牧畜。到了元光三年，山东贫民被水移徙，官中不能尽给，此时公孙弘已死，卜式乃捐钱二十万，交与河南太守，以助移民之费。河南太守奏上富人捐助贫民名簿，中有卜式姓名，武帝见了，记起前事，因说道：“此人即是前次欲捐家财一半助边者。”遂命赐卜式外徭四百人。卜式又尽数纳还于官。于是武帝以为卜式终是忠厚长者，乃召拜为中郎，赐爵左庶长，赏田十顷，布告天下。意欲借此耸动富民，使之闻风报效。谁知一班富豪，爱财如命，更无人肯学卜式。武帝因此怀怒。张汤遂趁此时想尽种种办法，来向武帝进说。

原来张汤自从办理淮南衡山之狱，穷究根本，株连多人，武帝甚以为能，愈加宠任。及公孙弘病死，武帝以御史大夫李蔡代为丞相，擢张汤为御史大夫，张汤既贵为三公，更欲显己才干。因见武帝方虑国用不足，偏是许多富商大贾，一毛不拔，真属可恨，惟有令出重税以困之。遂会合公卿上奏请算缗钱，凡商人从事借贷买卖贮积以取利者，虽无市籍，亦须各就自己资本，估计价值报官，每缗钱二千，应出一算。其以手工制造贩卖者，每缗钱四千，应出一算，人民非为官吏及三老北边骑士而蓄有轺车者，出钱一算，商贾人轺车二算，船只五丈以上一算，若有隐匿不报，或报告不实不尽者，发觉之后，罚令本人戍边一年，没



张汤想起冶铁煮盐，其利最厚

收其货物。有能出头告发者，以其半赏给之。凡商人有市籍者，不得置买田产，犯者没收田货入官。武帝见奏，立即依议施行，因命杨可主管告发缙钱之事，号为告缙。

张汤又想起冶铁煮盐，其利最厚，人民多由此致富，因献议请将天下盐铁尽数收归官中专卖，可得大宗收入。武帝依言办理。但是盐铁专卖，其事繁琐，非得熟悉情形之人不能胜任。武帝正在为难，旁有大农令郑当时，举荐二人：一人复姓东郭名咸阳，乃齐国之大盐商；一人姓孔名仅，乃南阳之大铁商，皆以所业致富。武帝遂拜二人为大农丞，分掌盐铁之事。二人既得拜官，遂奏请于各郡分置铁官，铸造铁器；又募人给以费用，官置器具，使之煮盐，定价发售。人民有敢私铸铁器及煮盐者拿捕办罪，没收其物。武帝准奏，因命东郭咸阳、孔仅乘坐驿车，巡视各地盐铁情形，分置属官。于是从前以盐铁起家之人皆得补授为吏，官吏之中，商人遂占多数。

先是文帝始用半两钱，又许人民铸钱，于是官私所铸之钱不可胜数。行用至四十余年，钱多而轻，物少而贵。张汤又想法更定币制，使公家可获利益。因查得禁苑之中，畜养白鹿无数，而少府多藏银锡，遂入对武帝说道：“古者诸侯朝聘，皆有皮币，又所用之钱，约分三等：黄金为上，白金为中，赤金为下。今通行半两之钱，实重四铢，而奸人往往偷磨钱背，窃取铜屑，以致钱轻物贵。且远地用钱，未免烦费，请制皮币、铸白金以使用。”武帝许之，乃议定用白鹿皮方一尺，上绘五彩花纹，作为皮币，价值四十万钱，凡王侯宗室朝会，必用皮币荐璧，然后得行。又杂和银锡，铸成白金三种：第一种重八两，其式圆，上铸龙形，价值三千；第二种重六两，其式方，上铸马形，价值五百；第三种重四两，其式椭圆，上铸龟形，价值三百。又令将从前半两钱，一律收回销毁，另铸三铢钱，禁止人民私铸各种金钱，犯者处以死刑。此令既行，不过一年，人民犯法私铸者不计其数。有司上言三铢钱过轻，容易假造，于是更铸五铢钱，钱之周围，皆有轮廓，使人民不得偷磨取屑。谁知私铸并不减少，尤以楚地一带为多。武帝忽然想起一人，便欲召拜为淮阳太守。未知武帝欲用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一〇〇回 使乘障枉死狄山 坐腹诽冤杀颜异

话说武帝因楚地私铸尤多，淮阳乃楚地要冲，须得贤能太守以治之，忽然想起一人。其人为谁？即汲黯是也。先是汲黯本为右内史，元朔四年，因事免官，隐居田园一年。如今武帝正在择人，因忆汲黯前治东海，官声甚著，故召拜为淮阳太守。使者奉诏，到了汲黯家中，汲黯俯伏辞谢，不肯接受印绶。使者回报武帝，武帝又下诏敦迫，如此数次，汲黯不得已，方始受命。入见武帝，武帝召之上殿，汲黯对武帝泣道：“臣自以为身填沟壑，不再得见陛下，不意陛下复肯收用。臣常有犬马之病，力不能任一郡之事，乞为中部郎。出入禁闼，补过拾遗，臣之愿也。”武帝道：“君莫非看轻淮阳？吾不久即将召君。现因淮阳地方，吏民不相安，吾但借君平日威望，卧而治之可也。”汲黯闻言，只得辞别武帝出宫，心中甚是郁郁不乐。原来汲黯自从罢职家居，此一年中，虽然身在田野，却念念不忘国事。每闻张汤得志，朝政日非，不胜忧愤。今蒙武帝召用，希望自己得在朝廷，遇事从中补救，谁知武帝强使前往淮阳，不得如愿。当日退出宫门，坐在车中，心想张汤如此奸诈，终有一日发觉。惟是待到发觉之日，国事已多败坏，何如将他罪状及早揭出，尚可挽回。但是我已外任，不得进言，环顾朝中许多公卿，又无一正直敢言之辈，惟有大行李息，与我尚属交好，不如前往劝之，于是汲黯命车往访李息。

李息乃郁郅人，初事景帝，在朝日久，屡为将军。曾从卫青取得朔方，以功封关内侯，现为大行。闻报汲黯来访，延入相见，汲黯说道：“黯被逐居郡，不得复预朝廷之议。方今御史大夫张汤，智足以拒谏，辩足以饰非，专务顺从主上之意；又喜舞文弄法，内怀奸诈以欺主上，外倚贼吏以为党羽。君位列九卿，何不早言？若容忍不发，将来君当与之同受其罪。”汲黯说罢，遂即辞别赴任。李息听了汲黯之语，明知所言甚是，无奈心畏张汤，自料与他作对，必遭陷害，以此不敢出口。

当日，张汤每遇入朝奏事，语及国家用度，直至日已西斜。武帝听得高兴，忘了饮食。丞相李蔡不过拥个虚名，轮不到他说话，所有天下政事，皆由张汤裁决。张汤撙节武帝兴了许多事业，国家未得其利，人民先受其害，只落得一班不肖官吏，从中舞弊侵吞。到了赃私败露，使用严刑酷法，痛治其罪。因此举朝公卿，下至庶人，皆注目于张汤一人之举动。张汤尝患病请假，武帝车驾亲临其家看视，众人见他如此得宠，俱各诧异。

一日，匈奴遣人来求和亲，武帝召集群臣会议。旁有博士狄山上前说道：“和亲最

便。”武帝问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狄山对道：“兵乃凶器，不可屡动。昔高帝受困平城，始议和亲，所以孝惠高后之时，天下安乐。及文帝欲伐匈奴，北方又苦兵事。景帝自七国乱平，口不言兵，人民富实。今陛下兴兵击胡，中国因之空虚，边人多致贫困，由此观之，不如和亲。”武帝见说便问张汤道：“此言何如？”张汤心知武帝不欲议和，遂对道：“此乃愚儒无知妄说。”狄山被张汤当着武帝及众人之前，面加指斥，心中愤怒，也不顾得势力不敌，应声说道：“臣固是愚忠，若御史大夫张汤乃是诈忠。张汤前治淮南衡山之狱，用苛刻之法，痛诋诸侯，离间骨肉，使藩臣不能自安，臣所以说张汤乃是诈忠。”武帝见狄山指斥张汤，心中大怒，也不与辩论是非，便向狄山作色道：“吾使生居一郡，能禁止胡虏入境侵盗否？”狄山对道：“不能。”武帝复问道：“居一县如何？”狄山又答：“不能。”武帝又问：“居一障间如何？”狄山自想主上袒护张汤，不辨曲直，却设此难题问我。我若再答不能，便说我是理穷辞屈，拿交法官办罪，不如权且答应，看是如何。狄山想定主意，遂答道：“能。”武帝即命狄山前往乘障。狄山到边，不过月余，便被匈奴斩其头而去。朝中群臣见狄山触忤张汤，竟枉送了一命，由此各怀畏惧，不敢多言。

武帝既依张汤之言，造成白鹿皮币，因召到大农令颜异，问：“以此币可否行用？”颜异对道：“向例王侯朝贺，皆用苍璧，价值不过数千。今皮币为荐璧之用，其价反值四十万，未免本末不能相称。”武帝闻言，心中不悦，尚未发作。谁知却有人闻得此事，便欲借此迎合帝意，上书告说颜异持有他议。武帝得书，发交张汤查办。说起颜异乃济南人，初为济南亭长，渐升至九卿。居官廉直，平日见张汤做事奸许，自然气味不相投合。此次张汤建议制造皮币，颜异又不肯赞成，张汤愈加怀恨。恰好奉旨查办，便欲搜寻颜异过失，砌成罪名，致之死地。但是颜异素来做事公正，却寻不到他短处，若单说他主持异议，也不算是大罪，安能杀他？张汤一面算计，一面遣派心腹之人，暗中打听颜异动静，不久却被他探出一件事来。若论此事，真是毫无影响。只因颜异一日偶与座客闲谈，座客中有言及朝廷新下诏令，中有不便于人民之处，颜异也算谨慎，听了此言，口中并未答话，不过将口唇微微掀动。有人见了，急将此事报知张汤。张汤闻言大喜，便将他作个把柄，架上大题目，复奏武帝。说是颜异身为九卿，见令有不便，不即入朝陈明，却在背后腹诽，罪应弃市。武帝准奏，竟将颜异论斩。读者须知古今刑法，无论如何严密，只能管束人之言动，不有管束人之意思，秦法虽极苛刻，也须有人出言诽谤，方治其罪。况文帝时早将诽谤律文除去，就是武帝使张汤重定法令，添加许多罪名，也不过将诽谤之罪，重行恢复，何曾定有腹诽之法？如今欲害颜异，全不管法律有无明文，自己竟创出此种新奇罪名，明是有意栽陷。偏遇武帝不悦颜异，所以堕其计中，毫不觉察。颜异死得不明不白，比起狄山尤为冤枉。自从此案发生，有司便编为一种则例，此后遂有腹诽之法，因此满朝公卿，皆以颜异为戒，一味顺从上意，求保无事而已。

张汤自恃武帝宠爱，言听计从，又见与己反对之人，任意诛灭，并不费力，正在得意扬扬之际，却被故交田甲，看不上眼。田甲虽为长安当商，竟是一位烈士，素有节操。自见张汤身为大臣，紊乱朝政，擅作威福，心甚不以为然，便时时劝戒责备张汤。张汤何曾肯听，仍然恃势横行，一意报复仇怨。先是张汤与河东人李文，素有嫌隙。李文现官御史中丞，常在殿中兰台，职掌文书，举劾不法。只因心怨张汤，遇有公事可以



伤及张汤者，李文便极力挑剔，全不替张汤留些余地。张汤以此恨入骨髓，正想算计害他，忽奉武帝召见，发下一书，命其查办。张汤将书看毕，乐得心花怒放。未知张汤何事喜乐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一〇一回

陷李文谒居助虐
告张汤赵王复仇

话说张汤看毕武帝发交文书，正中其意，不觉大喜。原来书中乃是告发李文，说他种种舞弊作奸，至上书之人，却并不载姓名。武帝方信任张汤，何曾知他二人有隙，见了此书，又命张汤查办。张汤得书，如获至宝，心想我正苦未得方法害他，却不料有此机会，也是他命该丧在我手。但不知此匿名书，究是何人所上，竟能如此凑巧，必非无因。张汤将文书反复看了数遍，沉思半晌，忽然悟道：“不消说得，定是此人所为。除却他更无人能体贴我心事，出此妙计。”于是张汤便将李文提到审问，严刑逼供，李文受不起刑法，只得按款招认。张汤录了供词，复奏武帝，说是所告皆实，李文应处死刑。武帝批准。不过几日，李文遂结果了性命。张汤正在十分快意，不料一日，武帝忽然记起此案，心想李文所犯罪状，既是确实，那告发之人，不妨自出姓名，又何必匿名上书？此中情节可疑。未据张汤声叙，因召张汤问道：“告发李文之人，曾否查明踪迹？究竟因何而起？”张汤被问，暗吃一惊。心想我虽明知其人，却不能对主上说出，一时心急计生，假作惊疑道：“此事大约是李文故人，与他有怨，所以出头告发。”武帝听了，默然不语。

读者欲知告发李文之人，到底是谁，其人又未向张汤言明，张汤如何得知？原来张汤平日选取许多苛刻狡猾之人，用为属吏，又以恩惠买结其心，使作自己爪牙。中有一人姓鲁名谒居，现为御史府吏，乃张汤最心爱之人。谒居知李文为张汤所痛恨，因想出此计，遣人上书诣阙告发。张汤却也料出此事是谒居替他出力，二人见面，并未明言，彼此两心相印。不料无意中忽被武帝问起，张汤若据实说出，无奈谒居是他属吏，武帝性本英明，必疑其中有弊，究问起来，如何是好。所以张汤便将轻轻一语，遮掩过去。如今李文既死，张汤心中感激谒居，正想提拔他官职。偏是谒居无福消受，忽得一病，卧床不起。他本异地之人，来到长安，寄居人家，只有一弟，并无眷属。张汤闻说谒居卧病，放心不下。一日，屏却从人，私自来到谒居家中视病。谒居病卧床上，两足酸痛，口中不住呻吟。张汤见他病势沉重，无人服事，甚不过意，便亲自动手，替他抚摩双足，谒居再三推辞，张汤执定不肯，谒居只得由他。读者试想张汤与鲁谒居并非亲戚故旧，一个三公，居然降尊服事小吏之病，真是奇谈。古语道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张汤做此暧昧之事，自以为神不知，鬼不觉，谁知隔墙有耳，竟被一人探得。也因张汤平日害人过多，如今恶贯满盈，遂由此引出许多冤对。

先是赵国人民，多以冶铸铁器为业，赵王刘彭祖，借此抽捐得了一笔大宗收入。自



从张汤建议，将铁器归官专卖，各地设立铁官，禁止人民私铸。赵王失了此项利益，心中不甘，便借故与铁官争讼。事归张汤审办，张汤袒护铁官，判断赵王无理。赵王心中愤怒。张汤又使鲁谒居查办赵王，赵王因此也怨谒居，于是密遣心腹之人，暗查张汤过恶。来人奉命到了长安，终日侦察张汤举动，恰好张汤来看谒居之病，被他探得此事，连忙飞报赵王。赵王闻报大喜。

说起赵王刘彭祖，生性巧佞，对人卑谄，居心却甚深刻，喜言法律，常借口辩伤人。他本武帝之兄，自从景帝时受封，在国日久，所为每多不法。汉廷委来相与二千石，欲依法律究治，未免有碍彭祖。彭祖却想得一种抵制之法，每遇相与二千石初次到任，先用手段将他笼络。瞒着众人，身穿皂布单衣，假作隶役，前往迎接，并替他扫除馆舍。又恐此种手段，尚不见效，当相与二千石入见之时，必用诈术多设疑难之事问之。相与二千石应对之间，若有失言，犯了忌讳，彭祖便将所言，逐一记下。待到相与二千石意欲究治他不法

之事，便将所记言语，提出挟制。如挟制不遂，即行上书告发，并诬以营私纳贿。当日赵相及二千石，坠在彭祖计中，在任不久，往往得罪去官，大者坐死，小者被刑。后来之人，知得彭祖利害，不敢究治，于是一国政权，皆归彭祖。彭祖又上书武帝，自请督捕国中盗贼，每乘夜带领兵卒，巡察邯郸城中，因此使者及过客往来赵国，知得赵王奸险，都不敢在邯郸住宿。前次生父偃伏诛，亦由彭祖首告。如今张汤与他作对，可谓遇见劲敌。

当日彭祖得了报告，立即上书武帝，告发此事。说是张汤身为大臣，史谒居有病，张汤竟至为之摩足。观其情形，大有可疑，必是二人平日，通同做下重大不法之事，所以如此，应请从严究治。武帝得书，发交廷尉查办。廷尉奉命往捕谒居。谒居早已病死，却将其弟拿到。廷尉向之讯问。谒居之弟，自然不肯供招。廷尉见案情尚未明白，不能释放，便令暂行收系。无奈当时罪人极多，犯人皆满，遂将谒居之弟拘禁导官。一日，张汤因办理别案人犯，到了导官，望见谒居之弟。张汤心生怜悯，原想替他设法出脱，但因自己现被赵王告发，犯了嫌疑，当着众人之前，未便露出形迹，于是假作不识，置之不理。谒居之弟因兄连累，无辜被系，正在冤愤填胸，满望张汤为之出力解免。如今见了张汤，方欲上前诉苦，张汤却望望而去，如同陌路一般。他是粗人，何曾



刘彭祖像

理会张汤深意，便以为张汤果然绝情，心中怨恨，竟使人上书告说张汤与谒居同谋陷害李文。武帝先因告发李文之书，不列姓名，已自生疑，今见此书，便有几份相信，遂又命御史中丞减宣查办。

说起减宣自被卫青举荐，得为厩丞，办事颇有成绩。武帝擢为御史中丞，命其帮同张汤讯办主父偃及淮南反案，被他诬陷致死者不计其数。当日一班酷吏，都称赞他敢决疑案。此次奉命查办张汤，减宣暗自欢喜。原来减宣也与张汤结下冤仇，如今落他手中，岂肯轻易放过？便将此事彻底查究明白，作成文书，尚未复奏。谁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复起。此时丞相李蔡，早因犯罪下狱自杀，武帝拜庄青翟为丞相。一日，忽报有人偷掘孝文帝园中埋葬之钱，庄青翟便约张汤同向武帝谢罪，张汤许诺。及到武帝御前，张汤心想惟有丞相四时巡行园陵，如今被盗，是他失于觉察，应行谢罪，与我职守无关，我又何必替人分过，于是站立不动。庄青翟只得独自上前奏明此事，叩头谢罪。武帝见奏，即命御史查究此案。张汤便想趁此陷害庄青翟，夺他相位。读者试想张汤自己被人查办，正在危险之际，不知格外谨慎；反要设法害人，可谓胆大已极。未知张汤如何算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一〇二回 张汤遗书报私仇 倪宽为政膺上考

话说张汤见武帝使御史查究偷掘葬钱之案，忽又起了害人心事。只因他身为御史大夫，诸御史皆归统属，对于此案，自然可出主意。遂欲设法加陷庄青翟，说是丞相明知偷盗之人，不行举发，应坐以见知故纵之罪。在张汤之意，以为庄青翟既已坐罪免相，自己当然得代其位。谁知张汤正在算计，却被旁人探得，急来报与庄青翟。庄青翟闻知，心中甚是忧惧，便密与长史商议。长史乃是丞相属官，额设两员，又有额外多人，名为守长史。当日庄青翟召集诸长史，告知此事，令其设法补救，中有长史朱买臣、守长史王朝、边通三人，闻言大怒，齐向庄青翟献计。

先是朱买臣与严助同为侍中，尊贵用事。其时张汤方为小吏，趋走买臣之前，听其使令。及买臣出为会稽太守，年余，武帝召拜主爵都尉，位列九卿。张汤亦为廷尉，审办淮南反狱，力陷严助于死，买臣由此心怨张汤。后买臣因事失官，复起为丞相长史。张汤已贵至御史大夫，武帝甚加宠幸，每遇丞相出缺或告假，常令张汤代行丞相之事。买臣不料张汤竟为自己长官，心中虽然不服，也只得低头忍气，守着自己职分。偏是张汤每见买臣到来，踞坐床上，不肯略加礼貌。买臣深恨张汤，常欲致之死地以泄其愤。王朝与边通二人，从前官位亦在张汤之上，王朝曾为右内史，边通曾为济南相，如今失职，来守丞相长史，不免意存快快。张汤对他二人，也与朱买臣一般看待。原来张汤知此三长史，素来贵显，故意将他陵折。王朝、边通被辱，也就怀恨，遂与买臣结为一气，正在搜寻张汤罪状，等候机会举发。今见张汤欲害庄青翟，便想趁此公报私仇。于是三人相聚计议一番，便同对庄青翟说道：“张汤先已应允与君一同谢罪，后来竟敢背约，明是有意卖君。今又欲借陵寝之事，将君劾奏，其意乃欲代君之位。吾等久知张汤秘密过恶，事已至此，不如先发制人。”因行近青翟耳边，说了几句，青翟点首应允。

朱买臣等遂遣吏分头捕拿张汤素识商人田信等到案，逼令证明张汤罪状，录出供词。道是张汤将欲奏请举行一事，往往先使田信得知，因此居积货物，大获利益，与汤均分，此外尚有多款，无非说张汤营私舞弊，案关重大。遂有人传到武帝耳中，武帝愈觉可疑，因用言试探张汤道：“吾每有举动，商人早已知之，借此居积致富。由此观之，似乎有人将吾计谋背地告知，以致走漏消息。”张汤闻言，以为武帝不是疑他，不即向前谢过，面上装作诧异之色，随口应道：“此事似乎应有其人。”武帝听了，心中不悦。恰好邓时减宣将查办谒居之事，复奏上来，武帝方悟张汤怀诈面欺，不觉大怒，乃遣使者多人，逐件责问张汤。张汤对使者力辩并无其事，不肯服罪，使者回报武帝，武帝愈





西汉·鎏金四人舞俑铜扣饰

怒，又命赵禹前往。赵禹此时官为廷尉，奉命来见张汤，向他责备道：“君何不自知本分？君平日审办案件，杀死几多人命！如今人皆言君所犯有据，天子不忍将君下狱，其意欲君自行打算，何必多费言词对答？”张汤见说，自知不免，遂写成一书，辞谢武帝。书中说道：“汤无尺寸之功，起刀笔吏，幸蒙陛下，致位三公，无以塞责。然谋陷汤者，乃三长史也。”写毕将书交与赵禹，伏剑自杀，时武帝元鼎二年冬十一月也。

张汤死后，其家尚有老母，家中财产，不过值五百金，皆系平日所得俸禄赏赐。家人议欲厚葬张汤，其母却有见识，说道：“汤为天子大臣，身被恶言而死，何用厚葬？”于是草草殓殓，载以牛车，有棺无槨。武帝既见张汤遗书，又闻其家无甚财产，暗想张汤若与商人通同谋利，何至如此贫穷，心中不免生悔。及闻汤母之言，因叹道：“非此母不能生此子。”遂命收捕三长史，穷究谋害张汤情形。于是朱买臣、王朝、边通皆因此事坐死，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，田信等得释回家。武帝心惜张汤，复进用其子安世。读者试想张汤一生冤死多人，末路也被他人陷害。又他平日专用诈术得志，到头亦因诈术失败，可见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。清谢启昆有诗咏张汤道：

诸公造请誉殷勤，奏事君前日易嚬。
磔鼠爰书惊老吏，侵渔律法用深文。
斩头博士忠谁辨，摩足中丞诈易分。
刀笔合谋三长史，子能干蛊尚怜君。

武帝虽然怜惜张汤，却也知他平日做事奸诈，但因遇事能顺帝意，所以记忆不忘。

后闻汲黯曾劝大行李息劾奏张汤，李息不从。武帝心想李息位列九卿，知而不言，有负朝廷，遂将李息免官。此时汲黯尚在淮阳，武帝心知其忠，且闻其为政清平，遂下诏令汲黯食诸侯相秩。汲黯在淮阳数年，竟卒于任。武帝思念汲黯，以其弟汲仁为九卿。汲黯之子汲偃，后官亦至诸侯相。

当日与张汤、赵禹同时酷吏尚有义纵、王温舒等。义纵河东人，本由盗贼出身，曾为定襄太守。到任之初，狱中系有二百余犯人，义纵不问轻重，一律坐以死罪。又出其不意，派遣吏役，围住监狱，将入狱看视之犯人亲友二百余人，全数捕拿拷问，诬以阴谋解脱死罪，奏闻武帝，武帝批准，于是一日之中，杀死四百余人，人民莫不战栗。武帝以为能，命为右内史。又以王温舒为中尉。温舒阳陵人，少时以发掘坟墓为事，后为张汤属吏，督捕盗贼，杀害甚多，渐升为广平都尉。温舒到任，选择本地大奸巨猾十余人，用为属吏。先查得其平日所犯重罪未经发觉者，用以挟制，然后使之捕拿盗贼。其人办事若能合得温舒之意，无论如何犯法，并不究治；若使稍有顾避，不肯尽力，温舒便加重办，甚至灭族。因此盗贼不敢来犯广平，广平号称道不拾遗。武帝闻知，命为河内太守。温舒在广平时，久知河内土豪奸猾姓名，一到河内，也照从前办法，尽捕郡中豪猾，株连至千余家。大者族诛，小者死罪，录成案卷，奏闻武帝。此时正值冬末，温舒惟恐耽搁到春，不得行刑，特备驿马五十匹，飞奏武帝。不过二三日，得了回报，尽行押出处斩，流血十余里。当地人民，皆怪其奏报神速，从此郡中至夜不闻犬吠。温舒因案中尚有知风脱逃之人，被其漏网，意犹未尽。又遣吏役分往别郡追捕，及至捕获回来，已是春日。温舒见了，跌足叹息道：“若使冬令再加一月，便可完毕吾事。”其天性残忍好杀如此。偏是武帝甚加赏识，用为中尉。温舒既为中尉，掌巡察京师盗贼。适值义纵为右内史，掌治京师地方，二人同事，彼此负气，不肯相下，后皆以罪伏法。此外酷吏尚多，不能尽述，惟有赵禹晚年比较诸人尚算宽大，独得寿终于家。

当日丞相庄青翟、御史大夫张汤，既皆自杀，武帝乃拜太子太傅赵周为丞相，石庆为御史大夫，又召倪宽为左内史。倪宽为政，一心爱民，每遇征收租税，可缓者一概从缓，以舒民力，因此人民尤加爱戴。一日，忽报南粤造反，武帝发兵讨之。军事既兴，费用甚大，有司遂向各地催收租税。倪宽却因欠租过多，例应免职，人民闻知此信，惟恐失了一位好官。于是家家户户，急照应纳税额，备齐钱米。或用担挑，或用车运，一路连续不绝，争来缴纳。不消数日工夫，倪宽竟将所欠租税，全数收齐解解。有司比较成绩，反在诸人之上。武帝因此愈奇倪宽，便想重用他。未知南粤何故造反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三回

阻内属吕嘉称兵
请长缨终军赍志

话说南粤前被东瓯来侵，武帝遣兵救之。事平之后，武帝命严助示意南粤王赵胡，令其入朝。南粤群臣谏阻赵胡，赵胡遂称病不肯来朝，遣其太子赵婴齐入京宿卫。婴齐在粤，久已娶妻生子，及到长安，又娶邯郸^繆氏女为妻，生子名兴。后十余年，赵胡病重，婴齐请归侍疾。不久赵胡身死，婴齐嗣立为王，上书请立^繆氏女为王后，兴为太子。武帝又时遣使者，谕以来京朝见。婴齐心想独据一方，生杀任意，何等快乐，若使入朝，天子强我服从汉法，比于内地诸侯，甚是不便。于是再三称病，但遣其子次公来京。及婴齐死，太子赵兴即位，尊其母^繆氏为王太后。先是^繆氏未嫁婴齐时，曾与灞陵人安国少季私通。事为武帝所闻，便想趁此收取南粤之地。元鼎四年，遂遣安国少季及谏大夫终军等为使，前往南粤，劝王及太后入朝。又命卫尉路博德，领兵屯在桂阳，遥为声势。

安国少季等奉命到粤，入见王与太后，告以武帝之意。^繆太后与少季久别，如今见面生情，复与私通。久之，国人颇有所知，皆说太后辱了国体，人心多不归附。太后见此情形，恐有乱事，便欲倚借汉廷威势，压制国人，于是决计力劝王兴及其近臣，请求内属。丞相吕嘉闻知此事，屡次上书谏止王兴。王兴年少，受制于母，不听其言。遂托使者上书武帝，自愿比于内地诸侯，三年一朝，除去边关。武帝得书大悦，立允其请，并赐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等印。其余官吏，许其自置。除去旧时黥劓之刑，一切遵用汉法，仍留使者镇抚其地。

南粤王赵兴与^繆太后奉到武帝诏书，便命整束行装，满载许多财物，准备起程入京。谁知中间又生曲折。原来粤相吕嘉，历相三王，年纪已老，宗族七十余人，分布国中，并为大官。所生之子，皆娶王女，女皆嫁王子弟宗室。又与苍梧王连姻，所以吕嘉在粤，位望甚重，国人信服，多愿为其耳目，其得众心远胜于王。吕嘉为人，却尽忠国事，因见王兴与^繆太后如此举动，国家必难保全，曾经力谏数次，又不見听，因此郁郁不乐，时常称病，不肯与汉使相见。汉使见吕嘉极力反对，意欲除之。又因其势力颇大，未敢轻动。此时王兴及^繆太后，心中亦恐吕嘉不待自己起程，先行发难，欲借汉使之力，将其诛戮，以免后患。于是议定一计，克日行事。

一日，王兴与^繆太后在宫中置酒延请汉使，并召国中大臣皆来侍宴。吕嘉闻召，不知是计，勉强到来。此时吕嘉之弟，现为将军，领兵驻守宫外。及至酒酣，^繆太后便对吕嘉道：“南粤内属，乃是国家之利，相君苦苦以为不便，此是何故？”说罢目视汉使，



意欲汉使借此发怒，就坐斩之。不料汉使心想吕嘉之弟，领兵现在宫外，若闻其兄被杀，必然率众复仇，我等如何抵敌，因此各自狐疑，互相观望，不敢发作。吕嘉见诸人神情有异，知是不怀好意，连忙离座，飞步出外。吕太后见所谋不成，心中大怒。又想事机败露，不可放他走脱，一时情急，也不及呼唤左右，自己离座，信手取了长矛一支，随后赶去，意欲刺死吕嘉。大众见了，大惊失色。王兴觉得不成事体，急即上前拦住。吕太后方才掷下长矛，气吁吁归到座上。吕嘉得出宫门，将上事告知其弟，遂向其弟分取一半军队，保护自己家族。吕嘉回到相府，忧愤交集，自念吕太后乃中国人，一心欲将南粤奉献汉廷，与我势不两立。我今何不举兵，将王及太后并汉使等一概剿除，另立一人为主，庶可保全赵氏社稷。又转念道，此事皆由太后一人做主，王为太后所迫，其实并无杀我之意，我又何忍下此毒手？不如权且忍耐，看她如何举动，再作打算。吕嘉主意既定，遂多派心腹之人，暗地探听太后及汉使消息，随时报闻。从此吕嘉称病不出，不与众人相见。

当日席间出了此种变故，大众不欢而散。吕太后回到宫中，一心要想设法杀害吕嘉，无奈兵权在他掌握，不但自己无力杀他，反恐为他所害。吕太后想来想去，并无方法，只得密令汉使，将此情形飞报武帝。武帝闻报，大骂使者无能，临事毫无决断。又想南粤王与太后皆欲归附，只有吕嘉一人蓄意作乱，无须兴起大军，但得一个勇士，带领些须人马，前往镇压，当可无事。于是唤到一人姓庄名参，命其领兵二千，前往南粤。

庄参闻命，心想主上不知粤中内情，未免轻量吕嘉，以为不用费力。据我看来，此去必难成事，遂向武帝说道：“若是彼此和好，奉使前往，只须数人足矣；若要用武，二千人不能有为。”于是力辞不往。旁有郑人韩千秋，前为济北相，自命勇敢。因见庄参推辞，暗自笑他胆怯，便欲学毛遂自荐，奋然上前说道：“区区一个南粤，又有国王作为内应，只吕嘉一人，从中作梗，量此小事，有何难办。臣虽不才，自愿前往。但得勇士三百人，必斩吕嘉之首，回来复命。”武帝听说大喜道：“汝既愿往，我仍与汝二千人马，并命南粤王太后之弟吕乐助汝。汝此去须要相机行事，不可造次。”韩千秋连声应诺，遂欣然会同吕乐，率领军队起行，将入粤境。早有南粤边吏探悉，立即遣人报与吕嘉得知。

吕嘉自从称病不出，一连数月，见外间并无动静，正自生疑，如今得了边吏报告，料得汉兵此来，必是与己作对，不如趁他未到，先发制人。遂与其弟率领士卒，攻入王宫，将吕太后及王兴杀害。又分兵围住使馆，汉使未曾防备，一时措手不及，尽被杀死。只可惜终军少年英俊，亦遭其祸。

终军字子云，乃济南人，自少好学能文，名闻郡中。年十八被选为博士弟子，入京受业，临行赴太守府中领凭前往。太守久闻终军才气不凡，因召人见，与之言语，甚奇其人，遂与结交。终军向太守长揖告别，步行上道。一日，行到函谷关。此关乃是入京要道，武帝特设都尉管理，往来行人到此，皆须查验，方得出入。终军既至关口，关吏验明文书，随即取出一物，交与终军。终军接过一看，乃是一块帛边，上面写有文字，加盖印章。原来汉制关口检查极严，除官吏奉有公事，出入得以自由外，其余人等领有通过凭照，于过关口时，立即收回，故须另给一物，以备将来验放之用。终军不知此种



缘故，持帛在手，看了半晌，茫然不解，因问关吏道：“此物有何用处？”关吏答道：“繻，将来汝要出关，须持此物验明，方得过去。”终军听了，方才明白，慨然说道：“大丈夫既已西游，何用持此为据，方得回家。”说罢弃繻而去。关吏见了，便将终军相了几下，都说此少年有些疯癫，看他将来如何出关，一众传说，无不嗤笑。



吕嘉率领士卒冲入王宫

终军既到长安，便诣阙上书言事，武帝得书，见其文字甚佳，不觉叹赏，立即拜为谒者给事中。元狩元年冬十月，武帝驾至雍县，祭祀五畤，终军随驾前往。尚未行礼，左右忽获一种异兽，头上独有一角，每足皆生五蹄，有人说是白麟；又获得一株奇木，四旁生枝，却又合于本干。武帝将此二物，遍问群臣。终军奏对以为野兽并角，众枝内附，应在夷狄将来归化。武帝甚异其言，因此改元为元狩。后年余果有南粤人及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，时人皆以为终军之言有验。一日，武帝遣终军巡行郡国，终军奉命，持了使节，乘坐高车驷马，东过函谷关。回想当日入关之时，相隔不过数年，情形却大不同。关吏见了终军，认得相貌，便私对同辈说道：“此使者即前次弃繻少年也，不料有志竟成，果然应了他的言语。”于是众人方始叹服。

终军一路巡行，每到一处，见有应兴应革事宜，随时奏闻武帝，请旨办理。及至事毕回京复命，详细陈述各地所见情形，武帝甚喜。此时武帝正欲遣人出使匈奴，终军自请前往。武帝不允，擢为谏大夫。此次又值遣使南粤，终军向武帝说道：“臣请受长缨，必羁南粤王致之阙下。”武帝壮其言，命与安国少季同往，已说动南粤王自愿内属，武帝大悦。谁知变化仓卒，竟为吕嘉所害。终军死时，年仅二十余，世人因呼为终童。清谢启昆有诗咏终军道：

旁枝奇木五蹄麟，奏对摛词艳子云。
复传西游终建节，请缨南粤愿从军。
名高弱冠未为福，数阨奇才焉用文。
徐乐严安同结队，终童后世尚流闻。

终军既死，未知南粤乱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